

850

燕谷老人著

續
孽
海
花

真美善書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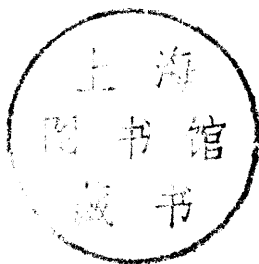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799B

花 海 孽 續

著人老谷燕



購于民卅七年
以書號
一月廿五日

版 出 店 書 善 美 眞

~~1582413~~

植物學裏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了一朵，再開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爲止。我是繖形花序，從中心幹部一層一層的推展出各種形色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談話式，談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丟了，可以隨便進止；我是波瀾有起伏，前後有照應，有擒縱，有順逆，不過不是整個不可分的組織，却不能說他沒有複雜的結構。

又說明此書之意義同（上）云：

我這書的意義，畏廬先生說……彩雲是此書主中之賓；但說彩雲定爲書中主人翁，誤矣。這幾句話，開門見山，不能不說他是我書的知言者……他說到這書的內容，也祇提出了鼓盪民氣和描寫名士狂態兩點，這兩點，在這書裏固然注意到，然不過附帶的意義，並不是他的主幹，這書主幹的意義，祇爲我看着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管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全書敘寫的精神裏，都自勉的含蓄着這兩種意義。

自道如是，言之固非誇也。描寫名士狂態，雖云附帶而非主幹，而此點在書中實爲極精采之處。余夙嗜讀此書，把卷醺然，而惜曾氏既逝，難乎爲繼，乃有張燕谷先生承死友之遺志，廣續撰述，又成三十回，（自第三十一回續起，至第六十回爲止。）體裁仿原書，內容亦頗相亞，爲之一快！

張君江南名宿，文采斐然，科第起家，久官郎署，晚清舊事，多所見聞。且與曾氏生同里閭，訂交最早，原書旨趣，體會有素，故曾氏在世時，卽以續編相誣諉。余得其稿，讀而善之，謂可與原書並傳。因爲介紹，登入中和月刊，由第二卷第一期爲始，期登一回，逐回披露，而張君遽歸道山，未及見其竣事也。

友人酷嗜此書，不鄙余之固陋，屬爲重加校訂印行，以饜時人之望，且徵序於余。余旣與此書有一段文字因緣，誼不可辭。竊謂爲名小說作續編，欲其完全如出一手，事固大難。蓋筆致、思力、見解，非能盡同，能於同一體裁之下，大致相稱，而各展其長，成一家言，斯亦可矣。當曾氏以此相屬，張君嘗以「我那裏有你的華美的文筆，那裏有你的熟練的技術，這是萬萬不敢的」之語而辭謝。（見「續孽海花」楔子。）其自視欲然，正見鄭重其事，殆亦以不易完全如出一手爲慮耳。洎曾氏云亡，繼其遺志，奮筆爲之，則良能自展其長，蔚然可觀，佳處亦足頡頏前書。同工異曲，其是之謂乎。曾氏語張君以「現在能續此書者，我友中只有你一人」（同上）張君於此，可稱無負也。

其自述（同上）云：

獨坐沈吟，不禁把四五十年前的一幕一幕的如電影般開起來。几上適有東亞病夫修改後之三十回本孽海花一冊，展開一看，好像我心中電影的脚本，因此想到東亞病夫囑我續編之語，不覺黯然。且他平日與我所談及之遺聞軼事尚多，均未編入。當即取眞美善中所續之三十一至三十五回尋出來一讀。其於六君子之被殺，沈北山之參三凶，義和團之大亂，陝西回鑾後之朝政，直至光宣間之宮闈祕密，辛亥革命之北京情形，皆不及敘出。鄙人當時則身在北京，親所見聞。若說軼事遺聞，七十老翁之腦中很像萬國儲蓄會的存款很多。若一寫出來，也可以繼續東亞病夫未了之志……那時適有友人來談，極力慫恿我續下去。我道：臣今年已七十矣，恐怕不能罷。他說：吾鄉錢蒙叟八十歲時尚著楞嚴蒙鈔，難道你就沒有這勇氣麼……修史都是記國家重要的事。至於那勝流俠客，名士傾城，其片言隻語，朋輩流傳，風流雋妙，刺心蕩魄，倘不爲之記出，也就如玉樹長埋，一坏黄土，不太辜負了當時的朋友麼。我聽了不覺悚然。客既去，將三十回以後的五回，重看了一過，覺得其中事跡，如賽金花並未與孫三結過婚，大刀王二向戴勝佛、莊立人借錢，也與王二的人格不合。我就從現行的三十四回後續起，以期文字一貫。至于東亞病夫所續的五回，不妨並行不悖。好在事實各可獨立。只要無負書中舊友，東亞病夫天上有靈，當亦爲掀髯一笑哩。

蓋亦頗躊躇滿志。其不由第三十六回續起，而舍曾氏所續之最後五回，更從第三十一回著筆，自抒所見，亦即自展其長，別謀文字上之一貫，與原續五回並存不悖，固含有自成一家之言之意，正不必以與前書完全如出一手爲祈禱也。張君所寫戊戌政變，庚子之役中人物軼事，多有史料價值，頗可與史籍相表裏。沈北山（鵬）事蹟，知之最詳，寫來尤爲委曲盡致，多爲世所未悉，亦一特色。（第五十五回開始寫沈有云：「作者與他是總角之交，他的一生歷史，都在眼中……自問可作北山的行述。」）惜張君所欲寫之陝西回變後之朝政，以迄辛亥革命之北京情形，未及寫出，辛丑和局甫竣，卽又憂然而止耳。

曾張作風不盡同。張君旣言無曾氏華美之文筆與熟練之技術，又云：「……不過沒有東亞病夫的筆尖，能生出奇麗萬態的花朵罷了。」（見「續孽海花」楔子）讀續孽海花者，亦或謂其筆端稍近平衍，未若前書之縱橫奇肆，然張君實自有其寫狀甚工處。試舉一例，如第五十一回（頤和園垂簾重訓政）之寫「尹震生（宗揚）」見「王武揆」云：

尹震生接了華中堂的信，馬上將他和龍大典聯名繕寫好的奏摺，填好了日子帶着，騎了馬趕出西直門，望海淀而來。他一路想，今天晚上到何處去呢？他自己想，這個摺子上去，太后一定喜歡，我的前程未可限量。他就想着軍機大臣王武揆也是后黨，且跟他有些親戚關係，今

天順便去告訴他一聲。一來表示我的線索靈通，二來微露交情深厚，他一定留我。晚上到連總管那兒，請他派一個軍機處蘇拉引着去，省得多費周折。他經過王大軍機的寓處，就教家人投帖請見，那王宅門公，見是都老爺，只好進去回。那王大軍機連忙說：「請。」尹震生進去了客廳，王大軍機即從裏頭出來，分賓主坐下。王大軍機明知他必有要事，但他是個著名圓滑的人……他見了面，不絕口的敷衍，一派毫不相干的言語，絕不問及來意。尹震生熬不住了，等他談論少停，說道：「今天宗揚來見中堂，是要遞一封奏。」王大軍機道：「近來言路廣開，政府也很盼望各位有所建白，不過我備員樞垣，是不便先與聞的。」震生道：「現在一班自命新黨的，攪亂朝綱，宗揚是想請太后回宮，重行訓政，才可挽回。所以先來請示。」王大軍機聽了，他就假裝着耳聾，說道：「請太后回宮，天氣還不十分涼，在頤和園裏也還方便，大內的房子不十分合適，就是西苑裏，到九月裏回去也不晚。」震生接着道：「宗揚的意思，想請太后重行出來訓政。」王大軍機道：「現在皇上辦什麼事都上去請示的，差不多跟從前一個樣。」他不等他再說話，就舉手摸了一摸茶碗，立起來道：「本來我們是親戚，今兒晚上應當留你吃飯，你現在既有這篇大文章，我不便留你了。」家人們外面已喊着送客，震生只得出來。王大軍機特別送到門外，震生再四推辭，王大軍機一定要送，直到看上了馬，轉身回

來，走到上房院子中，他老人家口中吟哦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一面說一面進上房去了。

深具繪聲繪影之妙。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王入閣在戊戌政變以後，稱「中堂」嫌稍早，惟無關宏旨，小說家不可過拘。）其他描寫之善，或酣暢，或工緻，讀者可自得之，無待備舉。

余校錄此書，略事理訂，或於文字上謀其圓適，或於事實上正其違迂，或節其冗沓，或去其泰甚，隨宜斟酌，量加點竄。然亦不敢過於吹求，多所更動，寸心得失，來者難誣，期無負於張君，無負於讀者而已。

此書以史事爲背景，同於前書，惟作小說固與修史不同，而別有一種文藝上之境界。曾氏謂「敘寫的精神」以「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自勉，張君蓋猶此志。均能予讀者以全景之印象。對於所寫種種事蹟，則每以小說家之能事，就臨文之便，施以離合變化，俾克引人入勝，雖大端期其語不離宗，而小節不妨有所出入。讀者於此，不宜過泥。要在認清讀小說與讀史有異，（字字核實，良史所難，况小說乎？）領略其大意，欣賞其藝術，而不將其舛誤處據爲典要，（舛誤或有意或無意，有意謂變通假借，渲染生色，無意則謂本未深求，成不經意之失，有意者無論矣；無意者，如曾氏前書中即亦不乏。）斯爲善讀矣。管見所及，並綴言之。

後序

續孽海花一書與續紅樓夢不同。紅樓夢是凌空之作，意盡而止，續其書者，無非憑各人之見仁見智，從反面正面自抒胸中所欲言。與紅樓夢本身是不相關的。至於孽海花這部書，明明以光緒初年至甲午間之朝局爲背景，爲主題，是確實不可移易的事。那麼就非一直寫到戊戌庚子或者竟至辛亥，（因爲身歷光緒一朝前後都有關係的人很多，而且從光緒初元以至辛亥，一幕一幕都互相連鎖，非至辛亥不能結束，辛亥以後，這才完全換了一班人一種局面。）不能算是完璧。所以續孽海花一書實在不可少。但續這部書有許多難處。第一，前書可以拿一個傅彩雲作主腳，而顯出結構上的精采。其原因是光緒初年以至庚寅辛卯間的朝局始終是清流的朝局，有清流便有金斐青，有金斐青便有傅彩雲。在文章技術上容易對付。但是甲午以後的事，不是這樣簡單，敘述起來，恐怕頭緒太多，成爲演義體而不是小說，尤其與前部書不成一個系統。第二，前書以美人名士俠客三種人爲著意刻畫的對象。好像山水畫中畫一個和尚一個樵夫，自然合拍，使人感覺一種幽雅的韻味。後來便沒有這種值得刻畫與刻畫而能發生美感的人了。第三，前書所寫的人物，情景處處逼真，因爲作者與這些人這些事耳目接近的原故。後書範圍太廣，若都能那樣如身歷其境，實在太不容易。這不能純靠天才，沒有資格見過

這些世面的人是辦不到的。

張君這部書，對於以上這些難處，雖然不能完全解決。我們敢說他已經想到，而極力在那裏注意，決不是率爾操觚的。可是他詳於戊戌而略於庚子，有點草草終卷的樣子。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文章憎命，慕有宿草，看到這裏，對於這位老宿，更不禁滿腔無盡的懷仰之私了。

張君將這部原稿交到鄙人這兒，已經是景迫桑榆非常困頓的時候。洋洋三十回的巨帙，我固然非常慚愧，實在沒有功夫去替他細加磨勘，而就匆匆在期刊發表。但即使我有功夫，我也知道張君決無此精力再與我尊酒論文，細細商榷。所以其中留了許多罅隙無法彌補。其中最缺少檢點的，就是語句很多不合當時口吻。這本是做小說最應當嚴格注意的一件事。一種人是一種人的口吻，一時代的人是一時代的口吻。光緒年間的人，口中決不能說出民國以後方才流行的名詞。這個毛病，幾乎觸目皆是。從書的結構上說，原不相干。可是使看書的人得一個不快的感想。這是只可請讀者原諒的。就是會氏民國以後續撰的孽海花，也有這個毛病。這是因為民國以後吾國語言習慣的變化太大了。與光緒中的語言已經大大不同。若要認真追溯起來，使其口吻逼肖，本也不甚容易。同時還要喚起讀者注意的，就是著者雖然好像對於傳述對話的技巧推板一點，其實有許多地方仍是非常生動的。此外稍微有一點記述不合體制的地方，本來却可以不必挑剔，不過前書既然好像樣樣在行（固然，也有不

在行的地方。續書也不應該不考究一點。例如敍宮中的事，頗有顯然不合當時情勢的。著者大約一臥滄江之後，記不起青瑣朝班的事了。凡是我所知道的，便隨筆替他補救一點，不知道的，也就只好不管。至於人名一層，前書的體例，多取原名音義相近的字顛倒用之，原是存忠厚之意。續書却不免疏忽，時而變名，時而用真名。即所用變名前後也每每不一致。在讀者也明知就是這一個人，而且其中公是公非也沒有什麼恩怨，不過體例總應該畫一，凡是看出來的都替他改正了。

友人徐一士君，於近代掌故如數家珍，久已知名於海內。尤其對於校勘，一字不苟，其忠誠是我所極端敬服，而也是著述界所全信得過的。我微幸能與之朝夕同筆硯，所以拜託他細看了一遍，他看出來的毛病頗不少。可是他異常矜慎，不自滿假，並不肯輕易動筆來改。（自然有的地方改也不甚容易）所以除了大錯之外，其餘小疵也就不甚吹求。

縱然有上面所說的這些，但是這麼大的著作，今天就能發拿出來出版，我敢說究竟是張君這樣老輩作事，替我們後人省力終爲不少。即以誤字而論，我終年與編校爲緣，從沒看見誤字如此之少的。可是我們在付印之前細校，在排印中再三校，在初印完成又校，總希望文從字順，不使有毫髮憾。這又是徐君辛勤助我的地方。

我爲什麼熱心於這部書呢？

甲午、戊戌、庚子、辛亥、四次重要關頭，都在我的一生經歷了，垂老而逢此地變天荒之世，撫今追昔，履霜堅冰，然後知光緒朝史事之關係重要。中國自宋以後，是士大夫的政治。士大夫政治可以說誤盡蒼生。但是沒有士大夫呢，更不知今日成何世界矣。即以光緒朝中而論，自相殘害破壞的是士大夫，議論紛紛以致國是不定的也是士大夫。然而試想光緒初元清流的糾彈權貴，抨擊奄豎，扶植綱紀，排斥佞諛，是何等義正詞嚴，凜凜有生氣。儘管動機不盡純潔，儘管直言不被採納，然而這種氣概，是叫人有所忌憚的。國本所以不動搖，就靠在此。君主之威雖然無所不極，小人之傾害亦無所不至。終覺得士大夫的公論不能輕易抹殺，士大夫的身分不能輕易摧殘。不料戊戌一舉，把三百年不殺士的成憲打破。就滿清一姓來說，是不惜與全體士大夫爲仇，這個仇結得太深，再無法修好的了。就國事來說，是把障遏小人的壁壘打破了。大凡人在政治組織中，必須有所畏。畏公論，畏國法，這是最好的。總不能告訴人公論不必畏國法不必畏。戊戌是使人不畏公論，庚子更使人不畏國法。不得已倒有一樣，就是怕洋人到了不畏自己的公論國法，而畏外國人，請問怎樣立國呢。（清季各小說所描畫的都可以看出庚子以後的變態心理。）辛亥以後，一切的改革總不能抓住中心。雖然若干地方有些進步，總抵不過破壞之多而且大。這就是由於戊戌庚子所受的創太巨痛太深了。我並不是說士大夫政治恢復起來就好了。宋以來的士大夫政治，到今日大約也就結束住了。正如封建政治到秦而結束一樣。但是今後的方

向，應該極力將士大夫政治的壞處洗刷淨盡，而將其中好處維持培植起來，以爲立國之大本。

我們所要看的不是一朝的史事，而是這三十年中的國民心理的變遷。這便要從社會各方面來看，而亟須要一部好的小說了。孽海花是一部好書，續書比起前書來，當然還差一點，然後以之爲椎輪大輅之始。或者後人可以有一部空前的成功作品，亦未可知。

我覺得中國的小說與歷史犯著同樣的毛病。總是記言的太多，記動的太少。很少人能在瑣屑的地方顯出社會制度，因而在這種地方反映人民心理。日本島崎氏的「夜明前」一書，（今由華北編館館刊譯出登載，譯本改名黎明之前。）描寫明治維新前後的變遷，就是這種。

頗有人勸我試作一部描寫庚子以後的小說，以補張君此書的缺陷。以我見聞之陋，文筆之拙，斷是不能勝任的，何敢舉鼎絕續。此書刊行以後，或者有人同情於我的話，替萃前人的成就而鎔鑄以成一部新的偉著，那是我所願拭目以俟的。

前序意有未盡，於是再寫此篇作爲後序。

談孽海花

拙軒

孽海花作於清光緒季葉，金松岑（筆名愛自由者）發其端，而曾孟樸（筆名東亞病夫）以精心結撰之，將晚清史事，收入毫端，以家世及交遊之關係，於个中人物，當時事蹟，多能稔知而了解，取傅彩雲作線索，貫串一切，雖若爲傅彩雲作傳，而趣旨所在，固不限乎此。命意取材，均有獨到之處，文筆與認識，相得益彰，故能左右逢原，揮灑自如。並時其他小說，罕有與之類似者。書中尤見長處，如寫同光京朝老輩之形形色色，栩栩欲活，讀之如親接其聲音笑貌，一時風會，於斯足徵焉。其才洵弗易及已。

孽海花之在清季，以二十四回而止。民國以後，曾氏加以訂改，並續撰十一回，爲三十五回，重出單行本，爲三十回。其下五回，僅見諸所辦眞美善雜誌。

關於本書，曾氏之自道，如「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民國十七年一月作）云：「這書主幹的意義，祇爲我看着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个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例如這書寫政治，寫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在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寫皇家的婚姻史，

寫魚陽伯余敏的買官，東西宮爭權的事，都是後來「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的根原。寫雅聚園，含英社，談瀛會，臥雲園，強學會，蘇報社，都是一時文化過程中的足印。全書敘寫的精神裏，都自勉的含蓄着這兩種意義。觀此：可於此書之堪稱獨樹一幟者，思過半矣。（以孝欽后與珍妃事爲東西宮爭權，下字欠酌，二人不能並稱東西宮也。）其於此文中述時人之品評，暨其自解，亦深可注意。據云：「我說這書實在是箇倖運兒，一出版後，意外的得了社會上大多數的歡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銷不下五萬部，讚揚的讚揚，考證的考證，模仿的，繼續的，不知糟了多少筆墨，禍了多少棗梨，而尤以老友畏廬先生最先爲逾量的推許……他先並不知道是我作的……我真是慚愧得狠！但是現在我先要說明組織，我却記到了新青年雜誌裏錢玄同和胡適之兩先生對於孽海花辯論的兩封信來：記得錢先生曾認以第一流小說見許，而胡先生反對，以爲祇算第二流……原文不記得，這是概括的大意。——他反對的理由有二：（一）因爲這書是集合了許多短篇故事聯綴而成的長篇小說，和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是一樣的格局，並無預定的結構；（二）又爲了書中敘及煙台孽報一段，含有迷信意味，仍是老新黨口吻，這兩點，胡先生批評得狠合理，也狠忠實。對於第一點，恰正搔着我癢處，我的確把數十年來所見所聞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條綫上，表現我的想像，被胡先生警眼捉住，不容你躲閃，這足見他老人家讀書和別人不同，焉得不佩服！但他說我的結構和儒林外史等一樣，這句話

我却不敢承認，祇爲雖然同是聯綴多數短篇成長篇的方式，然組織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綫，穿一顆算一顆，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練。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時收時放，東交西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學裏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了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爲止。我是繖形花序，從中心幹部一層一層的推展出各種形色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談話式，談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丟了，可以隨便進止。我是波瀾有起伏，前後有照應，有擒縱，有順逆，不過不是整箇不可分的組織，却不能說他沒有複雜的結構。至第二點是對於金君原稿一篇駢文而發的，我以爲小說中對於這種含有神祕的事，是常有的，希臘的三部曲，末一部完全講的是報應，固不必說；浪漫派中如梅黎曼的短篇，尤多不可思議的想像。如威尼斯銅像一篇，因誤放指環於銅像指端，至惹起銅像的戀妬，瘡死新郎於結婚牀上，近代象徵主義的作品，迷離神怪的描寫，更數見不鮮，似不能概斥他做迷信，祇要作品的精神上，並非真有引起此種觀念的印感就是了，所以當時我也沒有改去。不想因此倒賺得了胡先生一箇「老新黨」的封號。大概那時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當兒，狼興奮地自命爲新黨，還沒想到後來有新新黨出來，自己也做了老新黨，受國故派的歡迎他回去呢！若論我這書的意義，畏廬先生說：「尊海花非小說也。」又道：「彩雲是此書主中之賓，但就彩雲定爲書中主人翁，誤矣。」這幾句話，開

門見山，不能不說他不是我書的知音者。但是「非小說也」一語，意在極力推許，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不曾曉得小說在世界文學裏的價值和地位……其實我這書的成功，稱他作小說，還有些自慚形穢呢！他說到這書的內容，也祇提出了『鼓盪民氣』和『描寫名士狂態』兩點，這兩點在這書裏固然會注意到，然不過附帶的意義，並不是他的主幹。說得親切而醒豁，凡讀孽海花者，得此一番敘述，固大有碑於對本書之了解也。關於結構，其以穿珠及花序爲喻，尤見取譬之工妙。傅彩雲在書中之地位，雖若主人，實則借作線索之用，讀者於此不可不辨。曾氏以重視小說，故於孽海花極致力，不同率爾操觚。

曾氏述及錢玄同胡適之之語，亦頗有關係，事在民國六年。胡氏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學有云：「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鍊生三人而已）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倣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錢氏與人書論及此節，謂「弟以爲舊小說之有價值者，不過施耐庵之水滸，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趼人之二十年目擊之怪現狀，曾孟樸之孽海花六書耳……劉鐵雲之老殘遊記，胡先生亦頗推許，吾則以爲其書中惟寫毓賢殘民以逞一段爲佳。其他所論，大抵皆老新黨頭腦

不甚清晰之見解。黃龍子論「北拳南革」一段，信口胡柴，尤足令人忍俊不禁。」胡氏答錢謂：「錢先生謂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孽海花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六書爲小說之有價值者，蓋皆就內容立論耳，適以爲論文學者固當注意其內容，然亦不當忽略其文學的結構，結構不能離內容而存在，然內容得美好的結構乃益可貴……適以爲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老殘遊記孽海花二十年怪現狀諸書，皆爲儒林外史之產兒，其體裁皆爲不連屬的種種事實勉強牽合而成，合之而至無窮之長，分之可成無數短篇寫生小說，此類之書，以體裁論之，實不爲全德……孽海花一書，適以爲但可居第二流，不當與錢先生所舉他五書同列，此書寫近年史事，何嘗不佳；然布局太牽強，材料太多，但適於割記之體（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類）而不得爲佳小說也。其中記彩雲爲某妓後身，生年恰當某妓死時，又頸有紅絲，爲前生縊死之證云云，皆屬迷信無稽之談。錢先生所謂『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之見解』者是也，適以爲以小說論，孽海花尙遠不如品花寶鑑，品花寶鑑爲乾嘉時京師之『儒林外史』其歷史的價值甚可寶貴……鄙意以爲吾國第一流小說，古人惟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吳趼人兩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以此與曾氏所自稱者合看，可知責備處不盡允洽也。惟孽海花爲政治歷史小說，體於寫實爲近，與曾氏所舉外國浪漫象徵諸類小說有異。其涉及神秘迷信處，實不免近乎蛇足。就中國小說言，亦嫌落套耳。至胡氏以孽海花與品花寶鑑相擬，似未可一概

而論。兩書著重之點不同也。若云歷史的價值，孽海花何嘗無之乎。

以上粗述關於孽海花之概略，意有未盡，稍遲擬更一談。

張君之作，係自第三十一回續起，說見所爲楔子。張君謂「若說軼事遺聞，七十老翁之腦中，很像萬國儲蓄會的存款很多，若一一寫出來，也可以繼續東亞病夫未了之志，不過沒有東亞病夫的筆尖，能生出奇麗萬態的花朵罷了。」各人筆調，原難盡同，張君老於文事，多習舊聞，此作承死友之志業，類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寫狀亦生動有致，足成一家之言，與曾作可並傳於世。讀過孽海花者，固不可不更讀此續孽海花也。（清季孽海花中輟後，嘗有陸士諤之續本，多失曾氏原意，文筆亦少精采，出版後未爲世重，久已若存若亡矣。）

續孽海花

燕谷老人著

楔子

民國二十三年暮秋，那一日，聽得東亞病夫已經回來了，好多年不見面的老友，急于要去暢談一回。時正旁晚，坐了人力車，到了虛鬱園後門，推門進去，只見亭臺依舊，風景不殊，池中荷葉披離，岸畔柳條搖曳，確已是深秋光景了。不禁回想到君表先生建築斯園，我與東亞病夫，皆是白袷青衫，翩翩少年，無日不到斯園。當時汪柳門、吳清卿等諸名士，時時由蘇來常詩酒流連，吟餘醉後，碎玉零璣，文壁綺窗，墨痕狼藉，匆匆四十餘年，已覺不堪回首了。正在徘徊感愴之時，只見那竹籬叢樹之中，閃出一個人影來，頭帶一個棕笠，遮蔽了面孔，穿了一件黯舊的秋羅夾衫，口裏說道：「老友多時不見了！我仔細一看，不覺吃驚。只見他面目清癯，已經留了蒼白的疏髯，不過他歡迎故人的一種神情依然不改。他手中拿了一柄小小的花鋤，含笑說道：「老友！我正在種花哩！我今年從日本法蘭西各國托寄了各種花子花苗，現在正忙着插蒔種植，明年你可以來欣賞了。」我就笑說道：「你的種花，好似培植國民，明年

就可以考驗你培植的效果了。不過培植花草，一年就有效驗；培植國民，至少須有數十年，所以古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不曉得世上也有預備那樹人計劃的人麼？」他歎了一口氣道：「現在種花的，大都用坑火馬糞迫成的唐花，不過供一時的賞玩罷了。」我道：「吾國國民受了五千年的文化，因被專制政體消鑠了，沒有能開出好花來，只要好好的培植了。佛說『衆生本性，決不消滅。』將來國民性覺悟了，自會發達哩。」他說道：「衆生有佛性，本性永不滅，瞿曇決無誑語，我的種花，今年不好，明年改變，已變換了不知多少。自佛眼觀之，地球上興亡強弱，也和花開的好歹一樣，不過如戲劇的換幕，世人見了印度的衰弱，就說佛教爲亡國的宗教，真不值世尊一唉哩！」我說：「如來一彈指，即越百萬阿僧祇劫，他看數百年的歷史，真如一齣的短劇。你的孽海花，不也是一劇中的片段麼？現在你在真美善中繼續發表數回以後，續下去還有多少呢？」他愴然手拈鬚，嘆道：「你看我身體精神，還能設續下去麼？我的病相續不斷，加以心境不佳，煩惱日積，那裏有心想做下去呢？我看你年紀雖比我稍大，精神却比我好得多。孽海花宗旨，在記述清末民初的軼史，你的見聞，與我相等，那時候許多局中的人，你大半熟悉，現在能續此書者，我友中只有你一人。雖是小說，將來可以矯正許多傳聞異辭的。」我道：「我那里有你的華美的文筆！那里有你的熟練的技術！這是萬萬不敢的。」他就一笑道：「這也要看機緣了！」我道：「你又要來說佛學了！」他就脫了棕笠，放了花鋤，邀我上樓坐了一回。那時黃謙齋也

來了。談了一晌已是黃昏時候，我就回家了。後來雖然也見了幾回，沒有如此暢談過。不久就永訣了。我與他自幼訂交至臨歿之事實，曾作哀辭一通。

籀齋先生哀辭

余弱冠與孟樸遊，君先人君表先生，方築虛鄴園，疏水疊石，峙樓迥廊，余常與君隨而觀之。一夕，與君泛舟池中，余墮水，君驚而出之。握手狂笑，賦詩而散。余與君入都，與黃謙齋、徐少達諸友遊江亭，各題小詩于壁，託名女郎，後流傳爲江亭女兒詩，頗多和者。君於春闈屢以回避不與試。丁酉，余與君從張德彝世增讀英法文，旋以事歸，又延日人金井秋蘋讀日文。余無恆，無所成，而君習法文不少間，卒通之。嗣創設小說林，風行海上，多君譯述之作。君與徐念慈、殷潛溪及余，創立中西學社于塔前別峯庵，卽今日之塔前小學也。社中無經費，是時米業有所謂「塔志」一捐者，每歲入七八千元，爲修志修塔之費。君與余年少氣銳，以邑志非急需，塔尤虛誣，請於長吏撥入學校。邑中鉅紳，以爲向無敢干涉者，執不可。省中派員查詢，君與余面折委員及各紳，均無辭而陰阻之。迨長沙張文達師督學務，聞之，飭督撫批准，乃定。常熟建學之有經費自此始。戊戌政變，踪跡少疏，然君在南與經元善電諫廢立，沈北山在北疏劾三凶，書牘往來，精神契合，我二人未嘗不默相慰也。改朔後，君爲省議員，持論嶽嶽，大江南北，賢豪從之者如歸。嗣任江南沙田官產總局財政廳長，數年中不

過一二面，而我友黃謙齋，常在君左右。謙齋告余曰：「君在沙田局，有友罄金數十萬，屬君處分某處沙田。君嚴拒之不爲動。其任財政廳，有戚聞君欲在上海覓屋，卽代賃巨舍，几榻簾簾，精麗瓌奇。促君視之，君以爲侈。告以已所獻，不需一錢，則大驚，立毀屋約，命僕舁還其器具。其人囁囁不敢出一語。廉潔如此，而尤有益於地方者，則於齊盧戰後，某師長擁衆數萬無所歸，欲屬於江南，君告於當局曰：「留之易，遣之難。姑不問利害，常年饋餉，江南民力竭矣！」乃止。又有欲辦畝捐者，君曰：「浙之杭嘉湖蘇之蘇松太承宋賈似道官田之害毒深矣！民將不堪。」後張宗昌來，卒行之。斂臣之言，至今爲梗。君於學無所不窺，少時著後漢藝文志，曇花夢曲，而尤以小說孽海花馳名。精研法文，後喜譯露俄之作。余笑語之曰：「今世羣以新文學重君，然余以爲君之得力處，仍基礎於舊學，故發此可采耳！」君笑而頷之。去年，君因病回里，余訪君虛鄣，以余年稍長於君，語君曰：「我死君爲我傳。」君亦笑應之。不意君先我而逝，反使我執筆以誄君也。君文學政事，犖犖大者，載在人口，不復述。述我二人自幼至老之踪跡，以紓余哀。辭曰：「吁嗟我友兮！胡至於斯？吾聞君歿兮，日已西馳！含淚升堂兮，寂寞靈帷！褰幕諦視兮，無改丰姿！臥靈床而猶視兮，儼蒼蒼之鬚眉！愴悲呼而不應兮，急痛淚之雙垂！念少日之相聚兮，常攜手而徘徊。時上下其論議兮，喜心印之同規。迨役形而分馳兮，若勞燕之差池！幸書問之往來兮，輒神合而形離。感日月之易邁兮，循鬢髮而同衰。君息影於

家巷兮，常攜筇而相隨；騁雄辯於文史兮，慰十載之相思。傍畦圃以徜徉兮，紛花木之離披。君戴笠而荷鋤兮，或芟草而結籬；指紫白以相示兮，若哲理之分治。君云花之一世兮，歷四序而終及；人以三十年爲一世兮，子與余已六十。較花已爲二世兮，如宿根之復植，余笑言以相答兮，人花同歸於枯槁，彼時日之舒促兮，惟人心之自造。一彈指之與億劫兮，何長短之足道！君微笑而語予兮，予猶未忘夫惟識；抑暮年之逃禪兮，皆文字之微纏，脫羈縲以自證兮，實言思之道絕。憶斯語之未幾兮，倏溘然而長息！緬遺音而深念兮，何哀思之無極！羨君乘化而歸盡兮，殆逍遙於樂國。

今年陰歷大除夕，陰雲四合，窗外竹林中，蕭蕭的雪珠，打在竹葉上，既不像風聲的靡戛，又不像雨聲的滴瀝，說不出一種淒惋蕭颯的感觸。隣家的爆竹，也寂然無聲。書几上家人點了一對守歲燭，燭上結了兩箇燈花，好像錢牧齋紅豆村莊所生很大的紅豆。燦爛照耀，來慰我七十老人的孤寂。獨坐沈吟，不禁把四五十年前的事，一幕一幕的如電影般開起來了。儿上適有東亞病夫修改後之三十回本孽海花一册，展開一看，好像我心中電影的脚本，因此想到東亞病夫囑我續編之語，不覺黯然。且他平日與我所談及之遺聞軼事尙多，均未編入，當即取眞善美中所續之三十一至三十五回，尋出來一讀，其於六君子之被殺，沈北山之參三凶，義和團之大亂，陝西回變後之朝政，直至光宣間之宮闈祕密，辛亥革命之北京情形，皆不及敘出。鄙人當時則身在北京親自見聞，若說軼事遺聞，七十老翁之腦中，狼像

萬國儲蓄會的存款很多，若一一寫出來，也可以繼續東亞病夫未了之志。不過沒有東亞病夫的筆尖，能生出奇麗萬態的花朵罷了，那時適有友人來談，極力懇我續下去。我道：「臣今年已七十矣！恐怕不能罷！」他說：「吾鄉錢蒙叟八十歲時，尚著楞嚴蒙鈔，難道你就沒有這勇氣麼？況且近來所出的筆記小說，述及清季的朝野軼聞，往往錯誤百出，後來讀者恐怕以誤傳誤，埋沒了許多實蹟。古來國亡修史，是一個重大的責任；不過修史，都是記國家重要的事，至于那勝流俠客，名士傾城，其片言隻語，朋輩流傳，風流雋妙，刺心蕩魄，倘不爲之記出，也就如玉樹長埋，一抔黃土，不太辜負了當時的朋友麼？」予聽了不覺悚然！客既去，將三十回以後的五回，重看了一遍，覺得其中事迹，如賽金花並未與孫三結過婚，大刀王二向戴勝佛、莊立人借錢，也與王二的人格不合。我就從現行的三十回後續起，以期文字一貫。至于東亞病夫所續的五回，不妨並行不悖，好在事實各可獨立，只要無負書中舊友，東亞病夫天上，有靈，當亦爲掀髯一笑哩。正是：「筆愧續貂丁子尾，錄哀化鶴癸辛年。讀者不棄，請看正文。」

目錄

第十六卷

第三十一回 送喪車神龍驚破壁 開賑會彩鳳悔隨鴉……………一

第三十二回 露水孽緣挂牌燕慶里 河山異色橫議陶然亭……………十七

第十七卷

第三十三回 強學會國十逢挫折 碧雲寺俠客救孤忠……………三二

第三十四回 俠客白髯孤臣憑保護 遠航黃海大計定澄清……………五一

第十八卷

第三十五回 四子憂時縱橫論青史 二賢言志慷慨渡重溟……………六六

第三十六回 望平街勝流聚首 彥豐里高會談瀛……………七九

第十九卷

第三十七回 金粉樓臺健兒獻絕技 江湖風浪志士訪奇人……………九二

第三十八回 霧起深山龍蛇生大澤 日斜重幕燕雀鬧華堂……………一〇六

第二十卷

第三十九回 蘭鮑同堂洛閩分黨派 芝龜一室南北話離情……………一二一

第四十回 白髮老臣求才郎署 青衫名士定策花叢……………一三六

第二十一卷

第四十一回 粵東館中初開保國會 唐常肅後續演黎金庵……………一五一

第四十二回 保國會新翻獵官戲 內務府高挂護花旛……………一六九

第二十二卷

第四十三回 曹夢蘭新改賽金花 孫公園重開保國會……………一八四

第四十四回 戴勝佛出山收草寇 唐常肅入署獻危言……………二〇一

第二十三卷

第四十五回 權上爭權政策革舊 夢中尋夢酒令翻新……………二一七

第四十六回 琉璃廠春榜看紅錄 鷓鴣峯歸帆迎白頭……………二三三

第二十四卷

第四十七回 黨派紛紜老臣去國 歌場遊戲貴胃登壇……………二五八

第四十八回 南河泡觀荷開大會 賽金花戲竹見靈心……………二六八

第二十五卷

第四十九回 賽金花別築藏春窟 尹宗揚重探發縱謀……………二八二

第五十回 楊淑喬一封傳密詔 戴勝佛兩眼誤奸雄……………二九八

第二十六卷

第五十一回 頤和園垂簾重訓政 梁超如易服作逋臣……………三一三

第五十二回 飛鷹艦暗釋唐聖人 菜市口冤斬六君子……………三二八

第二十七卷

第五十三回 段扈橋編歌得懿眷 尹震生奉旨閱新軍……………三四二

第五十四回 保皇黨草檄驅密使 漢中府外簡失天恩……………三五七

第二十八卷

第五十五回 沈北山聯登高甲第 米筱亭悔結錯姻緣……………三七一

第五十六回 玉鏡書眉沈北山難逃天壤恨 木天斷指龔樵孫墜阻上書人……………三八五

第二十九卷

第五十七回 國聞報采風登正論 賽金花避難入危京……………四〇四

第五十八回 瓦大帥籌糧逢名妓 賽二爺救友得仇人……………四二一

第三十卷

第五十九回 復仇殺罪魁國皆日可 議和謀妓女朝無人矣……………四三八

第六十回 克林德卹典建牌坊 賽金花妙語結和局……………四五二

附錄

續孽海花人物談 紀果庵……………四六五

第十六卷

第三十一回

送喪車神龍驚破壁；

開賑會彩鳳悔隨鴉。

話說金府運送靈柩回蘇，船隻由上海用小輪拖着，過了青陽港，約在二更天時候，忽大船上嚷着說：「姨太太的小船沒有了，快快停輪！」那艙裏的大太太聽見了，冷笑了一聲，就喊艙裏的王媽道：「你去跟洪升說，不要大驚小怪，也不必停輪，一徑開船就是了。」王媽聽了，就照着太太的吩咐，對洪升說了。洪升聽了，心裏也就明白，就叫小輪上不必停輪，一直開行；走到東方發白，日輪半吐，已到了閩門外太子碼頭，小輪上解纜停泊。那時金府的家人們，已經先一日布置全備。金侍郎是奉旨入城治喪的，自然儀式隆重莊嚴，碼頭上擺着全副儀仗，預備把靈柩抬到懸橋巷本宅，再行開喪。那日碼頭上，自撫、藩、臬三大憲起，以及糧道本府三縣等，統統前來，設席路祭。祭畢，動身入城，牌傘輝耀，旗幟翩翩，還有城守武官及飛划營、鹽捕營等，都派了隊伍，跟在儀仗中一同走。蘇州人最喜歡看大出喪，那閩門大街

中市護龍街一帶，兩旁店鋪，擠滿了男男女女。靈柩過去時，大家嘖嘖稱贊道：「倒底是狀元出身，所以皇帝伯伯也看重哩，纔有格種風光。可惜俚壽命短，勸做到宰相，比潘家裏洛狀元宰相，覺得推扳一點哉。」一路行人閑談，不在話下。那金侍郎靈柩進了宅以後，擇日設奠，卜地安葬，一切後事，且不必說。且說傅彩雲怎麼會半途脫逃呢？原來彩雲在北京動身前，那天在陸奉如、錢唐卿二人當面，解決了開放的約定，他就對着金太太說道：「我跟着老爺一場，當然要盡我的良心，送他到家；不過我到了蘇州再出來，蘇州人喜歡管閑事，說閑話，一定添出許多枝枝節節的說話；太太聽了，一定不高興。不如到了上海，等老爺的靈柩，送上了船，我就隨便的悄悄脫身；太太也不必追問，省了許多閑話，我也少坍點老爺的面子。太太也少聽些說我的壞話。不是彼此有益麼？」金太太聽了，歎了一口氣，說道：「隨你的便，不過你將來不忘記老爺，你就留點兒老爺的面子，就算對得住老爺了。」彩雲聽了，不由得良心發現，走到靈前，哭了一場。他伴了柩，出了北京，到了上海，一面約了孫三兒，預備好房子，一面另雇一船，裝了他的東西，拖在小輪後面；那是太太明知的。否則姨太太應同太太一同伴着靈柩，那有另雇小船，拖在後面的道理。原來彩雲的船上，早已把孫三兒藏在艙中，等到了黃昏時候，低低的吩咐船上的人，將拖纜輕輕的解開了，那小輪如飛前去。這小船就扳艄扯篷，順風順水，一會兒仍舊到了上海蘇州河。船既靠定，孫三道：「我們到小房子去吧！」彩雲道：「也好！」原來船上從北京帶來的行李箱隻，以及

日用的器具，也有幾十件兒。孫三兒就上岸，叫了兩部場車，統統裝上，送到垃圾橋保康里小寓。彩雲所有的貴重首飾箱，早由三兒在北京運出。彩雲一到上海，說是怕擔風險，迫着三兒去存在匯豐銀行保險箱裏。不過這個鑰匙，三兒沒有交還彩雲，彩雲也不好去討。他們一味的歡天樂地，喜孜孜度着糜花膩玉沈蜜團泥的日子。不是逛張家花園，就是上丹桂茶園，雙宿雙飛，相依相傍，真是一刻兒都離不開。過了一個多月，有一天，三兒說是要還一筆朋友的債，就向彩雲道：「你快拏一百塊錢來，我等着用哩。」彩雲聽了，呆了一呆。三兒道：「你不肯麼？不肯就不要了。」彩雲道：「我身邊沒有帶着，所以想了一想，向那里去拏，答應了遲一點兒，我的三爺好大的脾氣，我還沒有……」彩雲說到這裏，就停止了。朝着三兒，橫眸一笑道：「我的三太爺，那梳頭匣子裏，有一百五十塊錢，你就拏着一百去吧。」三兒立起來，開了梳頭匣，把一百五十塊錢都拏了，一面說道：「我都拏去了，你要用，我再還你吧。」匆匆的下樓去了。彩雲望着他下了樓梯，冷笑了一聲，暗道：「我還沒有嫁他，嫁了他，連人都是他的了。虧得我把蔚豐厚，源豐盛兩個存摺，沒有給他看見。他曉得了，不花個乾淨，他是不安心的。現在我要想個對付的法子纔行。我的分兒，我的相貌，我的財產，要教一個下等的戲子，騙了個干干淨淨，不但對不住故去的老爺，也對不住我自己。我現在先想法拏回首飾箱子再說。」他跟孫三從此生了心。那時孫三兒拏了他一百五十塊錢出去，他不是還債，是去趕賭的；不料一會兒都輸完了。他躺在賭場中煙榻上，一面抽

大煙，一面想心事。他想彩雲跟他，雖則現在狠要好，然照今天和他挈錢的時候，顯然有點兒不十分了。不像從前在北京的時候，只要我要什麼就有什麼。況且他現在手中的錢，有去無來，也有數兒了。上海的情形，不比北京，想他的也不在少數。萬一他變了心，那是很容易決裂的；我總要趁這箇時候，和他成了婚，以後他的錢就是我的錢了。不過從前在北京的手段，是不中用的了，他再找一個人也容易，還是極力的籠住他，等他上了成婚的圈套，再放出手段來，纔有用。他想定了主意，就立起身來，回到小窩裏，進門上樓。只見彩雲不在家中。孫三就問雇的老媽道：「大小姐到那兒去了？」老媽道：「不知道。」三兒聽了，心裏就狠不高興，只好在家中等着。不料彩雲是到了金小寶那里去了。原來金小寶從前小時，也在蘇州冶芳浜大陳家裏做過討人，和彩雲貼鄰住過。彩雲沒有嫁到金家的時候，兩小往來，彼此狠合意的。自從嫁了金雲青，五六年間，那金小寶也從蘇州到了上海，已做了頂括括的紅信人，和林黛玉、陸蘭芬、張書玉四人，叫作上海灘的四大金剛。相貌既好，手段又高，對於客人的牢籠對付，實在勝過了彩雲。現在彩雲從金家出來，到了上海，一天在張園吃茶，碰見了小寶，舊雨重逢，握手言歡，彼此交情加倍深了。小寶和他談了幾回，知道他手中有許多首飾及現款，而且他的狀元夫人的名氣很大，年紀也剛過二十歲，正是春萌豈蔻，豔占鴛鴦；不料被孫三獨占了，想拉他出來，一定可以擴張勢力。他就在詞氣間，微露替他可惜的意見。他又用些功夫，先把上海有名的伶人小志和想九霄、小連生等，於有意

無意間，向彩雲介紹了。那時四大金剛，對於上海有名的戲子，沒有不和他相好的。那班戲子，聽見赫赫大名的狀元夫人，沒有一個不鑽頭覓縫，想邀一顧的。彩雲看見了他們一班名角，覺得孫三上台的時候，還下得去，一卸了裝束，這種粗黑的臉，帶着許多麻子，當着錦帳半垂，華燈斜照的時候，不免有點比較的厭惡了。彩雲既與小寶往來密切，自然那時大興里一帶的名妓，交結得很多，漸漸的與蘭芬、黛玉等，都成了知己的姊妹。他尤其與小寶交情來得深，無話不談。那天孫三兒拏了他的一百五十塊錢出去後，彩雲心中狠不高興，就匆匆的要到小寶那兒。一想正是出局擺酒的時候，有些不便，他就到了一品香，寫了請客片，到大興里去請小寶來吃大餐，順便談談。等了一會兒，那金小寶上樓來了，看見了彩雲，就含笑的說道：「今朝耐請倪，阿有啥事體？老三到仔啥地方去讓耐一幹子出來！」彩雲笑道：「阿姐耐勸起哉，請耐點子菜，倪要細細的搭耐講講勒。」小寶道：「倪剛剛吃午飯，實在吃勿落啥。」彩雲道：「阿姐，好意思，一點點也勿吃。」小寶道：「是哉，倪來點末哉。」就喊西崽道：「來一客櫻桃梨。」彩雲道：「耐真一點菜也勿吃？豈有此理！剛剛俚說鶴鴉還好，添一客炸鶴鴉，再要一箇……」小寶道：「謝謝耐，有子鶴鴉儘殼哉。」彩雲道：「阿姐真搭我客氣，勿像是姊妹哉。」小寶笑道：「要好也勿在乎多吃，等倪吃得落時候，請耐多點幾樣末哉。」彩雲就要了兩杯克力沙，一面吃，一面說道：「阿姐，倪有幾句閑話告訴耐，請耐出格主意。」小寶何等聰明，曉得一定是跟孫三有了意見了，就說道：「難道是

老三起花樣。」彩雲道：「阿姐真聰明。」就把今天孫三的行動，告訴了他。小寶道：「真真一屁彈着，承耐看得起，樣色搭倪說，不過倪背後，常常替耐可惜，像耐格種身分，格種相貌，永遠教老三糟塌，實在勿上算。」彩雲道：「阿姐，倪是一時上仔，倪格當，糊裏糊塗，就跟倪出來，現在倒有點僵。」小寶笑道：「耐搭倪阿曾成過婚？」彩雲道：「還好，不過到仔上海，倪常常催倪搭倪辦，倪想想有點勿值得，一徑推托。」小寶道：「格椿事體，倒要細細斟酌，倪格種人格閑話，是靠勿大住格。」彩雲道：「一點也勿差，不過倪一徑來催，倪勿好回答，阿姊耐替倪想想，那哼說法？」小寶道：「格是容易格，耐先問倪屋裏向，阿曾有過家主婆？倪一定說無，耐就說格種事體，勿是可以瞎來來格，讓倪去打聽打聽再辦，只要耐搭倪心勿變，早點，慢點，是一樣格，倪聽子耐個閑話，倪也勿好翻腔，不過倪催耐成婚，到底是要好呢，還是有別種意思？」彩雲冷笑道：「要好是用勿着說起格哉，倪格意思，第一是想倪幾個銅錢。」小寶道：「耐格款子，倪阿曾拏去？」彩雲道：「倪有兩個存摺，但是訪曉得格，倪有隻首飾箱子，是倪托倪去寄存銀行保險庫裏格，不過對號單搭子鑰匙，倪野勸來交代倪，阿姊，耐想倪格心思，阿要可惡！」小寶道：「阿喲，阿姊耐倒要打算打算格，耐從金府浪出來，就算有點款子，不過上海地方，長久住去下，耐格款子是有數格，用下去，恐怕漸漸里要勿殼，等到用完仔，勿曉得老三阿肯一心一意？」彩雲道：「一點野勿差，近來倪要倪格銅錢，倪答應慢一點，倪就發脾氣，等到倪格錢用完，倪格心變勿變，也用勿着問

個哉。」小寶道：「倪老實有一句閑話，勿曉得耐阿聽得誰聽勿進？倪想像耐搭倪格種年紀，正是出風頭格時候，只有用別人家格銅錢，阿有啥反而送人家去用格道理！一來應當趁年紀輕，風頭健，尋尋開心；二來是積蓄點養老解纏。照耐說格閑話，老三是打格拆爛污主意，耐倒不可不防。倪替耐想，金府浪帶出來格款子，多不過幾萬，殼幾年用。弗趁仔年紀輕，撈摸點等到年紀大仔，要人家格銅錢是煩難格。耐看許多大人老爺，到子堂子裏，手段蠻闊，脾氣也好，一萬八千勿在乎。等到討到手，隔勿到一年半載，就擱在一邊，不但一個銅錢弗拏出來，還要管得倪動也勿許動，所以倪是看穿格哉。」彩雲道：「耐格閑話真勿錯！現在那哼對付阿姊替倪定一個辦法！」小寶道：「我想耐現在儘管敷衍，一面布置起來，等箇機會，拏首飾箱歸到自家格手裏，耐再掉一個槍花，看俚有啥法子。老實說，俚篤班子裏，有點面子格，倪才認得，公堂浪，巡捕房裏，上下中三等，倪才兜得轉格。況且聽見是耐阿姊格事體，大家要來拍馬屁來不及，阿有啥勿幫忙格。不過……」小寶停了一停，笑了一笑道：「倪篤兩家頭個交情那哼？勿要倪空做格閑冤家。」彩雲笑道：「笑話哉！倪是看穿仔俚哉，總是倪上子俚一箇當末是哉！阿姊格閑話勿錯，倪是定規照耐說個去做。」小寶道：「現在是一點也勁露出來，要緊要緊。」彩雲道：「謝謝耐！」小寶道：「時候勿早，倪要先去哉。」彩雲道：「攔耐格辰光，真真對勿起！」小寶立起身來說道：「勁客氣！」就走了出去。彩雲送出房門，叫僕歐算了賬，簽了字，也就坐車回去。到了寓中樓上，就問老媽

道：「老闖回來麼？」老媽道：「去來了！」彩雲走進房門，只見三兒橫在床上。彩雲含笑道：「你回來多久了？」三兒道：「你到那兒去的？」彩雲道：「我出去碰着了小寶阿姊，一同到一品香，吃了一頓大餐。本要去看戲，小寶姊有堂差，你又沒有來，我一個人狠冷清，也就回來了。你爲什麼不早點兒回來？偕們一同去聽戲呢。」三兒道：「你自到了上海，朋友一天多一天，漸漸的也用不着我了。」彩雲聽了，吃了一驚，呆了一呆，趕快的改變了面色，故意的說道：「我沒有男朋友，只有女朋友，況且還不如你的女朋友多呢！你說我用不着你，明明就是說你用不着我了。老三！你留點兒神，你要用不着我，看我跟你怎麼箇開交！你隨便怎樣上天入地，我總是跟着你，不用想逃得掉！」三兒聽了，坐起身來，呵呵的笑着道：「你的話，就是我的話，僧們兩個人，好像一個樣兒的心，我逃不掉你，你也逃不掉我。」彩雲道：「這種孩子話，且不用說，僧們的正經事，你到底打算怎麼樣？」三兒道：「甚麼事？」彩雲恨恨的將手指向他額上一點道：「沒有良心的東西，這纔顯出你的真心來了！你家裏的老婆，到底在天津，還是在上海？」三兒聽了，笑嘻嘻說道：「在上海。」彩雲道：「姓什麼？多少年紀了？」三兒道：「姓曹廿一歲。」彩雲呆了一呆，纔笑道：「不要臉，姓曹的就算是你的老婆麼？他吃過你什麼？穿過你什麼？幾時拜過堂，吃過酒？真不要臉！」三兒道：「拜堂吃酒，容易得很；明天就辦。」彩雲道：「依我的意思，今天辦纔好呢！不過你是天津人，你老家是不是仍在天津那大嗓子的孫菊仙，是不是你的本家？」三兒道：「是的。我的父親，

在天津娘娘宮，開過首飾樓，你打聽做什麼？」彩雲道：「男人的心，是猜不透的，你倘然在天津已有了家主婆，我難道做你的姨太太麼？我做過了狀元的姨太太，在外國又做過欽差太太，現在做了你的大老婆，勉強的還說得去；倘然馬馬胡胡，再上了當，做了你的小老婆，有什麼臉去見人？只好跳黃浦的了！好在天津有的是姊妹，我倒要去仔細察訪一下纔好。」三兒道：「真金不怕火鍊，聽你的信兒就是了。」他二人過了幾天，恰好上海地方人士，發起了一個華洋義賑會，聯合了中外官商各家的太太、奶奶、小姐、姨太太以及花界中姊妹們，有的擔任演劇，有的擔任彈唱，有的擔任鋼琴音樂，其餘賣花泡茶，以及各種販賣雜物，統由各界女士擔任。門票每張一元，上海人頂喜歡新鮮事體，登時烘動了社會。那時彩雲聽見了，就向金小寶、陸蘭芬他們一問，他們就答應他道：「你應當入會，你出過洋，又會外國話，你入會再好沒有！」彩雲一想，從前在外國的時候，也經過了不少的那種集會，不妨去出出風頭。一面又想到他的首飾，正好趁此機會，收了回來。當時就托小寶、蘭芬報名加入。等到先幾天，他就告訴孫三，要去赴會。那孫三究竟是粗鹵的人，那里想到他有手段，他還高興得狠，想要去出出風頭。等到開會前一天，彩雲就向孫三說道：「今天我同你去，把首飾箱取回來，以便明天插帶了去到會。」孫三呆了一呆道：「你要用什麼？我去替你取來，省得拖來拖去。」彩雲道：「不行，會期有三天，我每天去，插戴總要更換的，天天戴了一樣的東西，不教人寒塵死麼？」孫三聽了，沒有法子，吃了午飯，只好同着彩雲，坐着馬

車到了匯豐，找了管保險箱的人，對明了號數，就向孫三取了鑰匙，開了出來。彩雲就將原箱子拏着，一面對着那管庫的人說道：「我拏去了。大約三四天仍要放進去的，請把這號箱依舊留着；所付保險費的期限還有幾個月？」那人說道：「先付的三個月的費，現在還有兩月光景纔到期。」彩雲道：「現在再付你三個月費，請你留下這號箱子，免得重來麻煩。」那人道：「好好」隨即收了費，簽了單子。彩雲就接過來，連着鑰匙，向孫三一笑，遞過去道：「還是你替我收起來吧！」孫三接着微笑道：「你自己收着不好麼？」彩雲道：「你收着，跟我收着，不一個樣麼？」兩人就一同走出了銀行門，坐馬車回到寓中。彩雲就把首飾箱提上樓，向衣櫥中一放，向榻上一橫道：「我頭疼得狠，請你教他們去買點兒頭疼藥來。」三兒道：「老媽子去買藥，怕攪不清的，我去買吧。」彩雲道：「那裏去買？」三兒道：「自然中西藥房。」彩雲把頭一扭道：「你不要去，垃圾橋到三馬路狠遠，你且陪着我，等你到班子裏去，順便帶回來就是了。我晚飯吃不下，你陪我吃點兒稀飯再走。」孫三自然奉命維謹，和他一同橫在枕上。彩雲蹙着眉，教孫三向抽屜中取了薄荷錠，替他腦門上擦幾下，說道：「今天天氣狠不好，你的頭不覺得怎樣麼？」三兒道：「我到不覺着。」彩雲就在三兒手中，取來薄荷錠，向三兒的腦門上，也擦了幾下。三兒道：「我的頭不疼，擦他什麼？」彩雲嘻嘻的笑道：「我的頭疼，你的頭也應該疼，你替我擦，我也應該替你擦。」他就將眼朝着三兒一睇道：「我的話對不對？」三兒聽了，渾身覺受着一種異常的酥融適意，翻過身來，雙

手攙住彩雲的粉頸，把熱烈的口唇，向團雪融花的香頰上，接觸一下。彩雲的雙睛，似開似閉的，默默接受了。隨把三兒推了一下道：「我的腦門正跳着，你不用來鬧我，回頭你早點回來，是正經；省得我一個人等你。」三兒聽了道：「是時候了，我先去買藥，再到班子裏。」彩雲道：「我偏不要，你陪我吃了稀飯，再到班子裏去，就教班子裏打雜兒買了藥，你帶回來，省得你多跑路，不好麼？」三兒受了這一番溫柔體貼，那有別的思想，當然陪他吃了稀飯。臨行，還吩咐他早點兒睡，不用等他。那三兒走了，彩雲起來，就往衣櫥中將首飾箱取出，走到後房，把門關上，從身上掏出鑰匙，開了箱子，先看中間的紙包匣子，曾否有人動過。他細細看了，都是原封不動，心中暗喜。他就將各種價值最高的鑽石珠寶等件提出，放在他新買的保險手提箱裏面，其餘較次的，留在原箱中。又預備明後天要用的首飾，也放在原箱中。他把小保險箱，藏在後房祕密地方，原箱仍舊關好，從後房內提出來，放在衣櫥中，一切布置妥帖，就躺在沙發上，想心思，專等三兒回來。一會兒三兒果然買了藥回來了，彩雲依然不露聲色，歡天喜地。到了明天，彩雲起來，已過十二點鐘，梳洗了，吃了飯，把新做的白緞織金的晚禮服，一身穿上，腰間繫了個茶碗蓋大粉紫綢的玫瑰花，梳了一箇靈蛇百綰髻，玉頸中一串圓白晶瑩櫻桃大的珍珠串，環繞了三匝；一雙尖瘦的雙趺，穿在嵌空玲瓏的高底小蠻靴裏，行動起來，真似一株迎風婀娜的梨花。他對着着衣鏡中顧盼弄姿，孫三在旁，看得神魂飄蕩，真到了耳無聞目無見的境地。彩雲看他呆傻的情狀，不由得微微的一

笑道：「你也去逛一回麼？」孫三道：「一塊兒坐馬車去，好麼？」彩雲搖搖頭道：「不好，今天中國外國的人，到的必定不少，我們一同走進去，萬一碰着了，從前認識我的官場中人和外國人，教我怎麼樣介紹呢？」三兒臉上，登時露出不高興的樣子道：「那有什麼難處？儘管說是『赫司奔』就是了。」彩雲冷笑道：「怎麼好說！一來我從金家出來了，不到半年；二來你和我也沒有正式宣布，你到了會場中，也只好同游人一樣，千萬不能露出極形極相出來，不要怪我不理你。」三兒道：「難道你變了心？從前的話不算麼？」彩雲佛然道：「今天是我去散散心，解解悶，你又來胡鬧了！你要胡鬧，我就不去了。你要曉得，第一要在大家的心靠得住，真的心變了，我沒有法子對付你，你也沒法子對付我，你明白麼？」彩雲說了，就匆匆下樓出門，上馬車，徑到了味蕪園華洋義賑會中去了。三兒聽了生氣，自去找朋友去娛樂，不在話下。且說彩雲到了張園會所，下車進門，就有招待員引導到辦事處，簽了名，只見小寶蘭芬都在那裏。小寶道：「加入什麼地方幫忙？」蘭芬道：「彩雲姊，我們彈唱的場兒，有一潮州式吃茶處，請你去招呼。我們相離得很近，講話也方便，你去了，客人來吃茶的一定格外多達。」小寶道：「很好」就向辦事處聲明了，取了徽章，替他在襟上挂好，引着他到了賣茶的地方坐下，只見檯上彈唱的，已有二三十位，都是比較有名的紅先生，幾個資格較老的，像四大金剛，以及胡寶玉、林絳雪、花翠琴、張素雲等，都在場中招呼泡茶。彩雲和場中諸姊妹招呼了，其時琵琶絃索，錚錚鏗鏘的，已五音迭奏起來，許多

游人走過，看見了熟悉的校書，點頭招呼了，自然都要坐下。那在場的，紛紛捧了各種小茶杯，小茶壺，各客面前擺上。坐了一會，各人都掏出鈔票，或是五元，或是十元，再少也拿不出手，會場中生意，要推茶店第一。正在應接紛繁的時候，只見外面進來兩個人，一色的戴着瓜皮小帽，帽上都綴着一塊玫瑰紫披霞寶石，一粒精圓珍珠。一個身上穿着棗紅甯綢夾袍子，罩着蜜黃巴圖魯嵌肩，一個穿着二藍甯綢袍子，加上一件對襟青灰漳緞馬褂，口中都銜着雪茄，走近歌場。胡寶玉、張書玉都迎上去，笑道：「寶大人，曾侯爺，都來賞光了，請坐喝一杯茶。」寶子固笑道：「這個茶不容易喝的。」書玉笑道：「寶大人不要說笑話，我們來請你喝一杯就是了，決不敲竹槓的。」正在說時，彩雲和小寶，各捧着一箇小壺，向小杯中斟了半杯香茗。小寶就遞與寶子固，彩雲就遞到曾侯爺手中。曾侯爺接了茶杯，向彩雲凝視了一響，回頭就問小寶道：「這位是誰，好像很熟，只是想不起來。」小寶嘻的笑道：「侯爺是見多識廣的人，難道狀元夫人還不認得麼？今天是由我特地煩出來，請你多用一杯。」曾侯恍然，哈哈的笑道：「我的記性真不好！去年北京，在那一家堂會戲中，曾見過一面，我記得還說過幾句外國話呢。」彩雲道：「不錯，那天有幾位使館中的太太，在一塊兒，曾經用着英國話，談過幾句。」曾侯道：「是的，現住那兒？」彩雲道：「暫時借住在朋友家裏。」小寶姐教我來幫幫忙，招待不周，請侯爺原諒。」曾侯道：「太客氣了！小寶先生請得出狀元夫人來，真是災民的福氣，先生的面子。」寶玉道：「寶大人你聽聽，僎們的茶，就

算是敲竹槓，也都靠着小寶姊的面子哩！」會侯聽了，四面一望道：「黎山老母，四大金剛，又帶着南海觀音一同下凡，子固你花幾個錢？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呢！」子固道：「四大金剛、南海觀音的面子，不必說。就是黎山老母的法術多端，不花幾個錢回去，他派着樊梨花、薛金蓮幾個徒弟，畫一道符，把我捉去，關在老母房中，我才受不了呢！」寶玉笑道：「你再瞎說，我真畫一道符，到你公館裏去。寶大人你不要恨我！」大家聽了，哈哈大笑，就喝了幾口茶，立起身來。子固就向皮夾中揀出一張利源的卽期莊票一百兩，桌上一放，向着寶玉道：「你的符可免畫了吧？」他們四五個人連彩雲同聲說道：「謝謝二位！」兩人點點頭就走了。彩雲敷衍了一回，漸漸夕陽在山，彩雲和小寶道：「倪要先走了。」小寶道：「明天要來格嘍。」彩雲點點頭，出了會場，坐了馬車回去，覺得狼乏，卸了裝束，橫在榻上，就睡着了。第二天又去到會，大家知道他獻身在會場，來者更多。彩雲那日改了中國裝，舉止端莊，儀容秀麗，宛然大家閨閣。小寶一班人看見了，都自愧不如。陸蘭芬看他耳上帶了一副環子，晶瑩奪目，就問道：「你這付牛奶珠環，價錢一定狠可觀，你在那兒買的？」彩雲道：「在北京買的，出了七千兩銀子，大約是上當了，因為我喜歡捨不得，所以給他們敲了一下。」蘭芬道：「像這個一對的，真是難覓，也不算貴。」這天游人都爲彩雲在此，來吃茶的，十分擁擠。賣的錢真不少！第三天彩雲換了男裝，戴着瓜皮小帽，帽上釘的披霞寶石，和珍珠一粒，有桂圓大，精瑩圓淨，在上海無出其右。外穿着巴圖魯背心。他的十三副鈕扣，是十三

粒蓮子大的金剛石，晶光四射，人人注目。如此三日，新聞紙上，都登載出來。黃浦灘上，無人不知狀元夫人到了上海的了。孫三自從這三天中，看見彩雲的插戴，真有好幾萬的價值，心中自然動了念頭。彩雲那天回來，把首飾收拾起來，孫三在旁看着，微微的笑道：「你的首飾箱，明天用不着插戴了，還是擺在銀行中穩當；我們是常要出門的，擱在家中，恐怕有風險。」彩雲道：「不錯！明兒一同去存進去吧！」孫三道：「你怕麻煩，我就依舊替你去，放在銀行好了。」彩雲道：「也好。等我細細的收拾好，你替我去存就是了。」三兒聽了欣然，就出門去了。彩雲等他去後，冷笑了一聲，就把小鐵箱取出，把連日穿戴的珠寶鑽石等，一齊收入。其餘不甚貴重的金銀珠寶等，仍舊歸入首飾箱中，把鎖鎖好，依舊放好。一面提了這隻小鐵箱，用手帕包好，雇了馬車，一直走到匯豐銀行，聲明寄存物件。那管理的司事，照章辦齊了簽字付款等規矩。彩雲簽了別名夢蘭兩個字，取了收據，坐車回家。等到第二天，孫三又提起首飾箱，彩雲含笑說道：「這個箱子，與我有性命關係，我已封鎖好了。你要留神點替我安放好。將來我們兩人的生活，都要靠着他呢。」孫三笑道：「知道，幾十萬價值的東西，我好馬馬呼呼的麼？」彩雲道：「你真沒有開過眼！那有值幾十萬呢！」三兒也不言語，就提着首飾箱一看，鎖門上印了火漆印，就說道：「你能讓我開開眼麼？」彩雲笑道：「我的東西，你還有看不着的麼？快去快來，等着你吃飯呢！」孫三就匆匆的到匯豐銀行去了。一會兒回來道：「存好了，仍在原地方兒。」彩雲道：「收據呢？」三兒道：「在這兒，都是洋

文，我整個兒不懂。」彩雲道：「因為你不懂，所以我要看看裏頭有沒有別的。」三兒就在衣袋中，將收據掏出來。彩雲接來一看道：「沒有差兒。無意的將收據掖在自己口袋裏。」一面說道：「收據上說有一個鑰匙，你收起來沒有？」三兒道：「有的。」彩雲道：「仍舊你收着吧。」三兒道：「也好！」隔了幾天，彩雲找了小寶，又到了一品香。小寶道：「今朝倪來請耐。」彩雲道：「阿姐又要客氣哉！倪有事體來求耐，那哼耐倒來請倪？」小寶道：「蠻好！隨便末哉。」彩雲一面點菜要酒，一面低聲向小寶說道：「倪要告訴耐，首飾箱仔是已經拿出來格哉。」小寶道：「老三阿曉得？」彩雲含笑道：「俚一點也勿曉得。倪是掉格槍花。」如此這般的都告訴了小寶。小寶道：「阿姐真有本事！現在是容易辦格哉。耐個主意，阿曾拿定哉！到底是掛牌還是別樣辦法？」彩雲道：「倪出子金家里格門，還不過幾個月，倘然掛仔牌，金家裏雖然無啥閑話，金家裏格親眷朋友蠻多格，勿要半腰裏殺出仔一個程咬金，也蠻討厭格。阿姐耐想想阿對？」小寶道：「一點也不差。」金家裏格親眷朋友，才有點勢力格。倘然說耐坳仔金家裏格台，俚篤暗裏來損耐一損，格個虧倒蠻難吃格。既然勿去掛牌，只好算個住家哉。耐是老班，勿出局，耐去尋仔兩三個小娘魚，有人要來看耐，請俚篤來好哉。」彩雲道：「阿姐格辦法蠻對，只要尋房子好哉。」小寶道：「倪住格大興里一帶，才是格長三書寓。耐既然是住家，勿好去擠勒俚篤一淘。倪聽俚篤說，二馬路鼎豐里旁邊，有幾座新房子，倪搭耐先去看看。房子合式仔，再去托人尋人，房裏格家生是容易格，

到嫁粧店去看，揀中意格先租來用，隨後慢慢里再去置辦，耐說好不好？」彩雲道：「再好也嘸不。」小寶道：「耐搭老三那哼辦法？照倪剛剛說格布置，一時也要六七千銀子，耐倘然一手拿出來仔，老三一定要眼紅，一定要纏住勿放格。耐要預先想好法子對付俚，纔好辦。」彩雲道：「到底阿姐有見識，格着棋子，是頂要緊格。請阿姐替我想，費耐心！」小寶道：「別樣才可以替耐想，格件事體，要耐自家想格。耐想停妥當仔，倪搭耐來參酌參酌，是可以格。」彩雲道：「阿姐格話勿差，讓倪轉去想停當仔，再來請阿姐決一決就是了。」兩人吃完大餐，依舊彩雲簽了字，一同下樓。說了一聲明朝會，各自登車而去。正是：「白馬素車蟬脫壳，珠團粉陣鳳離羣。」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三十二回

露水孽緣挂牌燕慶里；

河山異色橫議陶然亭。

却說彩雲自從跟小寶商量定妥，就要和孫三脫離關係，不過感情上總有點戀戀的意思。那一天吃過晚飯，彩雲和孫三躺在沙發上，只見他們雇的老媽王媽上來，問道：「明天買什麼菜？米沒有了，要去叫震豐潤送兩擔米來。」彩雲聽了，就問孫三道：「你想吃些什麼？」孫三道：「隨便好了。彩雲就向

王媽道：「我喜歡清爽點的，你去買就是了。」王媽道：「大小姐付幾塊菜錢？」彩雲道：「我身邊一時沒有，老三你有麼？」孫三道：「有，有。」就在皮夾中，取出鈔票一張，是五元的，給了王媽。那王媽就下樓去了。彩雲向着孫三道：「趁今天沒有事，我們把過日子的事體，商量一下。前天你拿去的一百五十元，本來預備付房租的，現在房租沒有付，我自從金家跟你出來，除了首飾，不過帶着二三千銀子，現在差不多用去大半了。我要向你，你沒有多少錢，日子一長，只有出，沒有進，怎麼好呢？」孫三聽了，呆了一呆，就道：「你也不必愁，現在我沒有錢，等到我發了財就好了。」彩雲道：「你發財，我發財，都是一個樣。不過財沒有發的時候，怎麼樣過日子呢？」孫三笑道：「你就算沒有現款，你的首飾，那一件不穀們過幾個年頭呢？」彩雲冷笑道：「你打了這箇主意，那才糟了！這兩天你看見我的首飾，確是值幾個錢的，不過我半生的心血，跟了金家裏，纔得了這一點心愛的東西。你要教我賣掉了！和你過日子。這種日子，我是不願意去過的。況且你也好意思用我這種的錢！二來你看着那東西，覺得狠值錢，真正要變錢用，恐怕也變不了多少，我年紀纔這點，就這般糟蹋了結麼？要是到了這種日子，還不如跳了黃浦好得多呢！」登時拿着手帕遮了臉，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道：「我的命真苦！難道是對不住了金家裏的報應麼？」孫三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心裏暗暗的想道，他的心難道變了麼？在北京的時候，我要什麼就什麼，也用不着我開口，只要露一點兒意思，他就知道了，他就照着辦到了。這一百五十塊錢，算得什麼！我

拿他的，不知有多少的一百五，從來沒有一點兒什麼的，他難道真是沒有錢麼？他難道是另外有了人麼？三兒就隨口的說道：「你也不用這種樣子，你的年紀很輕，你要錢過日子，還怕沒有人給麼？你真的沒有錢，僭們總可以想箇法子的。」彩雲一面揩眼淚，一面接着說道：「我有錢，我裝什麼窮給你看看！我從前不是告訴過你麼？金家裏討我的時候，他跟媒人說，『彩雲年紀輕，我年紀大，萬一我半途中出了意外，我總要撥點兒財產給彩雲，供他下半世的生活。』後來跟着出了洋，回到北京，曾經撥了五萬塊錢，交給他的遠房兄弟鑾少爺，教他替我存放在票號裏，將來交給我的。不料隔了不多時，老爺就故去了。我就問鑾少爺要存摺，他說存的票號，正被擠得不得了，等着風波過去，就來交割清楚。不料至今杳無音信。我剛到上海的時候，在馬路上碰見了他，向他催討，他道：『新嫂子！你請放心！這個票號沒有擠倒，等過了年，我一定來交清。』現在年已過了，我去找過他，不曉得他到了那兒去？有說他在北京，有說他在蘇州，有說他到四川候補去了，我是個娘兒們，又沒有憑據，有什麼法子呢？你能彀替我去找着了，他討着了，僭們就不用愁了。」三兒道：「只要找着他，總有法子的。」彩雲道：「這也和你的發財一個樣子；不過現在兩手空空，真有什麼法子呢？」孫三聽了，又是不言語，心中想道，他的沒有錢，也許是真，也許是假；不過他的意思，究竟怎麼樣，我且來探他一探再說。孫三就道：「我真對不起你，論理自然應當由我供給，不過我的包銀，有限得很，給你零花都不彀，你這樣的年紀，這樣的相貌，這樣的身分，

這樣的才學，那怕沒有人供給！不過你願不願去丟身分？是個問題？至于我這一方面，那還不容易辦麼？

「彩雲聽了停了一停道：『沒有法子過日子，也只有這一條路可走，我的面子身分，還去提他什麼！對于你一方面，你說容易辦，那怎麼樣容易呢？』」

孫三聽了，心中想道，他真有意思去做生意了，我再來探他。就說道：「你真想去掛牌子麼？你的身分，願意丟了，我還搭什麼松香架子！我就去做個老板也行。

彩雲微笑道：「這不是瞎說一泡的！你願意當老板，就去預備起來；要當老板，就要先做老板應做的事；當老板的辦法，你有點兒把握麼？」

孫三道：「這有什麼難處？只要租了房子，掛起牌來，用你的聲名號召，自然可以日進紛紛。我做了老板，比每天去唱戲，適意得多，有什麼難處！」

彩雲冷笑道：「你說得很容易，我身上的妝飾衣服不必提，就只租房子要錢，辦傢具要錢，每天的日用要錢，我是此中出身，知道要開一個門頭，先要擺着六七千塊錢；這個錢你在那兒呢？」

孫三道：「照這樣說，難道上海灘上的先生，都是帶了許多錢來做生意的麼？」

彩雲道：「那個自然，各有各的巧妙，總在老板的手段，只問你有這個手段麼？」

孫三道：「書寓裏許多娘姨大姐，找着了一個先生，馬上帶了許多錢來布置，只要先生相貌應酬靠得住，那怕沒有錢！」

彩雲道：「你看有人相信我麼？」

孫三道：「娘姨大姐，找着了像你的先生，只怕先生不要他，不怕他不肯來！」

彩雲道：「你就去找找看有沒有人來。」

孫三道：「依我看，也用不着找，你自己預備了不爽快麼？」

彩雲冷笑道：「我有錢沒有錢，且不用提，不過就算照你的話，我

自己都預備了，那不是我自己做老板麼？還用你老板做什麼？」孫三聽到這句話，心裏好似兜心的受了一拳，馬上要想發作。繼而一想，我此時反了臉，我是毫無把握。他的首飾，也一點兒拿不着。孫三躊躇了一會，反而呵呵笑道：「我沒有老板的本事，自然不能做老板，只好永遠做你的姘頭罷了。」彩雲看他起先臉上變了色，好像要發作，後來忽然反呵呵大笑，彩雲暗想他一定不懷好意了。到要預先防備他的。也就嘻嘻的笑道：「北方窩子裏老板都是男的，上海却是女的多，還不如我做老板，你替我幫幫忙是了。」孫三道：「也好。」彩雲聽了，就要跟他講條件；又一想，我和他說的不中用，總要找出一個壓得住他的中間人纔好。隨向孫三微笑道：「你再想想看，僮們再定辦法。」兩個人也就不再提了。隔了幾天，彩雲又去找小寶，告訴了一切情形。小寶道：「老三是在夏家兄弟班子裏搭班，倪去尋潘月樵去說，俚篤同事，而且蠻有面子，一定可以決定。不過耐阿有捨說法？」彩雲道：「倪也嚙捨說法，倪既然自家去做生意，生意浪，俚是弗好來格，倪總要另外尋一所小房子格；俚要尋倪，只好到小房子裏來。俚弗忘記忒倪，儘管來白相，當一個好格朋友，來往來往，彼此大家勿相干涉，就好哉。」小寶道：「阿姐，耐格閑話，真爽快！倪去尋仔潘老板，搭俚說定仔就好哉。」彩雲道：「阿姐，耐看俚阿再有捨囉嚇格哉？」小寶道：「倪看俚要末看相耐個首飾箱，不過俚也勿敢。」彩雲道：「倘忙俚轉格種念頭，倪預備搭俚決裂，請耐搭潘老板說說，推推醒俚，交情用勿完，銅錢銀子是用得完格，教俚自家摸摸良心好哉。」小寶

道：「一準倪去託潘老板去辦，阿姐耐聽倪回音好哉。」隔了不多幾日，小寶果然去托了小連生，小連生滿口答應。就向孫三說了彩雲的意思。孫三聽了，自然很生氣。經小連生徹底解釋了一番，又說道：「你還是趁早讓步，保持了從前的感情。女人變了心，越變越僵，你好好的不去干涉他，他將來或者再有回心轉意的日子，你此刻反對他，你一點兒沒有把握；況且金侍郎的親戚朋友，有勢力的人很多，他出來了不多日子，他倘然去哭訴，受了你的欺侮，他們想一個法子收拾你，很容易。你的虧纔吃得大呢！所以我勸你老弟，還是和平解決的好。」孫三聽了半晌道：「只是太便宜了他罷了！」小連生道：「老弟，你的話不能這麼說，他花着錢，陪着你，雖則他也是玩你，實在你也玩得他殼了；你們兩個人，有什麼便宜吃虧呢？」孫三笑道：「既然是老哥的吩咐，總聽你的話是了。」小連生道：「你既然漂亮，我就去回復他了，你不要聽了旁人的話，再三心兩意的，那就對不起我了。」孫三道：「那里的話？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僮們交了多少年，你看見我有過爛小人的行爲麼？」小連生呵呵大笑道：「老弟你不要動氣，原諒你老哥的多說話是了。」兩個人就此走開。小連生便去告訴小寶道：「現前是沒有問題的了，將來請他留點神，敷衍敷衍他，就是了。」小寶聽了道：「費耐格心，倪教彩雲妹子好好叫謝謝耐。」小連生道：「僮們的交情，說不着。」隨即立起身來去了。小寶也就去告訴了彩雲，彩雲非常感激，向小寶道了謝，就和小寶商量租房掛牌等事。當時便有姐妹們介紹了兩個小先生，一叫月娟，一叫素娟，很標致，

也就定了。自己改名曹夢蘭，門上名牌，是「曹寓」二字。自己暫時不出來見客，都讓月娟、素娟出來應酬。房子是租在燕慶里，是一所五樓五底的房子。他商量定了，小寶說道：「耐此番用格一筆銅錢，阿要穿一格扇面，總算是借得來格？叫老三做一個中人，將來也是一句閑話。」彩雲道：「阿姐格閑話，到底是有見識，一定要辦格；就請耐搭俚做格中人，阿可以？」小寶道：「耐要倪那？總可以格。」彩雲回去，就向票號裏提了三千兩銀子，隔夜交給了小寶，第二天約定小寶到他寓裏，帶了銀票和借票，當着孫三交代了。就請孫三在中人的名下，蓋了印，自己也蓋了印，交代清楚。彩雲笑道：「謝謝耐，勿是阿姐幫忙，倪是辦勿成功格哉。」小寶笑道：「勿要客氣，姐妹淘裏，應當格，耐格借款，可惜倪湊勿出來，倪倘然有，連借票才勿要格。第號借款，只怕耐就要還，中人是落得做格。」含着笑向着孫三道：「老三阿對？」孫三微笑了一聲，也不言語。彩雲就拿着銀票道：「阿姐，耐阿好陪倪到房東搭去一棧？」小寶道：「蠻好，去噯！」彩雲就向着梳粧台上鏡中，整理了一下鬢腳，抹了些脂粉，匆匆的換了衫裙，一同去了。隔了一會兒，彩雲回來，看見孫三沒有走出去，就向他說道：「錢真不殼用，四千多塊錢，一會兒功夫差不多花完了。」孫三道：「什麼地方用的要花這許多錢？」彩雲道：「光是傢伙鋪設，就花了二千多。」孫三道：「買些什麼？」彩雲道：「樓上樓下，十多間屋子，還不能十分講究，已經要這些錢。我住的房間，擺設的東西，還一半是我帶來的，也要一千多。將來討人身上的插帶穿着，辦起來，還不知要多少呢？」孫三

點點頭，彩雲道：「現在我打算半住家半書寓的派頭，我是不挂牌的，有熟識的人來，我纔出去見見他。我的彩雲原名，不好用，我改了「夢蘭」兩個字。門上仿照公館式子，挂了「曹寓」的銅牌。我就叫了「曹夢蘭」，你看好麼？這裏的房子，我住得很好，想留着，預備你來休息談話，你贊成麼？」孫三也不言語，點點頭，起來出門去了。過了兩三天，彩雲就搬進了燕慶里房子，不多日，上海灘上，就傳遍了：狀元夫人，改名曹夢蘭，重又出山。不論認得的，不認得的，都來找他。真是車馬塞道，賓客滿堂，忙得夢蘭應接不暇。他就仿了外國要人的派頭，定了星期六星期日兩天見客。越是抬高身分，來的人越多。那金錢好像如宿鳥歸林，春潮入壑，人是極忙，錢是掙得真多。一班書寓裏先生，就是四大金剛等，也望塵不及。夢蘭是得意極了，孫三拍拍他馬屁，也得了不少的錢，自然沒有話說，情願戴了綠頭巾，到小窩中伺候他。有時倒反感激小連生勸他的話不錯。春去秋來，轉瞬的過了一個多年頭，中間適在甲午之後，一班志士正在上海提倡新學，議論變法，他們中間許多英俊少年，大半是風流跌宕，選舞徵歌，上海幾位名妓寓中，真有一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的狀況。那四大金剛等一班姐妹中，曹夢蘭執了牛耳，經過上海的，莫不要瞻仰狀元夫人一面，方算不虛此行。那天楊雲衢、陸皓東在夢蘭寓中吃酒的當兒，聽見一個廣東人口中露出陳千秋在日本的消息，自然十分歡喜。就問阿毛問那班客人的來歷。原來正房中的一席酒，是莊穉燕的主人，他因要辦一件秘密的事，於前半個月到了上海，聽見這位狀元夫人，換了

曹夢蘭的名兒出來見客，他就去見了他幾回，心中是一半對着金雲青從前的過節兒，想臊一臊脾胃，一半是見了夢蘭實在是尤物移人，他就不惜揮霍金錢，要去一親香澤。那天請了一班客人到那裏吃酒，客人中是曾侯爺敬華，章爵爺鳳孫，龔公子珠澤，其餘是上海官場中的一班，烏赤雲羅積丞等幾個。客到齊了，夢蘭自然特別的出來應酬。主客叫了許多條子，除了本堂月娟素娟，所有四大金剛，林陸金張以及花翠琴胡寶玉花文蘭等，凡上海有名的名妓，統統叫齊了。金樽檀板，歌扇舞衣，一時的熱鬧，真算得「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了！等到酒闌人散，主客出了席，隨意的坐開，中有一位客人，年紀約有三十多歲，夢蘭因他是生客，悄悄的向穉燕問他姓名，穉燕就告訴了他，原來他是福建人，姓陳號驥良，是船政局派到英國去留學回來的，新近由北洋大臣派他來採辦軍裝，上海的軍裝洋行買辦，十分的巴結他，想作一筆大大的買賣，發一筆很大的康密馨的財。穉燕也十分拉攏他，因為穉燕此次到上海辦的祕事，是戶部和總理衙門要借一筆洋債，他的父親小燕正在戶部總署中當家，很有權柄。穉燕想到上海來接洽，自然一件大買賣。聽得陳驥良奉了北洋肅毅伯的差使，他也想鑽進去，得些好處，況且將來北洋報銷，逃不出戶部總署兩個衙門，陳驥良自然也要連絡他，彼此利用，當時陳驥良取了一支雪茄煙，夢蘭忙取了洋火替他點着。驥良含笑說道：「真真對不起！」夢蘭笑道：「陳大人太客氣了！」驥良道：「密斯曹在外洋住了多少年？」夢蘭道：「三年多。」驥良道：「能懂幾國文字？」夢

蘭道：「一點也不懂，不過德國的語言知道一點兒，回來了兩年多，差不多忘記了。」驥良道：「你在柏林住的時候多，德國的政治文學，大約有些觀察了，比較中國怎麼樣？」夢蘭道：「我是女人，而且沒有學問，那里能觀察什麼！不過我看德國的宰相俾思麥，對於威廉皇上，真如兄弟，一切的政事都讓他獨斷獨行，恐怕中國是作不到的。」驥良道：「你的話不差，中國也沒有俾思麥這種人，也沒有能用俾思麥的人。」會侯爺道：「從前合肥本有『東方俾思麥』的聲名，自從經過這場戰事，這過名兒也剝削了。」驥良道：「論到合肥的氣魄識見，確和俾思麥差不多，不過沒有威廉去用他，所以失敗了。」龔珠澤道：「據我看來，此次失敗，就在海軍。那是合肥一手辦理的。這個責任是他要擔負的。」旁邊伍赤雲道：「這個原因，令會叔祖應當知道，西直門外的頤和園，是用的那一種款項設備，因此未能完備，等到要開戰，那里來得及！所以合肥極力主和，真是知彼知已的老成謀國。一班書生，紙上談兵，鑄成大錯，那也是國家的氣運使然，無可如何的了！」大清國譬如紙糊的一只老虎，現在撕破了紙，恐怕真要百孔千瘡的發作呢！」驥良道：「不差！國勢一弱，人心思亂，沿江海數省，頗有組織革命黨的團體，當國的人以後正煩籌畫呢！」赤雲道：「一點兒不差；前日在馬關議約時，兩廣的大先生曾有密電來，說是廣東青年會首領陳千秋想要起事，托中堂去調查，恰好我在山口裁判所旁聽，倒遇見陳千秋，我告訴了中堂，我說兩廣正要找陳千秋，恰好被我看見了。不過他和弑天龍伯在一起，不容易拿他，就是能拿，拿了

一個陳千秋，有千百個陳千秋出來，你拿得完麼？政府不好好的想法子，我看是很難敷衍下去哩。」敬華道：「這也是運氣了，不過政府實在有教人灰心的地方，即如我們一家，併了命打平了洪秀全，得了一個侯、一個伯，好像很榮耀了；不過文宗在熱河的時候，曾有一道密諭，說道：「如有人光復南京，滅了洪秀全，一定封他王爵，以酬助勞。後來先叔祖攻破了南京，紅旗報捷，軍機處擬照密諭辦理，不料裏頭商量了一下，分封了兩個爵，這爲什麼緣故呢？原爲我的先祖文正公，他是受文宗特達之知的。但是那時是肅順當國，後來兩方面爭權，肅順被殺了，我們一家雖然拚命打仗，死了兩個叔祖，立了大功，總還不免受些猜疑；所以先祖和先叔祖，功成後都是憂讒畏譏，先祖縱這樣的助高望重，也沒有進過軍機。不是我說句大話，倘然先祖和先叔祖，也像俾思麥，拿了大權，決不能像今日的；你們以爲如何？」驥良呵呵的笑道：「端肅黨獄，將來清史上一定要翻案的，說到中興的元勛，那一個不是文宗任用的，就那一個不是肅順推薦的？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反把那種樹的人殺了，還有什麼公理呢？」章鳳孫說道：「我在京的時候，有一個內務府的朋友，偷偷兒說：『原來東太后大行的日子，正是西太后久病的時候。好久不臨朝；那天忽然傳說宮中有大喪的信息，王爺和軍機處，都猜是西太后出了事，不料一會兒說是東逝。大家驚愕萬分，因爲前天還是好好兒召見軍機辦事的，也不曉得是什麼病症。後來那個朋友，有跟他要好的太監，悄悄兒的告訴他，說是東太后自前天辦事後，因西太后病了好久，要去看他，

一時太疏忽，沒有通知西太后那兒。不料東太后剛踏進門，只聽得裏面呱呱的小兒哭聲。東太后聽了，不禁勃然變色道：「我道是什麼病？原來是這個病！」馬上就回宮去了。不多一會兒，就見連總管捧了一個小盒，見了東太后，跪奏，說是西太后叫他來獻的乳酪。這種東西，本來是東太后歡喜吃的，東太后就接來喝了幾口。連總管出門不到一刻功夫，東太后登時就變色倒下，不能言語了。」敬華道：「我還有一個新聞，就是江陰曹梅士，他本是軍機章京，拿問肅順時，一切諭旨都是他的手筆。升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眷倚頗重。一天穆宗召見他，密諭良久，天顏大怒，他連連叩頭，急切的奏道：「此事皇上萬不可出諸口。」穆宗停了一會兒，叫他退出。第二天西太后也召見他，賞他食物，慰勞甚至，且面諭道：「你好的吃了，我尚有恩典。」曹叩頭食之而出。歸寓遂死。身後飾終典禮，極為隆重。也可見這位手段的辛辣了。」夢蘭聽了，接着說道：「我在北京時曾用一個老媽子，他曾在連總管家裏。據他說，皮小連有一個妹子，常常進宮，太后很喜歡他。又有一個兄弟，臉也長得白淨，有時改扮了旗裝的女人，姐弟兩個很分別不出來。他倆時常改扮了一同出去。隔了十天半個月回來。不知他倆到那兒去的。又聽說同治皇上不孝順西太后，反去孝順東太后。所以同治皇帝的死，也有說是西太后故意教人把毒瘡去傳染的。不知道確不確？」敬華道：「穆宗對於東太后很是恭敬，對於西太后不甚恭敬，那是的確的。」珠澤道：「這種都是齊東本語，很不可信。至於曹大軍機死的時候，穆宗年紀尚幼，離親政還遠，那能有獨自召

見大臣的事！侯爺，你是世臣，關乎這類話更應當謹慎點好。」驥良聽了，呵呵笑道：「珠澤的話不差好在此地是租界，換在北京，真是不得了了！」敬華高聲說道：「這怕什麼？祕密偵探，現在的政府那有這種手段！專制國家也要有專制的才幹！今天一夕談，就當面朝着親貴大臣們說了，至多不叫你做官是了，那裏有置獄殺人的膽子！」那穉燕聽了接着道：「侯爺的話，真爽快！不過言歸正傳，雲端裏金剛。頸頸子望得很長了，俗們去看他們好不好？」敬華道：「很好！我們翻檯到瀟湘館去。」只見赤雲道：「兄弟向來早睡的，不奉陪了。」穉燕道：「赤翁是講究衛生的，他說照他的衛生辦法，可以活到二百四十歲。赤翁！你是長生不老，不過我們都早早兒失陪了，你也沒有意思喲！」赤雲笑道：「那不消憂慮的，我發明這個法子，你們也可以學的。況且世界上少不了人，一班換一班，還怕沒有朋友麼？」穉燕道：「聽你的話，你對於朋友的交情是很冷淡的，算了，俗們走罷！」夢蘭拉着穉燕的手道：「回來再來一趟，有一句話跟你說。」穉燕道：「是，是，我去了就來。」他們匆匆出門而去，那邊雲衢、皓東問了阿毛，知道是公子哥們，那說出陳千秋消息的是烏赤雲，曉得信息可靠，二人心中暗喜，也就立起來，穿衣出門。夢蘭也趕起來敷衍一陣。送出房門，楊陸二人回了寓，皓東就發了一箇密電，到了廣東總機關中。他們接到了，馬上派人從香港搭輪往日本，和陳千秋接洽，一面重行籌款，再辦軍火，努力進行，不在話下。却說當時北京政府從那年經肅毅伯議訂了和約，結束了戰局，中央政府照例發表了幾句做戒臣工的上諭，

總算軍機大臣等的差使當過去了。那些大臣，依舊苟且偷安，高一點兒的，見了客說幾句激昂慷慨的話，等到職任應辦的事到來，也就唯唯否否，不肯扛上肩頭，就着人說總是上頭的意思，同事的掣肘，沒有法子，你想要叫這班人去直諫，提議改革一切，他自以為越出當差的範圍了。肅毅伯當馬關議和之後，運動了俄國，叫他聯合德法，調集海軍出頭干涉。日本受了這個刺激，真個上下一心，後來打败了俄國，成爲頭等強國。中國得了俄法德的幫助，保住了些地方，然而酬勞却也不輕：俄占旅順、大連，修通西伯利亞鐵路；德要了青島，法要了廣州灣，英也要了九龍和威海衛。中國是加倍受傷。北京這幾個年頭，軍機大臣真鬧得頭痛，人民也漸漸的要與聞國事了，所以下場的舉子，發生了公車上書的偉舉，合全國二十二行省的舉人，聯名上書，聲勢浩大，實在勝過了宋朝的太學生，明朝的東林黨。當時主持此舉的是廣東人唐猷輝，他是研究公羊學，主張素王改制的；北京士大夫，都曉得他的名兒。他的一班門弟子，也都議論奮發，才華卓犖。自從公車上書以後，政府照例的空言敷衍一下，就完了；有什麼辦法呢？那班上書的人，尙未出京，一天由唐猷輝和門弟子梁超如、麥化農、徐公勉等，約集些同志，在陶然亭備了茶點，商量變法自強的法子。到者紛紛有一百餘人，正在遠眺西山，近瞰蘆溝，翠嵐綠草，覺得幽秀動人。陶然亭旁幾株垂柳，淡黃淺綠，搖曳在春風中，好像十七八歲的女郎，含笑露顰，歡迎那一羣愛國之士。這班來客，大多數是詩人詞客，舉目風景，不免說幾句心憂君國的話，把這個江亭當作新亭一般，願盼

自負，不讓渡江的王周諸賢哩！正在徘徊四顧，忽見陶然亭迤北黑窑廠一帶，捲起半天的風沙，團團滾滾，好像黃海中掀天黃浪，直望着陶然亭衝擊過來；衆人吃了一驚。正是：「西燕東勞雲易散，瓜分豆剖國瀕危。」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十七卷

第三十三回

強學會國士逢挫折，

碧雲寺俠客救孤忠。

話說陶然亭上一班名士，正要集議國家大事，忽見亭北一陣黃沙，滾滾而來。其時天氣晴好，並未括風，何以忽來如此塵土？略等一等，就看見是一羣騾馬，大約有二三十匹，風馳雲湧，疾捲而來，所以有如許的風沙捲起。衆人正在盼望，一瞬間，許多騎馬的人，已到了亭子下的階級旁邊，紛紛下馬。那時梁超如往下一望，原來是戴勝佛和着一羣少年人，走上亭來。他身穿着元色縐紗實行的棉袍，罩着一件深藍庫緞巴圖魯馬甲，飛揚神俊，有壓倒一切的氣概。他是湖北巡撫戴季洵的兒子，才學邁俗，聲名軼羣。他和鄂督莊壽香的兒子莊立人、湘藩程佑規的兒子程叔寬、吳武壯的兒子吳北海，當時稱爲四公子。他們都是有學問的，並不是紈袴一路。不過吳北海、程叔寬有些書生名士氣息，勝佛、立人雖也是名士，却有些豪華跌蕩的舉止。超如和他們都很有交情。今天看見勝佛，連忙舉手招呼，隨後許多人，立

人也在其內。超如也一同將立人和其餘一羣人，讓入室中坐定，和已來的客人介紹了。正要開始談論，勝佛呵呵的笑道：「今兒真巧，難得各位都聚集在此地。超如，你看今天陶然亭怎麼這樣鬧熱？難道都是來歡迎各位志士麼？」超如笑着，向亭外一望，果然車龍馬水，也有紅勒脚大鞍兒車，也有十三太保烏絨鑲嵌的小鞍車，也有許多窮京官破舊車，也有趕買賣的車，也有鞍轡鮮華的俊馬名騾，紛紛擾擾。入羣中自王公大臣，官商小販，以及喫飯的，各色齊備。并且有推着小車子叫賣棗兒糕的，也有賣冰糖葫蘆的，也有賣酪的，也有裹着銅盞賣山裏紅湯的。超如看了愕然不解，回頭就問道：「難道今天有什麼趕集趕廟的麼？」勝佛笑道：「此地向來沒有趕集的會場，一定是臨時集合吧！」超如道：「不能，總有一個原因，纔哄動得這許多人。」勝佛道：「你真不知道麼？我告訴你，這兩三天，本京人傳說陶然亭左近出了一件怪事，說是地中常聞有吼哮的聲音，好似牛鳴。這個謠言，哄動了全京上中下人等，都趕來一聽，我趁着天氣晴和，借這個題目，也算來踏青一回。我想京中人最喜歡造謠言，所以我們都騎了馬，前來考查一下。不料你們正在此舉行盛會，所以我說巧得很！」超如道：「別的且不用說，我也不知道你進京，今天我的先生也在此，一定要請你會一會。這也是我的夙願。」勝佛道：「當然我也久想拜謁，只是不得機會，今天不可錯過，請你帶我去見一見。」超如道：「很好，一同去。」勝佛就同超如走進南屋，只見靠窗坐着一位，廣額豐頤，精神炯炯，上下唇留着黑鬚，正在高談闊論，左右圍着許多人，都在靜聽。

超如就走上前來，對着他說道：「湖南戴勝佛兄要來見先生。那唐常肅一望，只見來了一位英俊少年，矯矯不羣，跟着超如前來。常肅連忙立起身來，呵呵笑道：「神交已久，今日幸會。」那勝佛趕上前作了一個長揖道：「先生是儒林山斗，渴想拜謁門下，今日得遂素願，實深徼倖！不過先生門牆高峻，英才羅列，樗櫟庸才，不識能邀青目不能？」常肅還了一揖，笑道：「不敢當閣下才學，欽佩已久，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閣下的話，兄弟只有避席百拜而已。」超如道：「勝佛兄不必太謙，我們且暢談一回再說。」勝佛道：「不差！今兒是倉卒出來游玩的，太沒敬意，過天專誠再過去吧！」常肅道：「勝佛兄的話，真太客氣了！我們既見過面，以後可常敘，今天也不能盡興哩！」超如道：「才剛勝佛說陶然亭地中牛鳴，我想地中必有什麼動物伏着，所以有此吼聲。」常肅道：「這倒也不一定，動物地中牛鳴，歷史上雖然不很多見，我只記得漢獻帝建安年間，長沙醴陵縣曾有山鳴如牛响聲。地中牛鳴，不曉得史上見過沒有？不過總非佳兆。你想獻帝建安的時候是什麼光景呢？」勝佛道：「先生亦不必過慮，高密鄭君，不是生在建安時麼？隆中臥龍，不也是生在建安時麼？世界太平一統的時候，生不出什麼奇才，反是羣雄紛擾，列強環伺，纔是英雄得志的時候呢！」常肅笑道：「老夫拭目以俟便了。」勝佛道：「先生剛纔談的是什麼？」常肅道：「我才剛說的，因為時世艱難，風潮震盪，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瓜分之聲，甚囂塵上，亭林先生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一介書生，斧柯未假，也總要盡一點責任，出一點力氣，不

過草野小儒，只能從學問入手，你看道咸以來，讀書的只知道八股文、試帖詩，至於十三經、廿四史、都東之高閣，能讀者千百人中無一人。等到中了舉人進士，又要專心盡力寫白摺子學習詩賦，就算頂括括的玉堂人物，等到朝廷叫他辦起事來，真是一物不知，反自以爲天朝麟鳳，對着外國人，鄙之如犬羊。等到屢經戰敗，只好屈膝求和，把一班洋行賈辦，略懂得幾句外國文的，就由王公大臣登之薦章，指爲奇才，仗他擔當外交和軍國大事，那得不糟呢！這種士大夫，既成了惡習慣，那也不足責備；不過我們四萬萬人裏頭，難道沒有人才？不去提倡，不去團聚，是顯不出來的。所以我想召集天下有志的人，還是去求學問，只要大家研究起來，難道黃種決定追不上白種的麼？況且現在已有了真憑實據，就是那日本也是黃種，明治維新了不多年，竟有今日，我門今天所以招了許多同志，想創立一個學會，大家起來研究富強的法子，大家弄明白了各國富強的道理，告訴我們政府，急起直追，總比坐待瓜分好得多呢！勝佛奮然作色道：「先生的話，固然正當，先生之志，尤其強毅；自然是救國的第一妙策。不過據學生看來，泄沓之風，遍於朝野，不但贊成的居少數，反恐猜忌者居多數，先生熱心，枉付東流，學生遍游南北十餘省，人心風俗，已成痼疾，非大黃芒硝，不能盪滌。先生的辦法，恐怕沒有什麼效果吧？」超如道：「你的見解是不差，不過知其不可而爲之，是孔老先生傳下來的心法；我們先生是直接素王道統的，自然未忍袖手了。」旁有一人拍手呵呵的笑道：「常肅先生的學問主張，都是孔門嫡傳；改制大同，是孔門的微

言大義，不過栖栖皇皇，總要一車兩馬，我看常肅先生先去買了車馬再去實行纔好。」衆人聽了，一看，不禁呵呵大笑。原來是和佛勝同來的一個少年，猿臂狼腰，身手天矯，說話帶了些湖南的土音，就是邵陽魏郁文。默深先生後人和勝佛超如都是熟人。超如聽了道：「郁文你又來胡攪了！」郁文笑道：「我就不開口，聽你亞聖的議論是了。」常肅接着道：「勝佛的話是不差，不過前人言言，世上風俗之成，起於一二人之心，這救國責任，雖要衆人的力量，然沒有一二人發起，一時也不會動作。我們姑且盡盡心，打起開場的鑼鼓，將來掀簾出幕，自有好角兒出現。各位以爲如何？」那四圍的客人，同聲說道：「唐先生的話，我們都贊成，何妨就此各各簽名發起這個學會呢？」超如立起來說道：「各位既然贊成，請大家先定個名目。」常肅道：「我們志在救國，先求自強，就定「自強學會」何如？」中間有一人道：「強是注意政治的，與學會覺得分得不甚清楚，我看去了「自」字，光喊做「強學會」何如？」衆人哄然說好。常肅道：「各位既定名稱，細章就由超如等去擬就了再商吧。」隨即決定在後孫公園興勝寺中請同志後日前往開會，衆人見時已不早，都匆匆散去。常肅同着超如勝佛也一同走出亭來。只見亭外曠野中，東一簇西一簇的人，團聚不散，臉上都帶着驚奇的形狀。只聽見人羣中一個人說道：「你們聽見麼？那地下的響聲好像在你們的脚下。」那邊有一個人答道：「我們聽見，好像在你們站的地方。」常肅等隨意走了數十步，果然聽見前面發出一陣的吼聲，好像甕中牛鳴的聲音。常肅等走上前去，又

聽得吼聲在身後了。（此事作者於陶然亭畔親聞之）大家都驚異了一會。郁文道：「前天聽一個本京的朋友說，去年冬間，東便門外，有一天發見了蝦蟆擺陣，纔奇怪呢。本年十二月奇寒的時候，那裏有蝦蟆能出現？不料東便門外的石路上，那蝦蟆足有千萬，只排隊徐行，那往來的驢車經過，車夫拏鞭子趕也趕不動，車轍上血肉狼藉，他們依然徐徐前進，真的正式隊伍也沒有這樣整齊。（此事作者於東便門外親見之）這不是怪事麼？」常肅歎了一聲道：「總非國家的祥瑞罷！」衆人都黯然不樂，各自上了車馬回去。超如隨常肅回到寓中，果然擬了強學會的章程。隔了一日，就在興勝寺中開了一次會，到的人倒也不少，兩江湖廣劉莊二督也捐了些錢。隔了不多日子，被尹宗湯知道了，曉得政府不贊成，他就遞了一個封奏，參劾常肅等僞學欺世，莠言亂政，政府中自然合意，就下了上諭，給步軍統領等衙門，把強學會封禁勒停。常肅也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去，暫避風聲，這且不題。却說勝佛等自陶然亭分散以後，隔了幾天，他同郁文立人七八人，走到前門楊梅竹斜街福興居下了馬，夥計們就領到了立人預定的座兒。各人隨意坐下，夥計們砌了茶，擺上牙籤檳榔碟子，笑嘻嘻的說道：「簽們要點兒什麼菜？」各人就隨意要了一兩樣。立人道：「我要一個鴨子，要肥的。」夥計應了，就去取了一支腿毛的填鴨，帶着一支細鐵籤子，送到立人面前，順手把鐵籤子向鴨子身上扎了一下道：「二爺，你瞧肥不肥？」立人看了道：「還好！就是吧。」夥計道：「用什麼酒？」立人道：「紹興。」郁文道：「我要兩壺白乾兒。」夥計

答應着，擺了杯筷，就先把店中的例菜碟子擺了，就出去把要的冷葷碟子送上，各人就斟了酒喝起來。
立人看見夥計在旁，就問道：「半壁街王老板來了沒有？」夥計道：「他老人家快來了，他每天總要到這裏來，喝了酒纔回家呢。」立人道：「等他來了，你就說我請他到這裏來一塊兒喝酒。」夥計答應了一聲「噫」。立人道：「你不要忘了！」夥計道：「忘不了。」就出了風門，端菜去了。勝佛道：「就是大刀王二麼？」立人道：「是的，你不是催了我幾回要見他？不過這老人家脾氣很有點古怪，他不願意見，任憑你是王公大人，他可以絕不睬你一睬。前天我向他提起你，他聽了你的名字，像很喜歡似的，今天在此地喝酒，也是他預定的。你今天準可以見着他了。」勝佛道：「好，好！」郁文道：「這個老頭子倒底有什麼能耐，得了這樣的大名呢？」立人道：「他詳細的出身履歷，我也不很知道；不過在社會中流傳一點事蹟，很有可歌可泣的。他幼年就失散了父母，單身流蕩在江湖上，遇着了一個人叫山西老董的，他就拜爲師父。那個山西老董，確是一個奇人，也沒有室家眷屬，他的武藝工夫，真是海內獨一。懷抱着一個打抱不平的俠氣，往來各處，落拓不羈。世界上聲色貨利，沒有一件能搖動他的志氣。江湖上大家佩服他。他見了王二的骨格志氣，就收了他做徒弟。王二得了名師的指導，加以刻苦的練習，入了技擊的堂奧。他喜歡的是單刀。本來山西老董專門的也是單刀，師弟相得，老董把許多的祕訣都傳授了，他也就成了大刀王二的名了。」正在說時，只聽外面呵呵連笑帶嚷的說道：「莊少大人又來賞我酒喝了！」

不曉得預備了多少酒？我這個老頭兒，酒是很喝得下的，一二十斤不過算是酒點心，真的喝，少大人你捨得捨不得？」立人聽了，立起身來接着說道：「老人家你放心，莊立人就算窮，這點兒的酒錢還出得起。」一面說一面要走出去，只見那夥計推門進來道：「客來了！」後面隨着鬚髯皓白精神炯炯的一個老頭子，兩只眼珠子閃出雙道似電的光來，向屋中周圍的一望，指着勝佛道：「莊少大人，你說的戴少大人就是這一位麼？」勝佛已出了席，就上前作了揖道：「今天是頭一次見面，晚輩可就要放肆，罰你一大碗酒。」王二道：「怎麼了？」勝佛道：「你爲什麼看不起我們？」王二道：「沒有啊！」勝佛道：「你說沒有，爲什麼少大人少大人的，可不是瞧不起我們麼？」立人道：「對！」王二呵呵的笑道：「老頭兒奉承倒錯了！」立人道：「勝佛的話不差，你老人家以後不准再說少大人，你高興隨便叫我們的號就好了。」王二呵呵笑道：「不過太不客氣了。」勝佛道：「老人家不怎麼叫，僂們就不敢奉陪。」王二道：「是，是就依二位的吩咐是了。」隨向在座的客招呼了一下，立人就請他坐了首座。王二道：「我其實不應坐，不過二位又要說，我老頭兒不受抬舉，我也不客氣了。」勝佛道：「這才是了。」立人叫夥計換了大杯，再要菜，夥計就道：「二太爺要什麼菜？」王二問道：「我的菜要過了沒有？」夥計道：「沒有。」王二道：「很好，不用問了，就是罷。」夥計答應了一聲，說道：「僂們聽見有你老人家，這個菜已早預備了，菜就來罷，好佐酒。」王二笑着點點頭。在席的莫名其妙，一會兒夥計捧着一個熱氣騰騰的大盤

進來，原來是一大盤燒羊肉。王二就拿起筷子，指着道：「這是此地的著名菜，諸位請，我不客氣了。」就拿起纔斟的酒喝乾了，佐了一塊肉，就喊夥計道：「快來幾壺熱酒，今天遇着痛快的朋友，應當喝一回痛快的酒。」就向着同席的人笑道：「老頭子本來是個老粗，列位不要見笑啊。」大家呵呵大笑。也喝酒吃肉。吃了一回，郁文道：「老前輩的功夫，久已聞名，門外漢也不敢請教，今天能否將經歷的痛快事，講一件我們聽聽，一定可以多喝幾斤酒，也讓後生小子痛快一回。」王二呵呵的笑道：「老漢實在沒有什麼經過的痛快事，那裏可以給各位下酒。不過從前流蕩江湖時，結交的朋友真有幾個好漢，一時也說不盡。今天說一個奇女子，給各位聽聽，才曉得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了。這件事說起來是我們會友鏢局裏的事：那年秋間，有縣貝勒府收的山西大同府租銀十萬兩，委托會友鏢局護送到京，這條路向來很太平，咱們局中來往也不少回兒，況且是貝勒府的款子，誰敢劫壓鏢的夥計，碰着是個酒鬼，不免大意一點兒。那天在打尖的時候，多喝了一點，醉了，就睡在車上。鏢車經過山脚下，一片荒涼，他依然做他的好夢。不料山灣裏閃出一二十個人，攔路喝問。那鏢客睡得糊裏塗糊，沒有遞過節兒，那班人以爲是尋常的買賣客人，鏢旗也許是冒充，胡哨一聲，就把十萬兩銀子搶去了。鏢客醒來，已杳無蹤迹，沒有法子，只好回局報告。盧老板聽了，覺得失了鏢，照例要賠，固然不得了，而且咱們局子壞了名氣，尤其關係重大，盧老板同我們只好邀集同行的朋友，商量破案。當時有名的好漢：李存義、劉德寬、尹德安、張兆東。

尙雲祥、周玉祥、程庭華等，會議之後，分道揚鞭，改扮裝束，前往蔚州、保安州、八達嶺一帶探訪。大家揣想一定不是有名的綠林好漢所幹的；因會友鏢旗，聲名赫赫，盧老班交游廣闊，信義蓋天，有名的頭腦，多有交情；這定是一班新出道的，不管什麼才幹的。這類人不知道躲在那兒，很不容易去找。一天盧老板同着我一清早入山，近午到了一個小村莊，肚子餓了，就找一個小酒店進去，要了些酒菜。正在吃喝，只見一個貨郎兒，手中拿着小搖鼓，肩挑着一個雜貨担子，走到酒店門口歇了担，向店中一望。那店中因時候尙早，沒有多少人吃喝。盧老板朝外坐着，擎着杯兒，正在心緒不寧。那貨郎兒向着他仔細一看，就問道：『盧老板從那兒來？』盧老板望了一望，不認得他，就說道：『老哥是誰？我兄弟一時記不得了。』他就放下手鼓，踏進店門，向着盧老板跪下去，磕了一個頭。盧老板連忙站起來，扶着他道：『老哥爲什麼這樣客氣？』仙道：『盧老板貴人多忘事，我是滄州的王義，我的性命是老板救的。老板自然施恩不求報，所以不放在心上，我是天天總要想着的。沒有老板，世上那還有王義呢？』盧老板方才恍然想到。原來盧老板從前在滄州知州衙門裏做過幕友，并且教過知州的少爺武藝，有一天滄州破了一件盜案，捉到了強盜十餘個，內中有一個山東人，年紀很輕，相貌並不凶惡，問他是少時父死爲繼母逐出，漂流到了強盜山中，從未犯過案，名子就叫王義。當時盧老板聽見了，親自去問了他一回，確是冤枉。王義向着他痛哭流涕，哀求救命。盧老板心中惻然，就向那少爺說知。這位少爺也很慈悲惻隱，隨向父親

說明登時開脫釋放了。盧老板也不放在心中。不料此回在僻小的村莊中遇見了，就拉他一同坐了。喝了一杯酒，就問道：『俗們分別後你一向做些什麼過日子？』王義道：『自從受了老板的恩典，死裏逃生，就到了保安州，做了這個行業，過了近十個年頭。現在也成了家，有了小孩子，居然不至於餓死了。不是老板，那有這個日子！我在家中供了你老人家一個長生位，天天燒香禱告，有一天能殼向你老人家磕一個頭，我就心滿意足。果然菩薩有靈，今兒真如了我的願了。』盧老板道：『你也太誠實了，我救了你也沒有費多少力，你這個樣子太過分了！現在回家去快快撤了這個位，這個樣子是要折我的福的。』

王義道：『你老人家是好漢，救了人是不在心上，不過受你好處的那里過意得去呢！』盧老板又斟了一杯酒給他喝，他接了酒說道：『以前的事且不談，今天你老人家到這個山窪子來，有什麼事罷？』

盧老板歎了一口氣，向內外望了一望道：『我的事無從說起，也和你滄州時的事差不多，一樣的重大。因為心上亂得很，所以你進來我真想不起哩。』王義吃了一驚，低頭想了一想，把手中的酒喝了，就說道：『我遇見你老人家，一定要請你兩位到家中去，一則讓他們娘兒們見見面，認一認大恩人；二來十年內一切事情，讓我詳細告訴你，這兒也吃不出什麼來，到家裏去喝一下子。』他就問了我的姓名，一面向店中說道：『此地的酒錢，由我賬上算。』我們說道：『不必破費罷！』王義道：『我雖是個小買賣，這個東道還担得起。』一面低低的說道：『店裏究竟人雜，有話還是家裏去說罷。』我們三人一

同出了門。他就挑了担子道：『我的家離此地不遠，不到一兩里。我來引導罷！』他就向前走，我們跟着他一同走去。一會兒果然到了一個小村莊裏，看見一道土牆，圍着五七間草屋，他走到那草屋的大門前歇下了担子，用手敲門，喊道：『開門！開門！』裏面聽見了，就有一個婦人接着道：『今天爲什麼怎麼早就回來了？』只聽得把門開了。王義道：『我遇着我的大恩人了，我的担子你先收進去。』盧老板和我，一看開門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穿着藍青色的布襖布褲，腰間束了一條破舊的圍裙，一面去接担子，一面道：『這兩位就是恩人麼？不枉你天天祝告，菩薩真有靈。』隨說隨進門去了。王義就讓我們進去，他又領了婦人出來向盧老板磕了頭。就吩咐他道：『去年自做的一罇酒去開了，殺一只鷄，煮點兒臘肉，我們沒有什麼謝他老人家，只是喝杯酒表表心就是了。』我們道：『你不用太費事。』他說道：『窮人家也費不出什麼事來。』隨手搬了兩個凳子，請我們坐了。向後邊提了一把黃沙的茶壺，斟了兩杯茶。他就問道：『盧老板現在好講了，才剛酒店中真有幾個尷尬人在那里，到底爲了什麼事呢？』盧老板朝着他道：『你知道我近來開了一個鏢局子麼？一向托你的福，沒有出差兒，不料前幾天大同府局子裏接着一筆十萬兩的賣買，經過此地，碰見了一幫人，把十萬銀子炸了。我的身家性命也差不多完了。但是這一幫人，也不能讓他安享，所以我們兩個人在這兒左近探聽，已經好幾天了，一點兒沒有消息。你說我心上急急不急？』王義道：『你老人家不用急，此地周圍一百八十里地內，我都熟悉，許

多莊子裏也沒有多少不對眼的，只有離開這兒十多里地，有個霸王莊，有三個姓竇的弟兄，綽號三霸王，聽說是正定府武舉人綽號土太歲竇基鈞的兒子，自從土太歲被郭老英雄郭雲深拋刀所殺，一家星散，跑到此地，暫時躲避，也沒有聽見出來幹什麼。不過這幾天，各處許多的青皮混混，都上他們村裏去，大賭大喝，很有些詫異。老人家你忙，讓我去打探一下，倘有點邊兒，再想法子。不過他這兩天聚集的人可不少，要辦你也要去請人纔行。」盧老板聽了，欣然道：「聽你的話，很有邊兒，要辦就辦，我們去找朋友，約定了一個地方，大家會面商議再定。」王義道：「很好，離此處三里地，有一所土地廟，四面荒涼，在山灣裏，沒有人來往，我明天一早去探聽確信，各位請在那土地廟裏等着。傍晚我一定來送信；現在先喝了酒再說。」盧老板道：「酒不喝了，辦事要緊，辦好了事再來喝酒，事成了我真要好好謝謝你呢！」王義道：「什麼話！這不是應該効力的嗎？老人家既然要去找朋友，那我也不客氣了；這酒留在明後天喝罷。」我們就立起身來，出了門。王義道：「這個廟就在前面，我來領兩位去先認明白了好找。」三個人一同走去，過了一個山頭下去，有一個灣子，中間正留着一所破廟，門戶雖尚完全，却已破壞不堪。我們進去一瞧，房屋尙覺寬大，藏着二三十人，外面也不覺得。我們就和王義點點頭，分手走了，王義自己回去，預備明日往霸王莊去探聽。我們就到客店裏，叫帶來的夥計分頭去送信，約各位于明日傍晚到山中那個土地廟中聚會，都要改裝，分散行走，不教人注意。好在夥計很多，統統送到了信。等到明天，

我們倆於下午就到廟中備了些吃喝的，分開着由自己跟夥計們帶去。我們到了不多時，朋友陸續到得不少。李存義先說道：『昨兒得了信，我就踩了一回道：霸王莊上的三個傢伙，我曉得是土太歲的兒子，能耐雖不見得高明，也很有扎手的地方。他的莊河很寬，約有三丈多，俗們很有些蹤不過去的。現在我約了一位女徒弟，他的輕身的功夫，很有把握，只要他的鏢針打在樹上，他就可以在這根絨繩上渡過去了。我想很用得着，所以也約他來幫忙。』我們連忙道謝。正在招呼中間，只見王義依然挑着担子，進門而來。我們請他坐下。他就說道：『這事大約確實的了，我今天挑担到了霸王莊，我是常去的，他們一點兒不注意。我就向熟人探問，知道昨天晚上他們賭到了東方發白才散的。聽說寶莊主很慷慨，有人開口借錢，不論多少總答應的。場上進出總是千兒八百，這種錢是那裏來的？你老人家要趕快纔好，多耽擱了，錢散了出去，不容易找回來。』盧老板道：『謝謝你！你有事可以請回，將來也要秘密，犯不着結這個仇。』王義道：『是的，我就回去了。』盧老板道：『我也不送了，免得露眼。』王義便挑着担子回家去了。我們就商量辦法，決定到三更過後，等他們精神疲倦時候進去，一面派幾個夥計，通知地方上官廳隊伍，叫他們也在三更時分，把隊伍開到霸王莊外圍住，以壯聲勢。好在此案關涉貝勒府已通知地方官，當面約定，我們找得了真消息，他們當然前來幫忙。辦法決定後，其時天已旁晚，大家喝點兒酒，吃點兒乾糧。我正悄悄的坐在台階上抽旱煙，只見牆外兩團黑影，好象飛鳥一般，在牆上一站腳直落

下來。我知道是弟兄們到來。剛要站起迎接，不料他並不落下，一直蹤進殿上去了。我跟進去，已聽見李存義在那兒招呼。我定睛一看，原來是一男一女，男的是李德沖，女的是章桂英，他們夫婦二人，在蔚州開設鏢局，江湖上確是名聲不小。我們是同行，彼此見了面，我們向他們道謝。桂英道：「這是同行應該的，況且這班東西無惡不作，跟僇們終南派屢屢作對，開除了他們也是應當做的；各位不必客氣。」大家隨意坐下，休息一下，等到二更天氣，各人結束動身，走了一個更次，到了靈王莊，那道莊河真有三丈外闊，李存義道：「桂英，你去辦好了再說，不要忘帶了繩索。」桂英道：「師父，我有飛抓，這個索儘殼的了。」只見他從口袋中掏出一只鏢針，隨手把針上的絨繩理了一理，就向對岸樹上一擲，把絨繩一拉，交給李德沖，向這岸樹上一繫。桂英向着各人點一點頭，將手拈着絨繩，好似有翅膀的蜘蛛，飛一般過去了。他一踏到地上，又向口袋中一掏，把飛抓隨手擲過來，帶着繩索。李德沖伸手將飛抓接住，把鏢針解開，飛抓繫上，於是各人陸續抓了飛抓的索，都過了莊河。隨即各顯身手，登屋走檐。桂英首先衝入，這班人有的正在賭錢，有的抽鴉片煙，有的喝酒，沒有一點兒防備。桂英就把鏢針打中了四五個人，那寶氏三兄弟倉皇無措，我們分頭捕捉，沒有一個漏網鏢銀差不多全數歸還。這件事真痛快！因為沒有章桂英，我們就不容易進莊；沒有他首先衝鋒，也不容易一網打盡。這位女英雄，各位可以喝一杯酒罷！」他就舉起大杯來喝了一杯。勝佛道：「我們真應當替這個女英雄喝一杯酒！」大家都很高興的喝了。

王二道：「我說了一回書，替各位下酒，各位也應當說一回，教老頭子多喝一杯纔對。」郁文道：「這倒難了，我們那有經過這種痛快的事呢？」王二呵呵的笑道：「不必一定要自己做的，只要稱得起痛快就是了。」勝佛聽了，想了一想道：「有是有一件痛快的事，不過總是搖筆桿兒的。」王二道：「只要痛快，不管文的武的。」勝佛道：「我且說出來，請你批評，說得上說不上？就是前天韓都老爺韓惟薰參了皮小連李合肥一摺子，幾幾乎要了他的性命。現在是充發黑龍江，這條命不曉得保得了保不了。」王二馬上立起來，瞪着眼睛望着勝佛道：「天下還有你一個人敢說這句話！這件事才算是痛快呢！比較才剛我說的痛快得多！這才是真痛快呢！大家來喝一杯痛快酒！」他喝完了，又斟了一大杯向着勝佛道：「剛喝的是韓都老爺的痛快事，這一杯是喝你說的痛快話。」他也不管別人，一口氣喝乾了，立起來道：「我要走了。」向着勝佛道：「你送我到外頭。」他拉了勝佛的手，匆匆的走出去，到了院子裏，他就低低的說道：「明天下午一點鐘，我在西山碧雲寺有一個聚會，你要來的。有可以同來的，你就悄悄的約他一塊兒來。」說完話，他就仰着臉去了。勝佛也來不及送他，回進來，立人問道：「他給你說什麼話？」勝佛道：「他問我明天有空，要找我一個人談話。這個老頭子真有點兒古怪呢。」立人道：「他和你初次見面，就覺得很要好，真佛法的所謂緣法了！」那時主客也都興盡，紛紛散去。勝佛想明天的約會，不好不知會立人，因王二是立人介紹的，所以等客散盡，即告知立人，請他明天在家等他來了一同去。

立人答應了。纔散。等到明天，勝佛趕到立人寓中，拉着同去。立人道：「去年甘肅董提督送來幾匹西口的馬，是送我老人家的。湖北是用不着，只好留在此地。我們挑着騎一下子好麼？」勝佛欣然道：「好！」他二人就出門上馬。立人道：「這匹棗騮，脾氣還好，你不大騎，就騎了他罷。」自己騎了一匹，是銀合的。他騎上了，說道：「這匹馬在白雲觀蟠桃宮都跑過，沒有賽過他的。」勝佛道：「你不用大快，我是沒有練過功夫的。」立人笑笑，揚着鞭道：「你放心，跟着我沒有差兒。」兩人就向西走了。這兩匹馬真好，又快又是小走，勝佛騎得很高興，一會兒只見立人在前，已扣住了馬，就要下來。勝佛道：「一會兒功夫，難道已經到了？」立人道：「可不是碧雲寺麼？」勝佛抬頭一看，果然到了，一同下了馬，各自拉着，正要進去，只見有個和尚上前合掌說道：「是不是莊戴兩位少大人來了？」王二太爺早來了，請進去罷！這牲口交給我，寺裏有人能伺候他。」立人、勝佛就把馬交給他。立人說道：「這兩牲口有點兒脾氣，要單獨的溜着才好，請你交代一聲。」和尚道：「二位萬安！寺裏的人都懂得，少大人放心罷！立人、勝佛就向着山門進去，只見王二已迎接出來，呵呵的說道：「兩位賞光。」勝佛立人上前作揖道：「你老人家又要想罰酒了？」王二笑道：「好好！不再客氣，再客氣一句認罰一杯。」一面就讓兩人到了東首的客廳上，推開風門進去，裏面擺了幾桌筵席，坐了二三十個人，長長短短，老老少少，都已入了席。二人進去，只能普通的點點頭。王二就讓二人上坐。二人推辭不肯。王二道：「他們都是我的徒弟，自己人，他們決不肯僭

你二位的。」勝佛立人只好向大衆告了罪坐了。王二斟了他們的酒道：「我是老粗，又是急性，我今兒請你兩位來爲什麼？讓我來說明了吧！就是昨兒戴先生說的韓都老爺的事，早已聽見這件事，又是痛快，又是担心，我跟韓都老爺是一面不認識的，不過這個時候，尙有人敢參皮小連，總算中國還有有膽子的人物。但衝撞了西太后的心腹，一定解不開這個結，就是本人不怎麼，自有一班會巴結的人想去幹。韓都老爺的性命真危險！我前幾天找了他們一班人，商量一個辦法，說來說去，只有想把韓都老爺救出去藏起來。我想也不甚妥當。昨兒聽見戴先生提起，知道也是有心人。所以約你兩位和他們同來商量，究竟讀書人想得辦法，不過膽子小一點。但是二位却很有膽子的，所以請二位想想看有什麼好的法子。」勝佛道：「韓都老爺確是危險，不過你把他救出去藏起來，那危險更大了！」王二睜着眼睛道：「怎麼更危險呢？」勝佛道：「他現在是有罪的犯官，一旦逃跑了，一定要各省查緝，那要躲起來是很容易。二來他有家眷，本來是沒有罪的，現在他一逃，可也有罪了。再要去招呼也不容易了。老人家你以爲如何？」王二聽了，瞪着眼向衆人說道：「你們都聽見了，讀書人的見識，畢竟細密得多！」又向勝佛道：「老弟，你既見得到不好的地方，一定想得出頂好的法子，請你替我想！」勝佛道：「現在朝廷上的人雖然不好，但是他仍舊有權，我們要救人，要順着他纔好辦，倘然逆了他，要加倍的費力。韓都老爺的危險，在北京是沒有事的，不過上了道，解押的差役，沿路的刺客，他們也許花了錢買囑了動手，那

纔危險。第二是到了充發的地方，他們或者用勢力去囑托那邊的官場去害他，也是危險。此外只有他的家眷有沒有依靠。他們或者來害他。此外是沒有什麼危險了。依我看來，你老人家要救他是容易得很，第一路上的危險，只要你自己肯出馬，還怕什麼！就是你不能走，派幾個手下的人去，也一定穩當。到了那地頭兒，只要你老人家出封信，給那邊的頭兒腦兒招呼一下，究竟他們不是真有深仇大恨，也不至於一定要幹他，你也可以放心了。他的家眷，你在京，把他放在你眼皮子底下，還怕照顧不了嗎？」王二聽了，拍着手呵呵的笑道：「我的好兄弟，真不差！多麼爲難的事，聽你一說，就像一天雲霧都散了。」他就向着衆人說道：「你們聽着這種話，俗們昨天商量的不真是放屁麼？我想這件事還是我自己去的好。」那席上有一人說道：「你老人家走了，這兒的事怎麼樣呢？」王二道：「就是這個緣故，所以我約他們兩位和你們見見面，以後有什麼事，你們只要聽戴先生和莊先生的吩咐去辦，決沒有差兒。隨王自己斟了一杯酒，向着各席上說道：「我出去以後，你們對着戴先生就同對我一個樣，你們信我老頭子的，都要喝這杯酒。不信我的不必喝。衆人聽了，都舉起杯來，正要喝下去。勝佛連忙立起來高聲說道：「且慢，兄弟有一句話要說。」正在這個當兒，忽然從外面奔進一個人來道：「不好了！」正是「銅駝荆棘會相見，金劍昆吾躍不平。」欲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俠客白髯，孤臣憑保護；

遠航黃海，大計定澄清。

話說大刀王二邀了勝佛、立人，在碧雲寺向大家說明一切，正在舉杯時，忽有一人奔進來，向王二說道：「大事不好了！」王二一看，原來是他的徒弟急先鋒蕭四。王二道：「各位請滿飲這一杯酒，作爲今日的紀念。」他就掀開白鬚，舉杯向口中傾入。一面向蕭四道：「你也飲一杯，我常常告訴你，遇着事要沈得住氣，方能辦事。你的老脾氣總是不改，你且飲了酒再慢慢的告訴我。」蕭四臉上忸怩了半響，把酒飲了，不再出聲。王二道：「這杯酒因爲你們，我已托了戴莊兩位先生做你們的頭腦，你也應當服從的。」蕭四惘惘然說道：「這是什麼緣故？我們弟兄都是服從你老人家的，怎麼你老人家又改變了？我是……」王二接着道：「你又來了！你想弟兄們許多人，怎麼聽了我的話一齊願意，難道他們肯服從比你不如麼？其中的緣故，你慢慢的問你大師兄就知道了。現在你把探聽的消息報告給我聽。」蕭四向同座中一位滿臉大麻子的望了一望，就說道：「我聽見皮小連的馬夫說『韓都老爺的事，他主人倒沒什麼，昨天九門提督恩寬在他面前說道，這個韓惟薰真是豈有此理！小小的一個御史，竟敢

如此，不可不給他一點報應。好在我手下緝捕營，狠有幾個幹員，請交給我，去辦是了。」那皮小連笑道：「也好，不過也不必十分的小題大做，這班東西中什麼用呢！徒弟聽了這個消息，關係着師父，所以來報告的。」王二聽了呵呵的大笑道：「小孩子沒有經過大風浪，你去喝酒罷，不要緊的，我知道你的忠心了。」就向着大麻子說道：「你回頭到提督衙門，不拘那位，問一問今天堂上可有什麼交派？倘然有的，交給誰辦，定了什麼辦法？你去，沒有打聽不出來的。」那個大麻子答應着。勝佛向衆人道：「才剛他老人家欲拉兄弟跟莊先生加入貴會，兄弟是極願意的。不過要兄弟跟莊先生領導辦事，是萬萬不可以的。兄弟是沒有在貴會辦過一件事，彼此都不熟悉，無論能辦不能辦，決不可以倉卒決定的，應請老人家另定旁人，兄弟幫忙是了。」王二呵呵的笑道：「戴先生你尚脫不了書生的習氣，大丈夫肝膽相見，腦袋也可以奉送，有什麼的能不能呢？」勝佛道：「不然，我們的意氣，刎頸流血是可以的，至于辦事，不是一個人的事，總要結成團體，擴充出去，全靠那首領的精神，深入人心。倘若根基差一點，將來經着大事，就恐怕要失敗，所以要請你老人家細細斟酌。至于我一人是既蒙你老人家看得起，我的腦袋就預定送給你。此番的推辭，不是我的畏難，是希望將來的成功，想你老人家也明白的了。」王二聽了點點頭道：「話是不差。」隨望着同座的人道：「這怎麼辦呢？」勝佛道：「以我看來也不難，你老人家也不用交代，依然你的首領，當出門遠行的時候，你就將平日相信的人，指定了一個，作爲你的代理，總管一切。」

我就做你的參謀。你回來我幫助你；你出門了，我就幫助代理你的人，想來也無甚困難。我想今天也不必決定，你老人家回去斟酌定了再說，我是決意入會的，一切規則，只要通知我，我就照辦是了。」王二道：「我們會中規則，是狠簡單的，至于你所說的話，也狠有理，我們弟兄也狠信服我的，也不必回去斟酌。」隨即立起身來，向着各席上人說道：「才剛戴先生不肯擔任，並不是他不願意，也不是怕麻煩，因為初見面不甚熟悉，這句話也狠有理。現在一准請一個人代理，就請戴先生做了軍師，莊先生做了副軍師。代理我的人，就是你們的大師兄李大麻子，你們願意麼？」只聽得四圍如春雷一般，同呼願意。王二等着人聲稍息，重說道：「現在暫時如此辦法，將來總要請戴先生主持的。弟兄們千萬要同心一意，老漢不死，一定領着弟兄們跟了戴先生做一番事業哩。」那四圍又是拍掌歡呼了一陣。王二隨向李大麻子道：「李五我動身後，一切的事，都要跟戴先生商量再辦，你不依我的話，我是不答應的。」李大麻子道：「師父，我那有不依你的道理！」王二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可以散了，你替我進城去辦那件事罷！」勝佛立人二人向各席上招呼了，跟着王二李五走出寺門，跨上馬背，那王二騎了一匹純黑的騾子，李五也騎了一匹菊花青的，四個人揚鞭上道。走了一回，王二對立人道：「你是北京有名喜歡玩馬的，你的馬一定好的，今天老漢跟你跑一趟好麼？」立人自以為他的馬在蟠桃宮白雲觀賽跑，沒有勝過他的，就欣欣的說道：「可以。」王二笑道：「來罷！」只見他身驅往下一矮，那騾就開腿，立人也就

將馬一鞭，那馬往前竄，勢將越過驛去。只聽得前面一聲長嘯，那驛足不沾地，好似騰雲一般。立人往前一望，但見王二的兩頰白髯，迎風分開，飄揚腦後，黃塵滾滾之中，好似雪花飛舞，漸漸的隱隱滅沒，不到兩刻鐘，那西直門的城樓，已巍然在望。立人收了繮，額汗如雨，走到城門，只見王二已坐在城門旁茶攤上，街上一個童兒，拉着驛慢慢的溜。立人跳下馬來，把他馬也交給一個人去溜，一面細細看那驛，那驛身上絕無一點汗迹，不禁向王二說道：「你怎麼有這樣的好牲口？北京城裏也沒有第二的了！但爲什麼跑馬的地方沒有見過呢？」王二微微的笑道：「這種牲口不是給王爺貝勒公子哥兒頑的，是老漢的着身伙伴，頑兒地方，爲什麼去教他費力呢？」正說時，勝佛李五都來了。勝佛道：「我的馬也不差，騎的功夫是差多了。」李五道：「戴少大人騎得也狠有功夫，但是跟老爺子比較，不講功夫，就那牲口也趕不上哩。莊少大人恐怕到得也不多時罷？」立人道：「我也剛到，他老人家已喝了一會子茶了。」四個人談了一回，重復騎上驛馬，各自回去。立人勝佛回了寓，自去商量正事。王二獨自回家。李五自去尋找提督衙門的人，探聽消息。王二吃了晚飯，和許多徒弟們閑談了一回，只見李大麻子匆匆的走進來道：「師父！我回來了。」王二道：「有消息沒有？」李五道：「有，并且狠詳細。只要我們定對付的辦法就是了。」王二道：「怎麼樣？」李五道：「我才剛去找了楊振標，他就告訴我，今天正堂恩大人叫他和達老五兩個人到私宅，吩咐想法子收拾韓都老爺。振標他沒有開口，那達老五就搶着說道：「算不

了一回事，隨便的都可以收拾他。」那恩大人說：「辦他原狠容易，不過要避免形迹，越秘密越好。」振標道：「他總是一個京官，他所幹的事，人家都狠注目的，要一點沒有形跡，狠不容易。」那達老五道：「我們手下的人，能幹這事的人，狠多，讓他走出兩三站，到了荒野的地方，隨便下手，那有人知道？」那振標大約有點知道你要去干涉的消息，他就說道：「萬一有不相干的人，出來抱不平，恐怕要添麻煩。」老五道：「天下那裏有這種的人，他鬧什麼呢！」振標看他有邀功的意思，他就接下去說道：「五哥的話不差，我也不過是過慮罷了。」王二兩眼一睜，白髯颯動，把手掌在桌上一拍道：「我偏要做點榜樣，叫他們看看！」李五道：「師父，這也是白饒給他看，還笑我們發瘋呢！」王二呵呵的笑道：「對對！但是他們的辦法曉得了麼？」李五道：「不過是夜中行刺，白晝強劫罷了。」王二道：「有了我，他們辦得到麼？」李五道：「我們也不可大意，好在他衙門裏幾個稍有點能耐的弟兄們都認得我，想一面派人向一路大道上店家們關照留意，一面派幾個人跟着他們，探聽他們的舉動，況且老爺子親自出馬，自然諸煞迴避；就是老爺子不去，派一兩個人也了得了。」王二道：「我決定要去，順便看看關內外幾個老朋友，打聽有多少後起的英雄，明天去同韓都老爺談談，這兒的事，就照才剛決定的辦法，你有事擺弄不開，可同戴先生商量商量。」李五道：「你老人家放心罷！那位戴先生真是可以，他說的話都是我心坎裏要說的話，不過他來得快當，我們的弟兄們才剛說起來，沒有一個不佩服的。你老人家儘管放心罷！」

王二呵呵笑道：「狠奸，狠好，你也可以回去了。」當時各散。到了明天，王二到了韓都老爺寓中，談了一會，知道充發的地方定的是新疆，送他二百兩銀子，開銷種種。小峯道：「我怎麼好用你的錢？」王二道：「都老爺你又來了！將來發了財，加利還我好了！你的家眷怎麼樣？」小峯道：「我是甘肅人，欲把家眷送回去，沒有可靠的人，也沒有許多的路費，只好托同鄉同年暫時招呼再說。」王二道：「我的爺，你怎不給我說！你只有一個太太，一個少爺，就用了一兩個下人，一年的澆裏也有限，不過你少爺年紀尚小，娘兒兩個獨住一所宅子，恐怕別人照應不到，你不如搬到我的對門，那邊有一個小四合房子，是朋友送我的，現在空着，就借你住住。伙食自己開也好，由我送過去也好，一切不用你費心。你說好不好？」小峯聽了，眼中流下淚來，說道：「我們萍水相逢，怎好受你如此的大恩呢？」王二站起來，把白鬍子一籠道：「我的爺，你怎麼這樣的酸呢！人生世上，總活不到一百歲，什麼都是空的。那錢財一事，我們不念書的人，尤其看得是輕。今天去，明天來，什麼要緊，我們就此定局了。你肯也這樣辦，不肯也這樣辦，到動身時候，我決計送你的。」他說時，好像就要立起身來走。小峯道：「承你老哥哥的情，我也無從說起。我們倆就此拜個把子罷。」王二道：「這是高攀了！」小峯道：「你說我酸，你這句話就不酸麼？」王二道：「得了，得了！我就依你是了。」小峯就向王二拜下去。王二呵呵的笑着，還了半禮。說道：「老弟！我如今叨長了，一言爲定，我要走了。」小峯道：「你的弟婦姪兒，不可不見見！」就向內去，領了他夫人兒子出來，

向王二行了禮。王二要還禮，小峯拉住他道：「沒有這個理。」就向他夫人說道：「這位老哥哥，是我們家的大恩人，將來要永遠的記着。」他夫人含着淚，和兒子磕了頭，正要回到內室去。王二呵呵的笑着道：「今天沒有預備，姪兒也沒有給他一些頑意兒，就掏出了一個江西圓錠塞在小孩手中，含笑說道：「給你買果子吃的。」小峯道：「又要老哥哥破費了！我也無從謝起！你給二伯父磕個頭罷！」那夫人就教小孩磕了頭，說道：「謝謝伯伯！」就進去了。王二立起身來道：「一切車輛等我去預備，你不用費心，你趕緊料理料理，明天就搬家，走着就可以放心了。我也不再來看你，你只管搬到對門就是了。」一面說，一面走，小峯送到門外，他就走了。那時小峯就去料理清楚，明天就搬了家。到了動身的那一天，只見小峯門外，兵部派來二個押解差役，坐了一輛車，另外一輛雙套轎車，停在王二門口。他的黑驛站在車旁，那小峯家裏由着下人和車夫把行李裝在車上。一回兒王二一身行裝，從小峯家裏出來。那小峯和他夫人小孩跟在後面，他夫人眼淚不斷的流。小峯道：「你進去罷，我和你都由這位老哥哥招呼，彼此都很放心了。」王二道：「弟妹不必挂念，老天爺不虧負人的，逢凶化吉，將來總有翻身的一天。我已經招呼了家裏，弟妹有什麼爲難，只要告訴我，家裏自有辦法。至于老弟這一踏出門，有我送他，總要辦得安穩穩的，弟妹你放心是了。」小峯夫人哽咽着說道：「全仗伯伯，這恩典也無從說起了。」小峯也不禁灑了幾點淚。正要上車，只見李大麻子匆匆的趕來說道：「幾乎趕不上送了！」就向對門

望了一望，湊到王二耳邊，低聲的說道：「楊老大告了病假，達老五跟恩禿子兩個人，帶了四五個伙計，也是今天動身。我們的人也跟踪下去了，事情是沒有什麼，請你老人家一路細心點就是了。」隨向小峯道：「一路平安，不久回來再見罷！」小峯謝了一聲，上了車，那王二也跨了車沿，向着李五道：「家中一切，你分點兒神！」李五道：「知道了，你萬安。」那趕車的一搖鞭，就雙輪輾動而去。那黑驃跟着車，也不用招呼，自然的跟着走了。差役的車也跟在後面，那天小峯的車出了京城，過了蘆溝橋，打了尖，到了良鄉，王二就招呼差役道：「我們就在此宿了，明天再趕個整站罷！」那差役道：「你老人家要怎麼就怎麼好！」王二看見路旁一個大店，就向趕車的嘴一動，那店小二就上前來，說道：「時候不早了，老爺子你就住在這裏罷！」王二點點頭，趕車的把繩一順，那牲口就進了店。小二們把行李搬進上房。王二道：「你叫趙全來把我的牲口交給他。」那夥計笑着道：「今天老趙又交了運了。老爺子你的牲口，本不容易伺候，只有老趙伺候慣了，他的一分兒是別人爭不着的。」隨向外喊道：「老趙，王老爺子的牲口叫你招呼着！」只聽外面有人答應道：「知道了！已經在這兒溜了。今天牲口沒有費力，你告訴老爺子放心罷！伺候好了再來給老爺子請安。」王二呵呵的笑道：「請什麼安，來領錢罷了！」當時擦臉漱口已畢，喝了一盞茶，王二就取了一根旱煙袋吸着。走出店門外，只見一個小販，背着小小的一個包裹，走過王二面前，並不招呼。只聽他自言自語道：他們快來了。王二也不作聲，站着閒看。只見遠遠有四五四馬，

馱着人，捲起沙塵，直奔大道而來。王二就在懷裏掏出一面三角的小紅旗，上面綉着白色的大刀，向大門旁泥牆上一插。他就轉身進去了。那個夥計笑嘻嘻的道：「老爺子你要會什麼朋友麼？」王二道：「你不用管。」他就到了上房，只見小峯正在喝茶，默默無言。王二道：「老弟，你想開點罷！」小峯道：「原是我上摺子的時候，不過一時的觸發，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不料前天遇見一個朋友，告訴我一件事，真是奇怪。他是聽見陸奉如說的，上個月考中書，我派了一個監場的差使，當時閱卷的有廣東的黎石農，他是與我不相識的，他出闈後，就告訴陸奉如說：『在考場見有一位監場的老爺，不曉得他姓什麼叫什麼？只是看他臉上，不出十日，必有大風波。』真是奇怪，原來這位黎侍郎在京城中有名的會看相。那奉如便問他道：『你看他怎麼樣？』許是要回原衙門行走罷？」黎侍郎道：『恐怕不止！』奉如道：『至多革職。』他道：『還不止！』奉如驚道：『難道有性命之憂麼？』他說：『性命不至于，不過此人雖有風波，却是得大名而去的。』奉如隨即打聽，知道是我。他就跟我的朋友說：『這回石農的話恐不准罷！』但是我派差的日子，我剛剛動這個念頭，不料已形之于面，可見萬事自有一定的。所以我想也不犯着多思多憂了。」王二呵呵的笑道：「這是一定道理，未來的事，何必知道。知道了反多煩惱了。」二人談了一回，店家開了飯吃了，就上牀睡了。一夜無事，天明，就上車動身。王二上車時，那趙全拉着騾伺候在門外。王二就給他一塊銀子，隨手把小旗拔下來，往懷裏一塞，依舊跨着車沿走了。走了一早上，過了琉璃河，

就在涿州，打了午尖，重又動身上車。走了一二十里，那王二忽然下車來，口中打了個哨子，那黑驃就躡躍的奔到王二身旁立定。王二將鞍轡掀起一瞧，將肚帶緊了一緊，把繮繩拉在手中，向車箱行李中抽了一把刀，連鞘佩在腰帶上，一按鞍心，身已在騾子背上。那騾子知道主人騎上了，把頭一低，把尾一洒，登時已衝出十數丈外了。那王二等他跑了一趟，慢慢的把繮放寬，等候着後面的車子。走了四五里路，路上漸漸荒涼，遠遠的望到前面，好似平地起了一堆烏雲，越走越近，漸分別出一個大樹林子，足有里許長。王二就勒住了騾子，等後面的車子趕來。走了一刻兒，漸漸聽見趕車的吁吁搭搭嗚嗚之聲。王二慢慢的走近林子旁邊，只見道旁一棵老樹，他的老根盤曲磊磊，距地一尺餘，好似一隻天然的几凳兒。上面坐着一個人，約有三十餘歲，面目猙獰，精神充足，散披着一件灰色布的大褂，腰中繫着一條熟藉色縐紗帶子，手中拿着一根京七寸的潮煙袋，正在抽煙。王二走到離開二三丈路地方，只聽那人喊道：「二哥那里來？」王二仔細一看，原來是康小八，隨即跳下騾來，走上前去，一面喊道：「八弟你怎麼經過這兒呢？」康小八道：「昨兒我也在良鄉宿的，也看見你的標記兒，知道你老哥哥總有點事，我就住在西頭的洪升店。後來看見來了幾個鷹爪，一個是達老五，一個是恩禿子，黃昏後，我就在窗外頭聽了一聽他們說的話，纔知道你老哥哥出來是抱不平的。依着恩禿子就此回去，不用去找麻煩了。那達老五是高興得狠，說『他是一個人，我們是好幾個人，他要倚老賣老，一齊都幹了也不要緊，好在是堂

上交派的，去了這個老頭兒，京城裏可就數着僭們倆了。」所以我要想告訴老哥哥，他媽的，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王二道：「他們這幾個，我老頭兒還能對付，就是兩個官人跟車，心子要招呼，費點事。」康八道：「我正爲這一點，所以今天在樹林旁等你，已來了一個多時辰了。」王二道：「你的快腿，就是我的牲口也趕不上，你真等得久了！你有什麼辦法？」正在說時，只見兩輛車也已到了。王二就向着趕車的說道：「趙四，你們趕快點兒往前走，我就來。」那兩輛車就鱗鱗的傍着林子，一直的去了。王二道：「八弟，你有什麼辦法？」康八道：「論起達老五恩禿子，也設不上僧們。不過讓他們像小鬼似的，永遠跟着，也討嫌。老哥哥你把他們交給我就是了。漂亮的，聽我的話丟開，不聽我的話，送他回老家是了。」王二道：「八弟，那怎麼樣謝你呢？」康八道：「僧們說不着，況且你是抱不平的好漢，難道我也不該添一分麼？」王二道：「要我當一個跑龍套麼？」康八道：「不用，你竟乾乾淨淨的去好了，僧們高碑店見。」王二就立起身來道：「八弟，那偏勞你了，高碑店見！」跳上騾背，一陣煙似的往前去了。康八把煙袋從荷包裏裝了煙，取了火，就着抽了幾筒，靠着樹根打盹。朦朧之中，只聽得遠處馬蹄子聲，就把手擦了擦眼。睜開一望，只見一團灰沙，捲起半天，滾滾而來。約離五六丈路，他拿了潮煙袋，向大道中間一站，喊道：「小子站住！」那馬上的人都一驚，齊齊的把馬扣住。一個人往前一望，喊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八爺！」康八呵呵的笑道：「老五，你嚇一跳罷！」達老五就下了馬，回頭道：「禿子，這是康八爺，你來見

見你們都下來歇歇。」恩秃子一聽是康八爺，心中一跳，只好下了馬走上前來。達老五就說道：「八爺，這是恩秃子官名恩福，跟我同事。請八爺以後多親近。」康八呵呵的說道：「兩位都是大班上的，見了我不動手，承情得狠！」恩福道：「八爺說的是那里話！今天八爺從那里來？」康八道：「昨兒我也宿良鄉，也住的洪升店，我看見兩位跟伙計們來了，知道一定有公事，所以特地在這兒等你說幾句話。」達老五呆了一呆，說道：「八爺有什麼吩咐？」康八道：「老五，你說老實話兒，究竟爲着什麼事？」達老五想了一想，這個康八不是容易對付的，瞞他也不中用，就說道：「這件事半公半私，八爺想來知道的了。」康八呵呵的笑道：「中間有個抱不平的，你們辦得了麼？」達老五道：「我也知道，不過是奉官差遣，辦到那兒是那兒。八爺你想什麼辦法兒呢？」康八道：「以我看來，你們不如回去的好，一則替人報私仇，不是好漢所做的事；二則你們要對付這個老頭子，恐怕不容易。」達老五道：「只是我們怎麼樣銷差呢？」康八道：「銷差不銷差，我管不着。你聽我的話，安穩的回去，是你們的運氣；我言盡於此，聽不聽由你們便了。」說着，就點點頭一直的去了。恩秃子說道：「怎麼好給楊振標說着了！真的進退兩難！」他夥計中有一個人說道：「這個東西，他背的風火狠大！才剛不如把他先辦了，倒也是個巧宗兒。」秃子搖搖頭道：「難難！他前年在大柵欄打死一個賣餛飩的，一天一夜他走出了山海關，他兩條腿比着四條腿還快，我們幾個人不用想拿他。」旁邊一個人說道：「不差，去年清明時候，城裏的端老四去上

坟，經過康莊，他剛在莊外溜達，看見了端老四的馬走得好，他就想要留下。那端老四也認得他，知道遇見他不妥，就拚命的跑。幸虧他的馬真好，小八趕了十里地，總差着三四丈，穀不着。他才回來。你想他利害不利？端老四經了這一回，再不敢騎馬上坟了。」達老五道：「難道他一番話就把我們轟回去麼？教我們怎麼樣去回覆呢？姑且趕上去，到了高碑店，再想辦法罷！」各人就匆匆上了馬，往前走。走了一回兒，天色將晚，只見前面又是一座黑林子，正在走上去，只聽得林中一陣呵呵的大笑，隨說道：「你們還是要來嗎！」達老五在前，聽了向林中一望，接着一聲「阿喲」，就從馬上滾下來了。禿子一看見，就圈回馬，伏在馬上，往回直跑。那跟着的人，見禿子一跑，也不管老五的死活，也一陣風似的跟着禿子跑了。且說當晚王二別了康八，騎了騾子，趕上了車子，到了高碑店，就在常住的三義昇店中歇了。他進店時，又把那小紅旗插在牆上。不多一會，一個夥計笑嘻嘻進來說道：「老爺子，康八爺來了。他問起你。」王二道：「你去請他進來。」一面又問道：「曹二在店麼？叫他來。」那夥計道：「曹二昨兒告假去了，老爺子你惦记着牲口麼？他的替工趙大伺候牲口的門道兒也狠精，你老放心是了。」王二道：「不行，你去叫他來。」夥計連忙叫了趙大來。王二道：「我的牲口與衆不同，你要把黃酒四五斤，和黑豆煮了，拌着料喂他。我另外給你酒錢。你不好好喂，我是不答應的。」趙大道：「老爺子你放心，曹二他伺候這牲口時，我也見過幾回，曹二也常給我說聽也聽熟了，你老放心，決不一點兒委曲你的牲口。」王二道：「好！

好！你千萬當心就是了。」一面夥計已請康八進來。王二道：「怎麼樣了？」康八道：「二哥你放心，已打發他們回去了。」隨即低低的將才剛的事說明。王二道：「不是八弟那能這樣乾脆！」康八道：「以後可以放心長行了。」王二就要了菜酒，和他痛喝了一回。康八道：「你才剛吩咐喂牲口，你的牲口真可以。老實說，不是老哥的，兄弟要留下了。」王二呵呵笑道：「八弟你喜歡他，等我出關回來後，就送給你好了。」康八道：「笑話！怎好要你的？」王二道：「我年紀大了，也快要用不着他了。古人說：『寶劍贈于烈士，紅粉送于佳人。』要找這個牲口的主人，除老弟外，差不多不配。」康八也呵呵笑了。飲了酒，吃了飯，各自回房安歇。王二回到房中，低低的向小峯說道：「以後不用操一點兒心了，恭喜！恭喜！」小峯也細細問了這兩天的事，不覺得心驚胆戰。說道：「老哥哥，兄弟的性命，除了父母外，都是老哥哥賞賜的了。」王二呵呵笑道：「我的送你爲什麼？這也是天意！只是那外面的兩個，不可以教他知道。」小峯道：「自然。」二人就上床睡了。明日動身，一路平平穩穩，無事可記。且說勝佛立人與王二分手回寓之後，把碧雲寺的事談了一回，明天梁超如聞韻高二人來訪，恰好立人上衙門去了。超如就向勝佛說道：「強學會自從尹都老爺參後，他們守舊黨還有點看不過，聽說有兩位都老爺再要上摺子參我們老夫子，僞學亂世，細細想來，京師言龐人雜，很難統一，我想我們還是分開去鼓吹的好。因爲平定洪楊以來，各省權重，若能各省布滿吾黨同志，握有權力，中央也只得照辦，勝佛你以爲何如？」勝佛道：「不差！確是要

着不過廣東已發生了革命黨的萌芽，我想還要到廣東去探聽革命黨的眞消息。一面與唐先生澈底研究他一番，纔好決定宗旨哩。」超如道：「你所說的辦法也不錯，不過我說的辦法辦成後，也可進可退。二位以爲如何？」韻高道：「勝佛天分高，理想勝過別人，不過清朝立國已將近三百年，主張變法，阻力尙少，若主張革命，不用說別的，就是強學會中人，恐怕也要全體的掩耳而走。我看還是超如的議論執中可行呢？」勝佛道：「不差。」超如道：「既然如此，明日知照同志，準照我們的方法，分頭進行便了。」勝佛道：「我的話原是空論，一時不易實現的，我決定南下，和唐先生等商議我們所議的辦法，一面探聽革命黨消息就是了。」隔了一天，超如來到勝佛處報告，說：「淑喬因莊壽香招他到湖北督署去，敦古要回福建娶親，姜劍雲到了湖南學台任上，恰好程叔寬的老太爺做了撫台，王子度做了臬台，都是志同道合。昨天有信來，叫我去設立南學會，主持講學，我想也是好機會。合了我的辦法，我已給他復信答應了。我們可以先後離京了。」勝佛道：「好極！好極！明後天可以動身了。」隔了幾天，勝佛與超如敦古各各動身南下。超如到了湖南，敦古到了福建，勝佛到了上海，往湖北去，在他父親撫台衙門中，住了幾時，匆匆又到上海，搭了粵輪，徑向廣東而去。走了三天，那一日過了香港，到了省城，住了客棧，就雇了人力車，一徑往萬木草堂而去。正是：「鵬翼圖南九萬里，龍頭養望二三人。」欲知戴勝佛與唐猷輝見面後如何定策，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卷

第三十五回

四子憂時，縱橫論青史；

二賢言志，慷慨渡重溟。

話說戴勝佛到了萬木草堂門前，將名片遞了進去，一會兒有人出來，請到書房中坐定。唐常肅立刻出來相見，握着勝佛的手道：「你一向好！上回分別後，不料隔不多時又得見面了。」勝佛道：「我也不料不多時又得來見先生，真是想不到的！」彼此寒暄了一回，外面徐子勤、麥伯英、唐常博三人也進來了。伯英道：「勝佛先生來得真快，我們接了超如的信，知道先生要來，不過曉得先生還要到湖北去一走，總要些時候。不料神速得狠，已經來了！真快意得狠，超如的主張，我們都已知道，現在勝佛兄來，我們正好細細的商量了。」常肅道：「勝佛兄此次在京中担攔了許多時，京中士大夫的觀念，能殼改變點麼？」勝佛憤憤的說道：「中國的人心，到了現在，真是不可藥救的了！宮中是母子爭權，西太后那裏，是皮小連等人，勾結了賄賂公行；皇上那邊，是二妃操縱，也有一班的黨羽，新舊的人都有。其餘舊黨中

握有權力的，上等的是自命清流，研究些金石碑板書畫，你若勸他學李文饒、張江陵，做點事，他就咨嗟太息，力不從心，當面敷衍你一陣。他心裏就以你爲不安分，不可用，漸漸的疏遠你。實在的緣故，恐怕你的才大，相形見絀罷了！以下的只曉得希榮固寵，想升官發財而已。至於中間沒有大權力的，只想傳着要人的衣鉢，將來也到他的地位。其餘卿寺庶僚，是品類不同的，高尚點的，想做名士；出入于常熟、南皮之門；惡劣的，徵逐奔走于白雲觀、瑪加刺廟，自以爲榮。其餘每日到衙門，辦辦照例的無謂公事，循資按格，得了一個府道，括些地皮，爲子孫增產業，作守財奴，就是他十年窗下的志向了。所以長安人海之中，欲求幾個熱心爲國的人物，真似祥麟威鳳！就擎強學會來看，超如、兄等委曲周全，運動了莊劉二督，幫助了些錢；我們的意思，倒不在乎錢，而在乎他們的名望，號召起來容易些。不料因着他兩位而入強學會的，大半揣摩想得好處。後來風波一起，不止作鳥獸散，連反噬倒戈的都有。所以我和超如說：『我們主張的政治革命，恐怕不及革命黨的革命來得澈底呢！』此次來見先生，就是要商量一個大方針。我想現在的中國，幾千年的惡習慣，已養成了一種的遺傳性，要想改革他，必須用斯巴達的淘汰兒童的法子，方有效驗。不過這個希望遙遠，一時不能實現。現在治標辦法，只有革命黨的办法，先把整個社會翻他一過。譬如淤河污溝，拿大水來冲刷一下，使舊污盡去，自有更新的氣象來了。我是極端贊成革命的。』旁邊子勤說道：『你所說的話是不差的，就如法國的大革命，那山獄黨的意見，也是如此。他的

流血也是用洪水去洗刷社會。不過他革命以後，不多時就出了拿破崙第一，反成了極端專制的帝王。巴黎社會依然是路易王朝的恆舞酣歌氣。他靠了他的軍事天才，兵鋒四出，威加全歐，那時法國人民被他武功麻醉了，奉上了神聖文武的帝冕，等到滑鐵廬一敗，法人所受痛苦，水深火熱，當時有識之士，推原禍始，若沒有革命之大流血，就沒有科西卡的砲弁，一躍而握政權。天地之道，陰陽倚伏，因果循環，我們將來作事，似不能掉以輕心，以圖一時快意的。勝佛道：「照你所說，難道聽憑現在之苟且偷安麼？」麥伯英微哂道：「勝佛先生所論的情形是不錯的，不過治標辦法，尙有待斟酌。那革命黨的組織，是不容易的；一面要對付黨外，一面要對付黨內，那黨內的對付，尤其不易。就算一時僥倖成功，難道只求破壞以快一時，不想建設麼？你看歷代帝王，不難于征伐併吞，而難于結束善後。我國歷史，自三代以後，所有開國皇帝，除了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以匹夫得天下，其餘或是藩鎮，或是宗室，或是宰相，或是外國，都是先有了兵權政權，所用的將相，大部分是他手下的舊屬。平日豢以富貴，束以賞罰，習慣自然，養成了服從的性質，所以一居高位，帖然服從。他們的心目中，依然平日的主人；不過放大些範圍罷了。不然，何以歷代開國皇帝，只有劉朱二祖殺戮功臣實在漢明這班開國功臣，當時結合，皆如弟兄一般，他們費了許多汗馬氣力，打成了一個天下，奉送他做了皇帝，平日拔劍酣歌，脫略形迹；後來搢笏佩紳，鞠躬拜跪，這皇帝平日的言行，歷歷在目，一旦尊嚴如神，心中那裏肯服從，自然就要形之詞色。

積久不平，功臣那得不叛！功臣也那能不殺！就如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他已作了好久的都檢點，兵權在握；然對於十弟兄，亦不能不以權術來解決。可知得了天下，這銷除許多的難關，已是不易，何況疆域之大，人民之衆，百端紛集，豈是容易對付的！所以革命雖是可行，但是如何革法？我們總須深切研究，不是可輕易決定的。」勝佛道：「你說的是不錯！但是革命之後，應行共和政治，將來主權屬於人民，以議院爲代表，所有功臣亦不過享名譽的尊崇而已。倘然反叛國家，即反叛人民，天下那有此笨賊呢！」麥伯英哈哈大笑道：「勝佛先生，你真是書生之見了！你曉得古今中外民族，所爭奪的，不過『權利』二字，『金錢』是『利』，『勢力』是『權』，這兩個字的定律，恐怕是人類中不可以移動的哩！我國將來革命成功，恐怕像你先生只求以名譽爲酬報的人物，四萬萬人中能有幾個呢？」勝佛道：「麥先生你也太輕視我國的人了！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就現在唐先生及各位，熱心愛國，我所深知；同兄弟自問，將來成功，決不想一毫權利的，難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僅不過如此少數！我以爲天下無不可與爲善的人，只在我一人的誠意相感召而已。未知唐先生以爲如何？」常肅聽他們辯論，不發一言，等到勝佛問他，他方纔緩緩的說道：「戴先生的熱心毅力，正是天下有心人，我佩服極了！伯英所說的話，雖是現代的真相，然天下之風俗，起于一二人之心，我輩生當斯世，何難轉移風俗；不過革心的方法，自當以戴先生以誠感召的辦法入手；至于政治上的方法，從何下手？千端萬緒，急需研究。我們吃了飯，再談罷。」當

時家人們將坐位擺齊，飯菜搬上桌子，他們五個人入了座，吃了飯，又談及本題。勝佛並勸常肅不妨再到北京一行，觀察一番。常肅道：「我們的方針，不是少數的人匆促的時間所能決定的。現在一席所談，大略粗具，我就再到北京去看看情形和機會，好定我們的方針。勝佛先生以爲何如？」勝佛道：「先生趕緊北上，到了京中，領袖羣流，登高一呼，集合天下有志之士，定一個方針，內積除弊，外禦強侮，中國方有生機。嗣同不才，只要可以救中國，無論如何的辦法，一腔熱血，不惜爲之揮灑哩。」言畢，立起身來，雙睛閃閃有光，將右手向桌上一拍，厲聲說道：「我如不爲中國流血，諸君勿以人類視我！」那時常肅等四人聽了，悚然起立，周身如受了電氣刺激，肌膚上發現瘡皰一般。同聲說道：「今日的中國，有勝佛先生如此的好男子，可決定不亡。我等當爲中國前途慶！」常肅道：「勝佛先生，你既抱了犧牲救國的決心，你的一身就擔負了救國的大責任，千萬你要自己保重，萬不可激于一時意氣，輕舉妄動；須知你是關係着五千年黃帝子孫的存亡哩！」勝佛道：「先生言重了；如何敢當！不過嗣同確于生死一事，視之甚輕。我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嗣同當爲諸君先驅，一嘗地獄的滋味哩！」當即轉過身來道：「言盡於此，就此告辭了！」便向四人作了一個長揖，步下塔墀。常肅等四人送到門外。常肅道：「我不送了！等到北京暢敘罷！」徐麥二人，同了勝佛，各坐了人力車，一徑到了棧房，打聽原船就要開回。徐子勤去局裏買了一張官艙票，正要上船，只見唐常博手中提着些香蕉、蘋果、洋桃等水果，又四匣餅乾。他

說道：「你們還沒有上船麼？這些些的東西，給勝佛先生在船上，以備不時之需。」勝佛就道了謝。一面收拾行李，同着他們，一同上船。原來那船是招商局的，名叫豐順，船上買辦，姓麥，號揚才，與伯英是同族弟兄。伯英就到買辦房中，說明戴勝佛坐船赴滬，托他招呼。麥揚才聽了是湖北巡撫的大公子，連忙跟了伯英，到了官艙的會客廳。見了勝佛，就說道：「少大人爲何不早賞一個信？我就可以早來伺候！現在一切沒有預備，真真對不起得很少大人住的第幾號官艙？」勝佛道：「買的票是第九號。」揚才道：「第九號是兩人艙，少大人帶了家人沒有？」勝佛道：「兄弟出門，向來不帶僕人的。」揚才道：「如此這第九號房不好再賣出去了。」他回頭喚一聲茶房道：「第九號房是戴少大人住了，不許再賣給他人。」茶房說道：「已經有人了，戴少大人沒有下船時，已經搬進來了。」勝佛道：「這個也好，長途中有一同伴談談，也可以解悶，請揚才兄不必費心。」揚才道：「少大人真真沒有一點架子，前天此地譚制台的少君，進京會試，占據了全個官艙，不准賣票；但局中已將官艙票賣了不少，真把我小買辦的頭軋扁了。但是少大人越是不擺架子，我越是過意不去。」他自己抓了抓頭，想了一想，說道：「有了，有了！我住的買辦房間，可以讓出來給少大人住，中間只有一榻，且在艙面，海風很衛生。就是風浪起時，他位置在船的中段，究竟少些顛播。茶房是另有一個專管買辦房間的，呼喚也方便。請少大人就搬進去罷！」勝佛道：「那是不可以的，老弟的辦事處，如何可以讓客？」揚才道：「少大人不必客氣，像少大人請也請

不到，倘然賞光，真是蓬畢生輝！將來老大人升調到此地來，也很盼望能夠伺候一次，就很榮耀了。」勝佛決不肯搬，旁邊伯英說道：「勝佛兄不必客氣了，揚才是舍弟，也就是你的兄弟，買辦房間總比官館舒服一點。」伯英正在說的時候，那揚才已經喚茶房將勝佛行李統統搬去買辦房間裏了。勝佛正要開口阻止，那揚才呵呵大笑道：「少大人這就算小買辦委曲你一回了！不過房間裏很髒，那要請少大人原諒的！」勝佛無可如何，只得向伯英道：「這種攪擾，如何可以呢？」伯英道：「我們既是同志，舍弟處也何必客氣。」揚才道：「對了！對了！家兄既是少大人要好朋友，那一點面子總要賞給小買辦的了。」勝佛起來，拱了一拱手道：「感謝盛情！」揚才道：「這一點算得甚麼？少大人還是太客氣！」勝佛即向伯英道：「揚才兄既然是老兄的兄弟，就是兄弟的弟兄，這些少大人小買辦那裏可以再說，請以後免了罷！」揚才呵呵笑道：「承情承情！」當即領了勝佛等四人，到了艙面的買辦房間。那房門正開着，另有一扇綠色鐵紗的門關着，旁邊一個茶房，拿出衣袋中的鑰匙，把紗門開了，一看，那靠門有兩扇窗，裏面也有綠鐵紗窗，靠窗有寫字檯和幾只椅子，朝房門有玲瓏宿榻一隻，周圍銅柱，柱上挂了雪白紡綢的牀簾，牀下是有抽屜的扁櫥，想是放衣服的。牀邊有一隻臉盆架，上面放着一隻白洋磁的臉盆，上有蓮蓬頭的水管，帶着白銅三脚的巾架，挂了大小毛巾兩條。北壁上挂了一幅裸體美人的油畫，一副泥金箋小對，是陳伯陶太史寫的五言對聯。那寫字檯上陳列着盛紅藍墨水的玻璃磚，墨水瓶，橫攔着

金筆頭的二枝筆，旁邊立着一個塗金的小鏡架，中間鑲着一個廣東時裝的美人小照，旁寫着「月娥持贈，揚才吾哥惠存」一行小字。桌子對面木壁上，挂了一隻玲瓏塗金的自鳴鐘。那揚才道：「不曉得少大人可以將就麼？」勝佛道：「你又來了！你再說少大人要罰的。」揚才道：「是，是！」正在說時，忽有一個茶房來說道：「船主叫買辦。」揚才道：「抱歉，抱歉，我有事要去了。」向伯英道：「大哥請你陪陪。」勝佛道：「請治公！」那揚才匆匆去了，徐麥唐三人，就隨便在書桌邊坐下，勝佛就在牀邊坐了道：「我到了上海，總有一個月担擱，也許到湖北家廠處定省一次，大約今冬明春，總在北京。三位同唐先生屆時也可到京，本來明春是會試的年頭，同志之士，大可借了這個名目，會集一處。上海兩湖的同志，我趁這個機會，去聯絡一下。諸兄亦請訪求豪傑，以便共定大計。想唐先生一定贊成的。」子勤道：「好極！好極！本來唐先生也想和我去南洋各埠，華僑中搜羅幾個人材，華僑由三點會的遺傳，中間很有愛國的志士，且身居異國，沒有沾染本國官商中的惡習，自幼看見了歐洲統治殖民地的法律習慣，加以祖國腐敗，喪師辱國，我們正想去聯絡一番呢！」正在說時，只聽得艙中鈴聲噹噹，伯英立起身道：「快要開船了。」正要拉開鐵紗門，只見揚才匆匆走來道：「開船了。」就對着徐麥唐三人說道：「勝佛先生一路上由我招呼，請三位放心。」常博、伯英均道：「好極，好極！」就向勝佛道：「一路保重，到上海後請即寄信來。」子勤道：「我們分頭進行，請兄爲中國前途保重！」三人同向勝佛握了手，就在艙面推開

的欄干外，步上小梯，回到岸上。勝佛送到欄干邊，靠在欄上，只聽得鐵索收捲之聲，連續不絕。不片時，那豐順船已漸漸的離開了岸，唐徐麥三人立在岸上，漸離漸遠。勝佛拈了一方白巾，在欄干邊搖曳，三人也立着沒有走，漸漸暮色蒼茫，彼此都望不見了。勝佛也正要回房，只見揚才走來，後邊跟了一個茶房，問道：「將要開晚飯了，戴少大人在那裏吃？」揚才道：「就在官艙的飯廳上，還有官艙第四號的林少大人，記好了，請他一同吃。」那茶房應着走了。勝佛也就回了房，靠在床上，心頭自忖，唐徐麥等幾個人也是有志之士，不過他們的思想，沒有革命黨的澈底，我究竟何去何從呢？正在躊躇的時候，忽看見鐵紗門有人推進來。勝佛抬頭一看，原來是茶房，把房中的電燈開了，帶笑說道：「少大人，外面已開飯，請少大人去用飯吧！」勝佛立起身來，出了房門，茶房就將紗門帶上，又用一箇鑰匙，將第二重的紺漆的柚木門鎖上了，隨即引了勝佛到了官艙的飯廳上。勝佛走進去，只見揚才等同着四五個人，立着談論。勝佛含糊向衆人點了一個頭，那揚才就指着各人說道：「這位是船上的二買辦李先生，這位王先生，陸先生，蘇先生，都是吾們賬房中同事。」又向各人說道：「這位戴少大人，是湖北戴中丞的大公子。」衆人都悚然的行了禮。勝佛也回了禮。揚才道：「吾們可以吃飯了。」忽然看了一看，回過頭來問茶房道：「剛纔叫你請的林少大人，何以沒有請呢？」茶房道：「已請過了。」那茶房正要走到第四號的房門前，想要推門進去，只見房門一開，房中走出一個少年，身穿青灰色漳緞夾袍，罩着玄色漳緞的夾背

心，頭戴元色緞的瓜皮小帽，身材矮小，面龐短扁，年紀不過二十歲左右，目光炯炯射人，一看見了勝佛，趨步上前，說道：「勝佛兄，我們可算奇遇了！」勝佛一看，原來是福建的林敦古也，笑道：「吾們怎麼會在此船上相遇？」原來林敦古是福建林文忠公的族孫，家中素來清貧，天性聰明，從小由寡母教訓，經史子集，過目不忘。十二三歲時就下筆千言，皆以神童相看。當時沈文肅公之子沈樂天，見而愛之，因其家道清貧，恐無資求學，因挈之入家塾，與其子姪輩相伴讀書。沈氏本爲詩禮之家，樂天親承文肅公教訓，立品端方，學問淵博。敦古自到了沈氏家中，受了朝夕的薰陶，明白了求學的門徑，加以天資超卓，各種學問無不貫通。到了十八歲，中了福建省鄉試第一名舉人，樂天特別看重，即以愛女妻之。不過沈氏子弟總有些輕視他，彼此格格不入。敦古年少氣盛，思欲自奮青雲，一洩平日被人輕視之氣，所以廣交遊以通聲氣。此次回閩娶親後，因想到北京強學會同人推尊唐常肅，學問經濟，儼然一時領袖，理宜趁早結納。恰好當時沈樂天也正在廣東候補，沈租公館。敦古就住在沈公館。見了常肅，彼此推重。現在想要回上海，因爲聽見北京有仿博學鴻詞例開經濟特科之說，將來出身比較由進士科舉爲優，因爲博學鴻詞科，康熙二朝，往往由白衣人考授翰林，清貴無比，爲士大夫所豔羨。經濟特科也當如此，由三品以上大員保薦，不問出身如何，只求才學過人，這時雖未明詔頒布，然敦古已由友人祕密通知了。敦古因了此事，所以急急欲趕回上海。此時見了勝佛，欣喜萬分，略談幾句，旁邊揚才說道：「請吃飯罷！」那

時揚才請勝佛坐了首座，敦古坐了二座，其餘隨便坐下。揚才坐了主位，舉筷道：「吾們船上用的是此地廚子，不曉二位少大人吃得來麼？」勝佛道：「很好！很好！我是向來隨便的。」敦古道：「廣東食品之多，烹調之美，不要說是中國第一，恐怕全地球也要首屈一指呢！」揚才道：「林少大人也喜歡廣東之口味麼？」敦古道：「昨天有人請吃龍鳳會，真鮮！」勝佛道：「什麼叫做龍鳳會？」揚才道：「少大人初次到廣東麼？」可惜前天沒有曉得二位，在廣東，否則狠可以去試一試。這龍鳳會是長虫跟鷄清蒸的，又有龍虎鬥，是貓和長虫同煮的，外江人聽了好像有點詫異，我們吃慣了，一點兒也不覺得。」勝佛道：「從來各地食物都有遺傳的習慣，地球上各處人民所食之物，奇奇怪怪，很可以研究各地原始的人類風俗呢！」敦古道：「是極！是極！就似福建，也有許多特別的食物，即如貴省湖南吃辣子，普徧社會，也就可驚。不過湘沅二江，水性寒冷，不得不以辣子爲常食品，以制寒冷的水性。」當時座中各人大半吃完了飯，因戴林二人尙未吃畢，各以筷子架在飯碗上，二人也就匆匆吃畢，請各人取去碗上的筷子。茶房擰了手巾，送與各人擦臉。那買辦房茶房，特別將房中的毛巾取出擰了，與勝佛，且說道：「少大人的手巾，沒有拿出來，且將就用一用。」勝佛接了手巾，把隨說道：「很好！很好！」那敦古的家人送了手巾後，又斟了一杯茶，拿了一枝雪茄煙，送與敦古。敦古向勝佛道：「你是不吃煙的，不和你客氣了。」勝佛道：「我們可到房中去談一回。」於是二人立起身來，走出官艙。勝佛引到那買辦房前，茶房隨即開了

房門。敦古道：「你怎麼得到此特別優待呢？」勝佛道：「因為麥買辦是伯英兄族兄弟，所以推愛讓我的。」敦古道：「恐怕不是麥伯英的情分，乃是老伯的情分呢！」勝佛哂道：「你不要太刻薄了！你是絕頂聰明人，不要得了聰明的流弊喲！」敦古道：「金玉之言，欽佩！欽佩！」隨即進了房門，那紗門是有司不令的，就自己關上了。二人在寫字桌兩邊坐下，忽見茶房推進了鐵紗門，手中托着一個鍍銀的茶盤，放着一把日本白磁的茶壺，二隻一色的茶杯，笑嘻嘻的說道：「請兩位少大人用茶！」隨即倒了兩盃，放在二人面前，出去了。勝佛拿着茶杯，飲了些，說道：「敦古兄此回來游，有什麼目的麼？」敦古道：「就爲聽見唐常肅提倡公羊之說，風靡南北，人心都趨向變法維新，就看那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後，不過二十餘年，居然一戰而勝，這不是變法的效驗麼？惟欲變法，必須要創立一面大旗子，使有智識的人齊集於大纛之下，方可號召。孔夫子是我國幾千年自皇帝以至小百姓莫不尊奉的，這公羊的素王改制，真是庶民變法的好樣子。所以我特地來聽他一聽的。」勝佛道：「我是請他到北京去的，不過我在京時對於政治改革不甚主張。」敦古道：「唐先生他們的意思怎麼樣呢？」勝佛道：「他們的意思是政治的改革，欲摹仿日本覆幕尊王的辦法，以變法爲入手。但是日本大權在於幕府，所以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久保利通諸公，以薩藩爲基礎，糾合諸藩，顛覆幕府。當時也幸虧幕府中有顧全大局的老臣勝安房，不忍以海軍殺志士，所以成功。現在皇上雖已親政，而西太后依然干預，那皮小連等將來所求不遂，

必然離間母子，或至釀成政變。況且朝中士大夫，暮氣已深，非常之事，必定聞之掩耳，倒不如草莽中人物，有勇往直前的壯氣，有生死不顧的血誠，我看還是革命黨有成功的希望呢！」敦古道：「你說甚是，不過中國人經幾千年的學說，深入人心，那五倫中的『君臣』二字，視爲天經地義，所以洪秀全之亂，曾文正出而掃平，當時他握極大的兵權，也有人勸他取而代之。他絕對拒絕，一則他平日以忠義倡率將士，不便反覆；二則他如果反清自立，他手下的人恐怕就要倒戈了。他是極透徹事理的，決不肯做這種瘋子的事，所以革命一事，是極不容易。況且吾們去作革命事業，尤其不相宜；即使吾們，欲入他的會社，他們見了吾們的地位，先要疑心，恐怕是政府所派的奸細；就算認識我們的誠意，然于他們極秘密的事，不見得皆推心置腹，只有他們利用我們，我們決不能利用他們。一則因爲他們秘密組織，必有幾個生死弟兄，外人不得插入。二則現在他們裏頭有學問智識的，恐還不多，縱有天才，究少閱歷，我們發表意見，若勝過他們，恐怕就要妬忌我們了。你以爲何如？」勝佛道：「你的話也是不差，但是……」正要說下去，只聽那鐘上已噹噹報了十二聲。敦古道：「不早了，明天再談罷！」勝佛也立起身來。敦古道匆匆的推開鐵紗門，向勝佛點了一點頭，回到官艙去了。勝佛坐定，正要解衣上床，忽見房外有一黑的人影，撲上門來，不免吃了一驚。正是：「揮塵一談成黨史，乘桴雙士放危言。」欲知勝佛房外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望平街，勝流聚首；

彥豐里，高會談瀛。

話說勝佛在豐順船上房中，正要解衣就睡；忽見有一個人影撲上鐵紗門來，吃了一驚。只聽得外面那人說道：「少大人還沒有睡覺麼？想沒有什麼事了！我把這外門關上了罷！」勝佛一聽，原來是茶房，順口答道：「狠好！狠好！沒有什麼事了，辛苦你，你也可以去睡了。」那茶房諾諾連聲去了。那勝佛睡到枕上，也因連日勞倦，酣然入夢。一覺醒來，坐起身，向窗外一望，太陽剛剛在東邊海中吐出，紅得像雄黃精琢成的圓球，盛在那翡翠似的海水大盆中，正是好看。那茶房聽見了勝佛的聲息，連忙把艙房門開了，隔着紗門問道：「少大人已經要起來嗎？我去倒臉水！」勝佛也就起身。茶房提了一鉛筒的開水，倒在牀前的臉盆，隨說道：「水管因時候尚早，沒有開放，到了九點鐘，就可以開用了。」勝佛隨取了皮包中的毛巾牙刷出來，洗了臉，漱了口。茶房道：「買辦們都沒有起來呢！」勝佛走出房來，在鐵欄邊徘徊了一回，看了海水滔滔，不禁感觸了楞嚴經中波匿王觀恆河的感歎，覺得身世虛空，芸芸衆生，爲什麼專注意于功名富貴，好像如癡蠅觸紙呢！正在徘徊之際，只見敦古也從艙中走出來，向勝佛道：「你

起得真早！」勝佛道：「你昨夜睡得好麼？」敦古道：「我解衣倚枕後，百感交集，直到三點鐘方睡着。」勝佛道：「我一上了床就入了華胥國了。我想人的睡覺，就是小死，人的死，就是大睡。生死醒睡，無甚分別，不過時間之長短罷了，都應任其自然。生就生，死就死，醒就醒，睡就睡，我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沒有睡不着的病了。」敦古道：「自然你是個哲學大家，生死也不算一回事，所以超如說：『吾輩中若講修仙成佛，自然以勝佛爲第一。』我是鈍根，那裏能趕得上你呢？」勝佛道：「你又來說笑話了！我們且談談到了上海做什麼事？找什麼人？你的上海朋友，有多少同志呢？」敦古道：「我上海的朋友很多，不過稱爲同志的，却沒有檢查過。中間也有詩文的朋友，也有功名富貴的朋友，也有酒食徵逐的朋友，我是『淮陰將兵，多多益善的。』至于那個可爲同志，那個不可爲同志，請你去審查罷！」勝佛道：「廣交精選，原來是用人必由的法門，我們到上海再說罷！」那時有一個茶房來說道：「林先生喊的點心來了！」敦古道：「你吃過點心嗎？」勝佛道：「沒有。」敦古道：「一塊兒去吃好嗎？」旁邊茶房說道：「戴少大人的點心，已送到房裏去了。」二人就分開到房。勝佛進去一看，只見一隻鍍銀盤已擺在寫字桌上，中有麵包一盤，糖醬牛油各一碟，一杯奶茶。勝佛坐下就吃。吃過後，那揚才進來招呼一陣，喜得海波平帖，那豐順船乘風而行，如在綠玻璃席上，只可厭煙筒中一股一股的黑煙，上面沾污了青天白日，下面又落在雪白的船頭波濤之中，未免爲白璧之玷。勝佛與敦古二人，在豐順船中，行了三日海程，朝夕談論，

頗不寂寞。到了第四日，只見海水漸漸變黃色了；艙面上的旅客，倚欄眺望的漸漸的多，總是盼望上海快到。漸行漸近，只見揚才走來，含笑道：「再過一點鐘，可以到上海了。」敦古向着勝佛道：「你上岸住在何處？」勝佛道：「我大約住一品香。我因為南北往來住慣的了。」敦古道：「我也住一品香。」勝佛道：「很好！很好！」此時豐順船開了慢車，緩緩前進，那兩岸的西式房屋，一排一排的向後倒退，不多時，已經到了招商局碼頭。揚才已招呼茶房，將勝佛的行李取出。勝佛賞了茶房十元的鈔票一紙。茶房欣欣的謝了。就在岸上招呼了熟悉的馬車一輛，將行李交給馬夫拿到車上。勝佛向揚才道了謝。揚才又周旋了一陣，伸了手與勝佛握了一握。勝佛就登車去了。那時敦古也已由家人雇車，先後而去。勝佛到了一品香，就有熟識的茶房，領勝佛到常住的五十六號房間，向勝佛手提藤籃中，取出毛巾牙刷漱口杯等；一面向臉盆中開了龍頭，放了一盆熱水。勝佛自己去洗了臉。茶房道：「少大人從廣東來麼？」勝佛點點頭。茶房道：「可要叫些點心。」勝佛道：「剛在船上吃了飯。這兩天可有人來尋我？可有寄我的信麼？」茶房道：「有有！」回到房中，取出了名片及信件，交于勝佛。勝佛接過來一看，原來是湖南明德學堂堂長胡子靖，上海中外日報梁超如，王讓卿等名片。又有超如一封信，拆開看了，曉得他答應了江劍雲，到湖南去辦理報紙，并開學講學，就到了上海，預備一切，尙未動身。他現寓中外日報王讓卿處，便出了一品香，喚了人力車，一徑到望平街中外日報館內，拿了名片，叫館役通知，他就跟着上樓。只聽得

裏邊說道：「好極！勝佛來了。」只見房中走出一人，中等身材，深目長臉，秀而有威，兩頰瘦削，下頷長而偏左翹出，好像明太祖的一半龍顏。一望而知是超如。他看見了勝佛，欣然上前握手，招呼進去，只見靠窗寫字檯上坐着一人，身材長短與超如彷彿，臉方面黃瘦，雙目近視，帶了一副金絲邊眼鏡，舉止遲緩。看見二人進來，就立起身來。超如替雙方介紹了，讓卿慢慢的低聲說道：「兄弟聽超如說起先生的學問，意氣渴慕得很！今天見了先生的丰采，真不愧人中鸞鳳，宜乎超如說起了先生，真是五體投地呢！」勝佛道：「豈敢！豈敢！讓卿先生的文采品行，久所欽仰，兄弟粗疏浮躁，不值一哂。超如的話，不過阿私所好罷了。」超如笑道：「我們見面不談正事，先客套一番，讓卿是江浙文人，不免有些文縷酸溜溜，勝佛你是俠氣干雲的奇男子，怎麼也學了這種習氣呢！」讓卿笑道：「江浙人讓你罵盡了！但是勝佛先生，將來一定是在槍林彈雨之中，轟轟烈烈的幹的，恐怕超如你也不過文縷酸溜溜，作一個磨盾草檄的人材哩！」二人呵呵大笑。超如道：「勝佛你這回到了廣東，見了我們的先生，你的感想如何呢？」勝佛道：「此次到了貴省，見了唐先生及常博、伯英、子勤，增加了我許多見識。」他就把唐先生及徐麥等所講的話，細細告訴了超如。超如道：「你是最易爲情感所動的，大約革命思想已打消了不少吧！」讓卿道：「聽見他們革命黨品類不狼齊，所以連次失敗。」勝佛道：「這也是革命初起時不可避免的。」讓卿道：「話是不差，不過我們觀人的學問經驗，是不可少的。所以我近來想做一部書，將古今來觀人

之法集在一處，以做我們的揣摩祕本。我在上海結交了許多朋友，到後來總是失望，我門將來辦事，第一根本要能知人，所以曾文正的用人，連相法都要研究，真是經驗之談。」勝佛道：「是極！是極！」超如道：「今天晚上我們到何處去替勝佛洗塵呢？」讓卿道：「我有一處好地方，勝佛先生不可不去見識的，我來做個小東罷！」超如道：「我曉得了！」勝佛道：「讓卿先生，千萬不要客氣。」超如道：「你也不必客氣，讓卿是同志所到的地方，決不是吾輩所不應去的。」讓卿微微笑道：「是是！現在請你們暢談，待我把日報的稿子整理了發出去，就可以一同出去了。」他就回到寫字桌上，將各處採集的新聞及社論的稿子，細細定了去取，交于經手的人，望着時鐘，已將近八點半鐘了。他就立起身，對超如道：「我們可以去了。」超如道：「你到底到什麼地方去？」讓卿道：「你剛纔已說曉得了，還用問麼？」三人就一同下了樓，那讓卿向着自己的包車，天道：「到二馬路彥豐里去，再喊二部車來。」勝佛道：「此地到二馬路不遠，祇一點兒路，可以不必坐車了。」超如道：「贊成贊成！」讓卿也不坐車，三人由望平街穿出了，到了二馬路鼎豐里隔壁一條弄堂，名叫彥豐里，三人進了里門，只見坐北朝南，有一座樓房，大門是黑漆的，上挂了一塊銅牌，刻着「曹寓」二字。讓卿當先走進了門，到了堂屋，只見上首的一間門簾挂起，上海書寓的規矩，若有客人，那門簾就放下來，客人就不能進去。讓卿請二位進去，隨便坐下，就有一個大姐笑道：「王老爲啥長久勿會來哉！大小姐牽記煞哉！」外面僕人送上茶，他向各人分送了。只

聽得樓梯上高底皮鞋聲，閣閣的走下梯來。那時房門上門簾已經放下。勝佛等正在看房中的裝飾，只見門簾一掀，走進了二個嬌小的女子，帶笑的說道：「王老，梁老，倪姆媽勿會出去，請各位到樓上去坐坐！」讓卿道：「狼好！一同去。」勝佛悄悄的問超如道：「那是何人？」超如道：「狀元夫人，你難道不知道麼？」勝佛道：「原來是狀元夫人的香巢！」那時讓卿已先行拔步上樓。書寓中規矩，須熟客先行，客人是跟着主人的。上了樓，是五開間的樓房，踏進中間，只見上手的房門口，有一位麗人含笑相迎。勝佛見她穿着淡青色緞子的薄棉襖，上繡着粉荷色的薔薇花，下穿的也是淡青繡花一色的軟緞長裙，頭上梳着雙鬢婀娜的盤龍髻，丰神絕世，儀態萬方，含笑讓客。進房一看，原來是把兩間房打通了，作爲一間。兩間中間挂了鐵青色緞子，上用金線繡成飛龍舞鳳花樣的大幔，作爲隔斷。房中地毯是紺紫色，已紋式樣的毛織品，靠東壁是一只大沙發，紫色絲絨的墊子，面前是一只白漆柚木的百靈台，四把玲瓏的白漆椅子，南北隨意排列着。幾只小桌椅，也有秋葉式的，也有連環式的，也有菱角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所漆的顏色，各不相同，或果綠，或粉紅，或鵝黃，或荔紫；桌上也襯了各色的抽絲花邊茶墊，牆上是用淡黃色綾子裱糊的，挂的幾幅油畫水彩畫，都是柏林羅馬新出的畫家畫的。三個人隨意坐了，讓卿帶笑說道：「今天是這位戴先生慕名來拜訪，幸蒙主人不棄，我是很榮耀的！」隨向佛勝說道：「這位曹夢蘭女士，就是狀元夫人。」勝佛含笑說道：「久聞大名，如雷灌耳！」今天真用得着這二句了。」

夢蘭微哂道：「王老，你又來挖苦我了！總是紅顏薄命，承諸位看得起，常來走走，真是感激得狠。」超如道：「你的事狠可做一篇吳梅村的長歌，不過希望你將來再作一點可泣可歌的事，我們就可以着筆了。」夢蘭默默不語。佛勝道：「你脫不了文人習氣，這種哀感頑豔的一類文字，最足銷磨志氣，吾們也要視同鴉片賭博，一律驅除才好！否則也是亡國原因的一分子呢！」讓卿道：「真是藥石之言！幸而醇酒美人，佛勝先生沒有提出來驅除。今日此舉，還可不算十分唐突哩。」佛勝忙道：「讓卿先生不要多心，超如向來知道我的疏狂故態，至于看花坐月，借酒談心，倘也要禁止，轉是偽君子的狀態了。吾輩祇要不沈溺其間，就是煙館賭場，亦何嘗不可親入地獄，只要我度衆生，不要爲衆生所度罷了。」超如道：「你的主張，不用說好，即你的言語，亦妙絕天下了。」讓卿道：「我再去請幾位同志來！」隨向中間桌子上，取來筆硯及請客票，一面寫，一面問超如道：「林敦古在上海嗎？」佛勝道：「剛同我一隻船上來，也寓在一品香。」讓卿道：「好極了！」隨手寫了四五張請客票，交他們下人送出去，隨向夢蘭道：「此間房子空麼？可以借此請客麼？」夢蘭笑道：「那有什麼不可以！」讓卿道：「我聽見你們做西餐的廚子很好，我們就吃大餐，各位同意麼？」超如道：「很好！本來西餐比較的乾淨一點，于衛生也有益些。」一會兒，下面掀了電鈴，房門外一個侍女道：「王老朋友來！」只聽有人上樓梯，讓卿迎出房來。佛勝在後面跟着看，只見那先後走進來的三個人，都是熟人。一個是唐在經，一個是胡子靖，一個是林敦古。

進房來，敦古就向着勝佛笑道：「我到了一品香，說是你已經出去了。原來你是走到了木天玉堂中來了。」勝佛道：「我到了寓中，知道超如在上海，就立刻到讓卿先生處找着了。此地是讓卿先生引導來的。」隨向着唐在經說道：「你是幾時到上海的？」在經道：「來了不過三天。我同黃克柔在長沙組織了一個國術會。招集了不少技擊專家，很有幾個有驚人的技術。可見我們中國的人才衆多，可惜沒有表揚出來。」超如道：「吾在長沙也會過了幾個武師，可惜絕沒有一點政治思想。此等絕藝，恐怕于中國前途沒有什麼影響。」在經道：「一時直接是沒有的，也許間接有點用處。」勝佛道：「超如你不可輕視他們，武士畢竟與祕密社會較我們接近些，我們要溝通此種團體，這也是一條捷徑，所以這個辦法，我也是發起人之一哩。」超如道：「吾們廣東革命黨初起時，像地痞流氓，也去收集，有封爲值殿大將軍的，有封爲九門提督總兵的，我們聽見了往往失笑。然照勝佛說來，這也是一種間接的辦法哩。」隨問道：「讓卿還有客麼？」讓卿道：「還有一位。」超如道：「是那個？」讓卿道：「就是蘇州匡次芳，他是由甲午後在此地作寓公，他與此間主人很熟，未免有些顧忌。各位最好不要提起舊事。」回過頭來，向着夢蘭道：「可以預備起來了。」夢蘭立起身來，向房中侍兒說：「阿鳳，大餐桌上已預備好麼？」那阿鳳道：「好了！」走過來，把幔子旁的絨繩一拉，那鐵青綉花的緞幔就兩面的分開了。勝佛往裏面一望，電燈晶瑩，比客座中的燈加倍明亮，居中是一張柚木的大餐檯，上面鋪着雪白的檯單。檯上中間擺

着一隻玻璃的大花插，各色的中外花卉，姹紫嫣紅，嬌黃嫩綠，爛漫紛披，都插滿了。桌子四圍都用碧綠的游龍草，排成一周的花紋，好像桌上綉成的綠色花邊。南北及兩旁共擺了八副食具。每副中間是一只白磁盤，盤右是三只玻璃酒杯，盤左是一把銀刀，四件刀叉，又一只麵包小磁盤。酒杯中插着捲成各種花樣的雪白麻紗飯巾。室中的北首，是一只老紅木的餐具大櫥，四面玻璃磚；櫥面也是玻璃磚的。櫥中一格，都是大小的銀盤及各種式樣的銀碗，各種真銀的鍍銀的刀叉等類；一格都是玻璃的各式葡萄酒杯，香檳酒杯，白蘭地，惠思格酒杯，又有紅綠各色的小酒杯。晶光耀目。室中壁上是用湖綠色綾綢裱畫的，上挂了兩個楠木架子，嵌着康熙鑿的大磁盤，上畫着九秋圖，秋花秋蟲，色香如活，確是憚南田一派。旁邊又有幾個嵌着康熙青花盤碟的楠木架子。勝佛道：「這個九秋圖磁盤那裏來的？真可算得天下之寶了！」夢蘭道：「這是我一個朋友江浦陳亮伯送我的。我也寶貴他，差不多的我也不去請他。們到此間來看的。」讓卿道：「亮伯是我的同年，他向來對於磁器是很有研究的。」超如道：「我們此種的寶物，足以誇耀全球，我們的祖先，實在不愧為大國的國民！我們做子孫的，真要好好自己奮勉呢！」正在說間，只聽得樓下的電鈴響，那阿鳳等已迎了出去。不一回，只聽得阿鳳在樓中間說道：「王老朋友來！」讓卿走出客座，夢蘭跟在讓卿背後，只見阿鳳掀了門簾，一個人緩步進來，年紀不到四十，身穿二藍寧綢棉袍，上罩一件元色漳緞馬褂。進來後，他的眼光先向四圍一掠，看見了夢蘭，說道：「我們想

不到在此見面！」隨向各人問訊過，又向讓卿拱手道：「來遲了！」隨即隨意坐下。阿鳳送進茶來，夢蘭接在手中，含笑的送到次芳跟前。次芳站起來說道：「不敢當！」夢蘭道：「匡大人又來客氣了！」隨向讓卿說道：「客已齊了，可要入座呢？」讓卿點點頭，立起道：「我們入座後暢談罷！」大家一同立起，隨着主人，照着所排的座位坐下。讓卿坐在南首主位，就向夢蘭道：「你就坐在對過的主位罷！」夢蘭含羞道：「這是不便的！」次芳道：「你是此地的主人，應當坐的。」讓卿道：「今天我們照例叫幾個局吧！」超如道：「我看不必，今天在此，賢主佳賓，正好暢談，不妨破例的做一個特別筵會。現在女主人不肯就坐，也是拘于這個舊例，我想不但女主人入座，就是月娟素娟二位，也請他一同入座。」大家說：「好得很好得很！」于是夢蘭道：「如此遵命了。」讓卿就對僕歐說：「再添兩個座位，那月娟素娟說道：「我們不必了。」讓卿就對夢蘭說：「請你下一個令，不要辜負了梁老的盛意。」那夢蘭就含笑向月素二人說：「你們就照着我坐了也不妨。」月素二人，方纔含羞的坐在兩旁。那僕歐陸續的斟酒送湯送菜。勝佛道：「女主人會游歐洲，他的見聞真是我們所不及的。現在外國的文字語言，不至于忘掉了罷！」夢蘭道：「我在德國的時候較多，所以德文尚能記憶。回國後與外人接觸的時候，少也有些荒疏了。不過普通的言語尚可免強。」超如道：「你出洋的時候，風氣初開，不要說女子，就是男子也很少明白外人風俗的；一方面，外國人對中國人，也是如此。我聽見朋友說，曾有一個出洋隨員，年紀甚輕，不過十七八

歲，他住在大旅館中，要去上廁所，他就向男廁中推門。旁邊一個僕歐將他阻住道：「此是男廁。」隨員說：「我本要到男廁去。」他一定不許進去。那隨員大約外國語程度不甚高明，說了半晌，幸有一個翻譯，向僕歐說明了他是男人，方纔一笑而去。究竟因何誤會？因為這個隨員年紀尚輕，臉上白嫩，唇上無鬚，他就認爲女子。可見外國人於中國男女服飾也分別不出，所以鬧出這個笑話。我們中國人初到外國，自然也要鬧出笑話了。」勝佛道：「從前中國派到美國的公使，有一位姓崔的，他到了華盛頓，一天上街去，看見磁器店中有一只外國女人的小便器具，是白磁上有金花的，很爲華麗。他也不問何用，就買了回去。一天請客，是用帶去的中國廚子燒中國菜，那些貴賓貴婦，聽見了中國菜是很有名的，都去想嘗嘗異味。等到入了座，吃了幾樣菜，正在讚美，末後是用茶腿清蒸鴨子，那翻譯官正說着這鴨子的烹調法如何的好。不料廚子送上鴨來，盛鴨的器具，却是公使親手置辦一個婦女溺器，本來很象中國的鴨牀。不過圍座看見了，男賓呵呵大笑，貴婦皺了眉，統統立起來，不辭而去。真是一個大笑話呢。」超如道：「這雖然是外交界的笑話，然而外國人客座中往往用女人的綉花或刻絲等裙子鋪在桌上，也是一樣的可笑。」夢蘭道：「這種風俗不同，鬧出笑話，尙還可恕。我聽見有兩件事，真是中國人的羞辱呢！」衆人都停了刀叉聽他說。夢蘭道：「有一件事在俄國記不起什麼大宴會，各國公使及各國貴婦人均在座，尊嚴華貴，儀節隆重！入座後，到了上魚菜時，大銀盤裏盛着一條魚，據說此魚非常珍貴，要

值得幾百個羅布。那僕歐正托着魚盤，側着身送到一位貴賓面前，待其自取。那旁邊中國公使，忽然咳嗽一聲，一口濃痰衝上來，隨口吐出，適吐在盛魚的銀盤中。各位想想這時的情形是什麼樣？又有一件事，在法國巴黎，有一天公使夫人洗了脚，把纏腳的脚帶交僕婦拿去洗，不料那個僕婦洗好了，就在使館的正樓上，平時懸挂國旗的地方，把脚帶兩條晒在那裏。有個新聞記者看見了，回去就在報上登了一條新聞，說是中國改換了國旗，不用黃龍，是用一條狹長白色的旗了。後來惹得法國外部差人來打聽，各位想想看，好笑不好笑呢？

滿座的人聽得都大笑起來。正在笑時，只見阿鳳向着月娟素娟二人，附耳說了一句話，那二人就立起身，向夢蘭說道：「姆媽，有堂差來了！」夢蘭道：「你們儘管去！」讓卿道：「主人有事，不妨先走。」夢蘭也立起身來道：「我也去應酬一回，失陪失陪！」她三人就珊珊的去了。那敦古道：「次芳先生，你可曉得經濟特科的消息的確嗎？」次芳道：「我過湖北時，見了南皮，他極力主張，但是龔高二位的主意還沒有定。因為南皮與常熟素來有些芥蒂，恐怕未必即能實行呢。」讓卿道：「南皮才氣縱橫，屢次想入軍機，常熟不免暗中阻撓。現在南皮被視爲后黨，常熟當然是常黨，兩個人芥蒂很深。」那時菜已上完，僕歐將香檳酒開了幾瓶，向各人香檳酒杯中斟滿了。讓卿持了香檳杯，立起來，向衆人說道：「今天的聚會，並不是一種平常的徵逐，此一杯酒，望諸位各圖前進，以救國爲宗旨！將來所趨縱有不同，總勿忘救國。望諸位盡此一杯，爲前途努力！」當時各人聽了，都悚然起立。勝

佛道：「有負此酒，神明殛之！」各人飲盡了一杯酒，正要散席，只聽得樓梯上匆匆的一陣脚步聲衝上來，又聽見阿鳳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正是：「蜀肆琴心傳綵鳳，延津劍氣合神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卷

第三十七回

金粉樓臺，健兒獻絕技；

江湖風浪，志士訪奇人。

話說曹夢蘭寓中一席酒，各人正在欲散的時候，只聽得樓梯上一陣脚步聲，侍兒阿鳳極聲呼喊，衆人吃了一驚，齊走至樓中一望，只見阿鳳掩面逃來，後面有一個少年，身穿密行的淡青杭縐棉袍，罩着庫金鑲嵌蜜黃庫緞的巴圖魯背心，釘着了三太保的碧霞犀紐子，長眉插鬢，隆準聳頰，猿臂虎腰，英武迫人。他兩只手搭在阿鳳的肩上，一個頭俯着，想要聞阿鳳臉上的粉香。讓卿道：「原來是你，今天你從那裏曉得的？又鑽來了！」那人呵呵的笑道：「不要說起，我闖了一個禍逃走來的。原來此人姓魏號郁文，別號斷指生，湖南人，是默深先生的裔孫。自小聰明絕頂，讀書過目不忘，并且歡喜國術，好在湘省風俗尙武，容易練習。到了十餘歲，膂力已勝過常人，恰好家鄉有一位龍子猶先生，是于武術確曾得過秘密真傳，後來看見了郁文天資可造，就收爲弟子，傳授了不少內功外功的功夫。那郁文文學又是

家傳于二十歲就中了舉人。入京會試，結客長安，公卿刮目。甲午之後，他見國事日非，於公車上書一舉，也是中堅分子。那時他的老師黎殿文，放了浙江學政，因他是名人之後，文采風流，就延爲入幕之賓。不過他是不羈之馬，滬杭之間，時時往來，品酒徵花，揮金如土。他也常常到狀元夫人處，與一班名士徵逐往來，今天他在別處席中，見了夢蘭，他聽見勝佛在經都在他處，他就急急趕來的。讓卿道：「我們已吃完了，怎麼樣？」郁文道：「什麼都吃不下了，阿鳳替我要一杯咖啡來倒狠好。」勝佛在經二人同說道：「你近來做些什麼事？爲什麼不去跟着老師去看文章呢？」郁文道：「呸！這種酸臭觸天的事，我怎能去作？不要把魏郁文熏死了麼！」他就指着次芳問讓卿道：「這位是誰？」讓卿向雙方介紹了。他就問讓卿道：「你知道各國瓜分中國的消息怎麼樣了？」次芳接着道：「各國連雞之勢，一日不能解決，卽一日不能瓜分，所以歐洲均勢之說，到是中國的救亡要藥呢。」郁文微笑了一笑，就對超如說道：「中國的國家，要靠着各國的分贓不均，苟延殘喘，堂堂的四萬萬民族，五千年歷史，不要羞死人麼！難道我們黃種真沒有人出來挽回麼？超如！你要好好的想一個救國方法哩！」超如道：「你有什麼救國方法？你是在脂粉叢中過一生罷了！」郁文道：「與其在臭轟轟的惡官場，不如在香噴噴的美人團。」旁邊次芳立起來道：「我要先走一步。」敦古道：「吾也要走了。」讓卿道：「超如！你們和郁文再談談。」就送了二人下樓。回來時超如道：「我們也好走了。」讓卿道：「不許我正要聽郁文闢了什麼禍呢？」阿鳳

道：「王老請各位不要走，大小姐剛剛吩咐格，要等俚回來後再走。」郁文呵呵笑道：「回來了就走，太沒有意思了。」阿鳳道：「魏老，你又來瞎三話四了！」讓卿道：「你的說話真爽快，沒有一些顧忌的！」勝佛道：「我狠喜歡他。」超如道：「你喜歡他，你就叫他一個條子，吃他一檯酒好嗎？」郁文道：「放屁！放屁！超如心中總有浮雲滓穢呢！」讓卿道：「你剛纔所說闖的禍是什麼呢？」郁文哂道：「是我的兒戲性表見罷了。」勝佛道：「快說出來，不要扭扭捏捏。」郁文道：「我今天走過棋盤街，看見一個紅頭阿三，扭住一個鄉下人，因他小便，強打着上海白說：『行裏去行裏去。』後來鄉人拿出了兩只大洋纔放了。我想他是亡國奴，也來欺負我們，好不生氣！剛纔我從金小寶樓上，見了狀元夫人，知道你們在此，急欲走來，也不坐車，走到二馬路中間，有一處正在建築，並排二座樓房，兩面的牆相離尺餘，身體壯大的就走不進去。我走過那裏，心中觸動了白日的悶氣，恰好一個紅頭阿三，正躑躅而來，我就故意的向着那兩座樓房的牆邊拉起衣角，裝做小便。那紅頭阿三，以為生意經來了，他也不響，伸手上來，想扯住我的衣襟。我將身一閃，閃在他的身旁，隨即用手將他臀部一托，聳起來七八尺高，向着那夾牆中一送。恰好把他狼狽的身子夾在中間，動也動不得，走也走不出。我對他哈哈的笑了一聲，拔脚就跑。我怕他拿出警笛吹起來。大約他兩只手回不過來，所以沒有聽見警笛聲。我急急的走進門來，不等通報，趕上樓來，看見阿鳳，想香一個面孔，作為我的酬勞，可惜沒有福氣，大約是功小賞重，所以得不到了。」衆人呵

呵大笑道：「痛快之至！」勝佛道：「你如何有此手段？」郁文道：「這種兒戲，算得什麼！一二百斤的東西，我還可以隨意拋出去，我的師父再加個十倍也不算數呢！」在經道：「你的師父可以去見一見麼？」郁文道：「怎麼不可以，他的徒弟朋友，九流三教，正不知有多少哩！」正在說時，只聽得樓梯上咕咯咕的鞋聲，阿鳳迎上去說道：「王老勿曾走。」只聽得夢蘭問道：「匡大人跟各位都沒有走嗎？」阿鳳道：「匡大人搭子林大人一淘走格。」夢蘭一面說，一面就走進客座，說道：「對不起！王老跟各位都受等了。」讓卿道：「我們正要走了。」郁文喊道：「阿鳳，可是回來就要走了。」阿鳳道：「勿要瞎說。」夢蘭道：「時候尚早，再談談。」超如等道：「不早了，我們一同走罷！」都向讓卿道了謝，勝佛對在經郁文說道：「明天到一品香來談談。」二人說道：「狠好！你不要出門去。」勝佛點點頭。主客五人匆匆辭了夢蘭，下了樓，出門分散而去。到了明天八下鐘，勝佛剛起來盥洗，房門外衝進兩個人，一個是郁文，一個是在經。郁文道：「你剛起來麼？」勝佛道：「昨夜睡遲了。」郁文道：「昨夜我就住在他處，談了一夜沒有睡。天明了，我們出去吃點心，等了好一回，纔吃了跑來。這個時候，上海人正在夢中哩。」在經道：「昨天人多，沒有談要事，你此次到廣東有何所得？」勝佛就將在廣東與唐徐麥所談的話，以及他們的主張，注重政治改革的思想詳細述了。在經道：「我們現在不管將來如何入手，總以搜集人才爲第一。現在克柔在長沙設立國術學堂，他的意思就想打通秘密社會，收集草莽人材，我們讀書人，他們

頗疑忌的，總要一個他們社會中欽佩的大人物，得他出來疎通，方有開誠公布的辦法，你以為河如！

勝佛道：「是極！但是我看來革命比較變法是容易；不過變法難成，成後容易整理；革命易成，成後難于收拾。現在且不必管他，你的辦法趕緊進行便了。」

在經道：「我們本省黨會多極了，不勝招呼，我們先要提綱挈領，尋着了一尊人物，才可逐步進行。」

勝佛道：「那裏去找這種人呢？」

在經道：「我昨夜與郁文談了一夜，才曉得他的龍老師，是一個三江二湖川滇黔共尊奉的一個首領，他的潛勢力很大，我想同郁文一同回省去見他一見，不曉得郁文能否拋却了珠歌玉舞的境地，去上那櫛風沐雨的長途。」

郁文道：「你真以我是一個蕩子麼？說走就走！你看我比你總強些！」

勝佛道：「我明後天也想動身到湖北去。」

超如要到湖南，我們同走罷。」

在經道：「超如說今天就走，來不及了。」

他們三個人隔了兩天，也就乘招商局的江天輪船，三個人就同住一間官艙。正要開船，人聲喧鬧，房門外往來的人不絕，許多販賣水果點心雜物的陸續進出，他們只好把房門關起，默然相對。那健談的郁文，也絕不出聲。

勝佛道：「你也像反舌無聲了。」

郁文道：「這不是頑的，開口洋盤閉口相，在江湖上不可大意。況這個江輪上，尤其要注意的。」

勝佛點點頭，不一會只聽船尾起錨捲鏈之聲已息，船漸漸開行，人聲亦漸清靜。

在經道：「你的老師仍在你本鄉麼？」

郁文道：「早已離開了。」

在經道：「現在在什麼地方？」

郁文道：「我也不知道。」

在經道：「我們那兒去找呢？」

郁文微笑道：「你放心！我自有法兒！」

他就在房中

一看，看見床鋪底下有一根二尺多長的細草繩，大約是在食物盒子上解下來的，他就拿起來，結了一個雙全結，跟着又結了一個燕尾結，他取出小刀，把繩末切齊了，隨即開了房門，向門鈕上挂上。在經道：「你又來頑把戲了！」他就向他瞧了一眼，說道：「不要胡說！」他仍將門關了。勝佛低低的說道：「是你們黨中的暗記麼？」郁文點點頭道：「明天就有效驗，我們睡罷！」三人因連日辛苦，和衣倒在床上，一會兒都鼾鼾的睡着了。一覺醒來，已六下鐘了，三人陸續起來，喚茶房倒水盥洗，因時光尚早，等了好一會兒，茶房才取了水來。三人洗臉漱口完畢，茶房道：「三位吃稀飯麼？」郁文道：「去要三客吐司，三杯牛奶來！」茶房答應去了。等了一會兒，見有一個僕歐，穿了白飯單，手中托了一隻鍍銀洋鐵盤，鋪了一塊白手巾，放着麵包牛油果醬及三杯牛奶，搬到房中靠窗小桌上。三人圍着吃畢，那茶房送來一壺香茗，三隻茶杯。郁文取了一枝雪茄，點着火吸了。只聽得房門上輕輕的扣門之聲，郁文開門一看，只見一個年紀約有四十歲，穿一件黑布棉襖，罩着一件半新不舊的元色呢長袖馬褂，面色蒼紫，留着威廉鬚，滿面鬍子新剃，好像搽上一層美人畫眉的黛墨，雙睛閃爍有光，向着郁文一望，唉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老弟！」郁文道：「想不到師兄也在此！」隨向勝佛在經道：「此位是小弟的師兄，向中格。」隨將勝佛在經二人也介紹了。四人各在床沿上坐下。中格道：「老弟你在杭州，怎麼又要到那兒去？」郁文低低的說道：「他們仰慕着老師，想要瞻仰瞻仰，所以拉着小弟同行去見見老師。小弟亦想順便去見一

見。因爲已經有二年多不見面了。」中格道：「你曉得老師的住處麼？」郁文道：「我想沿路遇着同門，總可以知道的。」中格冷笑道：「我們老師因爲去見的人太多，現在住的地方狠隱僻，恐怕知道的人狠少呢。」郁文呆了一呆道：「難道出了什麼差兒麼？」中格道：「我們老師，難道還怕什麼嗎！不過他老人家近來覺得狠灰心，所以要匿迹銷聲哩。」郁文道：「難道師兄也不知道住處麼？」中格道：「也可以算知道，也可以算不知道。」郁文道：「怎麼樣？」中格道：「他老人家是隱在一座山中，就是知道了也不容易找。不要說他們兩位，就是老弟恐怕也一時找不到呢。」勝佛道：「兄弟跟郁文兄是肝胆之交，聽見貴老師的學問人格，也想投入門牆，並不是泛泛而來的，所以決心要見一見天下的人傑。既在世間，就是千山萬水，總可以找到的。」中格呵呵笑道：「戴先主，你是貴公子，功名富貴中人，去找一個山窪鄉曲的老頭子作什麼用！就算找着了，也不過所見不如所聞罷了。二位一定聽了郁文的胡吹。老弟！你以後切不可把我們老師說得像仙人俠客，一道白光空中來去，須知道世上的人只能做世上人能做的事，希奇古怪的話，只可以寫在小說中罷了。老弟你以後要切戒的！老師不也常常告誡我們的麼？」郁文聽了，狠惶悚的道：「我沒有瞎說！不過二位都是有志之士，與小弟確是刎頸之交，現在國家時事日非，中國將有大亂，他們曉得老師學問品格非比尋常，想要列入老師門下，結合幾個志士，預備將來做事時，也有訓誨指示，也有肝胆手足罷了！小弟雖不免輕浮，然而老師訓誨，決不敢忘掉的。」

中格呵呵笑道：「老弟不要多心，并請代向二位道歉，因為愚兄年紀多了幾歲，白米飯多吃了幾碗，見的人見的事也多多些，實在種種教人可怕。吾們老師也因此灰心。然而老人家的愛國熱血，恐怕比你我還要多好幾斗哩！現在船上不便多談，我們到了漢口，到我的寓中，再細細談一回。老弟你把門上的記號就取下罷！你曉得船上的偵探多着哩！雖然有戴先主同行，尤其要謹慎。我們在船上，也不必彼此招呼，上岸時我自法來招呼的。」說罷，立起身向着勝佛在經道：「再見！再見！自把門開了一閃身就出去了。郁文悄悄的把門上的草繩取進來，解了結，就向窗外拋去了。他們三人在江天船上，匆匆的過了三天，那位向先生也沒有見面。那日到了漢口，將要起岸，勝佛道：「本來應當請你二位去住衙門中，但很多不便，我們還有許多行動，我想改名住客棧，不叫家中知道，否則必有許多糾纏的。但是我狠對不起二位！」郁文道：「勝佛你還有這種話！你以後快快改掉！否則我是不願與你做朋友的。」在經道：「人情世故，也不可少的，太習慣了直爽舉動，將來也是召禍之道，你不要又說我胆小怕事，欲做大事，也不值得以小事犧牲。郁文，我也是要勸你的，勝佛脾氣，何嘗不像你一樣，不過他操心慮患，比你深一點罷了。」郁文道：「老哥哥不要講了！算我小兄弟錯了。我們改了名住了客棧，再說，我的師兄總有道，理不會瞎說，我們去等着罷！」那兩人說「好好，好。」就把行李匆匆的收了起來，郁文走出艙門口，看江天慢慢將要靠岸，那些接客的賣雜物的，以及脚夫等，紛紛都跳上船來，只見一個賣水果的，提了一

只籃走近官艙門口，向郁文一看，說道：「魏先生要買橘子麼？」就把籃中有紙包的橘子送在他手中。郁文正在疑惑何以認得我？只見他拿橘子送了上來，他就問道：「幾個錢？」他答道：「這是頂括括的美橘，一毛錢不貴罷！」郁文就取出一角小洋給他。他微笑道：「倒底魏先生是吃客。」他就伴長的走開了。郁文拿了橘子，進了房，打開一看，只見包皮紙裏面寫有「英租界聯發旅館」七個字，就讓他們二人看了，將紙撕粹了，丟在窗外。三個人就叫一個脚夫，拿了行李跟着上岸。到了碼頭，就叫了三輛人力車。郁文將行李分配在車上，說道：「我先走。他跳上第一輛車，二人也跟着上車。那車夫問道：「到那裏？」郁文道：「英租界。」那車夫就低頭用力的如飛去了。三輛車相跟着走，不多一會，只見郁文喚令停車，那車夫停下來，郁文付了車錢，車夫也沒有話，走開了。三個人各自提了行李，走入一條弄堂，過了十餘家，只見一家大門上寫着「聯發旅館」。郁文走進去，就有招待的人上前招呼。上了樓，看定了一個房間，把行李放了。茶房送進茶水，坐定後，那招待的拿了簿子，將桌上的筆硯取來，陪笑說道：「請寫一寫！」郁文拿過來，寫了梁檀生、虞延輝、談更生三個名子，註明自上海來。招待就拿去了。三人就在房中吃了飯。只見茶房推門進來，說「有客。」後頭跟着一個人，穿着二藍寧綢棉袍，元色庫緞對襟馬褂，戴着玄色呢的學士帽，入門向三人一鞠躬。三人仔細一看，原來就是向中格。郁文不免唉了一唉，叫了一聲「師兄。」中格微哂道：「老弟好久不見了！」那茶房倒了一杯茶，退出去，將房門帶上。郁文道：「

師兄幾時到的？」中格道：「我看見你們上岸的。」郁文道：「這送橘子的人……」中格道：「這個，不用去談了。隨附着郁文的耳，低低的說道：「今天晚上八點鐘，請你同二位到前弄第十七號楊寓內，我們纔可以暢談。請你記好了！」郁文點點頭，他就閑談了幾分鐘，立起身來道：「晚上小敘，請勿客氣！」向三人點點頭，就開了門，門外茶房站起來，三人也不送下去。他匆匆的下樓去了。三個人坐在旅館中，也不出門，等到將近八點鐘，他們纔出了旅館，走出了巷門。勝佛抬起頭來一看，原來是永安里，沿着大街，望前走過數十步，又有一條巷，名叫永壽里。他們走進巷內，數到十七號一家，兩扇黑漆大門，門上貼着珠砂箋，寫着「楊寓」一個大字。他們就上前敲門，聽得有人來開門。等門開了一看，原來就是向中格。他含笑說道：「請裏面坐！」走進去是一座客堂，上有樓房，樓梯是在客堂後。向中格把三人引到客堂下首的房內，房中擺着些榻木桌椅。中格就請三人坐下，把電燈開了，他就出外去了。狠多一會，回來一同坐了。郁文道：「師兄，此地是新搬來的麼？」中格道：「也住了兩三個月了。」在經道：「寶眷在此地麼？」中格道：「沒有，不過有幾位同志同住。他們中一位有家眷的，住在樓上。」郁文道：「老師到底在此地麼？」中格搖搖頭道：「飯後再說。」勝佛在經見他鄭重秘密，不免有點兒疑心，就問道：「吃飯是不要緊的，請你趕快說明罷！」中格道：「不是兄弟故意作難，其中狠有關係，且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明的。現在飯已預備，請三位吃飽了再細細的談。隨即立起身來，到房門口，三人一看，只見客堂中已擺

齊了坐位。桌上六碗菜蔬，大約是廣東館子叫的，一壺白乾兒，中格向各人斟了一杯，向郁文笑道：「你是在上海吃遍了山珍海味，到我的地方，恐怕食不下嚥罷！」郁文道：「師兄又來笑我了！我以後要好好的表示，否則老師知道了，信以爲真，必定要驅逐我了。」中格道：「我這位兄弟，什麼都好，只怕向醇酒婦人中墮落。二位既與他至交，總望二位常常的提撕他這一點，其餘我是狠信託他的。」勝佛在經道：「我們也望二位常常指教，纔是真正的朋友呢！」中格道：「言重言重！不瞞二位說，我留心二位的居心行事好久了，否則我們一面之交，且勝佛兄又是貴公子，我怎好輕易交往呢？」郁文道：「師兄本來偵探手段是利害的，我們在上海，師兄曉得麼？」中格笑道：「怎麼不曉得！不過把印度巡捕丟入夾牆，仍是你的孩子氣未除，以後不可如此。」三人聽了，不免吐舌道：「這不過四五天的事，怎麼已曉得了？」中格笑道：「這不算什麼。」就舉起杯來請喝。三人也就舉杯飲了些。中格道：「中國人勸酒的習慣，我是不贊成的。喜歡喝的儘喝，不喜歡喝的不必喝。各位要喝的請自己斟。」他又自己斟滿了，把酒壺遞給郁文。郁文斟滿了，遞與二人。二人道：「不會喝。」中格道：「二位不喝就請用飯！」回顧郁文道：「你給二位裝飯罷！」郁文正要站起來，勝佛在經連忙拿了飯碗，自己裝滿了。中格道：「得罪得很！我沒有用僕人，請原諒！」郁文道：「師兄何必客氣！」指着勝佛道：「他雖是撫台的少爺，却沒有惡習氣的。」中格哂道：「倘然是別的少大人來，我早已閉門不納了。」三人皆呵呵大笑。不一會，一壺酒他們兩個

人喝完了，他們也就裝了飯吃。他們吃完了，回到會客房坐定，郁文將一壺茶向各人斟了一碗，聽見客堂中有人問道：「吃完了？我們要收去了！」中格立起來向外說道：「收去就是了，酒錢明天給你！」只聽他應着出門去了。中格隨去關了門，回進來，他向下首靠牆一架書櫥一掀，往裏一推，那書櫥閃開，背後露出一個門洞，隨手向牆上一摸，那裏面電燈放光，他就把外面電燈息了，將三人引入房中，隨手把祕密門推上了。只見裏邊許多櫥架，好像藥房的布置，靠窗有幾只長桌，上面有各種機械，大約是研究化學的。靠牆是六七只藤椅，散列左右。中格就請他們坐了，向着郁文淒然說道：「你不要怪我故作神祕，你不知道我們老師現在很危險哩！」郁文愕然道：「什麼事？」中格道：「這個要從頭說來方明白的！老師從前在此地辦了一箇學堂，你是曉得的。但是老師辦學的宗旨，你未必詳細罷！老師的生平，抱着種族的觀念，但他覺得革命的事不是幾個人能成功的，必要多數人有了種族的觀念方可；但是這種人都要有世界的目光，各種的學問智識，方才可以出來。不從此根本着手，將來結局也不過像洪楊末年，爭奪擄掠，自相殘殺，同歸于盡罷了。所以老人家在此地辦學，起初不過三四十人；他老人家辦事，老弟你是知道的。學堂那有不發達的理，辦了四五年漸漸擴充，竟有七八百人，裏頭的教習，不是門下就是同志。中間如有可造之才，他老人家一生所練的武術，也不惜傳授他們，着實造就了幾個全材。他老人家族中有兩個姪孫，一個叫龍之濤，一個叫龍之柯。他兩個家况很苦，老人家就帶出來在學堂

讀書資質不甚聰明，後來就將之濤派在學堂中管理雜務，之柯送別處就學，學習法政。本來想教他練習練習，將來幫他老人家辦事，就是老人家的絕技，也想傳授他的；後來看他志小易盈，決非大器，便也不想傳授他了。不料之柯自以爲學問是了不得了，他就想把老人家踢開，想了許多法兒，沒有成功，我們漸漸的曉得了，就去告訴老師，他老人家忠厚待人，以爲你們多疑，他們兄弟是我親手教養成立的，難道竟敢反噬麼！不料今年他們兄弟兩個，竟到鄂督莊壽香處去告密，說他老人家謀爲不軌，鼓吹革命，並將學堂講說的議論，暗地裏抄集了，送到制台衙門去。那莊制台就扎飭武昌府縣等密查。幸虧老人家向來品行及辦學名譽甚好，那武昌府就叫人露出消息來，學堂中那自然把一切嫌疑的證據消滅了。老人家也暫時託辭出門，總算一場風波，沒至掀起。不料他們兩個人又屢次把老人家辦學的宗旨詳細控告，莊制台自然嚴令調查，想要通緝。你想他老人家要不要灰心呢？

郁文聽了，登時跳起來道：「殺殺殺！這種不是畜生麼！留在世上不是大害麼！」中格道：「你又來了，我們的兄弟們要殺他兩個人，好像捏死二個螞蟻，還不容易麼！當時吾們弟兄中也有主張你的辦法的，那老人家聽了，歎了一口氣，說道：『這種忘恩負義的畜生，我們值得去殺他麼？譬如一只狗咬了你一口，你去打死他，不是人和狗鬥氣麼？況且我們要辦大事，殺了他二人，必定要疑心我黨所做的，將來有許多事更難辦。隨他去，將來總有自作自受的一日哩。』」

郁文道：「他老人家真一點兒火氣都沒有了！」中格道：「也像你這

樣的暴躁，怎麼辦得了大事呢！你曉得我此次到上海是什麼事，也是爲他老人家去找一個人的。郁文道：「找誰？」中格道：「你曉得近時湖北有流傳的一句話『一品夫人蕭鵬昌』麼？這位蕭師爺是莊制台的心腹，現在他在上海，我爲老師的事，特地到上海去找他。虧得他人極開通，且也曉得老師這個人。我求着他，他一口答應，決定可以挽回。我所以回來了。」郁文道：「師兄你既然曉得我們在上海，何必求別人！只托勝佛向他老太爺一說不就了結麼？」中格道：「我也知道，但是一則我曉得莊制台與戴撫台雖是同僚，然意見不甚融洽，萬一鬧起彗扭來，反要弄巧成拙；二則勝佛兄的家庭，我也略知一二，勝佛兄自然是竭力的，不曉得他老太爺能否允許，萬一不許勝佛干預外事，這怎麼樣呢！況且近來握權的官吏，往往對於自己親人都不很相信，只要他寵愛的，不論什麼人，反能言聽計從。我所以不來找你了。」在經道：「中格兄真是通達世態，所以能辦大事。兄弟佩服之至！」郁文道：「老師既沒有事了，倒底住在那裏？我們怎樣可以去見他？快快告訴我，我是焦急得很了！」中格道：「不要忙，就告訴了你住址，也要派個人引導去方好找哩。他住的地址是……」正欲說時，只見那祕密門忽然推開，跳進一個人，手中握着手鎗，指着中格道：「你爲何領了許多人到我辦公室裏來？不知道此地是來了就不易出去的麼！」那勝佛等三人都吃了一驚。正是：「脂粉華堂鬧蜂蝶，風雲祕室會蛟龍。」欲知何人，下回奉告。

第三十八回

霧起深山，龍蛇生大澤；

日斜重幕，燕雀鬧華堂。

話說向中格正在密室中欲將他老師的住址告訴三人，只見有一人手中執了手鎗跳進來，聲勢洶洶。戴唐二人不覺一呆。中格呵呵笑道：「郁文老弟，你又來了一個同調哩！」隨即向在經勝佛道：「這位是祖繩之，單名是一個『文』字。也是兄弟的同門。在老師的學堂中畢業的。新近從日本回來，他是專門研究化學的。所以此處是他的研究室。他的脾氣跟郁文差不多，是我們老師的得意門生哩！」隨將戴唐二人向祖繩之介紹了。郁文道：「繩之，你是幾時由日本回來的？」繩之道：「小弟是不脫孩子氣的，我要嚇我們師兄，請兩位原諒！我回來不過兩個月，就同大師兄一塊兒住在此地。」郁文道：「我正要聽師兄告訴我緊要的消息，被你進來打斷。」繩之道：「什麼事？」郁文道：「就是老師的住址。」繩之道：「這也不必一定要師兄說的，問我就知道了。但是你找老師爲什麼？」郁文道：「就是他二位要想去見見。」繩之向着他二人目光閃了一周，說道：「你的介紹準行嗎？」郁文道：「這兩位是我的至交，我負完全責任的。」繩之道：「大師兄請說罷！」中格道：「你就代我告訴他好了！」繩之道：「告

訴他很容易，不過也要有人引導纔好！我本來要去。這麼罷，明天我來做一個引導人便了。」郁文道：「倒底在那裏？」繩之道：「你明天跟我走就是了。」中格道：「大約總要走六七天好到。我告訴你罷！他老人家是隱居在江西貴溪徐仙岩。」郁文道：「那是要從九江一路走的。」中格道：「不錯！此地坐輪船到九江，再坐民船到貴溪。」繩之道：「到了貴溪，可是要徒步入山的。他二位不曉得能受得了辛苦麼？」郁文道：「請放心！他們並不是大少爺，動一動要就轎馬的。」中格道：「我們可以出去了，不過你們決定何時動身？在輪船上不必招呼，到了九江再會齊好了。」隨立起身來道：「我們外面坐罷。」四個人一同走出祕密門，中格將書櫥依舊推好，來到外面，開了電燈。勝佛在經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回棧罷！決定明天晚上坐下水輪。」郁文道：「明天江天下水。我們仍坐江天好了。」中格道：「不好，聽說太古怡和都有下水船，你們三位換換船罷！」在經道：「足見大哥的精細！明日再見罷！」三人就匆匆辭別了出門。中格送到門口，點了頭，就把門關上了。三人就步行回到棧房。住了一夜，早晨三人起身盥洗，由茶房送進來一封給魏郁文的信，郁文拆開一看，上寫着「怡和下水船豐順九江聯興旅館」末尾寫着「雲泥」二字。郁文看了微笑，遞于勝佛。在經看了收起。等到吃了飯，郁文想要出去逛逛，勝佛道，我不去了，怕有熟人認得我。」在經道：「我陪你去。」二人就出去了。勝佛從箱中取了一册成惟讖論述義，靠窗細讀。正讀了二三十頁，只聽得有人推門。勝佛抬頭一看，原來二人回來了。勝佛道：「怎

「麼一會兒就回來了！」郁文道：「我們在沿江一帶繞一個圈兒，沒有什麼好玩，在江邊茶樓上喝了一回茶，慢慢的纔回來。我覺得不少時刻，怎樣你說一會兒呢？」勝佛道：「我正讀着這書，覺得不多時刻哩。」在經道：「你讀什麼書？」隨手取來一看，微哂道：「你原來讀這個書，那裏覺得時間的長短呢！百萬阿僧祇劫不過一彈指間，這點時間如何可以去算呢！不過你研究了這種學問，怕恐什麼都不高興做呢！」勝佛正色道：「不然！做事先要了悟生死，立定根本，將來臨事纔不至爲各種物欲所蔽。宋儒雖亦能解脫，然於解脫的原因，不能澈底明白，只有相宗一門，把人生的根柢，一一解剖出來，使世人皆知此身虛妄無實，自然不至沈溺其中了。」郁文道：「好了！好了！你跟着我師父去修仙好了！」勝佛道：「我說的不是要修仙。」郁文道：「憑你去修仙也好，成佛也好，我是情願墮落的。譬如我們都成了佛，有什麼好處？」勝佛道：「你沒有研究這種學問，無從談起，將來你遇了機緣，自有入我門的一日呢。」在經道：「不用講了，我是只曉吃飽了飯去做我的事。仙啊，佛啊，將來你們各人去成就罷！」三人呵呵一笑，就叫茶房開飯。吃了飯，收拾行李，請賬房到怡和公司豐順船上定了官艙一間，隨將船錢房飯錢，叫茶房開了賬單，一一付清，賞了茶房酒錢，叫茶房把行李送到船上。茶房道：「豐順買辦在下面賬房，船票已寫好了，儘管慢慢的，少老爺們可要去看一回戲，上船去還不遲哩。」三人點點頭道：「你不要耽誤了！」茶房道：「沒有的事，請放心！」三人把行李交于茶房，隨向賬房取了船票，出了旅館門，商量何

處去消遣。郁文道：「聽戲太鬧，不如去洗澡罷！」二人道：「狠好！」走上大街，看見路北有一盞白壳大電燈，上寫着「華清池」三個紅字。三人走進去，不多幾步，前面有一扇裝着司不令的玻璃門。郁文推進了，二人跟進去，一陣水氛氣，各人眼睛一時迷糊不清，聽見一個夥計招呼道：「這兒是房間。」郁文道：「我們就散座罷！」勝佛道：「房間也好。」郁文會意，點點頭，就由夥計領入房間。開了電燈，問了茶的紅淡，又有夥計送上手巾把。三人擦了臉，夥計又將三人的大衣馬褂脫下挂起。三人隨意向沙發上坐下少息。只聽得外面有人打着長沙白，大聲罵夥計不給他備浴水。那夥計說：「你老也要，盆兒有空兒才行！」只聽得砰碰一聲，大約是擲碎了茶碗。三人站起來一望，只見擲杯者正在大罵。旁邊一個人身材高大，滿面麻子，立起來說：「弟弟！你的脾氣怎麼好！咳！我出門後真不放心呢！」隨向夥計說道：「請你不要生氣，我的兄弟向來脾氣不好，得罪你，我給你賠個不是。打碎的茶杯由我賠償便了。」那夥計聽了也就釋然道：「不要緊。」就去了。在經道：「這不是雷楚生麼？那罵人的不就是他的兄弟雷去非麼？」郁文道：「正是！」在經道：「我來招呼他。」就向外喊道：「楚生兄！這邊來！」他聽見有人叫他，抬頭一望，見是在經，也就喊說：「原來是在經兄！」他就立起身，到了他們房間，見了他們三人，原來都是認得的，就坐下來。在經道：「你是從長沙來麼？」楚生道：「是的，我是要到日本去游學的。」在經道：「你同來的是令弟麼？」楚生道：「是的。」在經道：「一同到日本去麼？」楚生道：「不，他是送

我到上海去，看看幾個朋友，就要回長沙的。因為我容易得了一個官費，弟弟的官費，尚未發表，倘然也得了，恰好一同出去。但恐怕未必能設如願哩！」在經道：「現在中國有志氣的紛紛的到日本，真是一線的曙光！希望老兄廣結同志，深求實學，將來才可以救國哩！」楚生道：「只怕兄弟才學不足，志大力小，有負期望哩！現在各位到此地，打算耽擱幾時？」在經道：「說不定。」各人隨便談了一回，洗了澡，楚生回到原坐，算了賬，同了兄弟過來，向他們介紹了一回，即作別而去。他們三人，看看時候不早，也立起身，穿了衣，算了賬，一同出門，一徑就到怡和輪船碼頭，上了豐順船，走到官艙中，取出船票與茶房一看，那茶房就笑嘻嘻道：「各位是從聯發來的麼？幾件行李，已由聯發的夥計送來，已經放在艙中了。」隨將三人領到一間官艙，是四人鋪位的。勝佛道：「這是四個人住的，怎麼好？」茶房道：「添箇生客確是不方便的，好在此次客人不多，各位是到九江上岸的，今天空房尚多，如有客來，我可以想法的。」在經道：「好好！請你招呼，明天酒錢從豐就是了！」茶房笑嘻嘻道：「謝謝三位老爺，請把行李檢點一下子！」三人看了一看，沒有缺失，那茶房就出去送了茶來，問道：「要吃點心，可以叫飯想已吃過了？要吃，也可以喊。」他就把門帶上出去了。三人坐下，等到開了船，將門上暗鎖關上，也就沈沈的睡着了。到了明日，因下水船的迅速，於傍晚時已到了九江。三人上了岸，就找着聯興旅館住下了。第二天早上，他們還沒有起來，就聽得茶房說：「有三位湖南客人，住在這個房間裏，不曉得是不是？」隨即推門進來，後

面跟着一個人，就是祖繩之。他就開口道：「你們是昨天下半天到的；我到的時候已黃昏了，所以來不及找你們。」郁文道：「狠好！你來了，我們就有了明杖了。趕快雇船去，我們就可以上船了。」繩之道：「我是急先鋒，你真是霹靂火！也讓我們起來了纔可以講到走！難道你就由這床上走到船上麼？」三人呵呵大笑。各各起身，盥洗後，在經道：「繩之兄真的可以去雇船了！」繩之道：「我這裏有熟悉的船。」昨晚到後，我已托棧中賬房寄信，叫他早上就到此地來。不多一會兒想就來了。他們談了一會，只見那茶房推門進來，說道：「外邊有一個船戶，說是祖先生叫他來的，他要進來。」繩之道：「叫他進來。」茶房向門外一招手，一個年紀四十歲左右，身穿青布舊棉襖袴的人走進來，見了繩之，微笑說道：「原來祖先生在這裏。」在經道：「我們到貴溪去要多少船價？」那人唉道：「我的船到貴溪去，祖先生常常叫的，有老價錢，不必論的，只問幾時下船，好去預備。」在經道：「好好！我們就要下船的。」那人道：「我就去預備了。祖先生一同去麼？」繩之道：「我也去。」那人道：「我的船仍在老地方，請祖先生一同來就是了。」他去了後，繩之就同三人吃了點心，將棧房賬算了，叫箇脚夫，把行李送往船上。他們也下了船，船上夥計把柴米燈燭油鹽魚肉等買齊了，隨即開船走了。不多幾日，就到了貴溪。繩之就領着三人，在西北門外，從一小橋上，渡了溪，進了山，只見石崖高峙，其中好像拿斧子劈開的，兩邊對立，其間有離者，有合者。郁文狂喜，大叫妙絕。繩之道：「此處尙算不得怎麼好。」他就指着前面聳起的一個高峯，

拔步先行。三人跟着走，依着石級，到了頂。看見一個石臺，好像一只手掌，蓋在兩崖上面。到了臺上，南望西華，東望夾壁，西望南溪，北望縣城，皆在指顧之間。垓山帶水，萬里一碧。下了臺，俯視二崖之間，有下去的石級，壁上刻着「一線天」三字，就是從峯頂劈開的山峽。他們從下去的石磴，一步步的走，走到中間，路忽向東轉。又有一道橫峽，石壁聳立，高矗百餘丈，路盡望南，穹岩盤竇，像蜂房般，不能指數。他們轉身向北過一嶺，東轉面前有一個山岩，上高下闊，中間分裂成數穴，東西相通，如珠之九曲，如環之百疊。向南則竇穴所在，軒豁如門戶，如窗牖；北則雖有小隙，僅通光，中多奇石，有如桌者，有如椅者，有如灶者。洞壁有一泉，涓涓不絕，流入低處如井。勝佛道：「此處真可居住，吾們將來能於此中結廬讀書過一生，真是神仙了！」郁文道：「我不來，要冷靜死了！這種神仙，許我做，我也不要。」在經道：「你們看後面石上有字。」三人走過去一看，果然有石刻的迹象。郁文就拾了一塊小石片，將石上的苔蘚，輕輕的刮了幾下，果然顯出字來。上有剝剝蝕蝕的「宣和年洪駒父題幾個字。勝佛道：「原來此地是宋朝名士游賞之地，可惜現在的江西人不知道來了。」繩之道：「我們走罷！到徐仙岩還有幾里地呢！」便過了山洞，就由羅塘登嶺北望，只見竹樹叢密，岩石高穹，欲穿林而過，忽見林隙中露一石橋，高駕在前。繩之道：「過了橋，就離徐仙岩不遠了。」下嶺入一深谷，那石橋杳不復見。郁文道：「怎麼橋沒有了？難道仙人拆了去了？」在經道：「現在的人過河拆橋，我們還沒有過河，橋是不會拆去的。」各人均呵呵笑時，郁

文道：「你們看橋又來了。」在經向前望去，並不見橋，隨道：「郁文又來小孩兒脾氣了！那裏有橋？」郁文道：「你平素低頭下氣慣了，何妨暫時白眼望青天呢！」在經抬頭一看，原來已到了橋底，頭上一大石，高跨峯嶺，上環如卷，中闢成門，各人就橋下仰視其頂，相距不止數十丈，急舉步登其上，則平整如臺，修廣如達，繩之道：「自此往西約二里許，可到象山。由象山小逕南行，即可到朝真宮。」郁文道：「到了朝真宮，還有多少路呢？」繩之笑道：「朝真宮就是徐仙岩，徐仙岩是古名，朝真宮是今名罷了。」郁文道：「我那裏知道你肚子裏的地理志！」四人匆匆望南，入峽而行，起初尚有採樵的路，漸入漸滅，一直走到了峽底，荆棘縱橫，隘不容足，路盡西轉，豁然平坦，高厓盤亘，中有深洞，外垂着飛瀑數十丈，噴珠舞雪，心骨爲悚！岩右有一亭，高懸厓際，嵌空環映。繩之道：「此洞卽老師所居處也。此亭名仰止亭，老師所登臨處也。我們既到了，請二位先在外少坐，我跟郁文先進去通報了，再來請。」勝佛在經道：「當然，當然。」繩之郁文二人，匆匆的走進石洞中，勝佛等就在瀑布左右徘徊觀望，真覺得心神寂定，相對無言。隔了一會兒，只見郁文由石洞中出來，招呼二人進去。二人跟着郁文進去，中有自然石級，漸入漸低，仰視上如石幔，間有石柱，倒挂其旁。乳石矢矯垂下，繽紛不一。底甚平。漸進，望半岩有一門，下亦有石磴，循而上，出石門，則有平曠地約數十畝，中有茅屋十餘間，旁有田畦及各種花果樹。郁文先行，望見一叢竹樹中茅屋數間，柴門外立一老人，鬚髯蒼白，遙遙望見了他二人，便拱手說道：「歡迎！歡迎！」二人連忙

作了一個長揖。那老人邀請入室。二人就上了土階，進了草堂。抬頭一望，只見室中四壁清潔，絕無纖塵，中間有幾只白木的桌子，兩旁是竹几竹椅，壁上挂了四條墨搨的岳武穆滿江紅詞，中間挂的是一幅墨竹，一副對聯，寫着「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十個字，都落的「塾老人」的款。大約是主人自己畫的寫的。兩人到了中間，說道：「晚輩久仰老師的品學，特請郁文兄介紹到此，不曉得老師肯收列門牆麼？」他呵呵笑道：「不敢當！兩位是天下有心人，老夫久已聞名，那裏敢忝顏爲師呢！」郁文道：「老師也不必客氣，他們是學生的至交，專誠來拜謁的。」老人說道：「既然如此，吾想屈留兩位在此暢談幾天，然後再說罷！」勝佛在經知道他要鄭重考慮，也就行了常禮，向客位坐下。他就向繩之郁文道：「你們去裏邊招呼他們預備飯罷！」二人就往裏邊去了。一會兒兩個椎髻童子，搬兩飯菜來，五個人一同坐下。郁文就拿酒壺向各人斟了酒。那老人說道：「兩位是從漢口來，跋涉長途，真對不起得狠！」勝佛道：「現在人心思亂，急待豪傑出來整頓，像老師這般品學，埋沒荒山，晚輩却深以爲憂哩！」他呵呵的

笑道：「足下太看重了！現在時局正是大亂方始，恐怕一時的人力未足以挽回呢！」在經道：「人定勝天，古來也相傳此話，況且歷史上英雄豪傑，都是從艱難困苦中顯出來的。倘然都委之天命，那就無事可做了！」老人微笑道：「這個確是至理。知其不可而爲之，方是做人的大道理。但是現在人心，一天一天的壞，必定有一番大劫在後。那些忠臣義士，不過要保留一點做人的道理，不教他磨滅，所以忠臣義

士大半在失敗中顯出來。真正挽回世界的豪傑，不是一定了不得的。不過大亂之後，許多壞人奸人玉石俱焚，人心自然厭亂，生活也簡單，不像現在的窮奢極欲。此時有幾個有良心的人出來指揮，天下自然平治了。不然，試看每朝開國之時，所用的人大半是舊朝代的人，何以在先時是亡國之臣，後來又成了開國功臣呢？可見世界之治亂，在乎衆人之心。人心不治，總沒有辦法的。」勝佛道：「照老師看來，如何着手呢？」老人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老夫在此山中，一則避免無謂紛擾；二則尙要向老師處修練些功夫，將來於世上人心，或可有一毫補救，並不是與世長辭，作一個槁木死灰哩！」勝佛道：「原來還有太老師，現在何處呢？」老人道：「我的師父是一個道士，住在龍虎山上清宮，不過他是閉關靜坐，不見外人的了。」勝佛道：「老師的功夫，那是玄門的一派了。」老人道：「我師父傳授的，自然是性命雙修的道理，不過聖胎充足，解脫三關，那個命就虛空粉碎，真性炯露，與儒家之至誠無貳，佛家之自證本性，同是一個樣子了。」勝佛道：「欲修此種功夫，從何入手？」老人道：「沒有什麼奇異，只須精熟參同契一書，深思力行，將來自有一貫的道理呢。」在經聽了許久，心中不以為然，就說道：「不是晚輩亂說，倘然都去修練了這種功夫，世界上的事什麼人管呢？」老人聽了，正色的說道：「只爲修這種功夫的人太少了，所以天下要亂。古來聖人，如老子之無爲而治，孔子之人已立達，釋迦之度盡衆生，都是要多一人修功夫，就可以少一人亂天下。況且這種功夫，修一分是一分，不問他真正成仙成佛，他有了功

夫，心地自然光明，遇事不至昏亂。卽如小人的奸詐貪鄙，有了功夫，他自然掃除淨盡了。這正是老夫欲補救人心的大道理哩。」在經聽了，不覺的臉上有些紅起來，勝佛道：「老師對於劍術一門，能否指教？」老人呵呵笑道：「這種武術一門，我們道教中確有些祕傳，不過這種也只是防衛一身的的作用，不算什麼。就是劍術，只是練習的精神氣一貫，比較平常人神速，那裏真有文人所說的希奇古怪呢！古人云，『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學習功夫，那真是萬人敵呢！」當時各人都吃完飯，郁文、繩之領着勝佛在經到那草堂的旁屋，其中已經鋪設了客榻，他們一天辛苦，就匆匆的睡了。明天早晨，他們都起來了，那老人領了他們到仰止亭上逛了一回，就在亭外一棵老松樹下幾塊大石上坐了。老人含笑說道：「二位昨天所說要列入老夫門下的話，我已細細想了一回，并由郁文把二位的宗旨也詳述了。我對於二位要求的本意，是沒有不贊成的。不過要向老夫學習些功夫，一則老夫自問淺薄得狠，恐不足以供二位的需要；二則二位志氣才力，正在蓬勃的時候，恐怕在深山中度這枯寂的生活不容易。況由我看來，勝佛兄至少住山三年，在經兄至少住山六年，方可有成功的希望。至于郁文、繩之二人，也就要下山的。時勢所迫，二位恐也有身不由己之機緣！我看二位暫時在山中與老夫研究，不必拘定師生之分，將來如有機會，老夫當然介紹同志，幫助一二，想二位亦以爲然哩！」在經聽了，默默不語，勝佛道：「老師既然如此說法，自有一定的道理，決計拜投門下，學一天是一天，到將來再說罷。」在經道：「晚輩長

住在山，現在確是辦不到，因接頭的事很多，未便失信于朋友的。」老人點點頭，就向郁文繩之說道：「今天你二人可卽下山。繩之可對中格說：「學堂事能照他辦法，委曲求全，甚好。蕭鵬昌這個人不壞，將來與時局是有關係的，能設聯爲同志最好。在經兄事務很忙，可以一同走。郁文你可以到上海去，你既有學幕的事情，你也不可不辦，且隨地也可以訪求幾個人才。勝佛既決意跟老夫住山，且住個一年半載再說罷！」勝佛就站起來，行了大禮。老人扶他起來道，不必客氣，我們暫時研究便了。」五個人一同回來，到了草堂中，他們就匆匆的吃了早飯，告辭下山。勝佛同老人送着三人出洞而去。三人急急的由原路下山，也無暇賞覽景物。天色昏暮，到了原船上，隨卽開船。行了幾日，到了九江，郁文道：「依着老師的吩咐，我到上海去了。」繩之道：「我同在經到漢口，到後再通信罷！」三個人分路乘着上下水的輪船而去。郁文到了上海，也就回了浙江，到了學政衙署，跟着老師一路出棚去校閱文章去了。在他們入山訪道的時候，正是北京內外紛亂的辰光，各國瓜分中國的傳說很盛，勢力範圍之說，全球沸騰，那時李合肥因賀俄皇加冕派充大使，游歷歐美，於賀俄大典中，祕密與俄結了條約，允許俄造西伯利亞鐵路，經過東三省，直至旅順口出海。這是甲午之後，李合肥聯俄的政策。至於政府中各大臣，都在那裏勾心鬥角，門戶黨爭，少有能替國家打算的。那時北京敬王重入軍機，龔和甫高理惺也做了軍機大臣，經過了國際的狂風猛浪，真是心胆俱寒。同事中祖蔭山等又爲了爭權奪利，與和甫不和，常在老敬王

面前進些纔言。老敬王雖有中興的大功，然自從受了西太后嚴責以後，精神也差了，心也灰了，他前次的斥出軍機，雖是醇王與他不合，兄弟鬩牆，然黑幕中策畫，全是祖孫山一人的主張。因他當翰林時，由僧格林沁參革充軍，敬王在軍機未爲他設法保全，所以報仇。他當時組織的方法，是以醇王爲後台老板，其餘如景王莊之蕃格拉和博等都是庸碌的人物，所以孫山獨占大權。後來醇王死了，甲午大敗，他靠着西太后的寵眷，就把責任推在他們數人身上，他依然戀棧。反過來又去拍敬王馬屁。一天，他們聚會，正是各國風波未平之時，敬王繆着眉說道：「今天又要見鬼子了！心裏萬分不高興，又不能不敷衍他，真怎麼好呢？」和甫道：「這班鬼子我們現在雖不能與他決裂，然我們也不可太示弱，多少留些天朝的體面。」敬王道：「和甫的話不差，只是我是智勇俱盡，和甫你有什麼法子呢？」旁邊孫山微哂道：「據鍾武看來，總理衙門人才不患其多，王爺何妨奏明上頭，請和甫也到總理衙門去幫助幫助王爺呢！」敬王道：「孫山話不差，和甫想也願意，回頭我就上去請旨。」和甫聽了頓吃一驚道：「王爺千萬不可平是迂腐的人，平日又深惡那犬羊異族，況又忝列師傅，若和他們往來，未免有失國體。請王爺萬萬不可提起！」敬王微笑了一笑，旁邊華仲榮道：「和甫當此時局，正君憂臣辱之秋，凡爲人臣，都應忍辱負重去幹，還講什麼體制呢！況且王爺們也都跟他們周旋辦事，難道不算喪失國體麼？」孫山道：「和甫同年是狀元帝師，中國第一流人物，清流領袖，輿論所歸，一入此中，好比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自然

是不願的。不過能向此中同負一點責任，那班持正論的清流，或者可以原諒些局中人。六哥，請你委曲一回罷！」敬王道：「蓀山的話不差，和甫來幫幫忙，確是狠有益的。」那和甫聽了，氣得面色蒼白，只顧將白髯搖了數下，無言可說。次日到了軍機處，御前太監把摺匣交下，各大臣匆匆看了摺片，並將各摺細看了一回，除開皇上已畫指甲痕的，其餘應辦的事，匆匆商量了一下，聽得上頭已經叫起來了。原來清朝辦事，凡各部各省的摺子，統于每天早上子時，有管理收摺的太監，在他的他坦（辦事休息處）門上挂了一盞白紙的燈，上寫着「奏事處」三個紅字，每天各部筆帖式，各省提塘官，將摺子送到奏事處，取了收條。到丑時，奏事處太監就把燈撤去了，抱着許多摺匣進宮。等到皇上起身，那御前太監就在皇上面前，一一的開了摺匣，用象牙籤子挑開摺子封套，陳列案上。皇上就一一的抽出摺子閱看，將照例的旨意，如該部議奏該部知道等，用指甲劃一痕迹在摺子上，其餘要商量辦法的，就不畫指甲痕。皇上閱看後，就由太監交到軍機處，皇上就用膳。膳時，所有各衙門值日的，各省預備召見的各大員，均遞一綠願籤，（又叫膳牌，）籤長約五六寸，闊約一寸餘，籤頭用綠漆，餘用白漆，籤上寫各人的履歷銜名。皇上用膳畢，即將本日常想見的留下他的名籤，外頭就知道某人要召見了。一面先叫軍機起兒，商定各事。軍機退至宮門口，由王爺向軍機章京吩咐各摺如何辦法。領班章京聽了，即回辦事室，從速繕寫上諭，送呈王爺，然後呈皇上閱過再發。這叫做述旨。然後皇上乃照膳牌召見，是名外起兒。那敬王聽

見叫軍機起兒，領了各大臣依次入內，跪奏各事。奏畢，那敬王就顫巍巍的奏道：「現在外交困難，各國都來要求，奴才力跟年紀都照顧不及，軍機大臣龔平，才識均優，可否請旨派充總理衙門大臣，以補奴才之不及？」那時皇上聽見那功高望重的老王爺的話，那有不答應的！龔和甫聽了，連忙向上碰頭，奏道：「臣向來不懂外情，平日與外人格格不相入的，且臣既任軍機，又是戶部，又在毓慶宮行走，事多才短，實在不能兼顧，請皇上另派能臣，臣實不勝其任。」那皇上道：「明天再說罷！」起兒下來，敬王照例先走。各大臣亦紛紛各散。和甫回來，想着祖孫山的話，芒刺可畏，明明是外交諸事自己持了正論，觸犯了他，他今天想法子報復。華仲榮本來是積不相能，所以也在旁邊幫腔，越想越可惡。等到歇中覺的時候，在榻上也睡不着，起來往書房坐着，姪孫弓夫走進去，和甫就將孫山仲榮的話告訴了弓夫。弓夫道：「孫山的靠山醇邸已死，他跟老敬王從前的疙疸究竟沒有消融，只要托人向老敬王提一提起，一面托言路說他壞話，就可以轟掉他；至于仲榮，他受了老佛爺的寵眷，根深蒂固，不容易動他，只好慢慢想法。和甫點點頭道：「你去跟唐卿商量一下，不要亂來要極祕密的！王爺處最好由高、中堂便中提及，方不落痕迹。」弓夫聽了，唯唯的退出，就去找唐卿密談去了。正是：「求氣應聲藏霧豹，勾心鬥角演醯鷄。」欲知弓夫如何與唐卿密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卷

第三十九回

蘭鮑同堂，洛閩分黨派；

芝龜一室，南北話離情。

話說龔弓夫那日套車出門拜客，到了錢唐卿門首，向門房一問，知道沒有出門。弓夫因與唐卿交情密切，就跳下車來，徑隨門房進去。門房知道弓夫與老爺的交情狠深，就一直領到書房。那唐卿書房是南屋三間，東西窗是一律綠紗，中間風門等均除去，挂了四桁的日本珠簾，窗外檻上排着許多盆花。那家人搶先一步，就在簾外向裏說道：「龔大人來！」唐卿立起身來說：「請！」那弓夫就掀簾進去，一面作揖，一面笑道：「老世叔雅極了！原來唐卿新得了一部宋刻的夢溪筆談，正在校勘。唐卿道：「這部書確是宋刻。」弓夫道：「吾鄉照曠閣曾有刻本。」唐卿道：「我正在校勘一過，即如卷一有百官見宰相一條，中云：九卿而下，即省史高唱一聲，屈躬趨而入。宋本躬字作則，因宋時人言「屈」，即「請」字之義，略較「請」字爲重；若作「屈躬」，則文義乖誤矣！」弓夫道：「老世叔說的不差！校好後請借

錄一過！唐卿笑道：「這種學問是不時興的了，這兩天老師身體好麼？」弓夫道：「他老人家身體尚好，不過精神上很不愉快。今天中覺也沒有歇。」唐卿道：「老師一身關係中外的大局，總要教他老人家心上舒服，我輩也不能不當心呢。」弓夫道：「老人家向來于家中絕口不談國事，現在政府中，老世叔有所聞見麼？」唐卿道：「此次敬王出山，打破了濟寧一局，彷彿濟寧對於老師很不滿意呢。」弓夫道：「這話確麼？」唐卿道：「十得六七。聽說濟寧對於老師的力持正論，以爲唱高調，敬王雖然是欽佩老師的，然老師的主見，老王爺也有點認爲是局外人的空言呢！」弓夫道：「旁的怎麼樣？」唐卿道：「現在樞府，六爺是尊而不親；仲榮雖非軍機，但是很蒙寵眷，最好老師跟那位寵臣拉攏纔好。否則老師是孤立的。」弓夫道：「老世叔看濟寧能恢復以前的勢力麼？」唐卿道：「他幾年來的事實，把上頭的信用減削了，況且他一班的人才實在不設，恐怕不容易罷！」弓夫道：「聽說南皮狼想兄終弟及哩！」唐卿道：「不差！我也聽見的。不過上頭恐怕他又發出從前的清流面目，六爺有些不敢。」弓夫道：「老世叔的話不差！家叔祖實在太孤立！總要拉幾個幫手進去纔好。」唐卿道：「對對！」弓夫道：「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老世叔看何人可去，何人可來呢？」唐卿道：「我們是閑談，老師前是不敢說的。濟寧決無久理，秋果已熟，撥蒂卽落，替人難覓，老師應當注意呢。這個人第一要不會反噬，第二纔講到有才力，不知道老師聽了以爲何如？」弓夫道：「老世叔深謀遠慮，欽佩之至！有便見着家叔祖時，何妨略爲

談談呢！唐卿正要接下說時，只見家人進來回道：「胡大人拜會！」唐卿道：「鍾齋來了，請罷！」只見那胡文卿匆匆的進來，見了弓夫，閑談一回，弓夫先走，文卿也走了。唐卿送客後，回到書房，細細的想了一想，料得龔祖必有衝突，且曉得和甫避忌同鄉，自己係浙江籍，狼有入樞希望，但是必須將濟寧排斥。不過自己出面攻擊，未免有取而代之嫌疑，隨即擬了一個摺稿，說的是近來外交之失敗，發原于甲午之役，其時執政不得辭其責，現在莊之蕃等雖已去位，而祖蓀山依然戀棧，殊失大臣引咎之體，應請斥責，以肅綱紀等語。隨即招了一個心腹門生鍾都老爺，托其具奏。那門生自然曉得老師的主意，將來總是于己有益的。不到三日，那摺子已進去了。敬王閱過了，微微一笑。祖蓀山默不一聲，等到起兒上去，皇上就問「此摺如何？」敬王奏道：「外頭不曉得裏頭的爲難，應否留中請聖裁！」皇上就點點頭。那摺子便留中不發了。敬王下來向着祖蓀山道：「小孩子胡鬧，你不必介意！」蓀山道：「鍾武負罪甚重，深荷王爺栽培。」各人就散了。第二天，祖蓀山因欲探探上頭的意旨，一面請了三天病假，一面托連總管去報告西太后。那天敬王到了軍機，說道：「今天蓀山請病假，想是因爲昨天的摺子。」旁邊高中堂道：「是狠有道：「大約是的。要看看上頭跟王爺的意思怎麼樣？」敬王道：「蓀山人還明白。」高中堂道：「是狠有幹才的。從前醇賢王狠賞識他，所以保舉他進軍機。現在王爺待他也不差，不過他心裏總不免有點自疑罷了。」敬王笑了一笑，也就散了。隔了兩日，祖蓀山正要預備明天銷假，那天午刻有一位軍機章京

請見孫山見了，那位章京低低的說道：「今天劉都老爺又有一件封奏，是彈劾大人的。王爺看了，沒有說什麼，也就留中不發。不過方纔上去的時候，王爺的口氣，不像上次的幫忙了。」孫山聽了，微微笑了笑，說道：「勞你的駕！」那章京就起身告辭。孫山送出客廳門，那章京匆匆的去了。孫山回到書房坐定，細細的一想，從前敬王的出軍機，跟我有過過節兒，近來漸漸的消融了，現在既然說王爺不幫忙，不要是和甫在那兒挑撥麼？照此看去，明天還是續假，一面到仲榮那兒去，託他打聽一下。那班都老爺是誰人的線索？也要打聽明白的！不過自己請病假，不使出門，就叫他兒子其榮去見華中堂。其榮套車出去，見了華中堂，華中堂就告訴他道：「聽說王爺本來沒有什麼，前天高中堂提差了從前的過節兒，也不曉得有意無意；今天王爺的語氣間，似有些改變了。那兩位都老爺可不熟。世兄，只要南城去找個熟人一打聽，就曉得那線索了。最好是連總管處去疎通一下，那就沒有事了。」祖其榮聽了，深深致謝，辭別出門。回了家，告訴了父親。孫山聽了，想想高中堂跟我沒有什麼過節兒，不過他與和甫交情是狠深的，一定是和甫因前日我的話太露鋒芒，叫他來挑撥的。這劉鍾兩個老爺，我記得是錢唐卿的門生，狠有淵源的。難道錢唐卿想進軍機，所以替和甫出來報仇的麼？就向其榮說道：「明天再續三天假，聽聽總管的消息再說罷！」父子談了一會就散了。第二天下午，錢唐卿到了龔宅，那門公李源看見了，因為是主人的得意門生，連忙迎出來，一直領進。一面說主人上衙門去了，就要回來，少爺在家，請在書

廳坐一會兒。唐卿也狠客氣的說道：「老師這兩天身體好？」李源道：「尙好，不過忙得狠！」唐卿道：「那自然，就是見客也設忙的！」李源道：「大人的話不差，又不肯得罪人，有空兒總見實在不相干的，李源只好替他擋駕，所以外頭狠有說李源的閑話哩。」唐卿道：「也就管不了。」說時，已到了書廳。李源就對值書廳的小童升兒說道：「去請大少爺，說是錢大人來了！」那升兒應聲而去。唐卿進了書廳，只見中間堂屋懸一匾額，寫着「白龜紫芝之室」，是和甫自己寫的八分書。旁有楠木架，擺着一只康熙窯青花白地的大碗，中間養着一只綠毛龜，眼如珠砂，頭如象牙，那毛如毳毳綠髮，蓋滿水面，當中桌上一只紅木架，供着白玉盆，盆中盛着白砂，植着一株靈芝，盤曲輪囷，約有一尺多高。歧枝六七，色如紫玉，寶光照灼。唐卿正在欣賞，只聽得有人說道：「老世叔從那裏來？」唐卿轉身一看，只見那人秀髮明眸，態度瀟灑，原來是龔弓夫。當下彼此作了一個揖，就在東面坑上坐下。唐卿道：「近來老師身體好否？」弓夫道：「托福，尙好！」唐卿道：「這兩日可有新聞？」弓夫道：「沒有什麼。」唐卿道：「這三天宮門抄，有劉鍾兩位[？]的封奏，老師沒有提起麼？」弓夫道：「沒有談及，不過曾經問過劉鍾兩位都老爺，是否老世叔的門生？至于封奏的什麼事，小姪也不便問。家叔祖也沒有提。」唐卿低低的道：「都是關涉濟寧的事，所以他連日請假了。」弓夫好似吃驚的道：「老世叔是知道的麼？」唐卿道：「他們事後會來告訴的，但不曉得上頭意思如何？」弓夫道：「或者等家叔祖回來，小姪去探聽一回，有什麼消息，明日再

來面告。」唐卿道：「如有效驗，將來替人，上頭必詢問老師。前天我們所談的，曾經向老師提起麼？」弓夫道：「家叔祖連日因戶部公事太多，沒有閑空，所以未能轉達；今天看機會罷。」唐卿道：「聽說濟寧跟連總管狠有來往，恐怕中間會有變化呢！」弓夫道：「是極！是極！」談了一會，天已不早，龔和甫尚沒有回來。唐卿立起身來道：「今天尚有一處應酬，先走了。老師回來，請代爲請安。」弓夫道：「家叔祖狠想和老世叔談談，能殼挑一個閑空時候，一定來奉約。」唐卿道：「是是！」隨卽告辭去了。不多一會兒，龔和甫回來了。弓夫走到上房，只見和甫換了衣冠，躺在榻上。弓夫上前道：「今天怎麼回來得狠晚？」和甫道：「部中的事還沒有完，就是賠款一項，辦到什麼時候了，我真幹不了了！」弓夫立在旁邊不響。待了一會，和甫道：「家中有事嗎？」弓夫道：「沒有。就是錢唐卿談了一會兒纔去的。」和甫道：「他第二回太着痕迹了！」弓夫道：「剛纔談話，所以多推不知道，沒有露一點口風。他上次和姪孫說的話，大約有自薦之意罷！」和甫道：「我在書房中曾面奏某人能辦事，請皇上親自考察一下，所以這個月內召見了幾次。這次的事，他們必定看得出來，未免恐有影響。正不知爲禍爲福呢！」弓夫道：「他想見叔祖談談。」和甫道：「不可！這個時候萬不可多露形迹，你略透一點兒風聲，教他要防備纔好，我處用不着見面的。」弓夫道：「濟寧怎麼樣？」和甫道：「這回王爺似乎因高陽一言，觸動舊事了；不過他神通狠大，如皇上去西邊請示，那是通不過的。到時再看王爺的舉動罷了。」弓夫立了一會，看見和甫叫開

飯。他就退出去了。那時祖孫山一面打聽，這兩個都老爺，確是錢唐卿的門生，他就曉得一定是龔的手段。錢唐卿連日召見，一定是龔和甫在書房中密保的。一面由兒子其榮到連總管處討信息。去了幾次，沒有見着，孫山正在焦灼。一天晚上，那連總管派他姪兒連傳桂，來見孫山。孫山忙請在內書房中坐定。傳桂道：「家叔狠惦记大人，叫我過來請請安！大人進退的事，家叔說，上頭總要過來請示的，老佛爺一向狠看重大人，決沒有什麼變化。家叔的意思，請大人裁酌，辭一辭也好，將來上頭慰留，一則面子，二則反對的也知難而退了。」孫山聽了，從心中感激出來，說道：「請你到令叔處代爲道謝，我總忘不了令叔的好處。」孫山等到病假將滿，就預備了因病辭職的摺子，于明日遞上。那天龔和甫在毓慶宮，跟皇上講論語，講到了「見賢而不能舉」一章，甫就剴切的說道：「治天下之道，第一在用人，此章書乃是大臣舉賢退不善的道理。至於皇上是沒有所謂不能的。只要鄭重斟酌，擇一二賢與不善者用之退之，樹立風聲，大權慢慢的就集中了。皇上自親政以來，好幾年了，用人一端，出于宸衷獨斷的尙少，以後請皇上留意于用舍之權，收回一點是一點，將來皇上辦事自然順手了。」那光緒皇上聽了，點點頭，也就散了。恰好第二天祖孫山請開缺的摺子遞上來，皇上就問敬王道：「怎麼辦？」敬王道：「請聖裁！」那光緒本來曉得孫山是心向太后與連總管第一黨的，不大喜歡他，就說道：「祖鍾武自甲午年起，同莊之蕃等辦理外交失敗，現在他既有病辭職，也不必再斟酌。」隨向着敬王說道：「你以

爲如何？」敬王奏道：「遵旨！」下來就擬了上諭，准其開缺。結末也沒有優渥的虛文。華中堂得信，很詫異。上頭何以堅決如此？他是聰明絕頂的，知道一定是書房中上了藥了。就到蓀山處拜會。蓀山早已得了開缺的信，出于意外，等到華中堂來見了，細細一談，知道此事是王爺報夙恨，和甫復新仇，也只好付之一歎。華中堂匆匆別後，龔和甫高理懼也陸續而來，見面後各致安慰之語。蓀山不露聲色，只微笑道：「濫職樞垣，負咎已深，如此下臺，真是天恩高厚了！」和甫道：「時事日急，吾輩更加不能擔負，將來一定是東山再起，一慰蒼生之望哩！」說了一會，二人就起身而去。蓀山送了客，冷笑了數聲，走到書房坐定。只見門上拿了連傳桂的名片，回道：「連老爺請見。」蓀山道：「快請！」那傳桂跟着門上進來，作揖坐下。傳桂道：「家叔今早接了大人開缺的信，氣得了不得，做兒子的太沒有母親在眼了！家叔說，對不起大人，倒像做了一個圈套，教大人去鑽的。家叔說，好在大人明白，諒不至疑心的。」蓀山道：「那有此理！令叔的好意，我很知道，這是他們變了一套戲法，遲早要表現的，不過個人的事小，將來權柄恐怕漸漸要脫離這邊了！」傳桂道：「是的，家叔說過，現在六爺跟龔高等一時不易著手，這個錢端敏小子，他會變戲法，總要給他一個好看。」蓀山道：「錢侍郎蓋次召見，聖眷隆重，恐怕就是我的替人呢！」傳桂道：「這小子讓他去做夢罷！」說畢，就匆匆的去了。只隔了幾天的時候，那天正是皇上舉行郊天的大禮，完畢，將要回宮，從天壇一直到乾清宮的御道，除了午門以內的道路，沿途統統鋪了黃土，警蹕森嚴，

行人絕迹。這一天是九門提督左右翼總兵當這保衛的責任，前門內外，提督衙門的官，統統翎頂輝煌，佩刀肅立，提督總兵往來彈壓。那時皇上已由天壇動身，各種儀仗，在前門的門樓上已隱隱的望見了。大清門內午門前左翼總兵長琳正在預備跪接，忽有一個人，頭上戴了一只狼破舊的紅纓無頂的呢帽，身上穿了灰色布的舊棉袍，領襟上鈕扣都沒有扣上，腰間束了一條布帶子，肩上挑着一付擔子，中間有些蔬菜。那兩旁的官弁等喝道：「皇上快到了！快快躲開！」那人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一直的衝過御道。官弁等上前拉住，那人瞪着眼說：「你們管不着，我是御膳房的人！」那官弁聽了，不敢拿他，正圍住了。恰好長琳看見了，問道：「什麼事？」那當差的就回說：他自稱是御膳房的，不服阻止，直衝御道。長琳道：「好混賬東西！你曉得皇上經過，無論什麼人都要迴避的！」那人依舊瞪着眼說道：「你們不要這樣，老子是看慣的，你們管不了我！」長琳聽了，下不來臺，便怒罵了一聲「混蛋！」叫「網起來！」那些官兵就把那人網了，帶回提督衙門去了。長琳也不介意。皇上回宮後，提督總兵散了，都回了私宅，就有人報告了連總管。總管就向伺候太后御膳的太監們密密的吩咐了幾句。不多時，太后要開飯了，太監們照例傳膳，等了半個鐘頭，不見進膳。太后就問爲什麼還不開飯？太監們裝得狠惶悚的，一替一替的陸續向御膳房傳。一會兒，那回來的太監，在殿外故意切切私語。太后等了半晌，還不見傳來，登時大怒。傳管理御膳房的太監到來，那太監來了，就摘了帽，在地下碰頭。太后道：「爲什麼不開飯？」那太監

只是碰頭不言語。太后道：「他不說，把他打死了！」太監道：「奴才實在有下情，因爲今天皇上祭天回來，那一個給老佛爺掌灶的，辦了蔬菜，急急的回來，預備老佛爺御膳，不曉得爲什麼衝撞了那提督衙門的長琳，就網到衙門去了。他說要去預備老佛爺的御膳，長琳說：『今天是皇上回宮，你衝撞了，無論什麼人一定要辦的。』現在網去了也沒有問。奴才等他來預備御膳，總不見來。後來知道，差人去要，也不放。實在奴才該死，總要求老佛爺開恩！」太后聽了，不由得一股怒氣，衝破了腦門，因這兩天祖孫山的出軍機，皇上沒有來請示，又聽得連總管說皇上召見錢唐卿，有請皇上慢慢的收回政權的說話，正在心神暴躁的時候，當下就冷笑了一聲，說道：「饒了你狗命！」回頭向連總管說道：「你去把皇上傳來，我有話問他！」連總管連忙跪下道：「領旨！」便匆匆的向皇上的寢宮而來。那時皇上回宮後，正在用膳，那連總管進來，也不行禮，向上站着，說道：「奉皇太后懿旨，傳皇上速去問話！」說完就去了。皇上聽了，吃了一驚。不曉得有什麼非常的事，急急的換了衣冠，到了慈甯宮進去，向太后請了安。只見太后怒容滿面，厲聲說道：「你好，你用的人不讓我吃飯，要餓死我，是你的主意麼？」皇上聽了，連忙跪下去，摘了帽，在地下碰頭，說道：「請聖母息怒！兒子沒有知道什麼事，請太后明白吩咐，讓兒子去辦！」太后冷笑了一聲道：「你用的人都把我不放在眼裏，你還說不知道麼？」皇上又在地下碰頭說：「兒子實在不知道，請聖母吩咐，讓兒子重重辦他們！」太后只是不言語，旁邊站着的長公主，本是敬王的長女，一

向在宮中伺候太后，太后狠歡喜他的。他就向太后奏道：「這件事實在是皇上不知道的，都是那長琳糊塗，請老佛爺諭知皇上，讓皇上去辦一辦，好警戒他們。」太后道：「總是他糊塗，纔用出這班人來！我氣得說不上來，你替我告訴他罷！」那時長公主因是代太后傳旨，就立起身向皇上說明長琳把御膳房掌灶的細去，以致太后沒有進午膳的詳細。皇上聽了，重又碰頭奏道：「真是兒子該死！兒子馬上辦！」正要跪安起身，太后道：「你這兩天召見的錢端敏，這個人好不好呢？」皇上一聽，知道出了事了，就奏道：「兒子因爲有人說他不狠安分，所以當面問問他，看起來這個人不見得靠得住。」太后冷笑道：「你這句話還有一點兒明白，你就去辦罷！」皇上碰了頭，戴了帽，退出殿外，回了宮，就寫了硃筆諭旨，叫太監傳知軍機敬王，將御膳房人速速放出。次日軍機叫起兒，皇上就要將長琳、錢端敏革職問罪，當時軍機處王大臣均愕然出于意外。敬王就說道：「長琳罪無可恕，情有可原；既然革了職，請皇上開恩，不必問罪了。至于錢端敏，還懇加恩從輕發落。」皇上說：「既然如此，一同革職便了，此次實係從寬，以後再有如此，當從嚴辦理。」敬王也無可再奏，只好遵旨。那時龔和甫明知就裏，無可如何。當日軍機散了，和甫到毓慶宮，日課完畢後，和甫見太監均不在前，就密奏道：「今天錢端敏的處分，究竟因爲什麼？」皇上佛然道：「師傅不必問了！」和甫聽了，知道很有關係，也不敢再提了。隔了不多幾時，敬王一天在軍機處說道：「祖孫山開缺以後，軍機處尙沒有補人，今天去請旨，諸大臣均唯唯，不曉得王爺心中薦

誰」和甫是因爲錢唐卿的事，心中慄慄危懼，絕不敢出一語。一會兒召見軍機，敬王就開口奏道：「現在軍機處祖鍾武開缺後，沒有補，請皇上聖裁，應否添補一人？」皇上就道：「你看要不要補？」敬王道：「現在軍機處事很多，似應添一人進來。」皇上道：「你看什麼人好？」敬王道：「劉福常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多年，辦事幹練，人亦謹慎，是否可用請聖裁？」皇上道：「既在軍機多年，就教他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罷！」敬王道：「遵旨！」接着又奏道：「總理衙門的事，一天多一天，前請派龔平去一同辦理，現在應否派出請旨定奪？」和甫聽了，隨即碰頭奏道：「臣行走的差使很多，精神恐怕顧不來，況且與外人交涉，臣實在是外行，請皇上另派能員！」敬王就正色奏道：「龔平負中外重望，受恩深重，現在外交處處棘手，龔平應當出身當衝，以仰酬聖恩。臣想龔平不過恐怕辦不好，決不至畏難退避的。其實現在國勢危急，做臣子的盡一分心，就是報答皇上一分，至于將來有效無效，似可不必預先打算。」皇上點點頭，向着和甫道：「你去幫幫忙罷！」敬王道：「遵旨！」當時下來，敬王就向和甫說道：「和甫，你現在可不能辭了！你總算是幫我的忙，請你原諒罷！」和甫道：「平向來不敢推諉的，不過因平日的脾氣，恐怕對了外人不合式，反有累了王爺。現在既承王爺看得起，自然盡心竭力，跟着王爺辦，只要於國家有益，就是粉身碎骨，亦所不辭。」大家敷衍了幾句，匆匆散值。和甫回到家中，弓夫進來，和甫道：「伯海得了軍機了！」弓夫道：「這是王爺的主意嗎？」和甫道：「那自然是的。昨天王爺會提起南皮，大約就是

高陽在王爺面前說的，我是不加可否。後來因爲他好講新法，又不提了。」弓夫道：「唐卿真可惜！」和甫道：「他就是沒有事，我也不能保舉他的。他太躁一點兒了！」正在說時，只見門上李源進來回道：「錢大人來辭行！」和甫道：「請罷！他將出京，不能不見他一見，你先去陪陪他，回頭留他吃了飯再走。」弓夫出來，到客廳見了唐卿，弓夫道：「老世叔這一回真是出于意外，照此時局，恐怕將來再有變幻哩！」唐卿道：「正是，就是老師也要注意點纔好！王爺雖則有一定的主見，不過朝夕接近的都是那班人，挑撥離間，無奇不有，一傳衆咻，孤立者終究吃虧。」弓夫道：「老世叔的話不差！」正在說時，只見和甫從廳後走出，弓夫先起立在旁。唐卿也趕快趨前兩步，跪下行禮道：「門生玷汚師門，自慚得很！」和甫連忙扶了他起來，再三請在坑上坐了，說道：「這事無從說起，倒是我有累你了！前日天顏嚴厲，幸荷王爺宛轉陳詞，聖怒少減，當時不能致一詞，真慚愧得很！現在時局如此，將來也能像老弟一帆平穩，安居林下，就是萬千之幸了！」唐卿道：「老師關係重大，國家安危在老師一身，門生還望老師打起精神，排除患難，門生雖閉門思過，也朝夕盼望哩！」和甫道：「老弟幾時動身？走陸路還是走海道呢？」唐卿道：「打算出京到天津，坐輪船回南，一則行程迅速，二則盤費也輕省些。」和甫道：「不差，陸路人太辛苦，海輪比較舒服，況且近來輪船也安穩得很。記得招商局有一條船，叫「新裕」，船上買辦姓許，很會招呼，老弟何妨坐這條船呢！」隨向家人們說：「去請大少爺來！」那時弓夫因和甫出來，已退至廳旁書

房中，家人們來請了，弓夫連忙出來，和甫向着他說道：「新裕的買辦叫許什麼？」弓夫道：「是許楚卿，太倉人。」和甫道：「唐卿出京想坐船，如新裕趕得上，你去告訴許買辦，好好的招呼。」弓夫道：「只要世叔定了日子動身，可以叫許楚卿到世叔府上請示，一切行李，都可交給他招呼的。」唐卿道：「謝謝老師的關切，屆時請弓夫招呼一切，只是很對不住！」弓夫道：「老世叔何必客氣！」和甫道：「我還有點事，回來俾們一同吃了飯，暢談一回再散。」唐卿道：「老師不必賞飯了。」和甫道：「不過便飯，無須客氣。」說畢，向唐卿點了一點頭，向裏邊去了。弓夫就陪他坐下，談了一會，那家人們擺齊了桌椅，預備了杯箸，等不多時，和甫穿着便服出來，就向家人說：「請錢大人換了便服！」唐卿謙了幾句，家人們已知照了唐卿的家人，將便衣取來。唐卿告了罪，把袍褂換去，穿了便服，和甫向唐卿道：「我不客氣了。」就叫弓夫斟酒送座，和甫便和唐卿對坐。弓夫在末座陪坐，各人飲了些酒，談談閑話，散了席，和甫領唐卿到了書房，和甫拿了一本唐搨雲麾將軍碑，正面是王夢樓題的簽，第二頁梁茵林寫著「海內孤本」四字，後面有明莫雲卿、董香光、陸龍光跋，夢樓、茵林均有題跋，和甫指着說道：「此碑石久已毀成二礎，現在龍泉寺，老夫曾于李小湖處見過一本，雖未能確定爲唐搨，實係完全孤本。那本上春湖學士的跋語，曾云：『家有莫氏瑤、寶齋殘本，雲卿、翁手跋。』並且爲唐搨，今天老馮拿來這本上有莫董手跋，或者即春湖先生遺物，亦未可知。」唐卿道：李北海以放縱雄奇，特創一格，此碑何以反如此平正渾厚？」

和甫微笑道：「北海的字與虞祿歐顏同出羲獻之門，惟各各變化，獨立一格。北海此碑純用中鋒，筆畫如春蠶蟠葉，後來東坡先生深得此碑法子，所以雄秀冠絕古今。可惜此碑流傳太少，所以沒有人指出東坡的得力處。老弟以爲如何？」唐卿道：「老師的書法冠絕本朝，所以獨窺真秘！今天所論，真是東坡的千秋知己了！」唐卿看過了碑，收拾好，恰好家人都出去了。唐卿低低的說道：「門生有一句冒昧的話，一向不敢稟明，現在門生將遠離門下，不敢不說。剛纔也同弓夫說了一些大概，據門生愚見，老師際此朝局，不能再避嫌遠勢，最要着意收拾人才以備夾袋。門生看來，還是新進之士有些血氣，朝中大員趨避太熟，老師以爲何如？」和甫歎了一聲道：「老弟遭了這種意外，難道我不知道『黍糠及米』的話麼？老弟的話，自然是愛我的話，現在我也豁出去幹一下子，成敗只好聽之于天了。」唐卿道：「老師負三朝重望，西邊也有些顧忌，一時不會有什麼。不過以後不可不注意罷了。」只見和甫面上露出悽然的顏色，相對默默了一會兒。唐卿便起身告辭，和甫也不挽留，立起身來，握着唐卿的手，說道：「不要灰心爲國珍重！」二人相視了一會，和甫就向唐卿點了一點頭道：「我也不送你！」就回身入內而去。唐卿也就向弓夫道：「老師心境不佳，須常常勸慰勸慰。剛才幾句話，請常向老人家提提，望他決意進行，這就不肖門生一點血誠呢！」弓夫黯然道：「是，是！」就送唐卿出門登車而去。正要進內，只見門房中有客求見，是廣東口音，李源正在說主人歇了覺了。弓夫走過，見升兒出來，就問是誰。升兒道：

「是廣東的唐猷輝。」弓夫道：「你去跟李源說：上去回回，看見不見？」升兒就去對李源說了。只見李源指着升兒說道：「剛纔他從上房來，說剛剛醒了，不曉得見客不見，你請坐一坐，我去回一回去，正是。」宮闕勃谿困箕帚，朝廷門戶鬪戈矛。」欲知後來，請聽下話！

第四十回

白髮老臣，求才郎署；

青衫名士，定策花叢。

話說唐猷輝求見龔和甫，經門上李源擋住，不替他回，恰被弓夫聽見了，叫升兒向李源說了。李源就轉過來，說進去回一下子再說。當時走到書房，向和甫回道：「有廣東門生唐猷輝求見。」和甫點點頭說：「請」李源答應了，心中疑惑，今天爲什麼容易肯見他！他走到了垂花門外，就將唐猷輝名帖，交于另一個家人道：「請到客廳去。」一面走進門房，向着唐猷輝道：「請」唐猷輝聽了，欣然跟着那家人，走到客廳。唐猷輝掀簾進去，四面一看，只見壁上挂着的，都是墨拓整幅的碑帖鐘鼎，就在靠窗的杌子上坐下。只見家人送了一杯茶來。猷輝約等了半個鐘頭，尙沒有出來，正在心中煩躁，只聽得許多脚步聲，猷輝向玻璃窗外一望，見四五個家人，前後簇擁着一位白鬚紅頰俊偉魁梧的龔和甫，將到客廳。

門前，家人們已將簾子打起，猷輝早已站起身，在客廳中間下首立着，一見和甫進來，連忙跪下行禮。那和甫滿面笑容，將雙手一攔，說道：「常禮罷！」那時猷輝已行畢禮，立起來作一個長揖。和甫也還了一揖，請猷輝坑上坐。猷輝道：「門生理應侍坐。」和甫道：「不必客氣，好長談！」就命家人將茶送到坑几上。和甫先向主位坐了，猷輝只得直着身子，向客位坐定。和甫道：「老弟的新學偽經老及素王改制說，確是今文學家。前年公車上書，議論慷慨，尤其佩服！本就想請過來談談，後來聽說出京去了，現在幾時進京的？」猷輝道：「是上月到京的，曾經過來請安，老師不在家，沒有見着。」和甫道：「失迎得很！老弟對現在時局，可有什麼辦法呢？」猷輝道：「門生是淺陋得很，既蒙老師問及，據門生看來，本朝立國，將近三百年，當初立法，確是因時制宜，適合情勢，所以能設平安無事，自從西人發明了輪船、火車、電報等，天天把地球縮小，從前可以閉關自守，現在是不能設了；從前是獨立的，現在是和許多國家來往了，你要關門，他要進來，是拒不了的。所以獨立的法子，不適用於現在了。三百年相傳的法子，總要改變才行。至于『變法』二字，千頭萬緒，一時也說不盡。第一要定變法的政策，第二是栽培變法的人材，廢科舉，設學堂，是入手最要緊的辦法。那日本的強，就是從學堂中出來的；德相俾思麥，於敗了法國之後，他說『我國的成功，是小學教員的力量。』其餘辦法，一時也說不盡。」和甫道：「老弟的話，是不差的。不過廢科舉一事，就難辦通。老弟回去，可詳細擬一個辦法，俾們再細細的商量。」猷輝聽了，欣然答應了，隨

卽告辭。廳外家人，喊了一聲送客，和甫送到客廳門首，點一點頭，就進去了。猷輝回到南海會館寓中，就動起筆來，擬了一篇變法的大綱。隔了三日，就送到龔和甫處，一面寄信到上海廣東，叫唐常博梁超如等，趕緊來京。那時梁超如正從湖南回到上海，接到了常肅的信，召集了許多同志，開一個秘密會議，隨即打一個電報到漢口，轉知戴勝佛速行北來，并定了出發日期。那時候餞行者紛紛。一天，超如接到王子度的請客單子，在大興里陸蘭芬校書處，子度與超如，既是同鄉，又是同志，到了傍晚，匆匆的到了陸蘭芬書寓中，進門上樓，只見子度在房門口招呼。超如進了房，只有主人子度一人，蘭芬正在梳頭，披了髮，立起來說道：「梁老請坐！」超如點點頭道：「不用客氣！」隨便坐下，向子度說道：「來早了，今天有幾位客？」子度道：「都是熟人，你打算幾時動身？」超如道：「大約二三天內，總要北上了。」子度道：「你來得正好！我正要密談幾句。你此次進去，很有關係，將來各方面，都要預備些人才，我今天請的客，有一位是成木生，你也認得的。我看此人於財政上，很有經驗，也是唐先生夾袋中應收的人才。今天你可以拉攏些，以便應用。」超如道：「此人才識是好，不過恐怕油滑一點，未必能爲我輩所用哩！」子度道：「用人之道，在于器使，此等人當用其長而防其短，求全責備，天下那里去找得着許多全材呢！」超如道：「不差，現在吾們的先生，到底脚根能否立得住，尙不可知，西朝是根深蒂固，內外相連，一時正不容易進行。聽說老敬王是不主張變法的，現在不過從龔師傅那裏，發生了一點兒萌芽。我們只好盡力而爲之，成

敗是不可逆料哩。」子度道：「很對！本來師傅是名士派，肩膀上沒有許多力量，心裏只想做宋明的清流，要像李文饒、張江陵的魄力，是不會有的。他所教出來的門生，性質柔弱，遇事畏縮，很難望有成功。只是前途有一線的曙光，我輩總不能放棄罷了。」正在說時，只聽得外面大姐道：「王大人客來！」子度立起一看，只見進來了三個人。超如一看，都是熟人，一個是姜劍雲，一個是王讓卿，一個是曾君衡。大家招呼着坐下。蘭芬此時已梳好了頭，打扮得婷婷嫋嫋，走到君衡的跟前道：「爵爺，昨日夜裏，到啥地方去格？」君衡笑道：「沒有到那兒去。」蘭芬微哂道：「瀟湘館裏格竹子，恐怕都變成了白蠟杆子呢！」君衡道：「胡說！超如子度等，聽了不解，都問道：「什麼事？」蘭芬道：「要問爵爺格！」君衡搖搖頭道：「不知道。」蘭芬道：「王老是新聞記者，總曉得格！」讓卿微微的一笑說道：「這種社會新聞，我是不大注意的，不過略曉得一些。大約是金剛門法罷了。」超如道：「怎麼樣？」讓卿道：「昨天天仙茶園內，四金剛中的林黛玉、張書玉，各人召集了許多馬夫流氓械鬥，打了一個不開交，兩個金剛，居然做了總司令，許多健兒，聽他指揮。」超如道：「難道巡捕房不出來干涉麼？」讓卿道：「因為雙方各有後台，各有工部局熟人，所以馬馬虎虎勸開了事。至于此事起因，則不知道了。」蘭芬道：「各位要曉得起因發端，爵爺便是一肚皮兩脇肋哩！」君衡道：「你不要造謠言，再造謠言，送你行裏去。」蘭芬道：「喔唷唷！嚇殺哉！倪也嚙不保鑣，也不去看戲，陸裏有吃官司格資格呢！」君衡道：「我來做你的保鑣，好嗎？」蘭



芬道：「喔！嗜嗜！一來勿配，二來也用勿着。」正要說下去，房門外又喊道：「王大人客來！」子度打開門簾，原來是蘇鄭齋、楊淑喬。彼此招呼坐定，鄭齋向着子度道：「今天是否有成木翁？」子度道：「是的，剛才已催過了。大約快來了！」鄭齋道：「近日木生大有奇遇，各位知道麼？」讓卿道：「是不是木子？」君衡道：「木生于木子，是大有緣法的。」劍雲道：「今天是詩人雅集，不可無風雅的酒糾，停會要瞻仰了！」超如道：「是不是李蘋香？」鄭齋道：「十里洋場，那裏還有第二個呢？」劍雲道：「難道木生也風雅起來了？」鄭齋道：「你不要輕視他！他正是一門風雅呢！」讓卿道：「你的消息真靈！」隨聽外間喊道：「成大人到！」子度走出房門，迎到樓梯邊，只見木生已上樓梯，身後跟着一個宦人，身材嬌怯，丰神雅淡。子度迎出去，木生含笑，道：「今天我知道是詩人雅集，所以帶了一位女詩人來，想各詩翁不嫌唐突罷！」子度道：「今日之集，本要瞻仰蘋香校書。木翁攜手同來，正慰渴望呢！」隨邀各人入座，大姐姐姨送上了手巾，子度送了酒。木生坐了首座，蘋香也坐在椅後。蘭芬一同招呼。子度取了局票，各人陸續報了名字，王讓卿叫了曹夢蘭，姜劍雲叫了金小寶，梁超如叫了祝如椿，楊淑喬叫了花文蘭，蘇鄭齋叫了金玉梅，只有曾君衡沒有說出什麼。子度道：「君衡，你叫誰？或多叫幾人，湊湊熱鬧，更好！」背後蘭芬含笑說道：「爵爺，阿是有點尷尬哉？」君衡道：「什麼爲難？依舊林黛玉是了！」蘭芬笑道：「倒底交情勿錯，不過有一位要勿願意格！」讓卿道：「蘭芬太看着重了！就是不願意，君衡也不過是表面的目的。」

物罷了。」君衡道：「這個江北猪，理他呢！」蘭芬笑道：「嗚良心！」隨道：「爵爺勿要動氣，算倪瞎說。」君衡道：「我只怕蘭芬先生要動氣，我那裏敢動氣呢！」蘭芬咲道：「爵爺勿要灌米湯，倪到鏡子裏照照，陸裏有格種天官賜呢！」木生道：「蘭芬，你跟爵爺說的是什麼事？」讓卿道：「今天小報上說的金剛鬥法，木翁沒有看見麼？」木生道：「我是從來不看小報的。」讓卿道：「金剛鬥法中間，因着孫猴子，所以蘭芬咕咕咕，有許多話。」超如道：「我們不談此事，今天木翁帶了一位女詩人來，當然要請教一回。」就向蘋香道：「可否像秦少游對客揮毫，一吐珠玉呢？」蘋香道：「各位都是蘇東坡一流人物，薄命女子，偶爾塗鴉，連周韶龍靚也不能仰望。那裏敢獻醜呢！」劍雲拍手道：「吐屬不凡，的是可兒！」超如道：「能殼知道周韶龍靚幾個人名字？劍雲，你不要多心，恐怕你們玉堂中人物也不可多得呢！」鄭齋道：「是極！是極！今天蘋香你不能推辭的了！」蘋香頰上露出微紅，含羞說道：「當場獻醜，實是很容易！昨天晚上，却會胡謔了一首絕句，不妨寫出來，請各位指教！不過實在不成話的。」超如道：「很好！很好！」各人也同聲贊成。那蘋香珊瑚的立起身，向蘭芬取了筆墨。蘭芬道：「前天有客送我一匣信箋，請耐寫罷！」上海書寓裏，紙墨筆硯，是尋勿出好格！只有局票請客票，搭仔破水筆，破硯瓦，幸虧倪此地常有客人喜歡弄弄筆頭，所以倪另外預備點筆硯，今朝真算用得着哉！」讓卿道：「足見蘭芬風雅，所以能吸集許多名士。」衆人正在閑談，只見蘋香已將一張詩箋寫成，送到席上。超如連忙立起來接着

看了，衆人都爭着要看，超如道：「待我來讀罷！」于是高聲吟道：

「白蘋飄泊夕陽天，織朵微馨劇可憐，何日五湖煙水裏，秋風收上采菱船。」

鄭蘊道：「可與開籠若放雪衣鳥，長念觀音般若經。」一詩並美，今日之木翁，當然是當時之陳述古了。」木生道：「當日杭州太守，能開籠放鴿，今日並無籠子，用不着杭州太守去開，只要有人收拾攜去便了。」超如道：「今日蘋香一詩，可入詩話，我輩應當胡謔幾句，以志一時盛會。」鄭蘊道：「不差。」子度道：「能作者隨意，否則明後天作成，送至我處亦可。將來托讓卿的令弟，畫一小卷子，也可算一時佳話哩。」讓卿道：「贊成！可要送交報上去登載？」木生道：「千萬不可！蘋香也不靠這班無聊的游揚。」劍雲道：「這話不差！實在這種報，太沒有價值。」超如也不言語，立起身來，向靠窗桌上，取了一張詩箋去寫。子度連忙立起來，站在超如背後，只見他寫着一筆王聖教的小行書，箋上寫道：

「秋堂低唱淺斟天，對影聞聲自可憐！待得沼吳心事了，浣沙同上五湖船。」

子度道：「蘋香，你看超如已有預約了，但恐將來尋春過遲，不免綠葉成陰之恨呢！」正在談時，只見林黛玉、金小寶、曹夢蘭、花文蘭，祝如椿、陸續而來。林黛玉來了，向君衡注視着，點點頭。曹夢蘭低低問讓卿道：「你們在那裏做什麼？」讓卿道：「蘋香做了一首詩。」夢蘭道：「什麼詩？就是同贊美詩一樣的麼？」讓卿笑道：「你不懂的。」超如聽見了夢蘭的話，說道：「狀元夫人，題起了贊美詩，我想着一個典

故，我們同鄉，有一位姓金的，他在英國游學時，有一個大學教授，在拿莎士比亞的詩曲教他時候，就問那位金先生道：『你們中國，也有這種的詩麼？』那金先生說道：『沒有。中國只有贊美詩。』這不是夢蘭配對麼？』夢蘭道：『倪是勿懂格！梁大人勿要笑倪！』超如道：『夢蘭不要多心，不是說你，是說那個金先生。他將來學成回國，不是一位大人物麼？他日這種人，來辦國家大事，怎麼好？』劍雲道：『你又要憂心君國了！今夕只可談風月，我也胡趨一首。』只見鄭齋正伏在桌上寫字。劍雲道：『我也有一首放屁詩，請你寫一寫！』鄭齋道：『你放屁！我不寫。』劍雲道：『我的屁，經了你的手，或者可以少臭些了。』鄭齋笑道：『等我寫好了我的屁，再寫你的屁罷！』劍雲道：『好好，停了一停，鄭齋道：『你可以放了！』劍雲就在座上說道：

「湘水歸來歲暮天，美人名士暫相憐，千秋誰訊靈均怨，獨采蘋花薦畫船。」

超如聽了，向着劍雲道：『你爲什麼淒怨如此？』劍雲道：『言爲心聲，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鄭齋立起身來道：『我的詩是要壓卷的，他就高吟道：

「人世因緣莫問天，游絲牽惹枉相憐，白蘋自有浮沉力，秋雨秋風傍釣船。」

超如道：『你的江西詩派又來了！』子度道：『他的詩雖是江西面目，然實在是由西崑出來的。只是洗滌脂粉，迴露清真而已。然他的詩雖然好，不過浮沉一語，大約是鄭齋在武昌督署中觀察所得的罷！』

諸人正在談詩，只見蘋香向着木生低低說道：「倪要去哉，停歇請耐過來。」木生點點頭，他就向各人告辭而去。那君衡在座，不發一言，只與黛玉呢呢私語，却沒有停過。各人的局，紛紛的離座而去，那蘭芬也已出局回來，進房更了衣，重又坐在子度背後。只見黛玉逼着君衡一同回去，君衡躊躇未應。蘭芬道：「大阿姊，耐放心罷！剛剛耐勿會來格辰光，俚說個閑話，實在倒是真心待耐格。」黛玉披了一披嘴，說道：「耐去相信俚！」順手指著君衡道：「耐格個人，一轉背，就要忘記格。」蘭芬姊，耐去相信俚，真真大！」君衡道：「難道我真一點沒有好處麼？既然如此，你也可以放手了。」黛玉道：「我偏偏弗放手，人爭一口氣，佛爭一枝香，倪格台，難道去坍在江北猪身浪！」蘭芬笑道：「真真是一張床浪，眼勿出兩樣人說個閒說，也是一樣格！」黛玉道：「蘭芬姊，耐也來說笑倪，弗作興格！」蘭芬道：「因為爵爺剛說江北，耐也說江北，所以隨口說格，阿姐勿要多心。」黛玉道：「倪搭耐陸裏會多心，箇隻江北猪，請耐也勿要理俚！」蘭芬道：「倪向來搭俚客客氣氣，檯面上招呼招呼，是弗大來往格。」他們說的熱鬧，木生就立起來，要動身，向子度告辭。諸人也紛紛而散。木生出去，坐了馬車，就到李蘋香家裏。蘋香出來，迎了木生，進房坐定。木生道：「你的堂差完了沒有？」蘋香道：「剛剛有幾個局，倪曉得耐大人就要來格，所以各處都坐了一坐就走。姜姜倪拉蘭芬場化寫格詩，真正坍台！耐也勿幫幫倪，弗作興格！」木生道：「你的詩，你的字，都很好！各人都很佩服！今天的幾位，都是中國頂括括的詩翁，你這一回，不但你的大

名從此鼎鼎，連我也有了光彩了！「蘋香道：『耐勿要說哉！耐越說，倪越難爲情哉！』原來李蘋香本姓是黃松江人，他的曾祖是道光時一個名翰林，詩文書畫，都很有名，在南書房當了十餘年的差，後來傳到了蘋香的父親，不曉得在那一省做了一個候補通判，向堂子中，娶了一個姨太太，生了蘋香。一生潦倒，客死他鄉。他在生時，很愛蘋香，教他讀書寫字。蘋香生性聰明，一教便會。他父親於詩詞歌賦，都有門徑，所以蘋香承受了父親教訓，也能作幾句小詩。父親歿後，其母回到松江，窮困度日，糊里糊塗，將蘋香給了一家人家。不料這個女婿，是個白癡。蘋香既讀了幾句書，不免顧影自憐，有采鳳隨鴉之感。當時恰有鄰居姓李的，年紀約在二十左右，也曾讀過書，略通文墨，常於街頭門外，遇着了蘋香，又認識其夫，知道蘋香必不稱心，遂動了覬覦之念，假意與其癡婿往來，登堂入室，儼如通家。漸漸與蘋香信札往來，或作小詩挑動之。蘋香正在鬱鬱之中，禁不起輕憐薄惜，芳心展轉，視爲知己。日往月來，竟入其彀中。他二人商量定計，教蘋香慫恿其母，往杭州天竺燒香，就叫了一隻船，母女二人，坐了前往。那船行了一日，傍晚停泊，那姓李的，作爲意外相逢，懇求搭船同往。蘋香之母，因係鄰人熟識，也不推却。那姓李的上了船，十分照料周到，隨路買些食物供獻。黃母又有鴉片煙癮，懶惰異常，那姓李的遇着黃母之事，無不替他極力辦妥。黃母愛之，視若己子。姓李的乘機拜爲乾娘。到了杭州，那船歇在潭子裏，三人一同去燒香，燒完香，三人去游西湖，游到下半年，姓李的道：「此時天色已晚，我們不如住在西湖邊旅館，以便明日暢

游。」黃母聽從他，就住了清華旅館。到了第二天，黃母因有煙癮，須至午後方能起身。起來時不見蘋香與姓李的，疑他二人出外游玩。他對於杭州地方，道路生疎，只好在旅館中鎮天抽煙，直到明天上午，也不見來，心中着急，明知不妙，也沒有法子。等到旁晚，始見蘋香與姓李的，珊珊而來。黃母即喚女入房，以指指着罵道：「你真不要臉！你與他昨夜住在何處？還有臉回來麼？」蘋香就哭泣不語。其母在煙榻上，一頭抽煙，一頭罵那姓李的，忽然推門進來，跪在黃母面前道：「乾娘不要動氣，實在是兒子的不好，不要責罰妹妹，只求乾娘責罰兒字便了。」黃母道：「你拐騙了有夫之婦，你還敢進來麼？」姓李的道：「兒子固然不好，但是乾娘也有些不好。」黃母詫異道：「你騙了我女兒，還是我的錯麼？」姓李的道：「不是兒子放肆說，像妹妹這種才貌，萬中揀一，配的妹夫，總要才貌相當。現在的妹夫，乾娘你想想，跟妹妹配不配？這不是乾娘的錯處麼？況且這回路上相逢，也是乾娘允許我搭船的。你要防備，就不要教我們二人聚在一處；既允許我二人住在船，又允許認爲兄妹，終日相聚，乾娘你豈不曉得乾柴烈火，怎樣忍得住呢？現在事已成事，木已成舟，只好求乾娘成全，到底你又沒有兒子，我們二人，將來一生一世孝順你，就是了。」黃母道：「他的女婿尚在，我有什麼法兒成全呢？」姓李的道：「我有一法，可以面面完全，但必須從速辦理方好。」黃母道：「什麼法兒？」姓李的道：「現在先把船家打發回去，在此地租了一所小房子住下，一面寫到夫家去報告妹妹患病甚重，料定他家恐怕擔任醫藥旅費，況且病人

萬一不測，衣衾棺槨，擔負不輕，一定沒有人出來。我們悄悄的去買了一具棺木，裝些石子，抬到寄厝的地方一放，一面報告他家，說妹妹已故，然後乾娘回去，責罰他們不來料理喪事，邀請親族，責問他們，多少不論，他們總要貼還些錢，慢慢的乾娘收拾收拾，隨意搬到蘇杭一帶住下，人不知，鬼不覺，真正是第一妙計。乾娘你以爲何如？」黃母道：「你這個小滑頭，真有些邪謀鬼計！」隨向蘋香道：「你看怎麼樣？」一面說道：「小鬼還跪什麼？不想一個計較，我那有面孔回家！」蘋香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黃母道：「你還哭什麼？你們細細的商量一下，如沒有什麼，就去趕緊辦起來，我要緊抽煙，你和小鬼去辦理就是，我也不管了。」姓李的含笑立起身來，就同蘋香密密的商量，就出外一一的照計辦好。男女二人，就往蘇州租房住下。黃母獨自回去。不料他二人住了幾個月，盤纏用盡，姓李的家中也是沒有恆產的，將欲斷炊，沒有法子，姓李的就將蘋香送入娼寮，實行在蘇作妓。不過蘇松相離甚近，不免風聲藉藉，他二人就逃至常熟，時正歲暮，當時常熟有一個汪鵝齋，聞蘋香能通文墨，因往一談，知蘋香真能做一二首小詩，視爲不可多得，幫助了些金錢，度過殘年，那鵝齋對他說：「你既落風塵，且姓李的相伴不離，靠你衣食，此亦前生孽緣。此地無可發展，還不如到上海去，倒許有機會。」那蘋香聽了，深以爲然，就同姓李的到了上海，先進了棋盤街么二堂子中，不多時，上海許多附庸風雅的名士，很招呼他，在么二堂子中，不到一節，就租了房子，鋪飾房間，取名「李蘋香書寓。」這成木生叫他的時候，是剛剛做了一節生意。

甚好，車馬盈門，那日成木生於席散後到了蘋香寓中，閒談片刻，已過了十二時，只見對面房間，又有一對客人，擺了一個雙檯，亭子間裏，又有一班客人在碰和，熱鬧非常。蘋香往來應酬，無暇專門去陪伴木生。那木生看了如此情形，坐到一點半鐘，只好起身回去。蘋香道：「真真對勿起成大人，教倪吃了個碗飯，真正無法可施，最好耐搭子倪轉去就好哉！不過倪鏡子照照，勿像有個種天官賜成大人阿對？」木生聽了，微哂不語。匆匆走下樓梯，忽聽見一陣笑聲，接着高聲言語，覺得聲音很熟，不免疑心對房中是個熟人，一時也不及細想。出門上了馬車，只見並排的一輛馬車，卸在那裏，明明是自己新買的。他也不問，回了公館，下車時，就問馬夫道：「今天我的新馬車，誰坐去了？」馬夫道：「是大小爺坐去的。」木生也不作聲。第二天，木生在簽押房中出來，經過客廳，聽見有客在裏面高聲談笑，木生就問當差道：「客廳中何人會客？」當差的道：「是大小爺會客。」木生再子細一聽，頓時觸着，昨天在蘋香那裏所聽見的聲音，一個樣，頓時覺悟，昨天對房擺酒，就是他的大兒子，心中未免不悅。第二天傍晚，忍不住，又到了蘋香所住的沿馬路寓中，這座小洋房，舊名楊柳樓臺，是從前申報館主筆袁子翔所住的，後來房主就租于書寓中人，蘋香因愛其門前馬路寬闊，客人進出方便，所以設法租得。木生到了門首，只見他的新馬車，又停在門首。木生進了門，蘋香尚在梳頭，看見木生進來，臉上一呆，立起來招呼請坐。木生道：「這兩天辛苦了。」蘋香道：「成大人勿要瞎三話四，前日子，倪等到格班斷命客人打牌完結，倒馬桶格也來

哉！倪上牀格時候，太陽蠻高格哉！昨日夜裏向，又是一夜，真真無設法！成大人耐格尷尬閒話，是用弗着格！木生笑道：「等了一晚上，天明再睡，還不算辛苦麼？你是自己虛心，想到了別處去了。」蘋香道：「倪是格鄉下人，陸里說得過耐呢！」木生道：「我想明天在此地請請前天的幾位客人，你房間有空麼？」蘋香道：「耐成大人來請客，阿有啥勿空個阿要點兩樣菜？」木生道：「不必了，你告訴他是我請客，格外巴結點，另外賞他點錢，就是了。」蘋香道：「曉得哉！回頭向着那大姐說道：『阿凶，耐去告訴俚，說明朝成大人請客，巴結點，有額外賞錢格，記好了！』」阿凶答應而去。木生坐了一回，就走了。出門看時，新馬車已不見了。木生就問馬夫道：「這兩天，新馬車統統是大少爺坐麼？」馬夫道：「是的，大少爺坐了去，沒有回來。今天姨太太要坐，也沒有坐着。」木生也不言語，就回去了。第二天，木生又到了蘋香處，蘋香招呼了，問道：「阿要催客？」木生道：「不用了！已由公館當差的去催請了。略坐了一回，客人陸續而來，都是前日的原客，閑談了一刻，木生就請入座，發了局票，超如坐了首座。木生舉酒屬客，說道：「現在時局岌岌可危，變法是萬不可緩的了！唐先生既已在京，與龔師傅浹洽，不難直達聖明，只是西宮雖然歸政，然握了幾十年大權，中外大臣，莫不歸向，老王爺中興立了大功，總覺得祖宗成法不錯。超如兄進京去，和唐先生商量，總要向這兩處疎通，進行，方有把握。各位以爲如何？」超如道：「真是老成之見！不過，疎通很不容易。木翁可有什麼辦法呢？」木生道：「第一是皮小連，他慈眷優隆，十數年來，養成了

弄權的習慣，似不可與他決裂。龔師傅德高望重，既有主張，自然力量不小。不過萬一母子之間，衝突起來，他也只有潔身而退。要想他爲皇上犧牲，極力奮鬥，也在不可知之列哩！前兩天，承子度屢次下問，彼此意見相同，所以今天冒昧的供獻一點兒。」子度道：「木翁的話，是頗撲不破的議論。超如進京，與同志商量後，將來一切，要仰仗木翁的大力呢。」木生道：「自問才力不及，如蒙不棄，自當盡力。」超如道：「感激之至，尊意自當轉達。」正說時，各局都來了，一瞬間珠圍翠繞，鶯囀花飛，檀板輕敲，金樽低送，熱鬧了一回。局散客辭，都匆匆走了，子度同超如同走回寓，就問道：「你明日決定起身麼？」超如道：「一定走，劍雲同走，他是交卸了湖南學政，尙未覆命，所以趕緊要走。」子度道：「勝佛處有信麼？」超如道：「他從廣東回來後，聽說他是入山修道去了，好久沒有消息。前天我打了一個電報，托漢口的友人轉寄，他是吾黨中不可少的人，不過是激烈一派的，他的主張還未定，幸而素重感情，或者可以挽到我們一黨中來。」子度道：「還有敦古，是很熱的，聽說他今年也許北上，一來明年會試，二來他念念不忘經濟特科，利用他功名之念，定能結爲同志哩。」超如道：「你怎麼樣？」子度道：「我現由湘臬告病，未便入京，將來日本欽差一職，兄等如欲驅遣，很願效力。」超如道：「將來外交，日本最重要，如得公去擔任，必有益於兩國的。」談了多時，子度向超如告別而去。正是：「詩酒唱酬留滬濱，風雲動盪起燕京。」欲知新黨入京後變法如何，停停再說。

第二十一卷

第四十一回

粵東館中，初開保國會；

唐常肅後，續演黎金庵。

話說梁超如自接唐常肅的信，就收拾北上，姜劍雲亦因湖南學政任滿交卸，入京覆命，一同乘輪進京。其時京津火車剛通，北京車站設在城外馬家堡，二人坐輪船到了天津紫竹林，就坐了火車直達馬家堡。下車後，劍雲逕赴西直門外海淀，借住了總理衙門公所，以便明日覆命，預備召見。超如就一徑到了南海會館，見了唐先生，略談了數語，只見來拜會唐先生的客極多，就是滿洲人也不少。晚上應酬也很忙。直到十一點鐘，唐先生纔回寓。師弟二人同住在一室中，閉了門，這才暢談。常肅說道：「自從進京後，見了龔老師數次，他才贊成了我們的主張，教我做了一篇變法大綱。他拿去了，大約他在書房時面呈皇上看了。據人傳說，他在面奏時，曾有「唐猷輝之才，勝臣十倍」之語，他的愛才，是真可感激的，只是敬王不贊成變法，他也沒法。他教我擬了十二道新政的上諭，只因敬王不能同意，停止不行。現在

我辦的報，北京很爲風行，又經我們鼓吹頗能震動各省。不過只是開通風氣而已，政治上實權難望收效。新近各國都想瓜分，時局岌岌不可終日，我們總要想法子纔好！否則人都視爲書生空談而已。我們如何進行纔好？」超如道：「照現在歐洲潮流所趨，我們目光當注意於民衆一方面，本來古聖賢所說：『治天下之道，在於得衆人之心。』不過歷代帝王專制，爲臣子者目光在得一人之心，卽如李文饒、張江陵等，其才雖不可一世，然其手段不注重於衆人，而注重于一人，所以主眷一衰，其所辦之事亦隨之而盡。一半是爲時局所束縛，非如此不能入手。一半是學問未能深入，使聖賢重民之大義，不得發皇張大。我意一面隨機對付，總求有所藉手；一面廣集人才，結合成黨，我們的強學會，雖受反對，然近日國勢日危，我們索性結成政治會社，不必假托文學，藉以刺激人心。先生以爲如何？」常肅道：「很好！明天你先去見見龔老師，再與同志商量，決定一個辦法。我們就去進行。」二人談了一回，也就睡了。到了明日，超如就往東單牌樓二條胡同龔宅進謁，那時龔和甫正在延攬人材，看見了梁超如名刺，也就叫請。超如就到書廳。不多時龔和甫出來見了，就說道：「令師來見了幾回，所說的話，實在是救時良藥，不過輿論未能盡孚，一時尙難實行，我亦無能爲力，自覺慚愧得很！但是國家大事，也決不是倉猝所能辦成的，請轉達令師，加以鄭重忍耐，一待機會到來，自有水到渠成之日。好在聖心默契，人定或可勝天，尊意以爲如何？」超如道：「中堂一身關係天下安危，老成謀國，理當如是。不過機會之來，稍縱卽逝，總望中堂

出力擔當，隨時留意，勿使錯過機會，實爲天下所盼望。務望中堂採納！」龔中堂道：「國勢岌危如此，若再因循下去，還成什麼的景象！我聽見姜劍雲說，湖南很多人材，此回講學，究竟於學問方面，辦事方面，有多少人將來能擔負大事的？」超如道：「很有幾人，像戴勝佛、康在經、王克柔，都是有肝膽有魄力的。」龔中堂道：「戴勝佛是不是戴中丞端甫之子？」超如道：「是的。」龔中堂道：「聽說很有才氣，少欠循謹，父子間不大合式的。」超如道：「破車之馬，可致千里，戴中丞是規行矩步的，對了這個才具恢張的兒子，不免稍有不合；不過欲求能辦事的人，少年不羈之氣，是難免的，也在用之者有以重陶鎔鑄之耳！未識中堂以爲何如？」龔中堂道：「甚是！甚是！」續談了數語，龔中堂手捫茶杯，客廳外家人就喊：「送客。」超如立起來告辭，龔中堂送出書廳。超如道：「不敢當！論理啓卓是小門生，因爲不是科第輩分，不敢自附門牆，但總是小輩，萬望止步。」龔中堂微笑道：「如此放肆了！」就點了頭回身進去了。超如出了門，上車，回到南海會館，只見常肅房中有許多客，細細一看，原來是荀子珮、黃仲濤、富伯黻等。超如就走進招呼，各人都立起來道：「我們盼望了好久了，爲什麼昨兒纔來？」超如道：「在湖南耽擱了許久，回到上海，就匆匆的進京。今天可有什麼新聞？」子珮道：「今天有一個謊信，說是毓慶宮書房撤了。」常肅道：「這一定是太后的懿旨。」仲濤道：「是的，我聽說濟甯出了軍機，那位大叔狠不高興。第一是把錢唐卿開刀，據傳說龔師傅在書房中與皇上天天見面，太后很不高興，總說徒弟聽了師傅的

話。這回撤書房的信，倘然確實，恐怕龔師傅地位不穩固。」子珮道：「師傅的名望，一時也不容易動，況且他老人家十分謹慎，遠嫌避勢，老王爺信用尚好，不過我們的主張，恐怕減些成色。」常肅道：「是這很有關係的。」超如道：「我今天去見了他，他教我轉達先生，千萬鄭重忍耐，大約他也得了撤書房的信息了。隨向子珮、仲濤、伯黻說道：「昨天晚上我跟先生說，我們的眼光要注重在民衆，不要注重在一人。我們應當乘時勢危急，組織團體，集合人材，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以擴張黨勢，各位以爲何如？」仲濤道：「這是當然辦法，但是什麼名目呢？」伯黻道：「我們宗旨是尊皇，明治維新，西鄉隆盛等旗幟，是覆幕尊皇，何妨就名尊皇黨。」仲濤道：「不妥，尊崇皇室，自然很正大，不過現在太后歸政後，意見日深，萬一有人說這是偏重皇上的，恐怕要惹出禍來，總宜含混些好。」常肅道：「我們雖是帝黨，却不可露出聲色來，我看不如『愛國黨』罷。」超如道：「愛國雖好，少刺激性，現在國將不保，不如名爲保國黨。」子珮道：「保國」二字甚好，不過黨之一字，大人先生們聽見了有些避忌。」常肅道：「也不差，不如名爲保國會罷。」超如道：「不過會是臨時性質，未免沒有永久性。」常肅道：「只要事實進行，文字上越是無從指摘越好。」各人齊聲贊成。常肅道：「既然如此，超如你可于今晚擬一草章，以便開會通過。」子珮道：「如此偏勞超如了！」常肅道：「地址定在何處？」仲濤道：「我想南橫街粵東會館最適宜。」唐先生是廣東籍，管會館的莊小燕，又是同志，容易得同意。」常肅道：「小燕剛纔來過，可惜沒有告訴他。」仲濤

道：「今兒晚上同豐堂有一局，小燕亦在內，回頭見面，告訴他，想沒有不答應的。」常肅道：「很好！偏勞了！至于日期約在三日內，俟地址定後，再行通知罷！」伯黻道：「昨兒看見高都老爺，他說很佩服唐先生，并且題及龔中堂，也有很推重的話，他的意思，很想上頭能召見一次，請唐先生愉快的面奏大計，於國家是大有益處；不過他能否出頭保荐，他沒有說，好在以唐先生的學問經濟，不久當有保荐的人。」常肅道：「只是才學疎淺，恐怕有負期望。」仲濤道：「先生不必客氣，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先生也不可無此抱負哩！」當時各人談了幾句，就散了。超如回道房中，閉門起草會章，常肅又出去酬應了。第二天仲濤又到了南海館中，就告訴常肅，「昨天已與小燕約定了，准借粵東會館開會，明天我們就去布置罷！」于是各人去招呼熟人，約定明日到粵東會館布置，後日正式開會。超如也把會章做好了，與各人看了。仲濤伯黻子珮等都很佩服。隨由常肅與諸人商酌了一回，定為擬定保國會章程，共計三十條；又定會講例十九條，其餘應擬之例，皆擬于開會後推人擬之。到了開會的一天，那粵東會館內來的人真不少！常肅超如等先到了，此外仲濤伯黻子珮韻高諸人，紛紛幫忙。超如就拿預備的白竹布去寫「保國會」三字，旁邊黃仲濤道：「北京對於白色的紙布很忌諱的，恐怕不妥罷！」超如道：「難道一定要用紅紙寫麼？」伯黻道：「我看不用紅也不用白，就用黃紙罷！貼在門上不觸目。好在京中寺廟門口，都用黃紙，若用白布，恐怕貴同鄉就有許多不願意。」常肅道：「不差！我們對於無謂的衝突，總是避免的。」

好。」超如冷笑道：「國勢如此，正當用白布呢！」一面就叫長班去買了黃紙來寫了門口的標幟。又在會場中寫貼了講壇客座等記號。原來粵東會館中本有戲臺，臺前場地甚爲寬敞，就把戲臺作爲講台。戲台前原有桌椅，卽作爲會場座位。常肅等布置好了。同登台上。不多一會，只見各人陸續而來，門外車馬擁擠，其中也有便衣的，也有戴着頂帽穿着袍褂的，紛紛而來。那莊小燕是管理會館的，常肅等請他走上戲台，一同坐下。其中內閣、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各衙門人很多，只有一二品大員，多因身分關係未來。超如看見人數已不少，卽走到台邊，把今天開會宗旨，說了不多幾句，就聲明請唐先生宣布保國會章程，請在會諸君通過，以便進行。說完了，超如退下。只見唐常肅拿了一個手摺，走到居中台邊，拱手說道：「鄙人等因國勢阽危，與同志們欲組織一個保國會，以便集思廣益，努力救國。現在擬了幾條章程，請同志們公共商酌，通過後以便進行。鄙人現將草章逐條宣讀，如有不合，務請提出意見商改，以求盡善。」當將手中摺子展開，用着那廣東音的官話，高聲讀出道：

「保國會章程（均照當時印發原本，不易一字。著者附注。）

- 一 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故名爲保國會。
- 二 本會遵奉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諭，臥薪嘗胆，懲前毖後，以圖保國教、國地、國民。
- 三 爲保國家之政權土地。

四 爲保人民種類之自立。

五 爲保聖教之不失。

六 爲講內政變法之宜。

七 爲講外交之故。

八 爲仰體朝廷講求經濟之學，以助有司之治。

九 本會同志，講求保國、保種、保教之事，以爲論議宗旨。

十 凡來會者，務須激厲憤發，刻念國恥，無失本會宗旨。

十一 自京師上海設保國總會，各省各府各縣皆設分會，以地名冠之。

十二 會中公選總理一人，值理八人，常議員十六人，備議員八人，董事四人，以同會中人推荐多者爲之。

十三 常議員公議會中事。

十四 總理以議員多寡決定事件推行。

十五 董事管會中雜事，凡入會之事及文書，會計一切諸事，

十六 各分會每年於春秋二八月，將各地方入會名籍寄總會。

十七 各地方會議員，隨其地情形，置分會議員約七八。

十八 董事每月將會中所收捐款登報。

十九 總會將入會之姓名、籍貫、住址、職業，臨時登記。各分局同。

二十 欲入會者，須會中人介紹之，告總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會憑票。

二十一 入會者心術，品行不端，有污會事者，會衆除名。

二十二 如有意見不同，準其出會，惟不許假冒本會名滋事。

二十三 入會者人捐銀二兩，以備會中辦事諸費。

二十四 會期有大會，常會，臨時會之分。

二十五 來會者不論名位學業，但有志講求，概予延納；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務推藍田鄉約之義，庶自保其教。

二十六 捐助之款，寫明姓名，爵里，交本會給發收條爲據。本會將姓名，爵里，學業寄寓，按照聯票號數，彙編存記，聯票皆有總值理及董事圖章。

二十七 來會之人，必求品行，心術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會中應辦之事，大衆隨時獻替，留備采擇；倘別有意見，或誕妄挾私，及逞奇立異者，恐其有礙，卽由總理，值理，董事諸友，公議辭退。如有

不以爲然者，到本會申明，捐款照例充公，去留均聽其便。

二十八 商董兼司賬，須習知貿易書籍情形，及印刷文字者充其選。必須考查確實，一秉至公；倘涉營私舞弊，照例責賠。經手之董事會友，凡預於保荐之列者，亦須一律議罰。

二十九 本會用項，由值董核發，如有巨款，在千數百元以上者，須齊集公議，方準開支。收有成數，擇殷實商號存儲，立摺支取。如存數漸多，亦可議生利息。發票之期，按幾日爲限，由值董眼同經理。

三十 總理值理董事，均仗義創辦，不議薪資，將來會款大盛，須專請人辦理，始議薪水。惟撰報、管書、司事、教習、游歷、司賬，酌量給予薪水。」

當時台下來會的人，多數默不一言，一半是莫名其妙，一半是唐先生的廣東官話也有聽不懂的。常肅在台上讀完了章程，隨手把茶杯拿起來，喝了幾口。停了一停，就說道：「各位沒有意見，這章程就算通過了。今天應否推定總理等職員，以便分別擔任進行？當時台下大衆，寂然無聲。停了一回兒，只見戲台前一個人立起來，常肅向下一看，這個人年紀不過三十歲左右，穿着棗兒紅的袍子，罩着庫金鑲邊蜜黑色的巴圖魯坎肩，頭上帶着瓜皮小帽，正中釘着一塊玫瑰紫的碧犀，上又釘了一粒南芡大的珍珠，精圓明亮，寶光四射，白臉朱唇，但臉上白色稍滯，未能透出紅暈，似是搽了一層宮粉。只聽他說道：「唐

先生的學問，唐先生的熱心，僑們的中國那裏找得出第二個人來！總理自然要請唐先生擔任。」他的眼光，向臺上臺下四面閃了一周，接着說道：「大約今天到會的各位沒有不贊成的。至于值理議員，董事等各職，唐先生既擔任了總理，就像各部堂官的派差使，一切由唐先生斟酌派出就是了。那臺下也有許多人說道：「好，好好！」常肅聽了，不覺得狠詫異。他是什麼人？什麼樣竭力的幫忙！那時仲濤過來，湊到常肅身邊，低低說道：這是武都老爺武義，字子友，滿洲裏頭也算一個小名士。」常肅笑了一笑，那超如走過來說道：「先生可以暫爲休息，待我去結束幾句，順便將會講例宣布，就好請先生開講了。」常肅聽了，剛轉過身，超如就立到中間，向外拱手說道：「唐先生剛纔宣布的保國會章程，已經各位認可通過，又經公推了唐先生任了總理，這會的開始，氣象很好。我們設立保國會的意思不是聚些人開開會就算了，吾們第一件的事，是要興起講學的古風，研究許多學問。不過古來師弟講學，至多不過數十人，現在會中人材衆多，開講起來，不可沒有幾條規例。兄弟擬就了會講例十九條，讓兄弟宣布出來，請各位斟酌！」那超如也就拿着一個手摺，高聲宣讀道：

「保國會會講例（均照當時印發原本，不易一字。著者附注。）

一 會中人數既多，談話難合，外國開會，皆有演說，由大衆公舉通中外，博古今之才，立題宣講，以便激發，而免游談。

二 公推通博之才，由大衆公舉，或投鬪密舉。

三 投鬪者席前各置紙筆墨及一紙，聽客書自己姓名及所舉之人，彙齊置中間案上，一人開閱，一人宣讀。

四 公舉宣講之人，當擬出數題宣講。

五 擬題當關係保國，保民，保種，保教，切近有益之事，不得旁及。

六 凡宣講者既爲大衆公推，可在中堂宣講，以便聽講者四面環聽。講畢仍就旁坐。

七 每會可公推數人輪講，每講酌定鐘數，以一時爲度。

八 聽講者東西南向北，三面環坐，其曾被舉宣講之人，講畢聽復講者，亦就聽講之位。

九 講時自一下鐘至三下鐘止。

十 同會有欲問辯者，須待講畢乃問。或條寫出。惟有意詰難及瑣碎無關大旨者，講者可不答。

十一 辯問可同時二人並問，但不得過二人以外。

十二 凡問者起立乃問，問畢乃坐，其坐遠者，就席前問亦可。講者起立聽候，問者復坐乃坐。聽者不起。

十三 講畢隨意與同人談論，及入茶室食茶點，去留皆聽自便。

十四 宣講者於講時供茶。

十五 講時客復至者，隨意就坐，不必爲禮，以省繁囂。有事不待講畢而先行者聽。

十六 講時會中聽者不得談論，致喧嘩亂聽。

十七 公推宣講之人，以多者爲先，次多者留作第二次宣講。

十八 講時皆立書記人，寫所講者；有問答者亦錄之。彙登時務報。並將每會姓名皆登時務報端，並譯登外國報，以告天下。

十九 散講及講前，隨意談論者不錄。」

超如宣布已畢，會中仍無一言。超如隨道：「各位既無異議，此例卽算通過。所有會中各職員，准照子友先生提議，由總理預爲擬定，於下次開會時提出決定。現在時間寶貴，擬請唐先生登臺開講，請諸君照會講例靜聽。」隨向外一拱手，轉身入座。常肅就重行走出立定，向臺下點頭爲禮，開口說道：

「我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爲奴隸，爲牛馬，爲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眞有不能言者也！吾中國自古爲一大統國，環列皆小國，若緬甸、朝鮮、安南、琉球之類，吾皆鞭箠使之，其自大也久矣！故在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

甌北劄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爲文學大宗，皆博極羣書，而紀文達謂艾儒略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如中土瑤臺閔苑，大抵寄托之辭。趙甌北謂俄羅斯北有準噶爾大國，以銅爲城，二百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今人環遊地球，座中諸公有踏遍者，吾粵販商估客，視爲尋常。而乾嘉時博學如諸公，尙未知之。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以三千師船二萬兵禦之而敗，盧公曾平獠匪趙金隴者，宣宗成皇帝詔謂盧坤昔平趙金隴，曾著微勞，不料今日無用至此！盧敏雖言洋船極大，而既無影鏡燈片，宣宗無從見之，無能自白也。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爲講求外國情形之始。後敗於定海，裕謙牛鑑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砲震天津，乃開五口。宣宗乃知洋人之強在船堅砲利，命仿製之。西人如何實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數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文宗狩熱河，洋使入住京師，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視之，深閉固拒。同治五年，斌椿遍遊各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文文忠乃遣美人浦安臣與志剛、孫嘉穀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磾，實爲當時絕異之事。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出身翰林六曹入同文館讀書，最爲通達。而倭文端阻之。自是雖軺車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鎮南關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俄窺東三省，日本講求新

治，驟強示威，必取朝鮮，會上書請及時變化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傳蘭雅譯書事略，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售去者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購書者乃只有此數。則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役，割台，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繽紛，爭言新學，自此舉始也。然甲午之後，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爲具文，卽如海軍，電線，鐵路，船局，船廠，間效一二，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卽如被創之後，而兵未嘗增練，鐵艦不再購一艘。吾綠營兵六十餘萬，八旗兵三十餘萬，實皆老弱，且各有業，托名伍籍中。泰西以民爲兵，吾則以兵爲民，何以敵之！若夫泰西立國之有本末，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教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制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致強也有由，吾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教之道，上下不通，貴賤隔絕，此皆與吾經義相反，故宜其弱也。故遂復有膠州之事。四十日之間，要挾逼迫二十事，其一，德之強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則英欲借我款，三厘起息，而俄不許矣；其三，欲開大連灣通商，俄不許矣；其四，欲開南甯通商，俄不許矣；其五，借英款不成，而內河全許駛行輪船矣；其六，西貢燒教堂，法索我償款十萬矣；其七，姚協贊調補山東道，德人限二十四點鐘撤去矣；其八，津鎮鐵路過山東，三電德廷，德不許矣；其九，改道過河南，德亦不許，後請英美使之言之乃許矣；其

十，品軍請俄教習，而訂明不歸統領節制矣；其十一，俄教習去留，須候俄皇旨矣；其十二，俄勒逐德教習四人矣；其十三，直隸山西東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矣；其十四，長江左右厘金盡歸稅務司矣；其十五，德人既得膠州百里，復索增廣矣；其十六，既得增廣，又索鐵路矣；其十七，既得鐵路，又索全省路權矣；其十八，既得鐵路，又索全省商務矣；其十九，俄人要割旅順大連金州矣；其二十，法人索廣州灣，又訂兩廣雲貴不得讓與他國矣；此皆今年二月以前之事。其後英之索威海，日本之訂福建不得讓與別國等事，尚未及計也。夫路待商之德廷，道員聽其留逐，是皇上之權已失，賈誼所謂何忍以帝皇尊號，爲戎人諸侯！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爲其續矣！觀分波蘭事，脅其國主，辱其貴臣，荼毒縉紳，真可爲吾之前車！必然之事，安能僥倖而免也！印度之被滅，無作第六等以上人者。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緒二年，百餘年始有議員二人。香港隸英人，至今尚無科舉，人以買辦爲至榮。英人之窶貧者，皆可爲大班，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至多爲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強，恐我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元人始來中國，嘗廢科舉矣，其視安南之進士，抱布買絲，有以異乎？故爲我士大夫設想，他日真有不可言者，卽有無恥之輩，發憤作貳臣，前朝所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門之學不能承乏也。若使吳梅村在此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卽欲如

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象教，佛教佛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卽欲蹈東海而死。吾中國無海軍，卽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做貳臣不得，做僧不得，死而蹈海不得，吾四萬萬人，吾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爲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歧趨，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沉舟之戰，人人懷此心，或有救法耳！然割地失權之事，旣忘諱祕，國家又無法人師法之油畫院，繪敗圖以激人心。薄海臣民，多有不知者，依然太平歌舞，晏然無事，紛紛求富貴，求保舉，或乃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爲也，實吾輩甘爲之賣地，甘爲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晏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厲，非吾輩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不責在下，而責吾輩士大夫，責吾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實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考日本昔爲英、美所凌，其弱與我同，今何以能取我台灣、滅琉球而制朝鮮，得我償款二萬萬？此日本之兵強爲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其將大山爲之耶？非也！嘗推考如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芝之所爲，高山正芝哀國之衰，不能變法，憤大將軍之擅政，終日在東京痛哭於通衢，見人輒哭，終以哭死。於是西鄉吉田、藤山、蒲生、秀實之流，出而言尊攘，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木戶孝允板垣退助三條，實美大隈重信出而談變法，日本乃盛強。至明治以後，日人賞維新之功，乃贈高山正芝四品卿賜男爵。

凡物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嗚呼！誰知日本之治，盛強之効，乃由一書生無權、無勇、無智、無術而成之耶？蓋萬物之生，皆由熱力。諸天有熱點，故生太陽；太陽熱之至者，去我不知幾百萬億里，而一尺之地，熱可九匹馬力，故能生地，能生萬物。被其光熱者，莫不發生。地有熱力，滿腹皆熱汁、火汁，故能運轉不息。醫者視人壽之長短，察其命門火之衰旺，火衰則將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熱則生，熱則榮，熱則漲，熱則運動。故不熱則冷，冷則縮，則枯，則乾，則天死，自然之理也。今吾中國以無動爲大，無一事能舉，民窮財盡，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矣，枯矣，縮矣，乾矣，將危矣！救之之道，惟增必之熱力而已！凡能辦大事，復大仇，成大業者，皆有熱力爲之。其心力弱者，熱力減，故也。胡文忠謂今日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范蔚宗謂桓靈百餘年傾而未顛，危而未墜者，皆由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凡古稱烈士，志士，義士，仁人，皆熱血人也。視其熱多少，以爲成就之大小，若熱如螢火，如燈，則微矣！並此而無之，則死矣！若如一大火團，至百二十度之沸度，則無不灼矣。若如日之熱，則無所不照，無所不燒，熱力愈大，漲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榮，長物愈大。故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厲其心力，增加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燭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爲江河，果能合四萬萬人之熱憤，則無不可爲者！奚患於不能救？」（均照原稿，不易一字。著者附註。）

常肅講完了，鬚眉軒張，精神貫注，口中時時噴出些白沫來，只是台下聽者依然默默無聲，沒有一些感

動的意思。台上旁邊有一位年近五十的人，唇上略有黑鬚，立到常肅身旁，說道：「兄弟也有幾句話要講。」常肅就向台下說道：「現在有黎金庵太史要繼續開講。」他就轉身向後，讓那金庵去講。那時金庵立到台邊，向下拱拱手，咳了一聲嗽，低低的說道：「兄弟是不會講什麼的，剛才唐先生所講保國的道理，責任在士大夫，這句話是不差的。兄弟沒有什麼才學，僥倖得入翰苑，實在是國恩深重，應當出力保國。据兄弟看來，這個會總要望位高學問深的人出來，方可以提倡。最好請唐先生及諸位細細斟酌，多請幾個望重學博的人才，出來担任，將來衆位跟兄弟等自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個會一定能發達了。」他說了後，就拱拱手走開了。台上的人彼此以目相視了一晌，那超如就立起說道：「今天時候也不早了，一切的事，均留在下次的會解決罷！我們就可以散會了。」超如說了「散會」二字，台上下紛紛各散，超如就向着台上同坐的諸人說：「我們可到南海館一同去商量商量。那時莊小燕點了點頭，立起身走出來。正要上車，只見粵東館長班走來回道：「徐應驥徐大人叫回大人，散了會請到宅中去一談。」莊小燕聽了一呆，也不告訴人，只點了點頭，匆匆的出了粵東館，上車去了。正是：「登車共抱澄清志，巢幕寧知風雨災。」欲知小燕是否到徐尚書家中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保國會，新翻獵官戲；

內務府，高挂護花旛。

話說莊小燕從粵東館出來，知道徐應驥招他去談談，他曉得必有緣故。上了車，就命車夫到米市胡同徐大人那裏。原來徐應驥號用庵，是廣東人，翰林出身，現任禮部尚書。年紀，科分是廣東同鄉中老前輩。他聽見粵東館開保國會，心中以為開會結社是違禁的，本朝自康熙以來，因為明朝的東林黨及幾社復社都是士大夫的不安分，所以懸為厲禁。他聽見唐猷輝發起保國會，本想干涉他不準他開會，却又聽見人說龔師傅極賞識他，曾經在皇上面前密保過的，所以不敢去得罪他。現在莊小燕竟許他在粵東館開會，他自問是廣東同鄉的領袖，若付之不聞不見，將來發生事端，恐不免為人所指摘，所以要請小燕來面談一回，討論細底。那時小燕雖在總理衙門，頗有權勢，然他是雜流出身，對於正途出身的同鄉老前輩也不肯得罪的。粵東館在南橫街，只要一拐彎就是米市胡同，小燕上車後，一瞬間已到了徐尚書門口。家人遞了名片，徐宅門上即請了進去。到了客廳，那廳上顯出廣東人富貴氣象，桌椅，几都是花梨木嵌螺甸的，兩旁挂了一副泥金對，是大學士余同寫的，中間的扁額是老佛爺賞的御書。

「福」字。小燕王在徘徊間，只見徐尚書出來，招呼坐定，寒暄了幾句，那徐尚書說：「今天粵東館是開了一個什麼會？小翁你也去了麼？」小燕道：「是的，是同鄉唐常肅開的保國會。」徐尚書道：「士大夫開會結社，是歷朝所禁，將來也許有點不便罷？」小燕道：「起先也不知道什麼，後來黃仲濤當面來說，說是翰林院，都察院多數人贊成，連呂旦聞余志清黃叔蘭開韻高許多名士清流，都狠贊成這會，所以不便拒絕，就答應了。」徐尚書道：「聽說老敬王不狠贊成變法。」小燕道：「是的，不過龔師傅狠贊成，曾在書房中密保過唐常肅，所以上頭也知道唐常肅這個人。」徐尚書道：「常熟不過是名士習氣，將來究竟能彀辦到怎樣，尚在未定呢？」小燕道：「我想我們是不即不離的好，鄙見借個會館，不至于有重要關係罷！」徐尚書道：「我也不過是遠慮罷了。我的意思，將來他借別的地方開會儘不妨，我們是同鄉，總是避點兒嫌疑的好。小翁以爲如何？」小燕道：「是的，以後再開會，我就設法推托便了。鄙見對待他們，也不可過於反對，多生芥蒂。」徐尚書欣然道：「是極！是極！反對固然不可，而且敷衍也不能不敷衍，聖人所云『敬而遠之』，真是絕妙法門！小翁明白了，自然進退綽綽了！」小燕道：「以後當遵照用翁的宗旨對付便了。一當即告辭起身。徐尚書送上了車，就進去了。小燕上車，心中暗想，這個老頑固，將來總要淘汰的，現在不可不先去告訴常肅一下。且今天金庵演說的話，頗不贊成常肅做總理，不可不去看看他們如何應付。當即吩咐了，匆匆的迴車逕赴南海館而來。到了館，下車進門，只見南海館客廳

上聚集了不少的人。小燕一招呼了，只見常肅超如二人。小燕坐了一回，立起身來，乘衆人不注意時，竟往常肅房中而來。走到門外，只聽得超如說道：「這個總理是先生不能退讓的，若讓他人做了，今天這個會就毫無意思了。」又聽常肅說道：「不是我不負責，倘若因這個鬧起意見來，不是反不好麼？」小燕就推門進去說道：「有不速之客一人來。」超如看見了，說道：「狼好，狼好！讓小燕先生決一決。」小燕道：「什麼事？」超如道：「今天金庵說話的意思，或者想要做總理，先生是願意讓賢。小燕先生以爲何如？」小燕呵呵笑道：「這是很容易解決的。唐先生組織這個會，倘不想辦什麼事，那是什麼人都可以讓得，倘要想做點事，將來比這個問題重大的尙多，顧不了許多，還是當仁不讓，請唐先生決定好了。」超如道：「燕公真爽快！真是分風劈流的話！我們就算決定了。我們才剛商議了會中職員，大約值是燕翁，當然要有屈的，其餘如呂旦、聞余、志清、聞韻、高常、議員是仲濤、子珮、勝佛、敦古等，董事是唐幼博、徐子勤、麥孟華、張立人、楊淑喬等。」常肅道：「武都老爺狠幫忙，應當要一位置。」超如道：「這種人不過揣摩風氣，他的幫忙靠得住嗎？」小燕道：「不過也不可不敷衍一下。這種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超如道：「不差，就放在備議員中便了。好在備議員也不拘人數的。最要緊我們的中堅分子，第一是戴勝佛，現在他雖沒到，據說入山學道去了，我已四面託人去請他北來，我們真要辦事時，非請他來不可！」小燕道：「今天簽名到會的多少？」就向桌上拿着簽名簿看了一回，微笑道：「有如許人，總算

震動京師的盛會了。」超如道：「中間有一位禮部劉光地，聽說很有學問，過一天應去拜訪一下，看看他究竟是一個什麼人？」小燕道：「我不認得，聽說是四川人，是一個閉門讀書的，不曉得他的才識如何？恐怕不見得能辦事！」超如道：「是。」常肅道：「燕公對於選擇人材，擔任職務，沒有什麼意見麼？」小燕道：「超如所擬的狠妥當，我今天有一個消息要報告：就是散會時我們同鄉徐用庵尙書找我去談，他不以粵東館開會爲然，他的舊腦筋怕有火星到他身上，但他又曉得常熟狠贊成唐先生，又不敢來干涉，好笑得狠！」超如怫然道：「粵東館又不是他的私產，我們是廣東人，用廣東人公有的地方，他怎麼能來干涉呢？」小燕道：「這種人知道什麼？中國糟到如此，都是這班人弄出來的！」常肅道：「現在的局面，也不必去硬來，將來或者換一個地方開會也不妨。」小燕道：「照例是可以不理他的，講到息事寧人起見，我們也不值得去跟他鬧意見，我們只要穩固基礎，這班人決沒有抵抗的毅力的。」正在說時，只見聞韻高進來說道：「外頭有許多人要見唐先生，請唐先生出去一回。」常肅立起身來道：「與燕翁長談，竟忘了外面的客了！」隨向小燕說道：「失陪！失陪！」就往外去了。韻高也隨着出去。超如向小燕說道：「太后撤去了書房，顯見的有了意見了。常熟是想做清流的領袖，資望却也殷，不過少些毅力，將來如有風波，恐怕未必有擔當的力量。」小燕道：「你的眼光不差，現在他能贊成我們，當然助力不少。他的手段決不肯出頭露面的。將來我們辦事要全靠他，是要失望的。我們現在借他開開門，入

了門，自然要四方八面去找對手。譬如醫家開藥方，人參甘草未必一定能去病，到是牛溲馬勃有時可以收效。常熟一則古板，二則不肯担風險，我們輪到辦事，有些也不可全聽他，真真到大利害關係上，就反對他也沒有什麼。」超如道：「小翁聖眷優隆，趁此機會，就可以埋伏些根苗。」小燕道：「我也是受常熟的青眼，所以屢次叫起兒，很邀聖眷。我上看上頭的意思，很喜歡外洋的東西，所以我隨時供奉些頑意兒，希望上頭漸漸的走到維新的一面來。本來一個不出國門的少年天子，那有不喜新厭舊的？我們只要下點兒功夫，自然有點兒把握了。不過這是我二人的密談，不足爲外人道的。」超如微笑道：「當然我又不是瘋子，去亂說。」正在說時，只見常肅同了韻高子珮、仲濤等數人進來，說道：「詫異！有人似乎想做總理，已經可怪了！武都老爺他要添設副總理，他來担任，不更胡鬧麼！各位想想如何辦法？」超如道：「那有這個道理！他們都來了，還能辦什麼事呢？」仲濤道：「副總理未嘗不可添，不過武子友的資望不配。」小燕微微一咲，默不一語。韻高道：「事情沒有辦成，自伙兒已發生爭奪位置，中國還有什麼希望呢！」小燕立起來道：「有事要先走一步，明天再談罷！」他就匆匆去了。各人又談了一會，天已傍晚，各各向常肅告辭而去。不料到了第二天早上，南海館門前車馬紛紛，都是要見唐先生的，弄得常肅應接不暇，不得不擺起闊人見客的架子，有見有不見，頓時南海館內的長班，也像中堂尙書的門公了。也有許多小官兒，竟掏出門包封兒，送給南海館的長班了。一天下午，常肅送了一班客，正要出門，只

見長班進來，拿了一個名片回道：「達大人拜會。」常肅一看，原來是前任江西巡撫達興，現在調任浙江巡撫，進京陛見。那長班道：「唐老爺是不是擋駕？」常肅道：「請！」那長班以爲照例是擋駕的，呆了一呆。一想唐老爺這兩天各部堂官都來拜會的，也就明白了。就出去請了進來。常肅出來見了，坐下。達興道：「兄弟久慕大名，但兄弟常在外省，一向沒有機會暢談，今天見着了，榮幸得很！」常肅道：「不敢當！中丞這回是陛見來的，想還有幾天耽擱？」達興道：「城中親友，好久不見面，總要多耽擱幾天，纔能動身。兄弟聽見保國會開了，這是很好的。兄弟也很想附驥。」常肅道：「如蒙中丞贊成，非常歡迎。將來想到各省去推廣。中丞如能吹噓，真是我們很大的希望！」達興道：「這兩天聽見一句駭聞說保國會是保中國不保大清的，兄弟知道一定是一班無知識的人瞎造謠言。」常肅道：「本朝三百年來，列祖列宗，愛民如子，深仁厚澤，中國即是大清，大清即是中國，那有分開的道理！說到這個話的，就是妬忌，挑撥，不想保全大清的人了！」達興道：「是極！是極！況且龔師傅也是世受國恩的人，他那能贊成這種宗旨的呢！」常肅道：中丞說到這句話，真是關切得很！最好請中丞於各王爺各大臣面前，便中題及，代爲剖白一番。我們固然感激，就是大清全國的人民，也要感激的。」達興道：「我是很明白各位忠君愛國的意思，自當盡力所能，隨時去剖白一下。但是這種言論，不過一時的造謠，有些知識的也決不相信的。」一面就立起身來道：「下次再談！」匆匆的出門上車而去。常肅送客回來，也就出門拜客去了。却

說達興從南海館出來，一徑是到西城楊金甫家中去的。原來楊金甫是現任戶部侍郎兼內務府大臣。他是漢軍出身，本姓是楊，官名是達三，所以也稱楊金甫，也稱達金甫，聰明圓滑，幹練有才，是內務府衙門中當家的。內務府是皇上的一個私賬房，宮中一切起居日用，都是內務府承辦。跟太監們天天來往的。楊金甫在內務府多年，凡太后皇上身邊的總管太監，都有交情，像皮小連等，尤其水乳交融。金甫既在內務府當權，一切開支，無不經他的手，彼此心照，自然銀子像泉水一般源源而來。有一次奕和甫在戶部尚書任上，內務府來文請撥銀四十萬兩。和甫就看看內務府來文，是什麼用度？原來是頤和園搭天篷的經費。和甫就蹙着雙眉說道：「吾們家中搭一個極大喜棚，也不過二百兩銀子罷了，就算園中地方大，加着一千倍，也不過一二十萬銀子，那裏用得這許多！那時有一位滿尚書笑道：「和甫又發獸氣了！本來國家的工程，實在到工的，像陵工建築等，不過十分之幾，像這種搭棚等款項不多，實在到工的也有限，不過在裏頭的許多人，都嗷嗷待哺，你若辦清公事，固然沒有棚匠敢承辦，倘然冒失去辦了，將來有身家性命的關係呢！」和甫說：「怎麼有身家性命的關係？」滿尚書笑道：「和甫你真是讀書人！一點不知道外頭的情弊。他們分不到錢，隨便想法兒毀你一下，你妨得了麼？」那和甫聽了，也就長歎一聲罷了。又一回，軍機處的王爺，因為在乾清宮召見外國使臣，別的罷了，就是乾清宮門前一片大場，當初是用大方磚，俗稱金磚的扁砌，那磚有二尺多見方，二寸多厚，扁砌了每磚占的地方很小，自然

堅固，寸草不生。不料年代久遠，那磚多有剝蝕，成了窪坳，雨過後積水不退，好像蜂巢，召見時候引領了外國使臣在這場中經過，外人漆光如鏡的皮鞋上，時時濺着泥水，實在太下不去。一天，王爺也知道，叫內務府去辦是惹不得的，就向總理衙門說，派一個司官修理。當時就派着作者。作者接了堂官的吩咐，領了木廠中人去看了一回。原來北京中此類建築都是木廠承辦，不分木料磚瓦的。估了工價，不過萬把兩銀子。木廠中人說道，工料及工人進出，各門上都要使費，須預先講妥，否則不能承辦。我就回了堂官。恰好總理衙門有一個蘇拉（滿語聽差）名叫德安，常常進內，跟太監們都熟悉。堂官就派他去問他。他問了回來道：「他們說，官內工程應由內務府來辦，都有老例，也不必問的。現在王爺交派，我們也不好駁回，瞧王爺的分上，每塊磚經過一重門，要一兩銀子。我們算起來，從東華門起到乾清宮門，足有十幾重門，每一塊磚就要十幾兩。當時聽見，大家吃了一驚，就由堂官回明了王爺。王爺也無可如何，只好不辦。可見內務府的習慣如此，做大臣的，只要對付好了幾個總管，那有不發財的！那楊金甫在內務府多年，真真有敵國之富。他性喜豪侈，家內造了一個戲台，常常唱戲。前書所載的愛雲、素雲、怡雲等，固然是常來，就是京戲中的汪大頭、譚叫天、龍長勝、余莊兒、想九霄、桂鳳等名角，除了內廷承值外，總是在楊金甫處的時候多，以致都中凡有堂會戲，所請的戲提調，總是與金甫相熟的人。對於各名角，煩他們唱一齣，才不至丟臉。否則不客氣謝謝。就是巡城都老爺也沒有法子。不要說是兵馬司等衙門了，都因

爲是楊金甫作他們的奧援，所以如此。閑話休題，且說達興跟金甫本來是好朋友，今天金甫約他小敘，他曉得一定有新鮮的頑意兒，打算着樂一天。達興到了楊宅，進去和金甫見了面，就說道：「今天老哥來招，我喜歡得了不得！所以趕早的來了。」金甫道：「僂們哥兒倆好久沒有樂了，今天我招了幾個小孩子，叫他們陪我們玩一天，僂們痛痛快快喝一回。」就將達興請到戲台對面的客廳上坐。達興走進廳門，只見一排粉粧玉琢的少年，見了達興，齊齊的請了一個安，說道：「達大人來了！」達興將手招了一招，呵呵的笑道：「三年不到長安，又是一番花訊了！」金甫道：「你認得麼？這個是素雲，這個是怡雲。」達興道：「這是見過的。」金甫指着一個年紀不過十三四歲，嬌軀秀聳，柔腰婀娜，秋波閃處，好似金剛鑽石寶光互射的道：「這叫妙芬。」又指着旁邊一個高低相仿，身材瘦削，鵝蛋臉上一種秀色可餐的道：「這是二麗。」又指着一個秀眉蹙黛，圓姿替月，比着妙芬，二麗更覺嬌小一點的道：「這是韻芳。」達興笑道：「老哥你的豔福不小！但從何處去識拔出來如許的玉人！老哥的栽培工夫想也費盡心血了！」金甫道：「這幾個不愧爲後起之秀罷！可惜花部三姝，愛雲已成彩雲，三雲僅存二美了。」達興道：「現在口袋底兒聽說很興發，小玉依然聲價甚高麼？」金甫道：「可不是！眞所謂時無英雄，遂使孺子成名了！」達興道：「此回兄弟從南邊來，在上海逛了幾回，究竟是南朝金粉，勝過北地胭脂。只是我們北邊人，聽不慣蘇州軟語，耳朵中雖覺得很舒服，總不及僂們內城話柔媚之中加以圓爽的受聽。」

但是碰見有一位叫曹夢蘭的，大家稱他狀元夫人，聽說是金雯青殿元的下堂妾，他京蘇話都能說，而且出過洋，談風健得很，比較小玉真有天壤之別呢！」金甫道：「小玉不過是中等人材，又不認得字，沒有什麼可取。近來許多名士捧他，聲價就此增高。我前天到他那兒去，他的牆上挂了四幅條幅：馬湘蘭的蘭花，卞玉京的竹子，顧橫波的梅花，柳如是的白描觀音，說是江蘇姜劍雲送他的，真是無價之寶。那段老四真被他迷住。據我看來，也是對牛彈琴。」達興道：「倘然狀元夫人他能來，一定哄動四城的。」金甫道：「可惜我是沒有機會到南邊去，我當了這個衙門的差，有什麼法兒能離開呢？」達興道：「內務府是一天少不得老哥的，不過你不能去，他難道不能來麼？」金甫道：「有什麼法子？」達興道：「只要穀他的嚼穀，他有什麼不願意呢？兄弟臨走時，他口口聲聲說北京真好，他是時刻惦记着要來。」金甫道：「他能來，我好好供給他就是了。」達興道：「我去寫信給他，他一定很願意的。不過你割了我靴鞦子，不准忘了我。」金甫呵呵笑道：「那有此理！」正說得高興時，只見家人說：「懷大人那大人到。」金甫道：「請。」一面說道：「我今天光請了少軒、瑟軒兩個熟人，你也是很熟的。」達興道：「很好。」就見家人引着懷那二人進來。金甫道：「壽山！你這回來，跟二位都已見過了罷！」達興道：「都見過。前天二位來，兄弟已經出門，失迎得狠！」懷那二人道：「太客氣了！我們想定個日子敘敘，幾時有空呢？」達興道：「不必客氣了。」懷少軒道：「你是要躲避送別敬，所以不賞臉。但是我們總是不饒你的。」達興笑

道：「那末隨便什麼時候准到，並且帶了別敬面送，好不好？」各人呵呵笑了。就有家人來說：「席擺在什麼地方？」金甫道：「就在池子裏，他們是去預備了罷。」家人道：「都在預備了。」金甫就邀他們走出客廳，到了戲台前，家人趕快將筵席擺齊，金甫邀客入座，送酒坐定，只見素雲、怡雲、妙芬、二麗、韻芳都從後台走到席前，向各人齊齊的請了一個安。懷少軒對韻芳道：「二條胡同的珠少爺跟你滾得狠熟，昨兒在那兒見的？」韻芳含羞的說道：「沒有的事，昨兒也沒有見過面。」少軒道：「你跟他沒有見面，真的麼？不過前兒東單牌樓德興堂，有兩個人起膩了一天，是誰？」韻芳紅了臉說道：「懷大人不要造謠言，那兒有這件事！」瑟軒笑道：「你的消息真靈！」少軒又向二麗道：「老西兒昨兒什麼時候散的？」二麗笑道：「懷大人又來找我了，老西兒北京城有幾千，怎麼問我呢？」少軒笑道：「你找着了我的差兒了！少說了一個字，就挑眼兒。我問的渠老西兒。」二麗道：「老西兒姓渠也不止一個，知道是誰呢？」少軒道：「你有多少姓渠的老西兒要好？」二麗全笑道：「照懷大人說，是不是楚南？昨兒是在同豐堂見面的，怎麼樣？」瑟軒道：「到底二麗比韻芳老辣，這一來倒把少軒抵住了。」少軒道：「二麗可惡！」他就拉了妙芬的手道：「到底妙芬好，跟我真不錯！」金甫道：「你的話說完了沒有？今天教他們唱什麼戲？」少軒道：「我來做提調，素雲唱岳家莊，怡雲唱祭江，妙芬、韻芳唱雙搖會，二麗可惡，叫他唱一齣紡棉花。看他三年裏頭是誰照應他的。」金甫道：「好好！」二麗道：「我不唱。」金甫道：「你只管

唱，你就說是懷老二照應的便了。」他們就到戲房裏去扮戲了。二雲因有別處堂會，先行唱了。二麗上場，手鑼一響，門帘挑處，一種窈窕嫵媚，半羞半喜的臉兒，好像一朵碧桃花，含露呈嬌，迎霞帶豔，在座各人，不禁同聲喝了一個采。接着唱了各種南北小調，如綠楊深處，柳鶯百轉，令人魂消魄蕩。到了末了兒，那丑角插科道：「這三年內是誰照應的？」二麗就媚眼流睇，望着台前說道：「這三年內照應我的很不少，你看那邊的楊二爺，懷二爺，那一個不是照應我的？你好好的謝謝他倆罷！」那時座上無不呵呵大笑。二麗就轉了一個臨去秋波，入場去了。達興道：「這個二麗真不錯！少軒你這個老斗做着了，那雙靴子准是你的事了！」少軒道：「自有票號的少掌櫃擔當，輪不着我。」瑟軒道：「楚南也不過逢場作戲，他也無可無不可的。」少軒道：「我跟他們總不十分合式，我們相傳陰陽之說，外人以為迷信，據我看來，很有道理。純陽純陰，終究是不合式的。所以外國研究電學，也分陰陽纔能吸合哩！」達興道：「北京的陰類，太沒有人才了！才剛同金甫提起，上海的狀元夫人，真真絕頂，京城裏是找不出的。」瑟軒道：「是不是曹夢蘭，從前的傅彩雲麼？」達興道：「是的。」少軒道：「你這回見着麼？」達興道：「見着了。他很願意到京裏頭來，我想去介紹他來。不過我沒有什麼利益。」少軒道：「你能辦到記一大功，決不使你向隅的。」達興道：「你也是贊成的了。金甫也很贊成，有了你們二位，我可保他准來。」少軒道：「你不要吹牛。」達興道：「放心，准辦到！那時，妙芬韻芳雙搖會已出場，珠聯璧合，玉軟花香，唱到數

點兒的時候，兩對秋波向着那主客呈嬌送媚，使人意消戲唱完了，已近次日的四點鐘，客人都起身告辭。二雲早已去了。二麗等三人也要同走，金甫道：「今天本衙門值日，我也要進內，僮們一塊兒走罷！」外邊家人車馬都已伺候，各人紛紛上車四散。却說達興回家後，隔了數日，又在他處席間，見了金甫，金甫問道：「上海的信發了沒有？」他看金甫的意思不是閑談，只得說道：「已經發了。」回家一想，金甫現在是很有權力，門路很多，將來倚仗他的事不在少處，別人要巴結他還不容易找到機會，這事總須替他辦到方好。但是托什麼人好呢？一回兒想着了，他的舊屬有一個姓徐的候補知府，正在上海當英公堂會審委員差使，這回在上海到曹夢蘭處吃酒，正是他的主人。教他去辦，沒有不盡力的。他就寄了一封信去，教他告訴夢蘭，如願意北來，當給他介紹幾個闊人，一切開消，不必顧慮，可以保他花業一定發達。那位姓徐的接到了信，自然極力的慫恿。那夢蘭自挂牌後，孫三兒不再拘束他，夢蘭念他的好處，也允許他重修舊好。但那時在上海開銷太大，競爭者多，不能多錢，就和孫三兒商量。那孫三在上海唱戲，也不能算是名角，一個月包銀也只得一二百塊錢，孫三是天津出身，北京方面唱戲的人較多熟悉。至于夢蘭，他在金家許多年，曉得北京社會，王公大人很不少喜歡頑兒的，只要合式，萬兒八千不算什麼，錢來得容易。現在既然有達壽山來招，並允介紹客人，他是旗人中有名喜歡頑兒的人，他的朋友當然都是闊人，手段一定很大的。發一筆大財，很有希望。倘然遇見了合式的人，能嫁了他，總也不讓金、斐

青，也許勝過金髮青。他們倆商量了一回，決計進京。就把上海的房屋退租，帶了月娟素娟，由孫三兒同着，乘了海輪，望北而來。走了三天，到了天津紫竹林，就在客棧中歇了。夢蘭馬上打了一個電報給達壽山，說明休息兩天後，坐火車進京。他在天津住了兩天，就動身，買了火車二等票，坐到了馬家堡車站，正要下車，只見一個家人拿了達興名片，走上車來，找着了夢蘭道：「我們老爺叫我來迎接姑娘，所有崇文門稅局子上，已去招呼過了，就請姑娘進城好了。」夢蘭道：「謝謝你們大人招呼！」那家人道：「打算住那兒？」夢蘭道：「李鐵拐斜街鴻陞店，我從前住過的。現在還有麼？」那家人道：「這個店很好，屋子也翻造過，牌子也狠老了，各省引見的老爺們，大半都住他店的。」夢蘭道：「如此甚好！勞你駕，雇幾輛車來！」那家人道：「老爺吩咐從宅裏套了兩輛小鞍兒車，請姑娘們坐。其餘行李跟人等，再去雇幾輛車就是了。姑娘們可先上車到店，那些行李等裝好了車隨後就來，請放心就是了。」夢蘭就向孫三道：「你可壓着行李同來。」一面同月娟素娟上了達府的小鞍兒車，就進城去了。家人看着夢蘭走了，就叫了三輛驛車，將行李慢慢裝上，隨向孫三望了一望，說道：「你耐貴姓？」孫三道：「我姓孫。」家人道：「你不是老三麼？從前你不是唱戲的麼？我是跟過莊小燕莊大人的，不是常看見你的麼？」孫三道：「是的，已經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兩人等着裝好了行李，那家人騎着馬，孫三跨了車沿，一同進城。到了城門稅局子門口，那家人下了馬，拿了達興的名片，遞給稅局子的局差，說道：「敝上說請你們大人

的安，這二輛車是宅裏的親戚，才剛已經給你們大人提過了。」那局差道：「是的，上頭已經交派過了，既是貴府的親戚，請進城就是了。」那家人掏出一個紅紙包兒遞給那局差道：「敝上說請你們喝一杯茶。」局差接了一看，籤上寫着紋銀十兩，就欣然道：「不敢當！你們大人還這樣的客氣！」那家人道：「一點兒，不算什麼。」一面就攀鞍上馬，只聽局差道：「回去謝謝大人！」那家人便揚鞭走了。孫三跟着一同進城，走了一回，到了鴻陞店門口，只見宅裏兩輛小鞍兒車已卸在門外。這三輛車就齊齊站住。那家人進了店門，喊道：「夥計，卸車！」店中許多人，幫着車夫，將行李一一的搬入上房，夢蘭就教孫三開發了車錢，拿了四兩銀子，賞了兩個車夫。八兩銀子，賞了家人。那家人車夫等說道：「謝謝！」就各自去了。正是：「迷窟羣狐爭狡窟，舊巢歸燕定新巢。」欲知夢蘭到京後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卷

第四十三回

曹夢蘭新改賽金花

孫公園重開保國會

話說曹夢蘭進了京，住在鴻陞店，由達壽山派人招呼，諸事料理周妥。夢蘭就向鴻陞老闆講定租他後進一層五開間的上房，租金按月照付，就將房子從新裱糊起來，先將上海帶來的裝飾品，擺齊了一間自己的臥室，以便客來起坐。此外月素二人及孫三等，暫時分別居住，慢慢整理。第二天下午，正在指揮用人收拾，只見達壽山匆匆進來，含笑說道：「你儂真賞臉，居然的來了！偕們許多的朋友，問了我好多回，究竟來不來，現在我已露臉了。我想替你接風，館子裏固然不妥，這兒你又剛到，沒有拾掇好，只好在我家裏。我去找他們來見見你，不曉得他們多麼快活哩！」夢蘭道：「不敢當！達大人的招呼，我也謝不了許多。」就向着壽山秋波斜溜的一笑道：「只好將來慢慢的報答罷！」壽山微微的一嘆道：「不要客氣，明兒晚上請你早一點兒！月娟素娟請你帶着一同來，我不再下帖子了。」夢蘭道：「不敢當，

明兒准來！他們是怕羞的，謝謝罷！」壽山就立起身道：「不必客氣，今兒我別處有局，明兒見吧！」他就匆匆的出去了。到了第二日下午天，夢蘭就加意裝飾，打扮好了，正要叫店中夥計去雇車，只聽夥計進來說道：「西城達大人宅子裏的車來了，說是來接姑娘們去的。」夢蘭道：「車在門口兒麼？」夥計道：「是的。」夢蘭道：「叫他不用卸了，等一回兒我就上車。」夢蘭對鏡重又修飾了一回，出來上了車，進了順治門，到了西四牌樓達壽山家門口，下車進去，家人引着，到了客廳上，只見廳上已有五六位客。達壽山就將各人引見了。就是楊金甫那那瑟軒段扈橋懷少軒一班人。夢蘭含笑都招呼了。楊金甫開口道：「久慕大名，總沒有見着，現靠着壽山的大面子，真箇到了北京了，不要說我的喜歡，各位都快活的了不得！」夢蘭道：「從前在北京住了不少時候，後來離開了，常常想念，這回承達大人看得起，又叫我到北京來，心裏頭真快活！今天各位大人又賞臉，叫我來此地見見，真是意外的榮耀！」金甫道：「太客氣了！現在是住在南城外麼？」夢蘭道：「是住在李鐵拐斜街鴻陞店。」金甫道：「這個地方是很方便的，不過店裏總是嘈雜一點，吾們來往也不大方便。」夢蘭道：「正是！店中決不是常住的地方，總要找一所房子才好！不過剛來不大熟悉，沒有法兒去找呢！」壽山道：「金甫少軒你們倆是發起歡迎的人，找房子這件事，你們總要偏勞的！」少軒道：「這個容易得很！只要問主人喜歡住東城呢？西城？」夢蘭道：「從前在東城住膩了，最好西城。況且達大人也住在西城。」少軒道：「達大人不錯，是住在西城，但不

久要到浙江去了。」壽山道：「你和瑟軒都在東城，大概想要他去住東城吧！不過我是要出京，僭們金甫二哥是不出京的，他是住西城，我去了就可以托他招呼的。少軒就向瑟軒笑道：「僭們是沒有分兒的，西城好，西城好！」金甫道：「你不要胡說，講到房子，那高碑胡同有一所房子，離着口袋底兒也不遠，這個房東跟我相熟，或租或買，都可以的，請過去瞧瞧再定。這房子也還可以對付住着。」夢蘭道：「很好！最好是明天楊大人派一位管家去通知房東一聲，不曉得他願意租給僭們這種的人家住麼？」金甫道：「我派人去招呼他，那沒有什麼的。」壽山向夢蘭道：「很好！明天我派一個家人陪你去就是了。」夢蘭道：「謝謝達大人！」正在說時，家人進來回道：「盧大爺到！」只見一人進來，身材俊偉，眼光明秀，見了諸人，都請了一個安。金甫道：「今天從那兒來？」就指着夢蘭說道：「你先去見見狀元夫人再談！」原來這人是盧玉舫，北京人，也是世家子弟，久居京城，往來的上自王公貝勒，下至土豪娼優，無不熟悉。他聽了金甫的話，連忙到夢蘭跟前，呵呵笑道：「吾們盼望大駕，好像讀書人的盼望金榜題名，今兒見了，才知道大魁天下的味兒哩！」瑟軒笑道：「你真會說話，好像八股先生的作文，句句切題。」玉舫道：「我見了狀元夫人，偶然的本地風光，說了幾句，大爺你不用挑眼兒了！」夢蘭不好意思，只得微微的一笑。家人上來回道：「老爺要燙酒吧！」壽山道：「很好！」就請客上了席。壽山道：「夢蘭跟我一塊兒坐吧！」夢蘭含羞道：「我是不便的。」金甫道：「今天本來是給狀元夫人接風，應當首

座」夢蘭道：「沒有這個理！」壽山道：「我早知夢蘭是要客氣的，所以叫他跟我同坐。夢蘭你再不坐，他們是要你坐首座了。」金甫道：「狀元夫人爽快點兒坐下，今天是朋友的聚會，將來再按規矩就是了。夢蘭就告了罪，靠着壽山坐下。一時斟酒上菜，各人興高采烈，夢蘭也用着十分精神，說着北京話，滿座招呼，在座主客都狠滿意。飲到半酣，玉舫對着壽山說道：「狀元夫人既然打算在北京開碼頭，當然要曉得些北京的習慣，北班的下等習氣，實在是要不得，比較的還是口袋底兒。班子裏頭規矩高尙一點，狀元夫人應該認識幾個姊妹，彼此有益。」少軒道：「不差！班子裏的規矩，生長北京的人也摸不清楚，一定要跟班子裏人來往方清楚。我們何妨去找小玉來，介紹給他呢！」壽山道：「快要吃完了，怎麼才叫他！」少軒道：「我們不算叫條子，就叫來談談罷了！」金甫道：「狠好！」壽山就喊家人道：「套一輛車去接小玉姑娘來。越快越好。你說各位大人都等着呢！」家人應了一聲「欸」就出去了。座上主客酒酣意倦，各叫取稀飯，匆匆吃畢漱口，就到旁邊一間書房中來，家人們送上盪茶。壽山吩咐道：「把燈點起來。」那家人就向匣上擺了一隻紅木大煙盤，四圍用黃楊木鑲嵌卍文，盤中間擱着兩枝煙槍，一隻雲白銅煙盤，內盛着兩隻膠州燈，上架着高聳的車料玻璃罩，晶明潔淨，絕無斑點。下半截是用景泰藍燒的。旁邊一個小銀架，架着十餘枝膠州的鋼籤，其細如線，堅硬不屈。又有銀盒子兩隻，滿滿的盛着三夾冬老土熬成的清膏。其餘零星的小剪子，小鑷子，小鍋子，捲煙板等，無一不備。家人擺好了，又拿了把紫

砂茶壺沏了茶，放在兩面匡枕的中間，他就坐在腳踏上，把燈點着了，拿着小鍋子把匣中的煙倒上半鍋，向燈上熬着，漸漸鍋中發起泡來。他就取鋼籤不停手的攪着，等他漸漸凝結了，攪成爲一團，他就將他分爲數塊，就用鋼籤籤着，向燈上烘軟，向捲烟板上滾得圓滑，好像朝珠上的紀念一般，又在捲烟板上壓平底面，捲好了一枝籤，又取一籤去捲，捲成七八支籤，就向壽山回道：「請那位大人抽。」壽山向金甫道：「二哥你來一下罷。」金甫道：「好好。」就走到匣前坐下，側着身半靠半躺的，歪在匣枕上。家人就把一枝有烟的籤，向燈上烘熱了，拿起一枝槍，把烟斗也向燈上一烘，就將烟籤向烟斗中插進去，輕輕的一按，把籤拔出來，那烟已黏牢在烟斗上。就把烟槍的頭遞到金甫手邊。金甫接了鎗，湊到口上，一氣的抽，口中鼻中，如白雲出山，嫋嫋不絕。抽完了，家人正欲接他的槍，金甫拿在手中，細細的看了一回，說道：「壽山你的槍是什麼藤的？」壽山走近來一看，笑道：「二哥你是個識寶太師，今兒個考倒你了。」玉舫聽了，接着說道：「什麼寶貝？竟考倒了楊二爺！」他也走上來一看道：「我看是伽南香的吧！」扈橋接着看一看，微笑道：「不是！伽南香是只有結成塊的，決沒有能做烟槍的材料。若說是伽南木，那中間總有夾雜些白色木質，這個槍通體是紫黑色，決不是伽南木。楊二爺說是藤的，是不差的。」壽山道：「我也承認是藤的。究竟是什麼名兒呢？」各人都不言語。壽山又道：「今兒我可以賣個關子了！這個槍是廣西省特產的，瓊州也有，是一種藤，他的顏色很像伽南，不過紋理不同。扈橋的話是不錯

的。這個藤是燒不着的，燒了只出點兒油，一點兒不枯。燒過後拿白布一擦，就依然如舊。他有一種好處，能辟毒蟲，家中有了他，蛇蝎都遠遠避開。倘遇着疫癘不正之氣，拿點兒煎湯喝，就可去病，真是一種寶貝。」少軒道：「你說了許多話，究竟叫什麼名兒呢？」壽山道：「不要忙，我自然要報出名兒來！」金甫道：「快說吧！」壽山道：「他的名兒叫蛇總管。」金甫道：「真奇！聽了名兒就知道可以辟毒的了。」那時家人又裝了一筒烟，遞給金甫抽了，金甫喝了點熱茶，坐起身來道：「我殺了那位抽罷！」衆人都說不會抽。壽山道：「讓我來過過癮罷！」正要橫下身去，只見家人領了一位姑娘進來，向着衆人呵呵腰，一面看見有一位女客，狠體面的，坐在旁邊，他的裝束是上海最流行的，他就走到金甫身邊，悄悄的問道：「那位是誰？」金甫微笑道：「他是上海有名的狀元夫人曹夢蘭，是達大人找來逛北京的，我來替你們介紹！」他就攙着小玉的手，走到夢蘭身邊，笑着說道：「你們倆是南北的花王，我來介紹二位將來做個好姊妹！」夢蘭看見金甫帶着小玉過來，早已立起身來，向小玉點了頭。小玉也招呼了。夢蘭聽見金甫的話，就說道：「楊大人不要瞎說，小玉姊姊我在上海久已聞名，今兒見了面，真是名不虛傳。我是那兒跟得上呢！」小玉道：「我是北方生長的，粗糙得狠，楊大人說做個姊妹，真是瞎說！自分那兒配呢？」金甫道：「你們二位都已聞名了，用不着我介紹了，但是你們各自謙虛，就把我說的話都變成胡言亂語了，我好生氣！」小玉道：「你拿我比夢蘭姊姊，不問配不配，這不是胡說麼？」夢蘭道：「楊大

人不要多心，我是恐怕小玉姊姊聽了楊大人的話要生氣，所以放肆說的。楊大人不要動氣，我給楊大人陪個禮兒罷！」小玉道：「我只怕姊姊生氣，他生氣我才不怕呢！真個生氣，隨他去生便了！姊姊新來，不曉得他的脾氣，他的話算不了一回事的。」金甫呵呵笑道：「真有你的！夢蘭初來，你就創根兒，獻我的醜，我是不依的。」小玉道：「你不依怎麼樣？」金甫道：「我有收拾你的法兒。」小玉白了一眼道：「你敢再說下去！」金甫吐吐舌道：「不敢不敢！」就回到烟榻上，和壽山對面躺下。小玉就同夢蘭並肩坐下。夢蘭道：「姊姊你是住在口袋底麼？那邊的房子好找麼？」小玉道：「姊姊也要找房子立班子麼？姊姊你真要找房子，靠西單牌樓高碑胡同從前有一個金花班，新近閉歇了。姊姊真的要，可以去看。」夢蘭道：「才剛楊大人說高碑胡同有一所房子，房東是楊大人的熟人，打算明天去看，不曉得就是姊姊所說的麼？」小玉笑道：「是的！一定是的！楊大人從前招呼的姑娘就是金花班裏邊的，他的確很熟。房東只要去一句話就可以的。」夢蘭道：「倘然是的，那就很好了。」小玉道：「不但我們相離很近，彼此有照應，而且北京的風氣，要新立一個班子，很不容易，一來北京地方大，一時不容易人人曉得；二來地方上混混很多，雖不怕他，總是多麻煩，用了舊時的班名，省了許多事。姊姊明天去看看，如果合意，請去定下，我們可以常來往。」夢蘭道：「但不知楊大人所說的是不是？」小玉道：「我來問他。」就走到金甫那邊說道：「你給姊姊找的房是不是你的金花班的舊房？」金甫道：「怎麼是我的金花班呢？」

我又不是開審子的。」小玉道：「你審子是沒有開，又桿兒是扛的。」金甫道：「胡說，該打！」小玉道：「這有憑據的，你怎麼可以屈打呢！」金甫道：「什麼憑據？」小玉道：「你叫金甫，他叫金花，不是同帶一個『金』字麼？」金甫道：「小孩子真會瞎扯！」小玉道：「金花班是你的不是你的，且不必說，究竟房子是不是呢？」金甫道：「是的。新創班子很麻煩，用着舊名就省得許多事。」小玉低低的道：「自然是，況且將來又是你的金花班了。」金甫也低低的道：「頭一回見面，客客氣氣，不要瞎說，惹出事來。」小玉也就笑了一笑，向夢蘭說道：「是的！明天能夠定下了就很好了！」夢蘭道：「謝謝姊姊！謝謝楊大人！明兒下半年准定去看。」金甫就在烟匠上喊聲來：「他的家人就走進來。」金甫吩咐道：「明兒下半年去跟高碑胡同金花班的房東說一聲，有人去看屋子，一切的事統向我說就是了。」家人就咳嗽了幾聲，退出去了。那時扈橋瑟軒少軒等已向壽山告辭走了。金甫看見玉舫未走，就向他說：「夢蘭初到一切規矩不很熟悉，請你同房東去交涉一下，我實在公事忙，老弟你偏勞罷！」玉舫道：「很好！等明兒看過屋子，我到鴻陞店去談一談，就去跟房東交涉。有你二爺的面子，很容易的。」夢蘭立起來說道：「謝謝楊大人跟盧大人費神，教我怎麼樣子報答呢？」玉舫金甫同道：「算不了一回事，用不着客氣的！」小玉就立起來道：「我先告假，明兒會罷！」壽山道：「小玉的架子真大，也不邀我們去坐坐。」小玉道：「我是知道各位很忙，今兒個時候已不早了，我再請各位去坐，不顯着虛邀麼！況且真看得起

我也不用邀，自然會來的。」金甫笑道：「小玉真不錯，這幾句話多麼乾脆！」小玉道：「二爺不要說了，達大爺不已經挑眼兒嗎？我真不會說話！」隨向夢蘭道：「讓姊姊聽了好笑！」又向各人點了點頭道：「我走了！」向夢蘭說道：「等姊姊搬了家，我是要來的。」夢蘭立起來，和他攙了手，送到廳外階上。小玉道：「客不送客，姊姊請回罷！」夢蘭就放了手，看他珊珊的去了。夢蘭回進來，說道：「小玉姊真不錯，上海也找不出幾個來。他的功架多好！他一面從口袋裏掏出一隻彈簧金表來一撇，已是十點半，他也立起來，向達壽山說：『謝謝！我也要走了。』」達大人明兒派一個管家同去看屋子，謝謝你，不要忘了！」壽山道：「忘不了！」夢蘭就點點頭，要向外走。壽山道：「等一等兒。」隨喊聲「來！」一個家人進來。壽山道：「快去套車送曹姑娘回去。」家人答應了，夢蘭立着說道：「各位大人的招呼，真真是無從說起！等將來搬了家，好好的謝謝各位罷！」玉舫道：「你這樣的客氣，用不着的，以後要免了才好。」正在說話時，家人進來說道：「車套好了。」壽山向夢蘭道：「你走罷！僕們不送了。」夢蘭就回身出外而去。玉舫道：「狀元夫人果然名不虛傳！我愛他一種爽利勁兒，真跟我一個樣。」金甫道：「他是游歷過各國，和外國人往來，自然見多識廣，那裏有中國娘兒們扭扭捏捏的習氣呢！不過對付他也不很容易吧！」壽山道：「像二哥的資格，那有對付不了的！」金甫笑了一笑，立起來道：「我們也走吧！」就和玉舫謝了壽山而去。到了次日下午，壽山就派一個家人騎着馬，領着夢蘭等，到了高碑胡同金花班舊屋。夢蘭看了

一看，坐北朝南的屋子，大門兩扇，是黑漆的，上有銅環，門前種了好多裸槐樹，樹陰濃厚；入內有五開間北屋三進，院子闊大，都有天棚的架子。房間也甚寬敞。夢蘭看了，很爲合意，就問那家人道：「要多少房金？」家人道：「姑娘你不必問，只要屋子合意，今兒個盧大爺要到鴻陞來，有楊大人的面子，盧大爺又是北京城裏頭等能幹角兒，沒有辦不好的。姑娘你簡直不用操心。」夢蘭道：「是的！他們兩位招呼，都是你們大人的面子。我真不曉得將來怎麼謝他呢！」家人笑了一咲，就匆匆一同出來。家人就向那房東說道：「楊大人不是來招呼過麼？」那人道：「是的。」家人道：「一切的事，聽說楊大人托盧大爺來說。」那人道：「盧大爺是熟人，怎麼都好說！」夢蘭出了門，拿着二兩銀子，給了家人。那家人接着銀子道了謝，就拉了馬說道：「沒有事我回宅去了。」夢蘭道：「你回去替我謝謝你們大人！」家人應着上了馬，夢蘭上了車，就分頭回去了。夢蘭回了鴻陞店，正與孫三們商量屋子的布置，只見夥計通報：「盧大人來了！」玉舫進來，夢蘭見了，趕忙迎出來，請入臥室中坐定。玉舫道：「屋子想看過了，合式不合式？」夢蘭道：「很好！不知道要多少房金？此地也有押租的規矩麼？」玉舫道：「北京的規矩，進屋時先付三個月，一個月是打掃，一個月是押租，一個月是本月的房金。打掃是開銷的，押租是可以退回的，其餘是沒有什麼了。不過你進去了，倘然換了班名，地方上不免有些麻煩，倘然用了金花的舊名，就省了許多事。」夢蘭道：「從前的金花班爲什麼事停的？」玉舫道：「沒有什麼，不過人才太差，不能支持下

去」夢蘭道：「既然沒有什麼事，准定仍用金花班的名就是了。我也不願意用上海的舊名，想要改一個新的。」玉舫道：「你想改什麼？」蘭夢道：「盧大爺替我想一想。」玉舫道：「這個名要人人容易記得的，吾想你是接着開金花班的，將來總要勝過他。你不如改作『賽金花』，又響亮，又容易記。我包你一定耍轟動九城，賽過從前。」夢蘭道：「好得很！就決定了。費你大爺的心，將來重重的謝你便了。」玉舫道：「一則楊二爺所托，二則你的爽快勁兒，真合我的口味，一定在三天內趕辦好。」夢蘭道：「如此統統奉托你吧，一切租金等項，大爺你拿定主意，不必再來問我。」玉舫道：「好好辦成了再見！」他就走了。不料達壽山正在興高采烈，忽然那瑟軒到來，很祕密告訴他說：「你已請訓過好幾天了，我聽見有人在王爺面前，說你從前在江西喜歡唱戲，現在遲遲不走，仍是貪着頑兒，外面都老爺也有些閑話，你可以收拾起來了。你不比金甫，想你這個缺的不在少數，你留點兒神吧！」壽山聽了，臉上一呆道：「謝謝你的關切！我就打算走了。」瑟軒去後，他就各處辭行出京，所有玉舫租屋，夢蘭遷居，金甫擺酒種種熱鬧的事，壽山也不再參與了。却說其時唐猷輝自從開了保國會之後，贊成者固多，反對者也不少。不過那些反對的一班人，因龔中堂看重他們，恐怕觸怒了討箇沒趣，也聚集了許多人私議道：「這件事總要老佛爺出來才可以辦他，否則我們去冒險，雞子兒怎麼去和石子碰呢！」各人商量了幾回，也一點兒沒有辦法。一天常肅正與超如密商如何進行，外面黃仲濤匆匆的進來，說昨天見了高都老爺，

他說要遞一個保荐唐先生請賜召見破格錄用的摺子，預備明天上去。他說前幾天見着龔師傅提起這個話，他也並沒有攔阻，只是王爺那兒不曉得通得通不過。這是關係國家的大局，只好聽之天意如何了！常肅道：「你的話太抬舉我了！不過我輩進退，確是與國家將來有點兒關係，我們姑且不計成否，盡力爲之。」超如道：「現在機會正在發動，我們不管他成不成，總要向成的方面着想，一旦權柄到了我們手中，辦事的人才終究覺着不穀分布，等到得了權，那時候來的人恐怕就有些靠不住的了。中國地方太大，要多少的人材才可支持！現在我們中心的人物，只寥寥數十人，那時上了台，恐怕依舊被現在一班腐敗的人包圍了，這是我第一很着急的事。」常肅道：「你的話不差，現在我們幾個人上了台，決不設用的。第一，勝佛至今沒有消息，爲什麼還不來呢？」超如道：「勝佛入山學道，縱有書信電報，一時恐未能搖動他的心，總要派一個人去，以私人感情，國家大局動之，或可出來。」仲濤道：「招攬人才，自然是第一義，不過吾黨總要借助幾個老成望重的人號召，方少阻力。此地的龔師傅，湖北的莊南皮，聲望都足以服人。龔師傅沒有問題，要與南皮聯絡，不妨在他的門下士中拉攏幾個，以通聲氣。」超如道：「南皮跟尊大人交情很深，仲濤兄想跟他們很熟，就請介紹幾位何如？」仲濤道：「他幕府的人我認得的。唐先生和你也都認得，用不着介紹。現在有一位四川楊淑喬，在京當中書，他是南皮的門生，由南皮替他捐了中書，住在京中，一切南皮與朝中要人往來，都托他通達消息，祕密辦理。送冰炭敬等

事，也由他一手經理。信用很深。唐先生雖也會經與他往來，最好招入吾黨結爲心腹，將來南皮一面可消去阻力不少。」常肅道：「不差！最好由仲濤兄代達鄙意，與我們開誠結合，將來一定有益不淺。」仲濤道：「他與我交誼尚好，等我先去探探他的意旨再入手。」超如道：「怪不得他是一箇很窮的學者，怎麼來當一個狠苦的中書原來是南皮的坐探呢！既有如此的關係，請仲濤去進行罷！」又向常肅道：「勝佛那裏我想發電給魏郁文，請他到山中去拉勝佛北來，總說是請他來籌畫一番，不必一定要他入局，或者肯來。先生以爲如何？」常肅道：「很好！你就去發一個電報。」仲濤道：「明天萬一有旨預備召見，唐先生的奏對，鄙見以爲最好是要有刺激性的簡明幾句語，以少許勝多許。」常肅一笑道：「是極！但不知道用得着用不着呢？」仲濤道：「亭林先生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唐先生當此那能不負點兒責呢。」隨立起來告辭去了。到了第二日，南海館中絕無信息，直到了十點鐘左右，只見韻高子珮、仲濤、劍雲等許多人走進來，滿臉上都是不喜歡的顏色。常肅一看，知道消息不佳，便問道：「怎麼樣？」仲濤道：「有旨叫總理衙門傳見詢問，聽說是貴同鄉在王爺前說了幾句話，所以未能召見。其中詳細的情形，不知道。我們慢慢的打聽就曉得了。」韻高長歎道：「『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是從那裏說起呢！」超如道：「就現在看去，勝佛的見解是不錯的。」仲濤道：「中外歷史上，改革的大事，決非一蹴可成，非盤根挫節不足以別利器。現在唐先生雖未即得召見，然佛教宗門，也有頓漸二派，我們

何妨改頓爲漸，總署既奉旨詢問，唐先生正好發揮議論，上達聖明，較之片時奏對，或反多功效，亦未可知。」劍雲道：「也不過一線之希望罷了！」子珮道：「不然，或者小挫之後，反有大穫也未可知。仲濤的話很有道理。現在我們保國會打算幾時再開？」超如道：「就在幾天內。」子珮道：「武子友的希望怎麼樣安排呢？」超如道：「盡人而悅，無此辦法，只好略爲敷衍吧！」子珮不作聲，各人都說我們再去打聽詳細實在的情形再說，就散了。常肅等客走後，向着超如說道：「我看韻高所說馬加刺廟固然是一條道兒，小燕那兒也是一條道兒，我想龔師傅不過是敲門磚，他的魄力太小，對於我們也不是十分信任的。要是越格的舉動，他決不能擔當的。小燕很有霸才，他對於上頭的舉動，很有歷史上權相的手段，我們應當加勁聯合做一氣，加以同鄉的關係，較爲容易一點，你看今天來的許多人各有派別，仲濤子珮是南皮一派的人，所以極力拉淑齋子友那韻高是二妃的一派，所以極力反對西邊。其餘也不見得全靠得住。我們的真同志，實在也有限得很！一有風波，恐怕作鳥獸散，甚或反噬，也未可知。」超如道：「先生的話是洞見隱微，所以才剛郁文的電報已發，囑其一定要把勝佛拉出來，實在中堅人物像勝佛的肝胆血氣不可多得！我心裏真急得很哩！」常肅道：「吾們也不必悲觀，只要誠心誠意，搜羅天下人才，也未必一定失望。至於陽鱗之流，也不可少的。歐洲人所謂羣衆運動，還不是聚集無知識的衆人供一二首領的驅使麼？我們只要拭目而視，不要爲他們蒙蔽就是了。保國會不能不續開，地址職員，

我想先與小燕切實商量，請其主裁，借此表示與他真實合作的意思，然後再進行。我今天就去看他，他在總理衙門，我既奉旨傳詢，應當向他討教討教，就便與他細細談談，摸清了宮廷二處的情形再說。」

超如道：「應當如此。」常肅也就套車上東城去拜莊小燕。不料到了莊小燕門前，投了名片，家人說：「上衙門去了。」常肅只好隨便拜訪了幾個朋友，因都不在家，就回到南海館，剛剛坐定，那館中長班匆匆進來說：「莊大人拜會！」後面小燕已經進來。常肅接進，同到寢室旁一間小書房中坐定，常肅道：「才剛到府。小翁上衙門去了，沒有見着。」小燕道：「失迎得很！兄弟從衙門一徑來的，沒有回家。今兒早起，上頭很有意思要召見，却被六爺阻止了。聽說前天用庵尙書在王爺前說了幾句壞話，所以軍機上去的時候，上頭說道：『聽說唐某人有點兒才學，讓他來見見也好。』那王爺說道：『唐某人資望太淺，這回就召見他，恐怕開躁進的風氣；既然他於外交上有些意見，不妨由總理衙門傳來問問，也可以叫他呈遞一個說帖。倘實在可用，不妨慢慢的用他。』上頭也就點點頭。龔師傅也無從幫忙，因為軍機的規矩，總是打頭的一個人說話，除非上頭問到你，才可以奏對，或者遇見重要事件，才開口說幾句話，不過是特別的，你多開口，王爺就要心裏不舒服。從前左文襄進了軍機，他就不照習慣，往往越次發言，那時寶文靖告訴他，說是此地規矩，總是跟着王爺走的。上頭不問及，我們不便開口。那左文襄聽了，呵呵一笑，等到次日，到了軍機處，他就安心跟着王爺，亦步亦趨，甚至王爺去小便，他也跟在後面。王爺很詫

異，就問道：「中堂你怎麼跟着我呢？」左文襄就呵呵笑道：「這是寶中堂吩咐的，是此地的規矩。」王爺聽了，不禁大嘆，後來不久就外放了。你想左文襄的功高望重，尚且如此，何論他人，所以此次師傅就想幫忙也無法可使了。」常肅道：「時局如此，依然敷衍閉塞，不思千金買骨，恐怕以後國事很危險吧！」小燕道：「剛在衙門已辦了通知，定於三日內請到總署面談，屆時當恭聽高論。」常肅道：「今天到府，就是要請指教。」小燕道：「不敢當！據鄙見，他們王大臣面詢，也不過是一回事，隨你學貫天人，總是對牛彈琴，到不如擬一個說帖，痛痛快快的說一番，請他們代奏，倒也不能不上達的。可惜毓慶宮已撤銷，師傅也不容易幫忙。王爺不贊成，只看聖斷如何了！」常肅向房外望望，沒有人，就低聲說道：「我們救國的宗旨相同，同志也很多，此次龔老夫子一番勵精圖治的盛意，我們總算有了一點兒基礎。不過他老人家也是孤立無助，現在吾黨中只有小翁才識不讓江陵，我常和超如說，我們的希望，中國的前途，都只在小翁一人身上。老夫子是德有餘而才不足，要他去抵抗風波，希望很少；我們一切進行，只有請小翁於暗中指揮。吾輩合力聽從進行，或可旋乾轉坤。超如與我意見相同。今天機會很好，得以表示我等意見，望小翁爲中國四萬萬同胞起見，毅然擔當，實爲天下蒼生的大幸！」小燕聽時，默不一聲，俟常肅言畢，方慢慢的說道：「這是不敢當的！自分那有張太岳的魄力胆識，且沒有深固的聖眷，如何可以担任呢！」常肅道：「江陵得政也是機會，其時神宗冲幼，聖母倚重，大內握權的宦寺，又爲尚可共事之人，所

以內外融洽，推行無阻，想當時江陵一定也有許多手段。現在龔老夫子位望不遜江陵，然謹謹自守，一點兒不知道權變籠絡，以致與連總管等幾如水火，時時避嫌退讓，惟恐有攬權之謗，以致一事不能行，一人不能進，將來結果至多成爲愛惜羽毛的清流，決不能爲救時宰相。環觀中外，只有小翁識見魄力，足以指揮一切，餘子碌碌不足數也。」小燕道：「莊壽香才望冠冕羣倫，你以爲如何？」常肅道：「南皮魄力少勝常熟，然辦事缺乏毅力，不是太岳文饒一流人物，青史推崇，也不過南宋張浚虞允文一流而已。」小燕道：「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卓見宏議，令人心折，現在既承推心置腹，究竟要兄弟怎麼樣呢？」常肅道：「凡事隨機應變，難以預定，鄙見以爲吾黨的事，變幻不測，將來見可而退，知難而退，統由小翁方寸中籌畫，只不要學那讀死書的士大夫，照着書本子上說的去行，就是了。」小燕道：「實在自問才力不及，未必能有益處。既承抬舉，以後如有所見，必來商酌進行。」常肅道：「全仗主裁，決隨麾下，一無異言。目下保國會應當續開，其中職員如何支配金庵如想做總理，鄙見只要與國有益，鄙人不妨避賢。子友想做副總理，是否要添設？請小翁裁決。」小燕道：「我看總理一席，非君莫屬！金庵舊學雖好，於此會不甚相宜；副總理似可不必添設，設後恐怕又多麻煩。子友或在值理議員中位置一席，可以對付下去。不過開會地址，到要斟酌。上次用庵尙書既不甚願意，此次仍在粵東館，好像跟他鬧别扭，我看不如換一地方如何？」常肅道：「我是無可無不可。」小燕道：「此次尙去借各省省館，他們一定要說

異，你們兩廣會館很多，何以來借外省的，必然多一句話。我想不如借一個廟宇，避免一切的議論。」常肅道：「很好！」小燕道：「後孫公園宏濟寺，屋宇寬敞，地址適中，往來方便，如尊意贊成，只要派一個家人去說一說，就可定下了。」常肅道：「如此准定了。」小燕道：「明後天兄弟在總理衙門恭候，一切再談。」就匆匆走了。正是：「以芍蘭游女香巢築，幾復清流學社開。」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第四十四回

戴勝佛出山收草寇，

唐常肅入署獻危言。

話說魏郁文在浙江學幕中，接到了梁超如的電報，囑令親赴山中去請勝佛到北京來，語意懇切，非要勝佛來決定大計不可。郁文情不可却，只好收拾了簡單行李，乘了往九江的招商輪船。到了九江，依舊雇了民船，往貴溪而去。不多日到了貴溪，徒步上山，因從前來過一次，不至迷了路程，心中很急的跑到了那個山莊上。只見柴扉雙閉，落葉滿地，惟聞深林中鳥雀啁啾之聲。郁文上前叩門，等了一回，聽見有人來開門。郁文舉眼一看，原來就是勝佛，只見他身上穿着的都是粗布的襖跨，一個豪華公子，變成了枯槁樵夫。郁文喊道：「勝佛兄，我來了！」勝佛見了郁文，淡淡的一笑，讓他進門。郁文就問：「老師

在家麼？」勝佛道：「三天前出門去了。」郁文道：「唉！來得不巧！怎麼老師又出去了？」勝佛也不言語。一同進了草堂中坐定。一切景物，依然如舊。勝佛道：「你沒有吃飯吧？」轉身進內，一會兒領着一個村童，搬出蔬菜米飯。郁文飽餐了一頓，向勝佛說道：「北京來的信和電報都接到了麼？」勝佛道：「接到了。」郁文道：「我今天特地來找你，你知道麼？」勝佛道：「不知道！」郁文道：「我接到超如北京的急電，他說機會緊急，非你去籌畫不可。」勝佛道：「一來自問沒有旋轉乾坤的手段，二來靠着別人的力量，恐怕沒有好結果，況且我現在山中，總要聽師傅的吩咐。我決不能獨斷獨行的。」郁文道：「不曉得師傅幾時回來？怎麼好！」勝佛唉道：「你不要急，凡事自有一定的。」郁文道：「你跟了師傅幾個月，把平日的意氣都銷磨盡了！」勝佛道：「不過我稍下了些鎮靜功夫，覺得以前所說的所做的太覺得鹵莽了。你且住下來，等師傅回來自有辦法。」郁文道：「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受人之託，必要忠人之事。」隨伸手搔搔頭道：「這樣的不陰不陽，教我怎麼好呢？」勝佛笑道：「這也沒有法兒，只好請你忍耐些罷了！」正在說時，只聽得柴門外又有剝啄之聲。勝佛道：「難道師傅會回來麼？」隨即出去開門。郁文立即跟着出去，只聽得門外有老人的咳嗽聲。郁文就搶上前去，把門開了。一看果然是師傅回來了。郁文臉上說不出怎麼樣的快活，跳出門去，叫了一聲「師傅！」那老人微微笑道：「你爲人作嫁來了！」隨踏進門。勝佛道：「師傅回來了！」老人點點頭。郁文跟進來。老人在草堂上坐定。郁文就磕頭行

禮，問候了身體康健，接着說道：「北京梁超如打來一個急電，教郁文親自到山，請勝佛兄北行。他說，事機很緊急，非請勝佛出山不可！剛才勝佛說須聽師傅吩咐，師傅你答應教他去吧！」老人瞧了勝佛，一瞧，微微嘆了一聲，隨同勝佛說道：「我前天出去，你知道我那兒去的麼？」勝佛道：「不知道。」老人道：「自從漢口轉來了幾次北京的書信電報，我很担心到底這個機會怎麼樣？我也一時揣不透決不定。我只覺得與你很有關係。想了許多天，沒有切實的辦法。我前天想不和我師傅那兒去，請他判斷一下子。」勝佛聽了，嗓子裏好像哽咽着，說道：「師傅你也太愛惜太操心了！」老人道：「也不止爲你一個人，這是有關將來大局的。」郁文就問道：「太老師說什麼呢？」老人又歎了一聲道：「師傅說：事機已動，恐怕不能挽回，我與你不是仙人，那能預決他成敗吉凶，只好由本人自己決定，盡人事以聽天命罷了。」隨同勝佛說道：「前三天我想留你在山，等學成再去，現在聽師傅所說，知道不可勉強，你與他們幾個人辦事的機緣已到，也不必強留了。」勝佛道：「師傅既然如此吩咐，事有前定，也無從說起。他們幾位朋友，本來都是肝胆之交，倘然此次畏難不去，將來何以見人，只好但憑徒弟去吧！」老人道：「昨日師傅說道，我們的功夫未到十分，對於凡事的成敗吉凶何能知道！你此去或者得遂志願，亦未可知。不過辦事無論成敗，記好了『任勞怨，避權位』六個字。涉世保身之道，盡在於此。願你勿忘我言！」勝佛凄然答應了。老人道：「既已決定要去，時光尙早，今天可以趕到船上，你就同郁文收拾了去吧！」勝

佛就向房中收拾了，并取了一個小小的包裹，就含着淚向師傅磕了頭。郁文也磕了頭，欣欣然先往外走。勝佛低着頭默默的跟着。那老人也送到門外，點點頭道：「勝佛你記好我的話，我不送你了！郁文你和他在一塊兒，也常常把我的話向他提提，不要忘了。」兩人向老人深深的鞠了一躬，那老人就回身關門進去了。勝佛看見老人進去，一面走一面掉淚。郁文道：「勝佛哥你向來沒有這種兒女子的樣子，今天爲什麼對着師傅這樣的戀戀不捨呢？」勝佛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只覺得悲從中來，不能自己罷了。兩人都是練有功夫的人，加些勁，跑出去，不到三四點鐘，已趕了四五十里路，夕陽在山，已望見貴溪城郭。一會兒到了郁文所雇的船上，郁文就吩咐開船，風水俱順，上燈時已走了二十餘里。到了一個小鎮上，停了船，勝佛鬱鬱不樂，郁文從帶來的網籃中，取出了一瓶汾酒，許多的小菜，喚船人取了杯篲，二人對酌，飲到半酣，勝佛終是默默無言，郁文道：「你爲什麼一點兒興致也沒有？」勝佛道：「我看我們師傅也一樣的不高興，也不曉得爲什麼。」郁文道：「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江文通所說的確是至理！」勝佛道：「不錯！」兩個人談了一回，也就向艙中和衣而睡了。勝佛睡了一覺醒來，推開篷窗一望，只見水中映着月輪，空明澄澈，微風搖曳着蘆葦，葦葉上稍有颯颯之聲，岸上四圍黑暗，絕無燈光。勝佛倚着船窗，正在賞玩，只聽得那鎮市的尾梢，忽有一聲犬吠，遠遠的有兩三點火光閃爍，接着隱約的有許多的黑影跟着移動，市內市外，狗吠的聲音連接而起，漸漸有些人聲喧鬧。勝佛再向前一望，只見

火光登時越亮越多，一會兒聽得近市的人家，有了哭喊之聲，勝佛連忙把郁文推醒了，說道：「你快起來！岸上出了事了！」郁文坐起身來，把手將兩眼揉了一揉道：「什麼事？」勝佛道：「你聽你看！」郁文也向船窗外望了一望道：「大約市中失火吧！」勝佛道：「恐怕不是，並沒有火焰。」郁文道：「既然不是失火，恐怕是搶劫，才有這哭喊的聲呢。」勝佛道：「倘是盜劫，我們船上也要預備的。」隨向後艙喊那船家，那船老板也已起來，聽見坐船的喊，他就低低的說道：「少爺們不要慌，這是他們開小差，和我們不相干的。」郁文道：「不行！我們不能坐視。」隨向勝佛道：「我們上岸去看看情形。」勝佛道：「好！我們且去那村中探聽一下，再想法子。」兩個人就從船上聳身一跳，跳到岸上。船家道：「二位少爺不要去，不值得去冒險的！」二人也不理他，匆匆的走到村中來。只見各家都關了門，但聞人聲嘈雜，走到一家草屋前，見有一個老者，半掩着門，探頭張望。二人就向老者問道：「這是什麼事？」老者搖搖頭道：「今天又在鬧明火了！」郁文道：「是土匪還是軍隊？」老者說：「是前面山中一夥強人前來騷擾罷了！」勝佛道：「他們有火器麼？」老者道：「都是一班無賴，有些鎗刀，那里買得起鎗砲！」郁文道：「既然如此，我們想一個法子，可以趕他。」勝佛道：「老丈！他們往常出來，只槍一兩家麼？」老者道：「前幾天把前村十幾家統統都搶完了。」勝佛道：「我有法子，請老丈幫幫忙，我們去趕掉他。」老者搖搖頭道：「我老了，沒有本領可以幫你。」勝佛道：「並不要什麼幫法，只要請老丈通知各家，所有男人統統出來，

拿着銅器敲打，高聲喊叫，跟着我們，由我們二人衝鋒前進，保管可以得勝。」那老者聽了有些不信。郁文就將腰中所圍的十三節鋼鞭，握在手中，又從衣袋中取出十三响白郎寧手鎗一枝，向着老者一指道：「我們來救你一村，你還不肯麼！你再不肯，就先把你祭鎗！」老者看見了，渾身抖戰，跪下來道：「我就去！」勝佛也將衣袋中手鎗取出，又向腰間解下鋼帶子一根，向空中一晃，就成了一把長劍，也指着老者道：「一起來快去！」那老者就引着他們，逐家打門，說明二人之意。各家聽見了，正在恐怕土匪前來，看見二人手持利器，威風凜凜，登時有血氣的少年十餘人，拿着棍棒等，跟着出來。二人就教他們各家郁敲着銅器，放聲喊叫。勝佛率領着十餘人，向有火把的地方衝來，那時郁文已跑在前頭，離開土匪搶劫的地方十餘丈路，就將手鎗朝天放了一響。舉動鋼鞭衝入。那土匪因聽了鎗聲，吃了一驚，正在回頭顧望，只聽得後面又是一聲鎗響。頓時村中人聲四起，齊呼捉強盜，銅鑼的聲音，震天動地，大家不免驚惶。忽看見一道白光，着地捲來，土匪紛紛倒地，其中強盜頭目數人，手持鎗刀，正欲拒敵，只聽後面鎗聲起處，幾個頭目應聲而仆，其餘小嘍囉一聞而散，也不及收拾搶劫的東西，全都棄去逃命。一霎時火把盡滅，那村中少年，跟着他們二人，都像小老虎一般，叫吼爭先，居然也打倒了幾個小賊。後面村中衆人，聽得強盜打退了，也出來耀武揚威，將打傷的強盜捆起二十餘人。幸喜吃槍子的也未送命，統統縛在沿河岸的楊樹上。是時天色微明，衆人中間，老者爲首，領着衆人向勝佛郁文二人磕頭，說道：「虧得二位

英雄，救了我們全村的性命！」二人連忙讓他們起來。村中人取來板凳兩條，請二人坐了，隨拉着一個強盜前來跪下。勝佛問道：「你們是何處人？前來搶劫！」那人說道：「我們都是附近一帶的苦百姓，連年荒歉，無以度日，加以現在江西全省盛行天主教，凡入教的人靠着神父王安之勢力，橫行不法，凡屬教民打官司，總是贏的，見了知縣，立而不跪，縣官也因他是教民，每每以屈作直，就是犯了殺人放火的罪，只要求着神父的一封信，就可以從輕發落。我們窮苦的人，有冤無處訴，只好走這條道兒。現在做强盜的到了如此的地位，也算是盡頭路了。倘然你們各位開恩饒了我們，我們決計不再幹這個事了！」勝佛聽了，嘆了一口氣，說道：「真也可憐！」隨立起來，招了村中幾位有年紀的人，走到就近一家人家的門內，就說道：「現在此事如何辦理？」衆人道：「悉聽二位吩咐！」勝佛道：「照例呢，自應當送官懲辦，但是官胡塗的多，你們將他等送去，既費了許多使費，萬一官再挑剔，反成了官司，將來踏勘審問，不曉得有幾許麻煩，我看不如就地了結。我們是路過的人，又不能永遠保護你們，冤仇宜解不宜結，就此發落，諸位以爲何如？」內中一人說道：「送官是自已去尋煩惱，這位少爺說的話一點不錯，不過這班人放了他，恐怕將來報仇，也不可不防。」又有一個人說道：「不如把他們統統弄死了，一了百了。」勝佛道：「論起他們的罪名，殺死也不算冤枉，不過他們也是爲貧所迫，情有可原。況且他們黨羽決不止這幾個人，剛才逃回去的也有三四十人，倘然將這班人殺了，必定有報仇之事，防不勝防。人究竟都有

良心，不如我們與他約束一番，解開了這個結，各位以爲何如？」各人聽了，齊聲說道：「少爺的話不差，統殺了，不去報官，恐怕將來反有禍殃，且冤仇越結越深。還是請二位出去解決的好。」才剛這位少爺說的，他們得了性命，總有一點良心，我們決定如此辦吧！」勝佛道：「諸位既然願意，請向合村的父老通知一聲，以便兄弟去辦理。」各人道：「村中幾個長輩，都已在此，況且二位都是熱心幫助吾們的，決沒有別的說話的。」勝佛就向郁文道：「你看如何？」郁文點點頭道：「這確是妥善的辦法。」就一同走向那些強盜身邊，指揮衆人，將受着鎗子傷的三個頭目解了捆的繩索，看了傷處，都在大腿及漆骨上，下一時雖不能行走，將來決不致成殘廢。原來勝佛鎗法精絕，他看見他們持着鎗刀，所以擒賊擒王，先打倒他們。但注意着不打在致命處，所以並無重傷。其餘均不過受了鐵鞭棍棒所打，更爲輕傷。勝佛先教人取些清水棉花及布條，先將受鎗傷的取去鎗子，洗紮完好，隨問那三人道：「你們曉得許多人持械行劫，法律都要處死的麼？現在你們願意送到官廳去正法麼？」三人說道：「那有人願意死的，不過到了這個時候，也只有聽憑你們辦理罷了！」勝佛道：「我們是過路客人，不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與你們沒有什麼仇恨。我聽見你們同夥中說及，都是爲貧所迫，走此末途，我看你們三個人，身材很壯健，什麼事不好幹，何以做此犯法的事？就算強搶得手，也是過一時快活，萬一越鬧越大，省中派了軍隊來，鎗砲利害，你們對於我們兩個人尙敵不過，那里敵得過軍隊！好好的，一個男子漢，背着強盜的名，送去一

條命，你對不住生長的父母，也對不住自己一個很好的男子漢！就此無名無目，埋沒掉了，我很替你們可惜！現在我想替你們向村中父老求開一線之恩，倘然你們從此悔悟，改習正當行業，我把你們放去；倘然你們不肯改悔，不聽我的話，我也不管，讓他們去送官。你們也不能怨我了！」那三個人聽了，一齊說道：「我們聽了你老的話，還不覺悟麼！經過此次從鬼門關逃出來，再去做壞事，不要說對不起你老，也真對不起自己了。求一求你老人家開開恩，向他們說說情，饒了我們的命吧！」勝佛道：「你們此次失風，是我們多事，與村上的人不相干，你們老實說，你們如今恨誰呢？」中間一人說道：「我們被你老等捉住了，說是不恨，是騙你的話，你也不信，不過此次你老捉住了我們，依然開恩放了我們，非但不恨，而且都感激的！因為倘在別人手中失了風，這條命決保不住，也許是我們父母有靈，保佑我們的。倘然再去做歹事，恐怕不再碰見你老一樣的好人了！」勝佛道：「你的話很好，我就做主放你。」就教衆人將二十餘人放了下來。勝佛道：「你們不要走，我有傷藥，替你們醫好了再走。」那時船上的人也上來看熱鬧，勝佛就命向船上取他的包裹上來。勝佛接到了，解開包裹，取出幾個藥瓶，向着那受傷的一一看了，或敷或吃，都分配完了。衆強盜都向他二人磕頭稱謝。勝佛郁文都拉他起來，隨說道：「我們真不打成相識，請各位喝一杯酒，以作紀念！」衆人道：「那是不敢當的。」勝佛道：「不要客氣，人生何處不相逢，我們也許有相逢的日子哩！」隨將衆人請到一家酒店中坐了，取出幾兩銀子，交與店家，說道：

「你替我各處去湊辦些酒肉飯菜來，銀子不穀，儘管向我拿，快去快去！你一店中恐怕不穀的。」店家道：「容易，我去預備就是了！那衆盜也跟着進店坐定，各人或敷傷藥，或討些酒，將傷藥服下。大家都喜歡。彼此談論，只有婦女小孩，遠遠的圍着看望，不敢近前。那受鎗子的三盜，因裏扎合法，也不十分疼痛了。一面向勝佛郁文道謝，一面詢問姓名。勝佛坦然相告。郁文道：「這位戴少爺，他老太爺是現任的湖北撫台。」衆人吃了一驚，齊向勝佛注視。勝佛道：「諸位不要詫異，我的兄弟嘴太快，把我的來歷告訴了諸位。諸位要曉得，我們都是中國人，有什麼分別！就是做了大官，也沒有什麼希奇。只要替百姓做點事就是很好的。一個人倘然做了大官，貪贓枉法，反不如一個小百姓呢！」衆人聽了，都歡呼道：「我們今天遇見了戴少爺，真是吾們的福氣哩！戴少爺今天你饒了我們的命，將來只要戴少爺有什麼差喚，我們情願捨身報答你的。」勝佛道：「既然各位不但不怨我，而且狠說得來，我們何妨把各人的姓名寫齊，將來有事，彼此互相幫助何如？」那頭目三人說道：「戴少爺既然看得起我們，」就向衆人說道：「不如我們一齊拜在戴少爺門下，將來遇有機會，請戴少爺提拔我們。我們沒有什麼本事，只有一腔子的熱心，兩膀子的笨力，不曉得少爺肯收留麼？」勝佛道：「既承各位誠心，那有不收的理！」衆人登時歡天喜地，備了香燭，齊向勝佛磕了頭。勝佛做了他們的老頭子。那爲首三人，一個叫陳牛，一個叫王老虎，一個叫劉義，就做了開山門的徒弟。郁文看了，說道：「我們一時的抱不平，倒得了許多的弟兄，真

出于意外的事！」大家歡呼暢飲，直到了正午的時候，陳牛等三人將彼此通信地址及特別暗記交換了。起身作別，都戀戀不舍而去。勝佛、郁文等他們都去了，就向村人告別，說道：「現在你們村上可以高枕無憂，決無後患。我們也可以放心了。」村人都很感激，一定要留二人暫住一、二天。二人執意要行，就有許多人拿些食物送至船上。二人決定不收，村人不管，只去堆在船上。二人無法推却，只得拱手道謝。一面上船，催促舟人開船，村中人沿岸相送，直至四五里方才散去。郁文道：「我們此行，事機狠順，此事得此結果，好得很呢！」後艙船老板說道：「二位跳上岸時，我們嚇得不曉得怎麼樣！只怕他們殺到船上。不想這一羣強盜，一點兒不中用，經二位一轟，統統散了。早曉得強盜如此容易捉的，我們也願意去獻獻能耐，捉他幾個呢！」旁邊一個搖船的笑道：「你的本領大得狠，你要捉強盜，你還是去嫂子身上捉幾個白虱。是你的大能耐呢！」船老板笑罵了一聲，勝佛、郁文聽了，呵呵大笑，船老板看了船上堆着蔬果魚肉等類，滿面笑容，心想到了九江，他們少爺是不會要的，不是我的福氣麼？一路加意服侍，十分盡心。沿途無事。到了九江，郁文開銷船飯錢，船老板說道：「船上的東西很多，送到那去？」郁文道：「我們要他做什麼？送給你就是了！」老板道：「少爺們既然不要這些東西，那船錢也不必算了！」勝佛道：「那有這個理，快不要客氣了！」船老板心中十分快活，拿了行李，隨二人到了棧房，千謝萬謝的走了。勝佛、郁文二人住了一日，匆匆的上了下水輪船，到了上海，也不去找朋友，立即換坐海輪北行。不多幾日，到

了北京，勝佛郁文將行李搬到了瀏陽會館，二人即到南海館去訪問，恰好超如在那裏，彼此見了面。超如道：「望公久矣！何姗姗其來遲？」勝佛微笑道：「手無斧柯，龜山奈何！我的遲早，有何關係呢！」超如道：「我們一切待子而行，你難道忍心袖手坐視麼？」勝佛道：「現在我黨進行到什麼光景呢？」超如道：「保國會開了二次，總理及職員均已推定，附從的固不少，反對者亦甚多，最可恨的是表面很像同志，一不滿他的欲望，也就起而反對，真是怎麼好！」勝佛道：「這種因私廢公，是士大夫遺傳的劣根性，現且不談，常先生有什麼進行的把握麼？」超如道：「前天，高給諫保薦人材，皇上從龔師傅那里也知道我們的先生，狠想召見，不意同鄉徐用庵，在王爺面前說了許多壞話，就改爲總理衙門傳詢。狠好一杯酒，加了一勺清水，就沖淡了。後來莊小燕說：『就是面對，恐怕也沒有什麼效驗，實在上頭太軟弱，龔師傅多年教導，只有加深了謹慎小心的程度，欲講到英毅獨斷，怕不容易。我們只有設法得了他的信任，給我們大權，放手做事，才能行我們的志願。』」勝佛道：「小燕能如此不避忌，他與唐先生和各位的交誼真不淺了！」超如道：「現在保國會中吾們已暗戴小燕爲首領，他所以肯出力辦理，他也只與我和唐先生密談，他還諄諄囑咐我不許漏洩于同志中哩！」勝佛道：「此人于朝論中聲望不十分高，然而確有霸材，可以擔當大事。不過得志之後，決不能守繩墨的。」超如道：「是的！因爲龔師傅太胆小，於官場中趨避之術太工，他只能做承平良相，決不能做救時名相，現在他的旗幟漸漸鮮明了；他的

敷衍的手法也漸漸的窮盡，人家都窺破了；我們看他漸漸靠不住，風色少變，他決不能領袖吾黨出頭奮鬥的。所以我和先生商定，暗中推戴小燕，以爲後備。他近來于宮廷中消息靈通，能投上頭的所好。所以聖眷優隆。他既有雄心，必能盡力，而其才亦足以濟之。似比着常熟之謹小慎微，能有作爲，你以爲何如？」勝佛道：「我輩在此時，只求動，不求靜，不論什麼方法，凡能推動這個引擎者，皆可取之。常肅先生已經到總署詢問過麼？」超如道：「前天傳知道署，那天到了匡邸及幾位大臣，龔師傅沒有來，他是避嫌。小燕却到的很早，招呼一切。匡邸問了幾句話，先生回答了幾句，他們都似聽非聽的。先生知道無益，就說道，自強變法，一時也不能暢述，待司員回去擬就說帖，呈請轉奏吧！王大臣聽了好像很欣然。匡邸也狠客氣的說道：『我是久慕大名，請你快遞說帖，以便請敬王爺的示，能給代奏最好！』說了幾句，就匆匆的散了。我們先生知道這是敷衍應酬，也狠灰心，遞了一個說帖，聽小燕說，敬王爺是不甚贊成，就是代奏了，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他們也不在心上。你想可氣不可氣？」勝佛道：「他們不論什麼事，什麼官，都叫作當差。國家存亡，他們也視同一樣，我是早知道的，不用提了，我問你，龔師傅對於唐先生近來態度若何？」超如道：「從前狠密切，在上頭確會密保過數次，自開了保國會，高給練保舉後，漸漸兒覺得疎遠。近來也不狠能見面，也不知道怎麼。」勝佛道：「你們和小燕密切往來他知道麼？」超如道：「不曉得他知道不知道。」勝佛道：「馬加刺廟的機關，韻高曾去疎通介紹麼？」超如道：「那個寇良

材，我們都見過，確是一個對於皇上有忠心的。不過總有些老公的習氣，智識也是有限，恐怕敵不過皮小連。」勝佛道：「照各方情形看來，吾們基礎一點兒沒有堅固的把握，吾意第一要握有兵權，若自己手中沒有，欲依靠臨時結合的將帥，將來必成何進召董卓之禍。」超如道：「你的議論自然是扼要的，不過我們從何下手呢？現在只好先接近政權，慢慢的設法取得兵權罷！」勝佛道：「現在天津小站的方安堂，他練的自立陸軍，一切均仿西人訓練，很有精神，大約的確是一枝精兵；我們能牢籠他入我黨中，則事半功倍。你以爲何如？」超如道：「我也聽說方安堂確是一個將材，他是在淮軍胡長喜部下的。當時胡長喜名譽很好，方安堂在他營中閱歷有年，聽說他初到營中時，隨往朝鮮，胡公幕府頗多名士，那時章直蜚也在其中，方安堂從他學作八股文，直蜚常常以朱筆抹之，作『羯鼓四過』的評語。然他狠知道安堂有才，因向胡公說：派在營務處學習。一天奉令巡查隊伍，道遇一卒，向朝鮮人強奪食物，安堂見之，卽向詢問。那卒不服道：『汝焉能管我！』安堂大怒，手中擎着大令，厲聲道：『有令在此！爲什麼不能管你？』卒怒詈不服，安堂卽拔刀斬之。營中士卒，得了信息，洶洶不服，欲殺安堂。胡公聞之，卽下令合營道，方某奉吾令而出，能殺搶奪的士卒，就是能盡營務處的職任，馬上委充了營務處總辦。安堂從此知名。後來回津，合肥與之談，甚賞識他。告人曰：『繼我主北洋者，必此子也。』力荐于高陽常熟，使練新軍于小站，聞其軍中一切發餉閱操，事必躬親，士卒莫不視方大人如父兄，事無大小，皆可直達，故小

站營中絕無剋扣等惡習。吾黨若得此人，確是大有用處。章直輩與他有師生的關係，我們去託直輩疎通一下，或可加入吾黨。」勝佛道：「狼好！狼好！」郁文向超如說道：「還有一個機會，今年是正科會試，全國舉子來應考者必多，我們鼓吹一下，一定可以擴張會中的勢力，你將來也要下場的。」超如道：「科舉是我們反對的，本想不去下場，但科舉已行了許多年，深入人心，暗中狼有團結的力量，借着科名去連絡，比較着容易得多，所以唐先生也要我去下場，并且勸告同志們也去下場哩。」勝佛道：「這也是一個法門，我佛度人，有八萬四千法門，才可以網羅衆生，使盡歸大道。這個辦法是不錯的。」正在暢談，只見唐常肅忙忙的進來，見了郁文，欣然說道：「辛苦得狠！你真可謂不辱使命了！」又向勝佛握手道：「吾們盼望你，到今天才來了！我正有許多大事要和你決定一下呢！」勝佛道：「承先生和超如兄各位相召，未能迅速前來，抱歉得狠！剛才和超如談了一回，朝中時局，略知一二，先生現在如何進行呢？」常肅道：「我自從到總理衙門，由王大臣們問了一回，也知道不過媽媽呼呼的一回事，但是總要繳卷的，所以吾遞了一個統籌全局的疏稿，中分三端：一、請誓羣臣以定國；二、請設上書處，以採衆言；三、請開制度局，以定新制；也不曉得他們代表奏不代表奏？這個事倒也不必去提。超如曾說起我們與小燕密切交往的行動麼？才剛我得了一個信息，說是小燕召見奏對時，確曾極力推荐我們，不料上頭跟龔老夫子說及，老夫子忽然不甚贊成，我看大約一則爲着老敬王不贊成變法，二則也許對小燕有點兒

酸意，別人說他的脾氣向來有點兒忌才，吾看這是不確的，我的才識，尚沒有可以妬忌的資格，你們以爲如何？」勝佛道：「大概不錯的！不過說他沒有一點兒忌才意思，這是先生的自謙。依我看來，這位老先生所提倡的，不過是一班文人詞客，一有關係國家大局的進退賢否，從沒聽見他有些特別舉動，他總是要避免擅權的聲名，就是有關國家興亡的大計，他並非不知道，總是在第二步的計畫中，不肯首先冒險的。這並不是他的不好，這是中國學術，自從宋明以來，養成了這種習慣，從前的先公後私，義俠風氣，都被規行矩步的程朱學說淘汰了，就是王陽明的學問事功，也指爲功利之學，百端排斥，於是爲君子的不敢直言放論，爲小人的正好托迹藏身，成了一個麻木不仁的世界。所以將來如到了亡國的日子，決沒有殺身殉國的忠臣義士，替亡國史上裝些體面的了。」常肅慨然道：「真是至論！潮流所趨，從那里挽回呢！」超知道：「剛才同勝佛兄商量，最好把方安堂收入吾黨，有他的實力，可以鞏固吾們的基礎。」常肅道：「此人的才具是不錯的，不過靠得住麼？」勝佛道：「現在我們也只好廣集人材，慢慢的考察他的心術如何。」正在說時，只見送進一封信來，上寫着「唐老爺台啓」，沒有具名，拆開看時，信上寫着：「有要事面談，請借超如兄同來！」下面並未具名，只有「雲泥」二字。看到筆蹟，是小燕寫來的。常肅知道很有關係，就同超如叫套車，一面將勝佛郁文送出，一面坐了車，逕往錫拉胡同小燕寓中而去。正是：「拔劍二豪收草莽，登車四顧志澄清。」欲知如何，下回再說。

第二十三卷

第四十五回

權上爭權，政策革舊；

夢中尋夢，酒令翻新。

話說唐常肅梁超如因接到莊小燕的信，請他們二人速往密談，他們就套了車，趕往錫拉胡同小燕的寓中來。二人到了，一仝入內，小燕請到書房中坐定，就告訴常肅道：「前天上頭叫起兒，我上去面奏，極力的保舉了閣下許多話，并題及閣下的著作及王子度的日本國志，并說龔師傅均曾看過，也很贊成。上頭點了點頭，說道：『也看過了。』我就奏道：皇上如以為可取，不妨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遞摺保舉一下，自然可以鎮壓浮言。上頭也點點頭，以我意見觀察，上頭很贊成變法，不過上有西太后的阻撓，下有樞廷的不贊成，恐怕沒有結果。」常肅道：「我今兒聽得一個消息，說是皇上跟龔老夫子談及了我，老夫子面奏，莊某既然面奏，不妨叫他遞摺保舉，今天聽見小翁題及此事，大約皇上聽了小翁的面奏，所以有這個消息。剛在跟勝佛談到此事，勝佛說得極痛快。他說：『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來要迎

合王爺的意思；二來要脫卸在小翁身上，不擔責任；三來恐怕我不受羈勒。這幾句話確是十得七八。」

小燕道：「勝佛來了很好，前兒我們三個人密談的話，告訴他沒有？」常肅道：「沒有。」小燕道：「勝佛雖是同志，然年少氣盛，一時不留意，流露出來，是很危險的。超如你看對不對？」超如道：「是的。勝佛的人格，我可以擔保；不過言多必敗。凡是秘密的言論，總應當到實行之時再說不遲，事前少一人知道就少操一點心；小翁的謹慎是不錯的。」小燕道：「現在龔師傅既然如此，以後未必能得他的助力了，我把關於他的消息告訴你們，他自將濟甯轟去之後，本想拉錢唐卿進去，不料那位總管與濟甯關係很深，先下手為強，用著離間兩宮的大題目，下了一個青天霹靂，把唐卿攆了。近來濟甯連總管二人對他的過節兒還沒有消弭，你們看不出今年必有風波。他老人家還在夢中，去各方面敷衍呢！六爺在一日軍機，或可勉強維持他，這位王爺尚有故舊之念，就是近來也看破了他的伎倆，總還要保全他的面子。不過王爺近來身體多病，恐怕不能長久，今兒聽說軍機處已請了好幾天假，萬一不起，政府必有變動，新近他聖眷也不甚好，就像各國欽差來總理衙門要求，在乾清宮裏覲見的事，前天召見，上頭就問及怎麼樣？我即面奏，現在外交，對於虛文禮節，不妨優待，只要注意收回實在權利。上意亦以為然。不料軍機上去商量辦法，這位老人家固執不可，仍是天朝夷狄的一派頑固思想，上頭不以為然，因此碰了很大的釘子。講到宗室中間，七爺已死，六爺之外還是匡邸，于兩宮有些信用，去年膠州教案劇烈的時候，

他激昂慷慨，自請帶兵，本來是可笑的。他懂得什麼用兵！不過這也是旗下當差的一種法兒。那位老先生就當面帶笑的說道：『王爺你當他是體面的差使麼？』這種尖刻的話，真教人下不去。聽說匡邸私下常常切齒呢！前天同衙門的俞筱儀，因為借款的事，他跟他狠翻了一起，筱儀聽說要請開缺，筱儀他也有他的神通，未必就能壓倒他。就講借款一件事，你是清官不要錢，不過這裏的回佣是通例，你不拿也是白搭，況且許多奔走辦事的都指望著。你自己做清官罷了，不能教人家都學你，你是軍機大臣戶部尚書，不怕沒有錢用！不用說別的，就是戶部的飯食銀子，那一個衙門能像他的收入，這種的不近人情，不免為衆矢之的了。常肅道：『老天子既然如此，我們也不必希望他來幫忙，他將來出了事，我們並不是不幫他，是他自己離開我們的。』小燕道：『現在我們須決定進行的方法，否則機會一失，就悔不可追了！』超如道：『敬王萬一去世，繼起的王公沒有他的資望，阻撓的力量自減去了分兩，龔師傅也許回風轉舵，倘若應了小翁的預言，反對他的乘隙而起，來動他的手，那時鵝蚌相爭，把注視我們的目光分去了一半，我們反好坐收漁人之利。我們只管擴張吾黨的勢力，使聖意堅決，反覺得進行容易，未始非福。』小燕道：『是極！是極！我們決定合力進行。』常肅超如道：『不過是要小翁發蹤指示，我們自然協力同心的。』小燕道：『馬加拉廟，小兒本來跟他們拉攏很熟，所以上頭的舉動，我大略都有些曉得。不過我看總要多開關些門徑纔好！我們的會中，二位也須加意聯絡，各人有各人的門路，都要設法

使爲我用才好！」超如道：「前天與苾齋內兄談及，他也很佩服小翁的長才，也很贊成吾們的舉動。他又說：余鑄甫的老太爺，向來是老成持重的，因爲深憂國勢危岌，也誠心贊成變法。他二位老人家資望也毅，將來出來，一定可以收一臂之力。」小燕道：「很好！他們二位年高德重，向來有清望，不比我們異途後進，未免被人輕視。卽如二位，雖然才學優長，然究竟是新進，不比他們二位，足以止息浮言。現在請你們加意聯絡。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一面探聽宮中府中的情形，如有關係消息，彼此迅速通知。」常肅超如道：「是，是！」就立起身告辭而去，各回了寓。那時春闈試期已近，各省舉子紛紛到京，預備下場。超如的內兄呂旦聞侍郎，他有放總裁的資格，那天早上，他也照例聽宣。到了九點鐘，裏頭傳出上諭，派出孫朝鼎余書屏呂旦聞文平四人，此外同考官以及監試各職，都派出了，超如因與呂旦聞有郎舅的親誼，照例迴避，不能入場。超如本來志不在此，毫不介意。其餘同志的一班舉子，也就提着考籃，接了卷子，紛紛的鑽入矮屋中去。度過了三場九天，那回頭場的頭篇題目是論語上「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兩章，第二篇是大學上「不誠無物」，第三篇是孟子上「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試帖詩是「賦得雲補蒼山缺處齊」，得「山」字五言八韻。原來科舉場中，着重的是頭場頭篇八股文及試帖詩，各人出了場，那同鄉同年老師等，都要討那文詩稿來看，以下能否中式。當時林敦古出場後，將一文一詩，謄了幾分，送到各老師及同鄉前輩處。本來敦古文名甚盛，他平日所作的詩，酷摹南宋楊誠齋的，

他雖年輕，已有詩集，名爲晚翠軒集。他既將場作遍送各處，各人都稱贊他一定掄元。敦古也自命不凡。正在等榜的時候，一天超如約了郁文敦古等在李鐵拐斜街聚豐堂去吃夢，原來當時科舉場後，出榜之前，士大夫間往來飲宴，名爲「吃夢」。規矩是一個不入場考試的作爲夢神，其餘都是入場的舉子。到館子裏吃了酒飯，記了賬，將來在座的人中，中了一箇，就由這一個人還賬。中了幾箇，共同分還。中間沒有中的，就由夢神還賬。所以每屆闈後，酒館中很熱鬧的；那超如這一天聚會，也是如此。除他三個人外，還有四川的楊淑喬，如皋的頓梅庵，通州的李春閣，太倉的姚梅籬，陸盧卿，蘇州的張秋谷，章叔義，揚州的王禮門，章仲玉；其中也有本來在京當京官的，也有自外來的新舊舉人，大約都是有些文名，與超如等聲氣相通，所以超如預先約着，預備暢快一日。那天下午三四點鐘，超如先到了聚豐堂，不多時，各客陸續而來，傍晚客已齊了，超如便教夥計擺好了席面。超如道：「今天我是客，我是坐第一位的。」淑喬說道：「你也太會恭維了！讓我來坐！」郁文道：「今天這個聚會，倒也好笑，平常的吳規矩，總是把第一位推來推去，不肯入座。我也不曉得，坐了第一位，難道是能殼多吃些燕窩魚翅麼！今天是爭着坐第一位，還說是謙虛，還說是恭維，聽來很新鮮。其實依然是吳規矩的遺味。我看不必罷，還是大碗的酒，大塊的肉，爽快一下子的好哩！」超如呵呵笑道：「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你是隔了三千年也不曉得我的眼睛還刮不刮呢！」衆人聽了都大笑，便隨意坐下，斟酒上菜。大家閑談了一回，超如說道：「我昨

天約了諸位來吃夢，晚上想到吃夢兩個字，很有意思。人生在世，那一個不在夢中！過這六七十年夢裏光陰，不過各人所做的夢，各不相同。入了夢中，覺甘苦不同。等到大夢醒來，還有什麼夢迹可尋呢！我因此想了一個酒令，就叫他做「尋夢令」。中間是一個尋夢人，一個是夢神，只要尋着了夢神，夢也醒了，令也完了。其餘許多的夢，像「南柯夢」「邯鄲夢」之類，那尋夢的尋着了，就有許多可笑的材料，可以銷酒。今天打算與各位行這個新酒令好麼？」衆人哄然道：「好極好極！可就拿出來看一看！」超如就向他的跟人道：「可把那帶來的象牙籌拿來。」那家人向着帶來包袱中，取出一個紙包，打開來是一個象牙筒。中間有二三十枝牙籌。超如接過來，說道：「我把尋夢人及夢神二籌宣布。」他就檢出一支來，牙籌上是用墨寫的，上寫「趾離」二字。張秋谷道：「趾離是夢神的名，好像見于致虛閣雜俎上的。」超如道：「不差！」下寫着「尋夢者遇之對飲一杯，」合席公賀一杯。完令。又取一支，上寫尋夢人，下寫着「得者以尋得夢神爲完令。如入夢境，照籌行之。」敦古道：「很好！其餘夢境，必有妙處，可一同宣布了吧！」超如道：「其餘夢境，俟入夢中，方可發表。否則減少興趣。」衆人道：「不差。」超如道：「現在請各抽一籌，不可洩漏。尋夢人則須先自登場。」衆人皆道：「遵令。」超如就將牙筒親自拿着，送到各人面前，請各人各抽一支。各人都抽了，超如也取了一支，就向席上問道：「尋夢人請即登場！」只見敦古欣欣然揚着手中籌道：「夢中人來也！」衆人呵呵一笑，都道：「請尋夢吧！他向合座看了一看，說道：

「我們今天本來是超如的夢神，大約就是他吧！」超如笑道：「不是。」看他手中的籌上，寫的是「南柯夢」，下面小字寫着：「遇者猜拳三次出夢，勝者飲酒一杯，負者吃蜆醬一盞，或以魚子或蝦子代隨意。」梅庵笑道：「蜆醬倒新鮮，蝦子此地未必有，還是用魚子搗爛炒成醬，或者可吃。」敦古道：「我看還是用魚子沖湯的好。」當即喊堂倌吩咐去要。堂倌聽了，很不懂，說道：「魚子打爛了沒有什麼吃頭，我們當灶的從來沒有做過這種菜，恐怕不好吃，不如用醬汁中段帶些魚子還可吃。」超如道：「你不懂，我們要吃魚子，你用魚子打爛了，就照醬汁中段做法，來一小碗殼了。」堂倌唯唯而去。超如就向敦古說道：「猜拳不否照老法？」敦古道：「自然照普通的法子，先猜雙單，次猜顆數，又次猜黑白，兩手不脫空。」超如道：「很好！」就取了兩顆杏仁三顆瓜子爲二白三黑，就在袖中取了幾顆，握在手中，伸出拳來道：「請猜！」敦古想了一想，說道：「你在京雙宿雙飛，不比我們，一定是雙數。」超如微笑道：「你輸了！」敦古道：「現在你手中不是三，定是一。」超如道：「不錯！」敦古道：「我仍舊向多的方面猜是三。」超如笑道：「你又輸了。」敦古道：「豈有此理，只有一個，不是杏仁，定是瓜子。我想今日席上的人，中了都有狀元希望的。」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大約是杏仁吧？」超如道：「猜着了，你想今天座中都有狀元希望，但是狀元那有幾個的，自然只好一個。你倘先想到杏仁的意思，就全軍大捷了。」敦古道：「再來！」超如又伸出拳來，敦古道：「你已把狀元恭維過了，現在一定是雙數了。」超如道：「你

又輸了。」敦古道：「難道仍舊是一個麼？」超如道：「你又輸了！」敦古道：「我還沒有決定，正在商量。」超如道：「你跟誰商量？難道和我商量麼？你已說出數目了。」敦古道：「就算我輸，你手中是三個，一定是二白一黑。」超如呵呵笑道：「你全輸了。」放開拳是三顆瓜子。敦古道：「你太狡猾了！」超如又做了一黑一白，却被敦古統統猜着了。超如道：「統算起來，我贏你一拳，我飲一杯酒，你吃一碗蚬醬。」敦古道：「這碗醬那裏吃得下！將來行第二回令，吃什麼呢？」超如道：「館子裏還怕沒有魚子麼！」衆人都笑，說道：「我們公斷，吃了一調羹就算了。」敦古就吃了一調羹魚子，說道：「味道不差，禮記內則上所以把螞蟻子的醬列在八珍之列，想淳于駙馬在南柯郡時所吃的還不如他！」衆人都笑了，說道：「駙馬爺快去游歷，不要擔擱了。」敦古就向王禮門說：「是你麼？」禮門將手中的籌取出一看，是「春夢婆。」郁文道：「好好！」敦古的官運亨通，做了駙馬爺南柯太守，又要做翰林學士了。」細看上面小字寫着：「遇者以骰子擲色，得三鼎甲采方出夢。公賀一杯。春夢婆另賀一杯。每十擲不得采者，罰一杯，以得爲度。」敦古道：「這個倒不容易。倘然一定要狀元，真不得了！」超如道：「我本來想寫狀元的，後來太難，所以改爲三鼎甲，較易繳卷。」敦古就向酒館中取了一付骰子，一隻海碗，擲起來。郁文道：「禮門本來有『瀟湘妃子』的雅號，現在做了『春夢婆』，想來妃子是老了，不過你要數清他擲的次數，以便罰酒。你不要爲他是翰林學士，通同作弊，那是不行的。」敦古道：「不與你相干。」敦古就擲起來，

約擲了二十幾回，得了一個雙四五六榜眼，大家公賀了一杯，禮門也另賀了一杯。敦古道：「還有好多個夢，超如你有什麼刁鑽古怪的花樣麼？」我這個夢可做不了了！」超如道：「我對於夢中人很體量，沒有教他多喝酒的。」敦古就向着楊淑喬道：「如今可尋到你了。」淑喬看了籌道：「這支籌太不雅了，我看換一枝吧！」超如道：「這個令中沒有十分有傷大雅的。」衆人都說道：「換令不行，究竟是什麼呢？」旁坐的章仲玉，就從淑喬手中取來一看，呵呵大笑道：「很雅，很有趣的，怎麼說不雅呢？」衆人爭着看籌，只見上寫着「高唐夢」三個大字。下面小字注着：「遇者同飲合歡酒三杯出夢。飲時於一杯中更迭飲之，每杯每人須各飲二口，公賀雙杯。」郁文道：「這籌好極了！楚王神女合飲三杯，宋玉景差等反要賀兩杯，足見帝王專制的不公平。楚王再來反對，吾們是要革命的。」衆人都說道：「是極是極！」淑喬就向敦古道：「如此委曲了林神女！」敦古道：「不對！當時楚王到了巫山去尋神女，我是楚王，來尋你的。」淑喬道：「才剛我欲換令，郁文說楚王反對，楚王是郁文封我的，不是同程咬金的混世魔王是自己去搶來的。」超如道：「據本事看來，確是楚王去尋神女，好在現世界婦女提倡女權，將來男女總要平等的。楚王神女，也不必爭了。況且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你們二人好似趙松雪管夫人說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分不出誰爲楚王，誰爲神女呢！」淑喬呵呵笑道：「超如豈有此理！」敦古也禁不住笑道：「放屁放屁！」淑喬旁座的仲玉，敦古旁座的郁文，將一個杯子斟滿了，郁文逼着敦古喝

了一口遞與仲玉，仲玉也湊到淑齋嘴邊，逼他喝了。重又遞與郁文，彼此交換着，喝了三杯。衆人喝采，各喝了賀酒兩杯。大家道：「這個夢好極了！」都催着敦古再尋。敦古隨意就向着郁文道：「你是不是呢？」郁文道：「你尋我麼？」敦古道：「是的！」郁文道：「你尋着了，好頑意兒了！比『高唐夢』還好！」衆人盼望又有新鮮的出來，敦古呆呆的催他拿出來，郁文就把籌一擲道：「你們看！」敦古一看，原來就是「趾離」。敦古道：「你真會哄人！什麼好頑意兒！」郁文道：「尋着夢神還不好麼？」敦古想了一想，也呵呵的笑了。各將籌上規定的酒喝了。郁文道：「沒有做着的夢還不少，我們再來一回。」章叔義道：「夢境尙多，剛才行過的，不如除去了，省得重複。」超如道：「也好！」就將「南柯夢」「高唐夢」「春夢婆」三籌抽去，將其餘的籌收回放入筒內，又教各人抽了。此次却是超如抽着尋夢人，就說道：「怎麼我也做了尋夢人了！」梅庵道：「你是至人無夢，所以迴避了不教入場，現在也教你過過癮哩！」超如道：「你說我就尋你。」梅庵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夢。」拿出籌來一看，上寫着「華胥夢」，下註着「遇者各塑呆一次，以五分鐘爲度，出夢。」彼此監察，犯規者每次罰酒一杯。超如道：「這是很難的。梅庵你先塑起來，我先告訴你，五官四支都不准動，犯者每次罰一杯。」梅庵道：「你先塑。」衆人道：「先後沒有分別，你就先塑吧！」梅庵道：「我來塑一個羅漢吧！」就在座上盤膝而坐，合掌閉目。衆人道：「這是取巧，閉了眼睛，不看見什麼，就容易得多。」梅庵就開了眼。超如道：「犯規一次。」梅

庵道：「犯什麼？」超如道：「犯規二次。」梅庵覺悟了。一回兒旁坐的郁文道：「五分鐘到了。」梅庵纔立起身來，開口道：「我上了你們的當了！騙我開眼，騙我開口。」超如道：「快喝了罰酒，瞧我的。」梅庵喝了兩杯，就見超如照常坐定。梅庵道：「你就算行令麼？」超如也不響。梅庵道：「你們看他的下巴往右超出，人家說他像朱太祖，我說他是豬八戒的兄弟，你們說他相像麼？」衆人呵呵大笑。超如依然如老僧入定，不見不聞。郁文道：「五分鐘到！」超如纔開口道：「梅庵，你要罰酒。」梅庵道：「怎麼？」超如道：「你先問我話，我答了一句。就是犯規，我不上你當，你又故意取笑我，引得衆人皆笑，想要引我笑一笑，誘人犯法。衆人公論應罰多少？」秋谷道：「他自己罰了兩杯，想要罰人家，其心是應罰的；不過法律上沒有注出誘人犯規的罰則，也只好便宜他了！」梅庵道：「你快尋罷！」超如就向着姚梅籬道：「你是『夢神』麼？」梅籬道：「尋着好夢了！」就將籌給衆人看，只見是「游仙夢」。下注「遇者以巾作枕，置于桌上，首眠其上，猜三拳出夢。每次勝者，得令負者唱曲，說笑話，說彈詞，唱開篇等，凡足以娛樂者皆可。勝者及合席公賀一杯。」超如就向酒館中取了新白的手巾兩條，摺疊成枕形，分與梅籬一個道：「這個游仙枕，我們不可不進去一游。」梅籬接着手巾道：「這是什麼枕？」超如道：「不過表意罷了。」梅籬道：「我們就此入夢吧！但是猜拳不爽快，還是豁三拳吧！」超如道：「可以！猜拳的形式本可彼此同意決定的。」梅籬道：「好好！」二人將頭靠在枕上，伸拳出來，超如輸了一拳。梅籬輸了二拳。衆

人道：「彼此出令吧！」梅籬道：「彼此出令，須量人所能，不可強人所不會的纔是。」衆人道：「當然！第一拳是梅籬輸的。超如出令。」超如道：「梅籬多才多藝，我曾經聽見他常常唱說書人的開篇，就請你唱一個開篇吧！」梅籬道：「我偶然唱幾句，沒有全的，怎麼唱呢？但你也難不倒我，我就當場胡謔一隻，請諸公不要笑！」就向酒館中借了一隻三絃，一面調絃，一面胸中打稿，等絃調整了，他就用着道地的蘇州口音唱道：

「四月槐花舉子忙，東城根舉場去考文章。第一場四書文八股三篇作，還有賦得詩五言八韻調鏗鏘！第二場是書詩易禮春秋傳，五篇經義要堂皇！第三場策問五道須真才學，經史子集盡包藏。近來潘伯寅提倡金石學，漢碑商鼎最當行！還有那李芍農研究元秘史，西北地理考戎羌。都是敲門磚翻的新花樣。料想諸公不會忘。只是那提籃鑽入牢門內，難堪九日苦時光！吃喝便溺都在三尺地，好像那八戒兒孫聚一堂！出場各把詩文送，也是世故人情第一章！若說此時歡樂處，只有像今天吃夢聚豐堂。猜枚行令無拘束，個個自負是狀元郎。等到那琉璃廠裏聽紅綠，區區是一定榜上無名面少光。便宜的會鈔有人我白吃，低頭浮海轉家鄉。等三年又來白擾喜洋洋！」

衆人聽了，拍手喊道：「怪不得說是太倉的東西二才子呢！這樣的出口成章，不輸陳思七步，我們

要好好的賀他。」郁文道：「公賀三杯何如？」衆人道：「當然貨真價實！」大家都喝了三杯，正在熱鬧時，只見風門推開，有三個美少年走進來，向各人請了安。各人抬頭一看，原來是三個相公。一個是韻芳，一個是五九兒，一個是靜芳，都是各人叫過很熟悉的。靜芳道：「誰在這兒唱？彈的三絃真好！我們都彈不來。」超如指着梅籬道：「是他！」靜芳道：「原來是姚二爺，他唱的崑曲真有功夫！我曾經請教過的。不過今天唱的是什麼？我們不懂！」五九道：「我知道是南邊說書先生唱的開篇曲兒，不過字眼兒可聽不出來。」本來靜芳是梅籬叫的，五九是超如叫的，韻芳是梅庵叫的。超如就說道：「今天忘記了叫他們來鬧熱鬧熱鬧。」郁文道：「還不遲。」淑喬道：「叫了他們，恐怕行不出許多好令來了。」郁文道：「不相干的！」梅籬道：「我要行令了！他們一來，超如恐怕要脫滑了。」超如道：「不會的，古人練心，要在戲場中作文。難道我就不能麼？」梅籬道：「好好！你儘吹，我就試試你，你看桃花扇中酒令，曾有冰綃汗巾的破承題，今天請你做一個開講，題目是他們的『相公』兩字，看你有戲場作文的本事麼！」超如道：「才剛你說難不倒我，難道被你難倒麼！」隨喚夥計取紙筆來。夥計取了來，超如隨便取張紙，磨了墨，用筆寫了「相公」二字，旁注「開講」二小字，接着寫：

「且夫宰執門前，相公厚我；姑蘇台畔，公相主婚。（蘇州主婚者曰公相）相公之稱，由來久矣。顧秀才爲宰相之根，嘉名肇錫于童僧；（清秀才之下，有僧生童生，皆未成秀才者也）成秀

才方得稱相公。而儒書卽侏儒之例，同聲附會于像姑。（前人筆記中云相公爲像姑同聲之誤。）言者多端，不可究詰；要而言之，世道凌夷，貴賤棼亂，有兔爰爰，亦襲厥稱，惟彼高下之殊途，實亦名實所同歸者也。」

梅籬看了笑道：「佩服！佩服！不過結末一語，恐怕有點兒觸犯吧！」淑喬道：「此文有魏晉人氣味，決非十年前八股專家所能。我們也應當公賀三杯。」敦古道：「我格外要賀你一杯，因爲這個題目很枯窘，你却搜集了不少典故，真所謂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諸君看他於這種題目能做出典雅的文章，倘入了關，遇着識者，必能脫穎而出。可惜迴避了。」郁文道：「我最恨的是八股。超如的迴避，是他的福氣，但這種題目做的八股，我看了倒也不恨了。看來八股最好是這種題目，尤西堂的臨去秋波那一轉的八股文，究竟有點玷辱了題目呢？」超如道：「你們不用太恭維了！」隨向梅籬道：「我又要發揮了！」梅籬道：「什麼叫發揮？」超如道：「冰綃汗巾，破承題你記得，難道這『發揮』二字就忘掉了麼？」梅籬道：「不差！是柳敬亭向李貞麗說的大約明季秦淮院中行酒令時，有這種的話。」超如道：「是的！我才剛聽靜芳說你的崑曲很好，請你隨便唱一支罷！」梅籬道：「我好久荒疎了，況且也沒有吹笛子的，還是唱一隻二簧吧！」五九靜芳聽了都說道：「很好！二爺唱，我們來拉。」他們二人一個去拿了胡琴，一個去拿着二胡，好在酒館中每間屋裏都有的，他們取來，就拉了幾個過門，向梅籬道：「唱什麼？」梅籬

道：「汪笑儂的黨人碑。」靜芳道：「這是新近最時興的。」他們兩個拉梅籬喝了一口茶，喀了一聲嗽，立起身，把臉向着牆，說了一聲搖板，就開口唱道：

「一見碑字怒衝冠，擅張大胆謗前賢。司馬在朝把忠心獻，爲何說他是奸讒。」

唱了四句，他停了一停，靜芳嘆道：「笑儂的嗓子還不如你呢！他接着又唱道：

「何人如此胆包天！毀謗忠良爲那般！權臣亂政無人管，反把賢良當讒奸！蔡京高俅和童貫，奸賊爲何在朝端！怒氣不息把碑打爛，活活氣壞我姚鵬年！」

原來末句是「活活氣壞我謝瓊仙」。他換了他自己的大名姚鵬年三個字。衆人聽了，都拍手叫好。超如道：「合席都應公賀三杯。衆人都說：『應賀應賀！』各向着梅籬喝了三杯。梅籬道：『我也喝三杯。一來謝謝各位盛意，二來我胸中的塊磊，也澆得使他爽快一下。』郁文道：『現在差不多也到了靖康的時候了，蔡京童貫這一班東西多得很，我看這種頑意兒將來也要發現，我是第二個謝瓊仙，不曉得在座的諸公也有像傅人龍的麼？』淑喬道：『酒後少談爲是。』郁文睜着眼道：『怕什麼？一個腦袋，誰要誰取去，算不了什麼。』敦古道：『郁文醉了。』超如道：『我們還要行令呢。』那時三個相公尚有條子要趕，就各將車錢開發去了。超如就向着郁文道：『是不是？』郁文道：『我也不知道。』就將放在桌上的籌反過來一看，是「蕉鹿夢」，下注着「遇著豁三拳，負者罰酒三蕉葉，勝者吃肉一塊。」超如道：

你才剛說的大碗的酒，大塊的肉，現在可以實行了。」郁文呵呵笑道：「痛快得狠！趕快的豁拳罷！」豁了三回，郁文勝了兩拳，超如道：「你吃兩塊紅燒牛肉吧！」郁文道：「你吃什麼？」超如道：「我吃南腿。」郁文道：「不行！要一個樣的。」超如道：「我沒有說要吃大塊的肉，你吃南腿也可以，不過把你的氣概稍爲減削了些。」郁文道：「我既然說了，要爭一口氣。」就向夥計要紅燒牛肉兩塊。夥計道：「這樣菜我們灶上沒有預備，要煮起來也趕不上，我們今天預備有烤豬，來兩塊大大的烤肉好不好呢？」超如道：「也好！」郁文道：「要真有了鹿肉，那纔好頑呢！」夥計道：「鹿肉臘月裏可有，這個時候是找不出的。」郁文道：「這三蕉葉酒是怎麼算呢？」超如道：「東坡云：少時望酒盞卽醉，後亦能三蕉葉，大約就是三杯吧！」郁文道：「我吃烤肉，你也來一塊，不要避重就輕了！」超如道：「好好！」二人吃了酒肉，郁文道：「我的酒不穀，再吃三蕉葉！」一面吃，一面呵呵的笑道：「這個令真痛快！我後添的三杯酒，算是專謝超如立法的功勞的。」衆人都笑了。超如道：「我又要尋夢了，有好幾位沒有尋過，就問李春閣是不是。春閣將籌取出一看，是「傅巖夢」下注：「遇者行築城令，取牙牌一副，豁拳，勝者取一牌，如先得十六只，則築城已畢，出夢。負者罰一杯。合席公賀一杯。」春閣就同超如豁起拳來。超如得了十六數，春閣剛得八數。超如勝了，春閣罰了一杯。合席賀了一杯。淑喬道：「超如夢賚預兆狠佳，我要賀他三杯！」郁文對他看了一看，也不作聲。超如向盧卿道：「你是什麼夢？」盧卿道：「好夢難長，又要完令了！」將手

中籌取出，果是「趾離」二人對飲了一杯。各人也賀了一杯。郁文道：「再來！」敦古道：「時候不早了，快有十點鐘了，來不及了。但是還有多少好夢呢？」超如道：「還有『鈞天夢』、『蝴蝶夢』、『燕蘭夢』、『玉茗四夢』也只行了一個。今天恐怕是行不完的了。過天再來。不過『邯鄲夢』中要擲陞官圖，罰的是黃梁飯，都要預備的。今天本來太匆促了。」各人都覺得疲倦，也就要了乾稀飯吃了，匆匆而別。超如寫了賤賞了夥計的酒錢京錢十千，也就套車回去了。正是：「策士縱橫書十上，詞人游戲令三宣。」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第四十六回

琉璃廠春榜看紅錄，

鵝鴿峯歸帆迎白頭。

話說超如回寓以後，隔了幾日，已到了放榜的日子，一般入場的舉子，巴巴的盼望榜上有名，北京的習慣，就生出了「看紅錄」三個字的名詞。這名詞是怎麼起的呢？原來由禮部書辦順天府裏的差役想出來的。他們曉得各省舉子等榜的心像火一般熱，早一刻曉得好一刻，他們就想出投機的法子來了。本來會試出榜，都是先一日在至公堂上由禮部書吏填寫，考官及監試等，列坐堂上，從第六名

起，查看硃卷上號數。（硃卷是由謄錄用硃筆將舉子詩文謄出，送入考官閱看的。）提出墨卷來查對，（墨卷是由應試者親筆所寫，謄錄後留在外圍，各考官不能看見的。）先由同考官對過，後由考官對過，判定中式名次，然後將人名由監試交於禮部書辦填在榜上，所以每填一名，狠費許多時候。他們就趁這個機會，偷偷的寫了一個姓名籍貫的紙條兒，從大門門縫中傳遞出去，他們的夥計接到了一個中式的姓名，就飛跑到看紅錄的地方貼出來了。那個地方，總是在琉璃廠的破廟中借一兩間屋，用蘆席將窗戶等通釘嚴了，等送到了，一張紅紙條兒，就貼在這蘆席上，就叫「看紅錄。」不過要看紅錄的人，進門時須花幾吊京錢，纔讓你進去。裏頭也沒有椅凳可以坐。他們的意思，就是讓你乏了，只好出去休息一下。等你回來，又要你花個幾吊了。取錢雖不多，他法兒是狠巧妙的。這天超如起來，吃了點心，想想今天填榜，他雖沒有考，他的朋友是入場的狠多，未免怦怦心動，也就套了車向琉璃廠而來。他的車一進了琉璃廠，就見車馬擁擠，很像新年中逛廠的熱鬧。車走了幾步，就不能動了。趕車的向着超如說道：「老爺，車插住了，過不去。老爺要看紅錄，就在廠東門關帝廟中，還是走過去的爽快。等車開不曉得多少時候哩！」超如聽了，點點頭，就下了車。向關帝廟進去。剛要進門，只見一個人，披着元色布的夾袍，通身沒有扣上紐扣，用一條縐紗的腰帶繫着，但見了超如，伸着手道：「你老是進去看紅錄麼？」已報了五六十名了！你老快進去吧！」可是嘴裏是請他快進去，他的手是伸出來攔住了超如，不縮回去。超如

道：「幾吊？」他說：「你老隨意就賞個八吊吧！」超如就給了他。後面又來了一個人是本京人，他不等他要，就說道：「兩吊錢，拏去！」那個人陪着笑道：「你老不給也不要緊，就是他們聽見了要照樣子的！」你老回手吧！」他悄悄指着進去的超如道：「他花的是眉毛，不哄你的。」那個人冷笑道：「這是廣東老，不炸他炸誰？你不行我就不看。」那個人望望外面沒有人進來，就說道：「進去吧？可不能告訴人。」他就笑了一笑進去了。超如進去一望，只見那關帝廟的東廂房三間，窗戶都破碎不堪，上面都用蘆席釘了，那廂房中間的風門也沒有了，只有用竹子夾着席子釘成一扇門。那進進出出的人，狠不少。超如向着這廟中的場上一望，只見許多人，有老的，有中年的，穿着的衣服，說話的口音，各各不同。大約多數是各省的舉子。超如想欲走入廂房看貼出的姓名，有認得的沒有？正在跨上台階，只聽得裏頭有人高聲喊道：「怎麼中的都是些無名小卒！」有人接着說道：「你不要急，不到一百名呢！」那個人又嘆道：「你看各房的房元，除了前五名，都已知道了，各房的眼光差不多，可決定了。各省有名的，一個都不見。儂們是決沒有望的了！還看什麼！」又有一人呵呵的笑道：「你還看着進士狠重呢！你就中了進士，將來入閣拜相，恐怕是等不及了。」超如就推門進去，原來敦古、郁文等一班熟人在內，看見超如進來，郁文就喊道：「敦古的會兀恐怕要漂了！」超如道：「入閣拜相等不及是誰說的？」郁文道：「我。」超如道：「你看不起進士，你爲什麼來考，來看紅錄呢？」郁文道：「我當是逛相公逛窩子一樣，玩

「一下兒罷了，誰像敦古非中不可的熱心呢！」敦古道：「此中出身，比較總覺着清高一點，況且國家用人，歷史上許多法兒，總不如考試的法兒少些弊端。」超如道：「也不見得。我們廣東鄉試，有了闈姓的賭博，弊竇就說不清。代搶聯號還是小小的。甚至房官主考跟賭商勾通了，公然賣買關節。僻姓的秀才，往往做了場外的舉人，你說還公道麼？」敦古道：「究竟會試這一場，沒有來開闈姓的，所以作弊的還少。那時荀子珮也在那裏，接着說道：「京闈的弊，也從咸豐戊午年的科場大案後改良的。戊午以前，所有各部堂官及翰林院各衙門，都得上當考官同考的，遇着了考試的年頭，同鄉親友莫不送關節，大家視爲尋常的應酬。那年柏中堂發派了主考，因爲習慣也不甚介意，不料當時肅順當國，他一來是跟柏中堂意見不合，向來有些芥蒂；二來他是喜歡整頓，擴張勢力，翻騰出了一個大風波，所以柏中堂正法時，文宗皇帝因他情有可原，躊躇不忍下筆，經肅順堅執而奏，如柏中堂不正法，將來朝廷法令等于虛文，所以文宗含淚將柏中堂處斬。現在京闈的弊，絕風清，虧得殺了柏中堂，纔得如此，所以肅順的是非功過，將來國史上一定狠有議論的。」超如道：「肅順的罪名，現在是無從說起，不過中興的名臣，多數是肅順荐引，所以曾文正如此功高望重，終身沒有進軍機一天，也似乎是爲『肅黨』兩個字帶累的。中興事業沒有澈底的建造，也是爲着黨爭所誤了。」郁文呵呵的笑道：「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你們難道不怕的麼？」子珮微笑道：「好在你是不至于告密的，我們總還放心。」超如道：「我們站在此地，沒有

意思，上館子裏去談談何如？」子佩狼贊成，就同郁文、敦古、忽忽的出了廟門，上了車，拐灣兒到了楊梅竹斜街福興居，下了車，超如就向掌櫃的問道：「有座兒沒有？」他答道：「有，有！」就有夥計領着向西院裏三間南屋推風門進去。各人隨便坐下，夥計取了茶，點了香火，抹了桌子，就問道：「什麼酒？」超如道：「紹興，各人一壺。」夥計道：「先來四箇碟子，糟鴨條，炸脆，松花，酥魚，好不好？」超如道：「好，先來，菜再要。」夥計答應着去了。一回兒把碟子擺上，酒也燙好，各人拏了一壺酒，自己斟上喝着。郁文道：「這種喝法纔痛快。」喝了一回，夥計走來說道：「要點兒什麼菜？」超如道：「大家想想！」郁文道：「福興居著名的是黃燗塊鴨，我就要了。」敦古道：「吾要吳魚片。」子珮道：「這是便宜坊的菜，是一位蘇州人內閣中書姓吳的創出的菜，所以叫吳魚片。他是用羊肉湯姜汁煮的，狼有味。現在各館子都會做這個菜了。」超如道：「我也知道。這位中書的大名是吳均金，那時大學士寶鋆正當軍櫃，他的大名恰好把『鋆』字分開了。有人做了一副對聯道：『頭銜新內閣，腰斬老中堂。』後來寶文靖聽見了，還狠不悅意哩。子珮，你要什麼菜？」子珮道：「我要一個豆芽菜炒裏肌絲兒。」超如道：「這幾個菜不殼吃的，再要幾個。」敦古道：「我再要一個拌苡蔞菜。」超如道：「這就是苦菜，詩經上說的『誰謂荼苦』的『茶』，沒有什麼吃頭。」郁文道：「我們鄉間有句話，叫做今年吃苦菜，來年中狀元。敦古是想中一個狀元玩玩的，所以先吃些苦菜。」超如道：「這都是吃不飽的，我來要一個烤鴨子，就向着夥計道：挑一個肥

的帶着片兒餛飩先來，旁的菜後來不設再要。」那時候不早了，各人都有點兒餓了。一回兒夥計把鴨子烤得了，帶着片兒餛飩，甜麵醬的碟子擺上，隨帶着廚刀，慢慢的把鴨子片上來。各人舉箸大嚼，吃得狠高興。鴨子片完了。夥計道：「這架子怎麼樣？」超如道：「熬白菜。」夥計答應着去了。子珮道：「今天聽見敬王爺病得狠重，太后，皇上去看他的病，已是第二回了。萬一有事，朝局恐怕一定有變動。」超如道：「你看是什麼人接他的手？」子珮道：「那是狠有關係的，從國家大局上着想，皇室裏頭實在沒有一個人能殼接他的手；若從政權上着想，比較的還是匡郎有點兒經驗。他是騎牆黨，兩邊兒通得過。昨兒跟仲濤談起，政府實在沒有負責的人，最好是南皮，他還有點兒戇氣，能辦點兒事。不過他跟常熟是不能合作的。恐怕勢不兩立。」超如道：「是的，常熟是太拘謹了！一點兒担當沒有，最好是做一個文學侍從之臣，文采風流，照耀一世。他寫的字，作的詩文，確可以追隨東坡一流，不過要像東坡的直言極諫，不避貶黜的胆氣，還差着呢。可惜他生不逢時，若在康熙乾嘉時代，比較王漁洋阮芸臺真在伯仲之間，現在樞廷中還有人嫌他遇事專斷，與同事時有爭執；這種議論，就我們看去，一點兒沒有抓着癢處。此刻若換了南皮，倘若要辦事，一定也不能久于其位。若要做官，一定也要合同而化的。所以政府要改革，先要造成一種清議，使天下人知道只有這一條路好走，纔好搜尋一班角色，唱幾齣有聲有色的好戲。否則不是沒有希望的。」郁文道：「你的話不差，不過吾們欲創立一種真是非的公論，就非革命不可了！」

超如道：「革命是不容易成立的，破壞之後，建設更難，我的宗旨是盼望減少犧牲，借着數千年受着習慣的壓制力，因利乘便，改革一下，走上了開明專制的道兒，滿漢皆可得他的利益。不過過渡時代的人才也很少，南皮自然是中堅人物，其餘，子珮你看還有合格的人才麼？」敦古道：「莊小燕很有才識，遇大事狠有決斷。」超如道：「小燕才具是好的，不過位望尚淺，將來確是可以辦事的。」正在暢談的時候，只聽得北屋裏有人高聲吟道：「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鷓鴣竟未休！」超如道：「這個聲音好像富伯黻，就立起來，開了風門，向北屋裏一望，恰好北屋裏風門開着，果然是伯黻，弟兄兩個人，各擎着一隻酒碗，在那兒痛飲。伯黻看見了超如，忙立起來招呼道：「超如兄從那兒來？」超如道：「看了一回紅錄，覺着沒有意思，就同子珮、郁文、敦古一同來的。」伯黻道：「子珮、郁文、敦古請一塊兒到這兒來坐吧！」超如道：「你們只有兩人，少數服從多數，應當到我們那邊去，纔合公理。」伯黻笑道：「你滿口的新名詞，時髦極了！」超如就走過去，拉着他們兄弟過來。到了南屋，只見子珮、郁文正在喝酒，敦古不見了。超如道：「敦古那兒去了？」郁文道：「你還用問？他的心正像閻浮提鐵圍山中的火牀地獄哩！那裏坐得住？自然又去看紅錄了。」伯黻弟兄跟子珮、郁文本是熟人，就招呼了一全坐下。超如向伯黻道：「二位家學淵源，都是海量，請多喝一杯！」郁文道：「喝酒是要痛快的，我們都換上酒碗吧！」他就向夥計要了幾個淡青甕的小飯碗來，都斟滿了，擎起來喝下去，向着各人叫了一聲乾。伯黻等一笑，舉着碗也乾

了。伯黻道：「諸位都是看紅錄來麼？」郁文又將酒斟滿了道：「萬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幾見月當頭？僭們再喝一大碗吧！」超如道：「老弟你不應說這種亡國之音，國一日未亡，我們要盡一日的力量去做，你這消極的態度，我是不贊成的。」郁文道：「你的話不差，罰我一大碗吧！」伯黻道：「超如的話，我輩應當服從，不過郁文的態度，也不能怪他，兄弟自從先嚴故去以後，耳聞目擊，實在把蓬勃的意氣消滅了不知多少！兄弟從小跟着老人家，經歷的朝局，比較的多看見一點兒，又是個宗室，外邊人不知道的，比較的多知道一點兒。從前只曉得闖出去，不管什麼的，近來漸漸兒明白，知道凡事都有因果的，各位要曉得吾國中興的基礎，是文宗手創的，中興將相，那一個不是文宗簡拔！可惜文宗賓天太早，根基沒有築好，以至如此。而且吾們滿洲開國，太祖以十三副甲攻克尼堪外蘭，報了葉赫那拉不共戴天之仇。當時祖訓，凡葉赫的男人不許入仕，女人不許入宮，防他們復仇。等到道咸以來，漸漸把祖訓忘掉了，不用說男的准其做官，就女的也准其入宮應選，現在的太后，不是那拉氏麼？諸位跟唐先生等，實在是僭們滿洲的忠臣，不過歷史上國家的興亡，就在上者能分得出好歹，現在要有認得出好歹的艱難，就算認清了，也要有文宗一樣的聖明，毅力，抵抗一切，纔有用。兄弟說來慚愧，十餘年來細細參究，天心人事，狠覺灰心。只盼各位努力。兄弟是愛新覺羅的子孫，那有不盼着各位保全三百年列祖列宗辛苦經營的天下呢！」說到那兒，衆人都覺得悽然，郁文就斟着一大碗酒，向着伯黻高聲吟道：「高帝子孫盡隆

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虎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就將一碗喝乾了。伯黻也舉着一碗酒對喝。不覺眼中挂下淚來。正在合座不的歡時候，只見一個家人興忽忽的推門進來，向着伯黻請了一個安，說道：「恭喜大爺會上了！」子珮超如都立起來，與伯黻賀喜。伯黻道：「諸兄未能免俗，這算得什麼！也不知爲禍爲福哩！」郁文道：「才剛我說了一句沒有出息的話，超如罰了我一大碗酒，現在伯黻中了，他說的話，超如你就不罰他，這不是太不公平麼！」超如道：「我來斟一碗酒，也算賀他，也算罰他。你不服呢？」郁文道：「我也不管，只要多喝幾碗酒，解了我的心頭疙瘩，就痛快了。」衆人欣然各喝了一碗。子珮道：「中個進士，點個翰林，本來沒有什麼，不過寶廷先生在天之靈，或能掀髯一笑呢！」伯黻聽着提起了他父親，不禁立起來說道：「功名二字，難報罔極，倘蒙各位扶持，將來不至名節掃地，那纔可以仰慰先靈呢！」衆人聽了，肅然起敬。超如就問道：「尊大人去世，聽說因爲飲酒過多得病的？」伯黻道：「先嚴和莊崙樵黃叔蘭成伯怡莊壽香諸公，砥礪名節，號爲清流，當時幸有高陽高相國主持清議，一時台閣生風，朝野側目。後來朝局日非，先嚴自知，仇人太多，直道難行，將來前途，恐有變端。他就借事上疏，自劾，革了職，在西山碧雲寺左近一個小村子裏，蓋了幾間茅屋住下，那鐵匠胡同舊宅，就叫我兄弟二人奉母居住。其時所娶姨娘也已去世，他老人家素來以酒爲性命，常常喝酒，隨意作幾首詩，自樂其樂。有時喝醉了，隨處睡覺，大有劉伶荷鍾的樣子。朋舊親戚都視爲放蕩不羈，其實先嚴實因傷心

君國以致如此的。有一天在村莊小酒店喝了不少的酒。那酒店門前有一棵大松樹，樹旁邊青草平鋪，好似一塊綠絨的褥子，先嚴就任意橫身睡了。等到醒過來，睜開眼，看見一個鬚眉皓白的和尚，穿着一件破爛分不出什麼顏色的袈裟，靠着樹根閉着眼睛跏趺而坐。先嚴就坐起來，對着和尚說道：『和尚，你這麼也坐在此地呢？』那和尚閉着眼睛道：『你可以睡，我也可以坐。山河大地，都是空幻，你怎麼還要分別你我呢？』先嚴聽了，知道這個和尚不是尋常的，就問道：『你說一切是空，但是現在望去是個西山，靠着的是松樹，不都是實在的麼？』和尚睜着眼睛道：『你說西山究竟是誰定他是西山的？且爲什麼不叫做「東山」呢？先嚴道：『總是有第一個人依着方向分別，在西所以叫做西山。』和尚道：『這第一個定的人，現在到那裏去了？定出各種法的人都沒有了，他定的法還有什麼實在呢？』先嚴道：『不差！各種的名是空幻的，不過各種的名都是先有了物質然後有名，沒有名的時候不是已有了物質麼？譬如西山沒有叫他作西山的時候，他的樹石不是已有了麼？』和尚道：『我來問你，有時的大海爲什麼變了田？有時的山或者崩坍了，或者像火山轟掉了；有時熱鬧的城市或者沈沒了，那有真個實在呢？不過我們眼光短，沒有我佛的識見，所以把虛幻的認作實在。隨着生出許多的煩惱來。我看你是做過官的，現在不得意，所以如此，你想想你做過的官兒，經過的功名富貴，如今在那裏？你還不醒悟，認爲實在，所以煩惱更多了。不過我佛說的煩惱卽是菩提，你能從煩惱中參悟一下，未嘗不可以入道的。』說着立

起身來道：『今天我相逢，也是一番機緣，請你自己珍重吧！』他就點點頭走了。先嚴連忙立起來問道：『吾師上下，現住何處？』那和尚呵呵笑道：『我說今天偶然的機緣，何必拖泥帶水呢！』只見他頭也不回，匆匆的向前去了。先嚴站在那裏，呆了一回，回到自己的家中，從此也不十分喝酒，也不回到舊宅，終日靜坐，不多言語。如此過了半年，一天我們兄弟出城到那茅屋中間候他，老人家忽然拈筆寫了一偈道：

『混混塵寰數十年，貪嗔癡愛鎖纏綿！松林吃了當頭棒，水在江中月在天。』

寫完，投筆桌上，就此端坐而逝了。也沒有吩咐兄弟們一句話，至今想起傷心得狠。」說着淚下。超如道：「尊大人前生定有來歷，所以遇着善知識，一度指點，頓時大徹大悟而去。吾兄應當欣喜，不應爲世俗悲戀的故態纔是。」伯黻點頭說是。超如見他悲悽，就閑談了些不要緊的事，彼此也都興盡，就各要乾稀飯吃畢，擦臉漱口，分別而去。到了次日，出了榜，超如處有人送來闈中所刻的會墨，他就閱看，第一名陸增煒的文章是：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聖人黜利而崇讓，卽大學戒爭民之意也。蓋利者爭之由，讓者爭之反，黜之崇之，行與爲胥得。其本矣。而民何自爭乎！且世道人心之壞，孰壞之？好爭者壞之也。夫爭也者，小之在日用嗜欲

之端，與人已交接之際；大之即關人主敬肆之故，與邦國治亂之原。有不爭之君子出，決其害以徹其私，明其效以策其力，此千古世道人心之所繫，而實大學爭民一言之所本也。大學之言曰：「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言也，曾子蓋得諸夫子。嘗考里仁一篇，所論皆務實之學，中記一貫忠恕之傳，說者謂即曾子之徒所記，故其言多與大學相發明，財與德，利與讓，其本末一也。義利之界，判於吾心，而嗜好之偏，乃鋼蔽而罔知悔悟，趨向專，則依戀深，依戀深，則謀慮巧，謀慮巧，則欺詐多，而非利之一念，誤之。故利爲怨之府，實即爭之由也。夫子名之曰「放利」，復惕之以「多怨」，而大學所謂「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者，其意已賅於此矣。辭讓之心，根於天性，而物欲之蔽，乃迷惑而漸即銷亡，驕奢久則貪黷甚，貪黷甚，則忿懣生，忿懣生，則侵奪起，要必以讓之一心，汰之，故讓爲禮之實，乃爲爭之反也。夫子勉之曰「何有？」復警之以「不能」，而大學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者」，其義已發於此矣。且以爭端之不可開，而爭心之未易息也。同是心思材力，何不可以意計相傾！凡有血氣天良，何不可以肫誠相感，一人利則無不欲利，一人讓則無不思讓，其效固可立見也！盈滿是務，適以害身；謙抑自持，乃能受益，此可以堅千百人義理之心。斯人怨毒已叢，欲籍小惠私恩以自解，世主道心未復，惟求繁文末節之是修，心欲利而口不言利，名爲讓而實不能讓，其事又不可僞爲也。物欲之偏，

勝以學問，儀文之細，蘊以精誠，直可以括一十章治平之要。噫！霸君智取術馭，實有與民爭利之私，故富強雖著有成書，其弊即在於言利。異學和光同塵，亦有使民不爭之道，而清淨不足以治國，其說實誤於「無爲」。然則息爭之道，非黜利崇讓不可。記者類誌子言，大學之說，蓋本諸此。

又他的賦得詩是：

賦得雲補蒼山缺處齊（得「山」字五言八韻）

剪綠初齊水，雲蒼又補山；陰晴圓缺外，風雨合離間；絡翠摩翠峭，橫青遍九關；霧殊文豹隱，岡約臥龍還；巖積成平地，彌綸翼大圓；人游花幕歷，天織錦迴環；縷密團松色，紋輕罨蘚斑；更銜精衛石，填海靖仙寰。

超如看了詩文，覺得也是一朝籠絡人才的法子，其時老敬王的病勢越發沈重了，太后、皇上去看他的病已三次了，太后看他是個不起之症，就問他道：「你將來接手的人，什麼人可靠？」敬王道：「這事由老佛爺、皇上聖裁，總是僧們自己人靠得住點兒。現在的時勢，外面議論很多，老佛爺、皇上總要拿定主意纔好！龔師傅人是極可靠的，不過他耳朵狠軟，恐怕被人家搖動，要請皇上注意的。」他說了幾句話，就覺得氣接不上來。太后也覺悽然，就和皇上起駕回宮了。隔了幾日，敬王薨了。皇上臨奠二次，輟

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賜諡曰「忠」。義王做了軍機領袖，華中堂放了北洋大臣，他曾荐方安堂在天津練兵，又奏調了甘肅提督董壽祺手下回子軍隊入衛京師。原來太后自從錢唐卿等鬧了事，早已存了心，太后究竟歷練多，天性又陰鷙，他就把近京的兵權托付了最親信的華福，現在叫他做北洋大臣，就是叫他統全國的精兵。因為北洋大臣，自從合肥做了多年，他練的兵，經費足，器械精，確是在各省之上。甲午以前，政府早已忌他的兵權，後來乘機奪去了。現在教華福去，對皇上做準備。這種辦法，那時新黨一班人都一點兒沒有看到，就是龔師傅稍爲覺着，他也是束手無策，并且絲毫不給人商量，恐怕大禍臨身，只求得過且過。不了莊小燕消息靈通，那老敬王臨終的話，被他打聽着了。他就招了唐常肅梁超如等到家密議。那天晚上，兩人到齊，他就將得着的消息告訴了兩人，隨說道：「你們看裏頭可有機會沒有？」超如道：「看上去，他老人家怕要搖動了！」小燕道：「是的，但是他的進退與吾黨的關係不可不研究一下！」常肅道：「他近來對待我們漸漸兒疎遠，將來一定不會幫忙的。他的進退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超如道：「据我看，他於我們雖不肯幫忙，然人究竟明白一點，他的聲望，后黨那邊總有點兒忌憚，他若不去，雖不能爲福，亦不至爲禍。」小燕道：「然而不然，他不去，將來皇上聽了我們的話，有所舉動，他總有點師傅的面子。他既不肯幫忙，對於吾們的舉動，欲攔擋一下，總有點力量。而且他也許借着吾們去恢復太后那邊的感情，也是說不定的。常肅兄，你說沒有關係，或者是我的過慮吧！」常肅

道：「不差！你的見解勝過了我。我們應持什麼態度呢？」小燕道：「超如兄，你研究一下。」超如道：「就是太后要轟他，皇上還不見得肯放。多年的師傅，究竟視爲心腹呢！」小燕道：「不差！現在我們先決定吾黨的利害，再想辦法。」常肅道：「照小翁的話看來，我們先不問他幫忙不幫忙，就是他肯幫忙，將來辦理得順手，總是在前頭，我們就不從他指揮，也總要採納些他的意見；我們決不能暢行吾黨的政策。他肯幫忙，尚且如此，他不幫忙，那更討厭了！」超如道：「先生也太偏於主觀了！我看吾黨的政策，乃是很冒險的，反對的人不在少數。太后是執政多年，中外有權的多數是服從他的。吾們這邊，少年天子，實行的時候，把舵的真要有毅力纔可以抵擋；吾黨中握權的又是少數，雖然比較起來，是得人心的多數，照舊說，得人者王，失人者亡，好似較有把握，但人心也是難說的，往往爲事勢所迫，臨時變更，吾國人受了數千年的專制，沒有像外國人民的激烈，往往隨風轉舵，少獨立的意氣。萬一彼黨實行反對時，要決定一個主見，倘少了一個老成人說話，吾們的損失也狠重大的！」常肅道：「你的話雖是不差，但是老夫子的脾氣你也知道，他能設拏什麼主見麼！現在聖眷狼集中于小翁身上，那時有所決定，不會向着小翁請教麼！小翁所決定的總比老夫子乾脆一點，我所以說去了他倒是有利無害的。」超如跟着常肅究竟是師生，也不好再向他辯駁了。小燕道：「我的意見與常肅兄相同，吾們宗旨就算決定了，以後相機行事便了。」隔了幾天，小燕又被召見，起兒上去，皇上問到唐猷輝道：「上回你保舉了他，敬王不

以爲然，沒有召見，究竟唐猷輝能辦事麼？」小燕回奏道：「此人龔師傅也狠贊成的。」皇上道：「從前曾面奏過，狠有才幹，現在題起了，却說未必靠得住，不甚贊成，爲什麼緣故呢？」小燕奏道：「臣意皇上總是叫他來問問，究竟他好不好，是怎麼樣。自然難逃聖鑒了。不過從前敬王不贊成，現在龔師傅的意見未除，并且說臣許多閑話，聽說台諫都注目在臣身上，也都是龔師傅的意思哩！」皇上聽了也不言語，只點點頭。正欲叫他下去的時候，小燕跪近些，磕了一個頭，奏道：「臣從外洋回來，得了一個頑意見，今天想請皇上賞收！」一面拏出一個小小的錦匣，裏邊是一粒紅色的珠子，有桂圓大小，品光四射，雙手獻上，奏道：「這種紅色的珠子，狠少，臣今進呈，略盡微誠。」皇上接來看了一看，微微一笑。小燕也就跪了安，退下去了。不多幾天，皇上到太后前請安的時候，太后就說道：「敬王故去了，像他靠得住的人，狠少，軍機處你也要留點兒神，不比那敬王在的時候，我們可以放心。前天他臨終的時候說，龔平容易受人搖惑，現在沒有敬王鎮壓，他恐怕靠不住。你看這個人怎麼樣？」皇上道：「聖意既不以爲然，怎麼樣辦法呢？」太后道：「過一兩天再定吧！」第二天軍機召見的時候，適有學士余志清，御史柳深書奏國是未定，宜明白宣布的摺子。皇上看了，就向太后前請示，太后也以爲然，就叫軍機擬旨。龔和甫面奏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應請慎重。皇上聽了，就說道：太后的意思，不以爲然。你這種議論是行不通的。當時軍機處承旨擬了一道上諭，上面寫着道：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尙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憂國，以爲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衆喙嗷嗷，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補益。卽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爲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爲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着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議奏，所有翰林院編修，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及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誥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此道上諭發了，皇上又題起召見外人就在宮中也不妨，和甫堅持以爲不可。皇上道：「莊煥英

以爲不妨的，你不以爲然，你與莊煥英有什麼過節兒嗎？但是莊煥英很有才具的，你爲什麼跟他不合呢？」和甫奏道：「臣與莊煥英並沒有嫌隙。」皇上道：「你既與他並無意見，何妨保舉他一下。」和甫道：「臣與他雖無嫌隙，亦不能深知他的才具，就未便昧然舉薦。」皇上聽了，冷笑了一聲。軍機散後，皇上於太后前請安時，就奏道：「龔平意見迂執，實在不勝其任，怎麼樣辦法？請聖裁！」太后微笑道：「也好教他回家休息去吧！」到了次日，是四月二十七日，正是龔中堂的生日，他本來不大歡喜鋪張的，不過他是師傅，又是軍機大臣，自然來拜壽的很多。那東單牌樓二條胡同龔府大門口車馬如雲，來往的擁擠不堪。那門公李源，照舊擺着相府管家的牌子，來的是各部堂官一二品大員，他纔派一個人出去擋駕，其餘的門生屬吏，照例下車親自投帖的，他接到帖子以及門生的祝敬，門敬都不在意的向桌上一丟。連帶擋駕兩字，也隨意愛說不說，知趣的也就走了。只有幾個同鄉親族及常來往的得意門生，纔能進去。那時龔弓夫及珠公子招待着，在客廳上，向南桌上也點了壽燭，進去的人都磕了頭。到了己午之交，開了幾桌壽酒，正在開尊歡飲的時候，只見外邊一個家人，手提着馬鞭子，滿臉是汗，匆匆走到書廳。弓夫看見了迎出去。那家人說道：「老爺出了軍機了！」弓夫聽了，頓時失色，那時在席的人，都吃一驚。弓夫四顧一望，所有客人，都是同鄉至親，就問那家人道：「怎麼樣？」家人道：「今兒起早，老爺剛要進去，只見軍機處蘇拉說道，剛纔王爺交派，說請某中堂某大人等進去，老爺聽見沒有他，只得回

寓聽旨不多一回兒，就硃諭下來，叫老爺回籍。老爺要等明天謝恩後還家，所以先叫家人回來通知一下。「弓夫聽了，默默無語。同鄉京官，不免咨嗟太息。其中也有些人曉得消息的。不過冀中堂平日對於同鄉，常避嫌疑，不甚關切，所以同鄉感情也泛泛而已，略談一回，各人無甚興趣，也匆匆散了。那日和甫在頤和園宮門外寓中休息，王爺軍機大臣諸同事，於散值後都到他寓中安慰一番，他們的議論也和他從前去慰藉濟甯祖尚書的一般，他也照例說「聖恩矜全，幸得歸田，感激涕零等一套話。」到了第二日早上，皇上回宮，和甫依舊衣冠了，望見皇上出來，就跪在道旁右面碰頭。皇上過去時，只向他望了一望，絕無表示。和甫也黯然如夢，退到寓中，坐轎匆匆進城而去。一路在轎中思想，教了皇上二十餘年，一點兒沒有感情，雖然轟我的主見，大部分是太后的；然你也想想我是因爲忠心于你，纔爲反對你的人所忌，此次就算有所逼迫，你也可以露點兒風聲給我，或者尚有辦法。昨天的話，明明你也不以我爲然了，我看前天莊小燕召見，必說了什麼話，所以題起莊小燕，教我保舉他一下，以爲分謗之地。大約已決定轟我的了。我也太大意了！以爲對於師傅總照着歷朝尊崇到底的舊例，就算趕出軍機，決不至于驅逐回籍的。我真白吃了二十餘年的辛苦！他一點兒沒有見識能力，真教我灰心到極點了！我現在去了，恐怕你更加孤立無助了！想到同事幾個人，耿子良是我由刑部提拔起來的，繆綬山也是我拉進來的，決不至于砸我。大約是出于太后的獨斷。近來王爺病了幾個月，此地的事，上頭總是問我，我直任不

辭，不免惹起衆人的妬忌，所以內外發作。華仲榮是向來跟我不合的，不過他在天津做北洋大臣，他要砸我，進言不容易呀！和甫心中躊躇了一回，忽然醒悟道：「我真是傻子！皮小連跟他密切得很，他的話用不着自己說，而且勝過他自己說，大約錢唐卿革職以來，太后是一定注意於我的，要毀我的話還不容易麼！不過皇上想要變法，前天講西學上諭，說是太后先贊成，我看是太后安心要試試他，任他去辦。外頭人不知內容，加倍高興，將來鬧出了大事，纔不得了呢！我此時先走，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哩！和甫一路盤算，覺着不多一會兒，已到了自己的門口了！下了轎進去，弓夫及珠公子到了上房，和甫脫了衣冠坐定，弓夫道：「以前有點兒消息麼？」和甫道：「沒有消息。不過這幾天見面的時候，總有點不我的話爲然，然而也沒有十分的過不去。」弓夫道：「現在打算怎麼樣？」和甫道：「趕緊回去，我也十分的惦记着鵝鴿峯，早一點回去好一點。廬山山色，天天在我的魂夢中。將來湖田烟雨，娛我殘年，真是天恩高厚了！明天起，可叫家中人收拾行李，你在京當差，也只能搬到南橫街老宅裏去，我把些書籍字畫帶回去，其餘笨重東西暫留在京，慢慢再說。行李越少越好，在節後必須動身，早脫離一日，少操心一日。你見着人，就照我這幾句話告訴他們，不要去多說話，切記切記。」弓夫聽了，唯唯應諾，即日將宅中內外諸事，匆匆料理。家人們也各尋門路，分頭投主。只有李源，說是受恩深重，不願再去伺候別人，實在他手中也有了幾個錢，平日跟着主人，於字畫古玩，也有些眼光，琉璃廠的書畫碑帖店的老板，都跟

他如兄弟，很有交情；所以他願意去開一所古玩鋪度日。只有幾個貼身的書僮跟着回去。和甫就擇定了五月十七日，行李蕭然，帶着姨太太從馬家堡上了火車，到了天津，坐了新裕的輪船，由買辦許楚卿招呼着，回家去了。正是：「金榜有名紅杏鬧，布帆無恙白頭歸。」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二十四卷

第四十七回

黨派紛紜，老臣去國；

歌場遊戲，貴胃登壇。

話說龔和甫罷官出京，那天在馬家堡上火車的時候，來送行的人確係不少！除了同鄉親戚等，其餘是門生屬吏，同僚也有幾人。和甫照例應酬了一回，上了車，剩了幾個同鄉親戚，他慨然道：「你們看火車多方便！還只說鬼子的東西沒有好處的！」他說這個話，可見他因為這個火車，軍機處都反對他，他受過不少的氣。偶然流露出一點感慨。其時有一位同鄉尹宗楊，也在送行，他就說道：「老師此次回家，須要謹慎。」他聽了這個同鄉門生的話，好像老師教訓門生，他也不作聲。他的心中不免有點兒生氣。原來這位尹都老爺，從前沒有中進士時，因事入京，曾經私拏了和甫來拜他的名片，去崇文門上討關免稅，後來鬧破了，和甫狠不以爲然。他靠着伯父的年誼，常向外省大員說情拉攏，所以跟和甫老成謹慎的脾氣格不相入。現在和甫失職，平日所求不遂，不免於言語間報復一下，而且這位尹都老爺與

旗人來往很多，雖不能直接於連總管門下走動，然與總管門下二三等走動的人頗多連絡，所以宮中小小的消息，也略知一二。他曾經彈劾過強學會，偽學亂世，所以反對主張變法的人也來拉攏他。他自然趾高氣揚，以爲龔老夫子如此下台，以後的事，將來也許要我去招呼，我這個門生轉瞬就要有權力了。他說了這話，見老師不開口，他覺得無味，也就下車走了。那時莊小燕也來送行，直到火車開了，方纔回去，在車站看見常肅也在送行，就低低的和常肅說：「你和超如回頭同來談談。」常肅點頭回寓，吃了飯，找了超如，同到小燕寓中。三人見面坐定，小燕道：「常熟已去，吾們應當進行。」常肅道：「如何入手？」小燕道：「皇上那邊沒有問題，只須鼓動一下，即可進行；現在只要有人保荐你一下，就一定召見了。」常肅道：「誰肯保荐？」小燕道：「我前已保過，倘我再遞摺，未免太露痕迹。」就向超如說道：「呂老肯否？」超如道：「不成問題，不是老就是安甫，總可以吧！」小燕道：「偏勞超如趕緊去進行。」常肅道：「召見時吾們方針須要預定，請小翁指示。」小燕道：「不敢當！鄙見以爲第一步先要布置吾黨人才於機要的地方，方能發展。不過軍機處吾們的資格殼不上，且太后那兒通不過，最好不必先握大權，只要像南書房這種差使，天天跟皇上見面，外表並不爭權，暗中由吾們操縱。」超如道：「近來南書房皇上也不常去，多添人不行，去舊更新也不易，最好像毓慶宮的差使。」小燕道：「毓慶宮是師傅行走的，不容易。」常肅道：「嘉道以來，有開懋勤殿的，凡各種文學之士，都可入內行走，吾們何妨請開，可

以不拘人數。一面請求皇上常時臨幸，研究變法大計，目前也不至使士大夫注目。」小燕道：「好極！此事將來由我具摺請開，你于召見時先行題及，只要籠統說，應有一個地方，由皇上派些人侍值，以便隨意詢問，討論政治。」超如道：「這個不過言論機關，將來執行機關，對於變法的事，總要由吾黨拏主意纔好。否則就算議定了，一到軍機處發表，恐怕有人阻撓，以致全功盡棄。」小燕道：「不差！超如兄的思想狠周密，我們慢慢的再商酌，我看設一處所不難，就是什麼人進去纔難呢！」常肅道：「不差！等召見了看看那時的光景，再想辦法。」超如立起身來道：「我去找呂余二位去談談再說。」就出門上車去了。常肅和小燕又密切商量了一回，也就散了。那常肅回了寓，只見子珮、淑喬、叔濤都在書房中，常肅連忙招呼了。坐定後，子珮道：「昨天淑喬接着南皮的信，說道：『他決計要請開經濟特科，仿從前博學宏辭科的舊例，搜羅人才，由中外三品以上大員保荐應試。此事現可實行，他和湘撫程保銘狠願多保荐些人，我們可以預備起來借此入手呢。』淑喬道：『吾們幾個人不必說，要着意介紹些同志加入纔好。今天敦古聽見了這個消息，他把摺紳錄上在京的三品大員統統抄出來，不論認得不認得，有交情沒有情，都去拜他們一回，想碰一個機會。』叔濤道：『我看敦古也不必如此，他的文學名望，我們替他吹噓一下，也沒有找不着保荐的人的。』子珮道：『他這回沒有中，牢騷得不得了，年輕的人自然耐不住的。』常肅曉得他們都是南皮的門下，他就試探着說道：『究竟南皮對於吾們變法的主張以爲如

何？」淑喬道：「老夫子是狠以爲然的，他倘然能設進了軍機，我們辦事一定順手。」常肅道：「現在政府的人跟他怎麼樣？」淑喬道：「面子上狠推重，但總說兩湖地居扼要，非他老人家坐鎮不可；實則骨子裏是怕他才大，一進來要壓不住的，所以他也注意我黨的進行，將來我黨基礎定了，他進來做個領袖，他也很樂意的。」常肅道：「我們也很盼望他來做個領袖。」淑喬道：「他也很願意我們去推戴他的。」隨說隨立起來要走。常肅道：「我們去吃小館子好吧？」淑喬道：「今天我不能奉陪。」叔濤道：「你有什麼要事？」淑喬道：「老夫子他教我去送個禮。」叔濤道：「那裏？」淑喬道：「就是楊金甫老太太慶壽，老夫子做了一副壽對，用電報打來了，教我替他寫了送去，今天必須備齊了，明天好送。」他就匆匆的去了。常肅就同子珮等到廣和居小飲，直至黃昏纔散。原來楊金甫老太太七十大慶，正在月內，金甫新近升了戶部尚書，又是內務府大臣，聲勢赫赫，朝中那一個不去巴結他；前兩天西太后又賞了一幅親筆的畫，畫的是一株桃樹，上面垂了三隻蟠桃，樹的枝葉，都用淡墨寫的，只有桃子是用胭脂花青配合染成，工筆帶寫，雅麗絕俗。如此筆墨，又出自深宮聖母之手，觀者莫不豔羨。其餘如軍機處、總理衙門、王大臣各部管理大臣、滿漢尚書、侍郎、各衙門堂官、各省督撫，所送的壽屏壽軸壽幛壽對，堆積滿屋，真與錦天繡地，珠海玉山，富貴榮華，筆難細述。金甫按日排定，於壽辰前一日請各王爺貝勒貝子，前二日請軍機處內務府總理衙門諸大臣，前三日請內閣大學士各部尚書侍郎，前四日請年世親族，

前五日請新舊屬員，都有堂戲。北京城裏各戲園有名角兒，沒有一個不到。一來是他的勢力大，二來是他向來狠肯花錢，狠有交情，三來內廷傳差，有他在內務府的招呼，不至吃虧，有些角兒或者輪不着上台，或者幾天裏頭只唱過一兩齣，在同行中就覺得寒塵。這幾天冠蓋來往，車馬擁塞，人客的多，酬應的忙，無從說起，幸虧他的朋友屬員都是內務府戶部工部的人，於大局面的熱鬧場中，經驗富足，預先派定職務，各司其事，招呼得井井有條。每晚須到東方發白，方可散場睡覺。等到第二天午後三四點鐘，又要開戲招待了。虧得人多，私下分班值日，做主人的反不覺着十分辛苦了。到了壽誕正日，來祝壽的除王公、貝子、貝勒、及同僚，親自叩謝外，其餘也就不出來招呼了。正日過去，他接下去再唱兩天戲，一天是酬勞幫忙的人，一天是約了平日交情狠深的來娛樂一天。他就把南城、外色藝著名的相公都叫來了。到了傍晚，客人都來了，金甫穿了衣冠出來招待，那一天都是面約專誠來娛樂的。中間貴人有章王、索王、壽貝勒、荀貝勒、崑貝子、政貝子、童公爺等，其餘如懷少軒、那瑟軒、段扈橋、陳蒼珮、陳孟陶等幾個熟人，都是喜歡頑兒的。那天排的戲是金甫出的主意，預先排了一張戲目，跟各名角徵求同意，隨後印刷出來。每一個客人到了，就由家人送一張上去。衆人看了，都高興得了不得，原來這單子開列着是：

楊府堂會戲目單

慶賀黃馬褂

張黑兒

草橋關

金秀山

徐母罵曹

龔雲甫

長板坡

楊小樓

落花園

陳德霖

能仁寺

余莊兒

新安驛

侯俊山

打魚殺家

譚叫天

取城郡

汪桂芬

賈志誠

妙香

韻芳

五九

素雲

二麗

采芝

寶卿

瑤卿

衆人看了都道：「今天的戲可算是堂會中的頂兒尖兒了！不是金甫是辦不到的，尤其大頭是做
了老道了。裏頭傳差還常不到的，真是難得聽見的了！」瑟軒道：「他靠得住麼？」譚老板已很不容易伺
候，大頭的脾氣更古怪，金甫你面約他的麼？」金甫道：「前天他來拜壽，他說自願去唱一齣，我說不敢
當，你擲高興，一兩天內隨便來賞個臉，我去約了幾位熟人，清清淨淨的讓僧們的耳朵舒服一下，就感
激不盡了。今天是人多嘈雜，把你的能耐糟蹋了，不是連我也造孽嗎！他很喜歡的答應，說今天必來，那

取城都是他自己定的，想來不至于臨時變卦吧！」瑟軒道：「有這個原因，今兒僮們耳朵的福氣准享得滿足的了！」金甫向瑟軒說道：「各位爺多有喜歡玩兒票的，倘高興玩一下，時間很長，不妨隨意加入的，二哥請你偏勞，各處去請請示，兄弟的意思，只要各位愛什麼，兄弟一定去辦到。借此盡一點感謝的意思。」瑟軒呵呵笑道：「蒙委的優差，兄弟自然竭力去辦！」正在說時，只見一個家人匆匆的進來，向着金甫道：「索王爺到。」金甫連忙立起，走至大廳階下，那索王已進來了。這位王爺容貌壯偉，面目間頗有英武氣概，不過身材矮短，與他容貌不甚相稱。那金甫見了，就讓到廳上，請了雙安。原來滿洲人見面都行請安的禮，用一膝向客一屈，見了尊長的，就用雙膝一屈，似跪非跪，就叫請雙安。金甫請了索王也還了一個安，家人引入，到戲台對過的客廳上，只見壽貝勒、荀貝勒、崑貝子、政貝子、童公爺等也剛到，見了面，彼此請了安坐定。主人送了茶，瑟軒剛從台後戲房中出來，見了索王請了安，就說道：「王爺今天多坐一回兒，今兒的戲真不差！請王爺看看，有斟酌的地方沒有？」索王拿了戲單，看了一看，微笑道：「主人不容易，把許多有名的角兒找全了！」瑟軒道：「回來嗑了酒，聽了戲，王爺一個高興，也許賞僮們一個臉呢！」索王道：「小那，你又出花樣了！」瑟軒道：「王爺前那敢放肆，現在許多客都願意露臉，王爺一提倡，就可以大家稱心了。」索王向着政貝子等笑道：「你聽小那多麼會說話！怪不得他到那衙門就是那衙門的紅人兒呢！」金甫道：「回頭聽幾齣再說，現在就等章王爺到了就開戲了。隨

向瑟軒道：「二哥，請你去招呼他們預備吧！」瑟軒應諾，正走到戲池子裏，就聽見家人高聲回道：「章王爺到！」一回兒見金甫已陪着章王進來了。瑟軒就指揮鬧起場子來。戲台前的酒席，已經擺好。金甫各席上送了酒，就請來的客人都換了便衣，入座飲酒。諸客也叫主人脫去衣冠，換了便服。那時張黑兒扮了楊香武去盜九龍杯，功架精熟，道白爽脆，真能表出義俠的氣概。原來張黑兒是北通州人，他真練得一身功夫，不是花拳綉腿，僅能表現于戲台上的，他曾有一回在年底由京回通，幾十里的地，不算什麼，他就步行回去。他戴了一個氈帽，穿了一件元青縐紗麥西皮袍，鈕子都沒扣，只把一條縐紗腰帶繫着。走出了城，過了二關，有一段荒涼的樹林，歲暮天寒，日光西墜，一羣一羣的老鴉，帶着蒼然暮色，投入林中，找他的老窠去了。張黑因離家不遠，正慢慢的走着。忽聽得林中一聲救命，是女人的聲音。張黑就走近林子一望，只見林中有兩個人按住了一個三四十歲的女人，去搜他的錢，剝他的衣服。那婦人喊道：「你搶了我的錢，剝了我的衣，我的棉襖棉褲你行好的饒了我吧！」只聽得一個喝道：「快快脫下來，讓老子樂一樂，不聽話送你回老老家去！」那婦人極聲喊救命，兩個人呵呵的笑道：「你儘喊，看有什麼人！就有人，誰敢擋老子的路！」那張黑聽了，就向林子中一縱，到了兩個人的跟前，就說道：「二位請了！江湖上的好漢，決不採花，況且天冷到這樣，剝他的衣褲，不就是送他的命麼？還不如一刀的爽快！我看二位抬抬手放他去吧！」這兩個看人看見躡進來一個人，替女人說情，說的話不硬也不軟，知道來

者不善，善者不來。不過看他只有一個人，手裏也沒有傢伙，他們想兩打一，他身上的皮袍比女人一身的東西值錢多哩！兩人就厲聲說道：「你是誰？你來管老子的閑事！你配麼？」一人隨即向地上檢起單刀，一人拔出兩個插子，向着張黑惡狠狠的立着。張黑呵呵的笑道：「天下人管天下的事，老子今天是管定這個事了。」那一人聽了，就把刀當面劈來，張黑向旁邊一閃，把腰間帶子一抽，把皮袍脫下，往地上一擲，就把帶子拿在手中。那時他第二刀又劈下來，張黑就不躲了，把手中帶子一順，像棍子一般，向刀上一迎。那把刀如同生了翅膀，飛出了樹林去了。這一個吃了一驚，那一個就把兩個插子用雙龍入海式，向張黑身上刺來。那張黑動也不動，等插子將要近身，就用帶子向他脖子上一繞，往懷裏一扯，那一個就跟着倒在地上了。張黑用右腳向他背前一點，他就伏着動也不動。張黑踩住了一個，向着那一個笑嘻嘻的說道：「你的刀在樹林子外頭，你快去找了來，再跟我來幾下好麼？」那一人聽了，也不管什麼，拔腳就跑出林子去了。張黑把那個人身上一搜，倒也有十幾吊錢票，不滿二三兩的一包碎銀子，他就問那個婦人道：「他們倆搶了你多少東西？」那婦人道：「身上給他搜去十來吊票兒，衣服被他剝了，沒有拿去呢。」張黑就將搜出的碎銀錢票給了他，說道：「你拿去吧！你的家離這兒不遠麼？」那婦人道：「離開約有三里地。」張黑就向那一個人說道：「本來要你的性命，因為乖的跑了，傻的送命，我覺得不公平，所以也饒了你。以後再遇着，那可不饒的了。」把右腳一鬆，向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腳道：「滾

你媽的蛋」那個人也乘着滾的勢滾出樹林外去了。張黑就叫那婦人檢了自己的衣服，送到他的村中而去。他有了這樣能耐，所以有那般俠氣。他上了台，用了勁，他一股氣在臂膊上，好似核桃一個一個在皮膚裏滾來滾去。他唱這齣戲，沒有不拍手喝采的。接着龔雲甫、金秀山、楊小樓陸續表現，都很賣力。看得各王爺們高興非常。等到能仁寺上場，余莊兒扮了十三妹，英姿颯爽，正在全身勾住台柱，手拉彈弓的時候，只見家人說道：「譚老板到。」瑟軒、金甫就迎出去，看見了他，彼此都請了一個安。金甫道：「真對不起！又要勞你的駕。」瑟軒道：「二哥你去招呼客，譚老板我來伺候。」譚叫天笑道：「楊大人請回，那大人招呼也不敢當。」金甫就道了歉去了。瑟軒道：「貝勒爺請書房坐，什麼都預備好了。」譚叫天笑道：「那大人又來開玩笑。」那時他的跟包的已由家人領到一間書房中來，瑟軒和叫天兒一同進來，那書房中收拾得非常整潔，上首有一張紅木烟榻，烟燈已點着，器具都很精美，叫天跟包的一看，都可使用，就從一個布面綢裏的袋子中抽出了兩枝烟鎗，放好，瑟軒就指着一個白磁烟缸道：「裏頭是老土，你裝給老板嚐嚐。」那跟包開了缸，就缸裏聞了一聞道：「不差！跟老板抽的差不離。」就向叫天說道：「裝上試一筒。」就將烟倒在一個小烟鍋中熬着，燒好裝上。叫天一面跟瑟軒閑談，一面向烟榻上橫下，抽了一筒，喝了一口熱茶，噴出些烟來道：「這個烟不差。」那跟包的就接下去燒了，連裝連抽，叫天道：「外頭唱到什麼了？」跟包的道：「侯老板的新安驛剛上場。」那時瑟軒也走出去了，只見

王瑤卿走進書房來。叫天道：「快到時候了吧？」瑤卿道：「你這了癡麼？老板剛上場。」叫天又抽了一口烟，立起來道：「是時候了，僮們去吧！」就同瑤卿走到後台去上裝。隔了一回兒，汪大頭到了，穿着老道的裝束，金甫讓他到正廳中落坐，說道：「各王爺都想跟你談談。」大頭道：「謝謝你，從前大老板（程長庚）的規矩，扮戲的不好先到別處去的。」他說了，就一逕的走入後台去。他上了裝，靜坐着聽叫天兒的唱，一聲兒也不言語。等打魚殺家唱完了，他就唱取城都，這是他的拿手戲。台前聽的人，真是靜悄悄的，絕無一人的聲音，連咳嗽都自格兒禁止了，真是一件奇事！一半也是北京人聽戲有程度，一般人都訓練到了，所以如此。等到唱完進場，全廳聽的人沒有不喝采的。等到賈志誠大嫖院出場，那許多的相公都扮的十分姣豔，不過場中談話的聲音，就各處紛紛起來了。瑟軒走到二位王爺席前說道：「各位爺誰頑一下呢？」章王就向着索王道：「你唱一齣黑風帕吧！」索王道：「誰做配角兒？」章王指着壽貝勒道：「他起張保。」指着苟貝勒道：「他起達婆。」指着崑貝子道：「他起楊八妹。」指着政貝子道：「他起高蘭英，好麼？」索王道：「他們高興，我就奉陪。」金甫道：「各位爺肯露，我去叫一個人來敬一杯酒！」他就進去。一會兒拉着一個雲霧鬢儀態萬方的麗人出來，說道：「這就是狀元夫人賽金花，特叫他出來敬各位爺一杯上馬杯。請各位爺賞臉！」賽金花就向着各人行了一個滿洲的雙安禮。金甫就向家人手中取了一個酒壺，遞給賽金花，他就接着酒壺，向各位面前都斟了一杯酒。走到崑貝

子面前，正要斟酒，崑貝子說道：「僧們不用客氣了。」賽金花微微一咲，說道：「貝子爺賞臉！」章王呵呵的咲道：「你們是老朋友麼？」賽金花含羞的一咲道：「沒有的事，那兒配！」索王站起來道：「我們去吧！」那配角的各貝子貝勒，也就跟着同進後台去了。金甫就在自己的座兒旁邊，添一個坐位，叫金花坐了。那時台上的大嫖院許多窰姐兒正在彈唱，各獻所長，那扮賈志誠的丑角，指着寶卿道：「你是唱黑頭的，請你唱一段黑風帕。」寶卿就唱了「一見女子出了城」一句，丑就插科道：「得了！得了！唱的不是味兒！你要唱得好，你快趕到西四牌樓楊府上去聽一聽，學一學，包你勝過弔幾年的嗓子哩！」寶卿接着說道：「楊府上既有好戲，僧們姊妹們都要去聽一聽的，對不住你，失陪，先走了！」大家聽了，呵呵一笑。等到台上一掀簾子，那高旺唱着「扶保國家」的一句，大家喝了一聲采，那索王扮相確有英雄氣概，雖身材太矮，他穿着厚底靴子，不甚顯出來。一回兒崑貝子的楊八妹出場，崑貝子丰神娟雅，身材瘦秀，覺得嫵娜非常。等到荀貝勒的達婆出來，穿着一身滿洲的服飾，梳着兩把兒的頭，非常的華貴。壽貝勒的張保也下得去，只有政貝子的高蘭英，他的面龐是蒼黑肥胖，年紀尙輕，他平日穿着便衣的時候出門，往往跨了車沿，和趕車的並坐，他的辮子梳得挺硬挺緊，好像一根鐵錐子，辮稍細而尖，用黑絲繸繫了，翹然聳在背上。他穿的便衣，跟趕車的差不多，不認得的只該是混混一流，他今天扮了老婆子，雄糾糾氣昂昂，倒狠像溪皇莊的寶氏。大家都哄然一笑，唱完。主人客人那有不恭維的。中間有

崑貝子的兄弟童公爺，於戲劇很有研究的。戲沒有完，就先走了。他們下了台，借着酒蓋了臉，就把賽金花圍住了。金甫是知趣的，就讓他們到了書房中，重擺了一桌精美的酒席，旁邊兩個匠上都點了大烟燈，那時抽烟的抽烟，嗑酒的嗑酒，賽金花自然提起精神，應酬得八面周到，談笑生風，直鬧到東方將要發白。章王向着金甫瑟軒道：「近來外頭鬧什麼變法，說是有了一個廣東姓唐的主張着擣亂，你們聽見麼？」旁邊崑貝子道：「不差的，是工部的唐猷輝，前兒上頭召見了，意思狠好。」章王道：「都是瞎胡鬧！老佛爺不贊成變法，他們中什麼用！龔師傅不是跟他們起哄，如今也走了！」金甫道：「聽他們來鬧吧！僧們樂僧們的。」章王呵呵的笑道：「對對對！天塌了自有長人去頂，僧們幾個人也管不了的，還不如得樂且樂的好哩！」崑貝子道：「不管別的，現在什麼時候了？」站着的家人，取表一看，回道：「三點五十二分，差不多四下鐘了。」崑貝子道：「不早了！我要走了。今兒有內廷的差使。」索王道：「我也有御前的班兒，同走吧。」金甫道：「不知道兩位爺有差使，不湊巧，不能盡興，真是對不起。」二人笑道：「還要怎麼樣盡興呢？過幾天僧們再來一下子！」二人道謝告辭。其餘章王等各客也一齊起身道：「僧們一塊兒走吧！省得主人送幾回客。」金甫道：「各位爺沒有裏頭的差使，何妨再坐一回兒呢？」各人道：「主人太辛苦了，也該歇歇了。」登時門外車馬擁擠，燈火輝煌，紛紛的分道而去。金甫送客回來，走到書房中，就向烟榻上一橫，伸了一個懶腰道：「累死了！這幾位爺從沒有見過他們這樣高興的。」那時賽金花也倒

在榻上，一面替金甫裝烟，一面說道：「王爺們唱戲，我是頭一回開眼哩。不是你的面子，恐怕也做不到吧！」金甫道：「面子是面子，銀子也真要銀子。你曉得他們唱這一齣，我要花多少？除了台上的場面，後台的伺候不算，單單府裏跟來的許多人，那一個不要開銷？一個府裏差不多要三四百兩哩！」金花吐了吐舌，就將裝的烟遞上去。金甫抽了，喝了一口熱茶，向金花道：「謝謝你，再來一下！」金花接過來，又裝了遞過去抽了。金甫道：「今兒你不能回去，就住在這兒好了！」金花一笑道：「在這兒過夜，很難爲情的。」金甫笑道：「那麼到六國飯店去吧！」金花道：「不過又要勞駕了！」金甫道：「你客氣，我就不去了。」金花把嘴一披道：「你肯不去，你敢不去！」金甫一笑：「就喊來人快快套車去。他家裏的事自有賬房管家去開銷計算收拾。用不着他費心。他只攜着賽金花上車，到了六國飯店去了。等到他們一覺醒來，早已是午後一下鐘了。」金甫起身走出套間外面僕歐進來，伺候洗臉。說道：「宅裏的管家來了。」金甫道：「叫他進來。」那家人就進來回道：「那大人才剛打發人來，要跟老爺談一句話，門上就告訴他老爺昨兒睡得晚了，還沒有起身，回來給大人送信去就是了。」金甫道：「此地離金魚胡同不遠，我去找他吧！」停了一停，吩咐道：「還是你在這兒等我走了，你去送個信，說我起身了，有話請他來談就是了。」家人應了，就退了出去。金甫走進了套間，看金花也已起來，正在梳洗裝飾。金甫道：「我們吃點兒什麼回去吧！」金花道：「隨你的便。」金甫道：「開飯吧！」金花道：「我是吃不下。你怎麼樣？」金甫道：

「剛起來我也不想吃，僧們隨便要點兒什麼就是了。」就把電鈴一按，僕歐進來，金甫叫他要了兩份早茶。一回兒送些麵包、英腿、蛋牛乳、咖啡等來。二人吃了，套了車就分途回去了。正是：「對此不禁百端集，人間那得幾回聞！」欲知那瑟軒來談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南河泡觀荷開大會；

賽金花戲竹見靈心。

話說楊金甫在六國飯店起身後，曉得那瑟軒要來面談，他教家人去請他到家，一面從六國飯店和賽金花分道回去。到了家，不多一會兒，那瑟軒到來，金甫請到書房中坐定。瑟軒道：「大哥你昨兒真辛苦了！」金甫道：「還好，不過今兒起不來早了！」瑟軒道：「當然！昨兒的熱鬧真可以！不是你大哥也辦不到。」金甫道：「那幾位爺真高興！」瑟軒道：「也是你大哥的面子！今兒我來有一個秘密的消息要報告你，早上段扈橋來說：這一班新黨鬧得狠有些頭緒了，自從余安甫保荐了唐猷輝，前天召見，上頭問了有兩下鐘的話，上頭狠合式，已派往總理衙門去了。扈橋也跟着他們混，聽得他們計畫，要教上頭開懋勤殿，把他們都收進去，將來可以和上頭朝夕見面。扈橋來跟我商量，他的意見，這一班人指日

可以拏權，僇們也得預備活動活動纔好。但我對於裏頭的消息，究竟不很知道真確，所以跟大哥來商酌一下。」金甫呵呵笑道：「人說老四是天鑽星，真不錯！不過我要告訴你一句話，只可僭倆曉得，老四也不好告訴的。我先問你，老佛爺不贊成變法，是大家知道的，爲什麼前天余安甫等請定國是，旨意倒是由老佛爺決定的？我也莫明其妙。後來見了連總管，遇便探了一探，原來是老佛爺的手段。一來是看看這孩子能辦到怎麼樣，試試他的能力；二來是借着師傅徒弟的意見不合，由他自己去攆師傅。究竟龔師傅的眼光遠一點，曉得老佛爺的主見，根本不贊成變法，碰着這位學生一點不覺得，倒先把自己的心腹攢了，現在那一班新人物與高采烈，不曉得老佛爺在暗中好笑呢。你想老佛爺對於華中堂、聖眷多厚，爲什麼不教他進軍機？却教他到北洋？就是要把兵權放在親信的人手裏。這兩天華中堂把方安堂、新建陸軍收入麾下，又向甘肅去調了董壽祺的回子軍。因他是沒有什麼人跟他接近的，其餘淮軍的舊將倪士誠、宋欽等，結編入武衛前後左右中五軍中，差不多天下的精兵都在掌握中了。一旦母子間有些齟齬，華中堂挾着老佛爺的大纛旗，那有什麼反抗的餘地！他們一班的傻子，正在做夢哩！」瑟軒道：「聽了大哥的話，正好如大夢初醒。」金甫道：「這個話除是你我是不肯說的。我再告訴你一句話，就是那武都老爺，聽說在保國會裏狠出點力，來往也狠親熱，你道是真的麼？這位都老爺，我旁的不曉得，只曉得他是拜在連總管門下的。他直造謠言，說將來要有廢立的大事，他裝着一副精忠報國

的面目，求人去做狄梁公，說他的門下有幾百個飛檐走壁的好漢，都是斬頭瀝血的漢子，只要有人領着，什麼事都可以辦的。胡說白道！大約是七俠五義施公案等小說上學來的。也有一班傻子去信他。這種人還能做英雄好漢麼？好笑不好笑！大約老佛爺的意思，總要拏住了把柄再發作，所以教他們出來造謠言聳動他們，等他們發現了憑據，纔好動手。這種書獃子懂什麼呢！現在這班傻瓜，心裏頭總看不起僭們旗門子裏的人，你看不到幾個月，就有新花樣出來哩！老四那裏，你也不必勸他攔他，他也有些兒小聰明，將來他就有不得了的時候，僭們幫他忙也容易得狠。僭們靜靜兒看着就是了。」瑟軒聽了，點點頭道：「到底是大哥眼光識見可佩服！」金甫道：「我是信你的，所以瀉底兒，千萬不要漏洩！」瑟軒道：「大哥放心，兄弟決不至于如此的不知好歹！」金甫道：「因為這話狠有出入，所以學了老婆子的多說話，真是不信你我也不說了。」彼此又閑談了一會兒，瑟軒道：「我要走了，大哥你再休息一下吧！」金甫就送他出門而去。却說其時莊小燕唐常肅正在興高采烈，積極進行，那馬加拉廟的老公們也跟着密通消息。一天，御前太監寇良材到小燕寓中密談，談到皇上因着外國的脅迫，心裏很難受，跟王大臣們商量也沒有辦法，所說的話總是不痛不癢，不擔一點責任。關於用人行政，色色要請示太后，就是放一個缺，派一個差，只要有點好處的，差不多總是由太后交派，皇上一點兒沒有權柄。不用說皇上左右的人，就是皇上自己也敵不過皮小連的力量，內外的人都看不起皇上，皇上手下的人尤其

不值一錢了。所以皇上召見官員，沒有一個肯說點兒幫助皇上的話，皇上氣極了。不過皇上的胆子小，對着太后好像老鼠見了貓，一句話也不敢說。現在你莊大人召見了幾次，皇上聽了你的話，狠覺着有點胆量，我們趁皇上高興的時候，也就勸皇上趁着這個機會好好的安排幾個有胆量的人，將來遇着緊要的時候，也可望有人幫忙，所以皇上狠注意各位。不過現在已有狠詫異的話發見了，他們對於保國會，皆說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話，又有人說皇上要兵圍頤和園，迫勒太后，不許與聞朝政，這還是反對皇上的。也有人說太后要拏毒藥藥死皇上，也有人說九月裏太后同皇上到天津閱兵，將乘機廢掉皇上的，也有人說太后已預備立崑貝子做皇上的。種種謠言，猜不出他們什麼意思。皇上聽見了，也不好告訴人，只有自己哭泣一番。我們在旁看見，真真覺着苦腦。無可如何，我們乘便也勸皇上跟像莊大人等有忠心的人商量商量。皇上又害怕，不敢說出來，恐怕闖禍，所以今兒特來面談，想請你們各位商酌一個辦法。皇上的脾氣，教他自個兒出頭是做不到的，不過皇上聽了僭們的話，已知道你們各位是狠忠心的，狠幫他的，最好趁此機會，趕緊想出辦法來纔好。」小燕道：「聖上處境是危險的，我受恩深重，應當竭力報效，不過要辦事總有一點兒惹忌的地方，總要求皇上破格辦理。現在定國是的上諭，太后已經贊成，照着這個意思辦下去，一時太后也不好翻臉。趁機會爽爽快快快布置些靠得住的人再講。這是要諸位極力吹噓，教皇上決定主見，僭們在外方好辦事。」寇良材道：「那自然，總要內外協力才好。」

但是他們兩邊造謠言究竟什麼意思？」小燕道：「一時也無從推測，慢慢的總可曉得。皇上聽了這些謠言，或者可以助他的決心，也有好處。」良材道：「不差！」小燕道：「我們商量，想請皇上仿照乾隆嘉慶咸豐年間開懋勤殿故事，派幾個人行走，皇上就可以跟許多人商量辦事。最好由皇上特旨派些僭們靠得住的人進去，那皇上的勢力，漸漸的可以暗中膨漲了。」良材道：「這個法兒很好！我回去得便面奏，看怎麼樣！我也不多坐了。」就忽忽出門而去。小燕送他出去回來，獨坐想想，他覺得又是喜又是懼。喜的是皇上既然信任，又有內監們在內幫助自己，覺着明朝的張江陵，也不過聯絡了太監，得了裏面的信用，做出驚天動地事業來，我何嘗不可作江陵第二呢！懼的是滿朝的后黨守舊黨全來反對，單靠着皇上一個人的勢力，究竟能敵過太后一方面麼？不過現在是騎虎難下，只好豁出去幹一下子的了。正在躊躇的時候，家人進來回：「唐老爺梁老爺到。」小燕道：「請！」一會兒常肅超如都進來了，小燕一面讓坐，一面說道：「巧得很！正要想找二位來談談，二位都來了。」就將寇良材來說的話告訴他們。常肅聽了不作聲。超如道：「据我看來，事情很危急了，總要趕緊想一個辦法纔好！」常肅道：「懋勤殿如開了，我們都可以進去，自然生出辦法來。」超如道：「我看是來不及了。天津閱兵是很奇怪的，雖然

是謠言，也不可替皇上防備。我看現在僭們在暗中運動很吃力的，吾黨的旗幟已經鮮明，立在后黨反對的地位，決不能殼中立的了。我看趁着皇上的興奮，索性奮鬥一下子，否則只有失敗，沒有成功的

希望了。」小燕道：「超如的話很爽快！要想兩面討好，和平的辦法，是沒有的了。」常肅點點頭道：「也只好如此。」超如道：「既然決定去幹，我們怎麼樣進行呢？」小燕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向政權集中的地方進行便了。」超如道：「政權樞要，只有軍機處，不過要在軍機處占個位子，必定要向太后請示，那是萬萬通不過的。太后也知道這個要害之地，決不放吾黨的人進去。」小燕道：「我有一個法子，前天定國是的上諭，注重新政，是太后允可的，現在總說參預新政，一定要有新人物，就派幾個人作爲軍機處章京，專管新政，既非大臣，不必請示。太后也不好反臉。你等以爲如何？」常肅道：「很好！進去的人預備是誰？」超如道：「先生跟我都不好去的，形跡太露，我以爲勝佛是一定要進去的，最好是由大臣保舉，等皇上召見一次，然後派出，較爲妥當。我去向余安甫商量，由他把勝佛先保舉一下，其餘如敦古淑喬等，我們秘密的遞一個消息，教他們托人保荐。淑喬跟莊壽香關係很深，壽香的保荐，太后那邊也可減少些疑忌。小翁以爲如何？」小燕道：「這辦法很妥當，我們照此進行便了。」唐梁等匆匆散了，回到寓中，却接到敦古的知單，定于明天到南河泡聚飲。原來南河泡是在彰義門外落鄉一個很大的荷花潭，這時六月天氣，荷花正開得繁盛，荷花潭中間蓋了三間屋子，碧窗晶簾，潔淨無塵。北京本是很少河渚，陶然亭不過是一個低窪之區，少有積水，生了許多蘆葦，士大夫尙以爲吟嘯勝地，何況這個南河泡，借了西山玉泉之水，種了許多荷花，詩人雅士，欲覓避暑之所，自然要視爲清涼勝境了。每逢

到了夏令，天天有人去的，但要定他的屋子用一天，須要先幾日去纔可定到。敦古好容易定了座，招集了一班清流名士，打算嘯咏一日。那一天敦古很早的先到了南河泡，將近六點半鐘，常肅超如一同來了。敦古迎上去，三個人就在沿潭的垂楊樹陰閑步看荷花，一陣曉風，送來花香，令人神氣清爽，飄飄欲仙。超如道：「花香真是鼻功德。」敦古道：「你說是花香好，我說是荷葉的香味更好，花的香尙有一分濃郁的俗態，獨有荷葉的味道，是香非香，清微淡遠，細細去聞，却沒有實在的香味。在那風露中一陣陣的飄過來，真所謂心清聞妙香了。」常肅道：「你的話倒是一句好詩，你可以寫一首出來。」敦古笑道：「不瞞先生說，這幾天真是俗塵萬丈，埋沒了一身，那裏有詩興呢！」常肅笑了一笑。超如笑道：「趁這個時候，沒有人，快把俗事說出來吧！」指着那垂楊樹下道：「我們那邊去說，不要教荷花聽見了，被他笑爲俗不可耐呢。」敦古笑道：「北京的荷花，像金鰲玉棟頤和園一帶，都被政治的空氣熏染習慣了，或者不至于笑我們。」超如道：「快說吧！不要多說閑話了。」敦古道：「昨天北洋華中堂托人來說，請我去入幕，我拿不定主意，所以要請先生和超如替我決斷一下子。王季漁又允許保薦經濟特科，究竟應當怎麼辦？」超如道：「這兩件事並不矛盾，儘可分途進行。不過華中堂是后黨，你是創辦閩學的，與蜀學會淑齋都旗幟鮮明，他爲什麼要找你呢？」敦古道：「他曾經在過福州多年，跟我同鄉認識的很多，或者聽見同鄉的謬贊，所以來找我的。」超如道：「你這思想太簡單了！現在還有採訪人才的大臣

麼？何況是他！我看他是要招你做偵探呢！」敦古道：「你的話也有理，我就辭了他便了。」常肅道：「不然，他是知道你在我門下的，超如的話十得八九，我想他利用你偵探我們，你也可以利用他偵探他們，萬一他真心求才，你也可以乘機運動他倒戈，不是很有益處麼？」超如笑道：「先生太以君子之心待人了！拋着眼前之權勢，去冒未來之危險，他們沒有這種傻子的。現在且不必論，敦古你儘管去，只要拿定宗旨，是於吾黨有利無害的。但你自己却要小心機警，不可大意。」敦古道：「是！是！我就決定了。」超如道：「王季漁保薦靠得住麼？你趕緊進行。不是僅僅特科的關係呢！」敦古點點頭，正在說時，只見勝佛郁文淑喬等六七人也從堤上走來。郁文望見了他們三人，就喊道：「主人到那裏去了？請了客，客來不招呼，也算是變的新法麼？」大家大笑。超如拉了勝佛密語，把那天的辦法告訴了，說道：「昨天我見余安甫，請他遞摺子保你，他也答應了。事機甚緊，我也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要強逼你親入地獄了。」勝佛道：「地獄天堂，那沒有關係，只是恐怕沒有結果吧？」超如道：「我們只好不管他，但造前因，不問後果呢！」淑喬看見他們密談，也走過來。超如也就把小燕的辦法告訴他，請他趕緊托南皮電保，以便就近召見，實行政策。淑喬道：「我也知道風聲很緊，我黨應當竭力進行了。那時諸客紛紛而來，也就不談政事。有的雇了一隻小船，在荷花中穿來穿去；有的坐在屋裏，倚檻臨流，清談麀麀；有的在柳陰中徘徊往來，原來今日敦古請的客，約有二十餘人，多是講求新政研究文學的名人，因為天氣炎熱，不到十

一點鐘，敦古就請入席。各人都脫略得很，隨便坐了。也不用主人斟酒，歡呼暢飲。那時姜劍雲坐在靠西的一席，推窗望外，見荷花潭外長堤上來了一輛小鞍車，烏絨鑲嵌，毛藍布的車圍，駕着一匹菊花青的俊騾，趕車的戴着紅雨纓披過半身的涼帽，手擎鞭子，穿着一雙烏緞挖花的短靱快靴，如飛而來。後面跟着一匹菊花青的馬，上面騎着一個精神英爽的少年，戴着一頂馬落坡的大草帽，飄着兩根淡青色的綢帶，身穿着白夏布淡青熟羅的兩截衫，手提着一根絲鞭，看見前面車停了，他就把兩腿一使勁，那馬就往前直沖去。一盪的小走，走得真快，地上並不起塵，一會兒就回來，走到車邊，跳下馬來，把馬交給車夫，鬆了肚帶，撩起鞍鏡，自有人來接着，把馬騾一塊兒溜去了。一面車夫已向南河泡的地主，借來一張桌子，兩把椅子，擺在楊柳樹底下，沏了一壺茶，倒了兩杯，放在桌上。那少年下馬時，車中的人已經下車。劍雲一看，原來是賽金花賽二爺，他遠遠的含笑着，向劍雲點了點頭。劍雲也笑着點頭招呼了。那席上同坐的不認得的，都向劍雲問。劍雲把狀元夫人的履歷宣布了，合席的人都注目而視。又問那男的是誰？劍雲道：「這也是北京城裏有名的游俠兒盧玉舫，他是跟賽金花拜過把子的。一個盧大爺，一個賽二爺，上中下社會差不多都認得的。」顧梅庵道：「真可算得尤物了！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真不知要顛倒多少衆生哩！」劍雲道：「口袋底兒自從賽金花來了，把從前的小玉壓下去了，一邊是馬車喧闐，一邊是門庭冷落，北京城裏的社會，不用說是政權所在，就是花叢香國，也顯出了趨炎附勢的情

形來了。」子珮道：「你是狠捧小玉的，我看見你送他的秦淮名妓的四條屏幅，真是銘心絕品，你捨得送他，可見交情很深了。」劍雲笑了一笑道：「你喜歡麼？我再去找些來送你好麼？」子珮狼詫異道：「難道是假的麼？」劍雲笑道：「不敢欺，這是我同汪子昇、洪英石幾個人的大筆，倘是真的，我是傻子，不會叫余漢青去變幾個錢來用用麼？」子珮道：「你的筆墨，隔了幾十年，還不是狠值錢的麼？」超如在旁說道：「不差的，就是今天的聚會，將來也許記載出來作爲一時的盛會呢！」大家笑了。勝佛道：「我們既然都有千秋之想，應要留點兒神，將來傳到後世，不要被後人輕薄纔好。」正說得暢快時候，已有三點多鐘了，炎威逼灼，都有些兒坐不住，大家立起來，往柳陰中去散步。超如低聲向淑喬道：「你趕緊進行，愈速愈妙。」淑喬道：「你預備些什麼人呢？」超如道：「我沒有什麼人，最好請南皮保幾個人，以備上頭選擇。只要是本人在京的，保到就召見，不致擔擱時候。」淑喬道：「是的。」正在說時，劍雲在後走來一望道：「狀元夫人走了，我們也可以走吧！」那時各人身上汗直流，都想回去洗澡，就套車分頭走了。却說養金花今天來游南河泡，是從那兒來的呢？原來他跟盧玉舫拜了把子，郎才女貌，彼此吸力甚大，已由兄妹之情，更進了一步。昨天晚上，他們倆住六國飯店，早上起來狠熱，玉舫提議去逛南河泡，他們就來了。坐了一會兒，後來各自回去。金花到了寓中，就叫大姐等提水洗了一個澡，精神疲倦，就在鋪着台灣席的牀上睡了一覺，醒來天已傍晚，睜開眼，只見孫三兒也躺在靠窗的藤榻上，原來金

花自從進了京，認得了楊金甫，有了交情，銀錢如水一般流入，又認得了許多年輕的王公闊人，他放出手段去籠絡，差不多都入其彀中，因此聲勢一天一天的，大銀錢一天一天的多，眼界也越發的高了。他跟孫三的感情，漸漸淡得像玉泉山的水一般。昨兒金花出門，原說是楊金甫家裏叫的牌局，不料金花此刻正在擦臉，外頭來說，又是楊大人叫的條子。孫三兒也不是傻子，聽了，就冷冷的說道：「昨兒叫條子，到今兒的飯後纔回來，現在又來叫，還不如留住了不用回來好了！」金花聽了，也不作聲，只向下人說道：「你告訴他就去。」一面叫老媽子再取臉水，重行梳洗。孫三忍不住問道：「你今兒又不回來麼？」金花道：「回來不回來，由我的性兒，誰能管我呢！」孫三道：「你今兒是怎麼了？」金花道：「我的話說差了麼？」老實說，謝才的話，我還是給王公大人們說的你：還輪不到呢！」孫三道：「你的話輪不到我，當我是什麼人呢？」金花冷笑道：「總當你一個人罷了！」孫三道：「到底是什麼人？」金花道：「算是我用的一個人就是了。」孫三道：「你竟當我是個個人麼？」金花道：「你吃我的，穿我的，住我的，不是我用的，一個人是什麼呢？」老實說，用得着，給你吃，給你穿，給你錢用，用不着，哼哼就請兩便。管不管的話，可不是輪不到對你說麼？你想想我和你在上海的時候，說的什麼話呢？」孫三氣極了，立起來說道：「好好！你曉得北方人的性命不值錢，隨便耍一下算不了事，你現在錢有了，闊人也認得多了，你當我沒有法子了？哼哼！僧們再說吧！」穿了衫子就出門去了。金花也就妝飾好，套了車，徑到楊金甫家

中而來。進了門，到了書房，原來金甫同着幾個客在那兒打牌。金花坐下了，看金甫起的一副牌，外面是八索開槓，手中是中風三只，二筒三只，三筒一對，四筒一對，等的是二五三四筒。恰好對過打了二筒，金甫笑道：「和了。金花伸手把牌按住，說道：「且慢，你先開槓！」金甫詫異道：「沒有這個打法。」金花道：「你不用管，我來卜一卜我的運氣看。」金甫就依他開了槓，伸手去槓頭上起了一隻牌，翻開來看，却是三筒。金花笑道：「你算算要多贏多少？本來只是有一翻，現在中風一翻，對對和一翻，槓頭開花一翻，又是自摸和，算起來八索二筒兩槓十六和，中風暗刻八和，自摸三筒十六和，共計四十和，三翻要三百二十和，不是個臘子麼！」那輸家說道：「他怎麼曉得是三筒呢？奇怪！難道他認得牌麼！」金花笑得把下頷擱在金甫肩上，抬不起來道：「促格運氣好，有什麼法子呢！」他們打的是一千元底，金甫贏了一千八百元，就拏了一千元給了金花道：「這個本來不是我的，給了你吧！」金花推着不要道：「贏的錢給了人，牌風要壞的。等你打完了再給我不忙。」正笑着，只聽家人回道：「盧大爺來了。」跟着玉舫進來。一看都是熟人，脫了長衫，隨意坐了。金花笑着，就將剛纔一副牌告訴了他。玉舫道：「你的運氣好就是了。」金甫的上家笑道：「有點兒毛病，回來我要檢查一下子。」不料那時金甫正是莊家，上家發東風，金甫碰了，下家發中風，金甫又碰，金花格格的笑道，又要來一下子。金甫起了幾圈牌，又起着一只東風，手中是七筒三隻，三筒一對，九筒一對，槓上起了一隻二筒。金花笑道：「我來打，他換了一隻三筒打

了。金甫道：「你怎麼打的？」金花笑着道：「你不用管。」那上家說道：「留點神！又是一副對對和了。」對過的人就向中間一望，看見一筒已見過三個，他就把他打出來道，我打一筒，你就是等麻將也沒有的了。」金花等他打出來，他就伸出纖纖玉手，搶在手中，格格的笑。他的腰笑彎了，像醉酒楊妃一般。金甫把牌攤出來，大家一看，說道：「又是三翻。不過他打三筒，你爲什麼不贊成呢？」金甫道：「打二筒，不又是對對和麼？」金花道：「我有道理，一來已是三翻，再加一翻是白糟塌的，二來纔和了對對和，我一手，他們必緊急張，一筒只剩一張，他們不防的，三來我們是筒子結張，那生的三筒九筒決不出來，究竟自摸是難得的。」他們三個人道：「剛才的牌碰運氣，不希奇，這副牌打得狠巧妙，心思真靈，我們輸了也佩服的。」有一位道：「我們連手大敗在娘子軍手中，現在要驅逐這個女參謀了。」金花立起來，向着金甫笑道：「穀了二百七十二和，又是一千零八十八元，再贏就要犯衆怒了。他取了一支茄立克，玉舫忙取燈兒給他點了。金花抽着烟，就同着玉舫坐在離開狠遠的一張沙發上，低低的說道：「今天回去狠生了一回氣。」玉舫道：「跟誰？」金花就將跟三兒口角詳細告訴，說道：「他臨走狠恫喝我一下子，你看不要緊吧！」玉舫道：「有什麼要緊！他再不知趣，要他長就長，要他短就短，他有什麼法兒呢！不過他跟你爲什麼事起的？」金花道：「起因是此地老太太慶壽，他要我給楊大人說，派他一個戲露露臉，我說你的能耐也穀不上，我去說了，連我也丟臉。他的意思，派一個戲，借此叫我替他做些行頭，

敲我的竹槓。我回絕了，近來我常常不回去，我又沒多給他錢，他所以更恨了。」玉舫道：「你萬安孫猴子的斛斗雲，總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他再不知趣，你告訴我，我來收拾他便了。」他們倆呢呢私語，只聽見打牌的一桌上說：「不打了，我們輸了錢，又讓盧老大去開心，太不上算了。」大家立起身來，金甫走到金花身邊，擎着兩千塊錢鈔票給他道：「虧你把牌風打順了，贏了四千多，給你分了吧。」金花道：「太多了。」金甫道：「一兩千塊算得什麼！就將鈔票向他手中一塞。」金花道：「謝謝楊大人，謝謝各位！」就裝在皮夾子裏去了。大家入座嗑酒。直到黃昏纔散。金花依舊跟着金甫到了六國飯店納涼住宿去了。到了次日午後，金花從六國飯店回到高碑胡同金花班寓中，知道孫三昨夜也沒有回家，就在房中打了一個盹兒，到傍晚的時候，就道章王府來叫。金花趕緊梳洗打扮着趕條子去了，正是：「曇花朝局浮雲重，露水姻緣幻夢多。」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卷

第四十九回

賽金花別築藏春窟，

尹宗揚重探發縱謀。

話說賽金花那天到了章王府，進去一看，原來仍是楊金甫叫的，其餘客人，是懷少軒、那瑟軒、崑貝子、壽貝勒等，一班都是熟人，所叫的大半都是口袋底兒的姑娘，小紅翠娟等，小玉也在內。大家入了席，歡呼暢飲，高興得狠。不多一會兒，早已天黑了，只見金甫的跟班進來向金甫說道：「賽姑娘家中打發人來，說有客請姑娘回去。」賽金花道：「家裏有人，爲什麼一定要我去？」金甫道：「來的客是什麼人？」那家人道：「說是蘭公爺。」金甫問金花道：「你可要去應酬一下？」金花道：「我正在這兒狠痛快的時候，那蘭公爺也不過打了一兩回茶圍的客人不去也沒有什麼。」章王道：「這個混小子，理他呢！只說我這裏不能進去催就是了。」金甫道：「不妥！你告訴來人說，快散座了，一會兒就回來。」金甫的家人答應了，就出去回復了。賽金花等到散了席，敷衍了一回，匆匆的套車趕回去，到了家，家中人說道：

「蘭公爺來了，說要見你，我們告訴他是章王府叫去的，今兒說不定回來不回來，他就變了臉，厲聲說道：『難道他是楊金甫的什麼嗎？他能玩，難道我就玩不得的！』我們連忙說，公爺不要生氣，馬上就催他回來。一面月娟素娟極力的敷衍，等到催你的趙二回來，說是快散了就回來，他就問道：『是什麼人叫的？』那趙二是個傻子，老實的說是楊大人叫的，他就冷笑了一聲，立起來就走。我們極力的挽留，他道：『明兒再來罷！』臨去也沒有什麼。」賽金花道：「他也不是花錢的主兒，隨他去罷。當下無話。隔了幾天，有一日傍晚，賽金花正在家中閉坐，外頭來了一個客人，立起一看，原來是姜劍雲。賽金花含笑迎著道：「姜大人好久沒有見了，今兒是什麼風吹來的？」劍雲道：「是無錫人說的團團轉的風吹來的。我今兒從南城進前門，經交民巷，到東四牌樓，過後門繞西四牌樓，直到此地。不是東南西北團團轉麼？」賽金花道：「你今兒狠辛苦了！在這兒多坐一會兒，吃了便飯回去罷！」劍雲道：「承你的情，我去找幾個朋友來談談。」正在寫請客片時，只見外面走進來兩個人，向着那老媽子問道：「姜大人在此地麼？」老媽子還沒有回答，劍雲在裏面聽見了，知道熟人，推開風門一看，原來是汪子昇英石兩個。劍雲道：「你們怎麼能到此地找着我呢？」子昇道：「我們走過此地，看見你的車卸在門口，所以進來問問。」劍雲道：「本來要打發人找你們，真巧極了！」英石道：「這種現成的話不用說了。」劍雲道：「你不信，你來看！」就拿剛寫的請客片遞他一看。英石道：「真奇了！難道真有心電相通的麼？」劍雲

道：「你們來逛，就兩個人麼？」子昇道：「還有章仲玉匡蘭楣，約在小玉那裏。」劍雲道：「去約他們來。」就喊了一個打雜兒的吩咐道：「你到口袋底兒小玉姑娘那裏，請蘇州的章老爺匡老爺到此地來。」英石道：「恐怕攪不清，待我寫一個紙條兒去。」就匆匆的寫了幾個字，交給打雜兒的送去了。不多一會兒，仲玉蘭楣都來了。劍雲向賽金花道：「今天此地真是蘇州會館了！」賽金花道：「真的可以全說蘇州話了，不過促格蘇州話有點像姜太公格坐騎哉！姜大人阿要去吃酒罷！」蘭楣道：「到底蘇州閑話好聽，北京格閑話總有點強頭強腦格。」賽金花笑了一笑，就吩咐老媽子擺好桌面。劍雲邀他們入座。因為都是熟人，隨便坐下，大家嗑了一杯酒，子昇說道：「劍雲今天有什麼新聞麼？」劍雲道：「多得狠！這兩天叫的外起兒很多，楊淑喬戴勝佛林敦古劉培村都召見了，聽說明天就要發表參預樞密了！」英石道：「現在是南海的世界了！林戴當然是南海心腹，不過淑喬是南皮門下，劉培村是閉戶讀書的，南海何以也去認爲同志呢？」劍雲道：「南皮南海正在互相利用，究竟南皮老資格，防慮周密，淑喬的保荐，不自出名，却轉交湘撫陳佑規，培村是佑規所賞識的，所以附帶保荐，將來握權的當然是林戴二位，淑喬或可參贊一點兒，培村不過是備員而已。」子昇道：「究竟什麼名目呢？」劍雲道：「大約在軍機處參贊新政，職銜是章京，權力是和大臣一樣的。聽說較高的位置，都要向太后請示的，所以面子上只說是章京。」仲玉道：「那是舊黨中一個霹靂，恐怕要震動到頤和園呢。」劍雲道：「當然！門戶

已成，黨禍一定難免的了。」仲玉道：「此種舉動，我是不以為然的，新黨中沒有憑藉，怎麼樣去抵抗呢！我意乘着這箇時候上頭信任，先把兵權拏在手中，潛長勢力，一切不用問訊，等到毛羽豐滿，老實說，這種軍機和各部院的王大臣那有什麼力量！可以一掃而空的。現在實權是在外省各督撫，北洋尤關重要，華中堂編練武衛五軍，恐怕他們已在預備，此時輕舉妄動，徒召黨禍，難收實效吧！」劍雲道：「你的話是不差，不過太覺得老成持重了！前天我跟敦古閑談，他說：『曾有一個算命的替他算過，說他今年內有特別的運氣，可由平步得宰相，不過風波也很危險，要過了冬令方能安穩。』我聽了就以婉言微諷道，你既信他，何妨暫時養晦，到明年再行進取呢！他奮然道：『吉凶前定，機會難得，那裏管得許多呢！』他自從下第後，一刻不停，京城裏三品以上大員，幾乎沒有一個不去聯絡，面子上是為經濟特科的保舉，骨子裏無孔不入，所以直隸的華中堂也來請他入幕。講到南海跟華中堂是水火，他因為是權力所在，也不顧了。不曉得他怎樣去告訴他的老師呢？你想他能殼聽你曠日持久的主見麼？」仲玉道：「如此激盪起來，怕有大禍，你跟他们狠接近，你打算怎麼樣對付呢？」劍雲道：「我跟超如勝佛交情確甚密切，不過南海先生常擺着孔夫子再世的面孔，無論什麼人，好像都應在三千之列，教我實在裝不來。現在大權未握，已有非種必鋤的意思，我的興趣也漸漸的淡了。」子昇道：「這位大聖人，在黎石農老夫子那兒，就過館，你們曉得為什麼給老夫子轟出來的呢？我不是造謠言毀謗聖人，我由老夫子

親口跟我說的，他說請他來了不到幾天，家裏用的廣東老媽子忽然含着淚要求內人打發他回家。他緣故，他說先生調戲他。後來老夫子曉得了，就把他行李送到會館裏去。他纔走了。」賽金花笑道：「真少有出見格！俚篤拜俚做老師，勿曉得阿都要傳授格！」大家聽了，呵呵一笑。劍雲道：「現在是炙手可熱哩！段扈橋是消息靈通的，他放了霸昌道，不去到任，聽說南海已允許他，將來設立新政各局，一定給他一個位置哩。」蘭楣道：「南海受特達之知，究竟是從何而來呢？」劍雲道：「起初是龔師傅的密保，後來恐怕駕馭不了他，漸漸的疏遠，恰好他同鄉莊小燕聯絡了他，借他變法的旗子，擴張勢力；又有黃仲濤楊淑喬替他疏通了南皮，頓時聲氣廣通。本來南皮沒有進軍機，常常疑心是龔師傅的阻撓，此次想借來發展一下，現在師傅果然走了，我看他們一定要擁戴南皮出來。」仲玉道：「我看擁戴南皮尚在未定，聖人接近了大權，未必有推賢讓能的雅量吧！」子昇道：「你的話不錯！就算聖人的度量高深，這位小燕先生既在幕後操縱，他肯讓人麼？」劍雲道：「照你們的觀察，果然一意孤行，那危險更大了！」英石道：「你與他們很接近，却要仔細留意，不要未受其利先受其害，那纔不上算呢！」正在說得高興的時候，有個大姐向着賽金花低低說道：「楊大人來了！」賽金花立即起身，說道：「外頭有客，他要失陪哉！」就點點頭出去了。他到間壁房間內，掀簾進去，果然楊金甫在內，臉上好像不甚高興。金花招呼了坐下，問道：「你從那兒來？你有點兒不爽快吧？」金甫搖搖頭，說道：「沒有什麼，今天我來是報

告一個消息，那天蘭公爺從此地回去後曾來過麼？」金花道：「他是不常來的。那一天回去後，好幾天了，沒有再來。」金甫道：「這個小子看不出他。」金花道：「出了什麼事麼？」金甫道：「昨兒我見着了崇受，他說：『前天蘭公爺派了右翼總兵，第一句話就要辦口袋底兒的檔子班，說是內城地方，不應當容留流娼。』我就笑了一笑道：『當然要禁！不過這檔子班相沿好久了，我是沒有逛過，不曉得實在情形，等調查一下，我們再定辦法。』他說：『從前不過是本地人學些曲兒，由人家叫出來唱唱，近來是天津、上海的流娼都來了，士大夫們聽說也有去逛的，實在太下不去了！』我說：『我們調查後再辦罷！』他纔悻悻而去。『二哥，你是風流教主，總曉得實在罷！』我聽了，知道他是爲那天的緣故，就把他因爲沒有見着你跟我吃醋的原由告訴了他，他呵呵的笑道：『一個窰姐兒，也犯不上用提督衙門的勢力去耍醋勁兒！他不題就完了，再題我送信給你。』我就說：『謝謝，萬一再題起，你給我一個信，教他們避一避就是了。』他就一唉答應了。』賽金花道：「這位崇大人是不是步軍衙門的堂官？」金甫道：「是的！他是正！那個小子是副。什麼事總要通知了他纔能辦。這個混小子，怕是不怕他，不過萬一胡來一下，他至多擔一個辦事草率的聲名，你們可受不了。我看你暫時住到我那兒去，班子裏多少人，就在城外店裏頭住了，再尋屋子，你看好不好？」賽金花道：「我是好辦的，我就跟着你去也行。」隨向金甫笑了一笑道：「只怕你不要我。」金甫笑道：「不要來灌米湯了！你確是好說，只是班子裏許多人。」賽金花道：

「既然有了這個過節兒，我就跟着你不再出來，他要來找碴兒，他們怎麼攔得住呢！」我想索性到天津去，堂堂皇皇的開班子，租界上，王爺公爺都不賣賬的。我要來找你，只要幾點鐘的功夫，還不方便麼？我想搬到天津去。你替我想想好不好？」金甫道：「你的話真痛快，不過你去了教我不要想死麼？」賽金花微微的笑道：「你纔真是灌米湯！我就決定了。明後天就到天津去看房子，這兒就把牌子摘了，小玉姊那裏要去通知他麼？免得將來抱怨拖累他。」金甫道：「我看不必，這小子曉得你走了，也不見得發作了。」金花道：「不錯的，我們就算決定了。」外面一個大姐走進來說道：「姜大人俚篤要走哉！」金甫道：「我也要走了。」匆匆往外就走。賽金花道：「後天我到天津，明天請你來商量一下！」金甫道：「曉得了，明天這個時候一定來。」金花送了他上車後，回到劍雲那邊，含笑道：「真真對勿住，各位請包涵點。」劍雲道：「耐也勿要客氣，弗像子老朋友哉！」金花道：「因為老朋友，總原諒個，所以脫略到實梗樣式，只好將來屁股裏吃人參後補個哉！」劍雲等聽了，呵呵一笑，也匆匆走了。到了次日，果然上諭發表，楊戴劉林四個人，都賞給四品卿銜，充作軍機處章京，參預新政。當然一班新黨都欣欣得意，四人進了軍機處，照例當章京的，對於軍機大臣有堂屬的分別，應去各大臣處謁見。那四人是奉皇上特簡的，那里肯照着舊例去參見，所有關於新政的事，皇上特別召見四個人商量，大臣竟無權參預。向例軍機處的蘇拉，凡新進來當差的，都有幾吊錢的賞犒，他們一文不給，算是破除腐敗的積習，所以自王大

臣起至于服役的蘇拉，莫不怨聲載道。這種蘇拉，雖是服侍的下人，然與裏頭的太監們却聲氣相通，所以他們的話很容易傳達到連總管那裏。那皮小連也利用他們察聽着，這四人的一舉一動，太后就無不知道。自然，只有壞話，沒有好話的了。自從四人進了軍機處後，淑喬和敦古一班，勝佛和培村一班，輪日入直，皇上既然信了唐先生，曉得敦古和勝佛都是唐門弟子，尤其信任，一切關於新政的事宜，所有裁決，都是林戴二人拏主意的時候多。培村還沒有什麼，只對人說他要告退。淑喬是南皮的代表，也有些面 and 心不和了。當時南海先生的一黨，每晚聚集在李鐵拐斜街同豐堂，議論國事，簡直是他們的俱樂部。當時新政的上諭，雪片似的下來，他們年少氣盛，不管辦得通辦不通，只管行下去。有一天，他們在同豐堂議定了幾件事，敦古就在那裏擬了幾條上諭，各人刪改了一下，因為明天是敦古淑喬的班兒。敦古就收了起來。不料他們散後，夥計們拾掇屋子，在地上檢着了個紙片兒，北京夥計們差不多都認得幾個字，就拏來一看，覺着狠有關係，馬上交到櫃上。那賬房先生看了，吃了一驚，知道是上諭底稿，那個同豐堂中東家是個旗人，正在櫃檯旁，也拿來一看，就塞在抽屜中。到了明天傍晚，宮門抄出來了，那個東家一看，幾條上諭，記得昨兒拾得的紙片上大略相同，連忙取出來一對，果然不錯，嚇得了不得，不免向朋友中傳說出來，社會上都知道了，就有人議論他們太不謹慎了！然而他們正在興高采烈，傍晚時又都來了。同豐堂中的掌櫃加倍當心，一面挑選伶俐的夥計伺候，其中一個夥計黃喜兒，狠有些程度，

他們正在暢談的時候，他雖不便進去，他就在廊下靠窗地方站着。只聽見中有一位說道：「今天段老四來，說他不願到任，願意幫唐先生的忙，不曉得先生的意思怎樣？」有一位說：「段老四確是旗門子裏一個人，才可以用得。」那一位說：「他今天談及，他根本是個漢人，入關時投旗的，他本姓是陶，所以他有個別號叫陶齋。」另一位說：「既然先生以為可用，我們商量給他什麼位置呢？」又一位說道：「昨天說的創辦農工商局，總局擬設在北京，何妨教他管理呢？」那一位說道：「他既是實缺道員，大約要加個卿銜纔好！」一位說道：「當然將來要預備裁去工部，設立農工商部，纔好振興實業。不是僅僅設一個局可以了事的。現在對於農工商的人才很少，不妨教段老四先去歷練起來，他人也狠聰明，研究了一下，將來可以獨當一面的。」一位說道：「是了，明天就可發表。」又有一位說道：「我的惟一宗旨，先要廢掉八股文，再廢科舉，中國振興方有希望。你們枝枝節節的改革，我不狠贊成。」許多人同聲說道：「這是我們惟一宗旨，決不改變的。前天已將柳都老爺請廢八股的摺子交禮部去議了。」有一位說道：「禮部的老同鄉，是頑固不堪的，恐怕他要駁。」又一位說道：「他真敢反抗，我們請幾位同志的郡老爺參他，商鞅立木表信，我們正不妨借他來表示威信呢！」又一位說道：「就是經濟特科的章程，你們這位老同鄉千方百計的阻撓，不肯照着康乾時的博學鴻詞章程辦理，硬要改削得毫無意味，那里有提拔人才的希望呢！」又一位道：「不差的！我也聽見禮部朋友說，你們老同鄉說，特科中有什

廢人才！多出些亂黨罷了！這個特科，我的主意要教他們都不願意來考，纔是我老臣報國的忠心上頭要求人才，我們的翰林院裏還怕少麼！你們想想可氣不可氣！」又一位道：「我們廣東出了這個人，真是倒霉極了！」又一位道：「前天我派了陪祀的差，剛巧碰着了武都老爺，他說了許多的宮中秘密，他說太后虐待宗室，他曾去查點宗人府的犯人，他看見了注貝勒，正在正月的天氣，上身沒有衣服，僅有褲子一條，在爐子邊抖得不得了。我可憐他，給了他十吊錢。這不是葉赫那拉的復仇舉動嗎！我聽了也覺得可憐。他還背誦着徐敬業討武氏檄中的『燕啄皇孫』等四句。他說：『天津閱兵確定廢立之計，我輩應如何搭救皇上呢？』我說：『我輩書生，手無寸柄，有什麼法子呢！』他說：『我有一法，只有把太后暗殺了，或者把他幽禁了。』我說：『你是瘋了，怎麼能辦這個事呢！』他說：『不瞞你說，我從小練習武術，飛檐走壁，不算一回事。我家中養着護院把式不少，都狠有能耐的，你們同志，倘有俠客，願意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我是決計追隨，任憑使喚。你交結的朋友，倒底有這種的志士麼？』我聽了也沒有接下去。」旁邊一個笑道：「真笑話！他有能耐可以飛簷走壁，真要笑死人了！他好像櫻桃斜街石頭胡同什麼堂裏的角兒，一陣西北風，就要吹倒，他要做俠客，他能養死士，我看他有些兒精神病罷！」有一位低低的說道：「勝佛你不要輕視，這裏頭狠有研究哩！我想他和書堂的交情，不能有說這種話的程度，先生以後要留神。」又一位道：「他近日常來請我替他做摺子，表面狠密切，不過他和書堂說的話確是有點可詫，我等

他來，將這個話問他。」一位道：「先生去探他一下子，狠好他的法兒也狠淺。」又一位道：「裏頭還有可疑的，注貝勒圈禁，究竟是個親貴，宗人府何敢如此虐待！太后也不至于在此等處示威的。他的話真有點兒瞎胡鬧了！他想來騙我們書獃子吧！我們以後要調查他的真相纔好，倘然是奸細，是不得了。不要我們跌在他的手裏，那纔是大笑話哩。」旁邊的一位道：「這個小子，他顯神通，我們難道怕他麼？」又一位說道：「勝佛，你不要艸率，從來大事往往敗在小人的手裏，歷史上的教訓不少，我們以後當心就是了。我今天聽見王小舫請本衙門堂官轉遞一摺，堂官不答應，尤其是我們的老同鄉，極力反對。在衙門裏狠鬧得不成樣子。那位老同鄉聲言要參革他，不曉得怎麼結局哩。」又一位說道：「我說才剛要表示威信，我們馬上去想法子吧！」一位道：「狠好！我們回去就辦。」他們隨談隨吃，不多時就散了。不料那天新黨在同豐堂會議的時候，恰好另一個院子裏有一席，那邊的主人，正是反對變法最著名的尹震生尹都老爺。他是起首就反對新黨的，聞韻高的革職是他參的，強學會的封禁驅逐，也是他參的。他跟旗下的人狠交結來往，他的消息，所以狠靈通。他連日看見唐南海一派勢力擴張，他也曉得和他們結了仇，只能反對不能歸附的了。他就千方百計去打聽消息。他知道華中堂是太后的心腹，他就托人介紹到天津去見了他，極力表示願供奔走。那華中堂看他跟新黨確有仇怨，也就信任他，略表示一點意思。說等機會到來，再通知他叫他出力。他由天津回來，就想約幾個人，告訴他們待機而動。這天他在

同豐堂請客，所請的是龍通政尙軒，龍都老爺勤齋兄弟二人，和他是表兄弟，最親密的。二人到了，入座飲酒，他就把在天津見着華中堂的消息告訴了他們。龍勤齋說道：「這兩天的胡鬧，真是天翻地覆！太后既然看不過去，何妨從速發動呢！」龍尙軒道：「太后從垂簾以來，辦了多少的重要大事，他重出來，總要有徹底的辦法，那裏可以草率從事呢！」震生道：「華中堂也是這個意思，總要找着了把柄纔可以出手呢！」尙軒道：「這個事也狠危險，他們也總有抵抗的辦法，萬一不成，將來與聞的，功名身家都保不住的。」震生道：「老表，胆太小了，華中堂在北洋握了兵權，這班小子有什麼能耐來抵抗呢！」尙軒道：「他們一班就算容易解決，不過重行垂簾，勢成騎虎，萬一迫到要舉行大事，天下之大，外省的權力狠重，一有不服從者起而號召，也不可不慮的。」震生道：「老表兄太過慮了！現在督撫那一個不是老佛爺提拔起來的！老佛爺辦理中興的事業三十年，這點威信，一定足以壓服的。」尙軒道：「此次變法，南皮暗中似在主動之列，你看淑喬不是他的心腹麼？何以悍然不顧，竟加入四貴的中間，將來他起來反對號召，也狠可慮！」震生道：「南皮畢竟是個書生，他那能如此！」龍勤齋道：「哥哥這個不必慮，南皮是沒有那樣鬻氣的，朝局翻過來，他怎能夠反抗呢！」震生笑道：「二哥的話不差，我們不必慮。前天華中堂說話時，他曾微露意思，現在內外差不多布置好了，不過老佛爺重行訓政，凡是親近的王大臣都不好出頭主張的，最好由疏遠點的外廷人員京堂科道等發起，表示輿論所趨，老佛爺不

能不出來的意思纔好。我們現在趕緊集合同道的，預備了摺子，等機會一到，我們就遞進去。講到公，是維持國家太平；講到私，將來功名富貴，是不可限量的。這個領袖，當然是老表兄最合式。」尙軒聽了，登時變色，立起搖手道：「我是決不能幹的。先嚴文恪公曾有遺言，子孫做官，總要循資按格，到了二三品，就要常想退避，切不可做破格的事情，居大權的地位，這個領袖，我是敬謝不敏的。」震生怫然道：「那也不必題了！二哥怎麼樣呢？」勤齋道：「你是主動的人，我不能僭你的，況且察院的資格，你也在前。」隨向尙軒說道：「哥哥，震生一番好意，豈想附驥，哥哥你看可以麼？」尙軒看見震生有不悅之意，就點點頭。龍氏兄弟很友愛，勤齋一舉一動，總要取得尙軒的同意纔行。他見尙軒點了頭，就向震生說道：「我決定聯銜就是了。」震生道：「既然如此，就請二哥去擬稿，老表兄你雖不願列名，請你幫着二哥斟酌稿子總可以的。」尙軒也就點點頭。主客匆匆的也就散了。等過了兩三天，震生在家裏接着報房送的宮門抄，上頭明發的上諭，裁去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祿、太僕、鴻臚諸寺，又裁各省督撫同城之巡撫，又裁河督糧道。震生看了，呵呵大笑，自言自語道：「這纔機會到了！他就坐了火車到了保定，去見華中堂。進了直隸總督的衙門，華中堂請到籤押房中坐，便問何事。震生道：「現在他們越法放肆了，裁去了許多衙門，憑空的把各人的官都革了，真是什麼辦法！」華中堂微哂道：「一朝權在手，有什麼法子呢！」震生道：「晚生自從見了中堂回去後，一切都預備好了，只等中堂指揮。因為好幾天沒有信息，所

以來見中堂請示。」華中堂道：「不用忙，九月裏天津閱兵，京裏頭很有謠言吧？」震生道：「是的，不過有點兒知識的，還不甚相信。」華中堂道：「你不用去闢謠，中間有作用的，你不着痕迹的附和着也不妨，你在京裏等着，只要機會來了，我就給你送信，我也不找別人了。你放心等着罷！」隨將手向坑兒上的茶碗一捫。門外當差的就喊「送客！」震生走到籤押房門外，身子一站，華中堂就呵呵腰進去了。震生回京，到了爛麵胡同自己宅裏，天已傍晚，恰好龍勤齋來，進去見了面，勤齋道：「你是到了天津去麼？」震生道：「此次是到保定去見的。」華中堂的意思還要等機會呢！」勤齋道：「今天的上諭，你看見了麼？」震生道：「我剛到家，什麼都不曉得。」勤齋道：「今天禮部六個堂官統統革了，呂旦等分別補了各缺，都是他們的一黨了。」震生冷笑道：「隨他們去看他能有幾時的橫行吧！」勤齋正欲說時，只見家人來回道：「慶宏慶老爺拜會。」震生就說：「請！」一會兒家人引着慶厚甫進來。原來慶厚甫是內務府的郎中，是連總管門下的三等角兒，跟震生是把兄弟，來往甚密。震生的消息，都是他那裏透出來的。由他介紹，踏進了華中堂的門。他和震生見了面，和龍勤齋招呼了，彼此坐下。他也曉得勤齋是震生至親，臭味相同，不必避忌。他就問道：「你昨兒去了，我料你今天一定回來。所以來問問。老哥你見着了中堂，有什麼話？」震生道：「沒有什麼，只教我們等機會，恐怕一時不能發動哩！」厚甫道：「也不遠哩！今兒禮部六堂革職，聽說老佛爺很生氣，叫了那個主兒去申斥了一頓。」勤齋道：「怪不得老佛

爺生氣，從來沒有這種辦法的。」震生道：「依着我的意見，老佛爺就可以出來，再等下去，不要他們毛羽豐滿，反覺得棘手哩！」勤齋道：「最好母子之間開誠布公，就此收拾，不要鬧出風波纔好。」震生道：「現在是勢不兩立的了。」厚甫道：「不錯！再要調和很不容易的了。」震生道：「中堂對於九月裏天津閱兵的謠言，說不用去關謠，隨他們去。這個意思我不明白，也不好問。」厚甫道：「老哥你是個聰明人，怎麼一時糊塗了？這個借閱兵來廢立的謠言，你想中堂多漂亮的人，肯做這種傻子的事麼？這是連總管請示了老佛爺，纔定的主意。一面是說天津閱兵廢立，一面是說兵圍頤和園，將來兩個謠言，一定有傻子來鑽這個圈兒。中堂的等機會，就是等他們來鑽圈兒。這班混蛋，那裏能跳出如來佛手掌中！所以老佛爺到底是能辦事的人。老哥你看他們都要自己投入網中哩！」震生道：「原來如此，吾們有了這個老佛爺，國家大事真不用愁呢！」厚甫道：「前兒軍機處大臣領班的義王爺生日，照例在軍機處當差的，那一個不去祝壽，那一個不去送禮，這四個小子，眼中沒有人，所以軍機處照例送的公分，達拉密（滿語領班）也不去知會他，怕碰他們釘子。果然，他們不去拜壽，不去送禮，這也罷了。他們還說，時事艱難，辦理國事還來不及，那裏還有功夫奔走去諂媚權貴呢！這種話聽了可氣不可氣！照他們說來，一切世界上禮節往來，都用不着了，這不是書獃子麼！」震生道：「你說他們是書獃子，倒是看錯他們了！他們的奔走找門路，比僧們要利害得多！你打聽他們的拉攏的法兒，花樣兒纔多呢！他們靠着筆頭兒

來得，自有一班大人先生去賞識他。南海這個傢伙，不是我的同鄉老夫子拉出來的麼？他得了一個地步，就生出方法來了。我這位同鄉老夫子上他的當，真不小！聽說根本還是莊小燕中傷。他們的同鄉真是一氣的，不過過河拆橋，這種人真不好相與。」勤齋道：「聽說趕掉他老人家，是太后的意思呢！」震生道：「老佛爺跟他，近來因為錢唐卿的事，是不大狠合式。不過總要顧全點面子的，不肯亂來。後來莊小燕勾通了內線，常常叫起兒，他就常常的貢獻些外國來的頑意兒，我們老夫子不免在皇上面前說他不正當，上頭正在喜歡他的時候，那裏聽得進去！一面老夫子以為從小教他書的他，小時候聽了打雷害怕，常鑽到師傅胸前；他讀着書，有時坐到師傅懷裏，把小手去搔師傅的鬍子，摸摸師傅的乳。有一年老夫子請假省墓，僅賞假一個月，臨走叮囑不准展期，眼中並且流着淚，不料現在竟聽信了莊小燕，毅然的轟了，不留一點面子。在我們老夫子，真是個青天霹靂呢！也是我們老夫子平日不留心人才，不提拔有肝胆的人做心腹，纔一敗塗地。」說着話，天已昏暗，震生就叫家人預備開飯。厚甫勤齋都說：「不必了，我們都有應酬。」勤齋是在廣和居的局，厚甫是在東單牌樓德興堂的局，二人便套車走了。正是：「流鶯避彈遷幽谷，黃雀捕蟬釀殺機。」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五十回

楊淑喬一封傳密詔，

戴勝佛兩眼誤奸雄。

却說尹震生自保定回來，預備着乘機而動，那時唐常肅因爲禮部六堂果然一朝革職，正在痛快非常，他們一黨于傍晚依然在同豐堂聚會，梁超如道：「禮部的改革，雖是極痛快的，不過反對派的冤仇越結越深了。」勝佛道：「事勢所逼，也管不得許多了！」常肅道：「今天狠好，小燕管理礦務鐵路總局，農工商局的段老四，一同發表了。一來他們可以出力的幹，二來排滿的謠言也可以消滅了。或者新舊可以融化。」勝佛道：「我們要避免風潮，調和妥協，是決沒有辦法的。只有豁出去，拚一個誰死誰活。」超如道：「就是決戰也要定一個下手的方法纔好，否則毫無布置，怎麼應敵呢！」常肅道：「今天沒有看見小燕裏頭的消息怎麼樣？我們應當去探聽一下，纔好商酌。」勝佛正要開口，只見常肅的家人，推着風門進來，說道：「剛才莊大人的管家來說，請老爺和梁老爺去談一句話。」常肅點點頭，家人就退出去了。勝佛道：「狠好！唐先生和超如就去，有什麼緊要的信息，我們從此地散出去，就在唐先生的寓中等着罷！」常肅道：「好好！」就和超如一同去了。敦古道：「不曉得有什麼變態發生吧！」勝佛

道：「這是當然有的，禮部的嚴旨，我是極力主張的，皇上尚在游移，我就奏道：皇上不用霹靂手段，是永遠不能變法的。」敦古道：「未免太急暴了！」勝佛道：「怎麼你也說這種話去一個是要報仇的，去六個也是報仇，我的主張，去一個是一個，最好把他們統統去了，換上一班新人物，那纔有新氣象呢！」敦古道：「你的話是不錯，不過我們的地位越發危險了。」勝佛道：「我們上了台，還管什麼危險，至多不過丟掉一個腦袋罷了，怕什麼！」敦古看了他一看，沒有接聲，旁邊淑喬道：「勝佛太急進了，我們上台本來知道有危險，但個人的危險不必管，國家的大事總要望他成功的，照勝佛的主張，一定只有失敗的了。我昨天正跟唐先生商量，光讓我們四個人去支撐這樣重大的事，自問實在辦不了的，只有趕緊請一位德高望重的進來，扛了大纛，吾們跟着辦，纔有希望哩。」敦古道：「我也贊成我們的實望實在不穀，就是先生，他沒有權位的經歷，上頭就是言聽計從，也不能得多數的同情，況且頤和園反對的威權，壓在上面，不比沒有這個壓力，現在正要當心呢！」勝佛聽了，沒有開口。淑喬立起來道：「時候不早，我要先走，唐先生有緊要消息，我明天下了班就來。」他們坐了一回，也匆匆各散。那常肅超如，因小燕的招呼，就趕快到了小燕寓中，進去見了小燕，小燕臉上不甚高興，向着常肅說道：「今天禮部的大舉動，是先生決定的麼？」常肅道：「我們這位同鄉，反對得太利害了，確是也不能不下辣手。我確是主張的，不過六堂同去，出自聖裁，我也覺着太暴躁了。」小燕冷笑道：「上頭的主意，老實說拿不定的，今天是

勝佛該班，聽說是他極力奏請的。照勝佛的這種辦法，恐怕不妥吧！」常肅道：「小翁得了裏頭的消息麼？」小燕道：「是的，這道上諭發表了，軍機處已有人到了頤和園去哭訴哩！現在事已成事，勝佛可有什麼辦法呢！」超如道：「事情早晚總要爆裂的，不要這個就是導火線！那真來不及預備呢。」小燕道：「超如的話是不錯，我們對於爆裂是慢一天好一天，越慢是越有利益，勝佛爲什麼不照着步驟進行呢！」超如道：「勝佛的熱血是勝人百倍，可取者在此，將來或者失敗也在此。」小燕道：「勝佛的人是極可佩服的！不過譬如行軍，軍中的號令是要整齊劃一的，唐先生你是統轄的大元帥，須諄諄告誡部下，不可自亂步驟，這是成敗的緊要關鍵！你以爲何如？」常肅道：「這是不錯的。不過勝佛這個人，十分拘束他是不容易的。」小燕道：「我也知道，勝佛遇事勇往，是他所長，考量利害，慎重周密，是他所短。叫他在軍機處，實在違用其才；叫練一枝兵，作爲基礎，緩急的時候，真真可靠。我看趕緊替他換一個地位，發展他的長處，到是要緊的。」正在說時，只見一個家人進來，說道：「有客要見！」小燕道：「是誰？怎麼沒有名片！」家人道：「是馬加拉廟來的。」小燕聽了，連忙立過來，向唐梁點點頭，就出去了。狼大一會兒，進來向着他們說道：「糟了！怎麼好！」常肅道：「裏頭有消息麼？」小燕道：「是的。」超如道：「什麼事？」小燕道：「今兒皇上去請安，給太后厲聲申斥了一頓，說道：『照你這個樣子，那裏幹得了！從來沒有把一部的堂官統統轟掉的，我從你四歲的時候，好容易扶了你做了皇上，撫養了你多年，交給你自

格兒去做，你以爲本事大了，就獨斷獨行，我在旁邊看着你一天不比一天，想必你做皇帝的運快完了，纔這樣的胡來！你可曉得借們祖宗好容易打成的天下，可不能給你胡攪的！可憐把皇上嚇得一聲兒沒有言語。照這個樣子，恐怕快要出事了呢。」常肅聽了，默默無言。超如道：「事機既然危迫，小翁請加意偵查，一面我們也想法子，倘然商量得有些眉目，再來請示。」小燕道：「時候也不早了，明天再聽消息吧！」唐梁也就各人回去了。那天晚上，正是敦古淑喬的班，進去了，皇上沒有叫起兒。二人狠有些詫異。等到軍機大臣們散了，二人也要下來，只見一個御前小太監，拿了一個封套，悄悄的交給淑喬手中，不發一語的去了。淑喬接了，順手向懷中一藏，就向敦古遞了一個眼色道：「我們走吧。」走出了景運門，四顧無人，淑喬向敦古道：「我們那兒去？」敦古道：「還是唐先生那兒去，他們想來多在那兒。」淑喬道：「好！」出了東華門，上了車，就叫車夫趕快到唐常肅寓中而去。一會兒到了唐家，進去一看，果然超如勝佛書堂子珮仲濤等許多人都常在常肅室中。二人進來，各人都立起來問道：「今天可有新政？」淑喬道：「今天沒有起兒，所以一點事沒有。」二人就叫家人脫了衣冠，換了便服。淑喬一找常肅不在室內，那敦古換了便衣，一會兒出去了。仲濤就挨着淑喬問道：「外頭風聲狼不佳，你也有點兒覺察吧？」淑喬點點頭道：「你這會兒出去了上那兒？」仲濤道：「不一定。」淑喬道：「你幾時回家？我要跟你談一句話。」仲濤道：「沒有事，你要來，我就回去候着你。」淑喬點點頭。一會兒敦古跟着常肅進

來，常肅招呼淑喬道：「我要問你一句話，請你到這兒來。」淑喬就跟着常肅到東邊一間廂房裏坐下。常肅道：「敦古說上頭有密交的文件，可以告訴我麼？」淑喬道：「當然要告訴的，所以約着敦古同來。否則也要回寓去了。」常肅道：「同舟共濟，我們自然休戚相關的。」淑喬點點頭，就將那交下的一個封套交給常肅。常肅接過來一看，封口已開，就將裏頭的紙抽出來，只見那白紙上是硃筆寫的手諭，上寫着：

「近日朕仰觀聖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進英勇通達之人，亦不欲將法盡變，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時不惟朕權力所不及，若強行之，朕位且不能保，爾與劉光地戴勝佛林助等詳悉籌議，必如何而後能進用英達，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少拂聖意，卽具奏候朕審擇，不勝焦慮之至。」

常肅看了說道：「你應當跟他們三位商量了從速復奏纔是。」淑喬道：「是的！請唐先生定一個宗旨，怎麼樣復奏纔好。」常肅道：「他們幾位都在此，只有培村沒有來，我打發人去找他來好吧！」淑喬道：「狠好！」常肅就叫家人擎着片子去請劉老爺來，有要事商量。楊老爺戴老爺林老爺都等着呢。不多一會兒，劉培村進來，就同了勝佛敦古淑喬常肅超如等看着這道硃諭，相對無言。勝佛道：「這個皇上真一點兒沒有權力，前天就是開懋勤殿一件事，當面交派，須要將歷朝開懋勤的舊例，詳詳細細，

統統引證明白。因為須向頤和園請示。我就面奏：皇上既然決意要開，只管先發了上諭，隨後報告一下子好了。皇上搖搖頭，表示不能專斷。我才知道皇上真是一點兒沒有權力的。」超如道：「你難道起先不知道麼！」勝佛道：「我雖然曉得壓力很重，想不到這點兒小事都不能拿主意的。」超如道：「能設有點兒權力，對於唐先生爲什麼只能派爲總理衙門章京呢？對於你們四位爲什麼只能派爲軍機章京呢？現在種種小心謹慎，還不得了呢！你看今兒的硃諭，多麼可憐！」勝佛道：「今天既然交派我們商量，倒底有什麼辦法？」敦古道：「這個復奏，聯名具復呢，還是淑喬單銜具復呢？」勝佛道：「我們先要商量辦法，再講別的。」淑喬道：「聯名單銜，儘管慢慢兒商量，勝佛兄的意見這麼樣呢？」勝佛道：「我的意思，不去掉這班老耄昏庸的人，那里能舉行新政！現在索性大刀闊斧的做去，究竟二十多年的皇上，難道說一聲廢立就可以實行麼！就是兒子不好，也要有不好的憑據，究竟是一個皇上，好輕容易更換的麼！我以爲請皇上放大了胆做去。再說，難道天下臣子，箇箇都是徐用齋麼！」淑喬道：「這麼一來，一定要鬧出大風波來了。唐先生你看是不是？」常肅道：「勝佛的急進，確是不容易實行的，總要一個妥善的法子才是。」超如看了一看勝佛道：「勝佛的議論，決不是空言可以行的，妥善的法兒，也不是一時半刻能想得出的，明天先由淑喬去復奏了，我們再慢慢的商量好法子。」淑喬道：「超如的話不錯，我想禮部六堂辦得是太急點兒了，現在請皇上進退人才鄭重進行，緩和太后的意思，吾們不至於

全功盡棄，才是辦法。」勝佛佛然道：「我是不能說這話的，我是轟掉禮部六堂的主動人，怎好做反覆小人呢！」超如道：「明天復奏，只好是這樣說。」勝佛既自覺矛盾，好在這個復奏沒有指明四人全體，不妨由淑喬單銜先復，將來商妥了再行聯名奏達，也不妨。」常肅道：「淑喬和超如的話都不錯。淑喬意思如何？」淑喬道：「唐先生既然主張如此，敦古培村二位意下如何？」敦古道：「先生既以爲然，我是不反對的。」培村道：「也只好如此。」淑喬道：「既然如此，多數贊成，我要回去趕辦了。」常肅點點頭道：「很好！」淑喬匆匆的起身去了。培村也跟着走了。勝佛道：「皇上這樣着急，我們一點兒沒有辦法，照剛纔淑喬的話，跟那班老耄昏庸的有什麼兩樣呢！先生怎麼也同聲附和呢？難道我們的出來也是想做官的新法子麼？」超如道：「你不用發火，你看淑喬的意思，對於禮部的舉動是不贊成的，他的宗旨就是南皮的宗旨，我們不要內鬩，再削弱吾們的力量，這是要顧到的，否則反對的勢力愈張，吾們的勢力愈薄了。二來你看皇上的意思，是新政辦不動了。我們再用激烈的手段，恐怕這主兒受了壓力，把我們辛苦經營的一點兒，一下子翻過來，全功盡棄。昨天跟小燕商量，他說禮部的風潮，反對的力量更進了一步，他以爲很危險，是不錯的。他又說你最好是去練兵，慢慢的你得了兵權，將來什麼事不能辦呢！現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先去培養基礎纔是。」勝佛道：「你的話也有理，不過遠水救不了近火，我們何妨設法去利用呢？」超如道：「你有什麼利用的法子？」勝佛道：「方安堂練的兵很好，確是可

用。我們何妨想法跟他連絡，好在他本是同黨，首先入會的，我們去說動他如何？」常肅道：「他不做實缺道，實缺臬台，情願練兵，志不在小。他肯爲我們去冒險麼？況且他的兵已編入武衛五軍，受華中堂節制，一定關係不淺。勝佛你的熱心太過分，恐怕人家不跟你一個樣罷！」超如道：「這個人喜歡辦事，若能以功名籠絡他，或可動心。」勝佛道：「超如的法兒狠好，我明天去面奏請旨，叫他進來，加他一個大的面子，或者可以買服他的心。」常肅道：「這也是一法。」勝佛道：「總比淑喬的主意好一點。唉！中國人有了一點兒東西，就要患得患失了！萬一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他們也不過枉費精神！」超如道：「你什麼我都佩服，只是度量尙欠點闊大。」勝佛道：「你還來說我，你不來找我，我在徐仙岩跟着師父多快活，我却不了你的情，進來了，受許多的腌臢氣！你能去找一個大量的人來，我立刻告退。我真真謝你呢！」超如道：「不要生氣，請你原諒！」敦古道：「你們倆不必去鬧意見，也不必去鬧虛文客套，再把進行的事情細細研究一下，這是關係狠大的。不要吃着羊肉，反惹得一身的膻氣。我是不贊成方安堂的，他的眼珠兒太流動，說話時沒有一點兒懇摯的神氣，恐怕不能與他共謀大事。我看那個董回子狠有點草莽英雄的精神，這種人答應了一句話，不會反覆的。」勝佛道：「他究竟是回匪出身，他真辦成了，恐怕尾大不掉，我們節制不了他，變成了一個東漢的局面。我是不願意做何進的。」超如道：「方安堂果成了大功，他也不是淡於權利的，所以最好你有了方安堂的地位，我們就放胆前進了。」勝佛

道：「照你們的瞻前顧後，真一事不能辦了！」就向着常肅道：「先生請判決一下子吧！」常肅道：「叫方安堂來京陛見，請上頭獎勵一下，再看他情形如何，也未爲不可。董回子那兒也可以想法去連絡，我們現在多是揣測，究竟不知道他兩人能不能共事，也要去用一番功夫去考察，才有把握呢。」敦古道：「先生的話，是腳踏實地的辦法，我們不必爭論，大家分頭去進行好了。」勝佛道：「方安堂的事我去辦，董回子的事敦古去辦。」就此決定了。各人便紛紛散了。第二天宮門抄上發表的有武義遞封奏一件，柳崇雅遞封奏一件，接着上諭兩道，上開：「御史武義奏參柳崇雅唐猷輝一摺，妄言亂政，誣罔失實，本應重懲，姑念言路攸關，武義着回原衙門行走。欽此！柳崇雅奏請設立譯書局，派遣親王、貝勒、宗室、游歷各國，派遣學生留學日本等語，着各衙門會同軍機處參預新政各員，妥籌迅速辦理。欽此！」原來唐常肅自從聽了柳書堂告訴他武子友說的話，自己一研究，確有點兒疑竇。那武子友是差不多天天到唐寓來的，常肅有一天就向他道：「子友，你前天跟書堂說的話是真的麼？」子友呆了一呆道：「是什麼話？」常肅道：「就是你說的頤和園有廢立之意，到底確不確？」子友臉上一紅道：「內城狠有這種謠言。」常肅道：「你說你能做俠客，你能養死士，你真有這個能耐，這個胆量麼？」子友漲紅了臉道：「我是跟書堂閑談，總盼望有這種人出來，方能救國哩。」常肅道：「這種話豈可胡說的！就有這能耐，有這胆量，也不可放在口上，何況你不過是希望呢！請你以後留神，否則書堂也許自行檢舉，也顧不了交情。」

哩！子友臉上頓時嚇得由紅而白，立起來，向常肅請了一個安，說道：「請先生原宥，并請轉達書堂，擔待我年幼無知吧！」常肅道：「以後留神就是了。書堂也不至於一下子就反而無情的。」他覺得渾身不合式，匆匆的走了。今天常肅看了這道上諭，說明參他，狠爲詫異，就要去找今天值班的淑喬，敦古來探問。不料敦古已經來了，見了面，就說道：「武子友豈有此理！他參書堂說他有兵圍頤和園的言語，又說先生開保國會，其宗旨爲保中國不保大清，這箇摺子，皇上閱過大怒，欲加以重責。幸虧得淑喬面奏，現在推行新政，正要和緩新舊意見，不必嚴懲，從寬發回原衙門就是了。皇上也就點頭應允了。先生，你看旗下人靠得住麼？」常肅道：「這是我自己招出來的，就把前日跟他問答的話告訴了敦古。敦古歎了一聲道：「人心真險！以後真要留神！怪不得勝佛要用激烈手段呢！」說了一會兒，天已傍晚，各人都有酬應，匆匆一同上車去了。等到第二天，宮門抄有一道上諭：「着方代勝來京預備召見，欽此！」常肅看了，知道是今天勝佛值班，他的主意已實行了。正要想等勝佛散值出來，只見勝佛興匆匆走進來，說道：「今天總算達到目的了。」常肅含笑問道：「你怎麼樣說動的？」勝佛低低的說道：「這箇主兒還是胆子小。」常肅道：「你的大目的沒有說麼？」勝佛道：「那里好說！我不過借了天津閱兵的謠言，狠有危險，請預備點兒抵抗方法。他就問有什麼辦法？我就保舉方安堂，請叫他來當面獎勵他一下，并請旨賞他一個侍郎，收服他的心，將來一定有用的。上頭纔點點頭答應了。」常肅道：「狠好！我們總算進

行了一步。」勝佛道：「臨了兒又不行了。」常肅驚異道：「又怎麼了？」勝佛道：「我臨散時，上頭吩咐道：『你去秘密的告訴某人梁某人，太后那邊狠注意他們，還是叫他們避一避，叫他倆快到上海去辦報的辦報，譯書的譯書，萬一太后那邊發動，我是保護不了他們的。你教他們趕緊動身纔是。』我只好答應了。下來一直就到此地來。」常肅道：「這句話你暫時秘密，同人中也不可洩漏，我們臨時再想法子。」勝佛道：「也只好如此，且等方安堂召見了，再看形勢如何。先生超如之行止，好在沒有明發，暫且延攔了再說。」正在說時，只見敦古匆匆進來，看見了勝佛就道：「你的政策實行了！你辦事的毅力真可佩服！不過我還是不贊成。」勝佛道：「我們分道揚鞭，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各行其是便了。」敦古道：「我的不贊成是對人不是對事。」勝佛道：「既然對事是一條的道兒，我們也不必爭執，預備的法兒是越多越好，我們從速進行。我看事機是狠急的，恐怕等不到九月的了。」常肅道：「我也要去到小燕那兒去探聽一下子，他手眼狠靈，或者有確實的消息哩！」敦古道：「我昨天晚上睡不着，口占一絕句，本想寫出來給你，現在當面給你罷。」就在常肅桌上取筆寫道：

「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勝佛看了微微一笑道：「我們只好各行其是了。」隔了一天，那方安堂接了上諭，趕緊收拾進京，暫住在西城法華寺，辦了請安摺子和騰牌，因皇上駐蹕頤和園，隨卽到了海甸，當夜遞了請安摺，在宮

門伺候。等到天明，就在園中毓蘭堂召見，詢問練兵的許多事。問完退出，一會兒有旨着以侍郎候補。第二日謝恩召見，皇上含笑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很好，以後可與華福各辦各事。」安堂退出，到了軍機各大臣處周旋了一回，擔擱半天，就進城回到法華寺，寺裏的方丈聽見方大人升了侍郎，進來賀喜。只見安堂滿臉的汗，略略敷衍方丈幾句話，就叫家人開飯。吃完飯，正在心中躊躇，想到今天召見的時候，臨末了兒幾句話，狠有些詫異，怎麼叫我跟華中堂各辦各事，明明授意跟華中堂反對，並且特賞了一個侍郎。倘然真的反對掉了，那個北洋大臣一定可以得到。講到華中堂，不過游滑狡詐，臨到大事，也沒有什麼能耐，要我幹他，也有七八分把握，不過這個主兒向來太沒有能力，他既要用我，爲什麼不交派清楚呢？大約歷史上沒用的皇帝，都盼望人家替他去幹，幹得來便罷，幹不來他就脖子一縮隨你去，等到緊急的時候，要他拿主意，他竟可以往你身上一推，假裝不知道。臨到不得了的時候，他反要說替他辦事的人害他的。華中堂是太后一邊寵信的人，要給太后翻臉是不容易的。要是能耐的人，只有千方百計，設法子奉承好太后，慢慢的權柄自然到手。現在要想硬來，一定沒有成功的希望。我跟着他太危險，太不上算。不過這個機會，中間狠有可利用的不少，我等到請訓時，看他怎麼樣再說。正在默默的思想，只見帶來的差官，拿着一張名片進來，說道：「戴軍機有要事拜會！」安堂接着名片一看，原來是戴勝佛，心中一驚，何以此人在這個時候來見？正要說「請！」望見玻璃窗外一個三十歲

光景的人，體格英挺，丰神豪爽，已在庭中，知道就是戴勝佛，連忙迎到階下，請入屋內，彼此作揖。只見勝佛道：「今天特來賀喜！」安堂道：「不敢當！自問庸劣，蒙擢高位，聖恩深厚，將來如何報答！現在躊躇，想要懇辭哩。」勝佛道：「從前久聞大才，現在見了面，真是名不虛傳。兄弟略知相法，足下眉目之間，看來必握大權，出將入相，指顧間事。此次聖上特簡，真是知人之明，當爲國家預慶！」安堂道：「太言重了！那里敢當！」勝佛道：「今天有幾句話要密談，可否找一間靜一點的屋子談談呢？」安堂道：「可以！」就引到臥室裏的套間內，家人攜了茶進來，安堂就同外頭喊道：「馬得勝來！」外間進來一個穿軍裝的，立定舉手，行了軍禮，安堂道：「這屋子外頭，你叫他們都出去，你在院子外的門外站崗，不許一個人進來。」馬得勝聽了，又行一個禮出去了。安堂道：「現在儘可談了！」勝佛道：「連天召見，我們的皇上，你意中的觀察怎麼樣？」安堂道：「聖明得狠！」勝佛道：「這兩天的召見，聖上倚重之心，想已表示的了！」安堂道：「上頭不過問了些練兵辦學堂的事，沒有別的吩咐。」勝佛道：「沒有題及華中堂麼？」安堂道：「跪安時只有一句吩咐以後跟華福各辦各事。因已跪安，不好奏請明諭，正在有點兒疑惑哩。我的軍隊都歸華中堂節制，怎麼樣各辦各事呢？」勝佛道：「就爲這句話，恐怕一時誤會，所以兄弟來說明一下。天津九月閱兵，華福將廢弒的陰謀，想也聽見了！」安堂道：「他的胆子狠小，不見得敢做這種悖逆大事，恐怕是謠言吧？」勝佛道：「這人狠狡詐，你怕要上他的當哩！唐先生從前保奏的時

候，皇上說，太后聽了華福，說他跋扈不可用，況且漢人兵權不可太大。前天的召見，兄弟狼費力的說了幾次，上頭才明白。不過在小站的兵都由他編入武衛軍，聽說狼優待，是不是？」安堂道：「現在確是狼籠絡我，但他的私恩，終不能敵聖上的公義。況且就說私恩，他也沒有誠意的，前年胡景桂參我，後來由他查復銷案，實在胡都老爺是他的心腹，起初我也不知道，後來不多時放了他。寧夏知府，就陞了寧夏道，通是他的手段哩。」勝佛道：「如此說來，皇上倘然叫你去轟華福，你沒有顧忌麼？」安堂正色厲聲道：「有什麼顧忌！君父有難，自當直前，況受厚恩，如有畏縮，是非人類。」勝佛道：「我跟你均受非常的恩遇，欲同心協力，救我皇上，其權實在足下。現在既成同志，我們就商定一個辦法如何？」安堂道：「只有一法最穩妥，現在天津閱兵，既有謠言，皇上于閱兵時走到我的營盤，那時軍隊齊集，皇上只須下一寸紙條，誰敢不從！」勝佛道：「倘然九月不去閱兵，怎麼好？」安堂道：「現在預備閱兵，已花了數十萬，我可向華中堂力求太后出來。況且連總管等一班人，正想跟出來發一筆財呢！只要用些法兒，他們有不出來的麼？」勝佛慨然道：「大丈夫一言爲定，今天起，報皇上的恩，救皇上的難，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業，全在你的手中，倘然貪圖富貴去告變，亦由你。」安堂立起道：「你以我爲什麼人？我三代受國厚恩，難道肯喪心病狂貽誤大局麼？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請你不要疑惑。」勝佛向他作了一個揖，說道：「你真是一個奇男子！佩服！佩服！」安堂道：「今天既已議定，我請訓後即出京，將軍中約槍械子彈

糧食備齊，聽你的命令，但你是近臣，我有兵權，你我兩人，今天突然會面，外面人曉得了必然生疑心，請你明天起請幾天病假，也可再來此地。等我出京到防後，即將布置辦法，詳細報告你，再定辦法日期。」

勝佛道：「既然約定，不必多談。」就立起身，出寺而去。安堂送客回來，已有四更的時候。他坐在房中，也不去睡覺，就叫帶來的廚子預備早飯。一面吩咐家人，一早去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中定了一間房間，就叫一個老人家穿了他的衣服，天濛亮就假托是他進了醫院，吩咐醫生拒絕來訪問的人，其餘人等都留在法華寺中。有人來問，只說驟然發燒，住在醫院，醫生說大約不要緊，只要靜養一兩天就好的。一面東方未明時候，吃了早飯，換了服裝，一個人走到火車站，買了一張三等車票。早車人少，他就把軍用毯單，向座位上一鋪，朝裏裝睡。其時尚早，他假睡在三等車中，心急如火，盼望開車。直等到鈴聲一響，火車蠕蠕而動，他才心中一寬，由火車載着告變的人往天津去了。正是：「蛇尾龍頭憐弱主，口蜜腹劍冒英雄！」欲知方安堂如何下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卷

第五十一回

頤和園垂簾重訓政！

梁超如易服作逋臣。

却說方安堂改裝出京，心中狠爲不安，好容易盼着到了天津。他就雜在衆人中下了車，只見頭等車門開了，有一個風姿綽約的女子正要下來，安堂一望認得他就是賽金花，因在天津曾經見過幾回的。向後一望，只見一個穿着很漂亮軍裝，戴着一頂德式軍帽，並着他走的一位，穿着便衣，華美非常，確是滿洲貴人的裝束。二個人跟着賽金花，且笑且談，一同下車。安堂認得一位是德國陸軍學校畢業，現充督練公所總辦的音五樓，一位是楊金甫，他就連忙躲開，走出車站。他們也沒有留意。安堂當即坐了一輛馬車，匆匆的回到自己公館中，看看時候尚早，就吃了飯，換了衣服，約到午刻，就到北洋督署中來求見。等了一會兒，裏面有人出來說「請！」安堂進去，直到簽押房，見了華中堂，只見華中堂向他含笑，道：「恭喜！恭喜！得了侍郎了！不過你還沒有請訓，怎麼就出了京了？」安堂道：「因爲有些特別的

事，不能不來報告中堂，所以私下出來的。」華中堂微笑道：「有什麼緊急的事呢？」安堂道：「召見的時候，上頭也照例問了練兵辦學的幾句話，沒有什麼重要的吩咐。不道下來後，忽然得了侍郎候補的恩典，真是從天而降，莫明所以。」華中堂微笑道：「自然有人保舉你，你難道還不知道麼？」安堂道：「代勝實在不知道。」華中堂道：「謝恩的時候，上頭問話，沒有題到我麼？」安堂原是聰明絕頂的人，聽了吃了一驚，知道什麼消息已到，趕緊說道：「臨了跪安，皇上曾說以後跟中堂可以各辦各事，因為已經跪安，不能再奏，實在不知道什麼意思。」華中堂含笑道：「也許別有倚重，也許是我的替人。」安堂道：「這是中堂說笑話了，代勝是受了中堂的栽培，多厚多久，代勝只有跟着中堂走，別的也不願做的。」華中堂呵呵笑道：「你太謙了！你今天的出來，就是報告這幾句話麼？」安堂道：「不是，因為昨兒晚上有戴勝佛到法華寺來，向來是不認識的，他不等請就進來了。」就把問答的一番話報告了。接着道：「他的意思要代勝帶兵進京，代勝是受中堂節制的，沒有中堂的命令，怎能輕舉妄動？細想這幾句話很有關係，所以特爲冒罪來稟知，求中堂訓示。」華中堂默默聽了，等到安堂說完纔歎了一口氣道：「這才是冤枉！我有一毫犯上的心，天誅地滅！現在我知道了，你是一個很有識見的人，你今天的報告，你的心我知道了。今兒是初三，你快回去預備後天的請訓一切！你放心便了。京裏頭的消息，這兒也不斷的，不過你今天的話，比什麼消息都緊要，很有關係，將來總要對得起你的！我也不留你了，你悄悄回

去罷！」隨向外喊道：「來！」一個家人進來，就吩咐道：「你關照巡捕和門上，今兒方大人來不要挂號發抄。」家人應了一聲「喏！」就去了。安堂道：「遵中堂的吩咐回京去了。」華中堂送到房外道：「一切心照，不送你了！」呵呵腰就進去了。安堂回了公館，仍舊換了便衣，躲在三等車上，向京而去。不說安堂向天津告密的事，且說勝佛回去，就到常肅寓中，報告一切。常肅聽見安堂慷慨的情形，心裏也很相信，將來叫他來圍顧和圍就叫做不到，不過天津閱兵，却是很妥當的機會，只要把皇上請在方安堂的軍中，我們發號施令，真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中國歷史上常有的，確是很有把握的。他們談到天色將明，睡了一會兒，正要起來，只見敦古匆匆的闖進來道：「先生剛起來麼？勝佛也在這兒，很好！今兒消息不好，早上叫了起兒，皇上就問先生已到上海去了沒有？我說先生有些事要收拾安排，還沒有走呢。皇上就變色道：爲什麼還不走！太后很注意他，他再不走，真不得了！你趕快擬一道旨意，教他即日趕速出京，不許違抗逗留！當時我就擬了上諭。上頭就叫我帶給先生，並吩咐愈快愈好，一天也不許擔擱。現在我帶來了。」常肅聽着，面上失色，就向敦古手中接過來一看，上面寫的是：「從速出京，辦理書報，勿得遲延。」等語。常肅道：「這怎麼好？我走了教皇上怎麼樣呢？」超如道：「究竟什麼意思呢？」勝佛微笑道：「有什麼意思？先生當然是走，也許是先生的福氣，講到君子見機而作，我們也可以走，不過我的性子是不肯虎頭蛇尾的，只好等着失敗就是了。」敦古道：「對於先生動身後怎麼辦？應當趕緊商量。」

個妥當！勝佛道：「只好照着進行的計畫盡力而爲之罷了！」超如道：「今天先生先到天津再說吧！」常肅道：「很好！我去看一看小燕。常博！你把我的行李收拾一下子，回來就走。」他就上車趕到錫拉胡同，正要下車進去，只見門公說道：「老爺上衙門去了。」擋駕。常肅問道：「大約幾時回來？我馬上就要出京的。衙門裏回來，請你就回一聲。」他車子轉身的時候，常肅望見小燕的紅攔脚大鞍車，仍在馬號裏。心裏頓時一個疙疸，悶悶的回了寓，總想等小燕見見面，不料等了半天也不來，只好趕末班車，天色昏暗中到天津去了。不題唐常肅方安堂兩個人一來一去却說那天天津火車站到了傍晚，站長忽然接了督署一道命令，叫秘密預備一輛專車，開往北京。站長接到了，知道是緊急的公事，連忙調車預備。等到天黑，果然有一輛馬車到站，車前後兩個家人先下來，車中走出來兩個人，站長一看，一個是華中堂，一個是楊金甫。原來金甫自從賽金花移居天津，他常常來往，站長所以也認得了。站長請了安，引了兩人到了車中。華中堂吩咐道：「外頭不許聲張，就開車罷！」站長道：「是！」便退出去。下了車，那車就烏的一聲走了。這是專車，所以特別的快。車上家人送來兩杯咖啡，金甫點了一枝雪茄吸着，華中堂也吸着雪茄，笑道：「今天不爲着正事，僭們一定要帶着賽金花來，倒是一樂。」金甫道：「你的分兒，又是你管轄的地方，萬一人家看見了是不方便的！等你進了京，我一定請你就是了。」華中堂道：「他好好的在京裏，爲什麼要搬天津？金甫微微的笑道：「蘭公爺不讓口袋底兒有班子，他只好搬了。」華

中堂道：「恐怕是跟你吃醋吧！」金甫笑道：「不是的。」華中堂道：「這且不談，我們談正事，你看明早到了頤園，怎樣上去呢？」金甫道：「偕們趕早到了海淀，我們先去到連總管那兒，托他面奏。回頭悄悄的叫他帶你上去，不就得了！」華中堂道：「不錯，這纔不露一點兒風聲。」兩人談了一會兒，火車已到了馬家堡。城門都已開了。華中堂宅裏已接着電報，吩咐關照城門上，並預備車馬。兩人下車出站，坐了馬車，如飛的趕進前門，出西直門，一直的到了海淀，逕奔連總管的寓中而來。連總管聽見了，知道他倆前來，必有要事，連忙請進去。見面彼此請了安，連總管問着華中堂道：「上頭沒有旨意叫你來幹麼？」華中堂就湊着他耳朵低低的說了一番，今兒來的很秘密，所以求你老人家帶我上去，免得外頭知道。」那皮小連聽了，呵呵笑道：「你說老佛爺可不是聖明！他料他們一定要鑽這個圈兒，偕們還疑心他們不上鉤，還是老佛爺料着了！老佛爺近來起身不很早，總要天明了一回兒才起來，你們在這兒等着，等我進去奏明了，請了旨，我來悄悄的帶你進去就是了。一切應辦的都預備好了沒有？」華中堂道：「都齊全了！只要老佛爺吩咐，馬上都來。不用老佛爺操心。」皮小連道：「很好！你們坐一回，我就進去了。」皮小連就立起身來，他慢慢的進了園門，直到太后的寢宮廊下，低低問老佛爺起身沒有？有個宮人對他搖搖手，他向着皇后請了安，就站在窗戶底下。此外的妃嬪等，他理都不理。一回兒看見一個宮女在寢宮門內向外打了一個手式，那廊下伺候的宮眷進去了，兩個人替太后穿衣，又有宮女取了

洗臉水進去，就有兩箇太監抱着太后被褥，晾在院中，一面梳頭。太監進去替太后梳頭，梳好了頭，那管理首飾的宮眷，就拿着一個盒子放在桌上，太后開了盒，取了一朵牡丹花，花瓣都是寶石琢成，跟真花一個樣，花心都是眞珠穿成的。旁邊宮眷又遞上一個盒，太后開了，取出一隻蝴蝶，也是各種寶石製成。太后把花蝶兩種，插在頭上，又取一盒中的珠子纓絡，用一大珠旁圍着五顆較小的珠子，結成梅花式，一共有數十朵梅花。太后正要把他挂在鈕扣上，抬眼看見連小英在窗外廊下往來，就問道：「連小英有什麼事？」那皮小連聽見太后一問，連忙掀了簾子入內，跪下奏道：「直隸總督華福前來請安。有面奏的事件。」太后聽了，向着連小英微微一笑道：「你就帶他到此地來見我，不教人看見。」皮小連跪在地下說領旨，站起身退至門外，就吩咐了副總管，帶開了許多太監，他就匆匆出了寢宮而去。太后也就教宮眷們把首飾匣統統收起，吩咐他們一律退出寢宮。太后向他們嘻嘻的笑道：「我要召見一個外來的官兒，宮中女人不好給外面的男人看見的，你們暫時迴避一下子。」衆人答應了，都退了去。一會兒連小英帶着華福來到寢宮階下，小英道：「中堂請站一站，我進去報到，再來帶領。」華福低聲答應。小英正在上了台階，要去掀簾子，只聽見太后高聲說道：「帶他進來！」小英連忙將手向華福一招，一面就在簾側跪奏道：「遵旨！」立起來。那華福跟着連小英進了宮中，只見太后面南居中，坐在寶座上。華福連忙跪下，口稱「阿哈華福跪請老佛爺聖安！」太后笑道：「你也好！」華福連忙碰頭。太后

道：「你有什麼事要見我？」華福就把方代勝告密的情形奏明。太后道：「你看我說的是怎麼樣？不是來了麼！我這兒很容易辦，你回去外頭去布置一下，不要鬧出笑話來。」華福就碰頭奏道：「老佛爺萬安都在奴才身上，一切都齊全。」太后點點頭道：「很好！我交給你了，明兒我就辦，你跪安罷！」華福就碰了頭，朝着下面，退至宮門外，才轉身，隨着連總管而去。連小英權力真大，華福進去出來，真沒有一個人見着的。華福也不回宅，就到火車站上車，一面吩咐家人帶了一封信送到尹都老爺家裏，那時尹震生正在家中，接着華中堂的信，一看上面只寫着：「議定之事速辦，今日須遞，遲則不及。」等寥寥十四個字，末尾有一個花押。尹都老爺接到這個信，頓時精神興奮起來，原來他們商定的摺子，是請太后重行垂簾訓政，已經請示過華中堂斟酌停當，並且替他托了連總管，由他轉遞。尹震生接了華中堂的信，馬上將他和龍大典聯名繕寫好的奏摺，填好了日子帶着，騎了馬趕出西直門，望海淀而來。他一路上想，今天晚上到何處去呢？他自己想這個摺子上去，太后一定歡喜，我的前程未可限量，他就想着軍機大臣王武揆也是后黨，且跟他有些親戚關係，今天順便去告訴他一聲。一來表示我的線索靈通，二來微露交情深厚。他一定留我。晚上到連總管那兒，請他派一個軍機處蘇拉引着去，省得多費周折。他經過王大軍機的寓處，就教家人投帖請見，那王宅的門公，見是都老爺，只好進去回。那王大軍機連忙說：「請！」尹震生進去，到了客廳，王大軍機即從裏頭出來，分賓主坐下。王大軍機明知他必有要事，但他

是著名圓滑的人。北京素有琉璃蛋的雅號，他見了面，不絕口的敷衍，一派是毫不相干的言語，絕不問及來意。尹震生熬不住了，等他談論少停，說道：「今天宗揚來見中堂，是要遞一封奏。」王大軍機道：「近來言路廣開，政府也很盼望各位有所建白，不過我備員樞垣，是不便先與聞的。」震生道：「現在一班自命新黨的，攪亂朝綱，宗揚是想請太后回宮，重行訓政，才可挽回。所以先來請示。」王大軍機聽了，他就假裝着耳聾，說道：「請太后回宮，天氣還不十分涼，在頤和園裏也還方便，大內的房子不十分合適，就是西苑裏，到九月裏回去也不晚。」震生接着道：「宗揚的意思，想請太后重行出來訓政。」王大軍機道：「現在皇上辦什麼事都上去請示的，差不多跟從前一個樣。」他不等他再說話，就舉手摸了一摸茶碗，立起來道：「本來我們是親戚，今兒晚上應當留你吃飯，你現在既有這篇大文章，我不便留你了。」家人們外面已喊着送客，震生只得出來。王大軍機特別送到門外。震生再四推辭，王大軍機一定要送，直到看上了馬，轉身回來，走到上房院子中，他老人家口中吟哦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一面說一面進上房去了。那震生出來後，只好尋了一個店叫裕盛軒宿了。就叫家人把帶來抽大烟的傢伙擺好了，躺在炕上抽烟。抽到四更天氣，他就穿了衣冠，帶着摺匣，匆匆的趕到連總管那兒，一到那兒，只見門內燈燭輝煌，震生取了一張銜名全單，又預備了一個封套，上寫着「門敬」。中間裝着銀票壹百兩。一同拿着，親身踏進門房。只見許多太監跟幾個家人，他們看見了震生，也沒有人站

起來。他就找了一個年近四五十歲的太監，向他請了一個安。那太監把手一招，問道：「有什麼事？」震生道：「要求見總管面回一件事。」那太監道：「恐怕沒有功夫吧！」就指着坐在桌旁一個家人說道：「你問他！」震生向家人也請了一個安，把銜名全單和「門敬」封套一同遞過去。那家人接過來一看，就站起來道：「原來是尹都老爺！上頭已經吩咐過了，有東西帶來嗎？」震生很高興的答道：「已經帶來。」就將摺匣送上。那家人說道：「都老爺請坐！我就回去。他就匆匆的拿着摺匣和名單進去了。不多一會兒，那家人出來說道：「上頭吩咐，沒有空兒見你，請都老爺先回去，東西收到了。聽信兒吧！」震生趕忙向那家人請了一個安道：「一切費心謝謝！」家人也還了一個安道：「都老爺不用客氣，謝謝你！」震生就走出門房，回了裕盛軒，他就叫夥計們預備早飯吃了。那夥計一面送上檳榔豆寇的碟子，一面擦桌子，說道：「尹都老爺你不睡一會兒麼？這間屋子，前幾天方代勝方大人預備召見也住在這兒，馬上就升了侍郎了。你都老爺恰巧也住在此地，指日也要高升的！」震生聽了，微微一笑，就騎到坑上，抽了幾口烟，匆匆的算了賬，騎了馬進城去了。不說震生回寓的情形，且說太后自直隸總督華福祕密召見後，獨坐在宮中，也不言語，有時喊了連小英來吩咐幾句話，直到了次日，太后起身比平常早了半點鐘，那時連總管也早在寢宮外伺候。太后照常梳洗完畢，忽然傳旨叫連總管預備動身回宮。那時皇上正在召見軍機辦事的時候，連總管也不通知各處，秘密的請了轎，在宮門伺候。一切宮眷人等，都

傳旨不必跟隨，匆匆的起身而去。等皇上要到宮門去請安，不曉得太后已去了有半點鐘了。皇上聽了，明知必有變故，趕緊追上前去，想在半途打尖的龍王廟接駕。不料太后一徑進城入宮，沒有停頓，等到皇上趕到宮中，只見太后怒容滿面，已從皇上寢宮中出來。背後幾個太監，提幾個包裹，大約是奏章及上諭底稿，跟在後面。太后馬上傳旨，把軍機大臣統統傳到，就將御史尹宗揚龍大典等奏請重行訓政的摺子交了下來，并面諭：「皇上聽信小人，變更祖宗成法，謀圍頤和園，皇上如此糊塗，想來精神有病，所以如此。現據御史尹宗揚龍大典等奏請訓政，我不得已只好重行臨朝，辦理萬機。你們就去擬旨發表！」那班軍機大臣，聽了自然心中樂意，遵旨辦理。一面傳旨查抄南海館，拿問唐猷輝，一面在宮中厲聲詰問皇上道：「我撫養你二十餘年，教你做了皇上，你聽了他們的說話，要謀害我，你有沒有良心？」皇上跪在地上，渾身發抖，碰頭說道：「兒子實在沒有這個意思。太后就伸手在皇上臉上打了一下道：「你這個癡子！今天沒有我，明天還有你麼？」皇上跪在地上痛哭，太后也不顧他，自行回了寢宮，就吩咐連小英道：「你去派幾個人伺候皇上，他身邊的人，統統看起來再說。」那時宮中一番迅雷烈風的舉動，宮外尚一點沒有知道。一會兒步軍統領衙門接到軍機處的交片，着即查抄南海館，拿問唐猷輝，當時立刻派了兵役出城，把南海館圍了起來，進去搜查。不料唐猷輝已於前日出京去了。那邊正在查抄，那時勝佛寓中，超如敦古和書堂幼博等許多人都聚在那兒，大家變色相視，束手無策。知道大禍將

臨勝佛憤然作色道：「我是早知道有這一天的，不過現在皇上的情形如何？唐先生沿途性命如何？我是不放心的。總要去打聽明白才好！」就向超如道：「唐先生以外，你是第一個注目的，好在日本使館裏和你很有感情，馬上你到使館去避一避再說。正在說時，外頭走進來一箇日本人，原來是使館中的書記生伊藤秀吉，見了超如等說道：「敝公使知道今天貴國政變，聽說南海館已查抄了，唐先生在那兒，敝公使派我帶了公使的車，想請唐先生等到敝公使館中暫時一避再說。」超如道：「唐先生已在前天動身出京了。」那書記道：「路中很危險，既已動身，就請梁先生戴先生同去吧！」勝佛道：「很好！超如你必須暫避。既承日本公使厚意，你就走吧；我是不去的。我正要去想法子呢！皇上和唐先生很險，我們彼此去盡力吧！」那書記道：「不錯！梁先生快走，敝公使說的，英國公使也很佩服唐先生，倘然到了上海，英公使的力量，只要打一電報給上海領事，一定可以保護的。」勝佛道：「對了！超如你快去見了日本公使，轉商英公使，打一個電報到上海，是有效力的。你去辦吧！」超如道：「你也很危險。」勝佛道：「各國歷史上政變那有不流血的！我自入京以來，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萬一皇上和唐先生有意外的，我怎能偷生人世呢！皇上的恩遇，唐先生的知己，那一樣可以辜負的！好在我的事沒有發作，盡一點兒心是一點，你快走吧！回頭我能來找你，必定來就是了。」衆人也催超如去替唐先生設法，超如含着淚別了衆人，跟着那日本書記坐着公使的車走了。淑喬道：「垂簾的上諭，雖已發表，自問對於兩宮

之間沒有一點兒挑撥離間的意思，案牘具在，太后看見了一定可以明白我們的心跡的。」勝佛聽了，冷笑了一聲，也不言語。只把平日所著的書稿，以及詩文的稿子及家書一匣，檢齊了歸在一起，衆人看他默默不語，各自套車走了。這一天晚上，勝佛去找大刀王二等一班人，不料王二等已於一個月前到山海關去了。李大麻子因爲河間府有一件商業上的事情，於前一天出京去接洽，真不湊巧！只有急先鋒等一班人在京。沒有多大的能力。就去招呼了他們來，勝佛知道也辦不了什麼事。當晚嗒然回寓。一晚
上思前想後，覺也睡不着，不覺自悔道：「我們只誤信了九月裏動手，所以預備的都遲緩了。現在既沒有救皇上的法子，又沒有救唐先生的法子，我只好坐以待斃的了！兩眼炯炯的等到東方發白，他起來盥洗，吃了些點心，他就拿了昨天收拾的許多稿子出來，雇了一輛車，走到日本公使館，托看門的通報了梁超如。超如立刻出來，相見了坐下。超如道：「昨天已見了英公使，托他打電報給上海領事，他已答應了。他說只要坐的是英國船，到了上海，決可以保險的。他馬上把電報打去了。等到晚上，此地的祕密報告，說是皇上太后已經教他搬在西苑的瀛臺去住，瀛臺四面環水，只有一橋可通往來，太后已派人看守，入夜把橋撤去，防範很嚴呢！」勝佛道：「我昨天找幾個朋友，想把皇上劫出來再說。」超如道：「西苑牆外，華福已派了武衛軍扎營，很難下手。」勝佛長嘆了一聲道：「早知今日，悔不當初！」超如道：「此地已跟我說定，一兩天內就帶我出京，我看你我一塊兒走吧！」勝佛道：「萬一皇上和唐先生

有一個出了意外的事，我再偷生世上，有什麼臉見人，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對聖！你不比我受過特達的恩遇，程嬰杵臼，月照南洲，我與你分任了罷！」隨將一包稿子交與超，超道：「一生心血，只此區區，請你保存，以作紀念。」超如聽了，就將雙手抱住了勝佛，淚如雨下。勝佛也抱了他一抱，說道：「我平日研究佛學，對於生死很不算一回事，活的時候是做夢，死了是夢醒，你也研究過，怎麼對于這點兒還不明白呢！」他就撒開手，立即向外走了。超如含着淚送出來，隨說道：「淑喬等怎樣？」勝佛道：「我聽見別人說淑喬已有電給南皮去了，敦古跟華福頗有交情，曾經請過他到幕府裏去，或者可以保全。」超如聽了搖搖頭，隨道：「常博危險麼？」勝佛道：「常博沒有出面做什麼事，不至於十分注意。能避一下也好。」超如道：「明天沒有事，請你再來。」勝佛道：「當然我也要聽聽唐先生的消息呢！你能托這兒向上海通個信最好。」超如道：「今天我已發了信不久就有信來了。」勝佛走到近使館的大門，說道：「你不用出來了再見！」他就匆匆上車走了。超如在日使館中住了兩天，不見勝佛前來，正在盼望，那天早起，伊藤秀吉匆匆到超如房中說，今天有旨意，將戴先生等四個軍機，連唐常博柳書堂都革職，拿交刑部了。戴先生很可惜，爲什麼不肯住到敝館裏，現在到了刑部，性命很危險了。剛纔公使接到敝國上海領事密電，說唐先生已由英領在吳淞口外接到兵輪上去，恭喜梁先生，可以放心了。」超如道：「靠得住麼？」伊藤道：「是英領面告的，一定確實。不過現在此地和天津很注意你，公使

的意思。此地無可發展，梁先生還是出京的好。或者到敵國去，再想法子。」超如道：「我的意思也是如此，不過怎麼樣脫離此地呢？」伊藤道：「剛纔公使也商量到此，最好請先生改裝敵國人，由兄弟帶着五六個人保護，先生到了天津，就上敵國的商船，兄弟再去招呼船主一聲，一定妥當。」超如道：「我本來想走，一來沒有知道唐先生的消息，二來捨不得幾個朋友，盼望他們有什麼辦法。」伊藤笑道：「戴先生人格實在高尚，很有些敵國當時維新黨的氣派，不過脫不了書生習氣，這兩天他在外找一班草莽的俠士，想要舉動，不曉得現在軍中器械日精，徒手的焉能發作！武衛軍已四面保衛了宮城，那能成功呢！現在先生既贊成敵公使的辦法，我就去回明了公使，今日就動身。」超如一面答應，一面流淚說道：「有什麼法子讓我跟戴先生見一面呢？」伊藤道：「這是辦不到的。我不怕得罪你，這是極愚蠢的辦法，這不是身入虎口麼？」超如道：「讓我寫封信，托你想法遞給勝佛行不行呢？」伊藤道：「那可以。梁先生你既然決定了，我就去預備。我想坐下午兩點鐘的車。」超如道：「這個時候正熱鬧，不要緊麼？」伊藤道：「越熱鬧越好，到是早晚他們都注意的。況且人多，他們顧不過來。」超如道：「不差！准定走！」伊藤就進去了。超如提起筆寫信給勝佛，只覺得兩眼中塞滿了眼淚，寫了「勝佛」兩個字，那張箋紙都溼了，寫到「同志」二字，墨痕溼化，成了一個墨團。換了一張紙，一會兒又不能寫了。他只好簡單的寫了幾句道：「師門脫險，已上英艦出國，弟亦微服三瀛，委身隨緣，各盡熱血，誓不易節。紙上淚痕，遜君道力，

勿晒我也。」隨將一個信封封了，默坐一回。裏邊送出飯來吃了。伊藤帶了日本的扣抹諾一套出來，超如就將給勝佛的信當面交付，一面將和服拿到房中，一律更換。只有木屐穿了不能走路，好在北京的日本人也穿皮鞋，超如也就穿了西式皮鞋，戴了一頂灰色的呢帽，手中擎了一包太陽牌淡芭菰，很象日本人。那伊藤同着使館中的同事二人，又帶了二三個僕人，把超如夾在中間，坐了車直到馬家堡火車站。那站上是武衛軍的隊伍，和提督衙門的人員，森嚴佈列，不過他們見了外國人，存了一個畏懼的心，所以伊藤等帶了超如一羣人到了車站，他們都朝他望望，不敢去檢查。超如坦然的上車坐定，等車開了，超如就放了一半心。超如坐在日本人中間，舉止很自然，但是他不曾日語，也就不發一言。默默的到了天津車站，下了車，雇了馬車，一直到了領事館。恰好三菱公司有一隻船，泊在塘沽，正要開往長崎，伊藤等到黃昏後潮汎正來，將要開船，他就用領事館的馬車親送超如到了塘沽船上。又去與船主語明公使的主意，就由伊藤介紹超如見了船主。船主很周到的安排好了房間。伊藤就向超如拱拱手道：「恭喜你已脫了險地！現在到了船上，就是我國的主權，貴國就不能來干涉了！」超如鞠躬道謝，并說道：「此次保全生命，統統是貴公使和各位的力量，永久不能忘懷的！請你回去謝謝公使及館中各位的盛意；不過再有一個不情的請求，就是戴勝佛，還請公使遇機留神搭救，萬一有效，啓卓情願粉身碎骨，報答大恩。」說畢，淚如雨下。伊藤看了心中感動說道：「回去一定請公使想法，只要能緩下來，就有

法子。我看梁先生待朋友的真摯，將來貴國的中興希望，一定要實現的哩！說畢就匆匆的上岸去了。正是「東海逃鰻從此去，遼城化鶴幾時歸！」欲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飛鷹艦暗釋唐聖人，

菜市口冤斬六君子。

却說梁超如由日本使館保護，出了北京，上了日輪，安穩的到向東京而去。其時唐常肅也坐了英國兵輪，到了香港了。原來唐常肅自從接到敦古面交密諭，催令速往上海，當于八月初五日一早，趕上了車，到了天津。因紫竹林水淺，輪船都靠在塘沽，他心中以為皇上胆小，現在叫我出了京，將來九月中閱兵，怎麼樣辦法！雖然戴勝佛跟方安堂已有接洽，究竟靠得住麼？就算靠得住，將來他們成功了，我要落後的了他！一路從天津到塘沽，心中盤算到上海後再想法子。到了塘沽，往棧房中一問上海去的輪船，一隻是招商局的豐順，要明天午後纔開，一隻是太古公司重慶，明天一早開。他因為太古公司船上人都是廣東人，同鄉的言語較為方便，就定了重慶的房艙。到初六日一早就開了。不料他的船在大沽出口，北京已由步軍統領衙門查抄南海館了。等到查明他已出京，幸虧中國的大人先生們辦事老

是捧着担遲不担錯的古訓，所以發見他出京的事實，就去回明了堂官。堂官回明了軍機大臣。軍機大臣會商入內，托連總管奏明。太后聽見了，吩咐軍機處辦電報，飭令直隸總督在天津碼頭上捕捉。幾個轉折，電報到華福那兒，已經是黃昏的時候了。華中堂接了電旨，馬上派武衛軍的馬隊前往塘沽逮捕。那營官等奉了命令趕往，就向幾家客棧中搜查，杳無形迹。後來到了常肅住過的一家客棧，掌櫃的曉得事情重大，就向那帶隊的官弁說明。今天一早坐了重慶船走的。官弁得了確信，趕回天津，稟明華中堂。中堂就同幕中辦事的商量。其中有一個說道：「只要發一個密電給烟台上海兩道，叫他們嚴密守候，等重慶進口查拏，不是甕中捉鼈麼！」又一個道：「不妥！外國的船上，是外國的全權，他人不能去隨便行使捕捉的。總要通知領事纔好拏人。」那一個道：「船到了我們的地方，應當受我們的管束，通知了領事恐怕走漏風聲。」這一個微笑道：「我說的是萬國公法，恐怕中國一國不好違背吧！況且中國各租界有領事裁判權，唐猷輝這個人，萬一他們各國認爲政治犯，就應當照例保護，不肯交出。請中堂細細斟酌一下！」華中堂道：「你的話不錯，你就去擬一電稿，叫他們設法去辦理，如能捉到，老佛爺必有重賞。」那位就答應去起稿。正要走出去。忽然又回來說道：「職道有一個辦法，請中堂裁奪！職道想重慶商船馬力慢得狠，此地飛鷹兵艦馬力比他快得多，倘派他去追，一定追得到，就算不能上船去捕捉，只要跟着監視他，一到中國有權的地方，就可以唾手而得了。」那一個道：「既然趕上了，爲什麼不

擊他呢！「這一個也不回答，只向着華中堂道：『請中堂速速決定。早一刻好一刻呢！』」華中堂道：「你的話狠是照辦！」就喊巡捕騎着馬去速傳飛鷹艦長來，限你三刻鐘要傳到。」巡捕聽了，嚇得失色，連忙請了一個安道：「艦長此刻不曉得住在哪岸上，等卑職去問明白了即刻來回。」華中堂點點頭，巡捕就退出去了。一會兒只見巡捕帶了飛鷹艦長走到簽押房門外，巡捕掀簾回道：「飛鷹艦長傳到了。」華中堂道：「狠好！你叫他進來！」那艦長進來，行了軍禮。華中堂道：「飛鷹一點鐘能走多少海里？」艦長道：「二十九海里。」華中堂道：「我命你即刻去開船，趕一隻太古公司的重慶輪船，讓你擊人最好。不讓你擊，你就跟着他監視着，不要讓他逃走了。」就在案桌上拿了一張小照片交給他道：「這人叫唐猷輝，廣東人，現坐了重慶船到上海去，快去開船，越早越好。」艦長道：「船上的煤沒有上足。」華中堂道：「這件事刻不容緩，快去吧！」艦長道：「那麼只好儘着現存的煤去吧！想來要上齊了煤是來不及的。」華中堂道：「那自然！儘力去趕吧！不要多麻煩了！」艦長忙行了一個立正禮，匆匆的出轅門去了。原來這位艦長，也是廣東人，他也進過學堂，年紀也不大，他對於新黨變法的主張也狠贊成，今天大帥叫他去追擊唐猷輝，他曉得擊住了是性命不保的，講到飛鷹的速度，是不消一天即可追着重慶，不過當時的兵艦，都是媽媽呼呼，那肯照着規矩把煤上足！因為當時管兵艦的，第一的出息就在煤上，用下等的煤，報上等的價，他向上頭領到的實價，第一要供他的送禮應酬的用場，第二是供

他的吃喝嫖賭，等到有差使他纔去上煤，好在上司都是外行，不來稽考，他聽了華中堂的吩咐，立刻開船，他就伸了一隻後腳，也不去爭執，說是沒有煤是船不會動的。只說儘着船中的存煤去追，將來追了一回，只說追不上。因為沒有煤了。一來他不讓上煤，就由他負責；二來他畢竟是海軍出身，曉得在公海中到英國商船中檢查是犯萬國公法，做不到的，免得鬧出交涉，將來把責任都推在我們身上；三來唐猷輝是中國維新黨的人物，救了他也是對於國家有益的。他就到停船的地方，下了船，升火起錨，狼像樣的開出黃海中去了。那時北洋督署派了兵艦去追，一面給上海烟台兩處發了一等密電，電中是教他們設法查拏，於不犯公法的範圍中去捕捉。可見北洋大臣對於外國人也不肯負責任的。密電發後，那烟台的登萊青道恰巧出差，向膠州去了。密電到來，那密碼電本由他秘密收藏，署中沒法去譯，只好等他回來。那重慶船到了烟台，上下貨物，約停了一個鐘頭。唐猷輝也不知道北京政變，他還登岸去游玩，買了許多石子下船。重慶就向上海開行。等到登萊青道回了衙門，署中幕友呈上密電，他取出密碼一看，吃了一驚。一問重慶船開了沒有？外頭說已開了半天，也只好打了一個復電，聲明實在情形。心中懊悔，失去一個升官機會。那飛鷹艦長開了船，走了六箇鐘頭，艦長就發覺艦中所有的煤，只殼回天津用的，他就下令慢慢的開回天津。進了口，到督署銷差，只說追趕不及，因為煤的不殼用。華中堂當時命令他儘着船中的煤去追，沒有叫他上煤，也沒有法子說他，只好向着他哼了一聲。那艦長就退出去了。

那上海道柴韻甫接到了密電，知道是升官的好機會，他就親自坐了小火輪，到了吳淞口外，凡由天津開來的船，必定親自上去搜查，方許搭客上岸。那時上海已經由路透電傳到太后垂簾訓政，并拏問唐猷輝查抄南海館種種消息，一時王子度等同志集合着，想法要去救唐猷輝。他們雇了船到了吳淞，只看見上海道於每只船上都親自去搜查，非常嚴密，無法可施。那天他們停在黃浦江中，遠遠的望見有船進口，那太古碼頭上，公司中職員夫役望見烟窗，知道是本公司的重慶進口，那上海道率領許多人上去，非常緊張。知道必在此船上，旁的船不准靠近。子度等同志搓手無策，急得相對痛哭。正在無可如何，不多一會兒，忽然望見重慶船上許多人都是垂頭喪氣的下來，中間柴韻甫尤其滿臉不高興，那上船時的威風完全消滅，後面也沒有什麼捕獲的人。子度等心中暗喜，低低的說道，難道是換了船麼？難道是船主藏了起來沒有交出嗎？一會兒上海道的幾隻小輪統統開回去了，他們也就回來。商量着托人到道署中去打聽，一面推舉那認識太古公司大班的畢幼卿到公司中打聽。幼卿本來能說英語，他馬上就到了外灘太古公司，他與公司大班酒食徵逐，本是熟人。他徑進去，到了大班公事房內，恰好重慶的船主報告了公事後，和大班長談。那大班笑道：「密斯忒畢，狼巧！你來聽個新聞！」幼卿道：「是什麼？」那船主跟幼卿也是熟人。船主道：「你總知道北京要捉唐猷輝，他剛纔在我船上。」幼卿道：「聽說上海道正在親查，究竟拏到了沒有？」船主笑道：「差一點兒。」幼卿道：「是你保護的麼？」船主

道：「不是，這個重任我不能担，現在是平安穩當到香港去了。」幼卿面有喜色道：「難道有什麼仙法麼？」船主笑道：「你們中國人才迷信哩！那有什麼仙法！」我告訴你，密斯忒唐在塘沽下船的時候，也不知道這一回事，在烟台停了一點鐘，也沒有什麼消息，今天船過了三夾水，離吳淞口五六里，我正在艙面上，密斯忒唐也在那兒，忽然有一隻小火輪，向着我船趕來。小輪上有我國領事館的旗幟，招呼要上船，我就打了慢輪，放了梯子下去。那小輪靠着重慶，帶了纜，我看見一個人從艙中走上梯子，仔細一看，原來是領事館中密斯忒濮蘭德。他上了船，和我點點頭，衣袋中拏出一張照片，就向艙面一望，看見了密斯忒唐，就和他攜了手，連我一同進了我的房間。他就問他道：「你是唐猷輝麼？」密斯忒唐道：「是的！」濮問他道：「你在北京殺了人麼？」唐說：「沒有。我為什麼要殺人？」濮說：「你為何出京？」唐說：「我是奉皇上的密旨出京的。」濮說：「什麼旨？」唐就給他看了。濮就在衣袋中取出一紙，是北京密電，上面說的是「皇上大行，爲唐猷輝進藥所殺，着卽密拿就地正法！」唐看了痛哭。旁邊濮說道：「我是上海英領事館的濮蘭德，你趕快跟我一同走吧！」兩人就攜了手下了小火輪，上了停泊的我國兵艦上。密斯忒唐剛上了兵艦，那上海道的小火輪已到，他就上來查了一回，曉得有人救去，沒有法子，只好下去。我對他笑了一笑道：「柴大人，你要再去搜一搜麼？不要遺漏了！與你的前程很有關係的！」大班和幼卿聽了呵呵大笑。幼卿道：「貴國的兵艦開了沒有？」船主道：「重慶進港時，已望見在

那兒升火，想已開了。」幼卿聽了，隨即立起身來，說了聲晚安，匆匆走出，一徑走到同志聚集的地方，把一切的情形報告了，大家都快活得狠。聽得前往香港，都說這容易辦了，隨即打了電報去。子度道：「既然英領出來保護，一定是公使的意思，此刻公使早已關照了香港總督了，我們可以放心了。不過北京的幾位到是十分危險，如何是好？」大家道：「只好等等消息再設法吧！」子度回到寓中，忽然日本領事館中送來一箇電報，用的是領事館中密碼，上面已經譯出，却是超如的電報，報告唐先生已出京赴滬，請爲設法。此間已托英公使保護，承已發電，并說自己已遷住日本使館，伊藤公使已允保護出京，請放心！勝佛不願意避難，殊爲可慮等語。子度看了，知道超如達了安全的區域，稍爲放心。現且按下唐梁二人脫險後的情事，且說北京自從戴勝佛林敦古楊淑喬劉培村四軍機及柳書堂唐常博六個人掣交了刑部，朝廷中佈滿了一種肅殺的氣象，奇怪非常的謠言，天天不斷發生，好像颶風將至，慘澹十分。對於皇上的性命，也常有不保的消息。聞得太后與華福等商定變政的計畫，確係要將皇上的性命犧牲，然後托爲唐梁等進了毒藥以致大行，一面將唐梁等拿住正法，數他死無對證。不料英日兩國公使把他們兩個人保護出去，太后震怒，也無可如何。皮小連華中堂等所謀不遂，大家商量，倘味然將皇上殺死，一則外國恐來干涉，二則各省大員像劉益焜等或有不服的起來責問，那時太后無可如何，一定要卸在他們身上，難免危險，只好奏明太后，請改變計畫，再行慢慢設法。查抄南海館後幾天內，正在計

劃這事，所以來不及想到四個新軍機等一班人，等到唐梁拏不到手，纔拿問他們，交了刑部，勝佛自知性命不保，他本來預備犧牲，倒也坦然；後來日本使館中設法送了超如的信進去，他知道二人脫險，心中狠安靖。其餘各人，或有望外頭的救援，或有私揣罪名尚輕，至多充發罷了。本朝自同治中興以來，對于殺戮士大夫的事極爲鄭重，想決不至有性命的危險，況且他們到了刑部，也沒有提審過一次，將來審問時或可從輕發落，正在希望的時候，其時在京的同志却多栗栗危懼，等到八月十三日早晨，那時莊仲玉住在北半截胡同，離騾馬市大街菜市口甚近，仲玉早晨起身後，有個家人進來說道：「今天菜市口有差使，刑部已傳知官廳預備。」仲玉吃了一驚道：「你聽見什麼？」家人道：「聽說是殺太監。」仲玉道：「胡說！殺太監是內務府辦，刑部管不了，不會到菜市口的。」他就匆匆的吃了早飯，套了車，趕到刑部的大門外，一望靜悄悄的，沒有什麼消息。恰好有一個同年汪時菴是刑部司員，住在那刑部的一條街上，仲玉就去拜會他，進去見了面，他狠詫異的道：「你爲了什麼事這個時候到此地來呢？」仲玉道：「我聽見菜市口官廳有預備差使的消息，所以不放心，特地趕來打聽。此地街上倒也沒有什麼，你曉得些消息麼？」他道：「恐怕是謠言吧！他們幾個人審也沒有審過，自然沒有口供，那裏可以辦罪呢！昨天我上過衙門，聽說堂官正在商量派誰承審，等到堂官散了，也沒有決定，總不會出事吧！」仲玉道：「也許有特旨吧！」他說：「不會的，除非不交刑部，交了刑部，就要依法，別衙門可以含糊，只有刑部

是執法的地方，不能媽媽胡胡的。」正在說時，只見他的車夫進來道：「衙門裏今天怎麼早堂官都已到了！很詫異！老爺去上衙門麼？」他說：「好！你去套車。」就向仲玉說道：「你在這兒坐一會，我去到衙門探一探，有消息我來告訴你。」仲玉道：「我也走吧！」他說：「你吃飯了沒有？」仲玉道：「吃過了。」他說：「既已吃過，我也不客氣，請你在此地坐一坐，聽我的信兒，我也不陪你。你氣悶，那書架上有書，你抽一本兒解解悶好吧？」仲玉道：「狠好！你快去！我准定聽你的信兒。」他就匆匆上車去了。去了不到一點鐘，他已回來，逕到書房裏，見着仲玉，愴然道：「咳！怎麼好！想不到的竟幹出來了！衙門裏已在提人點名了！就要出事了！」仲玉聽了，臉上變色，呆了半響，就在坑上倒了下去。他吃了一驚，登時站起來，扶着仲玉，叫了幾聲，只見仲玉慢慢的醒來，眼中的淚像泉水一般似的流出來，不出一聲，就向外走。他說：「你那裏去？」仲玉嗚咽着說道：「我去送送他們！能見一面最好！」他就送了出來。仲玉道：「統共幾個人？」他道：「一共六個，監斬是耿義。」仲玉點點頭，就跳上車，一面叫趕車的趕往順治門門臉兒等着。不多一會兒，遠遠望見果然有幾輛破舊不堪的騾車，慢慢的出城來了。仲玉就近一看，第一輛上是勝佛坐着，接着淑喬培村書堂常博等，敦古是末了的一輛車。因爲八月十三日正是換季的第一天，應當把羅胎的緯帽改戴烏絨的暖帽子。勝佛等五個人都已換了暖帽，穿着元青的外褂子，只有敦古依然戴着涼帽。仲玉等到勝佛的車走到靠近，含着淚喊了勝佛一聲，勝佛聽見了，抬頭望了一望。仲玉道：

「勝佛此時無話可說，只祝你早早脫離此苦惱的娑婆世界罷了！」勝佛的車一面走，他在車中高聲說道：「中外歷史上遇着政變，沒有不流血的！此次不妨由我開始，寄語同志不要害怕，死生好像做一場夢，有什麼呢！」他正在說下去，那騾車不管的向前去了。仲玉也聽不見了，往後五輛車緊跟着走過。仲玉的心中好像萬刃鑽刺，頭腦昏眩，來不及個個招呼，只見後面擁着二三十個衙門裏的兵役，個個戴着一頂破呢帽，身上穿着襤褸不堪的舊灰色布袍子，罩着一件破爛的布背心，前胸後背縫着一塊碗口大灰白顏色的圓布，上面寫着幾個字，大約是年代久遠，灰塵油膩堆滿了，所以一個字也看不出。背心上拖着一條好像水中撈起來的爛棕繩似的辮子，手中都拿着一枝木桿的槍，槍頭是鏽爛得像從換糖的擔子上裝上的，後面有兩三個不穿那背心，是穿一件陳舊褪光的布馬褂，顏色分不出黃黑，只有油光倒狠亮的，跨了一柄鯊魚皮套的腰刀，那套上的魚皮七零八落，像天上的星，套上的扣鑲都脫落了，拿一根穿制錢的錢串子繩，縛在腰帶上，同着抽關東葉子的竹子烟袋一同挂着。他也戴了暖帽子。上面的頂子，也有燒料水品的，也有白礬石的，居然一律都換了季。這是他們當差的最要緊的。因為他們的上司，看見他們破破爛爛到也不管，倘換季的時候應戴暖帽戴了涼帽。就要斥革，說他們不懂當差的規矩哩。他們一班人簇擁往南走，上順治門大街，這條大街，他的高度勝過街上兩旁房屋的擔頭，讀者現在看了北京的柏油馬路，不要說是作者造謠，實在三四十年前，這條高高的街，一班窮苦

人家的大車廠車還沒有走的權利呢。遇着王公貝勒大臣堂官出來，那地面上的官人，早遠遠的來趕開了。不過這樣高的街，是怎麼樣造成的？原來北京的內城外城，幾千幾萬人家，都是燒的煤球，是開煤廠的用煤攪了黃土做成的，那天天所燒的煤渣滓已不少，加了黃土那是燒不化的，煤渣尤其多了，起初官廳定例，不論小車或駱駝裝了多少煤進城，就應裝多少煤渣出城，後來看城門的老兵拿了些使費，就媽媽胡胡的不去頂真了。煤廠裏自然也願意出點小費不去搬煤渣，搬運些別種貨物反可以得些利益。經年累月，也就不曉得有這個運煤渣的舊例了。從此街旁的居民燒了煤，他的渣只好倒在門外。我們國民的習慣，只管自己不管別人，所以往往富貴的人家，高廳大廈，收拾得金碧輝煌，但是他大門以外，看見那些牛溲馬糞，也就不在心上。他以為門以外是大家的，不是我的，要他出點修街的錢，或是要他收進些地放寬些街道，他是絕對不願意的。推求他的緣故，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釋迦說各種學道法門，第一先除我執，真是根本金言了。那順治門大街和其餘幾條一樣的大街，都是這樣造成的。那時衆人簇擁了六輛犯車，由順治門大街一直到了菜市口，順治門大街是自北至南，到了菜市口，是由西至東的驛馬市大街了。那菜市口的殺犯人，自明朝起已成法定的刑場，因為古人說的「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的道理。菜市是熱鬧的市場，當時就挑了他做皇帝殺人的地方，每年秋審勾決，都在此地斬首。我們看看歷史上像明朝的楊椒山、楊大洪、袁崇煥等許多忠臣，都在菜市口冤殺的，總算

是忠臣烈士的安樂道場，節義紀念的好地方了。不過他的布置，是簡單得很，靠着順治門大街的盡頭，中間用煤灰堆起的一個小土堆，上面插了丈餘闊三尺多高荊條編成的矮籬，平日菜市熱鬧的時候，那荊籬上也有挂着小戶人家所用的縲子帶子和雞毛撻子掃帚簸箕之類，等到斬了犯人，就把首級挂在那兒號令的。到了今天，覺得和平常殺一個犯人不同了，並不是什麼兵衛森嚴改了樣子，只見四圍的看客，臉上都有悲慘的氣象。那時仲玉隨後跟到，遠遠的下了車，雜在人羣中一望，只見他們六輛車靠在一個西鶴年堂藥鋪門前，向西並着停在那兒。每輛車沿上坐着一個穿布背心的兵役。那西鶴年堂的店門口，搭了一個席篷，中間有一條長方的桌子，上面擺着硃墨的錫硯和一個錫筆架，上面也擱着幾枝新筆。這西鶴年堂藥店，相傳說是明朝就開在那兒，他店號的匾，是明朝嘉靖年間宰相嚴嵩寫的，因為「西鶴年堂」四個字，「鶴」字筆畫獨多，和「西年堂」三個字並着寫很難勻稱，他寫的結構特別，所以幾百年來很有名的。記載他的很多。凡進京的人，都要去瞻仰一回，跟前門大街的六必居匾額，也是嚴嵩寫的一樣有名。北京有一句呪罵人的話：說是「西鶴年堂去討刀傷藥」，意思是說他要殺頭的。相傳菜市口殺了人，他鋪子裏會有夜間鬼來打門，要買刀傷藥的。因此傳出這種荒唐無稽的謠言。可見這西鶴年堂流傳得很久，才有這句俗語流傳。那監斬官照例先在西鶴年堂坐一下子，隨後升座行刑。他公案上的筆，却是一個犯人一支筆。爲什麼辦差的肯預備許多筆呢？因爲殺一

個人，劊子手提了頭上來，監斬官照例用硃筆在他頭上點一點，那支筆就有人出許多錢來買去，傳說這支筆可以壓邪驅鬼，所以每一個犯人用一支筆，也是劊子手差役等生財之道哩。那仲玉望了一望，悲憤的眼淚不斷流出，可是許多兵役圍住，不能上前。只見楊淑喬滿面通紅，向着那車沿上的差役高聲的說，他並不是唐猷輝的一黨。那差役也不接他的嘴。一回兒監斬官軍機大臣刑部尚書耿義到了，下了轎，一徑走入席棚底下坐下。那時人聲嘈雜，遠遠看見各人下了車，只見林敦古戴着緯帽，走上前去，那時仲玉實在慘痛得受不住，將欲暈倒。他的趕車的扶了他，好在他寓在半截胡同，相隔不過十餘丈，就攙回寓中而去。仲玉回到寓中，倒在坑上嗚咽，外邊來了頓梅庵王禮門姚梅籬等幾個人。到了書房中，大家相對流淚。禮門道：「交到了刑部，審也不審，就拿出殺了，從來沒有這種辦法的，還成個什麼的國家呢？」梅庵道：「聽說有一位都老爺遞了一個封奏，請太后不必審問，免興大獄，這也是不審道理。」仲玉冷笑道：「什麼道理！不過犧牲六人的性命，去替當時附和的一班人免得株連罷了！」正在談的時候，那刑部街上的汪時庵一逕進來，看見了仲玉等淚痕未乾，也就默默相對坐了。說道：「朝廷如此對待士大夫，將來恐怕沒有好結果吧！」仲玉道：「一點兒不錯！現在人心思亂，將來恐怕要去尋這種人也找不到呢！」梅籬道：「他們是得大名而去了，我們後死者恐怕望塵莫及呢！」時庵道：「你的話甚是我才剛到衙門裏，他們告訴我，說戴勝佛有一首詩寫在壁上道：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

這首詩做得真好！他的意思大約指着唐南海說的。慷慨激昂，真有烈士的氣概！這六個人中真首屈一指了！楊淑喬他在壁上寫了許多話，可惜記不全了。結末他說：「食其祿而不盡其忠，罪當死！惟唐猷輝顯係誣叛，此遂之所不能瞑目者也！」他的意思我有點莫名其妙。」梅庵道：「他是南皮的人，自然與南海貌合神離，不過出事後南皮沒有替他救護，真有些不可解！」仲玉道：「南皮想做新黨的領袖，所以曾和南海結合，現在出了事，他自顧不暇，焉有救人的力量！」他們幾個人閑談了一回，都覺着慘惻得很，無精無采的各自散了。接着連日的上諭，把尙書呂旦、聞侍郎余志清、父子御史衛仲明、侍郎王錫晉等革職的革職，監禁的監禁，遣戍的遣戍，只有莊小燕沒有明文，聽說已被看管。原來小燕罪名重大，太后要將他正法，連總管因他平日的感情，自然要替他設法，一面教軍機處延攔起來，一面趁太后不很發怒的時候，委婉的說莊煥英這個人平日尚不是沒有老佛爺在眼的人，這是上了唐猷輝的當，請老佛爺開恩饒了他一條命吧！」太后點了頭，連總管就傳旨軍機處，把他充發了新疆。這樣連日的上諭，最可笑的依然是皇上的命令。一番的風浪，從前被皇上革退的依然起用，皇上任用的依然撤革了。正是：「西市朝衣悲鶴唳，東林將錄混魚珠。」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二十七卷

第五十三回

段扈橋編歌得懿眷：

尹震生奉旨閱新軍。

却說一天楊金甫宅裏，賽金花從天津進京來看他，正在閑談，瑟軒來拜會，門上家人通報進來。金甫道：「很好！來談談解悶兒！」就把瑟軒請進來，見了面，談了一會兒。金甫道：「咱們吃飯吧！」就吩咐開飯。三人入座，金花給兩人斟了酒，金甫道：「應當我來。」金花道：「楊大人還這樣客氣麼！」大家談着，瑟軒道：「二哥，真佩服你！你記得五月間爲扈橋的事你告訴我一番話，現在果然全應了。」金甫道：「扈橋的農工商局撤銷了，他的霸昌道仍舊回得去麼？」瑟軒道：「扈橋就爲這個爲難得狠，從前二哥說的碰着他爲難的時候，咱們准替他想法子，現在有什麼法子呢？前天扈橋來托我求二哥設法，所以今兒個來專誠來請安的。」金甫道：「你今天原來專爲老四來的，他跟咱們向來都不錯，那有不替他幫忙的！不過也要他自己想法才行！你曉得南皮曾經進呈一本的什麼編，老佛爺看了很合意，說

甚好，老四是聰明人，又是咱們自己人，你教他想個辦法，我再極力的疎通一下，也沒有過不去的事。」
瑟軒道：「有你二哥這句話，老四自然放心了。」他們又談了一會兒，瑟軒立起身來向金甫告辭，上車而去。瑟軒回到家中，就打發家人請扈橋來，有事面談。不多時，扈橋來了。瑟軒道：「前天你托的事，今兒去跟他說了，他的意思很好，很講交情；不過他說總要你想一個表示的法兒，他一定肯幫忙的。」扈橋道：「這是老哥跟他的交情夠得上！隨有這個好意。不過這個法兒倒難想哩！」瑟軒道：「他跟我談過，南皮一部勸學編，很受老佛爺賞識，地位很穩固，勸你趕上去也做部書進呈，總管那裏有金甫說話，不是更容易得多麼！老佛爺近來氣極了，常說是人心大變，吾看你編一個通俗點的書，總說是整頓風俗，救濟人心的，呈上去，他看見了一定喜歡，你看好不好？」扈橋聽了拍手道：「這法子甚好！我就去辦，一兩天就要遞上去纔好。不過叫他什麼名兒呢？我就題他作勸孝編，何如？」瑟軒道：「不好！上頭看了也覺得太露痕迹，容易要疑到揣摩迎合的一條路上，我看不如『勸善』兩個字來得籠統，就是後來萬一有變局，也不致受人挑剔。你看如何？」扈橋道：「好極了！也不必再斟酌了。」他就立起身來要走。又說道：「這個東西怎麼去做呢？我想老佛爺最喜歡看香會聽秧歌，這種調門兒，裏頭的太監們都喜歡哼幾句，我就按他的腔調編出來，叫做勸善歌，請頒行各省，以便整頓風俗，救濟人心。」瑟軒道：「老四你真聰明！不用多想了，准定去幹吧！我也不留你了。」扈橋就匆匆作別去了。過了幾天，趕快的就編好

了，經金甫去向連總管疏通了，進呈上去，果然大合慈禧的意思，頒行各省。金甫就告訴扈橋：「你再設法去奉承連總管，還可以因禍得福。」扈橋道謝而別。那時太后心中的氣總沒有消去，本來想拿到唐梁兩個人，治以進藥的罪名，不料唐梁二人被外人救了出去，不能殺以滅口，因此光緒一條性命得以保全，做了瀛臺的高等囚犯。但是太后總要想法子廢掉他，另立一個人做皇帝。有一天太后召見華福道：「你看這事到底有什麼法子呢？」華福連忙奏道：「這件事請太后斟酌！前天兩江總督劉益焜來一個電報，說是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扶危定傾，責在公等，他是中興時立過功勞的，聲望也不錯，所以要請太皇細細量纔好！」太后道：「他也是我手中提拔出來的，他敢怎麼樣？你看上海的電報局總辦叫經什麼？他竟糾合許多人，發了一個電，這種人都敢來干與，還了得麼！」華福道：「就是這個，所以就請老佛爺斟酌。他們都是不安分的，借個題目去買點兒名氣，就是劉益焜大約也是聽了他們一班的議論，所以如此。這還不甚要緊，各國的使臣，萬一也不明白內情，不肯贊成，那是下不來台的，好在皇上現在在老佛爺身邊，決不會出什麼事的，所以要求老佛爺慢慢的讓奴才們在外面布置妥了再辦。」太后道：「你想怎樣去探聽外國人的意思？」華福道：「據奴才看來，只有李鴻章，外國人很敬重他的。讓奴才私下托他探探消息，怎麼樣再說。」太后道：「很好！你就去辦，不用說是我的旨意。」華中堂就碰頭領旨下來。當時太后的心腹大臣，大約連五大洲有多少國家尚不知道，至于國際

公法能否干涉鄰國的內政，更不知道了。所以自太后起都害怕外人干涉，軍機處大臣也會私下商量，欲探聽外人的意思，都知很難說話，一定要碰外國人的釘子，你推他諉，公舉李合肥去，以爲合肥得了這個差使，一定想立點兒功勞，必然高興。就公請華中堂密奏。那天華中堂奏過了以後，由軍機處下值，坐了轎就到賢良寺合肥的寓中來拜會，那時李合肥住在賢良寺，當着一個閒散的大學士，他看北京的政局擾亂，將來必有大變，恐怕捲入漩渦，正想法脫身，恰好華福奉了太后的密諭來看他，當時請進了客廳，閑談了一會兒，華福道：「近來時局真不好辦！老佛爺母子意見總不能消融，我們隨時面奏，請老佛爺抬手放過去，況且外交風潮迭起，總想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不過老佛爺這次受的刺激太深了，也不能怪這位老太太，自己扶起來的，末了兒來反對他。依着老佛爺的脾氣，狠是要決裂的；後來裏頭的連總管，外頭是兄弟等幾個人，極力的請息怒，才敷衍到這個時候。中堂你看有什麼法子呢？」合肥一聲兒不言語，聽到問起他有什麼法子，纔說道：「我是疎遠之臣，有什麼法子！還是中堂日觀天顏，容易進言，能設一個完全的法兒，真于國家有益的。」華福道：「這回的衝突，真不容易消除！早晚恐怕終要決裂。老中堂對於外國事情見開得多，況且各國對於老中堂都狠敬重，可否于見着各國使臣的時候，探聽一下，可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的？並且他們外國人的眼光，對於這種事是怎麼樣的判斷，我們也可以作爲參考。」那合肥聽了，就觸動正在憂慮的心事，暗暗的想道，這個機會，正是

我金蟬脫殼的時候了，不犯着把外國不能干涉內政的正經話告訴他，他就向着華福正色說道：「這個事，當真要斟酌的！這個變更關係太大萬一不承認，是下不來臺的！中堂的意思，真是老成謀國的要著；不過兄弟現在也算在朝身居相位，跟公使們說一句話，他們就要作爲憑據，轉報他們的外部大臣，最好請一位旁人，作爲閑談，那就不着痕迹了。中堂以爲如何？」華福道：「老中堂的話，真不差！真是有經驗的話！不過能給外國人說幾句有價值的話，除了中堂實在找不到人。」合肥微微的笑道：「兄弟並不是不願去，就爲這地位有點兒關礙，否則那就好說了。」華福道：「不錯！我看現在唐梁跑到了南洋，日本去蠱惑那些華僑，昨兒老佛爺也狠惦記這兩廣地方，要找一個靠得住的人去鎮壓，倘然老中堂肯出去辛苦一趟，老佛爺一定狠喜歡的。那時候中堂跟外國人說話就有機會了，不曉得老中堂的意思怎麼樣？」合肥正色的說道：「講到兄弟受恩深重，上頭教我到那兒就到那兒，不過年紀太老了，兩廣的事情現在尤其複雜，恐怕擔不起這重大的職任。這要請中堂原諒的！本來今年早想告退，但是幾十年來天恩高厚不敢出口，中堂能于奏對時代述某人年老力衰，狠願恩准放歸田里，真是感激萬分的！」華福道：「中堂說那裏話來！中國柱石，現在第一要數着中堂，老佛爺常常題起，倚重得狠，那裏肯放中堂回家呢！」合肥哈哈笑道：「言重言重不敢當！」華福立起身來道：「過天再說吧！」合肥就送他上轎而去。隔了不多幾天，果然下了一道上諭，是「兩廣總督着李鴻章補授，欽此！」合肥接到了上諭，

隨即進內謝恩。見了太后皇上，太后就說道：「廣東沿海民心，不狼安靜，你去好好的整理一番，你到那邊我是狠放心的。你打算幾時可以動身？」合肥就奏道：「兩廣地方，現在謠言狠多，臣想就于十天內從海道動身前往，以免太后皇上掛念。」太后道：「狠好！倒底是我們的老臣！關切得狠！」就向着光緒說道：「你有什麼話問他麼？」皇上就很惶悚的道：「也沒有什麼了。」合肥就跪了安下來。當天就到各軍機王大臣處請安拜會，大半擋駕，只有到了華中堂那兒請了進去。華中堂照例恭喜了一聲，應酬了幾句，就說道：「咱們前天說的話，老中堂現在可以實行了。」合肥道：「當然！他們聽見了這個消息，一定要來的，總可以得一點兒他們確實的意思了。」華福道：「全仗全仗！」合肥道：「不敢當！這也是公事，應當效力的。」他們談了幾句話就散了。合肥回到賢良寺，獨自躊躇了一回，定了對付的法兒，果然英俄美法日及其餘各國公使，紛紛的來道喜。合肥接見了他們，匆匆的也來不及談什麼。後來將要動身去辭行謝步，到了英使館中，特別進去，和英使見了面。這個使臣久在中國，和合肥是老朋友了。合肥見了他，依然用他談諧的談風，彼此無所顧忌，說道：「你用私交的眼光，看我這回到兩廣去怎樣？」他笑道：「老中堂，我倆是很要好的老朋友，爲你個人打算，這回的到廣東，是沒有再合適的了；替你們的政府打算，我看不多幾時還是要你來收拾的，恐怕你避不了！」合肥道：「你又來胡說了！難道國家只靠我一個人麼？不過你看我們的朝局怎樣？」他道：「總有變化吧！」合肥道：「你看是那一方

的變化呢？」他微笑道：「老中堂你難道還見不到麼？」合肥道：「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我雖非當局，究竟也算局中，所以要徵求你旁觀者的觀察。況且你在中國多年，對於朝局尤其明瞭的。」他含笑道：「今天我們兩箇私人的談話，我老實的說，此次變局，要想反過來是不會的了。這班新黨權力經驗都不設的，不過對方面的識見能力一定是不會量力而行的，恐怕是自己去鬧出亂子來。我說一句放肆的話，你們的皇上，是沒有俄國大俾得的氣力，能擔當變法的大事業，他們新黨，又都是書生，沒有辦理變法的才幹，不過他們的主張確是對的。所以我們公使尋常會議，都向着新的一方面表同情。老中堂，你將來要救中國，那新黨的議論，恐怕也應當採用的。只要有像你一箇人去把了舵，決定是好的。這也看你們大清國的命運如何了！」合肥歎了一聲道：「你的話不錯！我也以為然。不過你和我的主張，兩方面都不贊成的。也是沒有法子。」隨即立起身來道：「談得好久了！咱們再見罷！」告辭而去。合肥又到各公使處辭了行，等到動身前一天，纔到華中堂那裏辭行。見了面說道：「英俄公使說對於皇上很表同情，前天他們會議會討論過的。倘然倉卒的發生非常事件，恐怕未必順手。這要請中堂鄭重的！不過這種閑談，對於各國政府政策未必一律，將來教我們各國的駐使去探聽一下，也許有可以通融的辦法。」華福聽了，默默不言。心裏曉得上了老滑頭的當了。合肥也不管他，匆匆的出京到廣東去了。華福沒有法子，只好敷衍下去。這且按下不題。說到唐猷輝從香港搭船到南洋羣島，向華僑鼓吹組織

保皇會說是奉了光緒衣帶詔求救，華僑聽了他一番話，居然風起雲湧，捐集了許多款子，那時華僑正因南洋商業發達，擁有鉅資的不在少數，政府對於華僑本來不大注意，經唐猷輝一說，華僑覺得本國的大皇帝，居然來求救，自然很高興。唐猷輝的確是皇帝親信的人，將來皇上重得大權，大家都可榮顯，所以保皇會非常發達。那梁超如到了日本，就約了幾個同志，辦了一箇清議報，把「戊戌變法」的一件事，詳細痛痛快快說出來，在日本發行，他的筆墨又好，沈痛的聲調，華美的文筆，真麻醉了全中國的知識階級，把慈禧太后罵得像武則天再世。本來青年有志的人士，看那當局的大官糊塗麻木，把國家弄成要被各國瓜分，莫不十分痛恨，經清議報一天一天的宣傳指責出來，自然同聲贊歎。對於六君子的就義，莫不奉爲忠臣烈士。在下的輿論已歸一致，雖然官廳禁止清議報發行，不料越禁越發達，窮鄉僻壤，都推銷得到；只有北京的后黨，看了無法可想。當時華福等想捕捉唐梁，也不曉國際法上政治犯應當保護的，昧昧然向各國去交涉，要求捉拿，自然到處碰釘子，休想得到。那清議報上益發揚眉吐氣，毫無顧忌。太后曉得了，就要華福等想法子，華福等無可如何，只好想派一箇幹員去私自捕捉或者暗殺。恰好尹宗揚自從上了請太后重行垂簾的摺子，露了臉，三天兩天常常叫起兒，有一天太后召見了他，就說唐梁在外洋蠱惑人心，殊屬可惡。宗揚就奏道：「此等大逆不道的人，總要設法子去拿他來正法纔好！」太后道：「你的話不錯，可有什麼法子？」宗揚道：「只要派幾個幹員到外國去，花幾個

錢，沒有辦不到的。」太后道：「很好！你去和慶匡、華福等商量，派幾個得力的人去辦，總要辦到纔好。」宗揚領了旨下來，就去向慶華二人說了。華福就向宗揚道：「震生，你有靠得住的人麼？」宗揚道：「唐梁是廣東人，這也要廣東人曉得他們的蹤迹，纔好設法。宗揚有一箇門生劉尙謀，也是廣東人，他是辦過闈姓的，家中很有幾個錢，他很能辦事。倘然中堂用着他，他一定肯竭力報效的。」華福道：「靠得住麼？」宗揚道：「那是宗揚肯具保的。」華福道：「你既肯保他，那就可用了。」就向慶匡道：「王爺以爲怎麼樣？」慶匡道：「很好！」華福道：「一個人恐怕不穀，僭們內務府的慶厚甫、慶宏、王爺不是也認得麼？他也能辦事，我想派他們兩個人同去怎麼樣？」慶匡道：「厚甫確是可靠的，中堂既提起，我也很贊成。」華福道：「就作爲定局吧！明兒請了旨，就派他倆去。震生，你去通知貴門生，教他來談談。」宗揚道：「明兒教他來伺候就是了。」第二天，華福上去奏明了太后，派慶宏、劉尙謀兩個人出去專辦唐梁的事。華福又奏明請頒一種密電本，以便秘密通信。太后說道：「這也是緊要的。」就吩咐將這個秘電本注了「虎神」兩箇字，就稱爲虎神秘電本。一本交給華福轉發慶劉二人收藏應用，一本交給慶匡。如有虎神秘電寄來，都由慶匡收譯，會同華福辦理。辦法定了。華福就叫慶劉二人來，交了秘電本，告訴他須十分秘密，應用款項，由上海道撥用。兩人唯唯答應了。說了許多感恩報效的話，他們倆是得意極了，就動身到了上海。其時尹震生雖依然是一個都老爺，並未升官，不過慈眷隆重，氣燄熏天，真是炙手

可熱，他差不多三天兩天有封奏，太后也真當他一個心腹，常常叫起兒，不要說平常的尙書侍郎望塵不及，就是軍機處除了華中堂外，都有點兒畏忌。因爲上頭召見是只有一個人奏對，旁人聽不到的。萬一他不管什麼，說了你幾句壞話，正在太后信任他的時候，真有點兒担不住。那位尹都老爺也真會說，也真敢說，一天尹震生起兒上去，太后問了幾句話，他就說道：「方代勝在小站練兵，聽說練得很好，不過國家對於兵權關係很重，臣想到小站去看看他練的兵，不曉得太后聖意怎麼樣？」尹都老爺這句話，正中太后的心坎，太后以爲方代勝雖然告密很有功，然人家是找過他要來收拾我的，他的心術靠得住靠不住，總不十分放心。又不好露出一點兒意思，使他有自危的心，今天聽了尹宗揚的話，就含笑點點頭道：「很好！你去看看他練的兵，和他談談，回來告訴我。」宗揚領旨下來，他就意氣飛揚，也不通知軍機，回家收拾了幾件行李，坐火車到天津去了。他到了天津，就到直隸總督衙門來見了總督豫福，就告訴他面奉懿旨，要到小站檢閱方安堂所練的軍隊。豫福聽了，知道是奉旨閱兵欽差，自然十分的恭維，趕緊送信到小站，知會了方安堂一面預備了公館，安頓他的行李，當晚筵筵接待，不在話下。那方安堂接到了信息，心中也十分懍懍，就把營中幾個心腹將弁黃士奇、干祥、福馬家璧和幕僚許代盛等招來，開了一個祕密會議。方安堂道：「此次尹都老爺突然的奉旨前來閱兵，華中堂也沒有預先送一個信息來，大約是太后特派的。尹都老爺現在慈眷隆重，我們應當怎麼樣對付？須要商酌妥善方

好。」黃士奇道：「這次的政變，統領的功勞雖然很大，不過上頭總覺還有一層界限。据士奇看來，我們軍隊中的精銳氣象，不要十分表現出來，馬馬呼呼隨便敷衍一下，好在尹都老爺究竟是讀書人，不懂得軍隊中的好歹，不要脫盡了舊軍隊的習氣，免得人家疑心。」干祥福接着道：「黃大哥的話不差！統領現在總是握有軍權的，而且他們新黨會來找過統領，說過許多的話，上頭也許得了些風聞，難免有些疑心。而且也許有妬忌的人造謠言，這回尹都老爺特別奉旨前來，連華中堂也不知道，祥福以爲一面去華中堂那兒探聽一下子，究竟是什麼原因？此間軍隊中統領所發給兵士們的照片，吩咐他們收起來，不要給他看見，免得疑到要結軍心。」安堂微笑道：「你們的話都不錯！」旁邊許代盛笑道：「你們的話很有理，不過據我看來，都用不着。我的主意，只要統領多花幾文，就一了百了。而且反可因此得好處，你們想這位尹都老爺平日的作爲，見了雪白的銀子，就要眉開眼笑，此回只要送他一千兩銀子，他回去不但沒有壞話，一定要說許多好話！我看此一回來，統領反有高升的喜信哩！」安堂呵呵笑道：「大哥的話真不錯！不過一兩千的數目恐怕太輕視了他，我想反正要他歡喜，不如滿其所欲，給他一個從來沒有得着的數目，自然他歡欣而去了。」代盛道：「我看他來也不過想炸你一個醬就是了。」安堂點點頭道：「我們准這樣辦，檢閱的預備，准照二位的主見辦理，大哥你就進京去到華中堂那里去探一個詳細消息，我就到天津去了。」他就匆匆動身到了天津，先去見了豫制軍，請示辦法。豫制軍

就告訴他尹都老爺說是面奉的懿旨，沒有經過軍機處的。安堂聽了，心中揣度了一回，辭退出來，就到尹都老爺公館中來見了面。震生就告訴他說太后心中很惦记閣下的軍隊怎麼樣，叫兄弟來考察一回，將情形詳細回奏。不曉得貴處軍隊能否立地表現？最好請閣下開一節略，以備將來回奏。兄弟向來知道閣下練的軍隊很好，想來一定不差的。最要緊是軍心靠得住，靠不住，這要請閣下指示的。」安堂說道：「代勝受了太后的恩典，天天訓練，總以忠愛爲第一件事。軍士們沒有不感激太后天恩高厚的。兄弟練的兵也不敢說怎麼樣好，只是太后旨意要怎樣，全軍莫不勇往直前。這是代勝可以保證的。至于檢閱的事情，那是天天在訓練，只要閣下什麼時候到，馬上可以檢閱的。敵軍的情形都有奏定的章程，屆時自當檢齊一分送過去，閣下看過了有什麼要問的事，可以隨時指出，以便開具節略答覆。不過兄弟辦理軍務，自問沒有才學，總要請閣下隨時指點訓示。」震生道：「那麼很好！我就明天到小站，後天檢閱便了。」安堂道：「閣下既定明天下去，此地有小火輪，當令他們伺候。營裏的屋子，已叫他們預備好了，明天兄弟就跟着閣下一塊兒去好了。」震生道：「很好！準定如此。」安堂也就起身告辭而去。重又去到制台衙門，見了面，就說：「剛纔去見了尹都老爺，他定了明天下去，後天檢閱。今兒晚上想預備一席，替他洗塵，但是請他到別的地方去是不便的，所以想借大帥這兒一坐，并請大帥作陪。不過太不恭敬，不曉得大帥的意思怎麼樣？」豫福道：「很好！昨兒我請了他一回，今兒本想預備便飯請他來

談談，省得他公館中寂寞。你既要請他，我准作陪就是了。」安堂道：「謝謝大帥成全！」說了幾句話，出來就去預備帖子，分頭送去，并請了天津關道及各局的總辦作陪，當晚尹震生坐了首席，豫制軍坐了次席，震生向來自負甚高，此時意氣飛揚，不可一世。他只跟豫制軍方安堂談了幾句話，其餘關道各總辦，都不放在眼中。飲了幾杯酒，吃了幾樣菜，就不待終席，先行告辭去了。衆人也就各散。等到明天一早，安堂就差營弁稟知震生，小輪已經預備，伺候大人隨時可以動身。震生起身盥洗後，吃了早飯，也就帶着家人等同上小輪。安堂另外坐了一只小輪，一同前往小站而去。一會兒小輪靠了小站碼頭，岸上已有軍樂隊作樂歡迎，并且預備着一乘油綠呢四人大轎，安堂就請震生登岸坐轎，震生轎前有許多護衛兵列隊前導，大轎左右，派有帶着水晶頂的武弁八人扶着轎，安堂騎着馬隨後前進，望見營盤，只聽得幾聲大砲，轎馬如飛而行，震生左顧右盼，只見兩旁一隊隊的兵弁，一聲口令，都立正行劈刀禮，震生平生最喜歡人家恭維，瞧見如此典禮隆重，不覺心花都開了。他轎子如飛的進了營門，他就拍了轎中的扶手板，轎子登時立定停下。他出了轎，就由八個武弁領導着到了講武堂。安堂隨後，請他坐下，送了茶，就請示馬上就閱操或是明天？震生道：「時候尙早，就去看一回吧！」安堂道：「是！」就回頭吩咐隨身武弁，傳令開操！武弁出去後，一會兒就有兩個全身軍裝高等的軍官進來，向着安堂立正行了軍禮，回道：「軍隊已齊集，請大人出去檢閱！」震生坐在屋內，外面絕無人聲，心想軍隊集合在什麼地方？大

約是先行預備的！只見安堂立起來向震生道：「請閣下檢閱！」震生也立起來，依然由武弁領導出了堂。下了階，頓時吃了一驚，只見萬槍雪亮，千旗露紅，炮槍步騎輜工各種軍隊，齊齊整整，周圍排列，寂無聲息。等到震生走到操場中，那當指揮的軍官，一聲口令，幾千人齊齊的行了箇軍禮。安堂就領着震生慢慢的靠着隊伍前面走了一個圈兒，就算檢閱完畢。安堂陪着震生到了預備的安息的屋內，那時候已傍晚了。安堂退了出去，他就將在天津票號蔚豐厚出的銀票兩張，一張是一萬兩，一張是一千兩，拿出，把紅紙封套裝了起來。一千兩的封套上寫着門敬，一萬兩的封套上寫着備賞，就喚隨身的差弁，將門敬的封套，送給尹，那老爺家人周升，那周升接到了，喜出望外，自然去告訴了主人。那震生聽了，想了一想，就點點頭道：「既然是方大人賞的，去謝謝就是了！」周升出來，就到安堂那兒請了一個安，說道：「謝謝大人的賞。」安堂道：「一點兒，算不得什麼！給你們喝杯茶的。」周升又請了安出去。安堂暗笑着，知道不會碰釘子的了，他就出來，走到震生房中，說道：「此地荒僻得很，沒有什麼預備，一切的簡陋不周，只好請原諒！他從靴頁子中取出一萬兩的封套，拿着向震生請了一個安，說道：「一點兒意思，請賞收！」遞了上去。震生接到了一看，封套面上寫着一萬兩，就含笑道：「這太客氣了！不敢當的！」安堂道：「這一點兒實在慚愧得很！將來有什麼差遣一定盡力効勞。」震生也就請了一個安道謝，說道：「還有家人們賞得太重，真太破費了！」安堂道：「這算不了什麼。」震生道：「剛才軍隊們很辛苦，兄

弟想請他們喝杯酒。」安堂道：「不必客氣！隊伍的操練是應當的。」震生道：「兄弟來了，總想留一個紀念。」安堂道：「閣下既然如此厚意，兄弟去辦理就是了！」就喊一聲來教傳一個武弁進來。安堂吩咐道：「尹大人有賞號二千元，到庶務處去領教他們隊伍自行分配。你吩咐了，叫營官們進來謝謝尹大人。」那武弁就向震生立正，行了一個禮，退出去宣布了。一會兒許多營官遞了職名，向震生行過軍禮退出去了。震生向安堂道：「貴軍隊真整齊嚴肅，剛才在操場集合時，兄弟在室內一點兒不聽見喧嘩的聲音，真可佩服！兄弟回去面奏，最好教閣下添募擴充，將來練成對外的好軍隊，實是與國家有益的！」安堂道：「這是閣下的偏愛，不過練兵容易，籌餉困難，只要籌定了確實的餉，不必兄弟能練的人也很多呢！」震生道：「籌餉雖難，得人尤不易吧！剛才的賞號，明天送過來。」安堂道：「這不必客氣，向來制軍們來看操，所有賞號都是兄弟預備的。」震生道：「只是太破費了！」談了一會兒，外面已開飯了，那席上看饌豐美，器皿精良，自不必說。吃完饭，震生宿了一晚，第二天拿了各種練兵章程，匆匆到津回京去了。正是：「衣狗朝中呈變幻，社狐穴內炫威權。」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五十四回

保皇黨草檄驅密使。

漢中府外簡失天恩。

却說尹震生從小站閱兵後，回了北京，就遞摺復命。太后叫他上來，聽他回奏，他說方代勝練的兵確是整齊，方代勝這個人確是有才能辦事，據臣看他很有忠心，請太后慢慢的察看。太后聽了點點頭，也沒有什麼吩咐，就叫他下去。尹震生就磕了頭下來。那軍機處幾位大臣，看見尹都老爺聖眷隆重，大家側目而視，不在話下。却說捕捉唐梁的密使慶宏劉尙謀，已由上海到了日本東京，尙謀找個同鄉友人麥小聃，替他們找了一個旅館，安置行李後，就去見了公使柴韻甫，說明所奉的密旨，要拏捉唐梁。韻甫聽了說道：「兄弟接了上海道的電報，本來要來迎接的，因為二位致意不要張揚，所以失禮得狠。兄弟迭次接到軍機處總署的密電，也刻刻在想法子，不過各國對於政治犯均要照着國際公法保護的，政府當時不趁他們倆在北京時候拿住懲辦，現在唐猷輝已不在此地，到了南洋英屬的殖民地去了，梁超如確在此地，他辦了一箇清議報，天天跟老佛爺倒蛋，我們看了都是怒髮衝冠，但是沒有法子。二位來了，恐怕也難辦。」劉仲咨道：「此地離中國海路很近，我們能否想法子把他們騙到使館中，偷偷

的解往上海呢？」韻甫搖搖頭道：「萬做不到！二位想也知道廣東的革命黨孫一仙不是由龔欽差曾經騙到使館，後來給英國政府知道了，因為在他國內捕捉犯人，犯了他們國家的法律，幾乎鬧起大交涉來。公使館雖有治外法權，不能派人去搜查，然英政府派了許多警察把使館圍起來，勒令他交出來。龔公使只好乖乖的把孫一仙交出，一場沒結果。各國都譏諷我們中國不懂公法，終究辦不動，兄弟決不敢擔這個責任。」慶厚甫道：「公使的話不錯，不過除了死法還有活法，我們何妨花幾個錢買幾個流氓去辦他呢？」韻甫道：「這也狠不容易，此間警察辦得狠嚴密，現在日本政府中狠有幾個大臣對他們表同情，所以他們居住的地方，集會的時間，都暗派着警察保護他們，隨便出來，那便衣的暗探都跟隨着，而且使館裏的人和使館往來的人，沒有不經過秘密調查，今天二位的來使館，大約有人已經曉得了。二位請看，明天的新聞紙上，少不得要宣布了詳細的內容，等到新聞紙上一宣布，二位也狠要留神，恐怕要發生危險！不比吾們國中大家都是馬馬呼呼的。這也要請二位注意的！」慶劉二人聽了，不覺面容失色，相視了一會，說道：「這可怎麼好呢？隨即閑談了幾句，辭了出來，回到客寓中，二人相對無法可施。到了次日午前，那公使館中來了一位繙譯，手中帶了幾張新聞紙，見了慶劉二人說道：「消息不佳，果然被公使料着，二位的消息都宣布了。」二人吃了一驚，那繙譯把手中新聞紙展開，指着一行道：「各報都登上了！」劉仲咨接了報一看，中間漢文日文夾雜，不能明白讀下去，不過大字的題目，却都

是漢文，上寫着「中國捕捉唐梁專使抵京一行」其餘小字讀不下去，就問繙譯道：「兄弟不懂東文，他說的是什麼？」繙譯道：「他說二位的來京，是奉密旨來捕捉唐梁的，昨天上午到了東京，下午就去了公使。結末說，中國大員向不甚明白公法，不要又鬧出倫敦孫一仙的笑話，好在我國警政嚴密，想來決無意外，然亦不可不留意一二。他說的大致如此。」二人聽了，狠吃驚道：「我們到公使館，怎麼他們就知道呢？」繙譯微笑道：「他們新聞的訪事，真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不要說是二位來拜訪公使，那很容易知道的，就是二位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他們沒有不知道的。所以昨天公使請二位留神，就是這個意思。」那二人聽了，也有些半疑半信的樣子，那繙譯接着說道：「柴公使今天晚上在風月堂請二位便飯，叫兄弟先來通知一聲。旁晚他自己來邀二位同往。」慶劉二人聽了，說道：「不敢當！柴大人太客氣了！兄弟們准定在寓恭候。」那繙譯就告辭走了。他們回到房中，劉仲咨低低的說道：「這個差將來怎麼樣去銷呢？」慶厚甫道：「是的！我們升官發財的機會怕要落空了呢！」仲咨道：「我們也不要太失望，事在人爲，我們住下去再說。」厚甫道：「我看對外走不通，還是對內用點功夫罷！我想明天先發一個密電報告一下，已經到了東京，你看柴公使一點兒不使勁，我們來的意思跟昨天到公使館，那新聞紙上的消息，誰曉得？不就是他去送的呢！或者他要居功，把僭們嚇回去，也未可知。你可以打一個私電給貴老師，說柴公使不但不幫忙，而且有恐嚇僭們的意思，先埋一個根，將來僭們也有箇退步。」

你以爲何如？」仲咨道：「好是很好，不過這密電統由慶邸過手，恐怕太着痕迹。」厚甫道：「我臨走時知道慶邸曾經面奏過，說他年老眼花，對於外國電碼常攪不清，可否派尹某人幫同繙譯。老佛爺說也好。此時想已實行了。你打給貴老師的私電，自然不會給他知道了。」仲咨道：「我是先動身所以不知道這個消息，既然老夫子擔任了繙譯，什麼話都可說了。僭們等吃了飯回來，就照老哥的主意擬稿便了。」他們都欣欣然。不多一會兒，果然柴公使坐了馬車來了，二人請他進來坐定。慶厚甫道：「公使昨兒的話真不錯！到底在外辦了多年外交，見多識廣，以後要常常賜教纔好。」韻甫道：「這也算不了什麼，到了此地時候多一點，些微曉得些人情風俗罷了。以後隨便有什麼事，只要告訴兄弟，沒有不盡力的。」仲咨道：「公使昨天既然告訴我們要留神，我看此處不狠謹慎，此夕只可談風月吧！」韻甫呵呵笑道：「足見老哥聖明！今天所以請二位到風月堂中去談談風月哩！」三個人隨意談了些閑話，韻甫立起來身道：「是時候了！僭們走罷！」慶劉二人換了一件衣服，旅館中已預備了馬車，三人坐了車，都往風月堂而去。一會兒馬車停在風月堂的門前，三人下車入內，慶劉一看這箇飯舖不很闊大，進門就是一座樓梯，上了樓，只有一間大飯廳，約有一二十的座兒，旁邊有兩三個雅座，柴韻甫踏到樓中間，只見先來到的繙譯迎出來，引進了一個雅座裏。地面很窄小，裏邊有三位中國人，公使介紹了。原來是使館中的參贊隨員。彼此招呼坐下。韻甫道：「不恭得很！此地的地方很小。」旁邊翻譯道：「這個飯館雖

小却很有名的。此間凡有招待歐美大賓的大宴會，所用西餐，都是此地承辦的。西式菜是東京著名第一。許多大臣貴族，早晚都在此地用飯。不是預定坐兒，臨時是找不着坐地的。」厚甫道：「爲什麼這樣的名貴？」繙譯道：「此地的老板，曾因研究法國的點心做法，他親自到法國巴黎去學了十餘年纔回來，開這個店。這「風月堂」三個字，還是伊藤公寫的呢！」仲咨道：「日本人爲了吃西菜，也去法國留學，真也是小題大做了！」旁邊一位參贊道：「這也是日本人不可及的好處。無論什麼事，都肯認真去學，不比我們中國人馬馬呼呼。」厚甫微笑道：「當灶的也要留學，未免太費事了！」仲咨道：「他要學我們中國菜，不講別處，就是敝處廣東的菜，恐怕也不容易呢。」大家笑談了一會，韻甫就請他們入了席，果然各種菜十分精美，就是牛排旁邊的一段烤番薯，顏色碧綠，脫離了番薯的色味，香甜可口，不曉得怎麼弄的。各人嘖嘖稱贊。臨末開了香賓酒，各飲了散席。客人告辭，韻甫等也回了使館。那慶劉二人同車回寓坐定，由下女送上茶來，原來這個旅館雖是日式，裏頭房間也有西式的，他們住的是西式，都是銅床沙發，不過伺候的却是有些姿色的妙齡女子。麥小聃是在東京經商的，知道他們賽過是秘密的欽差，十分巴結，先和旅館的老板商量，伺候的下女，要能設懂得中國話的，那旅館老闆就找了兩個下女，一個叫雪枝，一個叫花子，曾在北京東交民巷筑紫辦館中當過下女，等到慶劉二人到了，老闆就叫他倆去伺候。慶劉二人聽了一口的北京話，甚爲快活。這回從風月堂回來，花子雪枝手中沏了兩

杯茶送來，又拿着兩枝雪茄分遞了兩人，各將火柴劃了，替二人點着。慶劉看着，只是滿臉的笑容。雪枝花子隨即含笑着說道：「兩位要不要洗澡？」厚甫道：「是不是日本式的澡堂子？」雪枝道：「是的。」厚甫道：「我久已聞名，日本的洗澡是別有風味的。仲咨我們去試一試。」二人就拿着浴衣，走到了浴池門口，推開了一扇白板的矮門，中間水氣氤氳團結，只見這一個浴池占地很寬大，池沿上坐着幾個裸體的女子，浴池中有雪白的幾團浮在水中，水面上漂着黑漆似的海草，隨波浮蕩。二人看見了，吃了一驚，連忙退了出來，好像犯了罪的逃犯，滿面通紅，回到房中。那雪枝花子看見了，很詫異的問道：「什麼事？難道一會兒已洗好了？」那厚甫吶吶說道：「不行，不行！」裏面都是娘兒們，怎麼好進去呢？」雪枝笑道：「我們此地是不拘的，儘管一塊兒洗，他們想都是我們的同事，我來送二位去。」就替他拏了浴衣，領着他們到浴室裏來，浴室裏那些女子看見了雪枝等，都笑着噤噓說了一陣，只聽得雪枝跟他們說了幾句話，都匆匆的揩了身體，披了浴衣，推門出去。一會兒浴池中沒有一人。雪枝花子就叫他們脫了衣服，跳入池中，洗了一會兒，他們回到房中，彼此說笑了一回，就上床睡了。到了次日，二人起來了，仲咨道：「昨兒晚上本來要擬一個電報發出去，不料洗了一個澡，竟混忘了。我們趁這個清閑的時候，先辦好了怎麼樣？」厚甫道：「不錯，這是公事，該辦的請你主稿吧！」仲咨道：「還是請老哥動筆，兄弟參酌就是了。」厚甫道：「你不要客氣，誰辦都是一樣，況且你是太史公，字眼兒上比我強得多。請

你動手吧！」仲咨又謙遜了一回，厚甫就把筆硯推到仲咨身邊說道：「你太拘了！我是很爽快的。你就照昨兒僭們的主見寫出來就是了。不要耽誤功夫！回頭怕有人來。」仲咨只得取了紙筆道：「如此請老哥吩咐，讓兄弟謔起來。」厚甫道：「我想開頭只說已到日本，如何辦法，已與公使商量，據他說這件事照萬國公法是不能正式交涉的，現在想去訪求熟悉公法的人，細細研究，有什麼辦法。一面雇覓私人偵探去探聽詳細情形，再想法子。不過各項費用是要預備的。可否請電上海道撥匯數萬金，以資應付。是否可行？請鈞裁示知！大略如此，請你斟酌擬稿便了。」仲咨道：「老哥的公事文章真了不得！簡明周到，兄弟是萬萬趕不上的。」厚甫道：「太史公又來笑話我了！我是說個大略，請你斟酌。」仲咨就照着他的話，拼湊了幾句文言，就脫了稿，給厚甫看了。可憐厚甫說的還能明白，教他看寫的就爲難了，他勉強的看了一遍，就滿口贊道：「很妥。」就在電稿的後面寫上一個行字，掏出一個牙章印了一下。仲咨也照樣畫行蓋章。收起來，說道：「那給敝老夫子的怎麼說？」厚甫道：「那由你去寫好了！」仲咨道：「不成，這也是公事，不是兄弟的私事，還是要老哥出主意的。」厚甫道：「你也太謙了！據我看，跟才剛的大同小異，不過中間將公使的態度加進去幾句，撥經費這句話，加上幾句，說事情很難辦，恐怕要多花幾文，請貴老師從中幫助幾句便了。這就是我的對外走不通，對內用點功夫的宗旨。」接着呵呵一笑。仲咨也含笑的匆匆起了一張稿，遞給厚甫看了，厚甫點點頭，看到電尾，仍是二人具名。便道：「這

個不妥，只好你一人具名。貴老師纔不會起疑的。」仲咨道：「老夫子決不會多心的。」厚甫一定不肯，仲咨只好一人具名，定了稿，兩人就取出密電本子，慢慢的繙成電碼，收了原稿，把電碼裝入封套，教帶來的家人送到公使館速發去了。剛辦完了事，幾個在東京的朋友，都是商界的，雇了馬車，請他們去遊玩。所有上野公園、淺草公園逛了一回，隨到銀座街百貨商店裏去看看，直到黃昏後吃了飯纔回。到旅館，到了房中，只見桌子上許多信件，二人各自將給他的分着取看。忽然中間有橫濱來的一封信，給他們二人的，仲咨抽出一看，只見信上寫着：

厚甫先生：昨聞二位奉西后之命來東，欲捕捉唐梁，以達廢立之目的。以二位之鄙陋，於萬國公法例應保護，固所不知，加以日本國中警察森嚴，汝等陰險之手段，決亦不能一逞。唐梁二先生安若泰山，本可付之一笑，惟我等求學之地，皆我國忠義會萃之區，斷不容奸邪小賊，插足其間。今由同人議決，限汝等于三日內離開東京，如不聽從，將以白刃黑丸享君等于五步之內，勿貽後悔！其細思之！保皇黨同人公啓。

仲咨看了，啊喲一聲道：「不好！厚甫就接來一看，看完了說道：「這種無聊的恫嚇信，算不了什麼！」仲咨道：「僭們也不可大意的，近來反對老佛爺的是保皇黨，又有一班更激烈的叫做革命黨，他們是反對大清國的，他們是炸彈手槍不離手的，老哥不要大意。我們犯不上跟他們無聊的去幹上。老哥

你以爲如何？」厚甫聽了，臉上呆呆的道：「你的話也不錯！但是怎麼樣呢？還是跟使館裏的人去商量，還是跟今天來的幾個朋友斟酌想法子呢？」仲咨道：「兄弟以爲跟他們商量也是無益，使館裏人總有點醋勁兒，他們也許加倍的嚇我們一下，他們明擺着要轟掉僧們，至於朋友也沒有什麼好法子，也許他們也和這班的人來往。」厚甫道：「怎麼辦呢？」仲咨道：「我們不如聲色不動，只當沒有這封信，明兒只說要到各處去遊歷一下，借着名兒，先到日光箱根等名勝地方去逛一下，離開東京，慢慢的等等機會再說。何如？」厚甫道：「好極了！你的辦法不錯！不過僧們總要一個翻譯纔好！不然變成兩個啞吧，狠不是味兒。」仲咨道：「去使館裏找一個人好不好？」厚甫道：「不妥！找了他們那兒的人，僧們的事他們整箇兒知道了，我有一個法子，你想想行不行？」仲咨道：「什麼？」厚甫道：「就是此地的兩個下女，不是狠能說北京話麼？」仲咨道：「好是狠好，不過此地行麼？僧們去找麥小聰來商議再定。」他們就打了一個電話給麥小聰，叫他就來。一會兒小聰來了，仲咨就把要帶兩個下女出去遊覽的事說明，小聰聽了微笑道：「這狠容易。」他就匆匆的找了旅館的老板，辦好了交涉，厚甫等好在花的是公家的錢，落得做一個揮霍的闊人。他們就帶着下女各處去逛了。其時北京尹震生正在聲勢赫赫，翻譯密電的責任，又經奏明叫他辦理，他更氣燄熏炙，不可一世。他自擔任了翻譯密電的職務，他就向電報局取了許多發電紙，所有他的私電，都用了官電名目發出，以至他的兄弟在四川候補的，及他的家

鄉親友有需要通信的，他都用一等官電發出。原來一等官電都是電局中記賬的，到了年底報告總理衙門核銷。那年總署中接到了電局的報銷賬單，內中由虎臣密電名義發的電，數目甚多，恰碰着管理稽核的是浙江余篠雄侍郎，這個人是黃叔蘭通政的親家，自從戊戌政變以後，叔蘭的兒子黃仲濤牽涉在內，尹震生素來跟他們不合式，曾經奏參封禁強學會，那黃仲濤也在其內。余侍郎心中未免總有些介蒂。加以近來震生氣燄日張，有幾位軍機大臣王武揆等心中很不痛快，余侍郎聽了幾位同鄉的意思，都想乘機推翻他。恰好接了電局的報銷冊，中間有四川常州的虎臣密電，余侍郎明知是尹都老爺措油，倘然有交情的也就不題了，現在正想找錯兒，來得正好。他就故作不知，拏了報銷冊，自己去面告慶匡，說道：「虎臣密電的經費，電局來請核銷，不過他開列所發的電，何以有四川常州等處，是否王爺所發？可否請王爺將發電底簿交下一查？以免電局蒙混！」那慶匡聽了，便道：「這狠詫異！虎臣密電本發出去的，不過南京上海廣東兩三處，那里有發到四川去的理？況且常州是個小地方，尤其沒有發電的理。難道是電局胡開的麼？」余侍郎道：「電局的報銷冊，決不敢亂來的，況且這個密電本關依重大，曉得的狠少，就是本衙門也還沒有這電本，恐怕王爺一時忘了。應否細細的查一下，萬一洩漏機密，責任是狠重的。」慶匡道：「不差！狠有關係！但是決沒有發過電，不至於忘記的。」余侍郎看他還沒有想到，就說道：「不要是王爺要發別的電時，經手的弄錯了，把這個密電發出去了。」慶匡道：「不會的！」

這個電本是藏在我秘密箱中，總要等用的時候纔取出來，只有尹都老爺幫着我繙寫，府中的人一個都不曉得的。」余侍郎道：「尹都老爺不是上頭交派叫他翻譯的麼？」慶匡道：「是我奏明請他幫忙的。」余侍郎假作恍然大悟的道：「那是不錯的了！尹都老爺不是常州人麼？他的兄弟不是在四川候補的麼？大約是他借着這個電本發的私電，那就不必研究了。好是在自己人，決不至于洩漏的了。」慶匡聽了，不覺怫然道：「這是什麼話？他的私電怎麼可以用官電發！尤其這個電本是上頭交下來的，十分秘密，他真太荒唐了！我知道了，以後就不用他來譯翻便了，你也不用說出去。」余侍郎道：「當然不說，因為恐有別的關係，所以回明。現在明白了，那就不必再題了。」余侍郎退下來，心中暗暗歡喜，那時尹震生毫不知道，不過到慶匡府中去常常擋駕，也沒有叫去譯電，心中疑惑。但正在得意時候，也不放在心上。恰好有一天宮門抄上寫着江蘇巡撫着陸傳霖署理，原來陸傳霖做個陝西巡撫，他是州縣出身，是華中堂的至好。不多幾日，就到京請安。召見以後，他就住在後孫公園寓中。他資格很老，對於江蘇京官，不甚注意，況且龔師傅出了京，江蘇也沒有握大權的人，所以來了五六天，也沒功夫拜望江蘇京官。尹震生他建了垂簾的大功，慈眷隆重，外省的撫藩不放在眼中，他自以為江蘇撫台到京當先來拜會，不料等了五六天，連名片也沒有來，那天江蘇同鄉京官正出了一箇單子，約期公請他，那也是照例的。請他一下，以便將來各人處送別敬送團拜費，正是窮京官的習慣。他的來不來拜會也不在心上。不

料震生正在詫異，他不來登門拜訪，我們同鄉倒先去請他，已覺不大願意。他一天套了車徑到後孫公園去拜他，他到了陸中丞寓中門口，家人投了名片，那班中丞的門公，向來架子大，接了名片，就出來說道：「擋駕！大人出門了。」正欲回身進去，那震生厲聲說道：「你回來，我告訴你，我不是那一班的窮京官，來拜你們大人，想要些別敬的。我是有上頭的交派，來吩咐你們大人的。你不要發糊塗。」那門公聽了，嚇一跳，連忙傍着車沿請了一個安，回道：「請大人不用生氣，是小的糊塗，實在是大人出門去了。回來就過去請安聽吩咐。」震生一聲兒不言語，他的車子就回去了。到家不多一會兒，門上就來回陸大人請安謝步拜會。震生叫請了進來，慢慢兒換了衣冠，到客廳裏見了面，陸中丞就說道：「剛才兄弟出了門，失迎得很！家人們糊塗，請原諒！」震生道：「中丞到京來，自然很忙，本來不敢冒瀆。因為前幾天老佛爺交代幾句話，叫兄弟轉述給中丞，所以來請見。」陸中丞馬上就站起來謝道：「兄弟不知道，得罪得很！上頭有什麼交派？儘可叫管家來通知一聲，兄弟理應前來聽命，反而勞駕，得罪得很！現在就請吩咐便了！」震生也站起來，正色說道：「前天召見，題起派員去日本捕捉唐梁這件事，重大得很。上頭吩咐，以後上海道等處如有密電，請中丞徑寄到兄弟處，由兄弟轉呈。」陸中丞道：「是是！」隨聽震生沒有他話，方纔坐下。說了無數恭維的話，坐了一回，告辭而去。那陸中丞回到寓中，心中暗想，我做到了巡撫，就是王爺軍機見了面也很客氣，他對我這種樣子，殊屬可惡！不過聽說老佛爺因他有些功勞，確是

很相信他，他的地位很高，不過他交派的這件事，很是奇怪，聽說虎臣密電是交給慶華兩個人辦理的，所有消息自然由他們兩個人進呈，怎麼教我交給他？難道不相信他們兩人麼？這是萬不會的。明天我探探信再說，倘然真的，也要告訴華中堂留點兒神，不要教小鬼跌了金剛。到了明天，他到華中堂府中，見了面，就說道：「昨兒有一件事，要向中堂請請示，就是尹震生尹都老爺叫我去吩咐道：上頭交派以後上海日本等處有虎臣的密電，統統交給他轉呈上去，很覺着詫異。當時只好答應了。回來想到，這個密電，聽說由中堂和王爺經手，爲什麼要由他轉呈？實在莫名其妙！所以來請請示。」華中堂道：「沒有的事！密電往來，王爺總送來閱過再辦，老佛爺有什麼辦法，總吩咐我們兩個人，他又在那兒……」華中堂說到了「那兒」兩個字，忽然沈吟了一下道：「不過這位都老爺近日常有起兒，說不定老佛爺有沒有什麼面諭，等明兒上去探探信再說。前天王爺告訴我，他的私電借着虎臣密本的名兒亂發一等官電，這個人很靠不住。你不要露出一點兒消息。今天王龍老也在說他很可怕，龍老是多麼圓到謹慎的，他說到『可怕』兩個字，這位的飛揚意氣，一定他很看穀的了。你再聽我的信兒吧！」隔了一天，華中堂軍機起兒上去，太后題及上海等處捉拏唐梁的事有沒有消息，華中堂就乘機奏道：「這件事奴才很焦急，近來常有密電到來，進呈聖覽，不過奴才差使繁多，慶匡事情也忙，辦理不能迅速，繙譯電碼又不便假手他人。奴才跟慶匡商量，可否請太后另派一個人專司此事纔好？」太后道：「一時想

不出靠得住的人。慶匡曾經奏過，叫尹宗揚幫幫忙，現在怎麼樣了？」華中堂道：「前兒慶匡跟奴才說：『看見電報局報銷冊有許多不相干的電報，都是用虎臣名義發出去的。慶匡查了一查，原來是尹宗揚的私電，所以慶匡恐怕洩漏密本，不敢教他去經手了。現在請太后的旨意，或則專責尹宗揚辦理，他責任所在，也許不至亂來。』」太皇道：「那有這個辦法！這個人我看他尚有胆子，給了一點面子，他就亂來，還好用廢！」華中堂道：「昨兒江蘇巡撫陸傳霖說，尹宗揚親自告訴他，說是奉太后懿旨，以後上海等處的虎臣密電，統交尹宗揚轉呈，奴才不曉得太后曾經面諭過沒有？」太后聽了，登時變色道：「沒有這個事！這還了得！應當辦的！」華中堂磕頭奏道：「請太后息怒！他總算有點兒勞績，請太后開恩保全，好在他京察到班，將來給他一個府道出去，閱歷一下子也好。」太后點點頭，就問道：「這兩天有什麼府道缺？」華中堂奏道：「現在廣西思恩府知府，陝西漢中府知府，正在奏請簡放。」太后道：「思恩府聽說苦得很，他總算出了一些力，教他漢中府去吧！告訴那兒的督撫，好好的管束管束他！」華中堂領旨下來，發表了陝西漢中府知府着尹宗揚補授。正是青天裏下了一個霹靂。尹震生得了這個消息，啞然若喪，從此君門萬里，再不能瞻仰天顏了。正是：「秘使蓬萊留笑史，狹途螳雀逞陰謀。」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二十八卷

第五十五回

沈北山聯登高甲第，

米筱亭悔結錯姻緣。

話說尹震生自從太后垂簾立了大功後，不到一年，竟外任爲陝西漢中府知府，這是因他的意氣飛揚，受了政府中的忌視，所以找個碴兒就轟出去了。他的政見如何且不必論他。至于他的性質，却是爽直，遇事敢作敢爲，比當時一班要人唯唯諾諾，不負責任的不同。所以北京官場就容不得他了。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他當時不遭政府的排擠，乘着太后的慈眷，一定飛騰上去，或做了軍機大臣，也說不定。不過後來庚子拳匪起事，他也決不能違反太后的意思，也許和剛毅、啓秀、英年、徐承煜等得一樣的結果，也說不定。所以他的不得意，也未始非他的心術不是陰險一派。所以避免了殺身之禍。他領憑赴任後，不料他的同鄉又出了一個人物，叫做沈北山，單名鵬，曾有一部小說叫做轟天，敘述他的事迹。不過其中情節很多舛錯，描寫也多過甚，作者與他是總角之交，他的一生歷史，都在眼中，所以將轟

天雷中所載失實的事跡，一一改削，自問可作北山的行述。聞言少敘，且說北山生小聰明，其父詠樓先生，曾于李文忠在上海和李秀成作戰時參贊幕府，他才華卓犖，性情高傲，所以僅僅得了一個銅山縣訓導。他不求聞達，做了訓導幾年，等到北山五歲時，他就死了。這種狷介的儒者，那裏有錢，身故之後，一貧如洗，他的長子小樓，也是有才無命，青年早歿。剩了次子蔭鶴，和北山兄弟相依爲命。北山跟着兄長讀書，到了十五歲，就考取了秀才。他在考場中認得了莊仲玉，兩人意氣相投，仲玉就請他到家教授仲玉的兄弟美叔。過了一年多，一天仲玉和他說道：「你的天分很聰明，你的景況却甚窘，在家鄉是沒有機會可以發展的，現在同鄉龔師傅管理國子監事務，在南學招集各省有才學的人入內肄習，我想你不如進京去，一來求學問，二來等機會，你看怎麼樣？」北山道：「這是再好沒有，但是我囊無半分，如何可以成行？」仲玉那時家中財政不能與聞，也沒有錢，因向他說道：「我雖是沒有錢，但歷年考書院得的膏火獎賞錢，以及從小得來的尊長壓歲錢，約有二百元，我來送給你吧！」北山接了，很感激的，就收拾進京到了北京，同鄉等見他雖是寒士，然有志向上，天分又很聰明，不多時考進了南學，刻苦用功，時在光緒中年，龔潘二尚書提倡實學，公羊說文盛行一時，又有黎石農等研究西北地理，各種考據之學，風起雲湧，北山也順着潮流，孜孜求學，他在南學中很有名。龔尚書也因同鄉關係，時加青目，後來祖師成也到了南學，他本來在江陰南菁書院肄業，這書院是黃叔蘭王憶莪歷任學台所創辦，所請的院長

黃元同等都是經師人師，很有名望的，師成從南菁到了南學，他學問優良，才具開展，都中名士無不往來，聲氣日廣，不多時黎石農請他到順天學政任內閱卷去了。那北山是不會標榜的，依然在南學中苦苦用功，所以龔尚書暗中器重他。不過覺他學行很好，却不能在政治中發展。有一天龔弓夫遇着了莊仲玉，笑道：「北山怎麼好？昨天國子監南學裏當差的人來說：前天晚上大雪，早起他們起來開門，看見門外一個人睡在階上，嚇了一跳。仔細一看，原來是沈老爺，連忙去扶他起來，凍得不成樣子，替他灌了些姜湯，又給他喝了點白乾兒，纔醒過來了。問他爲什麼睡在門外？他說是叫不開門，就在地上了。其實多叫幾回，也沒有不來開的。這個管門的恐怕北山來告訴，所以先來說明。當時我把他申斥了幾句。實在北山也太糊塗了，爲什麼不早點兒回去呢？」仲玉聽了，笑道：「虧得北山平日的品行可信，不然都要疑心他的。二來虧得他的身體吃得住。回頭我去瞧瞧他去！」弓夫道：「不是他，大家一定要疑心幹了不好的事纔回去得晚。」仲玉道：「可不是！那個當差的也不用怪他，也許北山沒有去叫門就睡在那兒的，他常說一個人要歷練得吃苦纔好，要象臥冰的王祥，嚙雪的蘇武，纔算是大丈夫，他許是獸性發作，要練成忠孝的筋骨呢！」弓夫笑道：「不要沒有做成忠臣孝子，先送了一條命，纔不上算呢！轉瞬到了癸巳秋試，北山同師成都由國子監錄送入闈，三場完畢，果然文章有價，師成中了南元，北山也中了經魁，龔師傅狠勉勵他們好好用功，又把師成請來住在南院讀書。北山依然住在南學，等候明年

春闈。光陰迅速，到了春闈，他兩人入闈考試，等到發榜，二人果然都中了。大家歡喜。不料等到殿試，北山考了二甲，師成考了三甲，照例三甲進士，很難望得翰林，除非朝考考了一等，方可望庶常。那北山的小楷本來端整，那庶常可算穩了。那師成是自負必得翰林的，不料考了三甲，希望很少。正在書房中一個人咳聲嘆氣，忽然有人推了風門進來。師成一看，原來是弓夫，對着他道：「你不用灰心，我也是三甲翰林。不過看如夫人洗足的對聯是免不了的了。」師成愕然不解。弓夫笑道：「曾文正公他也是三甲翰林，一天他在幕府中閑談，文正素喜談諧，其時四川李芋仙新娶了一位姨太太，文正就說道，有一個聯句，請你對來，就是『看如夫人洗足』六個字，芋仙想了一想，就呵呵的笑着道：『有是有一個絕對，只是不好說出來。』文正道：『臨文不諱，就是罵我也不要緊，只要對得好。』芋仙道：『這一定要老師寬恕纔敢說。』文正道：『快說！』芋仙道：『就是「賜同進士出身。」』文正拈着髯呵呵笑道：『真好實在好！這有什麼要緊！況且三甲進士，也不是只我一人。』後來芋仙落拓在上海時，和天南馮叟王紫銓縷馨仙史蔡父康等人說道：『就爲這副絕對，送掉了他一世的功名。』其實文正公的度量那有什麼芥蒂。芋仙不見用于文正，大約因他放蕩不羈，只能做一個名士，決不能用之于政治罷了。」師成聽了，也是一嘆。弓夫道：「你預備朝考的功夫怎麼樣？」師成道：「我的字決定寫不好的了，有什麼法？」弓夫道：「你的詩文功夫是不差的，我前天看乾隆的御製詩，有燈右觀書一個題目，這種詩題狠熟，而實在

狠生，倘然知道出在高宗的御製詩上，可不是全場的冠軍麼？我看你照這樣的熟而生的詩題預備他幾首詩，倘然預備着了，朝考一等，就有希望了。」師成心中暗喜，明知弓夫是受了叔祖之命來送一個消息，因爲近來皇上所出的考試題，都是向師傅要的，此次朝考詩題，龔師傅已擬定了「燈右觀書」，但是他謹慎得狠，教弓夫向師成不着痕迹的露一點消息給他，那師成也狠聰明的，曉得狠有道理，只知道是那一個韻。他就擬成兩首試帖詩，一用「燈」字，一用「書」字爲韻，全體雙拾，都是頌聖的。等到臨場看了題目，果然是這個詩題，以書字爲韻，師成自然高興極了。他的文筆也還不差，他就作了兩篇論疏，都用駢體文格調，詩就不用做了，一揮而就。等到第二天閱卷大臣進去，通場中曉得詩題在高宗御製詩中的，只有他一卷，而且論疏都是駢體，足見飽學多才，因小楮不甚好，不能第一，也還取在前三名。江蘇人中已是首選，引見下來，他和北山都用了庶吉士，自然皇皇的太史公了。後來有一天北山到他書房中向書桌上隨手亂翻，只見書中夾着一首「燈右觀書」的試帖詩，北山狠詫異，就問道：「我們朝考詩題，是得的書字韻，你爲什麼又做燈字韻的詩呢？」師成聽了，臉上不覺微紅道：「北山你又來亂翻人家的書了！這是我考畢了，因這個題目狠好，「燈」字韻中有幾個字，押了他可成好句子，昨天所以又做了一首，你看怎麼樣？」北山道：「你既然知道出處，隨使用什麼韻，那有不好的呢？不過你真有閑功夫，還去做這首詩，我真佩服極了！」北山出來，遇見了莊仲玉，就說師成真高興，他拏朝考詩題換了

韻再做一首。仲玉聽了，想了一想道：「你在他的什麼地方看見的？你問過他是什麼時候做的麼？」北山道：「在他書房中，他說昨天作的。」仲玉呵呵笑道：「你真太老實了！你信他的話麼？」他朝考過了，天天在城外逛，今天纔回書房，那來閑功夫！這首是朝考前作的，一定他因不知道得那一個韻，所以把「燈書」二個韻都作了，這「燈」韻是沒有用着的，所以留在書中。你真傻子！他點了翰林，還去作朝考的詩麼？要是你或者肯僂，他是決不會這樣子傻的！」北山想了一會兒纔恍然道：「你的話不差！考的時候，我問他詩題有出處沒有？他說不知道。他還說記得好像范文正或許是司馬溫公，我們記不清楚，就不用去提他吧！照你的話，他明明是先知道了，他就告訴我也不要緊，也搶不了他的什麼去。他真可惡！」仲玉道：「你那知道世道人心的狀態，你以後留點兒神就是了！」北山點點頭說道：「只有你是真心。」仲玉笑了笑，就散了。北山自從引見之後，得了翰林院庶吉士，等到翰林院派的大教習小教習都發表了，原來翰林院的舊例，凡新科的庶吉士，由特旨派大學士或尚書一人教習，俗呼大教習。再由本院派科分較深的翰林數人，充當分教習，俗呼小教習。照例定期作一兩篇詩賦。北山應過了教習的課試，就請了假要回家去祭祖省墓。他臨走的時候，許多同鄉替他餞行，席間龔弓夫道：「去年我替他做媒，定了劉宅的婚事，他的丈人劉韻士是在直隸候補，他的伯岳雅邠世叔是在家叔祖處教過書的，因看見北山品學兼優，所以替他姪女結了這個婚事，不料前幾天劉小姐染了白喉，奄然逝去，北山

曉得了，非常淒惻，劉家托我向北山說將來要請北山運柩回去安葬也算劉小姐一生的結束北山也答應了。不過北山年紀也到時候了，將來總要訂親纔好。」莊仲王道：「我聽得劉小姐性質淑慎，且通文墨，本來玉堂歸娶，何等風雅榮華，此次發生意外，真是北山的「不幸了！」弓夫道：「這也是劉小姐沒有福氣！」北山黯然道：「自分一生孤苦，虧得龔老夫子提拔，得了一點兒進身之階，究竟福薄災生，累及了劉家小姐，至于續訂的事，現在也不忍提及呢。」弓夫道：「北山是個多情的人，我們且不提，將來再說吧。」祖師成道：「北山親事自然不必放在心上，將來豪門貴族，想找翰林女婿的不曉得有多少哩！不過北山你這樣的落拓不羈，恐怕玉鏡台前，不甚歡迎。我勸你以後總要注意修飾些，纔好消受輕憐薄惜哩！」衆人聽了都呵呵的笑了。仲王道：「師成的話也有理，北山如此亂頭粗服，真學了王荆公的派，那荆公的吳夫人長齋奉佛，也許爲這個緣故。」北山你要注意纔好！」弓夫道：「是的一個人專事修飾，自是紈袴習氣，決非有志之士，不過潔淨整齊，讀書人也不可不留意一點罷了！」大家談了一回，散了席，北山次日就動身。到了天津，搭乘海輪直達上海。他也不担擱，坐了小火輪一徑回到家中。見了兄嫂等，自然悲喜交集，接着開賀祭祖，家鄉人見了這箇少年太史公，自然欽慕的不在少數。北山不免出來酬應，從前聽見北山來了，躲避着不見的人，都來歡迎着北山，惟恐請不到他。北山回想三四年前一肩行李匆匆北上的時候，那有一個人送他！當時有些親族背後大家說道：「他冒險北上，將來恐怕要

由北京同鄉打發回來，一切盤纏恐怕仍要我們拚湊出去。他此次的盤費不曉得從那里來的？其實他安分守己，處一個館，能彀中了舉人，替我們完的錢糧幫幫忙，那時我們再幫幫他到北京去不好麼？」

後來北山中丁北闈的舉人，他們已經變了論調，說道：「他從小是狠聰明的，所以年紀狠輕就中了。」

此次何妨回來開開賀，兩漕上自然應當送一分禮，我們合族的錢糧，他只要說句話，一定可以買賬的。

我們也可以占些便宜。他也可得些實惠。他不回來，可見他還有些書獃子的氣息哩！」不料第二年又連捷了，點了庶常，他們就天天望他回來，從前恐怕拚湊盤纏的思想是一概消滅了，所以北山回來，他們就排日備着筵席，請他賞光。北山的性質本來是忠厚的，也不去計較從前的形狀。有一天，有一箇親戚請他吃酒，座中有一人題起北山的親事，說道：「北山兄，聽說劉府上的嫂夫人故去了，真真可惜！」

北山淒然道：「這也是兄弟的福薄災生，所以如此。」那人說道：「聽說劉府也是蘇州的大牆門，累代翰林，令岳韻士先生是知縣班，在直隸候補，令伯岳雅邠先生，新近放過試差的，不過聽見劉府上向來是寒素讀書，令太岳叔陶先生，一生只當着京官，宦囊不狠充足。韻士先生還沒有抓過印把子，真箇娶了過來，也不會有多少奩贈的。現在劉小姐故去了，北山兄已入玉堂，恰好重找一個富貴雙全的夫人，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哩！」北山聽了狠不願意，就說道：「娶妻娶德，兄弟一介寒儒，無論沒有富貴的人家，就是兄弟也不願的。」那人呵呵笑道：「北山兄，你雖是太史公，學問是好極了，不過世

途上的行爲，還須讓區區的識途老馬呢！」旁邊一箇人道：「究竟北山兄續訂姻事，要在本鄉的還是外面的呢？」那人搶着說道：「你也傻了，自然是在外面的好，現在縣城中有幾個人家配得上北山兄，就是有配得上的人家，也沒有年紀相仿的小姐，自然在外面有揀選。」北山聽他們那些不入耳之談，心上不免覺得不願意，說道：「內人故了不多時，兄弟還沒有想到續訂的事，而且也有些不忍呢。」那人道：「是是！將來有相當的再談吧！」彼此就匆匆的散了。有一天，北山閑步走到西城虛鄴園中去訪主人曹公坊，北山進了園門，徑向君子長生館走來，原來君子長生館三面臨水，都是玻璃窗，池中種滿了荷花，正是翠蓋亭亭，紅衣嫋嫋，池旁圍着參天的垂楊，綠陰環抱，時聞蟬聲。北山在迴廊中慢慢的走着，正是清涼世界。那時遙望隔水的君子長生館竹簾四挂，隱約送來談笑聲，知道有客在此。北山與公坊的兒子孟朴本係至交，也就不嫌冒昧。到了館門外，那家人就向內報道：「沈老爺來。」公坊聽了，就說請。北山掀簾進去，只見座中有一個蘇州客人，身材粗胖，穿着二藍缺襟紗袍，外套着天青紗對襟馬褂，腳上穿着元色緞子的官靴，很像一位出差的大員，團團的臉，又像是有財產的富翁。北山不認得，旁邊一位却是龔弓夫，他們看見北山進來，主人和二客都立起來。北山先和公坊弓夫作了一個揖，弓夫就向那客人介紹道：「這位是新貴沈北山。」公坊也向北山道：「此位是米筱亭兄，是你的老前輩呢！」北山和筱亭彼此作了揖。北山道：「在京時久慕老前輩的學問淵博，沒有機會見面，以後總望老

前輩指教！」筱亭道：「兄弟久仰得狠，從前記得曾在南學裏用功。」就向弓夫說道：「常聽見老夫子稱贊北山兄品學兼優，今日一見，真名下無虛！」北山道：「惶恐得很！總是老夫子提拔後進的厚意，不免有些過譽吧！」弓夫道：「你也不必客氣，你們二位都是家叔祖的門下士，以後筱亭世叔應當不客氣的指導指導後輩！」北山道：「當然！只怕老前輩不屑教誨哩！」筱亭向弓夫道：「老前輩怎麼說這種話！北山兄是老夫子識拔的，將來彼此能穀切磋往來，是狠好的了。」隨和弓夫談到別的話。公坊低低的向北山道：「本來要請你陪陪，你不用走了。」北山答應了。一會兒，家人擺了酒席，孟朴也出來了。主客都入了席，在席間筱亭狠注意北山，常常瞧他，也和北山談談小學以及文學等。北山對於說文也研究過，至于詩詞狠有功夫，對答得狠滿筱亭的意，不住的稱贊。席散後就向北山道：「有便到蘇務必屈駕來舍談談！」隨向主人道謝，作別上轎而去。隔了十多天，公坊忽然接到米筱亭的信，要將他的長女和北山訂婚，原來筱亭自從前年放了浙江試差，外頭很有賣關節的謠言，被一位都老爺參了一摺，雖後來查無實據，却從此黑了下來，再紅起狠不容易，非要有大勢力的提拔一下不可。他在家鬱鬱不樂，加着他的夫人看見筱亭在家不能上進，天天吵着催他想法子。筱亭道：「我也正在着急，只是沒有路罷。」老夫子現正掌着大權，近來聽見龔弓夫請假回來，我想一徑找他，狠着痕迹。前天曹公坊有信來邀我去逛他園子，我想借着逛園子的名去走一趟，借此見見弓夫，看有什麼機會。」第二天筱亭果然

赴常，見了公坊，公坊就請他住在園中。他又去拜訪了弓夫，住了兩天，公坊就在君子長生館設席，邀了弓夫等幾位陪着，恰巧北山也來了，相談之下，席間筱亭觸動了一個念頭，馬上回家要請示他夫人。當時到了家，見了夫人，照例的問他這幾天身體好不好？他夫人點點頭道：「你怎麼就回來了？」筱亭道：「這回見了龔弓夫，他表面上狠殷勤，不過真實關切的意思，一點兒沒有。後來在曹公坊席上碰見了一位姓沈的，叫做沈山山，是今年新點的庶常。談了一會兒，學問也下得去，他是國子監南學出身，我在京時聽說是龔師傅狠得意的門生，明年散館，一定靠得住留館的。他從前定了親是蘇州劉韻士的女兒，就是雅邪前輩的親姪女兒，可是沒有成親就故去了。那沈北山現在沒有續定，我想我們的大女兒也沒有定親，你的意思怎麼樣？倘然結了親，一來是現成的翰林女婿，二來是龔師傅的得意門生，我和他翁婿的情分，教他說句話，恐怕比弓夫還容易說一點。因為龔老夫子只怕子弟們招搖，所以弓夫輕易也不敢替人說句話；不過你的意思怎麼樣？所以當時沒有露出來，趕緊回來請請你的示再說。」他夫人道：「這個人狠窮吧！」筱亭道：「是的，但做了我們的姑爺，我們幫幫他也就殼了，況且受了我們的幫助，自然總聽我們的指揮，將來女兒也決沒有受氣的。」他夫人道：「相貌怎麼樣？」筱亭道：「人很清秀，只是單弱一點，身體矮小，沒有我們女兒豐盛，再有可取的地方，就是父母都沒有了，只有兄嫂，如果成了家，女兒可以常住家中，等他放了學差，女兒再跟他去。」他夫人冷笑道：「好容易放的學

「差」筱亭不敢再說下去，就擱下了。隔了幾天，他夫人究竟想找一個現成的翰林女婿確是不易，他就趁筱亭在上房時候問道：「你前天說的女兒親事怎麼不提起了？」筱亭連忙道：「前天我不會說話惹你生氣，所以不敢再提。正要寫信給曹公坊道謝，因要等你的意思決定，我纔好下筆寫去。我現在正等着你吩咐呢！」那夫人道：「窮翰林是注定的了，相貌還下得去麼？」龔師傳得意門生這句話靠得住麼？倘然上了當，糟蹋了我的女兒，可要找着你的！」筱亭道：「別的我不敢保，龔老夫子說他品學兼優，是我親耳朵聽見的。前天弓夫席上也說過他叔祖看重他，可見決不是誑話。太太你既然有意思，我就寫信去托公坊做媒，趕快纔好，怕有人搶了去呢！」他夫人笑道：「難道是一個香餽餽麼？」筱亭道：「實在有閨女的人家真多，要找一個初婚的翰林女婿真不容易哩！」說罷了，他匆匆的就到了書房中寫信托公坊做媒。公坊接到了信，就向着他兒子孟朴說道：「筱亭要北山作女婿，你看怎麼樣？」孟朴道：「萬做不得筱亭的夫人脾氣利害，是狠有名的。做了他的女婿，將來必要受罪，況且有其母必有其女，這個媒人做了很不妥的。」公坊笑道：「人家來托做媒，總要兩面說好話，像你的說法，不是做媒，到是拆散他們了。好在不是替你定親，你也不用着急哩！」孟朴也不覺笑了一笑走了。第二天公坊找了北山，說道：「筱亭有女，托我和你做媒。」北山聽了，曉得米家是富貴閥閱的門第，當時就向公坊說自分寒素不敢高攀的話。公坊因着前天兒子的話，也不十分的主張，就將北山的意思，寫了筱亭的

回信寄去。筱亭接了公坊的信，就和夫人商量。他夫人已經變過來，很熱心的要這個翰林女婿了。就向筱亭說道：「姓沈的不肯答應，我想他沒有別的意思，他自問娶不起，所以說的到是老實話。你既愛他的人，那些當時的排場，也不必計較的了。你何妨寫一封給龔弓夫，托他詳細說明，一切都從簡省就是了。他的家裏自然不能迎娶，只好到我們家來入贅，一應由我們來開支，不過委曲些我們姐兒罷了！好在進門就能挂朝珠穿補褂，總算勝過了我。」筱亭笑道：「太太又來發牢騷了！現在可不是翰林太太麼！」夫人冷笑道：「你真不害臊！兒女這麼大了，你還是一個七品的官兒，虧你說得出！」筱亭恐怕他又要生氣了，連忙立起來道：「我就去寫龔弓夫的信，把你的意思都寫上，托他向沈北山說明。北山是龔師傅栽培出來的，弓夫去說，十有九成。」夫人道：「我們是女家，不好過于委曲的，你的信怎麼寫？」筱亭呆了一呆道：「既要托弓夫，只好直說。」夫人道：「你這個大傻子！你給弓夫信，你只當沒有接着公坊的信，算是托他們倆做媒，不較爲占點兒地步麼？」筱亭笑道：「你的見識是比我高，人家說我怕你棋高一着，束手縛腳，真教我怎麼不怕呢！」他夫人聽了，把嘴一披，兩眼朝他一瞪。筱亭就不敢多說，往外寫信去了。等到弓夫接到了信，就向北山說道：「米家的親事，你怎麼樣？據我看來，筱亭的夫人確是有名的脾氣狠大，他們的閨女，却沒有聽見說什麼。他來信却狠遷就，只要你去入贅，一切不用你的使費，我替你打算，將來住在岳家，一切費用可不用愁了。當十來年的翰林，等到開坊，每年澆裹也不在小

數不過對待泰山泰水，確也不容易，那也在乎你的經緯了。這個親事，普通看來是十分圓滿的，不個少
有不足，就是不容易對付罷了。你自己斟酌定了，再來告訴我。」北山唯唯答應。回家和兄嫂商量，那時
許多親族，聽見了米家要和北山結親，曉得米家是蘇州赫赫有名的，都勸着北山答應，以爲結了這個
闊親家，是大家榮耀的。只有北山幾個老朋友不甚贊成。究竟疏不間親，北山又是本性沒有決斷的，也
就媽媽糊糊的願意了。他去回復了弓夫，弓夫就和公坊一同回復了筱亭，筱亭非常得意，就下了定。過
了禮，果然北山於散館後得了編修，擇吉入贅，不料龔師傅被轟了回家，朝局大變，等到北山將要辦喜
事，筱亭夫婦不高興，臨時北山送來聘禮首飾衣服等等，在北山已是竭盡所有，十分努力，那筱亭夫
婦一看也不看。那位米小姐尤其不入眼了。吉期一天近一天，那小姐在房中抽抽咽咽的哭泣，那位米
太太只好安慰他道：「他究竟是一個翰林，人家也很難到他的分兒，好在我們不是沒有錢的人家，你
只當沒有出閣，熬他幾年，也許有出頭的日子哩。」那小姐聽了，些些的生了一種希望。等到那結婚的
日子，北山先幾日坐了船，停在閩門外太子碼頭，米家預備了全副儀仗，四人大轎，迎接新姑爺。北山也
自己備了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兩副銜牌，十幾個家人，提了宮燈紅毡等，簇擁着大轎，巡往米府而
來。那米宅大門前懸燈結綵，自然熱鬧非常。蘇州撫藩桌以下官場，都來賀喜。筱亭金頂貂褂，招待賀客，
表面的風光，人家依然豔羨着。等到北山行禮後，謁見丈人丈母，筱亭是已見過的，還沒有什麼，那米太

太細細的把女婿一看，只見他身材矮小，面目清瘦，比着新娘覺得矮小許多，沒有一點挺拔雄偉的態度，自然加倍不快活。北山朝着他，兩人磕了頭，米太太一點也不客氣，昂然坐着受了禮，一臉的不高興，向着筱亭瞪了一眼，就回身進房去了。那新娘是紅巾蓋頭，沒有看見新郎的面貌，只覺得太矮小了。等到送入洞房，挑開紅巾，微微一望，覺得新郎好似一個小學生，看他雖然穿了貂褂，戴了金頂，總有些寒酸猥瑣的樣子，不覺得心中一酸，眼中要流出淚來。連忙一想，當着許多顯賓貴婦不好意思的，只得忍住了。不一會，坐床撒帳諸禮完畢，男女客人漸漸散出，留着不多幾人，新郎也就出了洞房，回到米府預備給新姑爺休息的書房中，北山本是一個老實人，看不出什麼風雲氣色，正覺得十分得意，只見外面米府的家人們交頭接耳，好像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那書房離上房很近，忽然聽見有一口京話，哭罵的聲音，不斷的傳出來。北山不覺吃了一驚，不曉得是爲什麼。正是：「黃槐喜入登科記，碧鶴難逢具眼人。」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五十六回

玉鏡畫眉，沈北山難逃天壤恨；

木天斷指，龔樵孫堅阻上書人。

話說沈北山自在米宅結了婚，退入休息室中，忽聽見中堂有哭罵的聲音，一班家人們交頭接耳，好像有特別的事發生。不免心中躊躇。原來米小姐定親時聽見是個翰林，心中也還樂意，後來看了送來的衣服首飾，嫌他窮，就有氣了。等到在新房看見新郎精神委瑣，衣冠簡陋，尤其氣上加氣，他就走到母親房中，向牀上一躺，放聲大哭。米太太看見了這個女婿，正是心中又氣又惱，聽見女兒一哭，他就發起火來，向着女兒說道：「不要怪你，我也看不下去！沒有別的，只要問你的老子便了！」隨向老媽等厲聲說道：「快去找老爺來！等我問他！」那時筱亭正送了許多客，回到客廳，換了小帽，卸了朝珠，脫了貂褂，靠在椅子上休息，心裏想，今兒晚上我應當陪着女婿吃飯，只是不很高興。就吩咐家人，晚上請姑爺的一席酒，就教少爺和賬房中幾位先生陪陪好了。我身體很乏，不出來了。正要站起來到上房去，只見那個王媽急急的走到客廳，說道：「太太請老爺進去有話講！」筱亭聽了，吃了一驚，帶走帶問道：「王媽，太太有什麼事要說？」王媽道：「小姐在上房哭，太太也有點兒惱，要找老爺。」筱亭道：「大約是姑爺不入眼吧！」王媽笑着點點頭。筱亭道：「我也沒有法子，那里知道要變的！」王媽道：「什麼變？難道姑爺的臉會變的？」筱亭道：「胡說！你不懂的，他的右手不禁的搔搔頭，那兩道眉登時蹙緊了，一路趕到上房，經過新姑爺休息的書房，北山一個人靜坐房中，把筱亭和王媽說的話也聽見了幾句，他就留心着聽。等到筱亭到了上房，裏邊嗚咽的聲加着哭罵的聲更大了，又夾着筱亭的歎氣聲。北山知道不

妙，只好裝着呆，不言語。天色傍黑，各處點着燈，只見家人掌着一對明角燈，進來請新姑爺坐席。北山隨着出來一看，覺得賓客寥寥，原來米家本是常州人，移家蘇州，親友本來不多，加以筱亭對於此次姻事不十分高興，沒有請許多客，所以非常冷靜。當時兩位小舅爺作了主人，由賬房中幾位先生出來陪客，潦草的終了席。北山依舊回到休息室中，心中也不免懊悔定了這個高親，虧得北山本性柔忍，默默的坐到十分鐘時候，纔見家人和兩箇老媽出來請姑爺回房。北山就跟着進了新房，花燭點得很光耀，旁邊擺着一桌酒席，北山靠窗坐下，一個老媽說道：「姑爺請這邊坐，用點回房夜飯，我們小姐因爲辛苦了，有點不舒服，請姑爺先用吧！」北山到了此刻，也忍無可忍了，就說道：「這個是蘇州的規矩？還是常州的規矩呢？」老媽子們都臉上脹紅了，不開口。北山微笑道：「講到我一個人是飽得很，用不着吃了，你們收去了罷！」老媽道：「姑爺不要客氣。」北山道：「我既然做了你們姑爺，還有什麼客氣呢！」他就立起身來，脫了袍褂，換了便衣，默默的仍去坐了。老媽們也覺得說不過去。本來江南的風俗，第一天回房夜飯就是合套的酒，那有一箇人吃的！彼此遞了一箇眼色，把這席酒飯收拾去了。北山又坐了兩三個鐘頭，一點沒有新娘子回房的信息，他就立起來，自己把牀上的被褥展開，脫了長袍子，就和衣睡了。直到天明，一夜沒有睡着。後來窗上都亮了，聽得許多老媽丫環的聲音，簇擁了小姐回房。一個老媽道：「姑爺先睡了。」北山就坐起來，說道：「天已亮了，用不着睡了，我要起來了，省得你們小姐爲

難」北山話未說完，只聽得新娘又在那兒哭了。北山道：「我趕緊出去，昨兒是萬分委曲了。就向老媽說道：『勞你駕，倒盆臉水來。』一面穿了袍子，下牀來等着洗臉，他就坐在新娘對面，說道：『僧們的婚姻，自分寒素，本來不配的，不料尊大人第一次托曹公坊來做媒，我就辭謝了。第二次又托龔弓夫來，說了許多遷就的話，我一時感激知己，纔答應了。不料昨天結婚後，惹得府上生出許多煩惱，小姐大約很不願意，現在只有請尊大人想個法子，我是沒有不答應的，好在只行了結婚的形式，請小姐去和尊大人商量一個妥善的辦法，倘然小姐不去說，只好由我去當面直談的了。』新娘聽了，益發哽咽的不絕聲。那隨來的一個丫頭，就奔到太太房中，把姑爺的話統統的告訴了老爺太太，那太太厲聲道：『他來第一天就來擺架子麼！』筱亭道：『太太你不要發火，他的話很有理，也很利害，昨兒回房夜飯不去吃，也不回房，等到今天纔回去，也不能怪他生氣哩。女兒你也要開導他，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他究竟也是一個翰林女兒的話，那里行得去呢！難道我們的人家可以隨隨便便的麼？萬一他使氣走了，不用說媒人來說話，終究是女兒吃虧，你也要勸勸女兒，誰家的小姐都要富貴雙全的纔嫁呢！』那太太道：『都是你這好老子，給他挑的！』筱亭道：『畢竟也沒有缺一個眼，短一個鼻子，不過清瘦些，少點英發的氣象罷了。』太太不答腔。筱亭起來到了書房，心想這件事總得敷衍一下纔好，就喊家人到新房中請姑爺出來。北山逕到書房，見了面行了禮。筱亭就招呼他坐下，和顏悅色的說道：『北山，我們結了親，我很喜

歡！不過小女在家中確是我們溺愛了一點，不免有點兒脾氣，請你要原諒一點。有地方不周到，你儘管告訴我，讓我來訓斥他。」北山一夜的氣，正待發作，不料聽了丈人的一番言語，登時融化十分之九，當時就回答道：「想來府上家訓很好，小姐決沒有什麼的，不過自分寒素出身，承蒙不棄，總有點兒慚愧，還要請兩位大人及小姐原諒。將來稍有進步，再圖報答便了！」筱亭笑道：「這話太客氣了，我們讀書人，那一個不是由困苦出身的！你年紀甚輕，已得了翰林，將來未可限量，只盼望小女的福氣就是了！」翁婿談了一回，一同吃了午飯，等到晚上，果然米小姐早早的回了房，一同睡了。洞房春暖，錦被香濃，是否花開並蒂，帳結同心，北山沒有告訴朋友，作者雖是他老友，也無從爲之證明了。北山在米府上匆匆的過了一個月，也帶着夫人回到本鄉祭祖掃墓，謁見親族，北山既無房屋，借在兄嫂家中住了幾日，依然回到蘇州，見了丈人丈母，談了一回，那米太太就向他說道：「姑爺，你結婚已滿了月，應當想想自己的辦法了！現在北京的胡鬧已過了，依舊老太后當權，天下自然一天一天的太平了，翰林院是講究資格的，多一天好一天，姑爺你應當趕緊進京，你的丈人差不多也要去，你現在是沒有帶家眷的力量，本來你娶了親，應當預備家中的用度，現在你是不用愁了，小姐在我家中，自然不用你招呼，你一個人進京，所費有限。前天你丈人又寫了幾封信給朋友，等你到京，托他們找一個闊館地，一則省了你的澆裹，二則認得了幾個闊人，將來有門路可走。姑爺你以爲如何？」北山聽了，雖然有些聽不進，但他本性懦

弱，只好唯唯的答應了。回到房中，向着他夫人道：「我們剛剛新婚，你的母親又要趕我走了。他夫人繃着臉說道：『你現在養不了我，不進京去巴圖上進，難道你一生光靠着丈人過日子麼？你就沒志氣，我還要我的臉呢！』北山道：『我也並不是不去，夫妻新婚總有些戀戀的，你怎麼又生氣呢！』那夫人把嘴一披道：『僧們的夫妻有什麼戀戀！我纔不戀戀呢！』北山聽了，也不再說下去。過了一二日，就收拾行李，回到家鄉，見了兄嫂，許多朋友很詫異的問他：『爲什麼新婚不久就要進京？北山只是悒悒不樂，也不說出所以然來。沒有多少時候，北山到了京，住在會館，到衙門銷了假，去老師、同年、同鄉、及老前輩各處拜謁了。隔不多日子，果然後亭的同年誠溥泉有信，荐了一個館，是現任步軍統領衙門右翼總兵家裏，這人也算二三等的闊人，他有兩個兒子，要學作八股文試帖詩，請北山去教。那北山也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他去了一兩個月，那年映因他是個翰林，還看得起他，有時到書房中和北山談談天，講到宮廷裏面，今天說是光緒如何病重，如何頑太監，明天又說皇上是大闖的，將永遠不會生育，後天又說如何吃春藥，如何看春宮冊子，不管說的話自相矛盾，任意的說着，有時又說光緒的惡德，一半是龔師傅不善訓導，一半是莊小燕貢獻春冊春藥，現在是成了不起的症候。他們一派人和內務府的人都要迎合太后的意思，廢掉光緒。當時北京的社會，就算這一派的議論最爲漂亮。那年映家中往來的都是這種人，所說的都是這種話。北山聽了種種不入耳之言，心中悶悶不樂，尤其是關涉了龔師傅的議論。

北山以爲是受他的特別知遇的，常常的忍不住與人家爭論，往往臉紅頸赤。年映經過了幾次，覺得雙方不能合式，就把北山辭了出來。他依舊住在會館。只是旅費枯窘，只好向幾個老友借貸敷衍。要回到蘇州去，米家竟來信阻擋，而且自到京以來，米小姐非但無甜密的信札，即平安的普通信亦從無一字到京，把北山氣得精神恍惚，好似神經上生了變態。有一天同了幾箇朋友到前門外廣樂茶園去聽戲，那天是叫天兒唱的坐樓殺惜，北山聽見旁邊座兒一個人說道：「女人真靠不住！婆惜看見了張三就變起來了！」一個人接着道：「也不能專怪婆惜，像宋江自命好漢，不愛女色，自然婆惜心中不滿意。看見張三小白臉兒，當然要動心。況且宋江好久不到婆惜那兒去，日遠日疏，一有了張三的引誘，怎能怪女人變心呢？」那個人呵呵笑道：「照你說來，夫妻要一刻不離才好！僧們把老婆去在家中的，都有點靠不住吧！」大家不禁狂笑。不料旁人無心的閑談，進了北山的耳中，原來北山自結了婚不多時候就分開了，一向讀書，不免有些書獃子氣，迂執多疑，自從在年映館中聽了許多顛倒是非不入耳的話，終日鬱鬱不樂。米家又沒有一封信來安慰他，他本來研究詩詞，滿腔情緒，滿擬在閨房倡酬用的，不料那位米小姐毫無一點熱愛深憐的表示，別來數月，音信不通，今天聽了旁人無心的話，頓使神經上受的刺激更加深了。他天天獨住在會館中，幾個同鄉老友如莊仲玉等時時勸導，也不能消滅他的精神變態。後來他終日閉門，連朋友門找他也不接待了。一天仲玉正從戶部衙門中回來，忽見北山徑入書房。

中坐定，瞪着眼說道：「我決定了，我的辦法決定了，我的性命也決定了。請你看看我的一篇文章！」就向胸前口袋掏出一卷白紙來給仲玉。仲玉接着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是呈請代奏摺子的稿，只見他寫的是：

「爲應詔陳言，敬祈据呈代奏事：竊職伏讀九月初二初五日上諭，因旱災將成，詔諸臣各抒讜論，冀迓和甘，仰見朝廷宵旰憂勞至意。職隨于二十一日恭具一疏，當堂賈呈，冀得代遞，以未合體制，格不得上。今者，畿內雨澤既降，目下似可以無言矣。然甘霖不降，四野亢旱，民生之憂，國家之憂也，不得不言也。三凶在朝，上倚慈恩，下植徒黨，權震天下，威脅士民，包藏禍心，伺隙必發，危及至尊，四海懸心，切于剝膚。盜賊于是乎竊伺，強敵于是乎覬覦，尤君父之隱憂，國家之鉅患也。忍待禍畏罪而不言乎？况我朝納言之盛，超越百代，乾隆朝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道光朝袁銑以寡欲規宣宗，而倭仁勝保蘇廷魁諸人，並直言不諱于文宗之朝，此皆匡言主德，直陳無隱，主聖臣直，著爲美談。而我朝之糾舉大臣者，有若李之芳之劾魏裔介，彭鵬之劾李光地，而彈劾權奸者，如郭琇之參明珠，錢澧之參和坤等，當時皆侃侃直言，不避權貴。是以貪橫斂迹，聖治昌明。欽惟我皇太后皇上，敬承祖制，宵旰求言，又何忍于聖主之前而緘默不言乎？謹卽前疏所言而增其未備，請爲皇太后皇上陳之。竊聞大易所言，乾爲君位，史官所

記日爲君象；此中國數千年相傳之恆說也。若古來垂簾之政，則惟宋之宣仁太后，治稱極盛。此外若漢之和熹鄧皇后，亦有美政，紀于簡編，然考其時，皆國君嗣服，尙在冲齡，始舉此制，故漢安帝之年稍長，杜根則有諫言，而宋章獻太后之時，范仲淹亦嘗嘗諍之。若今日我皇上之臨御天下也，二十餘年矣，而去秋八月，臣下猶恭奉皇上，請皇太后訓政，此惟聖母止慈，聖皇止孝，度越萬古，超軼尋常。或謂皇上因遘逆臣康有爲之變，而籲請皇太后以定危疑；或謂皇上因聖體違和，而籲請皇太后以持國政，度今一年以來，皇太后之調護聖躬而訓啓聖聰者，當已聖德日隆，而聖體日康矣；爲皇太后計，則歸政之時也，惟今日者，或謂皇上以時事多艱，而欲仰承乎慈訓，皇太后亦以國事爲重，而略形迹之嫌疑，此則聖慈聖孝，亘古同昭，臣下豈敢有他說！獨是此後皇上聖躬之安否如何？天下萬世不能不以爲皇太后之責任。何則，必有魯恭、袁敞、楊震以爲之臣，而後得成和熹之治；又必有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以爲之臣，而後得成宣仁之治。况司馬光、呂公著諸人，雖奉宣仁太后以爲政，其於宋帝固無纖芥之嫌也。若今三凶在朝，憑藉藉勢，上托聖慈之倚畀，隱與君上爲仇讎，而其餘之以世僕而快快于少主以黨閹而竊竊患失者，咸有不利其君之心，以希永保富貴之計。核其情狀，往往而然，而三凶又爲之魁，三凶者何？大學士榮祿，大學士剛毅，太監李連英是也。榮祿少以妄言熒聽，廢斥

多年，近十年間，重躋通顯，不念皇上錄用之恩，而以倒行逆施爲事。方其爲步軍統領也，已上恃皇太后之親，下恃禮親王之戚，玩視朝旨，三令不從，比任北洋，不及半年，激怒皇上，幾欲加誅。夫人臣而爲皇主所欲殺，則其平日之跋扈可知；今則內掌樞權，外握兵柄，夫自古及今，內外之權不相侵，將相之柄不兼攝，誠以防主弱臣強，禍生不測也。曹操於漢有此權，則凌君矣；司馬昭於魏有此權，則殺主矣。今榮祿既爲軍機大臣，而又節制武衛五軍北洋各軍，近聞蘇元春練兵江南，亦歸節制，兵權之盛，漫延及于南洋，而且督撫保人材，則歸其差遣，外省製利器則供其軍械，威柄之重，震動天下，我朝所有權臣如懿、拜、明珠、年羹堯、端華、肅順之徒，均無此勢力。使榮祿于此或生異心，未識皇太后何以爲皇上地也？卽令榮祿此時初心可保，而其後則勢如騎虎，不得復下。武夫患失，必起奸謀，禍變之來，未知所底。夫古來史冊所載，權臣恃母后而不利其嗣君者不少也，况今日榮祿之于皇上乎！此可慮者一也。剛毅外托清廉，內實貪鄙，風聞其平日嘗通餽遺于闈寺，設典肆于都門，既爲軍機大臣，則開陳上心，善回天聽，是其責也。乃去年皇上變法之時，剛毅輒抗違激撓，以致怒擲章奏，故去秋之變，平靜衡論，亦由剛毅輩激成之。迨皇太后訓政之初，剛毅首以殺戮士人，鉤稽黨籍爲務，幸而皇太后聰明仁恕，祇戮數人，不事株連，若充剛毅之居心，不至盡殺士類不止。夫士與民，國家之赤子，聖主所

愛惜者也。乃剛毅之籌餉江南也，則任不肖官吏肆意追呼，閭閻驚擾，而又裁撤學堂，摧傷士氣，省數萬有限之款，灰百千士子之心。夫江南士民，感戴皇上，紀誦聖德，一聞中外之訛言，輒用怵惕而髮疑，其用情雖愚，其愛君則摯。剛毅必指爲漢奸，摧夷挫辱。夫人一念愛君，卽爲漢奸，則必仇視皇上，腹誹聖德，而後爲大清之良民，中國之良士，是則率國人而叛皇上者，剛毅也。其設心于皇上爲何如乎！此可慮者二也。歷古以來，如漢如唐如明，皆有宦官之禍。漢之宦官，如曹節侯覽張讓等；明之宦官，如王振汪直魏忠賢等，皆攘竊威柄，荼毒臣民，而率以圯其國。然此其人皆志在蒙蔽天子以成其奸，故尙無弑逆之事。惟唐之宦官，廢立由其專擅，弑逆出于倉卒，若憲宗則弑于陳宏志之手，若敬宗則弑于劉克明之手，寺人謀逆，可爲寒心！我朝懲前毖後，家法森嚴，閣尹小臣，不得與政事，防微杜漸，宜無漢末明季之患矣。而今之李連英者，以一宦寺而屢經彈劾，罷官去者已非一人，風聞該太監已有資財數十萬，夫不由貪婪，此財何由而得；不竊作威福，又何以遂其貪婪。今日者，結天下之公憤，召中外之流言，上損我慈聖之盛名，下啓彼逆臣之口實，其爲罪惡，已不勝誅！而其最可慮者，此日隱患伏于宮禁之間，異日必禍發于至尊之側；蓋李連英之所恃者，皇太后，而其所不快者，我皇上也。故比年來頤和園奔走之官僚，內務府執事之臣僕，凡得輾轉通該太監之聲色者，以及臣僚等本因該太

豎起家而數與往來者，無不指斥乘輿而詆誹聖德也。然則該太監之設心處慮，于皇上爲何如乎？唐憲宗之于陳宏志，未嘗欲誅之也，而宏志卒弑之，以服藥暴崩告矣。唐敬宗之于劉克明，未嘗欲誅之也，而克明卒弑之于飲酒燭滅時矣。刑餘之人，心狠手辣，自古然也。此其可慮者三也。此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于皇上則同。且權勢所在，人爭趨之，今日凡旗員之掌有兵柄者，卽職不隸榮祿，而亦榮祿之黨援也。凡旗員之勢位通顯者，卽悍大若剛毅，而亦剛毅之流亞也。而旗人漢人之嗜進無恥者，日見隨聲附勢而入于三人之黨，時勢至此，人心至此，可爲痛哭流涕長歎息，故竊謂不殺三凶以厲其餘，則將來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夫此三人在今日內藏奸慝之謀，外托公忠之狀，禍伏隱昧，似無可顯言于朝；不知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水之涓涓，猶可塞也，及爲江河則一決而不可止，而況此三人者，惟皇太后能操縱之，能生殺之，皇上之才，非其敵也。今乘皇太后訓政之時，分榮祿之權，懲剛毅之暴，除李連英之毒，以絕一切不軌之謀，弭將來無窮之禍，惟在皇太后一詔令耳。若異日者，榮祿則黨羽徧滿，盡收天下之勁兵；剛毅則貪暴恣睢，盡挫天下之志氣；李連英則盤踞于內，患生肘腋，防不勝防。奸黨滿朝，內外一氣，此時我皇上孤立於上，惟有委政權強，聽命宵小，或可圖旦夕之安；一有釁端，則危難立至，此時卽有效忠者，亦有異于董卓朱溫之前保漢唐之主，尙何濟哉！春秋傳曰：『無

使滋蔓難圖也。」正此謂也。伏願皇太后皇上聽曲突徙薪之謀，懷滋蔓難圖之義，亟收榮祿之兵權，而擇久任督撫忠懇知兵者，分領其衆，懲剛毅之苛暴，而用慈祥仁恕之人。李連英闖尹小人，復何顧惜，除惡務盡，不俟終朝，如此則皇上安于泰山，可以塞天下之望。且非獨爲皇上計也，今天下時勢，尤甚可危矣！自各口通商以來，西洋天主耶穌等教，傳行中原，各省之民入其教者，通計何止數百萬人！自粵捻回，各匪平定以來，各省裁撤之兵，流爲哥老會匪，二十年來輾轉勾引，日聚日衆，踪跡詭祕，不可究詰。東南各省，無地無之，而各省之劇賊積盜，竊伏充斥，年來焚教堂，戕教士，乘隙肇亂者，屢見迭出。夫以各省教會，各匪劇賊積盜之潛伏于下者如此之多，設朝廷一旦有事，必皆乘間竊發，揭竿而起，若彼西洋諸國，約縱連橫，得寸得尺，其欲無厭，孰不願有事以收漁人之利，豈真有一國可恃？南宋恃元，卒覆于元，此殷鑒也。竊謂權強在朝，刁璫在內，則主權弱而禍變不可知，一有禍變，則盜賊起而天下亂，外人于是乘間而割削我中國，不有明末流寇之憂，則有晉末五胡之禍，此時雖食榮祿剛毅李連英諸人之肉，亦何足以謝天下。然則今日願我皇太后皇上思患預防，懲治權奸者，所以保重聖躬，卽所以固大清基業也。此固普天下忠憤之人所欲流涕爲皇上告，職之所在，不惜首領而陳此言也。伏願據職懇悃，代陳聖主之前，抑職再有請者，論語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

言遜。『今皇太后皇上孜孜求治，達聰明目，采及芻蕘，若慮觸忌犯諱而不使上陳，非所以處有道之邦，對聖明之主，若慮妄言熒聽，則聖明燭照，自有權衡，固無庸大臣代爲慮及！且伏考本朝掌故，若咸豐七年，編修劉其年呈請禁絕京城錢票，繩以嚴刑，當時掌院大臣，以其所見迂謬，詳加開導，劉其年堅請代奏，直待顯皇帝明諭申飭，劉其年始無異言。可見當時芻蕘之陳，必達聖聽，職謹援此例，披瀝具陳，堅請代奏。至于狂瞽之論，干冒宸嚴，以及屢次公堂曉曉，瀆請，已干大不敬之例，蹈不諳例之愆，並請中堂奏聞朝廷，嚴刑治罪，無所推諉。職不勝區區之誠，謹具呈伏乞代奏皇太后皇上呈鑒謹呈。』

仲玉看完了他的稿子，肅然立起來，向他作了一個揖道：「佩服佩服！我們一班朋友中，出了你這樣一個人，真是非常的榮幸了！」北山道：「你不要瞎說，你看怎麼樣？」仲玉道：「你這樣去做，當然是楊椒山一流人物，無庸說得，至于你的文章，不免有些冗長的地方，可以斟酌，暫且不論。不過你決定要做這件事，起因爲什麼緣故呢？」北山道：「我在年映家裏聽的話實在要氣死了！第一，是把皇上糟蹋得不成話，一會兒說他病得要死，一會兒說他不能人道，一會兒又說他常頑小太監，一會兒說他吃了莊小燕進的春藥，自相矛盾的話，不曉得他們怎麼樣造出來的。第二，是把我們龔老夫子說得甚爲不堪，頂大的罪名，是挑撥離間，以及保舉唐猷輝發生逆謀，就祇沒有說到像先朝王錫祺引誘等事，這也

是老夫子平日規行矩步，內外皆知，所以裝不上去。可以裝得上的罪名，沒有不裝上的了。你說還成個世界麼？」仲玉道：「去年黨禍，我看稍有良心的士大夫，都有點灰心的了。你這個摺子上了，有什麼用處？況且也未必能上去。你說到皇上現在可憐，但是你的老夫子教了他一二十年書，也沒有替他布置點基礎，去年不趕掉他，確是可保不至於鬧事；但是母子爭權，早晚總要決裂的，那時候他老人家或許受禍較重些，也未可知。與皇上並沒有益處。本來他老人家至多不過如王漁洋、翁覃谿一流，文采風流，照耀一時罷了，決沒有大政治家的手段。你現在上了這個摺子，他因你是門下士，恐怕反要驚惶埋怨！至于他家中，弓、夫等一定怕你得罪了要人，連累到他們身上，未必贊成你呢。」北山道：「你看會連累到老夫子麼？」仲玉道：「據我揣想，那掌院的余老道正，想做大阿哥的師傅，那里肯替你代奏！你的禍福他不管，他倘然代奏了，比你的罪名更利害！這老道肯傻幹麼？他不代奏，就不會牽出你的老夫子來了。」北山道：「他不肯代奏，你想有什麼法子呢？」仲玉道：「有什麼法子？」隨又微笑着向他說道：「你纔說的原因，我看還是表面的，你的鬱鬱，大部分是勞燕分飛的結果吧！」北山臉上微紅，說道：「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仲玉笑道：「對了！不過你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好名。」北山立時呵呵的笑道：「到底是老朋友！現在不必問什麼原因，只請你看我做了這個事，結局怎麼樣？」仲玉道：「我們總角之交，無庸客氣，你將來飛黃騰達，我是不來保你的。一來你沒有趨跲奔走的才幹，二來你從小讀

了許多書，不願做那卑鄙齷齪的事，所以你的官運將來也不過如此。況且朝局如此，不久必有大亂，恐怕也沒有時候讓你等着飛黃騰達。你倘然由此得一大名而去，替你想也狠上算的。」北山呵呵笑道：「畢竟是知己！我本來沒有富貴的希望，加以處境如此惡劣，還是幹這個的好。這稿子請你改削一下，幾天內我就要去幹。」仲玉道：「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不過你的腦袋我保你不會掉的，你靜着心，再想想好了。」北山匆匆走了，仲玉就將他的稿子改成了一千多字，明天北山來取，仲玉道：「你的要義都在內，原稿太長，恐怕老道看不完。據我看來，他決不肯代奏的，只要他們權要能看一過，教他們曉得天下尚有正論，士大夫中尚有氣節，也就有價值了。」北山道：「我拚着一條窮性命，看他們怎麼樣對付我！」他說了幾句話，就不辭而去。仲玉隔了幾天，沒有什麼消息，一天午後在家，忽然龔弓夫的遠族兄弟龔樵孫來訪他，進來了就問道：「你曉得北山近來做的什麼事？」仲玉道：「不知道。」樵孫道：「他忽然發了瘋，具了一個摺子，請翰林院代奏，給余掌院罵了出來。這個人怎麼好？」仲玉道：「前幾天看見他，他說要做一件轟轟烈烈的事，難道真做出來麼？」樵孫道：「他前天到了衙門，給余掌院罵了出來，昨天又到掌院的宅裏求見，聲明禍福由他一人身受，後來給掌院拒絕不見，現在京中傳遍了。家叔祖正在憂讒長譏的時候，他又是家叔祖的門生，不要鬧出大禍來，怎麼好？我已打電報給家叔祖，他還肯聽你的話，請你想想法子。」仲玉道：「好在沒有代奏，料想不會有什麼事的。」樵孫道：「這個時候不曉得

安分守己，反恩將仇報，他真是瘋子了！」仲玉微笑道：「從前的楊椒山楊大洪，大約都是帶點兒神經病的。」樵孫道：「我想還是想法子送他回去纔好。剛才我已經囑咐了會館的長班，教他留神沈老爺，他出門去不論到那兒，你就給我送信。你看怎麼樣？」仲玉道：「也好！不過米府上這個結沒有解開，也不是澈底的辦法。當時他的二位媒人造的孽，真也不小！」樵孫道：「現在也只好急則治標了。」正在說時，只見仲玉的家人進來回道：「會館的長班周升來找七少老爺要見。」仲玉道：「叫他進來。」果然周升進來道：「剛才沈老爺雇了車，衣冠出門，我問他到那兒去？他沒有說，便上衙門去了。我就到七少爺宅裏去送信，找不着，才到此地來的。」樵孫失色的問道：「是到翰林院衙門去的麼？」周升道：「我是問趕車的纔知道的。」樵孫道：「不好！」馬上就上了車，向仲玉道：「你也去，我們把他勸回來再說。」仲玉道：「你先走，我就來！」仲玉送了樵孫去後，也套了車，跟了前去，進了前門，一會兒遠遠望見翰林院衙門的大門外土堆旁邊有一羣人圍着，原來翰林院衙門的大門旁有一個土堆，相傳有關合署的風水，只要動着土堆一點兒，那堂官就要出缺，其實做到翰林院的掌官，年紀大約有七八十歲了，自然容易附會。後來庚子聯軍入京，把翰林院劃入使館界內，那土堆不知何處去了。相傳的迷信也消滅了。想到清朝三百年間有多少的翰林，都沒有能破除迷信，也可笑得狠了！閑話不題，那仲玉既望見了一堆人，車子越走越近，定睛一看，是兩個人揪着在那裏拖拉，倒在地下，就有一個趕車的趕上前來

說道：「莊老爺，你快去！僮們七爺跟沈老爺幹上了！家人們都勸不開，還是老爺去解開了吧！」仲玉一看，原來是樵孫的趕車的，連忙跳下車來，往人羣中走進去，果然是北山和樵孫二人在地下拖滾。仲玉就上前扶起北山，那趕車的也扶起樵孫，兩個人頭面脹紅，相視不出一聲。仲玉道：「二位在此地都不雅觀，姑且上車到我家裏去再說。」樵孫道：「好好！」他就跳上了車。北山的車不知那里去了，仲玉就扶他坐在自己車廂裏，自己跨了車沿，一同回到半截胡同寓中。仲玉請他們到書房中坐下，只見樵孫衣袖上血跡淋漓，吃了一驚。問道：「樵孫，你袖子上怎麼了？」樵孫厲聲指着北山道：「你問他，他真想要我的命了！」一面伸出手來，血痕滿掌，一隻似斷不斷的小指，垂在掌邊。仲玉蹙着眉道：「樵孫，你受的傷是狠苦了，究竟北山怎麼樣傷你的？」樵孫道：「我從你那裏趕他，直趕到翰林院衙門口，看見他衣冠着在大門外行着三跪九叩的禮，捧着摺匣，正要進去。我就搶了他摺匣，交給我的趕車的，一面拉着他說道：『家叔祖栽培了你，你難道恩將仇報，要送掉他老性命麼！』他亂跳着說道：『我做這件事，纔算對得起他老人家呢！蘇東坡幾次的危險，纔不愧爲歐陽文忠公的門生，你懂得什麼！』仲玉，你聽聽，不要氣死人麼！我就拉他上車，他一定要搶回摺匣再進去，我跟他拉扯，地下一滑，兩個人跌在一塊兒，不料他就拉着我的手，狠命的一口，把小指頭咬了一下，差不多要斷了。痛得要命！你想他該不該？」仲玉聽了，取了水替他洗淨了，擦點兒藥油，用布條兒縛好。樵孫謝了一聲道：「仲玉，你問他應當不應。」

當？」仲玉道：「他咬傷你自然不應當。」北山綑着臉道：「他爲什麼不許我進去？」樵孫道：「你的摺子有什麼用？現在你的老夫子正在危險的時候，你真要斷送他麼？」北山道：「我這個老夫子決不像你們貪生怕死的，都像你一個樣，歷史上還有什麼可傳的人物呢？」樵孫道：「你要做不怕死的忠臣，儘管去做，只要不連累我們一家便了。」北山道：「你是管我不了的，只有老夫子來阻止我，我許答應，否則匹夫不可奪志，你要奪我的志，你配麼？」仲玉聽了，就向樵孫道：「你能打一個電報請請示麼？我看只有這一着兒或可挽回。不知他老人家肯勸他一下麼？」樵孫道：「電報昨天已發去了，大約就有回音。」仲玉道：「你的電報給誰？」樵孫道：「是給弓夫的。」仲玉道：「你會否說明要請示老人家的麼？」樵孫道：「這却没有。」仲玉道：「我看你再補一電去，說明情形，只要弓夫代爲一說，我們再來勸他，或可挽回。」樵孫道：「不差，我就去。不過現在請你擔承攔住他，等回電來再說。」仲玉道：「等回電的時間，我總可以的，不過你能發一個加急的電更好。」樵孫道：「好好！就匆匆上車而去。」仲玉送了他回來，只見北山狠生氣的坐在那裏，不言不語。仲玉道：「你連我都生氣了麼？」北山道：「老七真可惡！老夫子家中出了這種子弟，真丟臉！」仲玉道：「你不用傻了！你已成了名了！你的摺子本來沒有代奏的希望，就是代奏了，也不過你受的禍較大些罷了。你的老夫子決定也不以爲然的。他老人家胆子本小，却又顧惜名譽，你教他反對，他未免不肯；教他贊成，他又不肯。不是難爲他麼！將來等弓夫的回電

來，你總算爲着老夫子纔屈服的，你也下得去了。不要再警扭了。你要成名，碰機會再宣布一下也好，何必一定拚命呢！」北山道：「難道老夫子會不贊成麼？」仲玉道：「你等下去看就是了。你看老七的如此着急，一半是向余老道等表示他的意思，也不全爲着老叔祖呢！」北山道：「照你所說真難了！」仲玉就留着北山住下。第二天仲玉剛剛起來，正要往書房去看北山，只見家人進來道：「龔七老爺來了。仲玉就出去見了。樵孫道：「好了！好了！回電來了。」正是：「玉鏡臺前憐贅婿，金馬門下辱詞臣。」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第二十九卷

第五十七回

國聞報采風登正論；

賽金花避難入危京。

却說莊仲玉剛剛起身，聽見龔樵孫到來，出去到庭中，只見樵孫手持一電局封套，說道：「回電來了。」仲玉就問道：「是誰復的？」樵孫道：「弓夫。」仲玉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譯寫着：

「北京南橫街龔樵孫鑒：北山事已稟明，諭令墊資派人婉勸回常，并諭達北山迷回爲盼。弓」
仲玉看了，仍把電紙裝入封套中，向樵孫一笑道：「狠好！我們同去，向北山勸勸好吧！」樵孫道：「你去勸他，我真不願意見他！」仲玉笑道：「你總要辦到了送回，纔好銷差，怎麼不去見他呢？」他呆了一呆道：「也好！」二人就往書房中來。只見北山尚未起身，靠着枕，瞪着眼，向着紙糊的頂棚看着。仲玉道：「你還不起來？你的老夫子回電來了。」北山道：「真的麼？」仲玉就拏電局的封套給他看：「這個可以假的麼？」北山抽出電紙一看道：「這是弓夫的話，不是老夫子的。」仲玉道：「你近來心緒紛

亂文理也退步了。弓夫用到『稟』字『諭』字，不是明明顯出你老夫子的意思麼？」北山道：「爲什麼不明白寫出呢？」仲玉笑道：「你越攪越胡塗了！他老人家當這個時候，自然要隱約點纔好，不像你要做忠臣的只怕人家不知道。」北山道：「既然老夫子叫我回去，怎麼好呢？」樵孫向仲玉道：「你看他又來起花樣了！」仲玉道：「不會的，昨兒他自己說的，只要老夫子說一句話他總答應的。既然有了回電，北山是個大忠臣，那有言而無信的！樵孫你就照着預備好了。」樵孫道：「伴送他的人倒有，就是姊丈葉茂如，不是前天引見了麼？大約就要動身，可以託他。至川資旅費約需多少，我去預備就是了。」北山道：「我回去，我不用他的錢。仲玉只好你借給我，將來還你。」仲玉笑道：「好好！樵孫你不用去張羅了，我承北山看得起，便宜了你。但看到你手指上，本也不應當再罰你出錢的了。」他二人不由的呵呵笑了。仲玉道：「樵孫你去和茂如說定了，定了日子動身，我們送他們上火車。這幾天北山暫住在這裏，到茂如動身時一同走便了。」不多幾天，仲玉樵孫把北山托了葉茂如招呼着，匆匆的坐了火車到天津去了。那茂如和北山在天津車站下來，就住在紫竹林鴻昇旅館。茂如去找了幾個朋友，回來向北山道：「今晚上有個朋友請我吃花酒，你一同去散散心好吧？」北山道：「狠好！」傍晚那朋友來了，進房看見了北山，就由茂如介紹了。原來是直隸候補知府王菀生。那菀生知道是沈北山，就特別和北山作揖道：「兄弟新近聽說老兄具摺參劾三凶，真是朝陽鳴鳳，欽佩得狠！」北山道：「書生愚見，算得什

麼！況且也沒有上達。承閣下提及，慚愧得狠！」苑生道：「這篇文章本不在乎上達不上達，只要天地間留得正氣，留得公論。老實說，這事決不能實行的，何妨在報上發表一下，教世上有心人都拜讀一下，纔痛快。」茂如聽了，忙道：「這萬萬使不得的，北京同鄉教我伴送他回鄉，就怕他再闖禍。」苑生聽了，向着北山一笑道：「這事不提。北山兄今天可否一塊同去玩玩？不過臨時奉邀，似乎不恭敬點。」北山道：「太客氣了！初見面就奉擾，有點過意不去。」苑生道：「我們一見如故，荷蒙賞光，感激得狠！大家就立起身來，出門坐了人力車，到了候家后一家門口，苑生下了車，領着他們進去。北山一看門上挂着「賽寓」二字的銅牌，北山就問茂如道：「這是什麼地方？」茂如笑道：「就是狀元夫人的班子裏。」北山點點頭，隨着進去。苑生進了房間，拿着請客票，寫了幾張，交給他們下人，說道：「請客去！」那班子裏人接着去了。不多一會，來了五六位客，彼此問了姓名，見了北山都有一種敬重的意思。房中老媽們就擺起酒席。正要入座，只見一位麗人冉冉的掀簾進來。苑生微笑道：「二爺回來了。」那賽金花含笑道：「王大人早來了！失迎得狠！又向合席客人招呼了一下，就在苑生身畔坐下。老媽送上酒壺，金花接過了，向合席斟了酒。苑生就拿局票代各人寫了，向茂如北山道：「二位剛來，要不要荐一位？」茂如北山道：「担擱不多日，免了吧！」苑生道：「也好，不客氣了！」中間有一位福建人，姓言號又陵的，問北山道：「北京的風潮總算平靖了吧？」北山道：「也不過燕巢幕上罷了。此地怎麼樣？」苑生道：「經過去年的變端，人

心總是惶惶的。」又陵道：「我看內外的情形，不會太平吧！」苑生道：「方安堂到山東，聽說義和團大半消滅了。」又陵道：「此間玉壽帥到了北洋，只曉得『當差』兩個字，萬一有大關係的事發生，恐怕擔當不了。只盼沒有事纔好。」苑生道：「政府如此，那里會沒有事呢！」背後賽金花接着道：「王大人這兩天的新鮮事你知道麼？」苑生道：「什麼事？」金花道：「此地幾條胡同內有人設了壇，練習神拳，聽說是念了咒，就有神道附在身上，就會使拳使各種兵器。神道來了，他拏了刀向自己的肚子砍，只有白印，一些也不傷。附上的神道，也有孫行者，也有黃天霸，奇奇怪怪，說是練好了，外國人的槍砲都打不進去。」王大人你看是真的麼？」苑生道：「那有此理！我也聽見說，都是山東來的，大約方安堂到山東，他們不能安身，逃到此地來的。那有什麼好東西！只要好好的辦，一下子就絕跡了。」又陵道：「你不要輕視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曉得怎麼結局呢！」金花道：「還有奇怪的，有一班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穿上紅衣紅袴，白天拏着紅扇子，晚上提着一盞紅燈，說是學成了用扇一扇，可以飛到半空中。要燒那里就燒那里。這種仙法，是一個山東聖母，叫做紅燈照的教給他們，其實這個聖母，老媽子都知道，是糧船上的一個臭爛的船婆。這兩天一天多一天起來，各處都立了壇，不曉得到底是什麼仙法。」苑生歎了一口氣道：「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可惜像北山先生銷滅妖孽的文字，能說而不能行。大約也關乎氣運吧！」又陵道：「北山先生的稿子，能讓我們拜讀一下麼？」北山道：「兄弟出京時，原有的摺稿，都教龔樵」

孫搜去焚毀了。」又陵道：「可惜得很。」北山隨向身上口袋裏一摸，說道：「原稿是由一個朋友商改的，可沒有了。只有兄弟第一次的初稿尚存，冗長得狠，太不成文字了。說着就遞過去。」苑生道：「酒後不能細讀，讓我帶回去，同人中要先觀爲快的不少，我們看過了就送還。」北山道：「不祥之物，也無留存的必要，儘管拏去好了。」茂如道：「你們國聞報上千萬不要登出來，我要負責的。」苑生笑道：「作者不着急，怎麼反是你着急呢？」茂如道：「他是預備做忠臣的，我是預備做飯桶的，不要把我的飯碗打破了，教我怎麼不着急呢！」大家呵呵一笑。酒闌客散，各人分別回去。不料北山茂如上輪回南後，國聞報上就把北山的摺稿登了出來，一時烘動了京津士大夫，那翰林院掌院余老道，看見本衙門出了這種大逆不道的人，恐怕上頭怪他，連忙具摺奏參，請將北山革職監禁，一面展轉查訪北山有否同黨。當時龔樵孫就托了尹都老爺及清秘堂幾位辦事翰林，向老道聲明，叔祖並未與聞，他自己爲極力阻擋，致小指受傷的情節，詳細說明。并云北山平日並無至交，只有同鄉莊仲玉聽說與聞其事。余老道聽了，想連莊仲玉一起參劾，就交清秘堂一位姓陸的辦摺，旁有一位姓李的道：「此事請中堂斟酌，莊某是戶部司員，偕們翰林院去參劾戶部司官，在戶部堂官的臉上，有沒有點關係？」老道聽了，遲疑了一回道：「不差，就把本衙門的陳某添進甄別革職，作爲結束。」却說北山自離津南歸後，天津一帶設壇練拳的日盛一日，公然豎起「扶清滅洋」的旗子，直隸州縣中也有勞玉初等，軍隊中也有聶功亭等，

來請北洋大臣玉壽山主持剿匪。那玉壽帥起始也知道匪類不可不剿，主張嚴辦，不料匪類中打通了端王府及宮中的太監，都向太后前說光緒是中了洋鬼子的毒，這班義民的宗旨，是扶清滅洋的，真是神佛保佑祖宗有靈，生出來的，請老佛爺用了他，殺掉了北京的鬼子們，大清國那纔一統太平了，太后自從訓政以來，本想廢立，後來怕外國人不答應，只立了一個大阿哥。終究心中不暢快。那大阿哥是端王的兒子，雖做了太子，終究沒有做到皇上。那太上皇的端王使不出多少威風來，也恨那外國人，他就先在府中設立了壇，就請了壇中的大師兄到府中來教練。這個風氣一開，莊王也起勁，其餘王公等也多有設壇練拳，那練拳的大師兄都是京津間青皮混混，有什麼才幹智識，公然拆鐵路，毀電線，凡沾一點外洋來的式子，都主張消滅。他們其實多是假公濟私，實行搶劫。其時手握大權的慶匡華福，也知道這個事不對，有一天軍機起兒上去，華福便婉轉奏道：「義和團的心是不錯，不過他的能耐究竟怎麼樣？應否派一兩位大臣去視察一下？好決定辦法。」請太后聖裁！太后聽了他的話，就說道：「叫晁舒翹去考察一下吧！」那一位軍機大臣晁舒翹領了旨下來，就向華福說：「民氣固然可寶貴，但是義和團中間流氓居多數，倘然假以權力，萬一尾大不掉怎麼樣？請中堂訓示！」華福道：「上頭既派了你，就仗你斟酌萬全，我看此事狠有出入，今兒所以請旨的。」旁邊耿義道：「現在是不能決定的，總要去看過纔好定奪辦法。不過展翁一個人去行麼？」華福道：「子良你也當過封疆的職任，對於大計畫一定有

把握，我再去請旨，添派子良一同去。」晁展如聽了道：「狠好！」華福便上去請旨下來道：「上頭添派了子良，還有順天府尹胡乃瑩，今天有封奏，上頭說叫兩位帶着他一同去。」耿晁道：「準定明天請了訓就走。」華福道：「狠好！偏勞了！」二人當天散值回家，預備行李，明早請了訓下來，就上車。會同胡乃瑩出城。其時拳匪已在涇水一帶和官軍開仗，被聶功亭打得大敗，三人走到保定，就派人去找拳匪中的大師兄，見了面，他就要求先撤聶功亭的軍隊。晁舒翹力言不可。不料耿義出京時，端王已私下密囑令他回護拳民，於是反對晁展如，且言太后及端王已內定欲滅洋人，違旨即得禍。胡乃瑩也迎合以撤聶軍爲第一策。晁不好固爭，華福慶匡也不敢堅持，此外滿漢士大夫許多只知道承順，遂成滔天之禍。此種國家大事，歷史家紀述已詳，不復贅述。却說賽金花自京遷津，平時常常來往，和楊金甫盧玉舫等交情益密，自天津起了義和團，孫三等聲氣相通，大家不以爲異。等到北京馬家堡車站燒掉，鐵路電線統統拆毀，那天金甫和玉舫說道：「北京亂到這個樣子，前天把日本使館的山之彬德國的欽差克林德都殺了，我雖沒有辦過外交，然鼓兒詞上也說過『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向來狠漂亮的人，怎麼也會糊塗起來，現在聽說各國聯軍都要來了，天津首當其衝，你的賽二爺，我真有點兒不放心。你何妨到天津去帶着他進京，北京就是有事，跟着僑們走，總吃不着大苦。你看怎麼樣？」玉舫道：「天津去一趟不算什麼，不過『你的賽二爺』一句話，要由我跟你說纔對呢。」金甫笑道：「老弟不用挑眼兒，我的我

的有什麼分別呢？」玉舫道：「難道大局真要糟麼？」金甫道：「不客氣，我聽見的笑話多着呢！今兒沒
有事，我把頂可笑的告訴你：齊穎芝你不是認得的麼？他進了軍機後，他的門生姓尹的放了雲貴的試
差，姓尹的去辭行，他和他說道：『你這趨差回來，當在臘月邊，你看這時候北京太平，洋鬼子都殺盡，沒
有一個了。』那門生說道：『地球上國度很多，洋鬼子也很多，殺盡他，狠不容易。』他就正色說道：『你
也中了鬼子的毒麼？天下那裏有什麼許多的外國，他們說的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等，都是他們幾個人
假裝着什麼什麼國來嚇我們的。只要把北京的鬼子殺完了，他們的國也就沒有了。』那個門生看他
自以為是正正當當的大議論，也只好唯唯的答應着走了。還是前天義和團攻打西什庫教堂，打了幾
天，義和團受着鎗子死了不少人。太后就問軍機道：『這一點兒小地方都攻不下，各國的軍隊來了能
敵抵抗麼？』各軍機不敢言語。齊穎芝就奏道：『樊國樑用了邪術，所以打不進。現在義和團招募了五百
個童男子，教會了他們神拳，將來他們神拳成了，衝過去一定可以打勝仗。聽說教堂還有一件法寶，狠
難破的，現在派人到五台山去請一位高僧，名叫法聰的，等他來了，就可破他的法子。』這事華中堂昨
兒親口告訴我的呢。』玉舫道：「這真是氣數了！我聽刑部的朋友說：耿子良的事有人替他謫了一首
詩。」金甫道：「什麼詩？你記得麼？」玉舫道：「我因他好笑，就抄下了。」他就掏出靴頁子，抽出一張紙，
遞給金甫道：「你看：雖是打油詩，却做得狠滑稽。」金甫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帝降爲王舜禹驚，（耿在樞廷言及堯舜則曰「堯王舜王」，常熟相國聞之，冷笑曰：「三皇五帝，人所共知，子良不必及之。」耿當時不悟，歸詢他人，乃恍然，遂深恨之。）皋陶（讀作桃）屢喚不應聲。（耿在刑部大堂，嘗語司官曰：兄弟自刑部出身，好比堯王舜王時的皋陶（桃）諸君大可效法。）將才新得黃天霸，（耿在太后前力保江蘇總兵龍殿颺爲名將，云此人可爲奴才的黃天霸。及下值，華中堂調之曰：子良元來是一個配角兒！因施公案戲皆以黃天霸爲正角，施不全爲配角也。）奸黨能除龔叔平。（耿在刑部得京察一等，爲龔相所提拔，後龔革職受地方官管束之辱，大半由耿奏對時指爲奸黨。）一字誰能爭瘦死？（刑部有犯死于獄，耿讀『瘦死』爲『瘦死』，萬民可惜不耶生。）（耿讀『民不聊生』爲『民不耶生』）功名鼎盛黃巾起，師弟師兄保大清。（義和團皆以紅巾黃巾束首，其中頭目則尊云大師兄，凡大師兄來，耿迎接之，曲膝盡禮。語人曰：「此輩乃保大清國者，非如保國會之保中國不保大清也。」）

金甫讀過呵呵笑道：「太刻薄了！華中堂是明白人，曉得照此幹下來要糟，不過老佛爺聽信了那幾位的話，華中堂也沒有法子去攔擋。你真去一攔，恐怕性命就要不保了。正在說時，只見外面幾個家人進來回道：「不好了！前門外兩荷包巷統統放火搶燒，大柵欄一帶現正起火呢。」金甫道：「僧們的

鋪子怎麼樣？」那家人道：「有一二家的掌櫃來了，其餘還沒有信兒。」金甫道：「我要去問問他們，老弟你也去打主意纔好。」玉舫道：「我沒有家產，也沒有奉敬，隨他們鬧，不在我心上。我明兒準到天津去看看他們。」他說着就匆匆走了。明天盧玉舫騎了馬逕往天津，一路經過河西務楊村各處，都是義和團練拳的神壇，好在各處的壇中，大師兄差不多都知道他的。一路上大師兄也有送他名片，傳知各壇保護的，所以沒有阻礙。直到天津賽金花寓中，他一進門，賽金花正在家，連忙迎出來道：「大哥有怎麼事到這兒來？」玉舫道：「沒有事，一個多月沒見了，所以來看看你。」金花道：「火車斷了，你來不容易，我真謝謝你不忘記我，你跟我進裏頭去，喝一杯白蘭地，騎一會兒，細細的談談吧！」玉舫就跟着他到了套房中向沙發上一躺，說道：「我騎馬來的，騎了兩天馬，兩腿真有點兒累了！」金花道：「你究竟爲什麼事來的？」玉舫道：「你猜一猜！」金花一面斟了白蘭地，老媽等送進來許多小菜碟子，金花陪着他飲，一面含笑道：「我猜你一定有關係我的事，你纔老遠的跑來，不是僭們倆的交情，這個年頭兒誰都請不動你的。」玉舫笑着道：「不枉是個水晶球兒！告訴你吧，是前天楊金甫找我去，說大局不好，各國的兵快到了。天津又是義和團聚會的地方，等到開了仗，危險得狠。我們狠不放心，商量着還是北京好一點。我們都在京，招呼你容易，所以決定教我來一趟，請你收拾着快進京。現在路上還好走，將來難保通不通，你心裏頭怎麼樣？」金花道：「真正謝謝你！我曉得一定大哥和幾位惦記我所以來的。」

北京有着大哥和楊大人等，自然穩當得多，就是要逃難，和大哥們一塊兒走也方便。這也不用商量的了。不過北京聽說也很亂，今天傳言前門外荷包巷大柵欄都燒了，確不確呢？」玉舫道：「怎麼不確？我看見他燒了纔走的。」金花道：「怎麼好？我家裏有許多人，也要安排纔好。端節剛過了幾天，賬也沒有收全，一時不能脫身。我想把他們由輪船送回上海，我就進京來找你便了。」玉舫道：「不差，你要走，自然有許多事應料理的，一時也不能動身。我家中也有事，不能等你。總是越早越好，快快的到京，楊大人和我纔可以放心了。」金花答應了，跟他講了許多近來的事。玉舫就在他那兒吃了飯，歇了一宿，明早騎着馬趕回北京去了。金花等到玉舫去後，他就和家中人商量要進京。孫三聽了不以爲然，他就說道：「僧們進什麼京，此地義和團裏頭的大師兄，沒有一個不認得的。聽說北京的老太后和許多王爺們都很信服他們，真的鬼子們來了，有大師兄們的仙法，鬼子的鎗砲中什麼用！一定可以打敗他。我們不但安穩過日子，而且我碰個機會也許做官發財。爲什麼要逃呢？現在京裏頭也狼亂從前的闊人都要下台了，僧們也用不着他們招呼。我是一定不去的。你不要去上他們的當！」金花道：「上什麼當！他們的話總有點邊兒，我是到過外洋的，外國人的軍隊要靠着大師兄去打，你眞在做夢呢！」孫三道：「你不信由你。旁邊姑娘娘娘大姐等說道：『真要打仗，倪要嚇殺哉！還是到上海去避一避格好。』」金花道：「你們的話不差，我們就去打探有沒有輪船再說，我就要安排了你們纔能走。」大家也就散了。不料

消息一天壞一天，打茶圍的客人都沒有了，就是幾個常來的熟客，寥寥的來坐一回，都是愁眉苦臉；打算要逃難。問問輪船，說是大沽口開了仗，炮台已經失守，載客的輪船影兒也不見了。孫三也整天的不在家，晚上有時回來，頭上纏了紅綢，手中提着刀槍，穿了奇怪的衣服，好像是在唱連台鐵公雞的新戲，只急得賽金花走頭無路。那天他剛起來，隔壁的人家也是開窗子的，只聽他們哭喊起來。金花就叫老媽去一問，說是法國兵已到，要把法租界四面的義和拳搜殺，他們住的房子都靠近法租界，所以驚惶的不得了。金花聽了，也嚇得臉上失色。幸虧自從盧玉舫來後，他已經把細軟值錢的東西收拾好了，他就叫用人去雇船。這時候那里有船！找了半天，纔找到一隻破漏不堪的小船。他們也顧不得了，大大小小鑽上去，一看那船底有半船的水，上去的人一多，差不多要沈下去了。正嚇得不得了，恰巧對面來了一隻船，雖也破舊，但還不漏，便忙着招呼搬過去。也不管多少錢，只要救命，一同搬了上去坐定了，一個娘姨道：「這個時候三爺也不來，他到那兒去了？總要等着他來纔好開船！」金花冷笑道：「誰還等他這個有良心的人！你看他這幾天來問一問麼？不曉得是吃了槍子還是挨着刺刀倒在路上呢！快開船吧！」那管船的問道：「大小姐往那兒開呢？」金花道：「我是要向北京走的。隨便你怎麼開，只要挑安穩的地方走就是了。」船上的人正在拔了篙子往前撐，撐過一條橋，只見東岸上一羣裹着紅黃頭巾的人，也有擎着刀的抗着槍的，氣急敗壞的如飛跑來。後面一陣好像放鞭爆的聲音，急急的不斷追

來。那先逃的一羣人中，沿途中槍倒下的不計其數。金花的船連忙靠西邊撐走。各人把席篷蓋着，都搗着眼睛，渾身哆嗦，爬在船裏。畢竟金花胆子大，眼光足，偷偷的張見一羣人中，有一個頭上紅巾已扯了，手中刀槍也丟了，一直的跑。後來槍聲更近更急，倒下的人更多，他好似沒有法兒，只好向河中一跳，打了一個猛子。剛剛入水，後面洋兵都騎着馬往前趕來，沒有留意投河的人。金花眼光一掠，好像孫三雖在恨他，畢竟餘情未斷，看見洋兵已過，他就推開席篷，拏手中的巾子向水中一颺，恰好那人正在浮起來，看看岸上有沒有追兵，忽然看見一只小船上有個女人拏手巾向他一招，他就努力向着船衆來。泅到河中間，氣力不勝，將要沈下去，金花叫船上人拏篙子鈎他，纔拉到船邊。只是已灌了許多水，眼睛翻成半白了。船上人把他擱在船沿，一會兒吐出了許多水，漸漸的醒了。娘姨道：「大小姐，你救了這個人，阿彌陀佛，功德無量！」金花道：「你瞧瞧是誰？」娘姨探出身向船頭上一望，失驚的說道：「這不是三爺麼！大小姐，是你看見了才救起來的麼？」金花道：「我看清了是他，我纔不救呢。」那時孫三已回過來了，聽了接着說道：「爲什麼是我反而不救呢？」金花道：「像你的良心好，死不掉的，反正有人救你，用不着我救。」娘姨道：「三爺不是你，剛才我就說你，你這兩天壓根兒不見影兒！今天真緊急，大家多逃了，大小姐要雇一條船也沒有找處，好容易菩薩保佑，半路上碰着這條船，纔救了許多人的命。你三爺也不來問一個信！大小姐才會恨得你海樣深，你想想能怪他麼？」隨向着金花笑道：「夫妻的關

係畢竟兩樣的，怎麼你在船上，他在河裏，你會救他的，不是菩薩的指點，有這樣巧的麼？」金花道：「早知道是他，還不如推到河裏去的好呢。」孫三道：「好了！好了！閑話少說！」娘姨找一身短衫褲子給我換一換。」那娘姨道：「男人家的衣服沒有，只有汗衫褲一套，不分男女，將就換上吧！」孫三擎着換了，好在天氣正熱。孫三在水裏浸了一回，也不覺得什麼，船隻是漸漸的離開了天津十多里，一個小地方叫小稍子口的停了船過夜。金花是不理孫三，孫三沒有法，只好跟大姐娘姨們瞎聊道：「今兒真險！我在壇裏，大師兄派我去燒租界搶洋行，我帶了幾百人，畫了符，念了咒，請了神，大家很高興的要到法租界去。我想我們住的地方很近，我乘便到家，招呼一下，免得你們驚惶。我這幾天看他們鬼子也怕得我們狠利害，有一回在街上有一個鬼子下了洋車，拉車的向他拱拱手，要多給幾個車錢，那鬼子嚇得回頭就跑了。我們去燒教堂，大師兄只要念了咒，把刀一指，就燒起來，大家都信服有靈。實在是我們先吧洋油澆的柴草，由教堂中的中國人，先預備好了，纔燒起來的。那鬼子不知道，自然怕起來。我們趁着這種威風，把沾着點洋氣的東西，一半兒燒毀，一半兒搶回去了。」旁邊一個大姐道：「三爺你也去了麼？你爲什麼不搶點東西回來呢？」孫三道：「搶來的都藏在壇裏邊，今兒這一下可惜全丟了。昨天我在壇裏看見弟兄們抓了一個官，說是江蘇的候補道，他是辦海運來的。他帶了一個姨太太，坐了一隻很大的船，因爲海道不通，他就打算從運河裏逃到山東去。他船上有好幾萬銀子，船上也有團裏的人，到

壇上私下露了風，他船上雖有十幾枝快槍，十幾個護兵，壇裏派了二三十個弟兄去，把他輕輕易易捉來了。他的姨太太靠着船窗坐着，弟兄們上去，看見他手上帶的金鐲子，翡翠鐲子，狼值錢，就喝他卸下來，他不肯，一個弟兄就把他胳膊砍下來，把鐲子通通擊去了。那位老爺抓到壇中，教他升三道表，可憐他嚇得手直抖。一道表也升不起來，就拖出去砍了。船上的銀子都抬到壇裏來了。」那個娘姨道：「阿彌陀佛！真真作孽！你們已經擊了他的銀子，爲什麼還要殺他呢？」孫三道：「不殺他將來許有後患呢！」娘姨道：「剛才岸上橋上被槍子打死的就是這班人麼？」孫三道：「是的，那槍鐲子砍女人胳膊的，和我一塊兒跑，我看見他腦袋上中了一槍，他的血好像噴筒裏的水噴出來，我嚇得不得了，纔望河裏一跳。這條命纔算檢着了。」金花聽了冷笑道：「你說大師兄的仙法到那兒去了？」那娘姨道：「老天爺終有眼睛，殺了人搶了鐲子現在依舊享用不着，何苦來呢！」孫三道：「我也看破了，今兒個出來本打算發一注橫財的，不料剛走到那個橋邊，忽然劈劈拍拍的向着我們來了，我虧得走在前頭，我聽見了槍聲，回頭一望，那在後面的弟兄們倒下的差不多百十人，也沒有一個人抵抗一下。在後面督隊的大師兄，一個也不剩，都倒下去了。真是天意！大師兄們的符咒都不靈了。也許他們昨兒犯了什麼規，神道不保護了。」金花道：「你們的神道也許搶女人發洋財去了。還來保護你們麼！」正在說時，只聽得岸上喧喧嚷嚷的人聲，車聲許許多多經過，船上人低低的說道：「天津的敗兵逃下來了，我們趁天

沒有亮，悄悄兒往回走纔好。他們就起來收拾了篙漿，逆流而上，也虧得是一只破爛的小船，人家不起眼，偷偷的向通州行來。走了幾天，居然到了通州，找了一家客棧，名叫長發棧的，包了他一個跨院，連男帶女十餘人勉強住下了。金花忙着要進京，孫三老是不願意，仍想要回天津去。金花也明白他是一股兒的醋勁，但是眼前是沒有一個可靠的男人，只好敷衍着，一面送信到京，盼望楊盧兩家派人來接。不料等了幾天，天津是外國人占去了，黎秉衡的勤王兵，陸陸續續到了通州，京通一條大道，被軍隊占踞了，走過就要搶劫，弄到消息不通，金花急得束手無策。孫三道：「通州向來有名的太平州，總不要緊。」金花道：「太平州不錯，是有名的，不過太平州的人爲什麼不住，反而跑出去呢？恐怕這個太平要保不住了！」他就決定雇了車，出了南門，進京去。走出不遠，就有許多官兵在檢查行人，中間也有一二個官長，嘴裏嚷着，你們只許檢查，不許拏人家的東西。那些兵誰聽他話，只管亂翻亂搜，檢值錢的就拏。那趕車的不肯往前趕，他嚷着道：「我們的命難道幾兩銀子就換了麼？」金花也沒有法，車價已給他了，他們不肯趕，有什麼法呢！只好跟着回了店。金花道：「我們還是走的好，慢慢的想法挨進了京，再派人來接他們。此地再住下去性命難保。」孫三也沒有法，只好跟着他走。天又下着雨，半路碰着送玉祿靈柩的十多個兵，把金花帶的首飾等都搶去了。後來走到一個村子叫八里莊，碰見了一位老太太，纔讓着進去住了一夜。明天謝了老太太又走。走到東便門，城門閉着，叫了半天，也沒有人。後來有一羣馬隊

跑來叫城，城上纔有人答應道：「安定門還開着，可以進去。」孫三拖着金花跑到安定門，天已黑了，進了城。坐在一家人家的塔沿上，也有些人圍上來，問從那兒來，往那兒去。」金花道：「我們是來找楊金甫楊大人的，路上被逃兵搶空了，好容易跑進了城，各位有行好的指點一下，到楊家去的路怎麼走？」中間一個人聽了，搖着手道：「你還找他麼？今兒個殺了三位大人，一個就是楊大人，一個是余大人，余雄義，一個是連大人連元。你從那兒去找他呢？」金花聽了，正是青天裏一個霹靂，眼中看着城牆，好像整個兒翻過來，口中叫了一聲啊，就往塔下滾下去，兩眼緊閉，雙手冰冷。一下子死過去了。正是：「白簡三凶天地閉，綠林百里棘荆難。」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第五十八回

瓦大帥籌糧逢名妓；

賽二爺救友得仇人。

却說賽金花逃進了安定門，聽見楊金甫正被太后殺死了，心中一急，登時暈厥過去，人事不知的躺在街上。那孫三急得不得了，連忙扶他起來叫喚，旁邊有一個老者說道：「恐怕是發痧吧！」就向身邊掏出小藥瓶，遞給孫三道：「這是同仁堂的行軍散，你先給他鼻子裏聞一點兒。」一面問着旁人

道：「那位行好的要一口兒茶水等他吃一點兒。」孫三趕緊道了謝，接過藥來，倒些在掌心裏，慢慢的向金花鼻子邊抹了些。那街上一個人，也取了半碗水來。孫三接了，正要向金口中喂藥，只聽金花鼻子裏打了一個噴嚏，旁人都說道：「好了，好了。」孫三就把藥放在他嘴裏，用水送下了一點。一會兒金花醒過來，哭着道：「怎麼好？楊大人又死了！叫我們到那兒去呢？」正在號陶嗚咽的時候，有許多人圍着看，只見剛纔給藥的老者說道：「今晚上姑且到我家裏去，明天再想法子。」他就找着一輛小車，把金花扶在車上，孫三是跟着車走。到那老人家裏，他的家在後門方磚廠，進去一看，擺着許多魚挑子，原來他是作魚行生意的。進了屋子，喝了點水，正要開口問那老人的姓名，忽聽見對面房裏一個女人厲聲的嚷道：「你這個老東西，不要命了吧！從什麼地方帶來的二毛子！你看他們壇裏多麼緊，找到了二毛子，拉到壇裏去升表，神道真有靈！你是個直眼的，他表就升不起來。偕們的二大媽家裏，前天查看了一個二毛子，連他們一家都送了命。你這條老命還想活麼？」嘮嘮叨叨的罵個不歇。金花等聽了，心裏真難受。孫三也低着頭，在那兒想。忽然向着金花說道：「從前我們在口袋底兒的時候，有個杜升，我們用他狠久，後來搬到天津去纔辭了他，這個人狠老實，記得他住在定王府對過，離這兒不遠。我們何妨找他去想想法兒。」那老者道：「不錯！有位杜爺我也認得，他隔着此地一條胡同，昨兒我還碰着他。」孫三道：「狠好！請你老人家帶我去找找看。」老者就點了一個燈，和孫三一仝出去。一會兒就聽得打門。他

們開了門，金花只見孫三老者全着杜升進來，金花看見了，就向杜升道：「杜升，你怕想不到今兒見面吧！我們是死裏逃生，指着楊大人來逃難的，想不到出了大事，今晚上我還沒有安身的地方。杜升，你能救我的命麼？」杜升道：「大小姐，什麼話！小的受過你的恩典，剛才三爺都告訴我了。這且不談，就請大小姐過去，不過屋子實在太破碎，恐怕不能住。」金花道：「這個時候，只要有安身的所在就是了。」杜升道：「既然如此，就請大小姐和三爺去吧！」金花孫三向那老者道了謝，杜升也說了一聲「勞駕」，就一同出了門。孫三扶着金花，杜升提着燈在前領着，到了他自己的住所，金花一看是兩明一暗的房，東西兩間，靠南是兩個土坑。孫三扶了金花，就在西間的坑上躺着。杜升就擎着一張蓆子鋪上，找着一條舊毯子，一條破被送來道：「三爺請原諒，暫時將就着，明天再想法子吧！」金花躺在坑上，渾身酸疼，也不覺得，合着眼就睡着了。一覺醒來，太陽已照在窗上，杜升在外道：「三爺，你來擎臉水吧！」孫三出去接了水盆，杜升囁嚅着道：「現在點心也無從去買。」他拿着兩個碗，碗中各有幾個棗兒。金花道：「你怎麼去弄的？」杜升指着窗外的樹道：「是在這棵棗樹上取的。三爺，請你來，不瞞你說，這兩天米麵也無從買處，大家不得了，都向糧食店裏去找，三爺一塊兒去，可以多擎點兒回來。過一天是一天。」金花道：「你不見得有錢，我還有幾塊錢，你拿去！」杜升呵呵笑道：「大小姐，你還當是上舖子去買麼？現在是沒有地方買去，有錢也沒有用處，擎得着就是我的，好在大家一個樣，只怕是東西沒有了就

完了。反正這個光景也不長，外國人來了也許有辦法了。」孫三笑嘻嘻的跟着他去，一會兒擎着許多小米子大豆回來。原來杜升出去時，帶了一條舊褲子，把兩褲脚用繩結了，把糧食都裝在褲襠裏抗回來了。杜升就把小米子熬了粥，大家喝了一個飽。杜升道：「我出去打探些消息再說。」出去了半天，回來道：「鬼子進城了，義和團都跑了，老佛爺皇上都逃了，聽說外國人自己要做皇上了。有的說外國人找着一位真命天子出來了。」金花道：「楊大人真的死了沒有？」杜升道：「怎麼不真！楊大人跟西什庫教堂貼鄰，董回子的兵攻打不開，就說楊大人在家中挖了地道接濟樊主教，有了謠言，那端王爺就叫他兄弟瀾公、濂公向楊大人借十萬銀子。楊大人雖有銀子，不過都存在票號和大鋪子等處，市面亂得這樣，一時那裏湊得出來。端王兄弟就拿他下了刑部，也不管老太后答應不答應，就拿出去砍了。可憐那平時受楊大人恩典的，一個也不見，他的尸首躺在菜市口，他的家裏人都逃了，不知去向。只有一個唱戲的花旦、路三寶，楊大人在生時狠招呼他，他總算有良心，買了一副狠好的板，備齊了衣衾，親自去收殮了，停在菜市口關帝廟裏，總算楊大人一生在唱戲的身上花了不少錢，死後也得了唱戲的好處。真正可憐！」金花聲了，眼中的痛淚，不由的像黃河決了口，直衝下來，倒在坑上，哭得要暈過去。杜升勸道：「大小姐，不用哭了！這個年頭兒，人命真不值錢，剛才在街上碰着一位老公，他是河間府人，和我是同鄉，他悄悄的告訴我道：「老佛爺跟皇上也可憐，出了宮門，都穿了夏布的衣服，找了一輛破驢車，坐

着出西直門去的。不過這位老太后心真狠，臨走時還把珍妃娘娘逼着他投了井纔走。這位皇上，看着他心愛的娘娘跳井，只能含着淚不言語，跟着老太后一同走，像偕們老百姓。到這個時候也還要挺一挺。」杜升正在閑談，只看見對門一陣火光衝起，杜升和孫三連忙開門一看，四下的鄰居都跑出來，提桶挑水去救火。杜升也正要幫着去救，只見那家的老爺，穿着齊齊整整的衣冠，兩眼呆呆的望着火，看見有人來救，他就用兩手攔住，喊道：「好朋友，你們千萬不要救，就害了我了。」旁人聽着，不懂他的話，只見那已着了火的門中，跑出兩個光頭小孩，哭着出來。那位老爺一見，直罵道：「畜生！畜生！」他拉着兩孩，一空向火門中要鑽進去，大家趕着上前拉住了。金花正在門口看火，瞧見那位老爺和小孩被人拉住了，都滾在地下痛哭。金花忍不住眼淚掉下來，心中好像針扎的一般，不能看下去，就推上門回了房中。一會兒杜升孫三也進來。金花問杜升這家什麼緣故？杜升道：「這位老爺在內務府當差的，洋兵進了城，他就把下人們都打發走了，今晚上他叫他太太少爺少奶奶，每人抱一捆乾草在屋裏燒，自己等燒着了再跳進去。那兩個小孩，是他的少爺，現在爺兒三是救出來了，其餘的太太少爺少奶奶都燒死了。這兩天大小姐你不知道，旗下的官兒，全家尋死的真不少呢！都是這位老佛爺葬送的。可憐不可憐？」金花聽了，心中淒慘得說不上話來，大家也就去睡了。過了幾天，杜升和孫三搶來的糧食漸漸吃完了，街上都有了洋兵站崗佈哨，金花看看光景有點支持不下去了，就和孫三杜升說道：

「此地是個偏僻的地方，想不出什麼法兒，還是到南城一帶去，總有熟人可以找。」杜升道：「大小姐話不錯，聽說前門一帶已經有點兒市面了。不過從北城繞到南城，經過許多國的軍隊，盤查狠嚴。」金花道：「現在吃的要沒有了，不走簡直等死，好在我會說幾句外國語，尤其是德國語更行。姑且闖一下子再說。」杜升道：「我也嚇忘了，大小姐會講外國語，德國兵雖然最利害，跟他講明白了總好過去的。」金花就帶着杜升孫三擎了一兩個小包裏，出門往西南走了。出了胡同，一上大街，果然有三四個洋兵站着，中國人竟一個都沒有。金花等走過洋兵跟前，只見一個兵向着金花問了一句外國語，金花一聽恰巧是德國語，問的是到那兒去，金花就把要到南城去找親戚要糧食，用德國話說了。那個兵聽了狠詫異，登時和顏悅色的說道：「你也到過我們的國吧！」金花道：「我在柏林三年，是跟着中國金公使去的，也見過你們的大皇帝皇后兩陛下，現在遭了兵，流落到這個光景。」那兵說道：「都是你們的太后不好，鬧出這種大事來，教你們百姓受苦。你現在到前門去，要出城狠不容易，我瞧着你見過我們兩陛下的分上，保護你一下。」就給了一面德國旗。金花接了，狠鄭重的道了謝，就往前走。孫三杜升喜歡得不得了，說道：「這面旗現在是寶貝，萬兩銀子買不到的。」果然，走到宣城門，門臉兒上，有幾位外國兵官，帶着許多兵，抗着槍，走來走去，那有中國人敢走過去。孫三也覺得害怕，杜升更不必說，金花領着往前走，他也不讓那些兵開口，就把這旗向着那兵官一揚，把德國話說到是南城去找人，由德國營中發

給我這旗以爲保證等話。那兵官是法國人，也懂得德國話，聽了點點頭，說了「去吧」一句的法國話。金花等安穩的出了城，狼辛苦的，好容易走到了李鐵拐斜街一家熟識的下處，就借了他的靠門房的倒廳三間，將就住下。一看光景，和北城大不相同了。賣東西的都有了。大鋪子沒有開，小鋪子開的一天多一天了。尤其窩子下處，已經回復了從前的光景。原來交民巷使館中的各項用人等，自從聯軍進來，他們靠着洋勢，烏烟瘴氣，乘機的設法弄錢。一般人就去請托，得了使館中一張告示，就可以開鋪子作買賣。那個時候，錢格外好掙；加以外國軍官士兵都要解決性慾的問題，窩子格外興旺。金花等自然也不愁衣食了，杜升跟着金花孫三也可以敷衍過去。那房東本來開着下處，那洋兵進進出出的終日不絕。有一天晚上，金花正在房中，聽見外面一陣格登格登的皮鞋聲，一直往裏院進去，工夫不大，就出來。看見金花房中燈光照着，窗戶上露着金花的影子，他們就站在房前敲門。孫三嚇得不敢去開門。他們噤里古魯了一陣，就拿脚用勁踢門。金花看情形不對，細細的一聽他們的說話，好像德國人的口音，他就用着德國話答應道：「各位不要忙，就來了！」金花就開了門，讓他們進來。原來是幾個德國的小軍官，聽見金花會說德國話，那態度就改變了。正要問訊，中間有一軍官，子細的一看，就問道：「前幾天大街上碰着的就是你吧？」金花一看，果然是給他旗子的人，就含笑說道：「巧得狠，又見着先生，前天謝謝你給我旗子，一路上靠着先生保護，十分平安。本來想要送還旗子，一時沒法去找，今兒又碰見了，就省

了我去找了。」那個軍官就向同來的人說道：「這位在柏林住過幾年，當時是跟着中國公使去的，曾經見過我們的兩陛下，所以話說得很好。」許多軍官聽了，都顯出狠恭敬的樣子。一個軍官道：「你是狠有身分的人，怎麼住在這個地方？」金花道：「本來在天津，被義和團抄了一個乾淨，逃進京來，又碰着聯軍破城，許多親戚，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找不着一個人，只好將就着躲在此地。」一面說着，一面流着淚。那個軍官道：「你在柏林的時候，曾見過現在的總司令麼？」金花道：「現在的總司令叫什麼？」軍官道：「他是叫瓦德西。」金花吃驚道：「他叫瓦德西麼！他在一千八百八十八九年會到過俄羅斯當過使館的武官麼？」軍官道：「沒有他自一千八百七十年和法國開戰時，已担任過司令職務，你爲什麼問起呢？」金花道：「在柏林曾和一位陸軍中校瓦德西相識，彼此交情狠好，後來回國後就沒有消息了。大約不是此位總司令吧！」軍官道：「我們軍隊中叫瓦德西的狠多！大約是另一位吧！你看見那位時，約有多少年紀？」金花道：「見面時他不過二十多歲，到現在不過三十多歲。」軍官道：「現在的總司令，已經五十八歲了，一定不是他。談了一會兒，他們將要走，就和金花說道：「我們總司令在此地，狠寂寞，像你狠有身分的，我們去報告了，介紹你和總司令作個朋友，不是狠好麼？明天一定來接你，千萬不要躲開。」金花道：「前天的旗子，你帶着去吧！」那軍官道：「你留着吧！也許還有用。」說完，狠客氣的走了。等到明天上午，果然有兩個德國兵套着一輛轎車來接金花，金花就上了車，到了他們的

營盤裏，見了瓦德西元帥。金花一看，果然不是從前認得的瓦德西。金花向着他行了鞠躬禮，瓦德西就請他坐了。問道：「你是跟着金公使到過德國的嗎？」金花道：「是的，跟着金公使到過。」瓦問道：「金公使是你什麼人？」金花道：「是我的姊夫。」瓦道：「正是吃飯的時候了，你大約沒有吃飯，我們一塊兒吃吧！」吃飯的中間，談得很高興。金花把逃難的情形告訴了，瓦就說道：「今天請你來，有一件事和你商量，我們的軍隊來了，人地生疎，言語不通，一切軍需沒有法子辦理，請你幫助我們辦一辦，也不枉僮們作了一回朋友。」金花道：「現在中國的百姓都狠害怕，糧台是狠重大的，我是一個女子，恐怕辦不了。」瓦道：「不要緊，只要你出去招呼他們作買賣的，你去說明了，教他們來承辦，我另派幾個兵官保護着你，我可以吩咐兵官們聽你的指導，萬一有爲難的事，你還可以直接來告訴我，想來你也沒有什麼辦不了。」他一面說，一面又給旁邊的一位軍官低聲說了幾句話，那軍官進去，拿來兩套夾衣服，都是青緞綉花的，又取出一只小箱子，裏面裝着一千塊洋錢，放在桌上。瓦德西就指着和金花道：「這一點兒東西，請你先拿去用，你光景狠不好，以後我一定幫助你，你不必客氣。要用什麼儘管來告訴我。」金花聽了，說道：「謝謝你！感激得狠！我實在狠窘，也不和你客氣了。」談到天黑，金花要回家，瓦德西道：「你過天准來！等我派人跟你去，招呼他們作買賣的來商量糧食的事，不要忘了！」瓦德西一頭說，一頭送金花出來。金花拿了衣服和錢，上了車，回到家裏，心中狠快活。孫三等也高興得狠。大家商量，

住在這兒不成局面，現有了錢，就搬家，好在房子好找，幾天兒就搬到琉璃廠去了。隔了二三天，那兩個德國兵和車又找到了，說是大帥請你去。金花修飾了一回，上車去，到了營中，瓦德西見了面，狠殷勤的，坐下了談了一會。瓦就問道：「我的性子是狠急的，前兒托你的事，你想定了沒有？這會兒就去辦吧！」金花道：「想是想定了，無論辦得了辦不了，承你看得起我，總要去辦一辦再說。不過要請你派個人同我去，他們纔信我。萬一他們願意承辦，要請你定一個保護的辦法，他們纔放心。不要東西運進來被別人搶了去。」瓦德西呵呵的笑道：「不錯！你這個人能辦事！有了你，我算找着了人了。確是有了大批的東西進來，別國人找不着東西，真許要搶去。這麼辦吧！承辦的人，我給他保護的憑據，我再通知我們軍隊，只要看見了我發的憑據，都要保護的。倘由遠道運來，你來通知我，我再派些軍隊去押護。就萬無一失了。以後有零星的事，我萬一忙，不能見你，我介紹一位朋友給你，我不在家，你可找他。」就向桌上電鈴一揪，外頭一個護兵進來。瓦就吩咐去請軍需長來：「一會兒進來一個軍官，向瓦行了軍禮，瓦向着他道：『我介紹你一位朋友。』又向金花道：『這是軍需長白朗。』他就向白朗道：『我們軍需處要辦的東西狠困難，現在我請這位小姐去招中國人來辦理，讓他說定了，我們給他保護的文憑和旗子。他怕路上有人搶，有了我們的旗子是不會的。不過碰到我們軍隊不到的地方，也許難免，請他跟他們商人斟酌。倘然怕有意外的事，我們就派人去押送也好。他到過德國，是從前中國金公使的親戚，狠能幹。」

說我們的話也很好。你二位可談談！」白朗答應了，就回過來向金花行了鞠躬禮。金花也就伸手和他握了。白朗道：「你能幫我們的忙，再好沒有。」就向着瓦德西道：「馬上就派幾個人陪着他出去辦！」瓦道：「很好！」就和金花說：「偏勞你，越快越好。」金花道：「太客氣了！應當幫忙的。」就和白朗出來。白朗問道：「坐車去還是騎馬去？」金花道：「騎馬比較爽快點兒。」白朗道：「你也能騎馬麼？」金花道：「勉強可以騎。」白朗便吩咐備了三匹馬，回頭向着軍需處的小軍官道：「你二位陪着去吧！」金花道：「可要帶幾面旗子去？」回頭說定了，就交給那承辦的人，表示我們保護的意思。白朗先生以為如何？白朗道：「是的，一定要的。」就叫人拿了六七面的旗子，交給兩個軍官。臨走吩咐道：「你們一切都要聽他的話。」軍官們答應了，金花就和白朗握手告辭了，和兩軍官出來，一同騎了馬，走出了正陽門，只見荷包巷大柵欄糧食店從前錦天綉海的地方，都成了碎瓦斷磚的場所。破屋頹牆的旁邊，偶有二個攤子，賣些粗糙的糕餅。金花看了，心中十分淒慘，只好沿着李鐵拐斜街閻王廟湖廣會館一帶往西，各種大鋪子房屋雖照舊存在，但都是關着門，沒有一家開着的。金花騎在馬上，只好找那原有糧店招牌的人家下了馬去打門，那裏頭的人，偷偷兒張見有兩個外國兵同着一個娘兒們，猜不出爲什麼事，不敢開門，都在裏頭回應道：「沒有男人在家。」金花沒有法，只好沿着街走過去。走了幾家，都不肯開門。又走到一家狼大的糧店門前，金花就和那兵官道：「只好勞你駕，強逼他們開門了。」那兵官看着

十家九不開，就狠有氣，因着長官吩咐，要聽金花的話，金花不言語，也只好隨着。現金花將他強逼開門，他們走上去，就把脚踢開門，厲聲的說着德國話道：「開門！開門！」那鋪子裏的人嚇得直抖，雖然不懂他的話，想來必是要開門，只好把門開了。兩位兵官就讓金花進去，裏頭的老闆，面無人色的看見了外國軍官，就跪下去磕頭。金花笑嘻嘻的說道：「掌櫃的，你不用害怕，快起來，我來告訴你。」一面招呼那兩軍官坐了，軍官狠客氣的坐下。金花道：「掌櫃的，你不認得我吧！我是賽二爺，你總知道我的名兒。這兩位是德國大元帥瓦總司令手下的軍官，分位很大的，總司令跟我是認得的，現在進了北京，各國的兵都聽他的命令，他的身分多大！他因為他們的軍隊，每天要用的米麵牛羊菜蔬鷄蛋等不在少數，他們言語不通，一時無從去找。他請我出來，叫我找幾家鋪子去承辦，這是狠掙錢的買賣。不料這一帶的糧食店，都不肯出來，這是他沒有發財的福氣。你想想，你能承辦多少？和我說了，就可定局。他們外國人說定了價目，不折不扣，這個賣買真好做呢。」那老闆聽了，呆着臉道：「不瞞姑娘說，這種賣買是不會做的，現在荒亂年頭，東西都不好找，請姑娘招呼別人家吧！」金花怒道：「掌櫃的，你不要不識抬舉，我告訴你，越是荒亂，越是好掙錢。現在外國人管了北京，不要說關了門，可以過日子，譬如這會兒我要一句話，告訴了他兩位軍官，馬上拉去，說不定當場槍斃了，也無處申冤。我是好話，你答應了，馬上給你保護。」就指那軍官手中擎的旗子道：「只要給你一面旗，你插在門上，各國的兵都不敢來攪擾，多麼安

穩！你說東西難找，也是真情，不過你答應了，出去找東西，由我去請總司令發保護的旗子，憑照自然好找了。道路遠，東西多，還可以派外國兵來保護你。他是各國的總司令，不用說，中國的土匪見了影兒都逃，就是各國的兵隊看見了他的旗子，那個敢不服有這樣的好處，不去幹，不是傻子麼？況且現在荒亂的時候，東西沒有準價兒，還不是憑你說麼！你快快的想一想，我的話對不對？」那老闊聽了，想了一想，道：「照姑娘的話，還有什麼說的；不過我們不懂外國話，跟他們怎麼來往呢？」金花道：「你放心！現在範圍尚小，我可以包圓兒，什麼話都來找我是了。將來範圍大了，你們慢慢的可以找幾位懂外國話的人出來辦，只要有錢，還怕沒人麼？」老闊道：「姑娘的話真不錯，准定我來辦一下子。」金花道：「你一個鋪子也辦不了，你拏個總，再去各處熟悉的人，一同去辦，好在有總司令保護的，不用說掙錢，就是身家性命都可以保全。每天晚上睡一個安穩穩的覺，不值得多麼！你既然決定了，你趕緊去找同行，明天到琉璃廠羅家大門我住的地方來找我，一全到營盤裏說定，他們要的什麼東西，多少數目，就好辦了。況且你沒有錢，還可以先借些。掌櫃的，將來你發了財，纔信我呢。」金花就拏了一面旗，問明了他的姓名，寫上了，交給他。一面向着軍官用德國話說道：「兩位請回去告訴軍需長，已有了眉目了，明兒早上我帶着他們來面定。這匹馬和旗子都留給我。他們今天能去采辦東西，我就要給他旗子，馬，明天我要騎着到你們那兒的。回去給白朗先生問好。二位先請，我也回去了。」兩個軍官把旗子交了金花。

恭恭敬敬行了一個軍禮，就騎馬回營去了。那老闆在旁雖不懂話，看那軍官對着金花，狼恭敬，不曉得金花有多大的勢力，就說道：「我就去找人，能有多少東西？問問他們願不願來承辦。明兒準到姑娘那兒回話。」金花道：「你要走道，怕不方便，你再拏一面旗去，來往就不怕了。纔剛的旗子，可插在門上，也不用關門，自然的沒有人來攪。」他就又給了他一面旗。自己上了馬回家去了。到了晚上，那糧店老闆帶了五七個人到了金花的寓中，見了面道：「謝謝姑娘，現在有好多家願意來承辦的，只要外國人肯保護我們，當盡力去辦。有為難的地方，要姑娘出力的。」金花道：「狼好！明天你們到我此地來，一全去商量是了。」那老闆道：「還有一件事，要求姑娘，可否照來的幾個人，每人給一面旗子？我們就安心去辦事了。」金花道：「可以，不過要寫明姓名舖子所在地方，你要保證他們不要拏着旗子去亂來，那要找着你的。」老闆道：「當然。」金花就每人給了一面旗子，註寫明白，他們都欣欣的去了。明天，他們果然來了。金花就騎着馬，帶着他們到德國兵營中，和軍需長白朗當面說，金花就當了翻譯。一切都說定了。後來辦得狠好。北京許多人都知道了。都來找金花求保護，金花差不多天天到瓦德西那兒去，不獨德國軍隊中都知道了，就是英法美等七國軍隊中，沒有不曉得賽二爺是瓦德西的好友，他出來都狠敬重他的。當時聯軍進了城，他們最恨着的是義和團，只要看見一個情形可疑的，便當他是義和團，立刻就殺。一天，金花騎了馬回家，看見一夥外國兵正拿住幾個人網起來，已經槍斃了幾個。金花一看，網的人中

間有一個人好像認得的。細細一看，原來是楊金甫家中趕車的，曾經接送過金花。不覺得發了惻隱的心，他就向着中間一個小軍官一看，恰是穿着德國的軍裝，他就用着德國話上前說道：「先生，這裏頭有一個確不是義和團，請你饒了他吧！」那軍官一看是賽二爺，便狠和氣的說道：「能保證他嗎？」金花道：「是的，他從前伺候過我的。」軍官道：「既然如此說，一定不錯的。」就吩咐道：「放了他們吧！」這幾個人放了網起來，朝着軍官和賽二爺磕了頭。金花道：「你不是在楊大人那裏趕過車麼？我正要問你話，你就跟我回去。」那個人答應了，其餘的人都是死裏逃生，重向金花磕了頭走了。金花帶着這個人回了家，坐定了，細細的問楊金甫家的事。那人說道：「我們的老爺，死得真可憐，都是端王的兩個弟兄，瀾公爺濂公爺，想他的錢想不到，馬馬胡胡的結果了他的性命，他拏交了刑部後，只有一個家人楊升，跟着老爺到監裏頭服侍他老人家。那天要上菜市口兒，大人尚有二千銀子，都給了楊升。等到出監時，不料給監中的老犯人都搜去分掉了。後來路三寶收殮我們的老爺，楊升身邊只有八兩銀子。他還找了漆匠替老爺的棺漆了一回。金花聽了，流淚說道：「楊升很有良心，他現在那兒？你看見叫他來。他沒有事，我可以幫幫他忙。」那人道：「謝謝二爺的恩典！」金花道：「你幾時在楊家出來的？」那人道：「去年臘月底就出來了。小的運氣真不好，出來了就到翰林院劉宅上了工，劉老爺也奇怪，大年初一小的套了車，伺候劉老爺去拜年，正要上車，劉老爺在書房裏，忽然把一面鏡子擲碎了，小的嚇一跳，就

問那跟班的李爺。他說：「劉老爺專會相面，每逢大年初一，他總要拿鏡子自己看一下子，這回他對着鏡子狠生氣，自言自語道，難道今年決逃不過麼？重又照了一回，就把鏡子擲在地上了。」小的當時也不信，不料這五月底京城裏狼亂，他就叫我趕着車上通州。走到八里橋，給義和團圍住了，說他是二毛子。拉到壇上，不由分說，就給大師兄砍了。小的好容易跑掉了。二爺，你想小的倒霉不倒霉？」金花道：「甯作太平犬，莫作亂離人！」這話真不差了！這位劉老爺是那兒人？」那人道：「是常州人，大名叫劉可毅，金花道：「我想起來了。我聽見有人說過他那年會試中的是會元，出榜時大家看紅錄，紅錄上寫的是『劉可毅』，都說他的預兆不佳。現在真應了。也算得奇怪了！你以後要找事，儘管到我這兒就是了。」那人道了謝，請了安去了。金花自從了救這班人，京城裏差不多全知道了。一天金花在家，他家

人進來，說有人要來見二爺。金花就請他進來。見了面，吃了一驚，原來是個老朋友，叫做陳蒼佩，他是做過巡城的都老爺，在楊金甫家裏見過好幾回，彼此狠說得來的。金花請他坐了，說道：「陳大人，半年不見，就變了這個世界，真無從說起了！」陳道：「從前的事不必說了，今天來找你，有件不得了的事，請你幫忙！昨兒外國兵到了我的小屋，因為要做工，就教我去當苦力，我已經五十多歲了，實在當不了這個苦力。昨天李昭煒、陳國祥二位侍郎，被外國人拉去背死尸，代牛馬拉車，不願就打，李侍郎被推在玉河橋下，幾乎淹死。聽說你在外國人前狠能說句話，可否看在從前有一面之交，替我討一個情？」金花聽

了，心中狠淒慘的說道：「請你放心！我就替你去說。而且一定可以作到。請你回府，我馬上就去說。」金花當天到德營中，見了一個軍官，托了一箇人情，就把陳蒼佩的苦力免除了。他當日就來道謝。談到大局，陳蒼佩慨然說道：「還用說什麼！這場亂子自然是端王爲首，一班無知的親貴和大官附和，太后有了廢立的私見，也就聽從了他們。前天余中堂在文華殿吊死，他本來還想要隨鑾到山西去，他兒子道：『你年紀八十多了，也經不起勞苦了，不如一死倒還乾淨。』他就挂了兩根繩，表示父子同死。那余同上他的當，臨上弔時，哭了一回，和蘭士說道：『兒啊！你陪我去是不差的。殺楊金甫等人都是你監斬。將來他們一黨要報仇，不如跟我一塊死了。』老頭子歎了一口氣，由他兒子扶了他套進了繩圈。蘭士看他斷了氣，馬上就把身上的官服脫去了，改穿了藍夏布的破衫褲，就混出了城躲了。心裏盤算，現在老頭子死了，人家怨氣稍雪，我避過了風頭，就有法子。老子殉難也算忠臣，有大清國一天，終有卹典的。」金花聽了，不禁勃然大怒道：「他現在躲在那兒？」陳道：「聽說是藏在白雲觀高老道那兒。本來余同跟那個高老道狠要好的，不過你二爺千萬不可說出去。他的仇家知道了，一定要他的命的。」金花道：「我留神就是了。說完話，隨後送了客。金花回了房，把脚一蹀道：『我一定要拿他替楊金甫報仇！』他就騎上馬，找瓦德西去。正是：『文武衣冠坐烈炭，恩仇生死顯分明。』欲知賽金花如何捕捉余蘭士且看下文。」

第二十九卷

第五十九回

復仇殺罪魁，國皆日可；

議和謀妓女，朝無人矣；

却說賽金花聽見殺楊金甫等的余蘭士逃在白雲觀藏着，他又知道聯軍總司令早有命令，通緝那班主張義和團殺戮教民，圍攻使館的首惡，自然余蘭士也在其中。只是外國人人地生疏，究竟不容易找，所以逃的逃了，躲的躲了，一個也沒有找着。現在他既知道了余蘭士的藏身所在，他就走到瓦德西住的所在，說明余蘭士躲在白雲觀，請他派軍隊去搜捕。并說只要捉到了這個人，其餘的首惡，可以逼他供出所在地點。一瓦德西聽了，馬上發了命令，派了軍官辦理。因白雲觀在日軍地段，叫他會同日軍前往。到了白雲觀，找着了觀中老道，問他裏頭躲着的人，叫他快快交出來。那班老道連忙領着進去，捉了余蘭士。老道說道：「還有一位齊大人齊秀，也在這兒。當下把他們二個一齊網了，帶回營中。又向觀中各處都搜了一回，其餘果然沒有了，隨將觀主高老道也帶回去。這個高老道，他從前很有勢力和

皮小連總管是把兄弟，許多人要走皮小連門路的都是高老道去介紹的。西太后也歡喜他，他常常孝敬東西。白雲觀所製的醬小菜，太后最喜歡吃，所以狠有名的。這次拿來，都囚禁於順天府衙門，訊了幾回，把高老道放了，那余齊二人，是各國指名欲嚴辦的，不能開脫，忽忽的過了年，大年初一金花到瓦德西那兒去，其時瓦德西已經住在大內西苑裏的儀鸞殿。金花騎了馬直進宮內，見了瓦德西，彼此握手問好。瓦道：「你今兒有事吧！」金花道：「沒有事，今天是我們的大年初一，照例要拜年的，所以專誠來拜年。」瓦道：「謝謝你。」又道：「自從得了你的報告，拏住兩個，以後又拏了一個叫年映，昨天各國議定了，就要把他們正法了。」金花道：「一定的什麼日子？」瓦道：「這個禮拜五。」金花道：「今兒是禮拜一，是大年初一，禮拜五，就是我們的年初五。」瓦道：「是的。」金花道：「天有眼睛，這才是因果報應哩！他們殺的人都是冤屈的，謝謝總司令，總算替中國人報了仇，解了恨了！」瓦道：「你的話不錯，被他們殺的人，真是你們中國的大忠臣呢！不過殺了這幾個，還不能報我們公使克林德的仇呢！非把你們的老太婆殺了，解不了我們的恨。」金花道：「理論，都是他：連累了中國的皇上和百姓，不過到殺你們的公使時，他也作不了主了，都是這一班的昏蛋出主意了。」瓦道：「你們的皇上，是很可憐的，所以各國都看在你們皇上的臉上，才准講和。現在李鴻章也來了，但是不把這班昏蛋先辦了，各國還不能講和的。」金花道：「這班人該殺！不過像南幾省的督撫，保全各國的商民，教民，辦的也不差。」瓦道：「是

的，各國一來可憐你們的皇上，二來佩服你們東南各督撫有見識，訂了互相保護的條約，彼此均有利益。中國不亡，還是靠他們幾個人；否則我們早早的瓜分了。」金花道：「你的話一點兒不錯！」談了一回，就在儀鸞殿上吃了晚飯，瓦德西派人送金花回去。金花回到家中，一轉眼就到了初五。金花于昨天晚上叫人辦了一桌祭菜，他一早起來，在西鶴年堂藥鋪裏設了一張桌子，把祭菜擺好，寫了一個楊金甫尚書靈位的紙位，預備了香燭錠帛。金花就守在藥鋪中，那時賽二爺赫赫有名，他要怎麼就怎麼，官廳中沒有敢阻止他的。等了兩三個鐘頭，果然依照舊規矩，慢慢的見三輛破車來了。第一是齊秀第二是余蘭士，第三是年映，依舊是些破爛不堪的五城兵役，依舊是東倒西歪的劊子手，依舊是派的中國監斬官，不過多了百十個外國官兵。看見三人來了，中外的人都拍起掌來。有的中國人喊道：「義和團真好！他們在地下設了壇，練了拳，請三位大人帶着去打仗！現在真不怕槍炮的了！」嘈雜的聲浪，笑的罵的都有，只沒有一個悲慘的，掉淚的，外國人紛紛爭着拍照，那兵役扶着下車，齊秀低着頭正要走上去，只聲得後面一聲狂喊，各人爭着看時，只見那余蘭士張開兩臂，好像有人抓他的樣子，口中噴着白沫。隨即倒在地下，口中不絕的央告。那齊秀年映也都昏不知人。監斬官也嚇得失色。就提起硃筆來，向名單上點了一點，吩咐快去行刑。那劊子手匆匆的把三個人砍了。金花一面點了香燭斟了酒，含着淚，焚了些錠帛，送了神位，也就回去了。且說北京自從八國聯軍占據後，西太后逃到了陝西，沒有法子，只

好派出議和大臣，是華李二中堂，不料外國人不答應，說華中堂也是罪魁。西太后氣得不得了，只好派了慶王。肅毅伯托了本來諳熟的公使，說明一切，由他負責。慶王不過是陪客，請他們答應了，留點兒面子。肅毅伯進了北京，住在賢良寺，慢慢的與聯軍方面開議和約，那時德國因殺了他們公使克林德，瓦德西一腔的盛怒，正要發揮。肅毅伯碰了不少的釘子，只好忍耐着，一面向各國政府縱橫排闖，用了不少的手段，真可算得一位大忠臣了！當時有幾國的公使，私下和他說道：「我們想提出請你們的皇上回來，一切的和議，就好說得多，那個老女人讓他在西安去，我們不理他。只同你們皇上說話，論起情理來，也是應當的。沒有這個老女人，決不會鬧出這個事來。我們去掉他也是情真罪當的。」肅毅伯聽了，心中也一動，他就道：「這個提議，千萬不要宣布，讓我細細的考慮一下再說。」回來召集了幕府中許多的心腹來密議，就把各國使臣的非正式提議宣布出來，他掀髯笑道：「外國人的話確也有些道理，倘然請了皇上出來，爲國家打算，當然可以少吃些虧。我們一定要捧着老太后，不用說別的就是德國的克林德一件事，真無從說起。連日我會見了滿臉怒氣的瓦德西，碰了不少的釘子，真叫我難受。不過我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現在反臉，不免有點下不來，將來歷史上不好看，你們大家細細的斟酌一下！」旁邊烏赤雲道：「據職道的意思，經了這番大亂，太后數十年中興的功績，是完全推翻了。全國的人心，也統統的失掉了。照他們幾個公使的話，確是有益于國家的，否則我們犧牲了許多利益，一小半

是保護太后的。除了這件，一定可以少犧牲我國的利益。不過辦是很難辦的，各省大員究竟是偏重在太后那邊的多，很難一致呢！」旁邊楊杏仁說道：「戊戌以來，他們后黨的手段太辣了，殺了許多新黨中的人，士大夫暗暗灰心的真不少，乘此機會，想法子把皇上請回來，皇上只要脫離了那班后黨，擢用一班有志氣才力的新黨，由中堂總了大綱整頓起來，這個中興，才是真個中興，可以勝過曾文正左文襄兩位。他二公不過是削平內亂的功臣，實在沒有建立適合時勢的政治基礎。中堂如能用這個手段，真是全球的第一人。歷史上也是第一等人物了！中堂不看別的，就看日本，他的強盛，沒有西鄉大久保等覆幕尊王，那有今日的國勢？人才是愈用愈多，他們的伊藤、陸奧等豪傑，好像雨後春筍，叢生並長。在他們沒有出來的時候，也沒有什麼了不得，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確是彼此牽引而成的。至於赤翁所說的不容易辦，也不見得十分棘手，只要把軍權財權拏住了，把些金錢祿位敷衍了他們，決沒有十分的反抗。做老太后的忠臣呢，像皮小連一班人，給他們一百八十萬，要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那有一點兒深謀遠慮呢！伯伯相聽了，呵呵笑道：「你們年紀輕，總是喜歡往前走，你也往後想一想呢！」就有鬚髮已白的一個人叫做余若晦的，他就說道：「我們先不要去研究利害，先研究辦法，怎麼樣可以把皇上請回來？自從那年政變後，母子就一刻不離開，老太后自然已慮到有人利用，只要離開他，就易于脫離政權。現在又闖了一個大禍，自然也料到天下人心已離開他了。你要叫他們分開，他們

更扭在一氣，那是一定的。無論什麼法兒，都不行，要做得，只有借重外力了。現在要叫外國兵直達西安，確是做得到，將來的困難，恐怕很多，這還是公話。還有一句私話，各位看我們的這位小主人，恐怕也沒有這種的魄力吧！」伯相道：「你的話不錯！」赤雲道：「若晦的話不差，這件事總太冒險，況且計較利害，也不算。」伯相拈着長髯，歎了一口氣道：「我也老了，沒有這種勇往的力氣了。杏仁年紀輕，精神足，盼望你將來做一番旋乾轉坤的大事。我也是很贊成的。」當下各人都散了，隔了一二天，伯相就向知己的幾個公使秘密的說道：「中國的環境，與各國不一樣，太后雖然做了這件事，然他幾十年中興的成績，民心尚向着他，皇上究竟年輕，內外大臣向他的尚少，現在太后年紀已很大了，他的挈權時，間也有限了，不如和平等待，總有一天，況且他經了一番痛苦，以後決不反抗。此番能保持他，依舊由他了結，我們辦事，一定順手。倘下了他的面子，一定諸事都生出窒礙來，不容易了結，千萬不要提出來，省得許多枝節。想各位亦以為然的那幾位公使聽了，覺得向西太后要求利權，確是容易一點，也就說道：「我們的意見，也是為貴國起見，將來或有改革興盛的希望。至于為敵國打算，倒是在你們的太后手中容易辦交涉，為貴國人民想，未免太便宜他罷了！」伯相聽了，臉上一紅，也就唯唯而散。過了一天，伯相與各使會議，散後回到賢良寺寓中，那門房中差弁進來，回道：「成大人請見！」伯相聽了，微笑道：「木生來了，快請！」一回差弁引着成木生進來，木生見了伯相，就行大禮。伯相就用手拉着他起來，呵呵笑。

道：「你這個小滑頭也來了，不害怕外國鬼子麼？」木生道：「有了中堂在此，胆就大了。」伯相道：「不要多話，你先換了便衣再談。」木生的家人，就伺候木生脫去袍褂頂帽，換了便衣，戴上小帽。一面就說道：「中堂的氣色很好，精神更好，這是中國四萬萬人的福氣哩！」伯相道：「四萬萬人的福靠不住，一個老頭子受氣倒是真的。」木生道：「不遇狂風巨浪，那里顯得出把舵人的能耐？就是今年的南方聯合的辦法，不是中堂和劉制軍的毅力定議；這個時候，恐怕已無從着手了。」伯相呵呵笑道：「一點兒不差！你看莊壽香昨兒有電報來，還是說的一片書生的話，什麼妥洽兩全之道，不是說的夢話麼？」木生道：「壽帥的一生辦事，總是擔當上差些。就是夏天東南聯合的辦法，當五月的時候，門生在上海就和各國的領事大家商量了一回，草草擬定了一個方針，當時就電稟了中堂，又和劉硯帥、莊南皮、方安堂通電商酌，正在等候中堂的訓示，不料當天劉硯帥就來了一個急電，叫門生馬上到南京去面談。當日匆匆的，就趕到了南京，制台衙門去拜會，遞了名片進去，不多一回兒，差弁們就回道：『大帥吩咐快請！』又說：『天氣熱，請大人趕緊換了便服進去。』門生就隨着差弁進去，一徑到了簽押房，只見他赤着膊，把辮子扭起了盤在頂上。一見了面，就向着差弁罵道：『你們昏蛋，我叫你們請成大人，換了便衣進來，怎麼不請成大人換？』我就說道：『不關他們的事，他們確是說過的，因為奉召而來，不好太脫略的。』他就說道：『木翁你也太拘了！什麼時候，什麼天氣，還講這禮節麼？』他就向差弁道：『快快的伺候成大人』

脫衣服。』我就向他作了一個揖，他就拉着我的手道：『快快的脫吧！』我摘了帽子，脫了袍褂，剩了一件兩截的襯衫，正要坐下，他就呵呵大笑道：『木翁，你難道是娘兒們不肯露體嗎？』隨手把襯衫汗褂兒都教差弁們替我脫了，隨教家人們取了一雙拖鞋換了靴子，他就向我說道：『請到烟榻上坐吧！』他就橫下去。家人們遞上烟槍，他呼呼的抽了兩三筒大烟，喝了一口茶，開口道：『木翁，你的電報看見了，上海的鬼子們你想來都見過了，他們的意思怎麼樣？照你的辦法，木翁，你有把握麼？』我就說道：『這樣大事，沒有把握，怎好來胡說的！這個辦法，也不是中國一方面的要求，倒是他們各國來要求的，大帥你想，就是上海一方面，各國人的產業商務有多少，一開了釁，他們的損失和我們的也差不多，那里肯孤注一擲呢！只要東南督撫一致聯合保護，他們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我說有把握，並不是我的能耐，實在是他們的願望。現在只看各省的督撫，肯擔當不肯擔當是了，』他就問道：『木翁，你的電發了幾處？』我就說道：『東南幾省都發了。』他說道：『你看他們各位贊成不贊成？』我就說道：『兩廣是沒有問題的。合肥伯相當然贊成。長江一帶只看大帥的主意，浙江江西安徽總是跟着大帥走的。山東方面安堂他把拳匪統通轟走了，所以拳匪倒在直隸發難了。此回沒有他在山東擋住，大局一定更糜爛。照他的行爲，想也贊成的。』他就在烟榻坐起來道：『安堂這個人，他在戊戌年間所做的事，我以爲不過是一個會做官的人罷了，不料這回的事他顯出他的能幹來了！將來到是一個能辦事的人。此外只有

壽帥一個人，想來也不至於爲難的。我接到你的電，也發了一個通電和他們商量。」我就說道：「大帥的意思是贊成的了。」他呵呵大笑道：「你太瞧不起我了！難道教我也跟着端王、耿子良一班昏蛋去幹，我雖是一個營混子出身，也讀過幾年書，也考取一個秀才，這點道理都不明白麼？」我就站起來向他請了一個安道：「大帥這一句話，不僅救了大清國國家，實在救了中國數萬萬人，我是要向大帥碰幾百個頭才可以表示我的感激呢！」他道：「你要謝我，我更要謝你！不是你想出法子，我也束手無策。論理我才應當給你叩頭呢。」他回頭向房外的家人道：「拏點兒西瓜來！」一面說道：「木翁，我是老粗，吃西瓜是喜歡整箇兒吃才爽快，聽說你吃燕窩蓮子等，都是由姨太太親手喂的，叫我是受不住的。」我說：「那有的事，都是朋友們拏來開頑笑罷了！」一面家人把洗淨了的西瓜送上來，當着面用刀切開，他先嘗了一嘗道：「不很甜，再切一個。」家人又切了，他又嘗了，說道：「這個比較好一點。木翁你試試，不好再開。真不給你客氣了。」我和他就一面吃瓜，一面閑談。外面送來一個電報，一看是湖北來的加急電，他說道：「壽香的電來了。」他就喊道：「叫他們趕快來翻！」家人應了一聲，一會兒進來一個師爺，就向着他說：「大帥密碼本子在那兒？」他就叫家人在烟盤中拏了一個鑰匙，遞給師爺，指着烟榻上靠西書架上擱着的一隻箱子道：「你去拏罷！」那師爺匆匆的取出電碼本子，就在榻前茶几上，一個字一個字譯出來。不多一回兒，已經譯完，就將原碼送到他手裏。他看了一過，就將電碼遞給我。他

氣憤憤的道：『你看這是什麼話！一點兒辦法沒有，都是兩面光的話，不担一些責任，我看大清國都是毀在翰林出身的一班人身上，木翁你虧得不是翰林出身，將來亡國的責任，可以少担一點。』我就笑道：『這是大帥一時的氣話，不看遠的，就看曾文正和現在的合肥伯相，不也是翰林出身麼？』他呵呵的笑道：『我的話錯了，中興的胡文忠曾文正不都是翰林麼？幹了多麼大事，立了多麼大的功，我應當打自己的嘴把子，消消罪呢！』我道：『壽帥拘謹一點，是他的本色，但是兩湖又是缺不得的。這怎好？』他說：『木翁你有什麼法兒呢？』當時壽帥的電報，宮保想還記得，他也沒有反對，也沒有贊成。我就說：『請大帥等一會兒，各省的復電差不多就來，倘然贊成的多數，壽帥很聰明，也不至撻扭到底罷！』他道：『好好看看各省的意見如何？』他就將門生留在衙門裏住了。果然到了晚上，中堂的電也到，安堂的電也很堅決，和中堂的主張一樣。硯帥很喜歡，晚上親自跑出來唉道：『木翁，大局可以決定了。合肥伯相也贊成了，他也是通電東南各省督撫的，各省看了想沒有反抗的了。』門生道：『這是宮保的位望，和東南人民的福氣。』他說：『我們明天再定辦法吧！』他就進去睡。第二天他於上午十點鐘就起來請我進去，他躺在烟榻上抽烟，看見了我，就立起來，拿着一盞的電報遞過來道：『木翁請坐，你看多贊成了！』門生就說道：『很好！不過贊成的雖是多數，壽帥那邊總還要敷衍一下吧！』他說道：『他的電沒有決定反對，我就說各省多贊成，想你也一定贊成的，復他一電就是了。木翁，請你就回上海訂』

約好了。」我說：「各省的復電想也到了上海，只要大帥給我一電，我可以去辦了。」他說：「不錯！我就辦。」門生就站起來道：「事不宜遲，馬上就辭了大帥動身了。」他道：「不曉得有輪船沒有？」我說：「我來的時候教招商局每天的下水輪多等一回兒，此時想已來了。」他說：「我也不留你吃飯了。木翁你大着胆子去辦！將來要上菜市口，我陪着你一塊兒去。」他就呵呵的大笑了幾聲，送着我出來。門生當天坐着船回到上海，他的電已到了，他雖抽大烟，可是不耽誤事。」伯相聽了長歎道：「還是我們幾個老頭子有點兒辦法。不過到了現在的時候，真也沒有法子了。」木生道：「和議情形有一點邊兒麼？」伯相道：「別的還好說，就是德國克林德一件事難辦。你說怎麼談得下去呢？」木生道：「這件事據門生的愚見，大路是走不通了，恐怕要走小路才有希望。」伯相呵呵笑道：「你的能耐來了！你有什么路？」木生道：「在上海聽說瓦德西有一個中國女朋友，很聽他的話，中堂聽見過麼？」伯相道：「不就是賽金花麼？他是婊子，有什么用呢？」木生道：「是的，他是金雲青殿撰的姨太太，後來下堂求去，流落在上海時，許多朋友認得他，現在托人去探聽一下，問問他有什么法子，可以通融？或許有點兒消息，就是沒有效力，也不露痕迹。中堂以為何如？」伯相道：「試一下也不妨。」木生答應了。只見差弁進來回道：「有赫稅務司稟見。」木生也就起身告辭而去。回到寓中，到了晚上，木生便穿了便衣，坐了車，逕到賽金花寓中而來。下車進門，家人就低低說道：「上海成大人拜會。」那金花連忙接出來，見了木生

說道：「成大人，想不到你會來找我！」木生嘻嘻的笑道：「我今天到京，誠心的來見二爺，果然見到了。實在榮幸得很！」金花道：「承你看得起，來找老朋友，實在感激。」金花就攜着木生的手，到房中沙發上一同坐了。木生就問道：「此回你逃難，一定很辛苦了！」金花道：「不用提起，我是住在天津人家都往南方逃，我偏往北京走，差一點兒小性命多沒有了。幸虧天老爺有眼，現在北京的瓦大帥，不知道他怎麼知道我流落在此，他派了軍官來找我，見了面就很招呼我，很看得起我，有事去求他，沒有不答應的。所以也就敷衍下去了。」木生道：「我在上海已知道賽二爺的大名鼎鼎，是北京城裏第一個紅人。」金花道：「成大人你不用瞎說，我是一個毫無能力的女子，能有什麼的名氣呢？」木生道：「並不是瞎說，聽說你救了許多冤枉的人，就陳蒼佩不也是你救出來的麼？他至今口口聲聲在朋友面前感激你呢！」金花微笑道：「陳大人也是很好的人，我替他說一句好話也不費什麼事，算不得什麼。照這樣的事，也不知辦了多少，我都忘記了。陳大人還記着麼？」木生道：「你的不記在心上，是你的大量；他的不忘掉，是他的良心。你說對不對？」金花道：「成大人太看得起我了！我是不敢當的。」隨說道：「成大人，你在這兒便飯吧！」木生道：「謝謝你，已偏過了。」金花道：「我還沒有吃飯，僮們一塊兒喝一點兒酒好麼？」木生點點頭。金花就分付下人開飯，一會兒開出飯菜來，很精緻的，都是南邊的口味。金花拿着玻璃酒瓶，替木生斟了一杯克利沙，隨說道：「你喝白蘭地麼？這兒也有。」木生道：「不必，就是克利沙。」

很好，你的廚子是南邊人吧！」金花道：「他本來是從上海帶到天津，拳匪一亂，也就到北京找我來了。我也吃慣了他的菜，覺得口味尚合適，成大人你家裏的廚房好得多，恐怕你吃不來吧！」他們喝了幾杯酒，木生想我要來的目的，正是發表的時候了，他就說道：「瓦大帥多少年紀了？脾氣怎麼樣？」金花道：「他也有五十多歲了，精神很好，跟我們說話很和氣，沒有什麼脾氣。」木生道：「他見了你們娘兒們，自然很和氣，聽說在會議席上很難說話。李合肥很碰釘子，所以講和的事還沒有邊兒呢。」金花道：「我們很盼望早點兒講和，大家太太平平過日子不好麼？」木生道：「可不是！我們也盼望講和，否則怎麼了呢！」金花道：「他們外國人要什麼才肯和呢？」木生道：「別的還好商議，就是德公使克林德被殺了，他們的要求太厲害，斷難辦到。」金花道：「難道沒有通融的辦法麼？」木生道：「這件事要緊關子，因為克林德的夫人也在北京，天天逼着瓦德西要求，這件事不解決，別的都不能提。各國也因德國的公使被殺，是國際上一件重大的事，不得不讓他先解決，所以束手無策。」金花道：「克林德夫人在瓦大帥處也見過幾回，可是沒有談過這件事。論起來，老太后真對不起人，我看小說書上也有『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的話，那有這種野蠻的道理！」木生道：「可不是！各國公使，代表他們的國家，除掉生苗生番，才有這種舉動，中國的臉總算去盡了！但是我們中國人，總想保全一點中國的面子好一點。你想對不對？」金花道：「當然！」木生道：「你賽二爺北京人衆口同聲都說你保全了許多中國人，真是

第一個愛國的奇女子。今天我在李傅相那兒閑談，提起了你，他也很佩服你。他就說起你跟瓦德西很熟，最好請你向瓦帥那兒疏通一下，或者有變通的辦法。他說，他和你不會見過，不好冒昧。我聽見了，本來要找你就討了這個差使，現在聽你和克林德夫人也相熟，那更好了。你看中國人面上去說一下，如若說得開，你的功勞固然了不得，你的名譽是史鑑上流芳百世的了。」金花道：「成大人真的麼？難道李中堂也曉得我麼？」木生道：「我向來不造謠言的，況且傅相還要先送些首飾衣物給你，我說賽二爺很有俠氣，他也不在乎東西的。」金花笑道：「成大人真是老朋友，曉得我的脾氣，我在北京替人家辦點事，從來不要人酬勞的。不過一個無名的女人，去辦關係國家的大事，恐怕擔當不起罷了！」木生道：「你和我都是大清國的百姓，能設保全我們的太后皇上，少丟一些臉，想都是很願意的。」金花道：「你的話不錯，不過辦得來辦不來，那是沒有把握，姑且去試試再說。」木生道：「你只要肯去，你的口才一定有成功的希望，你答應了，你打算什麼時候去？」金花道：「這個事須要碰機會，在閑談中提起，方不着痕迹。我是常到瓦帥那兒去的，大約三天後有什麼消息，我定來報告你。」木生道：「好好！仗大力！」一面就立起身來道：「時候不早了，我要回去了。」金花道：「你此次進京帶了幾位姨太太來的？」木生道：「就帶了一個服侍的。」金花笑道：「我也不留你了，恐怕回去過晚，要受責罰的。」木生唉道：「沒有的事。」就匆匆出外。金花送到門外，看他上車而去。正是：「東華塗炭分邪正，北里鶯花

記折衝。」欲知金花去與克林德夫人如何說法，且看下文。

第六十回

克林德卹典建牌坊；

賽金花妙語結和局。

話說賽金花自從木生托她向瓦德西及克林德夫人處疏通，并受了木生一番的稱贊推重，并說李中堂也看得起他，不免心中生了一種虛榮心，而且向來聰明會說話，所以毅然的擔任了。這幾天他又和木生商量了許多辦法。那一日天氣很好，她就騎了一匹馬，直到瓦德西所住的西苑中來。見了面，恰好瓦德西沒有什麼事，就坐下閑談。金花道：「這幾天大帥忙不忙？」瓦哈哈笑道：「也算忙，也算不忙。戰事總算停了，議和的李鴻章也來了，沒有什麼很担心的事。不過和議雖然議了幾次，一件事也沒有通過，很叫人着急。照我軍人的脾氣，只要派兵到陝西去，把這個老婆子捉了，什麼事就容易解決了。」金花道：「可不是！講到這位老太太，實在不好，倘讓光緒皇上當了權，我看什麼事也容易解決了。」瓦道：「你的話很對。」金花道：「克欽差的賠償，到底要怎麼樣呢？」瓦道：「克林德太太一定要那個老婆子抵命才行。」金花伸了一伸舌頭道：「這可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我們中國人看來，那皇太

后皇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情願亡了國，決不肯把太后來抵外國人的性命。我想就是把他抵了命，不過是替克太太出了一口氣，與國家是沒有什麼利益的。大帥，你是好替國家大局上着想的，與其替一個人出氣，不如替全國人得些利益。況且把這件事想法子通融了，我想他們議和的，一定感激大帥，將來大帥有什麼要求，他們當然容易答應了。我們是閑談，大帥你想對不對？」瓦笑道：「你的話不錯！不過克林德太太不過去，他是一定要報仇，很不容易轉圜。」金花道：「這個要緊的關子，是在克太太身上，她能給通融了，對於貴國大皇帝，只要你大帥去奏明了，我想大皇帝看着你大帥的面子，也沒有不答應的。」瓦道：「你的話真不錯！像你來做了你們的議和大臣，一定可以解決不少的事了。費了少少的時候，一件也沒有議妥的，真叫我急得不得了！」金花道：「大帥你真瞎說了！我是一個女人，懂得什麼！可惜克太太雖曾見過幾回，沒有講過話，只怕他看不起我，不肯跟我說話，否則我去見見他，我們娘兒們從女人的心理上，或者可以想出一個辦法來。」瓦道：「我也想到，他的要求，就是辦到了。國家也沒有什麼實在好處。而且各國也許從中挑撥，借此離間兩國的邦交。你怕他不肯招待，那是沒有你的事。你肯去勸勸他，是再好沒有的，我替你介紹一下，包他很歡迎的。你能夠辦下來，不但是幫了你們的國家，也是幫了我的忙，省了我天天操心着這件事。謝謝你，我就寫一封信給你，你就去走一趟罷！」他說了，就走到公事桌上，拏了筆和紙，寫了一封簡單介紹信，遞給金花道：「我們德國人是很性急的，」

他這時候大約在家，你就去看他一下子，聽你的好消息吧！」金花含着笑，立起身來道：「好在沒有事，我就去碰一下子看，或者靠你的福，也許有點邊兒。」金花辭了瓦德西，出來以後，騎了馬，向克林德夫人寓中而去。到了旅館門口，下了馬，找着旅館中的僕役問道：「克太太在家麼？」他說道：「在家。」金花就將自己的名片，和瓦德西的介紹信，一同交給他，叫他去通知。他就先領金花到會客室中坐定。一面去通知克太太。不多一會兒，只見那僕役推門進來，說道：「克太太來了。」金花就立起來迎着，那克太太滿面笑容，進來就握着金花的手，說道：「僭們已見過好幾回了，你要來就來，你還叫瓦帥寫介紹信，不太客氣麼？」金花道：「承蒙太太看得起，自己恐怕身分殼不上，今兒在瓦帥那兒談起克太太的交涉還沒有辦好，瓦帥說克太太心裏不高興，叫我來陪着講講閑話。他說你們娘兒們脾氣合式，我們男人說的話總不能熨帖，所以叫我來和克太太解解悶，不曉得太太討厭不討厭？」克笑道：「我想找幾位女朋友談談，不過本國的軍人，都沒有帶家眷，貴國的太太小姐們，能說我們的話的很少，今天蒙你來看我，是很快活的。以後望你常常來才好！」金花道：「可惜我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只怕惹你討厭。太太你自從到了此地，還住得慣麼？比較柏林街道的整齊潔淨，以及公園和娛樂處所的繁華，真是比不上的。」克道：「這也各有各的好處，此地的各種宮殿廟宇，都有幾千年的文化古蹟，也有不可及的地方。只是近來失於修理罷了。」金花道：「是的，西直門外的頤和園，太太曾去逛過麼？」克道：

「去過兩回了也。算得是一個偉大的建築。就是歐洲的國都也很不多見這種的規模。」金花道：「可不是，我在歐洲經過許多大國，像貴國和英法等都有很大的宮殿花園，也許有勝過此地的。不過這個好地方，只有一個西太后享福，真是不平得很！」克道：「可不是！這個老婆子把你們的國家，攪成了一個什麼樣子，還不足！還要牽連到各國，興起了義和團，殺了許多各國的教士，並且把我的丈夫都殺了，真是野蠻到了極點！所以我向我們的大皇帝要求，非把這個老婆子抵償了我丈夫的命不可。我想你們中國人受他的苦也不淺了，應當贊成我的主張，爲什麼你們的李鴻章還是千方百計的不答應？」李鴻章在世界上也有點名譽，難道他也是個義和團麼？」他一面說，一面臉上緋紅，怒氣直衝起來。正在說時，只聽會客室門上有叩門聲，克就答應了一聲，只見一僕役推門進來，手拿一鍍銀盤，盤中有一名片，他說道：「俄國使館裏的麗娜小姐拜會！」金花聽了道：「原來是俄公使的小姐。他住中國很久，一口的中國話，說得真好。我和他也很熟。」克道：「他的德國話也很好，他和你既然很熟，就一塊兒見吧！」金花道：「不曉得他有什麼事？我先告辭，過天再來請安吧！」旁邊僕役道：「麗娜小姐他問過克太太會的是誰，我告訴他是賽二爺，他說很好，本想見見他。」克聽了道：「既然如此，就請吧！」僕役出去了，一會兒就領着一位小姐，黃髮碧眼，穿着一套禮服，推門進來，滿面笑容，向着克太太握手道：「你好！今兒法使館的跳舞會，你也去嗎？」克道：「不定去不去。」麗回身向着金花握手道：「想不到在

此地又見着了。」金花笑道：「今兒我也是來替克太太解悶的，恰好你也來了，更好了！」麗道：「克太太爲什麼不一定去法使館跳舞呢？」克道：「密斯，你想我有什麼興致去跳舞呢？」麗道：「已經之事，只好丟開點兒，克公使在上帝面前，自有極樂的地方，我們在這世界上，專在愁苦中過日子，有損無益，不如及時行樂的好。」一面向金花道：「你以爲怎麼樣？」金花道：「你的話不錯！剛纔我正和克太太談及，總是我們中國人的不好，只望克太太看破些，現在正在議和，只要替克太太想法子，教克太太滿意了，意思中國也沒有不答應的。」克道：「你們的李鴻章就是不答應我的要求，我怎麼能滿意呢？」金花道：「說起來這個禍，是老太后惹出來的，不過那時候他也沒有權了。都是一般昏蛋的王大臣幹的。他也管不了了。照我們中國的習慣，在李鴻章看來，拏太后來抵命，比滅亡中國更利害，他們以爲與其如此，不如亡國，所以不能答應了。麗娜小姐，你在中國很久，很知道中國的習慣，不是有這個道理麼？」麗道：「你的話不差！前兒我爸爸說和議不能進行，很着急，教我見着克太太勸勸，通融一點，交涉才好辦。況且拿太后來抵命，不要說是中國，就是歐洲也沒有這個辦法。聽說各國公使私下也有閑話，不要爲了克公使的事，耽誤了各國的交涉；就算辦到，也不過一時的痛快，中國受了這種的羞辱，對於別的要求，恐怕更要爲難了。不如請克太太看在本國的利益上，和各國的交情上，退步一點。今兒克太太題起，所以順便把爸爸的意思告訴克太太，不過爸爸的話，也是閑談，非正式的。不曉克太太以爲怎麼樣？」金

花道：「你的話很有理，但克太太的話也有理。女人家一個丈夫，無緣無故被人家害了，自然要報仇的。但照你的話想來，關係着國家的大事，確也有一些斟酌的地方。」克道：「照你們說來，難道我的丈夫就白死了麼？」麗道：「那有白死的理！不過譬如克公使在軍隊中陣亡了，也不能教敵軍中的首領來抵命的。」克道：「公使是代表一國的皇上的，殺了公使，如同殺了皇上，不應當叫他抵命麼？」麗道：「是！不過現在都說是克太太不答應，所以來勸勸的。」克道：「只要是我們陛下通融了，我也只好服從的。」金花道：「麗娜小姐，我們是說閑話，何妨研究一下，有什麼條件可以滿足克太太的意思呢？」克道：「我只要報了仇，就滿足了。」金花也不問克太太的意思，接着說道：「麗娜小姐，我在歐洲看見許多大人物的紀念，不是造一個銅像，就是立一座碑石，我們中國的紀念最尊貴的是牌坊，此外是立碑，凡是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都是建築牌坊，傳到幾千百年後，經過這牌坊的人，都是肅然起敬。可見中外都是一樣的。像克公使的殉國功勞，應當留一永久紀念，除克太太的復仇主義外，不論銅像牌坊，總要辦的，才對得住克公使。」克道：「照你們說來，我的仇是不能報的了！」金花道：「我們是閑談，不足為憑，一切總要克太太拿主義的。不過克太太一定要報仇，是難以辦到的。」麗道：「我們是和克太太解悶來的，不是跟克太太交涉來的，不過聽見各國外交界中許多人說，歐洲從前也有傷害了敵國公使，甚至開戰滅國，也沒有把敵國的君主來抵命的。我想現在堅持下去，萬一各國提出酌中判斷，反使

中德邦交受損，恐怕貴國大皇帝也只好曲從。我想克太太還是趕緊想一轉圜辦法。我因為和克太太要好，所以直言相勸，請克太太不要疑心。」克道：「你們都是真心替我打算，那有疑心的！不過教我怎麼樣改口呢？」金花道：「那自然不能由克太太自己讓步的，一定要先通知瓦帥，細細的商量個辦法，才好辦。我前天見着瓦帥，他也很着急，大約也聽見各國的閑話，他也說總要想一個辦法，只是不好勸克太太。倘然克太太有意思，我就去給瓦帥露一點消息，第瓦帥商量。」麗娜含笑說道：「好極好極！贊成贊成！」克向着金花道：「只是又要勞你駕，對不起得很！」金花道：「這算得什麼！承克太太看得起。」一面說，一面向麗娜道：「密斯，請多坐一會，乘便和克太太到法使館去赴跳舞會，解解悶。」麗娜點點頭。金花就站起來告辭而去。讀者，你想會這樣巧，恰好俄使館的麗娜小姐同來，兩箇人一吹一唱，把克太太的頂爲難的交涉輕輕的吹散了。原來金花答應了成木生去疏通克太太，自己想一箇人恐怕弄僵，他打聽克太太的朋友，就是麗娜小姐最要好，他就同木生商量，去運動麗娜，木生知道李伯相和俄公使有交情，就由伯相當面托了俄公使，商定了一切辦法，所以金花由瓦德西處出來，就先通知俄使館，請麗娜也到克太太處來。二人本已約定，作爲不期而遇，談笑之間，辦成了這一件大交涉。閑話不提，且說金花由克林德夫人處出來，就欣欣然到瓦德西營中來，進去一看，只見瓦德西坐在沙發上，口中銜着雪茄，四圍都是高級軍官，以及公使參贊等，或立或坐，約有十餘人，好像在開軍事大會議。瓦德西看見

金花進來，忙欠身招呼他坐下。金花和他們一般人都認識，普通的招呼了一下，就含笑說道：「大帥，不是開正式會議？我闖進來，不免太冒昧了！」瓦笑道：「這個會你也應當列席的，他們也正在聽你的消息呢！」金花道：「我那裏配呢！」瓦道：「你不要客氣了！你快報告吧！克林德太太有點活動麼？」金花道：「靠大帥的臉，加以密席司的愛國心，大約可以通融辦理。不過還是要請大帥的決定。克太太大約明後天就過來請示。」瓦呵呵的大笑，向着在座的諸人道：「可是我說的不差，辦交涉是女子勝於男子的。」參謀長道：「大帥的指揮是不差的，既然他肯通融了，以下就好辦了。」瓦就向着金花道：「他露點兒口風，要怎麼樣才滿意呢？」金花道：「他沒有提出條件，當時我就說，各國紀念的通例，是造銅像立碑石，中國最尊重的是建牌坊，就是北京東西大街上的牌樓，只有皇上家才准建立，民間是不准設立的，只要決定那一項，貴國的體面，克公使的功勞，也永遠流傳了。克太太聽了，也沒有駁回，只要大帥和他一說，大約總有辦法了。」瓦道：「很好！以下的文章，就好辦了。」他向着公使道：「請你細細的想一想，遵照陛下的訓令，應提出什麼條件呢？」那公使道：「既然克公使的賠償，我們有了讓步，至對於開釁的罪魁，自應嚴重一點懲辦，使他們曉得破壞公法，一定要負嚴重的責任。想各國也明白的。大帥以爲何如？不過這秘密的議案，密斯金是會中人，不要漏泄才好！」瓦笑道：「你放心，我可以保證。」金花道：「不過今天俄使館的密斯麗娜也一同在座，他也很幫忙，勸了許多話。克太太大半是聽

他的話居多。此地的話，我自然負責，其餘恐怕不能一點兒不露吧！」瓦道：「你們說的話不要緊，只要中國不知道，就好辦了。」那公使道：「明天正是開議的日子，請大帥趕緊和克太太把讓步的步驟議定了，大綱既定，好相機應付。」瓦道：「很好！我就去請他來，和他決定了再通知便了。」隨即叫了隨侍的武弁來道：「你去到克公使太太那裏去，請他即刻到此地來面談，就去！」那武弁答應着，行了一箇軍禮，就退出去了。那公使道：「我們要告退了。隨後聽大帥的消息就是了。」那衆人也紛紛退出。金花含着，也立起來道：「我也告辭吧！」瓦道：「你去什麼？等克太太來，正要你從旁替我說幾句話呢！」金花道：「真要我麼？」瓦笑道：「誰說假話呢！他們談着話，一會兒聽得有人敲門，瓦就答應了一聲，只見那門一開，有一箇僕役進來回道：「克林德太太來了。」瓦就點點頭，說「請他進來。」僕役領着克太太緩步進來，瓦就立起來道：「克太太請坐！」隨後金花上來，攜着克太太的手，說道：「我從你那兒出來，就到了此地，我把太太的一片愛國的意思，告訴了大帥，大帥也深爲佩服。所以大帥留我在此，等太太來一同商量辦法，可是我是沒有識見的女人，一切要太太自己作主，請大帥決定的。」克道：「謝謝你一切的關照。」三箇人一同坐定了，瓦就說道：「密席司爲國家的意思，剛才由密斯金轉達，論理我們應該爲密席司一定要達到目的，但中國的觀念，國家的權利，可以緩商，而體面却不能不顧，一定要處分他們的太后，是第一件難事。若堅持下去，其餘和議，都無從進行。況且各國政府政見不一，用兵的事，我們

也難堅持獨行，他們各國以爲權利可以到手了，都是我們堅執要報仇。萬一決裂，將來恐怕發生變化，我們一國也難進行。我們大皇帝原要替克公使出一口氣，但是我們在外面辦交涉的，看到環境如此，真是有點爲難，不過我們也不好和密席司說退步的話，好像對不起克公使。現在密席司既有讓步的意思，免得我們爲難，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不過密席司有何主張，儘管說出來，我們斟酌好了。」克道：

「我的丈夫爲國殉難，我是當然要報仇的。不過爲了我個人的事，不能進行和議，這是有關於國家大局的。我也不好執而不化，對不住國家和大皇帝，只要大帥吩咐，於我丈夫的面上下得去，我也沒有不可以服從的。」瓦接着說道：「足見密席司的明白大體，我們現在私下說，剛才他說，中國最體面的是建立牌坊，我想北京城中，只有皇帝才可以建立牌坊，倘然替克公使立一個牌坊，上面刻着中國皇帝的道歉書，確是可以永垂不朽。不曉得克太太意下如何？」克道：「我是婦人家，究竟不曉得什麼，只要大帥以爲可行，我也沒有什麼異議。」金花就說道：「既然克太太可以通融，其餘的事就好辦了。」瓦道：

「克太太的顧全大局，我好感激。」克道：「大帥辦公的時間很寶貴，」就立起身告辭而去。金花等克太太走後，又談了一會兒，也就告辭了出來。回到寓中，天色已晚，次日叫一個當差的到成大人那兒去，說我們姑娘請成大人來，有要緊話說。請就過來。姑娘在家裏等着呢！那當差的就到了成木生公館中，恰好木生已預備了馬車，正要出門，聽見金花來人一說，就叫家人告訴他說，就來。木生曉得金花一定

有些眉目，隨即坐了車，徑向金花寓中而來。進了門，見了金花，木生嘆道：「今兒你找我，一定有好消息。」金花微笑道：「自從你托了我的事，幾天內沒有機會，今天早上和瓦帥閑談，談到這件事，承瓦帥看得起，叫我去疏通克太太，特別鄭重介紹到克太太那兒去。我和克太太從前雖認得，但從未辦過正經的大事，現承瓦帥鄭重介紹，自然可以談及這件事了。我到了克太太那兒，他看了瓦帥的介紹信，承他很殷勤的談起來，起初他綳着臉，非把太后抵償不可，後來我順着他口氣說了些話，他纔慢慢的微解了些怒氣。我又說當時太后也作不了主，都是一班昏蛋的王公大臣做出來的。克太太聽了，沒有說話。我就乘機說道，克公使的一件事，總要留點紀念的，照外國的規矩，或是造銅像，或是立碑石，都可以的。恰好俄國的麗娜小姐也來了，幫着我說道：『中國都講究牌坊，各處都有，爲忠臣，節婦建立的，本京東西城的牌樓，只有國家建立的，能設在克公使殉難處立一牌坊，真是流傳不朽的。』經他一說，克太太沒有駁回，總算有了眉目。」木生道：「好極了！本來今天又是會議的日子，賢良寺已來約我去談，大家可以商定一個辦法。你很費心，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言畢，匆匆的立起身來。滿面帶着歡欣的樣子，出門上車去了。木生到了賢良寺，見了李傅相，坐定後，木生就問道：「今日會議有無進步？」李道：「今天也沒有什麼事，不過德公使口氣中好像鬆動了一點，他說這件交涉，想你們有點爲難，我們也想幫忙，只要克公使夫人能通融一點就好辦了。但不知究竟如何？」木生道：「回中堂的話，德公使的話雖

有來歷的。」李道：「你怎麼知道？」木生道：「那天奉了中堂的面諭，曾經去託過賽金花的，金花今天來送信，說是昨天他和瓦帥克夫人都見過，確實談起這番交涉，他說他已向克夫人疏通過，確有些轉機。並且談有辦法，所以特來請中堂的示。」李道：「怎麼樣？」木生道：「他將中國爲難的情形說了，克夫人也能諒解了，後來俄國的麗娜小姐幫着勸了一番，他們說在克公使遇難之地建立一座牌坊，記念克公使，聽說克夫人沒有拒絕。大約可以通過。」李傅相聽了很高興，後來這項交涉，便很順利的解決了。所有嚴懲禍首，要求賠款，一切交涉，都有國史記載，不在話下。却說克林德牌坊趕緊建立，不到幾個月，居然聳立在東單牌樓大街上，那天落成的時候，中外要人都來觀禮，賽金花也接到了一張通知單。那金花也很高興的，騎了馬，到了會場，下馬進去。只見各國的來賓很多，德國的軍人尤其來了不少。金花大半都認得，一一招呼過了。那中國的大員，也降尊屈禮，和金花招呼，倍示殷勤。金花隨意敷衍了一回。落成禮畢，金花仍騎上馬，出了正陽門，回寓而來，一路看他的人很多。其中也有知道這件事的，都指指點點說道：「你看賽二爺今日多體面！一個窻姐兒，今天算露了臉了！」旁邊一個人道：「將來老佛爺也許要謝謝他呢！」一個人道：「那是不會有的！這種功勞，依然是王公大臣冒了去罷了！」那路人紛紛議論之中，金花也聽到了一兩句話，騎在馬上，自言自語道：「公道自在人心，也不枉我的一番心力了。」倏忽已到了自己門口，下了馬，進了門，自去休息去了。吳梅村圓曲曾有一聯云：「全家白

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若把全字改作萬字，不啻爲金花寫照哩！至于庚子以後時局，及賽金花身世結局，只好待後人再續的了。正是：「口碑盡說紅顏力，眉黛能添青史光。」

附錄

續孽海花人物談

前余爲孽海花人物漫談，掛一漏萬，不免爲學人所譏。余生也晚，雖有志於朝章國故，而草野鄙陋，將何取資，况大戰成劫，書缺有間，搜羅采輯，舉不易易，時人謂近代史較古代史尤難爬梳，非夸言也。連年於中和月刊讀海虞張隱南先生（鴻）續孽海花，雖貫串脈絡，不能踵武曾氏，要其穿插時事，紀錄晚清故實，有裨國史，不能不謂爲精心之作。續書每遜原著，自西廂紅樓，何莫不然，則於張氏此作，固亦當勿爲苛論。張氏不幸於壬午一月病逝，耆宿凋寒，彌用慨嘆，聞書將單行出版，張氏地下有知，或亦爲之瞑目乎？

續孽海花之筋節，唯在戊戌庚子兩大變局，而以彩雲緯於其間，所惜敘及彩雲本身者，不及全書五分之一，賓主不侔，最足惹人評議。唯如余文所云，吾輩所賞，在人物而不在技巧，則味乎牝牡驪黃之外，又不必執一般成見以爲衡度耳。按戊戌庚子之變，線索實非有二。自光緒帝初政，卽有發憤圖雄之志，西后專擅，積不相能，乃有戊戌，戊戌之後，太后既益忌新黨，加以無識庸臣，煽誘其間，魯莽滅裂，終召八國聯軍之禍，譬之奕棋，一著既錯，滿盤皆輸，縱欲挽回，抑已艱矣。光緒十年甲申，法攻越南急，中朝窮於應付，忽而和，忽而戰，盛伯羲（昱）遂疏劾軍機大臣，於是樞垣自恭王以下十餘人，一夕俱罷，醇王

代領軍機，引用孫毓汶等，朝政益不如前，翁叔平相國，亦被排出軍機者，唯仍在毓慶宮行走，不失帝師之位，其不懽孫等，已不必言，既而盛伯羲又劾醇親王不宜與聞機務，中朝對清流，漸有厭煩之意，不久，陳寶琛張佩綸等遂皆以欽差會辦之頭銜，紛紛外放矣，然朝中隱分黨派，互爲傾擠，實自茲始，故論者咸目甲申爲晚清政局之關鍵焉。（張季直自訂年譜：自恭王去，醇王執政，孫毓汶擅權，賄路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可謂。由是而有甲午朝局之變，由甲午而有戊戌政局之變，由戊戌而有庚子拳匪之變，由庚子而有辛亥革命之變，因果相乘，昭然明白……故談朝局國變者，謂始於甲申也。可爲此說一例。）自今年上溯甲申適周甲子，撫古念今，頗多感觸。續孽海花第三十九回「蘭鮑同堂洛閩分黨派」記汪鳴鑾受翁相國暗示彈孫毓汶去職事，詳細生動，可補舊史之闕。欲明此役，請先追言甲申故事，頃閱黃秋岳花隨人聖齋撫憶，對此記載至詳：

「甲申時，秉政者恭邸與高陽李文正鴻藻，恭邸自庚申和議後，內平髮捻回匪，外與各國駐使周旋坵壇，承文忠（祥）之後，雖不悉當，尙畏清議，高陽則提挈清流，開一時風氣，忌清流者，亦因之而起。法越事起之前，合肥丁內艱，奪情回籍，守制百日，朝廷以合肥統北洋淮軍，卽命向隸淮軍之張樹聲署直督以鎮率之，其子鶴青在京專意結納清流，爲乃翁博聲譽，此時卽奏請豐潤（張佩綸）幫辦北洋軍務，忽爲言官奏劾，疆臣不得奏調京僚，豐潤仍留京，因而怨樹聲之調爲多事，樹聲甚恐，頗慮其挾恨

爲難，非排去不安，然豐潤恃高陽，又非先去高陽不可，靄青即多方慫恿清流，向盛伯熙再三游說，彈劾樞臣失職，伯熙爲動，乃不意并樹聲亦論列之，此乃非靄青所料。自光緒七年秋起，法人謀越日急，恭邸掌樞（軍機）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因應失宜，以致決裂，已屢經台諫彈劾，且西后於邸，恩眷已衰，迨十年三月，伯熙奏上，兩宮即召見伯熙曰：樞臣如此，教我們如何是好？即下淚曰：然則非更動不可，伯熙亦淚下。次日，恭邸與高陽即出樞，樹聲亦開兩廣缺矣，伯熙旋亦悔之。此爲同光清流於朝局盛衰之關鍵，清流亦自此結局。迨醇邸當國，援引孫毓汶入值，從此賄賂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堪，旋有甲午之役。……靄青名華奎，當時清流已分道揚鑣，伯熙及王可莊兄弟，黃仲弢皆不慊於蕢齋（佩綸）：

：故爲靄青所用。」又記祁文端、漢曾孫景頤之言云：「同光間李文正公鴻藻、王文忠公祥，久居樞府，咸豐庚申，恭忠親王首辦各國交涉，其人忠懇公明，維持調護，文正以帝師兼值軍機（指鴻藻爲同治師），吳江沈文定、桂芬先數年入樞，當時已分南北派；榮文忠、祿時方隨文、文忠左右，與文正定交，即在文忠所。光緒初，常熟又爲帝師，時二張（南皮、豐潤）奔走於高陽，頗攻擊吳江（沈文定）仁和（王文勤），王爲沈辛亥浙江鄉試門生，故援王以厚南派之勢。甲申三月事，實起於清流，李文忠丁母憂奪情未起，張樹聲署直督，其子華奎小有才略，向附清流，與二張稔，方謀請以豐潤幫辦北洋軍務，外間傳聞豐潤已首肯，而爲南派所懾，於是致高陽書，中有某忝值赤墀，豈疆吏所能乞請，若臨以朝命，亦必

堅辭。合肥旋回任，其事乃寢。華奎乃草一疏底，以豐潤曾保唐，徐時法越事起，唐徐敗退，爲舉非其人，且辭連高陽，因王仁東達於祭酒盛昱，祭酒乃更易其詞，嚴劾全樞，正值慈寧不愜，恭邸與醇邸議，而有大處分之下，外傳孫濟寧預其事，諭旨卽出其手，然濟寧已先奉命出外查辦事件，早出都門矣。一在續書中，正言翁尙書利用孫萊山曾與恭邸有此嫌隙，因而觝去之，固知當時孫氏與謀之謠，甚囂塵上矣。孫在書中化名祖蓀山，翁則仍曰龔和甫，恭王射名敬王。按孫萊山於甲午力持和議，至痛哭流涕，後雖爲清流所非，然亦不得謂爲無所見也。其晚節簞簞不飭，世頗詬之，交通權璫，尤爲士林所薄。沃邱仲子近代名人小傳云：

「孫毓汶字萊山，故大學士玉廷孫也。以翰林同治初大考一第一名，擢侍講學士，值南書房，督福建安徽學政，考試公明，關說不入，光緒初始除侍郎，授軍機大臣，晉兵部尙書，毓汶固權奇饒智略，尤其口給，然守家學，頗勵操行，旣入樞府，頓改節，孜孜營財賄，通竿牘，時領樞府者爲世鐸（禮親王），懦庸無能，毓汶遂專魁柄，夙入南齋，多識羣奄，恆於后前稱其能，寵以日固，黔藩司王德榜入覲之，謁之，索門包白金千，德榜起行間，負氣善罵，怒曰：吾國家官，非孫家官也，不見何害，安用賄爲！竟去，旣還仕，黔撫適缺員，毓汶爲后言，德榜不通文理，不可攝封疆，遂以臬司黃槐森權撫，德榜憤死，又聞臬司黃毓恩，餽冰敬二百金，却之曰：八年夔州，僅足辦此乎！蓋毓恩任夔州守久，臚仕也，已而竟調黔，臬懼餽萬金，未及黔

遂晉閩藩。其弄權類如此！凡命題書畫，輒摹贋本進，而自留其真，時稱齊天大聖，言如小說中孫悟空之善變化盜桃竊丹然。甲午日朝事作，遼地半失，提督董福祥晉謁，尙屬爲購關東貂裘，福祥面叱之，言官爭彈其攬權，德宗亦悟其奸，遂准病致仕去，然毓汶固未嘗乞休也。」對萊山微辭良多，所稱言官，卽汪鳴鑾（柳門）等，翁氏之門生，書中稱爲錢唐卿，其搏擊出諸常熟授意，而罪狀則仍言甲午主和也。汪與長麟（書中化名長琳）被革黜，事在光緒廿一年十月，續書記此，完全出於李蓮英之圈套，長麟爲左翼總兵，時帝親往天壇郊祀，李故使御膳房廚司犯蹕，因被長逮繫，及西后傳膳，詭言膳夫被捕，無人烹調，遂大召后怒，傳諭德宗，痛爲申飭，並問曰：「你這兩天召見的錢端敏（卽錢唐卿）這個人好不好呢？皇上一聽，知道出了事了，就奏道，兒子因爲有人說他不很安分，所以當面問問他，看起來這個人不見得靠得住。」太后冷笑道：「你這句話還有一點兒明白，你就去辦吧！」至汪，長被排，除助翁爲帝張目，嚴斥后黨外，又有宮闈瓜葛在內，蝮廬隨筆翁文恭條亦記帝后對答之言，與續書參讀，頗有

意致：

「翁文恭師，得君之專，一時無兩，上聞諸內侍相語曰：某人爲某人之心腹，上笑曰：我無心腹，只有翁同龢一人，可爲吾心腹耳。太后聞之不懌，蓋未悟股肱心膂之說，認作植黨營私耳。珍貴妃以微過被譴，降作貴人，遂不得與上相見，上亦不得臨幸，蓋宮廷定制如是，貴人位卑也。上以慈意嚴切，無法解救，

不免快快踰年，太后怒息，赦珍出，仍命爲妃。上意釋。定省之際，愈爲婉順，太后亦喜，笑謂曰：汝常能如此盡孝，吾豈不歡？前此之桀驁，汝必誤聞人言也，吾言是否？上素性訥愿，唯唯而已。太后因問：汝當初誤聞何人之言乎？上默不敢對。太后笑曰：汝不妨姑言之，上復囁嚅。太后怒曰：有問無答，孝行何在！上大惶恐，自念實無人言，何敢妄說而又實逼處此，不得不略舉一二。倉卒無可指名，憶及早晨召見之九門提督長萃戶部（當作吏部）侍郎汪鳴鑾，二人素爲太后所稱者，言之當無妨，乃舉二人以對。太后勃然曰：鼠輩乃敢離間我母子乎？立將二人付刑部，照離間兩宮例定罪。於是盈廷惶駭，樞臣及翁相國等皆入宮泥首以請，旋得旨：長萃汪鳴鑾皆革職永不敘用，慈聖之意，初欲上舉翁同龢爲對，不意上以長萃汪鳴鑾當其災也。（徐一十君認此說不可信，見國聞周報十卷十期隨筆）所云長萃係長麟之誤，麟官戶部右侍郎（清史稿云：累至戶部右侍郎）翻譯進士，能文善書，黃秋岳君引吳介清筆記云：（吳名汝廉汪同鄉官吏部）「長石農能文善書，與清秋浦總憲銳，均爲翻譯界出色人物，任右翼總兵時年僅廿八九歲，短小精悍，英爽俊偉，陛見日，奏對稱職，聖眷因之日隆。甲午事起，失利疊聞，不得已起用恭忠親王督辦軍務，特簡長隨同辦事。一日，因某事與王爭執，抗辯不少屈，退出後，王顧左右云：後生可畏，聖上喜用青年，吾輩暮氣深沉，不足任重致遠矣。不意進銳退速，乙未十月，竟以離間宮廷，不知大體，與吾鄉汪柳門先生鳴鑾同日罷黜。先是和議成，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齊集內閣大堂，恭讀硃諭，

汪讀至賠款二萬萬，與其師高陽相國，均痛哭失聲。自是櫻心疾，早蓄歸計。至是得遂初服。但是日緣何致觸上怒，疑莫能解。其後曾有人追述此事經過（似是時報駐京記者汪康年）事隔多年，任亦忘之矣。甲午十月，豫撫裕寬入都祝嘏，覬覦蜀督，先謀之李奄，所索者，未能滿其欲，裕故與珍妃母家爲近姻，乃輦金獻之珍妃，俾伺便言之上前，未及行爲李偵知，憾裕舍己之珍，遂以告孝欽。孝欽果大怒，立召珍親詢之，妃直自承不諱。且曰：上行下效，佛爺不開端，孰敢爲此乎？孝欽怒，杖之百，賴先朝諸妃嬪及大公主（恭邸女）環跪乞恩，乃與瑾妃並降爲貴人。翌年十月，長麟罷黜，不數日，竟復二妃封位……謠傳種種，均謂長麟與珍案有關，然宮闈秘密，莫得究竟也。」黃氏云：「就前後情節觀之，汪長必爲珍妃被黜進言，以爲應復其位，以泯帝后之嫌隙，故觸上怒，而此事又不能明言，故以離間宮廷不知大體八字，籠統揭布；意其情形，汪柳門有藉此求去之隱衷。長石農則年少敢言，自恃八旗子弟，其同遭淪謫不復起，則緣德宗始終抑鬱，故帝黨一蹶不振也。」汪康年所記不知與此有出入否，寒齋無康年莊諧選錄等書，故不能知。歸納諸家之說，則長汪之去，與珍妃被黜有關，殆無疑義。唯吳黃所云汪有藉此求去之心，殊恐未必。觀翁文恭乙未十月日記：「見起，遞摺畢，上宣諭，吏部侍郎汪某，戶部長某，離間兩宮，厥咎難道，着革職，永不敘用。臣等固請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係寬典，後有人敢爾，當嚴譴也。三刻退，擬旨，未到書房，訪雙臣數語歸，柳門候余久，伊甚坦然，可敬也。」仍以續書所云，出之新舊黨互相排

擠爲是，不可以小說之言，視爲譏語耳。長麟被黜，既非右翼總兵，尤非九門提督，諸所記皆附會。

汪穰卿以辦時務報，蜚聲晚清，其終也，亦以報館致瞿文慎於顛躓。書中射名曰王讓卿。與梁超如（啓超字卓如）林敦古（卽六君子中之林旭字暉谷）戴勝佛（譚嗣同字復生）王子度（黃公度）等等盤桓詩酒，頗敦氣類，而賽金花亦所眷也。按穰卿與梁，初雖融和無間，迨光緒廿四年新政次第實施，朝廷用康有爲言，將時務報收歸官辦，而令康爲監督，汪大不願，遂自改其報曰昌言報，格式一仍舊貫，康氏無可接，以朝旨令江督及滬道強迫停閉其報，經汪向江督劉坤一呈請得免，梁氏乃於上海各報刊登時務報原委記一文，言時務報之設，原係上海強學會餘款，及兩湖張督輸捐，初非汪氏一人出資，何得自居經理云云，蓋汪氏於國聞報所刊改組時務報啓事中有「康年於丙申秋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爲主筆」一語，深觸梁氏之怒也。梁文洋洋數千言，詆汪甚厲，汪亦爲短文辦解，而着重於不可同室操戈一點。後此事派黃公度查辦，以新政瓦解，不了自了，及梁氏漫遊新大陸，又與汪通款曲，近穰卿之弟詒年輯其兄傳記出版，對此事申說甚詳，好掌故者不妨取閱，又戈公振氏中國報學史，全載梁氏詆汪之文，交可備報界故實。

賽金花至滬結識名妓小寶，其同里也，由小寶計劃，始再懸豔幟，並脫略孫三，不啻弄之掌股，則小寶亦奇人也。清稗類鈔娼妓類金小寶有吳娘本色一條云：「光緒中葉，上海名妓有所謂四大金剛者，

曰林黛玉，曰陸蘭芬，曰金小寶，曰張書玉，蓋繼如來三寶之吳新寶、黃銀寶、何雙寶而起者也。金名粟，爲吳娘，會居閨門下塘，手足柔纖，肌膚瑩膩，風韻體態，雅近上流，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靡有加也。旋徙滬，負一時盛名，而絕無叫囂墜突之習，固猶是吳娘本色也。後適馬氏，未幾，挈厚貲下堂去，有兩客爭餅之，互致謗語，小寶左右之，不知所可，已而回蘇，言將入校肄業，又未幾，重至滬，羅致舊客，設博場，役一俊僕，名之曰同胞。一觀此則小寶之奇可知。林黛玉亦有一條，無關宏旨，不備錄。

賽金花在滬入京及義和團變中與瓦德西結識各節，泰半取材賽金花本事。（劉半農弟子商鴻達所述，乃親詢之賽者。）而爲克林德立坊一事，尤賽所津津樂道者。賽氏病故舊京後，張次溪君曾撫拾當時紀載刊爲靈飛集，昨余偶於冷攤買到此冊，中有楊雲史（圻）致張商量賽金花墓碑書，頗不以賽氏居功代李傅相向瓦德西說項爲然，茲抄錄於后，亦不失「賽史」中一小掌故也。

「次溪仁弟如晤：昨書誦悉……囑書碑文固樂爲之……唯有數事，須於此時定局，一曰定名稱也，彩雲金花皆其化名僞姓，不可稱，今既爲存其人，則不當稱洪稱魏，而稱趙靈飛坟，既雅馴，而存其真面目也。二曰核事實也，此人事迹，全在余眼中，其所排難解紛，保全閨秀名節，確功不可沒，至若近年青年文士，不書事實，爲求刊物利市，聳動耳目，至謂其有功國家，信口雌黃矣。且謂李文忠求賽緩頰於瓦德西，而今月之實報半月刊，東山君至謂文忠屢請不至，乃躬自造訪，又不見，乃屏去騶從，徒步造膝，真

令人作嘔而髮指！無論文忠豈能跪求娼寮，且文忠自入都後，卽未出門一次，庚子之夏，家嚴由文忠奏調議和，余隨侍居賢良寺一年餘，與于晦若、楊蓮甫、徐次舟朝夕晤聚，一切深悉，安有絲毫此種影響！此等紀載執筆亦求驚世異俗，或貪稿費，而辱國誣賢，一切不顧，至此且不獨辱祖國，且辱及德國，可謂無聊之極。倘聽其以訛傳誤，則他日將誤及史乘，今幸余等尙復生存，豈可令其信口胡說？前歲李氏卽欲與劉半農法律解決，因劉死作罷，嗣欲報辯白，爲余所阻……所幸碑文紀載，今由弟主持其間，余聞之甚慰，亟欲與弟相晤……此事既出之當事諸君風義之舉，則須格外謹慎，因關於國家，關於賽之事迹，若但求溢美，不顧其他，則辱國誣賢，在所不免，不可視諸真娘蘇小，與風雅等觀而已也……再文人至不足恃，孽海花爲余表兄所撰，廿六年前初屬稿時，余曾問賽與瓦帥在柏林私通，兄何得知之？孟樸曰：彼二人實不相識，余因苦於不知其此番在北京相遇之由，又不能虛構，因其在柏林確有碧眼情人，故我借來張冠李戴，虛構來迹，則事有線索，文有來龍，且可鋪敘數回也。言已大笑，此辛丑之事，余年廿七，曾年三十，且余以北京拳匪材料供給不少，試問文人筆墨爲文筆不喜平庸起見，往往虛構出之，賢者不免，而况投稿求食者，豈能顧及流弊……」

與楊氏意見相同者，則又有黃秋岳氏，其說數見，姑引其二：「孟樸近爲賽金花事，在滬報有談話甚詳，其實如傅彩雲者，何足辯證？鶴亭言（按是冒鶴亭）况夔笙舊與彩雲自命甚暱，願載筆爲傳，彩

雲漫諾之，夔笙一夕具紙筆，造粧閣，首詢身世，已自十問答二。又據孽海花叩以阿福事，則色然報以白眼曰：「瞎說八道！夫欲從老妓口中徵其往事，而又期爲信史，此誠天下之書癡，夔笙已極癡矣，近人乃不信孟樸所述，而反欲徵於彩雲，輒詢以洪文卿與下堂事，則其癡與不曉事蓋不讓前輩也。」又云：「比見南北報紙，數記賽金花事，大率拙滯可笑，獨劉半農所爲傳記，余未及見，半農今已化去，見亦無從質之。其所作大抵徵於賽之口述，恐未可據爲信史，庚子至今，才三十餘年，耳聞目見，說之可憑者不少，乃使老妓自言其遭際，其必爲所愛者諱可知。執筆時母乃過勇耶？但樊山後彩雲曲所述儀鸞殿火，瓦德西裸抱賽穿窗出云云，余嘗叩之樊翁，亦僅得之傳說，若瓦賽跨馬並遊，略無顧忌，則衆所共知。瓦歸國後，卒不得志，亦云緣此事。」又金鑿瑣記（四川高樹撰曾官御史）中有一詩云：蜂狂蝶浪亂官儀，妖孽天生此夏姬，鐵面丹心驄馬使，飛符驅逐出京師。原注云：賽金花傅彩雲，戶部尙書楊立山暱之，莊王妒甚，使拳匪誣之，彩雲下處，京朝官車馬雲集，實天生一夏姬也。城南弟（按樹弟名柁，時爲巡城御史）惡之，巡城時遞解彩雲回蘇。按此詩擬賽於夏姬，則年齒身世，尤不侔矣。而事實亦大誤，立山所眷口袋底名妓，名綠柔，殺之者載瀾，非莊王也。由此可見咫尺間事，猶易傳訛，矧文筆故實之比附乎！斯所語可謂頗有見解，賽金花本事，雖出口述，然簡略之極，尤以阿福瓦德西諸公案，皆諱言之，卽孫三亦不似孽海花中描寫之情節入微，且孫黑而麻，亦不似世人想象中之面首也。樊山翁前彩雲曲，世多傳

誦，後彩雲曲，專爲賽在庚子一役之招搖而作，故猥嫫不堪，詩格卑甚，爲讀者便利計，姑引其序及儀鸞火災一段如下：

「光緒己亥居京師，製彩雲曲，爲時傳誦。癸卯入覲，適彩雲虐一婢死，婢故秀才女也，事發到刑部，問官皆其相識，從輕遞籍而已，同人多請補紀以詩，余謂其前隨使節，儼然敵體，魚軒出入，參佐皆屏息鵠立，陸軍大臣某，時爲舌人（似指蔭昌）亦在行列。後乃淪爲淫鴿，流配南歸，何足更污筆墨，頃居滬有人於夷場見之，蓋不知假蹇幾夫矣。因思庚子拳匪之亂，彩侍德帥瓦爾德西，居儀鸞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言於所歡，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儀鸞殿災，瓦抱之穿窗而出，當其移亂宮禁，招搖市廛，晝入歌樓，夜侍夷寢，視從某侍郎使英德時尤極烜赫。今老矣，仍與廁養同歸……而瓦曾歸國，德皇察其穢行，卒被褫譴，此一泓禍水，害及中外文武大臣，究其實亦一尋常蕩婦而已……此詩着意庚子之亂，其他瑣瑣，概從略焉。」

……瓦曾入據儀鸞座，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清少眠臥，聞道平康有麗人，能操德語工德文……柏林當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蓬山二十年，瓊華島上邀相見……將軍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釵澤，普法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台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談詛燔鷄樹。此時錦帳雙鴛鴦，皓軀驚起無襦袴，小家女記入抱時，夜度娘

尋鑿坏處，撞破煙樓閃電窗，斧魚籠鳥求生路，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

考賽金花本事所記及前楊雲史轉述曾孟樸語，皆言與瓦帥初不相識，稗官附會，要亦不必太鑿，近閱瓦德西拳亂筆記（王光祈譯，筆墨奇劣，竟不能達意。）對儀鸞殿災，描寫甚詳，而書中迄未提及賽氏，瓦是幕中人，自更不便說起，則此事難乎傳信，抑不必斤斤爲辯矣。

書中記大刀王五與譚嗣同相結事，恍如看七俠五義彭公案，其詳不獲於他書取證，又一回記譚入山學道，聞新黨得勢而出山赴京，途遇盜匪掠劫村農，拔刀爲助，亦譚一重要軼事，不知可信否？按大刀王五（書中射名王二）在晚清時頗蜚聲京華，後以尋仇爲拳匪所殺，其人誠奇男子也。護送安維峻赴甘一事，尤爲人所樂道，故書中頗致意於此。安字曉峯，甘肅泰安人，光緒六年進士，十九年官御史，一年中先後上六十餘疏，日韓起事，首彈李合肥挾外洋以自重，甚至謂其子經方嫻於日，殆冬烘頭腦之癡直書生也。然於彈李之餘，乃痛詆李蓮英及西后，稜稜風骨，殊有足多。原摺略云：「聞和議出自皇太后，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歸政，若仍遇事牽掣，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政治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豈復可容？唯是朝廷受李鴻章恫嚇，不及詳審，而樞臣中或係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決裂，姑事調停，李鴻章事事挾制朝廷，抗違諭旨，唯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其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賊人有不破滅者，卽請斬臣以正妄言之罪。」

疏入，上諭：「軍國要事，仰承懿訓遵行，天下共諒，乃安維峻封奏，託諸傳聞，竟有皇太后遇事牽掣之語，恐開離間之端，令革職發軍台。」清傳史本云：「維峻以言獲罪，直聲震中外，人多榮之，訪者萃於門，餽送者塞於道，或贈以言，或資以贖，車馬飲食，衆皆爲供應。」蓋直道自在人心，初非一手可掩，同光之間，肅人前有吳柳堂（可讀）侍御之尸諫，後有安曉峯之遣戍，堪稱雙璧。關於王五，各家紀載頗多，茲引春冰室野乘一段，以見官府吏胥之劣狀，亦可與本書相發明。

「大刀王五者，光緒時京師大俠也，業爲人保鑣，河北山東羣盜，咸奉爲祭酒。王五因爲制法律約束之，其所劫必奸吏猾胥，非不義之財無取也。己卯庚辰間，三輔劫案數十起，吏逐捕不一得，皆心疑王五，以屬刑部，於是刑部總司獄事兼提牢者，爲溧水漢青士太守文暹，奉堂官令檄五城御史，以吏卒往捕，王所居在宣武城外，御史得檄，發卒數百人圍其宅，王以二十餘人，持械俟門內，數百人者，皆弗敢入，第囂乎示威而已。會日暮，尚不得要領，吏卒悉散歸，旣散，始知王五不知何時，亦著城卒號衣，雜稠人中，而官吏不之知也。翼日，王五忽詣刑部自首，太守召而詢之，則曰：曩以兵取我，我故不肯從命，今旣罷，故自歸也。詰以數月來劫案，則孰爲其徒黨所爲，孰爲他路賊所爲，侃侃言無少遁飾。太守固廉知其材，勇義烈，欲全之，乃謬曰：吾固知諸劫案與汝無與，然汝一匹夫，而廣交遊，酗酒縱博，此決非善類，吾逮汝者，將以小懲而大戒也，笞之二十，逐之出。歲癸未，太守出爲河南南陽知府，將之官，資斧無所得，憂甚，一

日，五忽來求見，命入，則頓首曰：小人蒙恩無以爲報，今聞公出守，此去皆暴客充斥，非小人爲衛，必不免，且聞公乏資斧，今攜二百金來，將以爲贖。太守力辭之，且曰：吾今已得金矣！五笑曰：公何欺小人爲！公今晨尙往西商處，貸百金，議不諧，安所得金乎？無已，公盍署券付小人，俟到任相償何如？至於執羈勒，從左右，公卽不許，小人亦決從行矣。太守不得已，從其言，遂同行。至衛輝，大雨連旬，黃河盛漲，不得度，所攜金又垂盡，乃謀之。五曰：資又竭矣，奈何！五笑曰：是淺淺者，胡足難王五？言畢，乃匹馬腰佩刀，絕塵馳去，從者譚曰：王五往行劫矣！太守大駭，旁皇終日不能食，薄暮五始歸，解腰纏五百金置几上，太守曰：吾雖渴絕不飲盜泉一滴，速將去，毋污我！五啞然大笑曰：公疑我行劫乎？王五雖微，區區五百金，何至無所稱貸，而出此乎！此固假之某商者，公不信，試爲折簡召之，卽書片紙，令從者持之去。次日，某商果持五所署券呈太守，始謝受之。五返京師，理仍故業。安曉峯侍御之戍軍台也，五實護之往，車馱資皆其所贈；五故與譚復生善，戊戌之變，五詣譚君所，勸之出奔，願以身護之行，譚君固不可，乃已。譚君旣死，五潛結壯士數百人，欲有所建立，所志未遂，而拳亂作，五遂罹其禍。」

此文大似遊俠刺客傳，惜稍病冗贅，然五之行誼於此可見。庚子被禍，自是舊黨尋仇有意爲之，非僅由拳民妄殺者。（會書亦致推挹。）

翁文恭罷黜，不出於后而出於新黨，論者頗病翁之依違老滑，書中於此，紀載頗入情理，翁蓋老實

而無膽量魄力，亦可謂讀書太多之徵。其於南海，既荐而又悔焉，以是招新黨，恨然舊黨，更何嘗不以去之爲快。書於四十六回紀太后坐山看觀虎鬥，不禁使人悟政治鬥爭之險巇，篤厚君子，殆不能爲之。王伯恭蜷廬隨筆記翁潘甚多，而對翁極不滿，罷相事，所載與續書悉合。茲摘錄於下：「光緒中，吳縣潘伯寅（卽曾書中潘八瀛）常熟翁叔平（射隰平）兩尙書，皆以好士名。潘公斷斷無他，尤爲懇到，翁則不免客氣。潘公不好詣人，客至無不接見，設非端人正士，則嚴氣正性待之，或甫入座，卽請出。翁則一味藹然，雖門下士無不答拜，且多下輿深談，此兩公之異也。潘公嘗向吾言：叔平雖爲君之座師，其人專以巧妙用事，未可全信之也。吾與彼皆同時貴公子，總角之交，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然將來必以巧妙敗。君姑驗之。後又曰：叔平實無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實亦愚不可及。庚寅冬，潘公薨於位，翁旋爲軍機大臣，戊戌罷官，潘公之言竟驗。……四月廿七日，翁師相罷斥後，五月一日遂頒變法之詔，自後所有綸音，皆康有爲口含天憲，雖軍機王大臣，亦不得稍參末議，而德宗與彼，言聽計從，終不加以重任。……常熟雖罷官，固未出京，太后乃追究其保荐康有爲之罪，驅逐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並時毋得滋生事端字樣，此詔乃常熟之門人，剛毅大樞密所擬也。師傅重任，相國大臣，又得君行政，專而且久，竟得如此下場，開闢以來所未有也。常熟既深結主知，斷無驟發雷霆之事，而康有爲經常熟切保後，屢蒙召對，溫諭褒獎，謂可畀以鈞衡之任矣，不意故我依然，仍是浮沉郎署，又調知保摺後加之辭，引爲大

恨，疑常熟從旁沮之，不去。此老終難放手作事，乃於上前，任意傾軋，極口譴罔，德宗忠厚仁弱，雖知其所訐過甚，竟不能正色折之。時在戊戌四月廿七日，常熟六十九歲生辰，宗族親友，門生故吏，爭來慶賀，常熟亦欣然置酒相款，特於是日乞假，在寓酬答，蓋前一日尚在內廷行走，上意固魚水契洽如常也。忽清晨奉嚴旨，以翁同龢在上前語言誑諄，漸露跋扈，本應嚴譴，姑念平時尚無大過，加恩僅予褫職，以示保全云云，中外譁駭，以爲天威不可測也。同書康有爲條云：「有爲虛聲所播，聖主亦頗聞之，將爲不次之擢；常熟竊窺上意，因具摺力保，謂康有爲之才，勝臣十倍，既又慮其人他日或有越軌，乃又加人之心術，能否初終異轍，臣亦未敢深知等語。以爲此等言詞，可以不至受過矣，孰意大謬不然，斯亦巧妙太過之一誤也。」可與前條參看。近代名人小傳亦言翁性疏闊，不達情僞，動爲人欺，臨事喜納羣言，而不能別其是非，而持議輒兩歧云云，實尙未足盡翁之短。唯於翁之罷則謂：「張蔭桓既荐康有爲，同龢以爲不世才，密爲帝言，既德據膠州，俄法交乘，帝決更國事，更力荐有爲。初榮祿入值，執禮若弟子，亦漫受之，祿含怒弗言，至是乃與剛毅朋比，譖於孝欽，謂其勸帝遊歷國外，帝預白其誣，后終不信，遂令開缺回籍，詔中謂其狂諱情形，斷難勝機樞之任……姑念在疏慶宮行走有年，姑從寬開缺回籍云云，蓋后手筆也。去之日，帝哭失聲，而無如后何。」是翁之去，不由於帝矣，未知孰是。清史稿關內本無康傳，關外本有之，而只言「尙書李端棻學士徐致靖張百熙給事中高燮曾等先後疏有爲才」，殊不及張蔭桓及翁

相，不知何故。翁氏及門孫師鄭所爲「說林」，頗辨翁無荐康事，曾摘翁日記以實之云：「甲午五月初二日，看康長素新學僞經考，以爲劉歆古文，無一不僞，而鄭康成以下皆爲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也。戊戌四月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爲所進書，命再寫一份遞進，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居心叵測，曰：前此何以不說對？臣近見其所著孔子改制考知之。四月初八日，上又問康書，臣對如昨。上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諭？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張正在園寓也。己亥十一月二十一日，新聞報紀十八日諭旨，嚴拏康梁二逆，並及康逆爲翁同龢極荐，其有才百倍於臣之語，伏讀悚惕，竊念翁逆進身之日，已微臣去國之後，且屢陳此人居心叵測，臣不敢與往來，上索其書，至再至三，卒傳旨由張蔭桓轉索，送至軍機處，同僚公封遞上，不知書中所言何如也。厥後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轉以此獲罪，唯有自艾而已。」（甲寅週刊一卷三十期）由翁自紀，具見力剖無推荐事，然斯固當日人人所知之一種空氣，况翁之所以自辨者，端在康進時已正去國一語，殊不知舊荐必在進用之前，豈非欲蓋彌章邪？昔賢日記，多留後人刊刻地步，遂不能盡據爲信史。唯書中記翁罷直接由於與張蔭桓主張不同及臨行謝恩等事，全從日記化出，如戊戌四月廿二日云：「是日見起，上欲於宮內見外使，臣以爲不可，頗被詰責，又以張蔭桓被劾，疑臣與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據理力陳，不敢阿附也。語特長不悉記……散時先傳旨告奕劻，又赴張蔭桓

處商宮內進見事，臣期期知其不可也。歸後頽然。廿七日微雨，旣而滂滂，喜而不寐。今日生朝，晨起治事如常，起下，中官傳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獨坐看雨，檢點官事五匣，交蘇拉英海，一時許，同人退，恭讀硃諭（詞見前引各書）臣感激涕零，自省罪狀如此，而聖恩矜全，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也。隨即趨出，移至公所小憩。……張樵野來。……明日仍須碰頭，姑留一宿。（時帝在頤和園）廿八日晴，午正二駕出，余急趨赴宮門，在道右碰頭，上回顧無言，臣亦黯然如夢，遂行。五月十三日，晴旋陰。……寅正一刻，乘轎出前門永定門，回首觚稜，能無依戀，六刻抵馬家堡。……卯正十分登車。帝與翁初非無感情，觀其臨別依依，不禁使人惆悵，徒以旣脅於新，復逼於舊，翁乃無再留之理耳。（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康有爲嚮用始末一節，記翁極傾心於康，連次密荐，皆出翁力，翁之被黜，全由后黨抵排，梁氏新黨，自不欲說出真正內幕，以陷於不義，合各家記述而并觀之，新黨之亦不嫌於翁，蓋不可掩之事實也。）

御史楊崇伊，射名尹震生，字宗揚，爲李蓮英榮祿鷹犬，首彈新黨，請太后再行訓政，論者鄙之。楊夙主理學，文廷式之罷，亦出楊之彈章，晚清理學之儒，大都識陋而無行，如徐桐等皆其類也。末流之弊，一至於斯。近日又有著論抗議漢學，力崇宋學者（如錢賓四近三百年學術史）要亦不可不加考慮矣。近代名人小傳：「楊崇伊字莘柏，以翰林考授御史，負氣持儀節，熱中求進，嘗劾文廷式落職，見惡於名流，乃益希權要，意言事，榮祿辟爲武衛中軍幕僚，已而授漢中府知府，擢道員，瀕大用矣，鹿傳霖告榮祿

曰：是生最無行，彼方假公名招搖，奈何荐之？祿悟，崇伊晉謁，拒焉，憂歸，遂不復出。後以爭娶妾，捶楚鄉人，爲端方劾罷，交地方官嚴管，然方實代廷式修舊怨也。」花隨人聖庵撫憶云：「余前言楊莘伯之劾文道希，由於內廷授意者，或疑未盡然……然楊之黨后，專劾附德宗者，傳聞線索有自，實鑿然可徵。葉緣督日記，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政局全翻，發難者乃楊侍御也，並聞先商王廖兩樞臣，皆不敢發，急赴津與榮中堂定策，其摺係由慶邸遞入，據此，則楊又爲戊戌政變之急先鋒，與榮祿奕劻勾結之狀，歷歷如繪。」按楊爲翰林楊沂孫子，李鴻章子經方之姻親。光緒廿三年，首奏請封閉強學書局，其揣摩已可見一斑。晚年僑寓蘇州，與吳郁生弟爭妾，相訟，終遭處分。清史無楊傳，續書於此公刻畫甚至，其赴園遞摺一段，顯示李蓮英之氣燄，直視台諫如廝役。又所稱招搖事，書中指明爲洩露密電，楊志不在道府，以是故，乃亟令補漢中府缺，殊不快意，非如沃丘仲子所云，以功得升擢，實因過故意外放也。

榮祿（射名華福）統武衛軍督直，及裕祿督直，實爲太后自固之計，光緒及黨人初不覺察，致爲巨猾所笑，且爲所乘，哀哉！書中記端午橋（射名段扈橋）欲附新黨而不敢，謀於立山，立山乃以此內幕告之，蓋旗人多知其情，非虛語也。梁啓超政變記第三章，記述清楚，摘錄備攷：

自四月初十以後，皇上日與翁同龢謀改革之事，西后日與榮祿謀廢立之事，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詔誓行改革，二十五日下詔命康有爲等於廿八日覲見，而二十七日西后忽出罷免翁師傅殊諭令

皇上宣布，皇上見此詔，戰慄變色，無可如何，而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頓失矣。及翁同龢之出京也，榮祿賸之以千金，執其手嗚咽泣，而問其何故開罪於皇上云。嗚呼！李林甫之口蜜腹劍，於今復見。小人技倆，誠可畏哉！同日並下有數詔書，皆出西后之意，其一命凡二品以上官授職者皆須到皇太后面前謝恩，其二命王文韶裕祿來京，命張之洞毋庸來京，其三命榮祿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而九月間皇上奉皇太后巡幸天津閱兵之舉，亦以此日決議。蓋廢立之謀，全伏於此日矣。榮祿之不入軍機而爲北洋大臣何也？專爲節制北洋三軍也。北洋三軍，曰董福祥之甘軍，聶士成之武毅軍，袁世凱之新建軍，此三人皆榮祿所拔擢，皆近在畿輔。榮祿諷御史李盛鐸奏請閱兵，因與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議，蓋欲脅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廢立，此意滿洲人多知之，漢人中亦多爲皇上危者，而莫敢進言，翁同龢知之，而莫敢明言，唯叩頭諫止天津之行，而榮祿等卽藉勢以去之，皇上危之險，至此已極矣。……西后與榮祿等既布此天羅地網，視皇上已同釜底遊魂，任其跳躍，料其不能逃脫，於是不復防閑，一聽皇上之所爲，故皇上數月以來，反因此得有一二分之一主權，以行改革之事。當皇上之改革也，滿洲大臣及內務府諸人，多跪請於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請者，西后笑且罵曰：汝管此閒事何爲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邪！自此無以爲言者，或問於榮祿曰：皇上如此妄爲，變亂祖制，可奈何？榮祿曰：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惡貫滿盈，不亦可乎？……至七月初間，皇上忽語慶親王云：朕誓死不往天津。……當時

適值革禮部大堂官（王小航請變法并請皇帝太后出洋遊歷，請禮部代奏，尙書許應騫不允，爲帝所知，盡罷禮部滿漢尙侍共六人，事頗膾炙人口）擢軍機四京卿（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之時，舊黨側目而視。七月二十間，滿大臣懷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謁榮祿，越數日，御史楊崇伊等數人，又往天津謁榮祿，皆不知所商何事，而榮祿遽調聶士成之軍五千人駐天津，又命董福祥之軍移駐長辛店。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是日有旨命袁世凱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卽日起擢爲侍郎，初二日復召見袁世凱，是日又召見林旭，而御史楊崇伊、張仲忻等，亦於是日詣頤和園上封事於太后云。初三日榮祿忽有電報達北京，言英俄已在海考巖開戰，現各國有兵船數十艘在塘沽，請卽遣世凱回津防堵，世凱卽於初四日請訓回京，而皇上命其初五乃行，初五復召見袁，初六日遂有西后垂簾志士逮捕之事。按梁氏所記，雖有涉及主觀處（如言翁之罷，全由舊黨是），然以幕中人言此，自無更較明確者矣。

戊戌六君子，各具性情，譚復生深於佛理，獨視生死如無物，獄中賦詩尤世所稱誦。楊叔嶠爲張香濤所荐，故以爲不至於死，且屢明其被康黨所叛，黃秋岳「撫憶」云：

「精衛先生居北京獄中可二年，時時就獄卒，得聞數十年來佚事，曾雜見於南社詩話。比語予，所聞字字實錄，出自獄卒之口，質俚無粉飾，較之文人作史尤爲可信……有老獄卒劉一鳴者，戊戌政變

時曾看守譚嗣同等六人，其言曰：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爲笑，曰：作詩耳！可惜劉不文，不然可爲之筆錄，必不止望門投止，思張儉一絕而已也。林旭、美秀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開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甚。劉光第曾在刑部習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既而牽自西角門出，劉知故事，縛赴市曹處斬者，始出西角門，乃大愕，既而罵曰：未提審，未定罪，卽殺頭，邪！何昏瞶乃爾。同死者尚有楊深秀、楊銳，無所聞。唯此四人，一歌，一哭，一笑，一罵，殊相映成趣。此所記與續書意態合，而梁任公殉難六烈士傳殊不然，如康廣仁（射名唐常博）云：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號幼博，又號大凡，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鷲，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黑白，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於觀人，達於生死之故，長於治事之條理……科舉既變，學堂既開，勸南海歸上海，卓如（卽梁超）歸湖南，專心教育之事，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以爲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優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既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復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當速出京養晦矣。先生曰：我忝受知遇，義不可引身而退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止，謂必待十月閱兵以後，

若皇上得免於難，然後大舉，未爲晚也。……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與譚君任此事最力。……八月二日忽奉明詔令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卽行，弟與復生卓如及諸君子力謀之。……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於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於大道，達於生死。……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穀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近代名人小傳亦云：廣仁學不足望其兄而富胆識，不畏艱險，故當政變，未嘗逃避，對簿侃侃，不爲懦詞，蓋非乃兄所能矣。）林旭（射名林敦古）傳云：

「……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婿，才名藉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於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愴以時變，開道其迷謬，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與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擬。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踴躍推號。

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於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色不神稍變云……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

康無論矣，適與獄吏之說反。林臨刑仍問，似亦非笑而不言者耳。唯譚劉二傳，與書全合；譚傳曰：

「譚君字復生，又字壯飛，少倜儻有大志，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自甲午戰後，益發提憤倡新學……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慨然以開化爲己任，君亦爲陳君所督促，留長沙與諸志士辦新政……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荐被徵，奏對稱旨，超擢四品卿銜，與楊劉等同參與新政……八月初六日，變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予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唯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于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

辭稿本數册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托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日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色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劉光第（射名劉培村）傳云：

「劉君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弱冠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荐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與新政……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尙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其氣節嚴厲如此……變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於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痛哭一日夜以死。」

按後漢書黨錮傳張儉爲八及之首與李杜齊名及被錮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

破家相容。則譚詩宜作「投止」不當「投宿」也。又杜根傳，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宣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譚氏獄中，尙隸事精切如此，良不可及。劉斐村不賞蘇拉酒資，書中頗強化之，以爲結怨之媒，自古小人難養，不可不假以詞色，張江陵成功，半由於是，新黨諸君，蓋有未諱於此者焉。

往余於北平歷史博物館見刑人用鬼頭刀，以爲鋒利無比。及閱說部，記當日行刑時兵士狼狽之狀，不覺失笑。而燕谷老人久宦京曹，自非譏語。清末武事之窳，蓋如是。頃見許承堯四朝詩史有過菜市口詩，言刑人之狀，可與書中比勘：「薄暮過西市，踽踽涕洟歸，市人競言笑，誰知我心悲？此地復何地？頭顱古累累！碧血泌入土，腥氣生蚺蟻，愁雲泣不散，六嚴聞霜飛，疑有萬怨魂，逐影爭嘯啼。左側橫短垣，茅茨覆離離，此爲陳尸所，剝落牆無皮，右側豎長竿，其下紅淋漓。微聞決囚日，兩役舁囚馳，高台夾衢道，刑官坐巍巍，囚至匍匐伏，瞑目左右敲，不能辨顏輔，亂髮鬢黧鬣，毆刀厚以寸，鋒鈍斷脰遲，一役指囚頸，一役持刀揮，中肩或中顛，刃下難遽知，當囚受刃時，痛極無聲噫，其旁有親屬，或是父母妻，泣血不能代，大

踊摧心脾！」世俗對行刑有種揣測，以爲劊子手者，敏利有法，直如庖丁之於牛，豈知不然，觀六君子之受戮，不啻一部中國殺頭史也。

譚復生遊說袁世凱（射名方安堂蓋由慰亭二字化出），是新黨得失之關鍵，以袁之梟雄，而不能預料其忠佞，知之人難，有如此者。任公譚傳，記事尙詳，他家亦有記之者，或不如梁氏之可信耳。「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令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唯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頭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

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勳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勳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并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云：至初六日變遂發。一譚之胆識，不可謂不大，惜在心未細耳。而袁氏奸猾之狀，歷歷如見。

立山爲內務府大臣，富於貲，自稱漢軍，故又姓楊，字曰豫甫，戊戌與榮祿合力傾新黨，而庚子終不免於舊黨銜怨，何也？說者不一，近代名人小傳云：「己亥，議爲穆宗（同治）立嗣，山主恭親王溥偉，載漪仇之，及拳亂作，廷臣議對御前，山復言神術未可恃，而匪渠皆豔其富，遂說漪勳等殺之。」春冰室野乘云：「逢福陔觀察言：立豫甫尙書之死，人皆知爲拳匪誣其財富，而不知尙書與瀾公別有交涉，其死也，瀾實與有力焉；先是都下有名妓曰綠柔者，豔絕一時，瀾與立皆昵之，爭欲貯諸金屋，是時瀾尙閒散

無差事，頗窘於資，故不能與立爭，綠柔卒歸立。瀾以是銜立刺骨，及是遂傾之以報。聯苻仙（沅）學士之上封事，停攻使館也，出遇崇文山於景運門外，崇訝曰：苻仙何事，今日未明入值耶？學士告以故，崇勃然曰：苻仙！君自忘爲吾滿洲人乎？乃效彼漢奸所爲！（聯爲崇門生）學士毫不遜謝，竟拂衣去，崇益怒。未數日，學士遂赴西市矣。是日學士已赴市，將就刑，忽見一大師兄，紅衣冠由宣武門出，怒馬騾馳，騎後尙拖一巨物，塵埃盈涌，觀者皆莫辨，俄頃至刑所，始知爲一人，縛手足，繫諸馬蹄，面目已毀敗，不可復辨，私問諸番役，乃知爲立尙書也。如所言，立之死亦慘矣。上二說者，皆有所見，蓋若西后無死立之心，徒瀾公亦無能爲役。余前記黃秋岳言，已力辨瀾公與立結怨爲綠柔而非賽金花矣，然續書中猶言與立曾因爭賽而失和，立賽交誼，本非尋常，賽金花本事記其自述云：

「在這個時期中（指由滬移津），我結識了不少的顯貴人物，有一位楊立山，性情極豪爽，和我最要好，初次見面，就送給我一千兩銀子，以後三百兩五百兩是常常給，又有一位德曉峯（名馨，曾爲浙撫，即書中之遠壽山）人也誠懇，和我最投契……楊立山的老太太作壽，我由天津來京給他拜壽，恰巧德曉峯也在京，事畢後，他們便同着一些朋友，很懇切的挽留我長住在京裏，無論如何，不讓再回天津了。有的便趕忙去給我租房子，他們這番美意，很難違拂，且有他們幾位在旁關照，也絕無什麼舛錯，隨即搬來京裏。我們在京就住在李鐵拐斜街鴻陞屋裏（按即與孫三幽會所也）這時如韓家潭，

陝西巷，豬毛胡同，百順胡同，石頭胡同等地方，住的差不多全是妓女相公，這一帶非常繁華。京裏從前是沒有南班子的，還算由我開的頭。我在京裏不久，經諸位摯好一吹噓，幾乎無人不知。每天門前車馬擁擠不堪，有些老爺們，覺着這樣來去太不方便，便邀我去他們府裏，像莊王府，慶王府我都是常去的，尤其是莊王府，只有我一個人能去，旁的妓女，皆不許進入。賽二爺的稱呼，也是從這時才有的。因爲楊立山給我介紹了他一好友，名叫盧玉舫，人極有趣，見我幾次面，就想着同我拜把兄弟，我竭力推辭，他偏不允，便換了盟單，磕了頭，他行大，我行二，從此人們都稱呼我賽二爺。過了些時，我嫌城南一帶太髒太亂，想在內城找一所清潔寬敞的房子，就在刑部後面高碑胡同內看好了一所，便租了過來，搬去還沒有一個月，房東要賣房，我因裝置修飾花了不少錢，捨不得搬走，便打算買了他，同房東划了划價錢，講妥二千五百兩銀子，才要寫契撥款，趕上官廳禁止口袋底，（商鴻達氏原註云：口袋底，西城一胡同也……光緒己庚間，這一帶成立了一種曲班，裏面都是姑娘們唱曲，賣茶如今之落子館。後其中漸有操賣淫業者，時端王弟載瀾任步軍統領，聞而禁之，因最初之一曲班設於口袋底，故聆曲者，皆曰逛口袋底，及禁止，亦皆曰禁止口袋底。）內城不許立樂戶了，那些被驅逐的姑娘們，就有躲藏在我這裏的，房東恐怕受牽連，房也不租不賣了，只催我快搬家，整天同我吵鬧，我一生氣，就又回了天津。」

由此不特證明養立之關係，抑可知立瀾之爭，原因顯然，彩雲是時傾倒衆生，竟可左右時局，恩仇

互快，夫豈彼所能料耶？立山官內務府久，生活極侈，陳恆慶歸里清談記載殊詳，大可與書中相印證，恆慶與立至交，亦非妄談也。

「立山尚書，字玉甫，漢軍人，其先楊姓。美容儀，慷慨好施，交遊至廣，善鑒別古磁古字畫，收藏甚富，由奉宸苑郎中，洊升戶部尚書，爲內務府大臣。邸內園林之勝，甲於京師諸府。余與之鄰居，起園時，爲之擘畫，自園門至後院，可循廊而行，雨不能阻。山石亭榭，池泉樓閣，點綴繁費經營。演劇之廳，原爲吾家廳事。後歸尚書，予爲布置，可坐四五百人，時雅片盛行，設榻兩側，可臥餐烟霞，靜聽詞曲，男伶如玉，女伶如花，迭相陪侍。……凡冠蓋而來者，冬初則一色鷄心外褂，深冬則一色貂褂，王府女眷，珠翠盈頭，小內監二人，扶擁而至，脂粉之香，馥郁盈室，復有時花列案，蓓蕾吐芳，雕簷之下，鸚鵡八哥，懸以銅架，喃喃作人語，與歌聲互答。酒酣燈炮，時已四鼓，賓散戲止，優伶各馱快車出城去，此可謂盛矣。」

續書四十七回記其慶壽演戲一節，皆京朝名伶，極一時之盛，鋪排場面，與上文及金花所述對勘，可知梗概。近代名人小傳亦云：「既官總管久，致巨富，家居侈靡，排日宴樂觀劇，而性坦直好義，數傾萬金濟人急，未嘗有難色，每隆冬諸旃員寒素者，輒假其裘裳，入春盡付質庫，第以質券歸，山一笑罷，無復言也。……山嗜烟，日盡二兩，而儀容俊偉，容光煥發，人無知其有烟霞癖者。」至其偏護皇帝與西后不合，或亦出之義俠本性，有不能自己者歟？凌霄一士隨筆云：「立山庚子被殺，與五忠之列，其任內務府

大臣嘗於冬令爲光緒帝設一屏蔽寒，時在戊戌政變後，帝被囚，西后虐視之，他大臣無敢向帝致慰勸也。西后知而大怒，嚴詰何人所爲，立山自承，並請未先白太后之罪，西后喝令奄人毆之，立山亟曰：「奴才自己打罷！」於是自批其頰，至紅腫不堪，后怒始解而叱之退。蓋立山不欲辱於奄人之手也。」又引竣園談往記立庚子被禍云：「立忠貞公之入獄，在請室一働而絕，救之良久不起，幸以先世父（指徐政靖先生）精於醫，因請爲診，以竣劑甦之，詢其獲罪之由，且勗以舒和以全大臣之體，忠貞曰：「昨論大舉攻使館於御前，廷議紛紜莫決，太后謂羣臣曰：「此國之大事，應決之於皇上，帝自退政，恆拱默不言，自是力言其不可，以爲無同時與各國開釁理，王夔石稽首曰：「聖慮及此，國家之福也。」端邸怒斥之曰：「王文韶此時猶爲此誤國之言邪！」余繼謂宜先派大員宣朝廷德意，不喻，然後圖之，則我爲有辭。」太后遽曰：「卽命汝往！」余對受國厚恩，不敢辭，惟向不諳洋務，請命徐用儀同往，允之，未及覆命，亂民已蟻聚我家，役壇門外，謂有地道潛通西什庫教堂，大搜索之，無跡，則擁余至壇前焚表，表升，無以罪我，方擾攘間，有類緹騎者，逮于至此，余雖不肖，然亦朝廷極品官，乃一時昏瞽而屈膝於亂民，虧體辱國，死不蔽辜，是以悔恨，非畏刑也。逾二日，大差下，獄卒掖之去。」是立雖遊惰手，然不失爲識大體之臣也。端剛諸惡，此之不容，國家不亡，豈非天哉！楊以豪俠，常周人急，故有伶人路三寶殮屍美談，與王九之送張樵野遣戍，同爲晚清伶界之光云。

沈鵬，字北山，與燕谷老人，生同里閭，以排擊三凶，直聲大動，既閱本書，乃知房闈之間，頗有隱衷，激而出此，非局外所知，小說有稗正史，此一端矣。孫師鄭（雄）舊京詩文集載沈墓表，極稱斯舉，照錄之。

「光緒廿四年戊戌四月，故相翁文恭公奉嚴旨開缺，知與不知，皆以公之去國爲惜，公曷爲而去國？爲榮祿剛毅輩孽傾陷而去也。（此其說與梁任公同）……沈君北山，與翁公同里閭，肄業國子監，南學爲公所賞，旋拔中癸巳順天鄉試舉人，出公門下。甲午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夙慕楊忠愍、史忠正之爲人，平居日擊時艱，常鬱鬱思有所建白。同邑內閣中書張鴻，振奇士也，與君爲總角交，又與翁氏有連，常擬彈劾三凶疏稿以示君，君極稱許，謂適如吾意中所欲言，因加點竄，於己亥十月呈乞掌院學士代奏，疏中大旨謂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於皇上則同。且權勢所在，人爭趨之，今日旗員之中，凡掌有兵柄者，卽權不逮榮祿，而亦榮祿之黨援也；凡勢位通顯者，卽悍不若剛毅，而亦剛毅之流亞也；而旗人漢人之嗜進無恥者，日見隨聲附勢而入於三人之黨，時勢至此，人心至此，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故竊貴不殺三凶，以儆其餘，則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臣伏願皇太后聽曲突徙薪之言，懷滋蔓難圖之義，亟收榮祿之兵權，而擇久任督撫忠懇知兵者分領其衆；懲剛毅之苛暴，而用仁恕慈祥之人；李蓮英奄豎小人，復何顧恤！除惡務盡，不俟終朝，如此則皇上安於泰山，可以塞天下之望矣。掌院徐桐，國桐，怖其言，格不上達，君流涕長跪，再三固請，仍不允，遂將摺匣置案上，拂衣出都，道出津門，有國聞報

館記者來訪君，乞觀疏稿，君坦然示之。次日，即登報傳播遐邇，爲榮祿剛毅所聞，徐桐恐禍及己，遂露章劾奏，旋奉嚴譴，奪職監禁，經年始出獄，然已憂悸成心疾，居北郭家祠，三歷寒暑，見人不言，時或狂笑，惟喜振筆疾書，不能得紙，則牆壁几案，墨痕狼藉，視其所書之語，多詰屈不可解，未幾，疾卒……初聘吳縣劉氏，繼娶武進費氏。（即書中所言之米小亭，乃費妃懷念慈也。）「夫以僉壬滿朝，奸邪道長之季世，而敢批鱗直諫，不畏強禦，若沈君者，詎不足以風乎？惜所稱轟天雷說部，未之寓目，或其點染，更有可觀者。」

余雖嗜史，而深惡正史，翻閱清史，殆個人之履歷表，官階表耳，其於個性，固無所描繪，即事實之肯綮，亦不願明言。昔人稱墓誌碑銘，爲諛墓之文，披覽史書，誠不知相去幾許。（清史稿尙不如碑傳集等所刊之文能盡委曲）所幸私家紀載，往往詳官書所不詳，紀正史所不紀，而數十年來，以時事爲背景之說部，迭出不窮，其中緣飾固多，然亦必有其質地以爲根核，吾人欲明晚清之社會，轉不如於此覘之。若葭海花，固此中佼佼者，續書恣縱，雖不逮正，唯於戊戌以來三十年之朝局，大致可以得一輪廓矣。余每讀三國志注，輒覺裴氏之法，頗宜仿行，今日若有人大發宏願，盡取清代筆記之有關正史者，分別輯錄附載之，綱以目錄，緯以索引，俾後之從事於斯者，一展卷而衆說悉陳，異聞斯廣，則有益學術，當復不淺，掌故之學，未窺門徑，徒事掃摺，草爲此篇，因感翻檢之難，遂期補苴之切，不知海內識者，以爲如

何也。若夫政局之變化，賢佞之興衰，久有定論，無待費辭。（古今半月社特刊許轉載）

九月廿三日晨起完稿

東亞
大病

曾樸鉅著

孽海花

全書四十回
定價四十元

魯男子

全書三十萬言
定價五十元

續孽海花

8.50
1915
1917
1918

定價

著者 燕谷老人

發行者 眞美善書店

經銷者

上海四馬路三八四弄四號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電話九六四五二號

版權不
所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799B

25